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五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五八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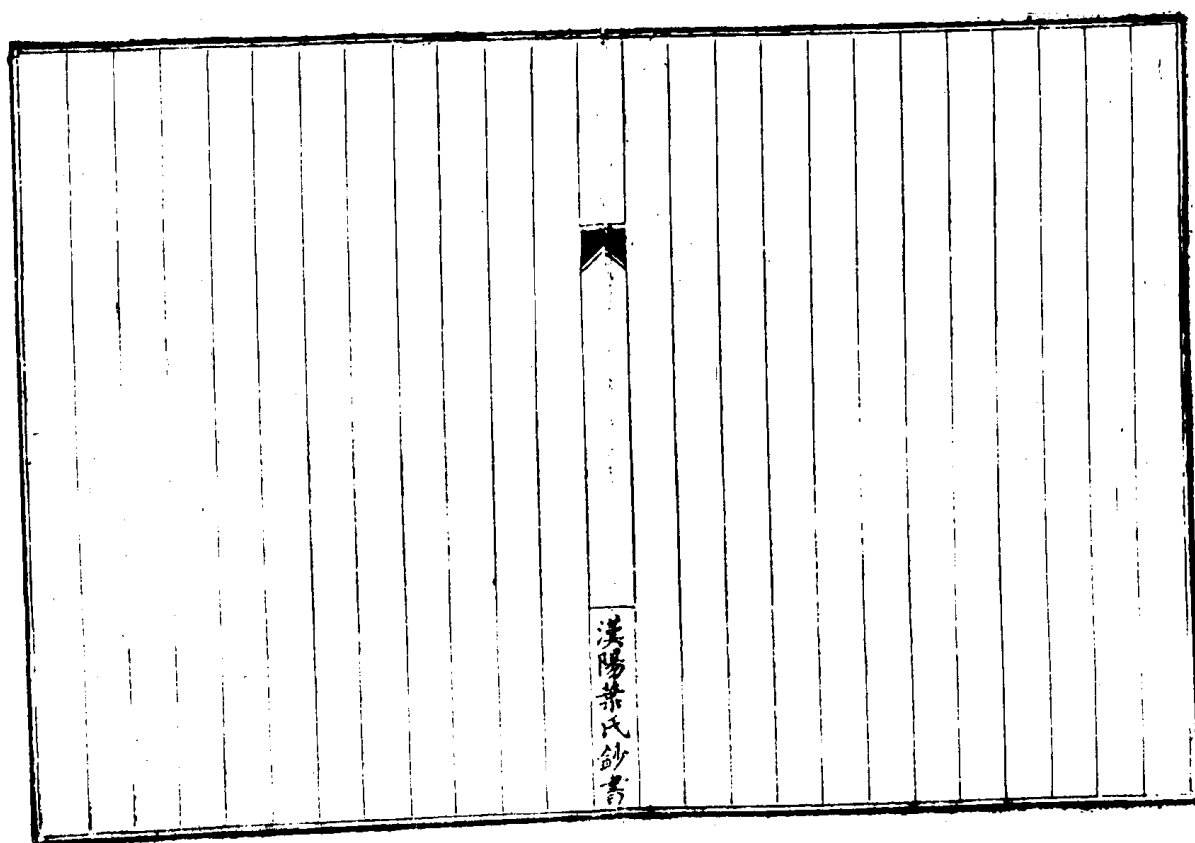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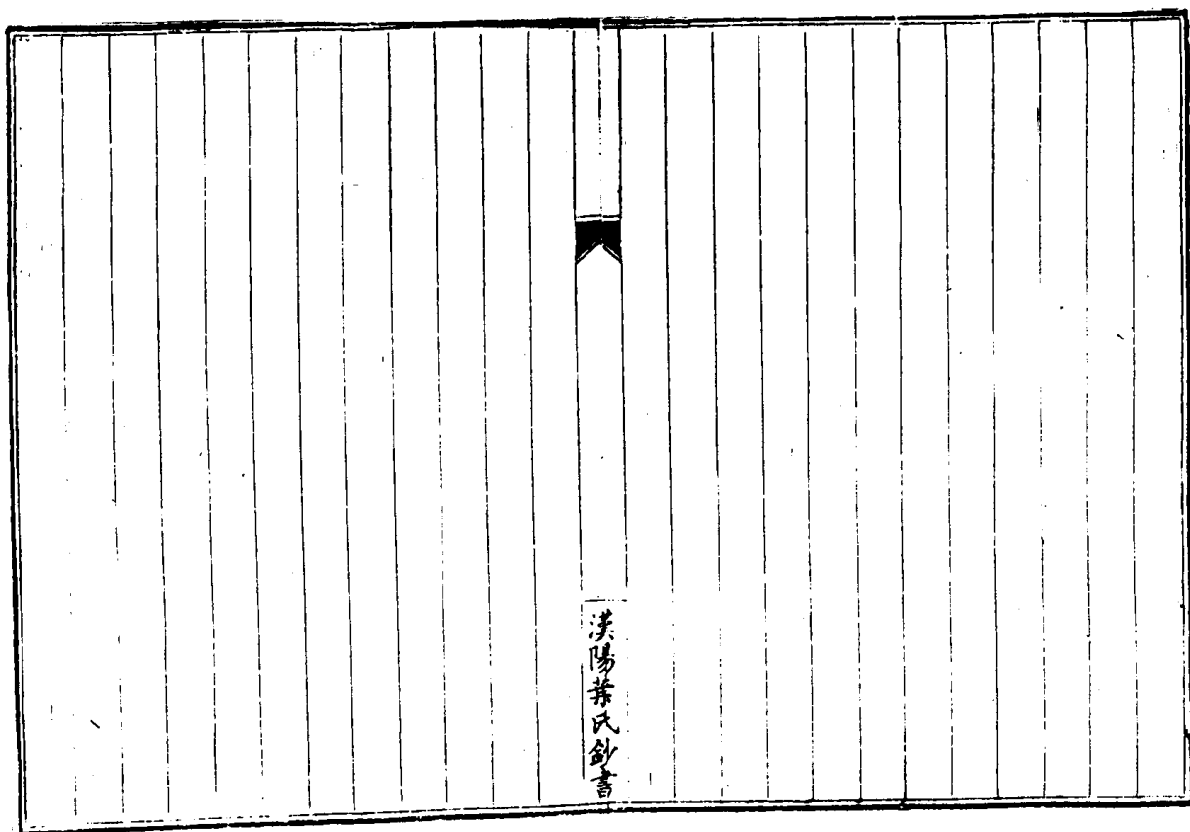
硯北雜録十六卷劄記一卷

〔清〕黄叔琳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漢陽葉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硯北雜録無卷數》提要

硯北雜録十六卷劄記一卷 北平黄氏圃 叔琳著 四庫提要載入存目此從石御史 承藻 藏本過録石本即進呈四庫者面有鈐記乾隆五十六年翰林院編修勵守謙交出〻〻硯北雜録一部計書肆本第一葉序文有翰林院印一每卷標籤者多有此章印者有先生晚年自記者并命鈔胥録出其有此章印者以朱點別之

漢陽葉氏鈔書

晉傅休奕有言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孔明見之蜀志亦稱向巨達年踰八十手自校書刋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此二人者以視曹孟德袁伯業之流則又過之矣載籍中如此者亦不恒有吾乃今得見之於莬園先生先生今年亦當胡孔明向巨達之年矣而其學亦無不相似吾竊於先生之行事而知先生之學非近今之所能及也先生任山東提學時於潛德績學之士亟亟表章之唯恐不至若安邱劉直齋源淥之讀書日記濟南張稷若爾岐之儀禮句讀鄒平馬宛斯驌之繹史皆宇宙不可少之書今皆盛行於世而其源則自先生發之又書主江南試副者適以憂歸先生一人入闈吝通場萬餘卷而徧閱之初得任翊聖啓運卷若不可於意已從落卷者請取而覆閱乃亟稱善卒拔之至今人士以為美談嘻此非識之精而心之虛者能然乎夫識不精心不虛則是非鮮當而有固執之患學雖博君子亦奚取焉先生師友皆當世名流然或各持一意格不相入而先生獨能不執一見唯善是從是先生之學之博皆先生之識之精心之虛為之而非夫人之偶有一得沾沾自喜者所得而竝其美也今諸老先後徂謝而先生獨巋然健在優游歲月恒手一編是諸君子之菁英不盡泯滅於斯世者皆於先生是賴然則天之獨昌其年於先生者豈無意哉適先生屬文弨編校硯北雜録竟遂漫綴數語於其後云乾隆十六年五月後學盧文弨拜識

叢録以博其趣也而考核之精又得見於硯北雜録蘇文忠有云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游談無根鶴山先生亦歎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於行帝號官儀郊祀廟室衣冠樂律學校科舉刺兵授田多承秦舛而踵漢誤六書之法小篆僅存士亦不暇問然則求為有用之學非學之博無以盡古今之變非説之詳無以萃事理而折衷於當且二者之功大矣有致力於此出其所得以相餉遺非至幸歟古之學者其處也不以文詞聲韻溺其心必於理欲去取日用纖微窮萬物之情態酌事理之正中養心志之和平其出也不以功利權謀隨時苟且必量而後入上不負所事下不戾所使使國家有興事率作之效而民人有風俗醇茂之休皆素所蓄積也夫有書而不覩宰相所以伏獵也泛觀而不的青苗也誤於國服為息也硯北雜録者北之彙書説部而已乎試見其無根之談不可以利用也昔張華著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令刪為十卷今所傳十卷無高文鉅義或指為贋書北平先生於口相傳以熟者弗録也其所考據於千卷而得一於萬卷而得一於有意無意之間而得一皆有益於大雅不致等之無稽學者當研經勘史之餘髙挹羣言猶嫌漏義則此書當在拾遺補闕之班矣

硯北雜録目

漢陽葉氏鈔書

漢陽葉氏鈔書

卷第九

卷第十

漢陽葉氏鈔書

漢陽葉氏鈔書

蘭　蘭蕙
鐵樹　蠟
窨　糖
茶　鹽
木棉　山繭
煙　無實棗
五經　三雅
白墮　屠蘇
精舍　酒令
饅頭　豆腐
冰廚　上元燈
寒食　端陽

除夜　小年
土牛　社酒
燧囊　銀
龜貝　錢載年號
錢陌　鐵錢
明錢法　滇銅鼓鑄
鈔法　銖兩
廿卅卌　若干
斛　數名
厶地　真曆
龍種　天祿辟邪
牴牾　狼筋

視肉　鶉鳥
鶡髻　魚形
牛耳
卷第十六
六書　吾衍論字有七變
論鍾鼎文之謬　字
蝌蚪文　識文之異
篆隸　分隸正書不同
草書　章草
載酒問奇　字數
署字　押字
裝池　帙

漢陽葉氏鈔書

弓縛　題答
裝潢　傳國璽
印　告身
紫泥　印章
辨明字法　配合章法
落墨之法　奏刀之法
脩製之法　隨處適宜
刻書
附劄記一卷

硯北雜録卷一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渾天儀象

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劉氏曆正閏曰說文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而虞舜察之以璿為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洛下或又作落下益部耆舊傳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于落下顏師古曰姓落下名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度量之至耿壽昌始鑄而為之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唐李淳風因之而為三重儀在外曰六合其內曰三辰其最內曰四游而一行復益之以黃道儀焉其為論亦審矣靖康之亂儀象歸於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于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為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于餘分纖微皆有可攷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古人所未為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儀表至今用之

萬歷野獲編云今京師巽隅逼城觀象臺之顛有渾天儀其質皆銅有四柱以龍承之懸儀于上製作精工銅亦古潤作紺色傍另有一儀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減又有王衡如尺又有銅毬象天圜體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統七年御製銘予按此非本朝人能辦意必元時舊物按宋沈括存中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中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炭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間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剏矣

分野辨

古今人屢辨而終不可辨者莫甚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有是氣故在天為分星在地為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屬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攷之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illegible]而降婁乃在西雍梁又在北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并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魯不屬徐（今兗州於禹貢為徐州）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為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即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侔此不問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為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為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錙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鄒衍之論迂誕不足

室下涤門人

深信然既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為外國不知凡幾張衡靈憲經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海人之占指外國也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致昴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畧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鄭鄭夾漈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占止此十二星鄭樵通志曰天之所覆者居而華是在東南北樵此謂華夏為偏隅郡州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于此星占之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為勝矣然中國所分僅此則此外之灾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苻堅危熒惑守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咸也哉吾故曰辨之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然則柰何曰辨之而終不辨莫若以不辨辨之夫人主之於天也蓋無事不當警惕也必曰某事徵某應此劉向五行傳之謬也必曰某星應某地此亦漢以來諸儒之失也且往者分建列國固有分野之說令之各警天戒今四海一家則周天之休咎皆皇極之徵應也何必紛紛致分野之同異為哉

分野之說倫戴王應麟地理通釋星土一篇近時當塗徐文靖天下山河兩戒考亦為詳核

榕村師云北極周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二規之中相去一百餘度其最中為天之紘帶紘之內外三十度許為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三垣者北極為紫微垣在尾者天市在翼者太微紫微為宮寢位蓋本居所之義太微為朝廷位蓋取嚮明之文天市為明堂位蓋因出震之理此或其意之可推者也若曰某星為相某星為將某星為后太子則吾不知也二十八宿分四方者蓋以雲漢升降定之雲漢陰氣也列宿天中也雲漢之氣與列宿始交於申勢極于亥降交于寅沉化于巳潛明於午陰氣循環於是為著故四維之限因以定焉陰氣之升為西為北陰氣之降為東為南天之道也古今知列宿之分而不知其所以分或者乃以日躔所次而日之不知軌轍東差斗分易位即復南至長在虛危而祖冲之所謂春躔義方秋麗仁域者亦不可得而強說也宿叢分列則東者發生之象南者文明之荷西者兵刑之屬北者窮亡之鄉抑或其理之可求者也若曰某星為箕中之據某星為房中之鍵則吾又不知也星土之文見於周禮雜出於內外傳諸書其說茫昧不可究窮至一行而始有兩戒河山之說蓋水土之精上為雲漢雲漢之經乎天如山河之經乎地故以山河為限而後區域可分以雲漢為章而後分野可名列宿之在天中猶九州之在地中也列宿者日月五星光曜經焉九州者禮樂五常人文萃焉故列宿者九州之配也江河之首發於岷蜀秦隴之墟尾沒於渤碣揚吳之境故雲漢升氣交於井鬼為秦蜀分雲漢降氣交於斗箕為燕吳野此又或理之可通焉者然至於晉魯衛齊以負海而跨河得乎雲漢之升宋鄭楚周以四達而弘衍會乎雲漢之降語其鑿然者固不可得而盡知矣又況南疆日辟而宿度不移河道既改而星土莫遷則分野

漢陽葉氏鈔書

之書吾又安敢以彈而信之哉

北極

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蓋辰天壤也凡天無星處皆曰辰北極紐星末一度有餘適無别星可驗故遂以紐星為衆動之樞耳

南極

方輿勝覽交廣間南極浸高北極浸低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曜者數十皆不在星經

帝車

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説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

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攜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為帝車賦實一題也

後漢書輿服志曰聖人覩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

日蝕

漢尚書令黄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此可考日月交道之數按圖書編曰月出入黄道内外而有九行九行止是一道其道與黄道相交如赤道然黄赤二道相距遠處二十三度九十分而月道距黄道六度二分而已其相交也交之始强名曰羅睺交之終强名曰計都自交始至交終月在黄道外名陽歷乃背羅向計之處也自交終至交始月在黄道内名陰歷乃背計向羅之處也月猶水道日猶陸道而羅計猶橋其歲歲改易者由日行歲差之故也

節氣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氏之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氣與今互異其改易當在後漢時易緯孝經緯所次已與今同又案蔡邕月令問答云問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之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云蟄蟲始振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据此則後漢已有不行三統法者矣特司馬彪續志尚沿前志不與今同而後人輒以耳目所習妄為更改故不可引以為据云

三命

三命通會曰黄帝命大橈探五行之情考天書三式以十干十二

支衍而成六十取納音聲而定之為納音即甲子乙丑海中金之類是也風后釋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按禮祭法七祀曰司命鄭康成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孔仲達曰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謂年壽也有遭命以謫暴謂行善遇凶也有隨命以督行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三命之説自古有之而作書與序書皆未之及

十二辰

榕村師云十二辰有天地人三統子丑寅卯辰巳天統也自夜半至日中自冬至至夏至陽生至于陽極是也午未申酉戌亥地統也自日中至夜半自夏至至冬至陰生至于陰極是也卯辰巳午未申人統也自日出至于日入自春分至于秋分品物生成人物作息是也蓋天之終乃人之始地之始乃人之終故人也者各用

天地之半而參乎天地者也

元史歷志曰日出為晝日入為夜晝夜一周共為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

十二子

史記律書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子古人以干為甲支為子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云子發檄時顧亭林謂漢人未有稱夜半為子時者注誤周禮賊內注云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或言甲或言子一也余按唐開元禮載皇太子釋奠于孔子祝文云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豈可亦以為子時乎今常言稱日子南方人亦或有稱日甲者此亦古之遺意也

三家歷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一曰漢太初歷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歷以蓍策起三曰元授時歷以晷影測就日影測之毫釐分杪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于此

一行

僧一行姓張氏郯國公公謹之孫為僧隱嵩山詔造新歷一行于是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歷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時洛下閎造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

西洋歷

明李之藻請譯西洋歷法疏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大戴禮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白虎通曰天鎮也其道曰圓地㨹也其道曰方道曰方圓耳非形也）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元天文志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圍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為一重天（天問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浙子六曰七十年零六個月差一度二萬五十七百三十五年差一周天）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

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月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杪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

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悞自是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

榕村師亦嘗言西歷有理奇而法者數事一曰天圓而地亦圓

四方上下皆人物所居各以戴天為上履地為下也其說與周髀習合且渾天之術本謂如卵裹黃爲有卵圓而黃不圓者乎一曰天有九重最近者月天也稍遠則日天與金水天又遠則火星天又遠則木星天又遠則土星天最遠則恒星天其外則宗動天也楚辭天問曰天有九重孰營度之然則九重之說舊矣一曰惟宗動天行有常度不獨日月五星右行恒星天亦右行也其說則歷代歲差之說是也一曰日月五星各有天而行皆有輪雖望之麗天而實循輪而行其理如珠逐盤旋隨水去雖急轉長逝而復自作迴環之勢蓋日月五星所以有贏縮遲疾者此也一曰月與五星有本輪又有次輪蓋本輪以從天而次輪以法日在小輪之極遠者月疾而星伏在小輪之兩際者月紓而星留在小輪之最近者月遲而星逆蓋曰尊天月與五星尊天而又尊日也一曰金水與日同天而其兩輪包日蓋二星之行異于三星去日極遠不過數十度耳不能與日相望也古人莫察其故今言其輪包日則理通而法得矣一曰月有倍離蓋五星一合日而遲疾一周月則一合日而遲疾兩周又五星之小輪跨本輪之內外月之小輪切本輪之邊其法皆以實測而得之凡此數事初若創見然或符于古經或軌于自然之理數其說不可易已至於有赤極又有黃極有最高又有最高之行理尤微妙事愈難明愚嘗妄意不獨黃有極爾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也蓋樞紐長繫者惟宗動為然觀極星之離樞漸遠則恒星又有極可知矣日月五星則其明著者也最高者古謂常在夏至而已然自至元辛巳作歷之前實未至夏至也今則又過夏至而東矣郭太史立為歲分消長之法而亦未言

漢陽葉氏鈔書

其故愚又妄意夏至最高則冬至最卑最高極遲則最卑極速今言歲分者斷自冬至終始其日之日軌速而周星易則見為歲分減耳非真有消長也辛巳之前最高向于夏至而未至故郭太史以為日消自時厥後至于今乃漸長蓋最高又過夏至七度矣然則太史之術其疎于不知消長之根在最高之行故也

歷代所用歷

歷象之法稽之上古黃帝起元用辛卯歷顓帝用乙卯歷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湯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前漢志所推測尚有殷歷魯歷然其詳不可得聞周以後秦用乙卯歷漢用太初四分三統歷魏用黃初景初歷晉用元（正字避）始合元萬分歷宋用大明元嘉歷齊用天寶同章正象歷後魏用興和正元正象歷梁用

大同乾象永昌歷後周用天和丙寅明元避正歷隋用甲子開皇皇
極大業歷唐用戊寅麟德神龍大衍歷元和觀象歷長慶宣明歷
寶應歷正元歷景福崇元避正歷晉天福用調元歷周顯德用欽天
歷宋太祖用應天歷太宗用乾元真宗用宜天仁宗用崇天英宗
用明天歷已復用崇天熙寧用奉元歷元祐用觀天歷崇寧用占
天歷金天會五年用大明歷大定二十年重修大明歷後宋紹興
五年用統元歷乾道三年用乾道歷淳熙三年用淳熙歷紹興用
會元歷慶元用統天歷開禧三年用開禧歷淳祐十年用淳祐歷
寶祐用會天歷咸淳用成天歷元用授時歷明之大統歷仍元之
授時也崇禎中議用西洋新法而回回歷始終隸于欽天監與大
統參用此歷代之歷之大凡也

李文貞論歷法

歷象之法成周以前尚矣而其法之詳不傳自漢以下作歷者七
十餘家要其立法之大端則定氣也定朔也步五星也推歷元也
蓋氣定則太陽之躔冬夏之晷不差矣朔定則閏餘之分交蝕之
度不失矣五星之步明而遲留伏逆陵犯之期可覆而知歷元正
而七政交會之本可坐而致此其立法之大端也然去聖既遠道
業殘闕故其術以推測而彌精攷究而彌密蓋至於今而歷學無
餘蘊矣定氣之法古謂天周歲終而已不知所謂歲差也至何承
天始知之而立為歲差之率然其年數則或以七十五年或以五
十年或以百年迄無定論惟郭守敬謂六十七年者近之今新歷
則不謂之歲差而謂之恒星行度蓋自有宗動之天萬古不變而
恒星亦行乎其中故不能以無差也郭守敬有歲分消長之法然
非歲分之真有消長也日行有高卑有遲速冬至之日適值速度

則是日之晷刻減而見為歲分消耳新歷推得冣高之度不在一
處自至元辛巳以後冣高漸過夏至而東故其歲又已自消而長
此則郭太史之所未知者已定朔之法古者案日月常行定為經
朔而已然月有本天高卑遲疾之行焉又有去日遠近遲疾之行
焉其變尤多故新歷之立法尤密步五星之法古者以遲留伏逆
別為段限王朴謂其遲速也須以漸故破段限而立衰次之法當
已然五星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蓋與月行無異故新歷謂
七政終古平行本無遲速也但日則但有本天高卑月五星則有
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月則高卑遠近之分微五星則高卑遠
近之分大故日有贏縮而其遲疾不如月之甚月有遲疾而無所
謂逆與留者此則其所以同異之由參差之變又古但有五星經
度新歷則并緯度有之凡皆古人之所未講也定歷元之法自漢

前後志始而歷代沿焉然歷代之歷皆數十年而遂差而能使萬
年之前千載之後入其軌轍乎故郭守敬破而不用而新歷亦然
此豈非直捷簡易不事支離之法哉至于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
其學不傳已數千年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于里差詳焉
然終局于地平之說故其法不能通于四遠新歷以地為圓體南
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下東西則見日有早暮望
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暮而節氣之先後因
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揆象而周其
變其說與周髀合不獨自漢以下為渾天之術者之所未到而實
則聖人之意乃千載而一明也然而法既妙矣而神明之者存乎
其人故隨時修改損益求中者人事固爾天道亦然今有三角八
線諸法固已極測筭之精微又得其人而觀候修正之欽天授時

之功有不超越前代者哉

梅定九論天重數

西說有以天為九重者則以七曜各居其天并恒星宗動而九也有以天為十二重者則以宗動之外復有南北歲差東西歲差并永靜之天十二也有以天為層層相裹如葱頭之皮峉峉相切畧無虛隙者利氏瑪竇之初說也又有以天雖各重而其行度能相割能相入以是為天能之無盡者則以火星有時在日天之下金星有時在日天之上而為此言歷書之說也又有以金水二星遶日旋轉為太陽之輪故二星獨不經天是金水太陽合為一重而九重之數又減二重共為七重也然又謂五星皆以太陽為本天之心蓋如是則可以免火星之下割日天是又將以五星與太陽并為一天而只成四重也一月天二太陽五星共為一天三恒星天四宗動天其說之不同如此而莫不持之有故其可以為定議乎天一而已以言其渾淪之體則雖不動之地可指為大圜之心而地以上即天地之中亦天不容有二若由其蒼蒼之無所至極以徵其體勢之高厚則雖恒星同在一天而或亦有高下之殊儒者之言天也當取其明確可徵之辭而畧其荒渺無稽之事是故有可見之象則可以知其附麗之天有可求之差則可以知其有高下之等如恒星七政皆有象有差有一種之行度知其有一樞紐如宗動天無象可見而有行度此皆實測之而有據者也而有常動者以為之運行知其必有常靜者以為之根柢靜天與地相應地亦天根故此則以理斷之而不疑者也若夫七政恒星相距之閒天宇遼濶或空澄而精湛或絪緼而彌綸無星可測無數可稽固思議之所窮亦敎授之所緩矣

修觀象玩占等書議

乾隆九年監臣請修觀象玩占及靈臺儀象志二書下和碩莊親王等議其議奏畧云觀象玩占一書大抵雜採經史百家所言災異分類編輯誕偽混淆今監臣等呈請改修一稱舊書所載陵犯多離黃赤二道極遠之度所當釐定查月五星行度距黃道南北不過十度斷無行至北斗及在黃道二三十度之外者但魯魚亥豕自古而然月無入北斗之理而字未必不本為南斗至於數目字様尤所易訛應令考校務得其實又稱占書載日食於晦及當食不食此推筭之訛當修改查西洋法日食皆可預定以及月五星陵犯莫不皆然非朔必無日食非望必無月食所以有之者以筭法之踈所謂晦者非晦所為非望者已望耳其為占法自應刪除至於推筭之法自有日躔月離等論已經修纂刻在

欽定歷象考成後編無庸複纂其占書內日食之占有太不近情者亦應刪汰又稱石申甘德荊州京房之占或數人而立一說或一事而互有異同所當增修查甘石為七國時人荊州占者蓋楚言也京房在東漢時其書不傳于世久矣往往散見于史策之閒甘石之說其可信者具在史記漢書荊州占京房雜占並見于荀悅孔穎達輩所引用以注他書世並未見其占書也今欲攷其同異意為折衷如果得實甚善如學不足而強為之徒為後人所嗤不若逐條查考根由取唐宋以前人書所曾述及者存之否則刪之不以臆斷其是非況同異有不妨兩存者於南為水於北為旱古人或有深意未易一語輕定也又稱我　朝幅員廣大應分星度以符天象查九州分野上應二十八宿其度分甚廣難改舊說而強為增設所請無庸議又稱星家有常占有變占常則為歲占變則為兵占後世混而一之於太平之時遇天垂變象不知為歲

之水旱凶歉妄逞胸臆指為兵端故從前禁習天文誠恐眛天象而惑人心也所當分為二占復參考歷代史冊徵應以及風角鳥占雲氣彙為成書以備稽考查古先聖王敬授人時凡於日星之異關係農功者祇褆所掌必有成書遭秦之燼不可復見而月離于畢之類猶時見於詩書而後世玉燭寶典四民月令等書傳其梗槩應如所請輯為占書以便民務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兵占亦應纂輯特是日星雲氣之屬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必水旱之變關于民命者大然後星象有所垂示為兵為灾出於事之維持運旋使當垂象之時即可定其常變則事出一定無可轉移天人之理不符矣至於風角鳥占雲氣之屬此與奇門六甲之理不甚相殊静者審其妙機見於衆所不見惟可用之於兵而于農無用即如營頭星此即大黑雲挾雷火壓敵營耳非真星也在敵兵為大不祥在我兵為大利若在平日不過暴雨或風雹而已有何可占應令纂修官務求根柢無為膠柱至怪誕奇異曠世一見之事縱不敢謂之必無要之無益于用應盡删去又儀象志成於 本朝西洋人南懷仁大抵解釋儀器用法及測量考驗度数之書今監臣等稱每歲星辰循黃道行畧差五十一杪今與康熙癸丑年所定已差一度查志成已七十年理宜改定又稱黃赤二道相距度分與表不符查歷年測驗黃赤二道南北相距漸近此即如東西歲差之理其修改之處如一改為二八改為九之類至於宏網巨目無可改移又稱三垣二十八宿以及諸星今昔多寡不同應以本年甲子為元釐輯增訂查三垣二十八舍中所有星宿無名者甚多古人不傳其名一則隱見有時有昔隱而今見者一則名由用著無其用則亦不著其名歷代俱依晉書天文志及步天歌為法自西法入中國測得天星不止此遂有增星載於靈臺儀象志但於考測非所必須者也似可無庸續纂奉

旨依議

中星解

日中謂春分也陽氣自此而中也宵中謂秋分也陰氣自此而中也日永謂夏至也自冬至之後日自北而南陽漸以生則日影漸以長至此而始極也日短謂冬至也自夏至之後日自南而北陰漸以生則日景漸以短又自此而始極也春夏冬不言宵秋不言日互文也星鳥其形也星火其次也星虛星昴其宿也於春言其形則夏為蒼龍秋為元武冬為白虎可知（夏為蒼龍者東方之宿至夏而見於南也秋為元武者北方之宿至秋而見于南也冬為白虎者西方之宿至冬而見于南也）於夏言其次則春為鶉火秋為元枵冬為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為柳星夏為氐房可知亦互文也經之言約而該簡而盡者也按史記天官書有四宮星蓋南宮朱鳥為鶉火之次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鳥故曰朱鳥春分則見於南方東宮蒼龍為大火之次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夏至則見於南方北宮元武為元枵之次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體故曰元武秋分則見于南方西宮咸池為大梁之次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冬至則見於南方也何以獨指南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方以為準也何以獨指四仲言聖人不能朝夕察候乎星度故取四時之中以驗之也然則堯典中星與呂不韋月令異者何也或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一月故也或曰非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贏歲日四分之一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

漢陽葉氏鈔書

而東也自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之甲子共二千二十八年凡差二十六度盖七十八年而差一度也

硯北雜録卷二

北平黄叔琳崑圃手輯

州域

孔安國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金履祥曰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為并州醫無閭之地為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為營州是為十有二州焉

周公職録曰黄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此九州所由始

爾雅九州上與禹貢不同下與周禮又異禹别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

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

孫炎曰爾雅盖殷制賈公彦曰爾雅所云盖夏法詩譜所云盖殷法則亦無定論也

胡朏明云以後世郡縣分配禹貢九州自通典始杜氏博洽絶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兖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漁仲謂禹貢以山川定其疆域與後世史志專主郡縣者不同故為萬世不易之書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兖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兖之東南界亦若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是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

然州乃分部之名式十二式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郎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即郡也煬帝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来設府於州州即府也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

錢牧齋曰昔謝莊分左氏經傳隋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内為一吾每嘆之以為絶學

形勝

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峥嵘氣摩空而崩岁又云燕蓟内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云

形勝甲天下負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鎮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

天之象以北為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為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艮為山水為地之津液而委於海天下萬山皆成於北天下萬水皆宗於東於此乎建都是為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宋中興天文志曰北極不於坎亢而於艮今且以艮象北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過此者也

險要

紀防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猶人六尺之軀要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之都會峪冢道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諸葛亮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吴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豫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昔人言天下之勢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周瑜語孫權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庾翼謂襄陽西接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千里進可以掃蕩秦越退可以保據上流岳飛謂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荊襄以制中原之策也孫氏既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已定遂定都建業江

左以来但有揚荊湘江梁益交廣荊揚二州為天下根本陸抗有言無江陵是無荊州也無荊州是無呉也江陵有急當傾國争之是故江淮所恃以為藩離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為唇齒者襄陽也此用荊襄以固東南之策也

江西

潛邨劉記江西之名有三顧寧人僅知其二謂六朝以前之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州）廬江（今廬州府）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唐乾元後則以江南西道省其文曰江西乃今豫章等處是不知三國志呉王傳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内移民轉相驚廣陵等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虚南史文學祖皓傳太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是今揚

州亦名江西也

祖皓逃歸江西當是渡江而西非必其地名江西也觀吳志皆

東渡江江西遂虛則江西亦謂江之西也

江河

江河者二水之名與淮漢一例今北人凡水多稱河南人凡水多稱江此起於後世秦漢之間尚未多見故地理志水經等書但謂之某水不謂之某江某河兩山墨談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此亦但據近代而言耳

唐書天文志河源自北紀之首至太行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至荊山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裡謂之南河程泰之尚書日記江為南河河為北河亦皆近代之言不足為據唯天文有南河三星北河三星是據河而分南北耳不可謂南北之水皆河也

山西山東分省

山西名司自太行山而山東人無解者按山東之名起於金本宋之京東東路京東西路金以都既不在汴易京為山而不知山字無著也湖廣之名起於元本宋荊湖北路荊湖南路止當沿其稱不必如孫休分交州置廣州名以廣蓋廣字涉虛也

揚州

東漢歐陽歙揚州牧張禹揚州刺史東漢揚州非今揚州也今之揚州在東漢為廣陵郡屬徐州西晉猶然此後僑置更易不一隋開皇九年方於此置揚州總管府故煬帝泛龍舟曲云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其分畫疆域之精無踰此詩

函谷關

武帝時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弘農去新安三百里可見漢時函谷已非秦之舊矣今陝之東門以潼關為險當河華之間一夫守之萬夫不得過又非漢之函關矣不知秦漢之關其險阨何以過此

漢武帝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三體詩注曰自陝州至靈寶縣南十里秦函谷也自靈寶二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東一里漢函谷也武帝時為楊僕移此關伯璵函谷關賦實隄防之樞轄為造化之緘縢建瓴百二之固扼喉三七之路

長白山

長白山在烏喇南六百里峰巒綿亙山巔有潭南北五里東西八里淵深莫測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唐書列傳有馬訾水出靺鞨之北色若鴨頭水經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即此山也（郡國志注山海經淥水出白平東北塞外曰出塞外卿白平山水經作衛白平今淥山海經庶洣淥水出衛皐東北注云出塞外衛皐山當誤今白平二字為卑伐洪志作御白平水經御作衛未知其孰是也）元人葉隆禮遼志亦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今按長白山在冷山西南六百餘里）黑水發源於此舊為粟末河遼太祖破晉改為混同江

聖祖以

祖宗發祥之地遣侍衛往探其勝春發秋還其言巖壑清妹松栢蓊欝固靈仙之窟宅山嶽之神秀也今國家有大典禮必遣使臣祭告每於此望祀焉

兩紀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泰華北抵常山東循塞至朝

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東及泰華南踰江漢
東循嶺而至閩是謂南紀

六詔

今雲南稱六詔不明所出按成都紀南蠻六郡本無統屬天子每
下詔各分一封謂之六詔唐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賂乞合為一
乃封大酋蒙歸義為雲南王始獨稱南詔既盛遂為邊患
按南詔蒙氏本哀牢烏蠻別種其先有龍舍者自哀牢將其子
細奴邏來姚州西北自立為奇王號蒙舍詔其時渠帥有六通
謂之詔蓋夷語王為詔也成都記之說未足為據

長城

秦始皇築長城起自臨洮終于遼海延袤萬里其實非始自始皇
也秦昭襄王滅義渠始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備胡趙武靈王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昭王破東胡
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是燕趙皆築長城以備秦
并天下因其故址築之耳初齊畏楚强亦築長城以備楚起自齊西
防門東逾泰山穆陵關至大珠山海濱而絕則齊亦有長城

皇輿全覽圖

康熙五十　年二月二十日學士蔣廷錫奉
上諭皇輿全覽圖費二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
貢相合爾將此全圖并分省之圖與九卿們細看倘有不合之處
九卿有知者即便指說看過面奏欽此臣於二十一日遵
旨將全圖及分省之圖并山脈記一篇尚書今釋一冊傳示九卿
逐一詳看僉云從來輿圖地記往往前後相沿傳聞傳會雖有成
書終難考信或山川經絡不分或州縣方隅易位自古至今迄無
定論我
皇上以生知之聖殫格致之功分命使臣測量極度極高差一度
為地距二百里晝夜之長短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時刻郡邑
之遠近方隅皆於是乎定天道地道兼而有之從來輿圖所未有
也南北兩大幹一幹自崑崙東北歷西番境至興安嶺達于盛
京南折入朝鮮境入海一幹自崑崙東南歷雲貴廣西湖廣江西
境或東或北折至閩浙入海凡兩幹以南以北之水大則名川靈
瀆小則衆澗谿潭莫不順山脈以分流隨地形而轉下縈迴盤帶
刻鏤繡錯而尋源溯委條貫井然從來輿圖所未有也關門塞口
海汎河防村堡戍臺驛亭津鎮其間扼衝據險環衛交通荒遠不
遺纖悉必載星羅碁布櫛比鱗次從來輿圖所未有也東南東北
皆際海為界西南西北直達番回諸部以至瑤池阿耨絕域之國

黃流黑水發源之地皆琛賮所實貢版輿所隸屬與其土壤驚為
夥見之名溯厥道途即可按程而至以六合為韁索以八方為門
戶幅員該廣靡遠弗屆從來輿圖所未有也
皇上精求博考積三十年之心力核億萬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
寸之中畫形勝于几席之上臣等荷蒙
皇上教思不倦得以瞻仰披尋昔曾經過之區宛然阡陌身所未
歷之境不啻鄉閭而于禹貢所書古今圖誌所傳平日有迷莫指
有惑莫祛者一旦豁然貫通渙然冰釋此真開闢方圓之至寶況
一區夏之鉅觀昭揭日月而萬世不刊者也懇求
頒賜俾得細觀

山川名號同異

聖祖名閣部諸臣云朕于地理從幼留心山川名號考之典籍兼

采方言務得其正嘗遣使至崑崙西番等處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發源之地皆由目擊載入輿圖今大兵所至諸番歸化遠及三藏阿里之地其間名號同異不于此時逐一改正何以傳信後來中國之水皆發于東南大幹內外或源或委其畧可得而言也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沮洳渙散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鄂端他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皆星宿海也滙而為查靈鄂靈二湖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黃河西巴顏喀拉嶺察七爾哈納番名岷捏撮漢書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禹貢導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褚山古人謂江源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斯言實有可據自黃勝關漫濟而入至灌縣分數十道至新津縣復為一東南行至敘州金沙江自馬湖來合之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

番言烏捏烏蘇譯言乳牛山也東南流喀木地槩名母魯斯烏蘇衣又東南流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合打沖河東流至武定府還迯諸土司界入蜀合岷江出三峽入楚漢江源出陝西定羌州北嶓冢山名漾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楚東南流至漢陽縣漢口與岷江諸水之來自三峽者合此東南大幹之內源發於西番委入于中國者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葛爾幾襍噶兒山名襍楮河一源于喀木之濟魯墾他拉名敖母楮河二水滙于察母都廟南名立克楮河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為九龍江入緬國瀾滄之西為哈拉烏蘇衣即禹貢之黑水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東南入噶木界又東南入怒夷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隘為潞江由永昌府之邊界入緬國潞江之西龍川江發源

喀木所屬之春多嶺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由漢龍關入緬國此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入南海也雲南邊界有檳榔江者發源阿里之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流而為牙母藏布江從南折旋而東至藏危地過日噶公至兒城旁合噶兒詔母倫江南流公布部地入滇之古勇州為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岡底斯之南有山名郎千喀巴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入馬品母達賴腦兒又流入郎噶兒兩湖之水西行至桑納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珀譯言獅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納地合而南又折旋而東至耶克納拉蘇母多地與岡底斯馬珀家喀巴珀山所出之水合馬珀云云譯言孔雀口也又東南行至厄納忒克國為岡噶母倫江梵書之恒河也佛國記載魏法顯順恒河入南海至山東之勞海入口意即此水梵書言四大水出于阿耨達山下有

阿耨達池以今考之意即岡底斯猶言衆山之根耳岡底斯之前有湖連接土人傳為西王母瑤池其諸阿耨達池歟又梵書言普陀山有三一在厄納忒克之正北海中山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遊舍是為真普陀一在浙江之定海縣中為善才第三十八參菩薩說法處一在圖白特今番名布達拉山也亦為菩薩現身地釋氏之書本自西域于彼地山川宜可徵信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舊註以三危為山名其山何在不能知也朕考其實三危猶中國之三省云爾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李城之東南為喀木地達賴喇嘛為危地班禪呼圖克圖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然歟否歟諸番名號與史傳不同而亦有可據者今之圖白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時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廟番名詔詔譯言如

来也其像猶在傳自中國駝去明成化中烏斯藏大寶法王来朝以車駕鹵簿送之内監護其行至四川邊界阻險不不敢前盡留儀仗于佛寺至今往来之人多有見之者具載明實録爾等可持山川地名古今同異之處詳細改正具奏

末學小生與一二好奇之士牘記能幾似此六合之外千載之
上以使臣所目擊而析衷至是其同其異曠若發蒙非
天縱之至聖而能然歟

輿地難考

王伯厚曰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荆者未見蔡在圻内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邪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遷之為營福之為坭以著為齊地以韓城為涿郡自土之為自杜倭遲之為郁夷騶虞之為梁鄒二南之為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楊紆在冀而爾雅以為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為雷漳水之為潞吴山之為嶽五湖混於具區穎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考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鄢鄭邑而非鄢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邱酒泉目邱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為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皐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内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闕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氏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雪誤于郢州東海二疏誤于海州以塗山為會稽以蠶桑為采桑以大別為安豐以東陵為廬江以楚邱為成武以街亭為南鄭龔詘踵繆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酇于沛郡皇甫謐誤商邱於濮陽顔師古誤邛都于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于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强識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濟絶于滎碭石淪於海昆明鑿而鎬京為池隋城立而漢都為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為秦郡項城之為秣陵玉門之為會稽尋陽在蘄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也

馮山公云輿地之考實難古今異名曰革失實其歷代州郡之名同於古昔迄今不改者不過如衛侯燬滅邢 邢即今之邢州 楚子入陳 陳即今之陳州 齊師滅萊 萊即今之萊州 楚子圍鄭 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 齊侯侵蔡 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 此其崖略也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于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者百無二三其有地不徙名不更如彭城鍾離酸棗長葛諸城迄今不易者才十數而止耳至有已非其地猶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 古郢即荆州府去郢州三百里 秦師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 古滑國在東西京偃師縣之鄉去滑州餘三百里 楚人滅舒近于今之舒州而非也 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安慶餘三百里 楚人滅黃近于今之黃州而非也 古黃國今在光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 楚人伐徐近于今之徐州而非

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東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近于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今在沙州去瓜州東三百里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偃師南亳在穀熟縣北亳在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滎陽縣西虢在鳳翔府虢縣南虢在南陸軍升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荆州府又有名同于古地改于今者古之酒泉在河南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實在河南而西漢沍今有酒泉郡漢屬河西宋在徼外古之丹陽在荆南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稱楚子已于丹陽宋在荆南府枝江縣內而丹陽郡乃潤州也他如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春秋襄二十年諸侯會于澶淵實宋古都所澶淵聚者即其地也正屬河以南而趙宋之澶淵乃在河北天雄今在大名府開州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于是始啓南陽即宋之懷州也而宋之南陽郡乃宋西南路之鄧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宗以彭郡東陽郡行封宋浙西在吳亦有東陽地理數更混淆實甚觀者于此幾何而不誤哉甚矣輿地之難考也

閘河

上諭朕于河務留心寢切從前屢次閱河嘗親乘小舟各處周覽水泉源委知之甚悉山東運河全賴衆泉流蓄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以資灌溉上流既截而求其濟運譬如治病者或吐或瀉必其人尚有精神若已中槁又焉能使之吐瀉乎地方官未明水之源流一任放水灌田以爲愛惜百姓運河有不因而大悞者哉若不許民間偷截泉水則湖水易足湖水既足自能濟運有餘矣今不講究本源但見湖水日少河身日淺徒事閘瀆假使河水日深泉水不繼雖費百萬金錢有何利益且將古人所置南北諸閘不幾無用歟古人置閘其遠近疎密皆因地形高下水勢緩急以爲蓄洩計或一地二閘或一二十里一閘確有一定丈尺不可更易分水龍王廟閘座尤緊要當時宋禮用白英老人之策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導之出鵞河口入南旺湖然後分流南北以分水口爲水脊蓋山東登萊諸山之脉自關東來結爲泰山是北幹分支之一在黃河東若黃河之西山脉自終南太乙南廟淮安汝爲中幹分支之一黃河行于兩支之中故昔時河自天津入海以後漸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如山以下從無黃河入海之跡者山脉限之也分水口之水脊又爲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精思確有所見決爲此議宋禮從之因勢均導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增修水閘以時啓閉漕運遂通此等胆識後人斷斷不敢亦不得水平如此之準也今茲二閘最宜斟酌啟閉若淺于南則當閉北閘使分北之水亦歸于南淺于北則當閉南閘使分南之水亦歸于北湖泉並注南北分流雖有亢旱不爲患矣豈若徒事閘濬勞費而無功也哉往年山東百姓欲開新河朕恐其下流泛濫禁而不許今巡撫請開彭口新河以洩微山湖一面爲嶧縣諸山更從何處開鑿耶黃河閘係最大自元至明歲有冲決未有安瀾六十餘年如今日者然河工雖幸有成尤當時加巡視此乃治忽之幾今春多風少雨恐秋間雨水必多地方官宜防意外張鵬翮去看山東運河將朕此旨詳諭巡撫由臨清至韓庄閘離邳州不遠幷看邳州低窪之水曾否洩出大行隄晉縣至單縣止亦當往看好司官多帶兩員去有用著之處即留彼處料理

畿南入海水道

按順天保定河間正定四府及任邱縣之水凡七十有七皆至天

津州東南葛沽營之北同入于海此七十七水分為五支通州之潞河上受白河七度河沙河清河南流入海此五水為一支也豐潤縣之浭水合沙流河水西流至玉田縣南上承遵化薊州寶坻之泇河泃河黃崖川河湯河白龍港河南流分二支入海此七水為一支也順天之水俱會于會通河者十五廣陽水涿水范水鹽溝水桑乾河胡良河拒馬河挾河琉璃河沙河龍泉河王帶河磁河汊河霸水此十五水為一支也保定之水會于瓦濟河者白溝河梁河土尾河徐河方順河長流河溫義河馬村河紫泉河五里河拒馬河白澗河唐河沙河滋河滹沱河雄河瑪兒河道擱河祁水易水女思谷水濡水涞水雷溪紫莊溪清苑河石橋河一畝泉雞距泉此三十水為一支也河間水會于易水者四正定水會于滹沱者廿四又有任邱三水為滹沱河滙水西韓水甘淘河綿蔓水松陽河衛河灘河泒河燕支河當城河告河濁漳清漳夾河恒水倒馬關水漕河高陽河長豐渠五官淀此二十一水為一支也悉自霸州文安東至天津入海

營田水利

雍正初年畿輔一帶大興水利怡賢親王奉
命總理營田水利諸務經始于雍正三年至四年十月各工告竣繕疏入奏今節錄于此一白河衛河漕運所經今挑挖磚河興濟河又于靜海縣權家口開挖十餘里建築石壩其水皆自岐口入海一西淀之趙北口堅築堤身陞高舊橋八座并疏濬廣惠等橋下三河其白溝水舊由大灣口入柴火淀今改導舊流柴火淀四十里之間皆為營田一東淀之中亭河下流之勝芳河皆挑挖深暢三岔河水道由張家嘴北行不令復逼長堤其何內支河石溝臺頭一帶淺壩俱加疏治今中亭河峪涸出田地一千餘頃皆已深耕一永定河自武家庄挑引入王慶坨北之長何河擴堤防流使淀池無閼填之患清流得朝宗之路一欽堤一道迴環千里為田廬保障安州新安霸州文安之堤兩面皆水尤為險要今自保定之清苑起至河間之獻縣逐段分修完工數百里內禾黍秔稻盡得收穫一南泊之穆家口淤河四十里疏瀹寬深修築橋堤任縣隆平今有寧宇又展挖北泊之黃兒營營上村等處使泊水暢流入滏南北二泊迭相傳送積澇日消不至旁溢一滹沱河于築四滿開引導河水入木邱尋踞舊河由焦岡注于滏水深州東鹿之間不虞沖決一武清縣之汎河自高各庄分流至駿上村歸故道引入淀池野水藉以清浚武瀞沮洳之區已成沃壤一築香河縣之牛牧屯堤使香河無運河之患一寶坻為眾流所歸惟州之窩頭河夏店之箭桿河為害尤甚今皆疏導分流各依縣治南北而會于八門城達于薊運河積淤全消汙萊可藝一還鄉河源峻流紆屢年沖決今於劉欽王木匠等彎曲之處各開直河沿河堤岸展築堅潤無虞沖潰一疏導灤州淤河自廟山繞城南東入灤水負郭今皆為腴田凡營治玉田遷安灤州薊州安州新安任邱保定霸州大城文安十一州縣稻田七百一十四頃九十三畝凡添設天津永定通永清河四道所屬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吏目二十七員專司營田水利

高家堰

潛邱劄記山陽縣西南四十里曰高家堰堰不見史而僅見郡志為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余因考三國志注登曾任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益精于水利者當時廣陵太

守江表傳以為治射陽則此堰尤其客通為登所築復奚疑獨怪自建安五年至明永樂平江伯陳瑄修治時凡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中間並無有人云及高堰者豈湮廢無迹與柳堰止受洪澤諸湖黄淮尚未合而不聞其有潰决之患與及讀宋史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内徐積墓修復陳公塘即今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不備耳同時真州東有陳公塘一名愛敬陂漕臣錢沖之修復門下李道傳為作記何一時而並舉與予于此別自有感矣史稱陳元龍才兼文武志在濟民其時吳冦壓境蓋岌岌矣乃能興屯疆兵保障江淮一南一北水利永賴今平江伯既有專祠矣吾謂上當冠以元龍下當嗣以潘季馴為三公合祠蓋皆勤于高堰者或亦此地食安瀾之福者所宜動心也與

濟

大清一統志大清河在歷城縣北自齊河縣流入又東北入濟陽縣界其上流即古濟水也小清河在歷城北即古濼水也臣按自自漢至隋唐惟有濟水杜佑始有清河之名宋南渡後始有大小清河之分予欽齋乗以大清為古濟水而以小清為劉豫所導後人皆沿其說其實非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在南濼水在中河水冣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盖唐宋時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濟水故道也

汶

元和志兖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理南去縣三里又有北汶瀛汶柴汶牟汶浯汶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汶桉今乾封縣界凡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也

沇

禹貢導沇水山海經作[氵+聯]水[氵+聯]音輦郭璞曰[氵+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孫汝登曰史記夏本紀兖州作沇州沇當讀如兖今大全沇音尹非

漳

書疏云衡漳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曰横漳鄭康成亦云横漳漳水横流也深州志黄河北流漳水東注之河縱而漳横故曰横漳衡非水名也

漳河源于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葫蘆河合流備錄葫蘆河在寗晉縣東南二十里迎大陸澤判然二處在新河縣又似一處一云葫蘆河大陸澤之俗名其後變徙入于

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詺程昉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

榕村語錄某省漳河閒侯惟雅有治河之書訪之其子說築堤斷非良策漳水來時初不甚急至深不過五尺人畜概得遷避若以堤障之一决直是所向無前人畜俱不能保且漳水東行則西路退出西行則東路退出退出之地皆極肥美反得數倍收成只勿與爭地隨其所行之地蠲除其糧可已某遂據此奏請施行後有言漳河現分四股當併歸一者某奏云禹疏九河殺其勢也天分為四正使勢緩便是世運將泰不應併而為一奏上遂蒙許可

江漢朝宗

書疏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也老子云滄

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泉源

明上虞張文淵本奉命濬理山東徂徠諸泉著泉源志序畧云天下之泉皆泉也惟山東之泉為盛而且濟於用因類志其支派之濟漕渠者有四焉出於汶水於東平於平陰於肥城於泰安於萊蕪於新泰於蒙陰之西寧陽之北者同入於汶而會歸於分水漕渠出於滋陽於曲阜於泗水於寧陽之南者分播於沂洸漕泗而會歸於濟寧天井漕渠出於鄒於滕於濟寧於魚臺於嶧之西者分播於河於湖而會歸於濟以南之漕渠出於沂水與蒙嶧之東者同入於沂而會歸於下邳之漕渠故導分水必自汶上始導濟寧必自滋陽始導濟以南必自鄒滕始導下邳必自蒙沂始反是則非水之道矣自分水以北者北與衛水合而東入於海以南者南與諸水合而亦東入於海其歸一也山東自兖達於濟南地勢穹高諸山蜿蜒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於東宛如昂首諸泉浡發或自山趾或自平地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闢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自是為平陸矣今東平州西十八里有積水湖尚其遺迹鉅野縣東五里有大野澤今涸為平陸其東偏為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跨寧陽濟寧之境七十二泉所滙也

隋渠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於河又自坂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楊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遺也滹沱衛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開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十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邊城之利皆非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井田九河壞於管仲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闡幽之論又九河之壞亦自管仲始緯書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呂是也鄭康成曰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以東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言閼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支并使歸於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

四海

潛邱劄記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

此條繫釋水虞書州十有二外禹貢九州之外皆即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為限說苑辨物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舊詁直以海為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朏明不覺所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鮮者四海遏密八音是都少有宜從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鮮者寂多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猶古書百姓有二義六藝亦有二義當如朱子所云此就就此說彼就彼說不得執此以礙彼者斯得之

中國夷狄

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中庸聲名洋溢乎中

國施及蠻貊孟子莅中國而撫四夷又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左氏傳成七年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昭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昭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以上經傳所言其曰中國與諸侯者即禹貢甸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夷及蠻貊者即要荒二千里夷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夷輒以為夷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誠作是解則四夷安肯為天子守蠻貊之下何以復有舟車人力等語流放竄殛皆在九州之內又何以云投諸四裔耶

都邑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榖梁傳然都與邑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於崇作邑於豊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

湯誓率割夏邑盤庚先王不常厥邑是天子之都稱邑也鄘風在浚之都毛傳下邑曰都是諸侯之邑稱都也

市井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聽事也此可證市井指在國都言風俗通義以井為井田則在野矣張守節云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市賣故言市井

甌脫

史記各居其邊為甌脫又曰甌脫外棄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

漢陽趙氏鈔書

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

經學傳授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施孟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穀梁春秋博士按石渠閣師古曰在未央大殿北藏秘書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翟酺傳宣帝論經石渠學士滋盛弟子萬數

易自魯商瞿子木受之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漢興田何授雒陽周王孫梁丁寬寬又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又作易說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施讐為博士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時梁邱賀為都司空令坐事免為庶人侍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以賀為郎

書傳自濟南伏生以教齊魯閒授同郡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張生又授夏侯都尉夏侯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及其兄子建是謂大小夏侯寬又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地餘為博士論石渠又齊人周堪與孔霸共事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冣高後堪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封關內侯奉孔子祀

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同容字）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

漢初春秋左氏傳未出止公羊穀梁二家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為博士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吶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不如仲舒是以穀梁不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樂陵侯史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宜立穀梁於是召沛人習穀梁者蔡千秋擢用之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江復死又徵蔡千秋同舍生周慶丁姓待詔保宮與五經名儒議殿中論公穀同異多是穀梁而學遂大盛

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漢初言詩於魯有申培公於齊有轅固生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石渠平論時獨不及詩後毛詩家傳

按鄭譜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于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趙人為博士其學術源流出於卜子夏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官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毛詩家後出獨傳

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集諸儒會議最善賈逵之說帝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使逵發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擿左氏合於圖讖者三十事奏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逵數為

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遂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為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大經小經中經

唐書選舉志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

明周應賓九經考異

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湮於秦而復出於漢其間簡編之刓缺語音之齟齬固已家異而人不同矣況夫古文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今文其為魯魚亥豕之誤夫豈少哉余取許叔重說文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已又旁采漢書史記以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關于經文者悉彙焉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然其所道尚十有二三而陳之所有者余或未之悉也乃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況陳君所輯止于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為缺典余遂竟成此書以示後學庶使廣聞博見無專門之陋焉

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為篇二十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類子八篇入孟子前

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為篇二十二蓋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曰古論者魯共王時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從政以下為一篇名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成時安昌侯張禹素傳魯論晚講齊論閒采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當時重焉自張氏論行而齊古之論亡矣王充有曰論語自古文二十一篇外又有齊魯及河間九篇凡三十篇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充嘗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大學者小戴禮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於曾子賈逵謂作於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朱子為之章句為之或問以釋之遂與中庸獨行於

世云古文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見禮記注疏中）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即二程子定本亦不相一（見二程全書中）而董槐葉夢鼎王柏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二章於聽訟之上於是紛紛之議起矣今所定蓋本伊川程子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為之也近出石經本又與古本異鄭曉頗信之而許公孚遠楊公時喬力詆其謬未有定論也

中庸亦小戴禮也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之後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復御書中庸賜汪應辰以下蓋重之也朱子為之章句或問與大學並行遂為四書之一近有傳賈逵石經中庸者亦附見焉

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篇

籍得不泯絶至宋始升爲經又有外書四篇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趙岐謂其文不弘深不與内篇相似疑爲後人所託然性善之篇王充亦引言之而荀卿性惡篇多舉孟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復見耳洪武時上嫌孟子土芥寇讐之說令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節文頒於天下永樂中纂修四書五經大全仍以舊本行於世云

周易古文凡十二篇謂上下二經與孔子十翼也（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爲十翼）漢費直氏以彖象文言繫辭參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劉向以中古文校諸家經或脫无咎悔亡字惟費氏與古文同故費氏學最顯西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又分爻之象詞各係當爻則今易是也宋呂祖謙更爲經二篇傳十篇以矯費王之失朱子取之然今所行猶仍王氏之舊云

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訖於周得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遭秦之亂典籍散逸漢興伏生口授晁錯載二十八篇謂之今文尚書至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于壁中時科斗書廢久人無知者孔安國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又析舜典於堯典析益稷於皋陶謨分盤庚爲三篇析康王之誥於顧命凡五十八篇則今所行是也古文尚書雖傳於安國值巫蠱不行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書奏之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杜預之徒當時不見古文而漢儒張霸僞作古文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三篇獻之皆僞書也凡漢儒所引與今書不合者悉霸與女子僞書耳復有尚書逸篇三卷出于齊梁之間孟子所引常常而見之以下乃逸篇中文也汲冢周書七十篇即班固藝文志所載周書七十一卷也其書雖出於晉然豲有爪而不敢以撅說文引之文翰若彩鷄爾雅注引之鄭康成注周禮引王會馬融注論語引月令改火之文則其傳已久意孔子所删之逸書也李燾以爲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此言得之矣

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删之止存三百五篇漢興言詩者四家曰魯詩者魯人申培所傳也曰齊詩者齊人轅固所傳也毛詩最後出而其學最顯以故至今行之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僅存外傳無傳之者嘉靖中豐道生以其先世所傳魯詩世學行於

世謂是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畿開河時得之者也其篇次句字大與毛詩不同其意義亦多可取然先輩咸以爲道生私撰非石經也又有刻詩說者其體與毛詩小序相類云是申公所著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稍異耳考漢志有魯說二十八卷既與今詩說卷數不合而唐人言魯詩已亡則安得復有是書也是又依倣豐氏而爲之者耳

孔子作春秋傳者五家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皆春秋以後人也漢興公穀立而鄒夾廢左氏後顯遂與公穀並行其所傳經文多互異者蓋師授殊也胡安國作傳酌三家所長而用之多本伊川程子所定朝廷以此取士故今經文一以胡氏爲主而以三家參考焉

禮記者漢初諸儒輯錄前紀而爲之者也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

大戴既删為八十五篇又小戴删為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以月令樂記明堂位共為四十九篇今所行是也又有大戴禮四十篇益小戴所删者耳

連山歸藏

經義考云連山歸藏漢志不載則其亡已久而酈道元注水經引連山易云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是元魏時尚有其書矣若司馬膺所注度即劉炫偽本爾李淳風乙巳占云有馮羿者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无恐无驚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亦偽本連山之文今其書亦亡毛漸所序三墳首列山墳謂是連山之易伏羲所作其象有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兼山物潛山陰連山陽藏山兵疊山象等義其言曰天皇始畫八卦連

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於世荒誕不足信也　又按黃佐六藝流別載連山繇辭復初七曰龍潛于淵存神無眕象曰復以存神可致用也剝上七曰數窮致剝終吝象曰致剝而終不知變也姤初八曰口蛇于窐滋孽之牙象曰陰滋牙不可長也中孚初八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象曰女來歸孚不中也不知本於何書豈有連山之易乃效王弼易傳之體乎作偽者拙且為劉炫笑矣　又按杜子春以連山為宓犧歸藏為黃帝姚信以列山為神農而班孟堅古今人表既於聖人列宓犧神農黃帝又於仁人著列山歸藏不應復出乃爾

歸藏隋時尚存至宋猶有初經齊母本蓍三篇其見於傳注所引者如熒熒之華徼徼鳴狐離監監熚若雷之聲有鳥將至而垂翼上有高臺下有雝池有鳧鴛鴦有雁鶤鵠有白雲自蒼梧入大梁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舊言之擇新言之念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漢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鄉有黃耳利取鯉鯉則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瞿有瞿有鰥甯梁為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凡此辭皆古奧而孔氏正義謂歸藏偽妄之書亦未盡然若三墳書以歸藏易為氣墳其爻卦大象曰天氣歸地氣藏木氣生風氣動火氣長水氣育山氣止金氣殺各為之傳則較傳注所引大不倫矣　又歸藏之書有本蓍篇亦有啟筮篇有齊母經亦有鄭母經今見於郭景純山海經註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陽谷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曰麗山之

子青羽人面馬身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曰鯀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能（一作龍）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此啟筮之文也（太平御覽載啟筮文曰夏后享神於晉之靈臺作璿臺）曰夏后啟筮御飛龍登於天吉曰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此鄭母經之文也隋志謂歸藏漢初已亡故班固藝文志不載又謂晉中經簿有之斯景純得援之以釋山經也　又按太平御覽引歸藏文曰蓍末大於本為上吉蒿末大於本次吉荊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荊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當屬本蓍篇中語　又按歸藏六十四卦其名或異然亦皆依反對為序以謙作兼而分次之則分為豫也以蠱作蜀而馬徒

次之則馬徒爲隨也以栺作員而誠次之則誠爲益也林禍在觀之前則臨也欽在恒之前則咸也瞿在散家人之前則睽也岑霽在未濟之前則既濟也唯規夜二名不審當何卦非夬姤則噬嗑賁當之矣

周易本義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爲費直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

頒五經天下儒學唯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殽亂彖即文王所係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倣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係之詞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又不知何年何人以場屋文字義當歸一請簽程傳專用本義果行其說即宜尋朱子本義舊本翻刻乃又從大全中提出本義仍是殽亂之書其初則屈朱以就程久則忘之而以程之次序爲朱之次序惜乎朱子正定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按通考馮椅厚齋易學條下載中興藝文志云椅爲輯注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注猶未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爲彖繫爻之辭即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據此說則是朱子本義雖依古易立彖上傳象上傳等題目其彖曰象曰仍未削去也今寧人顧子以爲朱子本所無不知何所考証

周易序次有古易今易之異程子因今易作傳朱子因古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易也泰化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義行於世讀者便之

梁人焦延壽自云嘗從孟喜學易京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

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以爲諸家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寬大誼畧同惟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房明災祥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由是易者京氏之學

榕村先生曰漢以來說易者直以聖人作易特爲道陰陽消長造化之妙耳雖知其資於卜筮然不以爲本指也至朱子始以伏羲作易止爲卜筮而設其時風氣未開民俗淳質未知趨避吉凶則第使之知所趨避而已暨乎中古淳質漓而詐偽滋趨避益巧但知有吉凶而不知有義理則失伏羲教人之本意故文王周公作彖繫爻示人以中正仁義之歸故曰其衰世之意耶益曰俗化之衰而彌縫之使其淳也然文周之蘊莫之能發是以易象雖存而大義乖仍浸淫於術數孔子於是推極文周繫辭之至隱發揮

道德性命於十翼之中然後知易果非占卜之小數而義理之微言也由此言之伏羲教人趣吉避凶之心即其教人舍惡從善之心文王周公中正仁義之教即其使人不迷於吉凶悔吝之教夫子發文周之心闡義理之微即其所以洩羲皇之秘極前用之道也世更三古教以時施然其為心豈有二哉自溺於文辭者既不察夫立象之本拘於象數者又不適乎典禮之中易之道泯泯棼棼而幾乎熄非周程發其理邵子傳其象朱子復推卜筮之指以還易之本教則雖欲知四聖之心其孰從而求之然至于今尚有執朱子三聖之易不同之說而欲各以意求之者其蔽比於肆且拘者而滋甚彼葢不善觀朱子之說而以言害辭辭害意之失也故紫陽述旨贊序三古源委相接而卒之曰四聖一心此可以為朱子之定論矣

尚書

湛園劄記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鼂錯受尚書於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即傳言而證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為之說

鼂錯傳古文尚書於伏生之女河間獻王得周禮於李氏女子秦焚書後易惟失說卦三篇得之河內女子又得書泰誓一篇獻之六經聖人大著作而三經以女子而得傳斯亦奇矣

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諸儒之說孔氏近之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葢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偽造直以古書所引竄入必無誤若有所不知則應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易之不同恐安國當只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葢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偽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有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偽近代則放言無忌矣

漢陽葉氏鈔書

漢成帝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見王氏權位太盛上方嚮用詩書乃作尚書洪範五行傳上之欲以感動帝意帝不能用向之因事納忠如此洪範五行傳之作借經文以規切時事其不能一一與聖經比附無怪其然猶之胡文定春秋傳作於南渡之後意有偏注辭亦因之致後儒紛紛指摘要當原其立言之初意若何耳

方望溪云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歟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楊雄能為之與而况其下

運注疑作連注

馬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舜勸
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
曰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傳其書苦其奥澁而稍以顯易
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
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以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
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
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
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歟然則遷所云以今
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奥澁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二十八字駁

書之古文固不可疑其偽而今所傳之舜典首二十八字則非古
文也馮山公駁之云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安國
止名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
今不易無論其字字剽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云即横陽二十
八字於中間試思帝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
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即遷書五帝紀而論二十八字之為偽
造其當然去無疑也何也帝紀于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堯
善之下即云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
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運注不能截之使斷便知安國古文堯典
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無此二十八字明甚切遷五帝紀尚雜采

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
所謂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尚采之
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耶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
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
邪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
册又弁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
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即其人自譔無疑予嘗為之說曰
張霸之獻百兩篇即霸之偽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託始鄭
沖即沖之偽造也姚方興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即方興之偽造
也甚矣方興之陋且罔而其為禍實大以深也惑亂後世為莽操
篡藉口其害匪細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
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

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絶常
典君在即真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人之心易兩間之定
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
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
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山陽劉廣文珵亦言欲黜偽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
韓子有言讀書當先辨古書之正偽今尚書周官左傳禮記為
後人所竄入者甚多使因此而盡疑其偽則又不可也王會齋
并疑大誥之文而復辟之解反沿舊說疑其所不必疑信其所
不可信非譏經之善者也近世如顧寧人閻百詩應嗣寅李榕
村馮山公方望溪諸人之論多昔賢所未發余故就所見摘錄
於此

歸震川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啟其衷者故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性之旨也洪範

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汩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

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乂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餘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市朝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違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月日星辰之數協歷之數治歷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

固斯世之取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于其間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善善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禍見於天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而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乂

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弍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曰其下而為之下曰其上而為之上曰其從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曰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叶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

不言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如此而箕子以為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治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歷數之

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寖重故亂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于行不知所則效顛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斂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於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于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

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於其有為有猷有守者則受念之而不忘不協於極而不罹於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於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於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使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

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為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燮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于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為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坼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忒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如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於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

敘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為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為雨乂之必為暘哲之必為燠謀之必為寒聖之必為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為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為雨僭之必為暘豫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析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於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大小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

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震川自記其後云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
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曰
頗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
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
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
子曰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劉歆竄入之書

經文有於人心不可安者方望溪以為皆劉歆所竄入可謂卓識
其論尚書云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
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析
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紀然後悟曰是二者亦

漢陽葉氏鈔書

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
所傳無是也故預儆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
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而又多為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
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
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名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
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
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
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衆會
之文也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
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衆譁然而辨
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
時實與多士篇相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

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
也

又云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
其妄羣儒始然若發蒙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
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偽惟史記為完書還知六藝必折衷於
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
言甚著而敢妄為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為周公居攝稱王之
文故復為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
復為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
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况孺子褫祿劉崇翟義滅宗室王侯
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
身猶繼世而為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

漢陽葉氏鈔書

專征伐也以受命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
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為信乎朱
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嗚
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為三統歷考上世
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
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偏竄羣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姦之所以卒
發於後世歟

硯北雜錄卷四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詩

王應麟詩考序云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咏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為躋注周禮云句讀與惟禹敞之之敞同康成從張恭祖為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掇而錄之

湛園劄記孔子曰誦詩孟子亦曰誦詩誦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衰莫逃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所以益亡也

詩序

戴氏埴曰詩序舊以為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于經謂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為發明于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緇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閟

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條之序一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燕燕之詩序謂莊姜歸妾鄭於禮之坊記為定姜之詩使序出于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為異同之論乎經傳既混而為一其間或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梅菴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于此

詩亡辨

金華王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且言詩風雅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巡狩絶

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於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

安溪詩亡解

時解謂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也而曰詩亡蓋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推而王者之詩亡矣愚謂畿内之地亦有風謡雖西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為盛衰也觀二雅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况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復無雅者意畿内醇美之詩悉附于二南以為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為王風而為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

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而説詩者穿鑿以就其例此正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緣説者謂皆周公制禮作樂時詩遂以為非二王而別為解釋耳其可信乎此三百一大義不敢附和先儒而不閑所疑也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史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柰何專以無雅為詩亡乎

儀禮

敖繼公儀禮集説其序云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注亦未流傳於世今自注疏而外他無聞焉豈非昌黎所言文既奇奥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學者不好故亦不之傳説耶夫以周公之

著作三代之儀文學者有志繼古禮文之事乃以其詞之難習遂無以通其義非有志于學者之所為也元大德中長樂敖繼公以康成舊注疵多醇少輙為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説補其闕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名曰集説蓋不以其艱辭與義自委者已宋相馬廷鸞生五十八年始讀儀禮稱其奇詞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繊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觀于繼公是書不信然歟繼公字君善閩人而家于吳興居小樓日從事經史吳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子也以江浙平章高彦敬薦為信州教授

王守溪鏊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

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合以成之乃自為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其亦未敢從也

又曰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後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而止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于亡按閻百詩謂隋時已亡續今弘傳可見故隋志無其目草廬撫拾殘缺合為逸經八篇其投壺奔喪禮取之小戴公冠禮諸侯遷廟釁廟禮取之大戴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鄭注雜合以成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乎

張爾岐吳氏考註駁謬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吳氏考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度閣以其註皆采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為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乃取考註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于經餘皆支離之甚不須指摘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為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疎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為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采劉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于逸經八篇序則又詳列其目矣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為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畧見于此數言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者八篇既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真可恨也　又何喬新書儀禮敘後錄云三禮考註近刻于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為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彥文掩為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于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鄭康成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于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考注一書前人已判其為偽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為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為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吳氏三禮考註于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釁

廟等篇繼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自生枝節為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為四升酒器柶為楔齒皆謬甚

方望溪論周官非偽作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為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于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于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與作非聖人而能為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為偽作蓋休耳熟于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

寧君臣所附會以為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為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辠奇衺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為偽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偽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為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于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方望溪周官辨偽

凡疑周官為偽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于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紋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歐疫禬蠱攻貍蠹去妖鳥敺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于理則不宜驗之于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汲民之政皆託于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

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于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憑誣為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哲蔟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星日其所偽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為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為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

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賄則關市征其廛並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羸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紋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紋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公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敺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硩蔟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于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焰足以召疾殃故立為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敺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可敺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

漢陽葉氏鈔書

遣使負鷩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敺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敺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陵其誣燿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于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于硩蔟氏去以方書下之文于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于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

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于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闢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辨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又云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為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鬭辨也每見甿庶之家嫁者改適猜嫌釁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于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

漢陽葉氏鈔書

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酇長稽之凡民之有衺惡者雖未麗于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污吏能布此為憲令乎蓋莽之決私鑄者伍坐沒入為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為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為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為歆所增竄也決矣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為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于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

余嘗病班史于莽之亂政姦言織悉不遺于義爲疎于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旣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應嗣寅駁草廬周官說

女祝一官草廬以爲非禮宜刪謹按六宮之大不容無祀記曰道者老婦之祭又后享先蠶皆不容無祀况古者大儺逐疫通于上下不可謂禬禳之事非禮大司馬之職吳氏謂幷冢宰司徒宗伯司空之職而蒐之恐不得如此謹按夫家車輦馬牛平日皆屬于司徒有事則發而用之若非出車蒐狩則司馬原爲無事之官至若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正司馬職也先王設官犬牙相制式未可議乎

吳氏以爲古不聞凡有獄訟皆入矢與金于官然後受而聽之者

鄭康成云訟以財貨相告獄以罪名相告夫民之爭辨皆訟也旣訟而累繫者皆獄也先王之時爲弓矢自有官式器又不許粥于市民何從得束矢以入于朝貧者又何由備鈞金而後與人訟哉謹按兩造者兩爭者皆造于廷而面斷之也兩劑者兩訟所歷之辭也訟方爭曲直獄則曲直已判又復告理也夫小民之訟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旣聽之矣此則敢煩司寇者苟非大族則刁民豈患其貧而無告哉果貧而無告則履肺石而號擿路鼓而鳴豈患其不能自達哉先王之爲此法亦善矣先王之世士民無不習射者而吳氏乃謂民何由得矢甚矣其固也

吳氏以爲大祭祀不用犬牲未有其據而犬人亦無大祭不用之文

應嗣寅名撝謙杭人學者稱潛齋先生經說極有關發此數條亦人所節鈔者惜無由覩其全也

禮記 唐陸德明曰記二禮之遺缺故云禮記

周官儀禮爲聖人之遺經而禮記四十九篇則漢戴聖所刪馬融所定卽儀禮之傳疏也宋熙寧間王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而專禮記朱晦翁怪其廢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成書至明亦置周官儀禮而獨存禮記一科終不能改熙寧之舊

郝京山云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達觀自能析衷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强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于其君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而周禮云諸

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于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襍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云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

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
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
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于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
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
位云季夏六月禘襍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
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于
禘者矣祭法天子泰壇地于泰坎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玉帛天地
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為祀天地之樂則
是尊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祭日
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
同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
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于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

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
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
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之牲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
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
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于
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
是又不定于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牽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
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
是以侯禮也襍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而論語云宗廟
之事端章甫為小相章甫冠名是祭于公亦冠也玉藻以玄冠為
齋冠玄端以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
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

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
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
黼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
士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
皆緇而襍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云君用玄冕
夫人用副幃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幃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
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于房西領
北上大斂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于
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襍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
于大夫疾三問之而襍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筭喪大記云公之
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哭而歸襍記云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
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襍記又云聞兄弟

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
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襍記有子以遣
車視牢具載餦為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鄰賓客弔其
君後人主而拜益君為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
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為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
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
禽有為為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曾子
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
爵弁經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為諸侯緦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
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
笙歌雜記云枇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枇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籩
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

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
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王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
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太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
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
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侯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
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
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挐師說相
承言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
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强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為其所眩
惑隨聲應和莫知其謬世儒所以苦于讀禮也

月令

錢氏敷云月令于劉向別録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

制呂氏從而録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
蔡邕王肅張華皆是言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録明堂陰陽記舊
文于首以為綱附以八覽六觀為目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
言太尉為秦官者据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為元尉
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為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
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又曰莞籥藏于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
亦周官之名矣

春秋

春秋一書皆史舊文即當時史氏先後重輕悉從所告校之成律
不得意裁至于仲尼毫無所益如亂臣賊子最所先誅乃趙盾之
罪定于董狐崔杼之名章于南史鄭之髡頑齊之陽生赴以暴疾
隱獄書卒其他郭公夏五竟爾闕如書字書名咸非新意所以云

詩亡後作知罪惟斯者正以春秋國史不藏于家朝典野修似居
作者之實因文取義難辭罪我之名旨有要歸文無別義故韓起
觀書史氏曰周禮具存孟子去聖未遠曰其文則史後世拘求一
字漫擬刑書甚者謂南面假之匹夫事同改物夏時冠于周月義
失從王春秋之晦非一日矣
春王正月周之時以建子之月為春此尊王第一義非以夏時冠
周月也行夏之時乃夫子答顏子為邦之問以為邦者當用夏時
穀輅周冕韶樂耳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即經文所書月如僖公夏
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者若用夏正則三時不雨六月乃雨春不得
耕夏不得種為災大矣是如六月為周建巳之月得雨可以畊種
無妨于農事故是年不書旱亦不書饑左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
不告則不書杜註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

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按策書
存國之大體故宜畧簡牘載四方之傳聞故宜詳二者之史缺一
不可後世實録則策書之類也而簡牘無聞焉實録所書又不實
然後野史以興究其原亦簡牘之類與

春秋戰國形勢

齊桓始伯天下莫彊焉齊衰而晉彊晉衰而楚彊楚衰而吳彊此
卻文莊之言春秋形勢括于此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
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莘之言發明初命晉
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者戰國形勢由于此金仁山曰春秋
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真皆天下
名言也
公穀二傳之不同于左氏蓋當時實未之見也仲尼與左邱明同

周身之防句疑誤

觀史記而作春秋春秋之經綱也左傳其目也讀三傳者必當以左氏為主

湛園論何休公羊宜廢

公羊穀梁俱受春秋于子夏公羊䟽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公羊不見字）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是也楊士勛穀梁釋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師古云名喜）受經于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為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于世是則公穀皆受經于子夏故其言大抵相同而又有相牴忤者當是流傳之異二傳皆是口相傳授至漢始著竹帛傳公羊者以為孔子懼衰世之禍隱晦其文故不著竹帛而學者徒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藝文志亦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予未之信孔子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抑邪說也欲正人心而抑邪說必昌明其說于天下而使天下人喻于吾之說然後可以闢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若徒與其弟子私相授受而已天下何由知之知之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善乎杜氏之言曰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好辯即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諱其辭隱秘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所見而知懼哉作春秋則禍非所避欲畏禍則春秋不如弗作懼威權勢力而苟避之是班氏以小人之心度量君子也何休因班氏之說遂誣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舊宋而新周引讖文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公羊五世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聞此言去孔子卒後三百歲矣何不全身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為漢制作豈獨誣春秋哉其為公羊之累亦已甚矣況其解傳不由傳意鑿空立義辭晦意滯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使春秋本意若此學士家猶難于尋覓後亂臣賊子非盡讀書知文字者也欲其一見而知懼理所必無者矣愚故謂何氏之從祀不可不廢而十三經註家唯公羊傳不可存也

公羊春秋傳戴宏序謂子夏傳于公羊高為之注者樊縣何休也疏則不知其為誰惟董逌藏書志云世傳為徐彥撰不知何代人

論語

馮山公云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為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于是焉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于門人且記曾子啟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畧無

漢陽葉氏鈔書

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戒蚤成而傳遲暮有以也況乎聖人之道貴行賤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于書豈有名心哉今之學者德不踰人才非作者讀書不盈數卷閱年未低中壽而文章滿家噫何居乎

孝經

孝經當秦火之餘顏芝之子貞出之河間獻王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共王得孝經與尚書論語于壁中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為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參校古文省除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為之注專從今文古文不得列于學官而安國之本亡于梁隋開皇中王邵始訪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

為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敘其得喪講于人間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元宗自為之注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甫侃標其目冠于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為之疏者元行沖也至宋邢昺為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為古文指解迨朱子謂刊誤為經一章傳十章而臨川吳氏復以為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今文校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康成等以及唐世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非真豈其顯晦各係于時之好尚哉

馮山公景又謂孝經古今文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真偽不可掩奈何專以顏本為定閨門一章出于孔壁唐司馬貞獨以為隋劉炫偽作而黜之豈非有見于當日閨門不肅而為國諱邪于是乎馬嵬之禍不旋踵王安石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而宋遂北轅嗚呼唐則閨門之教廢宋則復讐之義亡也小人侮聖人之言其害如此

今又有為孝經說者以毋念爾祖聿修厥德為天子章之首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諸侯章之首自此以至庶人章皆以上章之末所引詩書冠于後章之前于文勢既不順于義理又非有加且無論紛然割裂大失咏嘆淫泆之旨即以兆民二字言之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著在左傳古人別嫌明微立言必非苟而已也夫

庶人之賤禮可從畧何必以獨缺引證為疑若如所定以無忝二字歸之毋亦誤何容易耶何文定有言諸經既經朱子訂定學者但當謹守至哉斯言當書諸紳

孟子

周密齊東野語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横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于

泰伯亦然至于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金罍子泰伯上孫寺丞書云鷄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羣聖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進孟子與孔子竝且曰羣聖人尊之至矣集中特引用七篇特多謂李不喜孟至于不讀妄也

宋人葉紹翁亦力辨之

明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僞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為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疾草猶為孟子觧二卷福按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同乃如此雖父子之至親而不敢苟同其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見青溪暇筆按余隐之有尊孟辨朱子獨取之而改其未當者見文集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程子以為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與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然終未及孟子之知禮也觀任人有問屋廬子一章可謂知禮者莫如孟子矣

五雅三蒼考

五雅者爾雅小爾雅廣雅續爾雅埤雅也爾雅周公所作劉向云史佚教其子以爾雅三朝記孔子曰爾雅觀于古足以辯言矣元命包曰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載首基為始何以是知為周公也揚雄答劉歆謂游夏之徒所記謬矣自竇攸辨豹鼠(一作終軍)其業乃顯疏注雖夥惟郭璞邢昺傳至今小爾雅陳涉博士孔鮒撰有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及度量衡十三章(見孔叢子)廣雅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隋曹憲為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續爾雅劉伯莊撰見唐志埤雅宋陸佃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而不專王氏之學此五雅也若楊雄方言劉熙釋名劉杳要雅李商隱蜀爾雅劉溫潤羌爾雅羅願爾雅翼皆沿其名耳三蒼者蒼頡訓纂滂喜也秦李斯作蒼頡一篇或云七章楊雄作訓纂易蒼頡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漢和帝永光中郎中賈魴作滂喜篇為蒼頡訓纂之下卷曰三蒼此一說也說卦傳釋文以李斯蒼頡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為三蒼又一說也隋志言郭璞注三蒼而張揖埤蒼樊恭廣蒼則又沿其名者云

石經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強努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歷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文至脫去一兩行令人軟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遣當監本脫處者幸于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為貴也吳氏本經文差處少亦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十三經注疏類抄

十三經注疏類抄四十卷吳郡陸翼王先生(名元輔)與其支王周臣(名廷)同輯鹽官陸嘉淑冰修為之序曰名物器數之繁莫備于經考聚形狀制度比類指象探賾窮變莫詳于漢唐諸儒之註疏蓋漢

唐諸先儒窮理之學故雖一草木一禽魚工人祝史所刱述方名
經志所載列無不竭智畢慮盡其纖微曲折而後止嗚呼名物器
數先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托也且使粢簠簋斯之義
不著則比興微矣壇墠堂室之制湮則宗廟朝廷之禮訛矣柷敔
管磬鞉罍登之數不存則無以降神靈通肸蠁矣揖讓進反盼
畫行綴之法不詳則禮不勝其慢易矣如是而徒欲以詁訓之空
言滌盪天下之情志漸摩斯世之習俗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復見
于後世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烟客家與中舍周臣為友相與
講求先王禮樂之具與其所以致治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
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雜出紛賾隱奧苦于
考据別識之難也于是發凡起例為之疏通裁斷部分族居大而
郊廟朝堂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
無不綜以綱維歸之條列于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

指掌而盡焉本末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
而下亦可倫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每念北地
歷下自詭不讀唐以後書然所誦習皆子家莊騷賦傳之流于經
無所考覈故為文往往不免舛戾夫亦苦經之注疏之汗瀚而難
尋而不知其不可也讀書如用兵連百萬之師而不為之列部曲
分伍隊雖精而不可用也淮陰用兵多多益善只分數明耳翼王
周臣此書可謂明于分數矣翼王家婁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
公路張茂仁邵子戒唐叔達徐女廉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為
黃陶庵先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而著書足以垂後也周臣
相門子弟讀書績學有意用世僅以蔭敘入官而今竟已矣後之
讀此書者以之備一考索一鉤稽之用固得矣然無僅以為文人
賦家之所資焉則翼王周臣著述之意庶其不泯沒乎余故序而
論之且以貽之吾翼王

琳年十歲從嘉定陸濰水先生游即翼王先生子也是時已知
有此書未幾陸先生南歸此書數十年訪求不獲近年乃得草
稾一大束視之則紙墨已漫漶又多為蟫蠹所蝕暮年目昏又
苦無力不能糾合同志之士增訂而刊之亦余憾也錄此序庶
前哲之苦心猶不沒于世云先生又有類編若干卷蓋七畧七
志之流搜羅最富可以補經籍志之所未備安得鋟諸木以公
同好乎

歷代史本末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以為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网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於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録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筴曰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固父子以為漢紹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續成之是為漢書而後人稱前以别之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謂之漢紀其後袁宏有紀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蔚宗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司馬彪所撰而劉昭補注之也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魚豢典畧張勃吴録韋昭吴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卯悅三國典畧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太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録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梁書元帝世子方等其弟方諸方矩皆二字名佛有大乘方等經梁尚佛教取名以此新唐書藝文志及通鑑誤去等字非）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延壽父子巻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録後唐修為書石晉時劉昫撰集上之而猥雜無統宋慶歷中復詔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歐陽文忠公主紀表志宋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又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宋初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文忠芟為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舊新之目宋史為元臣阿魯圖脱脱所撰述其實歐陽元之筆居多計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三卷列傳世家二百二十五卷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之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繁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敢强附昔人是也但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者由修之者非一手也遼金二史雖元脱脱阿魯圖各主其事而實則遴選朝臣徵聘隱逸共為之者也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正三年命脱脱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元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

以後常稱臣於金以為不可侍制王理者祖謝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自為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凡例論贊表奏多元屬筆云元史則明宋濂王禕裁定者也洪武初議修元史乃詔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而汪克寬陶凱等佐之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閱歲而書成因順帝無實錄可徵其事尚闕尋遣使訪求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以濂禕裁定之於是續進元史并前書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方編纂之初明祖諭史臣以傳載事實則人品自見不當復加論贊較前代為不侔矣

本朝修明史開局於康熙十八年已未

聖祖特遴鴻博之士入史館纂輯至

今上即位之四年歲亦在已未書始告成與明修元史迫以時日者相勝遠矣据王鴻緒史稿以為本而參訂之書成大學士張廷玉等表進其歷志內有圖亦創為之蓋歷代未有若斯之詳核者也

朱錫鬯云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宗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固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

昔干寶勤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投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投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之四丈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投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投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投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

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于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

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後尚有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以後更無聞矣

史記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覈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

足以論班馬哉

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荊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摹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薈蕞者乎四也

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著此二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掾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陳明卿云太史公作本紀有二體五帝三王紀編世也秦漢紀編年也帝紀中兼採尚書左傳孟文以備異說非自為牴牾也亦是一種慎重之意

周事獨詳以周書之多存故周紀文有三體幽王以前多采國語其文典平王以後多采春秋其文簡威烈王以後多采戰國策其文肆

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旁行者橫書也斜上者斜曲而上以墨線鉤屬其世次也今本世表有旁行而無斜上蓋失太史公之舊矣

唐虞三代之系皆出於黃帝周歷夏殷千餘年傳世十六比太史公之疏略也先儒固已辨其失矣善乎金履祥之言曰遷為漢史紀漢之初已不知高帝世系父太公而亡其名母劉媼而亡其姓況三代以前二千年所傳聞者尚足信乎

封禪書譏武帝之好神仙平準書譏武帝之好利也其寓意深遠矣敘事最善有血脈有綱領

歷書凡兩言大餘小餘前所列者朔之大小餘後謂歲氣大小餘也正義具列推算之法而今本率皆謬誤故算皆不合惟陳明卿所考者得之今具列於此正義云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故置大餘五十四算每年加五十四日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每至閏後一年加二十三算（陳云當作加三十算）亦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若纔足六十日明年云無大餘無小餘也又明年以（當作更）置五十四算如上法置小餘三百四十八算每年加三百四十八分滿九百四十分成一日歸大餘奇算留之（今本脫奇字）若至閏後一年加八百四十七

分（當作加四百九十九分）亦滿九百四十分成一日（今本脫日字）歸大餘奇算留之（今本脫算字）明年以加（當作更置）三百四十八算如上法也其餘校訂脫誤尚多今內府刊本亦沿前明監本之誤而不知取陳本參校為可惜也

方靈皋云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閒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諸少孫之妄耳

禮樂律歷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歷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暤元冥而外多謏詭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

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畧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式乃少孫所為耶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歷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筭日順夏正於歷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繁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歷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閒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畧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歷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於前而以

已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歷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贊一節意義無可推者式亦少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采用從復置之而録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封禪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為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鳥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為方士怪迂語

之徵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為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欲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狥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嘆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仙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歷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頌歷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歷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

書相發也

封禪書既著武帝愚迷而自序其父則云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

盧舍人云史漢三國題目與蔚宗以下之史迥殊乃後人無識反依後漢之例盡改三史之目此必起於趙宋始有槧本之時故明

代監本遂仍其訛何以知其必起於宋也蓋裴駰解史記顏師古
注漢書於其篇題皆未嘗有所變動考史通題目篇云舊史列傳
題卷雁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
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此句有訛漢書列傳四十七乃蓋諸葛劉鄭孫毋將
何傳敘傳毋將在孫上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
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為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
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
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觀此益知唐以前三史題
目一無更改者矣蓋史遷體例每卷首尾自成一篇文字其數人
合傳者交互錯綜不能割裂分屬之張甲李乙也孟堅承祚晉襲
用之自蔚宗而後雖有合傳之名實皆專傳之體後人遂以習見
妄改古初明之監本沿訛踵繆今本亦不加更正幸史公序傳具
存即太史公自序索隱注亦謂之敘傳而監本每卷內篇題尚未改易如秦本紀目錄內書始皇
莊襄二王而卷內尚稱秦本紀之內後之學者猶可考而復之也
遷史標目又與固壽微殊史通所云人少則具出姓名人多則但
標其姓者以此語班陳兩家之書則是矣而於此書尚有所未盡
也有但稱其姓者如管晏汲鄭之類有稱其封爵或官或字者如
淮陰侯李將軍韓長孺之類是知人雖少不必具出姓名也有數
人同傳而但舉首一人如張丞相之類或舉首末二人如老子韓
非之類是又知人雖多不必盡標其姓也此又史漢之不盡同者
也
孟子荀卿列傳中已列淳于髡矣滑稽傳又有淳于髡非史公之
書有復重也凡夫循吏儒林等目因事名篇於其人之本末多不
詳載即漢書亦然列傳第四十五既有夏侯勝矣至於儒林傳又

及之前則以人而繫事後則因事而繫人惟其紀事也故漢書貨
殖可託始於范蠡子貢而佞幸傳之張放雖已附於張湯傳後而
固不嫌重出也後世不明此體故脩明史時徐氏乾學初擬立理
學傳湯氏斌欲以薛文清曹月川等為一卷顧涇陽等為一卷且
云諸公以道學為重不必入前大傳矣徐氏則以為不合程朱者
歸諸儒林王陽明劉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即不入儒林朱氏
彝尊以薛文清當入宰輔傳則其餘可概入儒林而不必別立道
學名目今明史成如朱氏之議然以三人之言觀之皆不知史漢
書中元有重出之例也即一目錄紛更似若無大害者而不知史
法盡從而亡矣
生舉其諡書內甚多如文嬴之稱繆公國人之呼靈王有左傳元
文史公之疏不待言又沛公項羽亦不合直稱項梁後人文字乃
更察緻矣
禮書有反本復始之意焉自秦以來惟知尊君抑臣而已如是為
禮禮豈盡於此哉晁錯之干孝景亦尊君抑臣之意也故附誌之
褚少孫取荀卿書以續之大旨亦不出崇本質辨貴賤二意也
禮也者緣人情而制依人性而行若直情而徑行則戎狄之道也
故曰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一之於情性則兩失兩得謂依於禮義
而情性亦受治也兩失謂禮義亡而情性亦無以閑也說者謂禮
義情性不宜區別亦未達斯意矣
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寵當從國策作窮
窮謂仕不得志也通謂其道得行也若作人君褒寵之通達之解
則此兩句上文不當云為人臣者而當云為人君者矣況下云此
兩者臣之分也皆指臣說不應此二字屬君故以為字誤無疑

勅不好文學每名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諸家本皆於責之處句絕非是而責之趣為我語當為一句所謂責者即責其趣為我語耳如淳曰勅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如此解責字過泥

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月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此是親踈並建相維相制之意如索隱之說判然限隔將毋以為天子家事異姓可不與聞乎汲黯田叔之流異姓而正骨肉者也朱虛東牟之流同姓而正異族者也

史公記諸子有老子韓非列傳又有孟子荀卿列傳申韓之不得與老子並也淳于騶奭之不得與孟子並也史公固已彰彰言之特此皆世所謂諸子者也故類次焉耳且史公題目但著孟荀又可知其所崇尚者有在矣

史公避其父諱凡談皆改為同如張孟同李同趙同之類是也而亦有未盡改者如晉世家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李斯傳亦有宦者韓談

黥布初受楚封為九江王隨何往說之時未為淮南王史即以淮南王九江王間雜稱之後乃云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史公於小小關目處多不經意

叔孫通與弟子共為儀因請於武帝而官之此當為後世奉勅撰造予以議叙之始也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此太史公疾當時上書言外國奇怪者皆虛妄故云爾所以杜人主之侈心也

漢書

劉元城安世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為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叙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遠注云遠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為一列傳

司馬遷項羽本紀載起兵時及鴻門事千載以下歷歷如見班固多從裁省似少脫畧矣高祖本紀亦然垓下之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諸語勃勃有氣色而固刪之如此類甚多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遷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下事為主以觀君臣之職分而固皆變其例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班固欲以整齊勝遷之訴譎如魯國諸生褒衣博帶言動規矩而彼大人者方遊埃壒之表其不同可知矣且其所謂整齊者亦有可論劉知幾謂神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建年不編平紀之末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此何以云也張湯之後有大司空純故不以湯為酷吏并杜周皆從末減歟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河渠曰溝洫夫溝洫非漢制而班以表其書名實不相當矣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原廟薦享之事宗廟迭毀之議毋乃太簡乎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之法毋乃剌謬乎此班之不逮馬者一也更天官曰天文而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非關漢朝一代之事古今人表自伏羲以來分為九品非係漢一代之人而八表中姓氏多荒唐悠謬或一

人名字分列兩處此司馬氏所無也班之不逮馬者又一也徐健
菴論班馬異同其言如中有沿舊說而未是者須更考從所載何氏之言
長洲何屺瞻焯云景帝紀書文帝崩下即書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案文帝紀以乙巳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於高廟此
皆典禮所儆不宜削畧
武紀書衛霍斬獲之多下即繼之云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書功
而必并言所喪戰士之多以見雖幸而勝得失僅足相償所以為
良史明年復書馬少亦以終前事也
更有三品其實二也踐更即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顧直過
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計人輸戍邊三日之直於官官為給與
久住之人也過更即是顧役之法
後漢張衡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

宜為元后本紀此說非也居攝以後莽不復稟承元后非產祿當
呂后之時可比若元始五年以內雖曰元后臨朝政由莽出然平
帝非子弘等可比遽以元后著紀又奪漢太速有所未安惟云更
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
光武之初斯則為編年之史者當參取馬孟堅於律歷志大書更
始帝於光武皇帝之前固已不沒其實矣然更始倉卒本因伯升
光武之資光武非假更始之爵位士馬以立基本昆陽既摧百萬
之衆三輔響應誅莽而迎更始更始不克負荷以致赤眉復亂故
都焚蕩園陵殘毀光武綏輯河北辭不赴徵卒能興復炎祚為克
家之子以高文為重則不得不貳於更始可以告諸皇天后土無
慙德也
王子侯年表上卷但書號謚名而下卷則書號謚姓名此姓字乃

衍文蘇氏洵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加以異姓之例示天子不能有
其同姓以戒權歸於莽不思莽僞褒宗室侯及王孫班氏固云非
正弗録無在此表者也况此表自孝昭以迄哀平前此者安能曲
傳私說哉
百官表載莽官名如朕虞作士即以朕字作字并為官名莽之可
笑如此然地理志及前論中云益為舜朕虞是固當日經師相承
之失
張晏所見古今人表田單魯連藺相如俱在第五寺人孟子在第
三今之所列田單在第四魯連相如在第二寺人孟子在第四知
皆為後人所淆亂如老子本在第四而宋敏宗置之第一是也
食貨志不敢言輕賦法矣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之外擅取諸
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

經者傳寫誤也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今西人竊
金之散氣一語謂雲漢者乃衆星所聚而成固未必非然忘其本
曰水四字遂目天河之說為古人之誤則又妄矣
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安溪先生云雒書本文
四字須善看即為洪範耳或指在龜背者以文害辭也
閻百詩云論衡正說篇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
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
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
愚謂成帝時校理秘書正向歆父子及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
親見古文尚書百篇乃楚元王傳劉則云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
篇書十六篇班於藝文志則云得多十六篇乎論衡或得于傳聞

傳聞之與親見固難並論也惟云孝景時魯恭王壞孔子宅較班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又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予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司馬遷所云早卒者不合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者也記其生卒必不誤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人苦無明證後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班書之漏而大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事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辨矣

酷吏傳贊云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周客事叢云云固已不為少諱矣其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者以事多故當別為傳耳非於馬氏有所改易以避回張純之徒也蘇氏洵以此譏班讀此贊不詳審矣（何氏評校諸書極精細以上諸條皆其語也今內府所刊兩漢三國亦多採其說云）

盧舍人云以文之煩簡定史漢之優劣其論創于千寶張輔而後人多述之李方叔著於師友談記馬貴與又采入通考然非通論也今以劉知幾史通之言正之其煩省篇云干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晉書作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余以為古今不同勢使然耳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其有吉凶大事見知于它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至如秦燕楚越僻界諸戎故載其行事行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以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邱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故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知幾此論庶足以祛學者之惑又正義譏班固父修漢書而固蔽之案固于韋賢翟方進元后等傳贊中明稱其父司徒掾彪云云於叙傳中又推崇備至何嘗掩父所著獨彰己名耶此皆妄分軒輊非篤論也

漢書不必冠以前字至謝承薛瑩諸人所撰乃稱後稱續以別之在孟堅不必豫題前字以待後人之對文也

顏氏叙例有云近代注史多引雜說攻擊本文乃効矛盾之仇讐殊乖粉澤之光潤今一遵軌轍閉絕歧路甚矣顏氏所見之卓也自明代監本攙入雜說良足噴飯而今本所錄又數倍過之今畧舉一二如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朱子文云欲字宜在女字之下子文所改淺直無味大夫本文語妙高祖乃書帛射城上今本乃云宋本作書帛射上城為是是直不知文字今古雅俗之辨矣至文章之妙未必簡定勝繁而宋子京朱子文輩往往輕議刪節此等謬論何若逐條採入大為此書之瘢痏乎

律歷志云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注云此為甲寅之歲也考證云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不應干支重逢此不可解竊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乃元法也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九會而復元故志又

云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合經歲災歲而計之一元之數也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復得上古甲寅之元耳豈謂干支重進哉自劉貢父欲改一十七歲為一十一歲不復拊前後文推尋謬妄可笑且即如其言亦甲辰非甲寅也古書之不可輕易議改如此

律歷志分段多訛如云距其公七十六歲皆當於此句斷下乃另起蓋七十六歲者四章之數也志是推朔旦冬至之日意專主於明歷並非紀世紀年乃諸刻或以易代為限隔或以一君為始終皆各以私意紛亂何氏於此等處更改亦多誤惟汲古閣本誤處差少

二劉在宋時極推該博然觀刊誤諸條直無理而好立異耳其辭

之鄙陋誕妄宜不待識者而後知也不知今書何以盡載之如注云能本獸名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劉攽駁之云能雖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如劉之意不過謂能之名先物而有耳然云安知非此獸有能鑿空妄說此何異傖父抵讕語也亞父如淳以為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而攽又駁之謂仲父自是管仲字耳言敬之次父是妄說夫古天子稱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則諸侯稱其大臣為仲父以殊異之亦所應有後漢鄧惲云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以仲父配師相言之豈是字乎高帝詔云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若甚舊讀與為豫而攽云當讀為歟又此東西秦也攽云衍西字此全不諳文理至如遠捕二字攽謂遠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又一云遠徙呼名名之捕加束縛矣何屺瞻云張敖未嘗亡命何以言捕若如後說然則貫高首謀乃不加束縛耶斯妄生穿鑿也其餘所說率皆此類律歷志於木火土見中法下孟堅自注云見數也金水見中法下云復數也以金水俱有晨見伏夕見伏故重復計之而劉敞於後壹見壹復等字俱疑為後人妄改皆率臆妄說疑誤後人至宋祁之說更為怪誕如地理志霍大山在彘縣東冀州山以周禮冀州其山曰霍也而祁云一本作冀代山鐔成下本注潭水東至阿林入鬱鬱是水名故云入而祁云鬱下當添林字夫阿林是鬱林所屬縣豈可云至阿林縣入鬱林郡乎他如弋陽當作易陽鄗成當作邛成彼此貿亂無一足據考明之監本皆不採入不知今何故悉登之可怪之甚

今本音字之訛如鮦當讀紂師古明云當時所呼別有意義矣而今乃謬增二字為音紂紅反地名之蕃音皮今改為音反又顏注

每云次下亦同者謂次比相近之下文有此字亦與之同音也而今普改次下為以下不知次下者附近之稱以下者総括之號何可同也又古人音字多假物為喻如痿字注云音蹞踒弩蓋謂與蹞踒弩之踒同音也今改云音蹞踒之踒弩則弩字不贅甚乎又如蔞音四月秀蔞啿音湛湛露斯今本改云蔞音四月秀蔞之蔞啿音湛湛露斯此皆由不知古法也如何屺瞻讀書極細心然於縣名莫䵣下注云音忉怛遂欲讀莫為忉不知注自音䵣為忉怛之怛耳何嘗音莫字也此如史記鯫生之鯫注音淺鯫者蓋當時之語有所謂淺鯫者故舉以相況而後人乃謂讀鯫為淺著字書者亦爾沿訛夫傳音亭傳儋音負擔此例甚多胡不一考而致有如斯謬誤乎

禮樂志中向誤以消選休成在天地並況之首肅若舊典在日出

入安窮之首故茅鹿門譏匡丞相亦侈欲導諛近安溪先生失於
不考亦有此說而今本改置在下此則逸勝舊本者也
顧寧人日知録云杜周傳周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
子刻深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
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又十一年昭
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此
條考證中亦載之然此乃寧人之誤而非史家之謬也此所逐捕
者乃桑衛之昆弟子姪犯法者耳正以桑衛無惹而周能不避權
貴故帝以為盡力無私也若巫蠱謀反事覺孰敢不盡力討捕者
何待於周此理之極易明者而寧人先生失其句讀致有此論甚
矣讀書之不可疏略也

後漢書

何屺瞻云光武紀大書更始元年莽既破滅光武又未建號不書
更始事無所係故也
和帝紀既不冠以穆宗安帝紀首恭宗二字當為衍文祭祀志云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来無
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
之文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與前諸帝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
也
冲帝年號永嘉乃永熹之訛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
石刻作永熹定為永喜之誤然左雄傳中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
之文則當作永熹為是
獻帝紀書曹操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案此後紀實
當竝書劉備操亦未涉權境不得云伐權至操既敗還之後備據

回字疑田字之誤

荊州上劉表子琦領牧上孫權領徐州由此三分之勢成此皆當
詳書者而紀顧略之
東京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沖帝質帝
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後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
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史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
也
漢諸劉共起誅莽以順討逆豈商周可比而聖公傳論乃以武王
觀兵孟津退而還師為喻不倫甚矣至以事成歸諸幾運之會使
上由幾運則何必定歸劉氏乎
隗囂傳論云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
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案范氏所
見如此故終以叛誅

漢陽葉氏鈔書

元二之災章懷注云古書當再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此
元二即元元也趙明誠金石録據漢司隸陽厥開石門頌有曰中
遭元二若讀為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如陽九百六
之類是也考證以元二謂元年二年
朱仲先之名當作祐注云東觀記祐作福避安帝諱案安帝名是
祜字本紀及說文可据則此作朱祐者傳寫譌耳今本東觀紀下有曰字亦誤
郭伋傳伋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案解已族矣安得有後蔚
宗之疎至此楊震傳則云八世祖喜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
丞相案前書楊敞傳不云是喜後諸家譜牒附託者多安得據此
便大書於史乎
董宣何竝之流不當列之酷吏李章亦惟在千乘時誅斬盜賊過
濫非任喜怒多誅滅也而范首及此三人蓋以建武吏事刻深上

好下甚則必有入於酷者明中興之美坐是未盡耳然竊謂東京酷吏傳可以不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柢故傳儒林言衛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康成作毛詩箋後儒但據此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康成親受經季長以箋為致敬亦得

續考證云光武紀贊有曰光武誕命靈既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當從文選作深略緯天此說是也古甄讀如堅音正與天字相協注引諡法經緯天地之語可知唐時本皆作天字緯天與先物屬對工切也

光武紀封皇子輔為右翊公馬為左翊公右翊左翊相對為文紀中如此不一而足必非訛誤傳中作左馮翊公者乃劉貢父輩所妄加并右翊亦作右馮翊前漢左馮翊右扶風何嘗有右馮翊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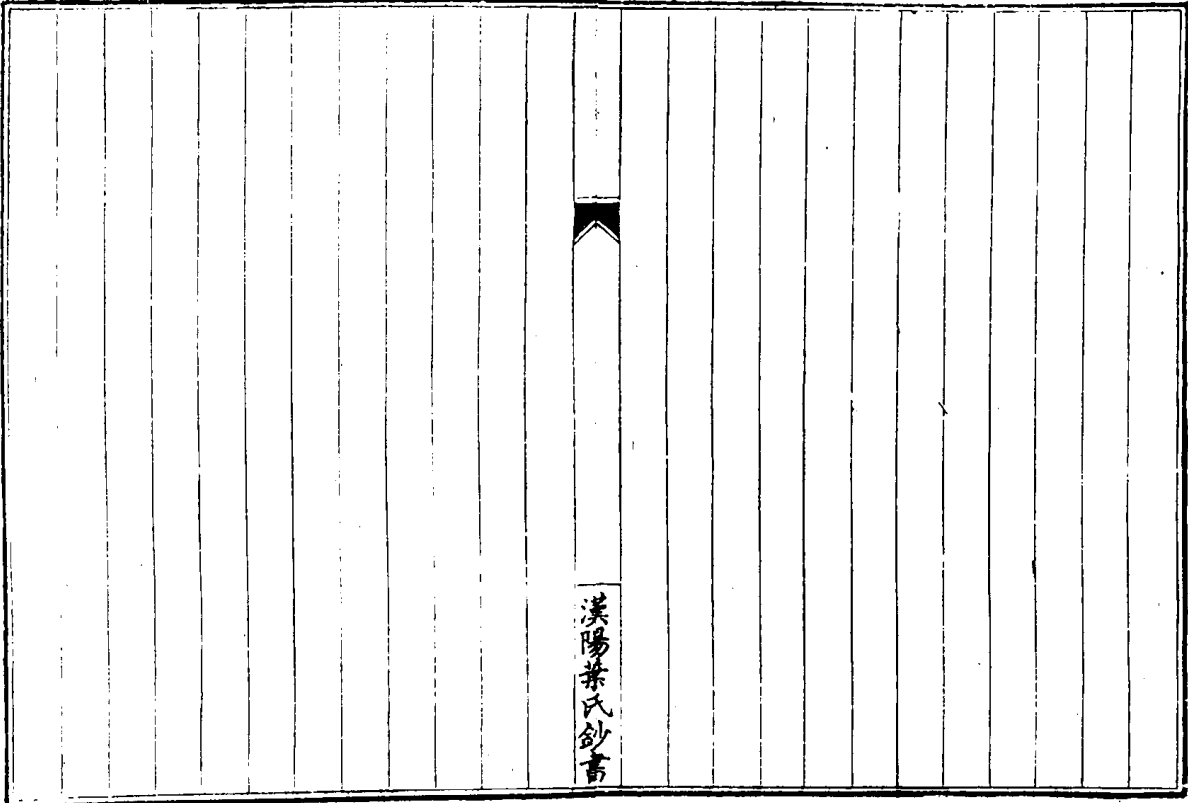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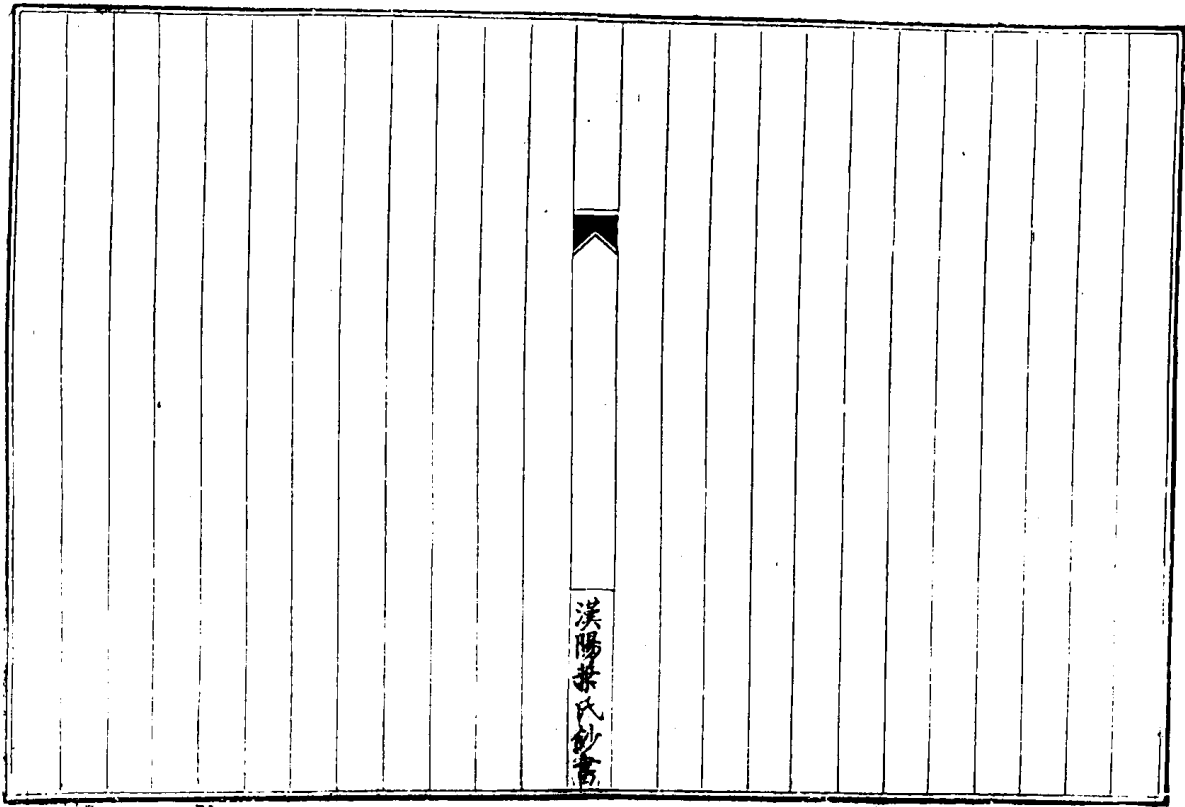
范史論贊多承用舊文如孟堅序論亦有本子長而稍加潤色者不必皆自己創造也班固傳論前皆華嶠之辭祇結二語蔚宗所增贊是謝儼所作沈約宋書載儼本辭云裁成典墳蔚宗改為帝墳然則論後加贊世頗以此譏范而實亦不始於蔚宗如蜀志載楊戲諸贊此皆在范之前也

後漢書中八志乃晉司馬彪所撰梁剡令劉昭注補毛氏汲古閣本附于范書紀傳之後是也明監本欲與諸史體例畫一乃列之本紀之後列傳之前參雜相間不學者竟直以為范氏之書矣乃今本之誤更有甚焉前一行大書梁剡令劉昭補并注竟似昭撰志而又自注之無復知志為司馬紹統所作者朱錫鬯云相傳宋孫宣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氏書中然昭序有云借舊志注以補之則不自奭始矣續漢書已七八志賴入范書得存今宜別為分卷附紀傳之後兼以熊方後漢表附之則有條不紊一代之史大備予謂當內府刊板時惜未有知朱氏此說者既未能改正前明監本之失而又益其謬焉慮難免乎後人之論矣

六十律相生之法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損一人多知之矣但下云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又云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人或未能盡知也蓋律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以千九百六十八有奇為一分以百九十六有奇為一小分於律為寸者於準為尺則律之所為千亦準之所為萬也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律八寸九分小分八於數為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三有奇除之尚餘二十二有奇不及一小分故云八微強也準則自寸以下但著其數與色育相符無所謂強弱也下放此

續漢志極多舛錯苦無善本雖通典通志所載亦然知沿訛已久矣

三國志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朱錫鬯云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又以帝魏而以列國待漢為譏案當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畧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迴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葦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

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衛覬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於魏魏禪於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黃汝良序三國志云壽書具紀傳而缺志表竊意嶇崎之際天造草昧運祚日淺稽古禮文之事式多闕畧宜壽所重在此而不在彼鄉三志所載惟蜀為簡壽歸咎於相亮之不設史官似也而後

安溪先生即榕村師

主紀乃云史官言景星見豈是時史官主禨祥不司記注耶

史通云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當塗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録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祖考而已陳氏直筆顯子元而著也

何焯云魏公之命及平禪授之際但録册書而不著其偽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他史者也

武帝紀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平蓋臣避文帝諱改承祚仍其舊耳）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陳季方云書反而曰漢太醫令則非反矣此隱語也

史通云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慚德其惟武王故陳壽國志獨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此論亦足表陳氏史法之嚴而核也

李方云文帝紀書授楊彪光禄大夫彪不書漢授不書讓責備之意嚴矣又紀書蜀大將黃權率衆降書國書官書衆惜之也雖曰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即不能死之報任遇之隆獨不能散遣師徒挺身歸命乎此史法之所不得寬也案李方所論甚峻未必是陳書本意然有功名教

安溪先生云三少帝紀載尚書何晏慎近習奏一篇晏之言自可傳故惟曹爽何鄧一案蓋亦懿始誣成之後而録其瑕甚其惡耳當日是非之實未必爾也案史家於平叔等既於曹爽傳中附見不能為之平反特録此奏於紀使百世下因其言而知其人不欲盡沒其實於異同之口耳

齊王芳臨御數載非若昌邑始徵若果君德有闕播惡於衆師何

難執以為辭今稱太后之令發私有以知其為誣矣
高貴鄉公幸學問難皆詳書於紀蓋亦深致嗟惜之意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書高貴鄉公卒其猶有良史
之風歟抽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以歸獄於成濟今公卒之下
詳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而顯順
而辨也史通議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
三少帝紀評云陳留王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
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評語可謂紋而婉
矣
季方云魏祚之亡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高貴鄉公之弑爽義驕
淫七族輕薄其致敗有由至於李豐夏侯元之獄則子元于上逆
萌已兆諸公雖身沉族滅然不可謂非魏之忠臣也故以許允王

經終之以見皆亡身殉國者而皆貶其遲滿取禍則庾詞以避晉
也所謂世逾近而言逾隱固作史之法也
荀彧傳於其沒後書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予彧也安溪云考彧
本末誠不宜深貶由其前事蓋管子之於桓公推其晚節則龔勝
之於王莽也朱子綱目於子雲之論允矣至進懷英而退文若則
恐二公互有優劣夫漢魏此時與唐周革命奚似九錫之加未至
如七廟之懸也彧見其幾諫正而以身殉之亦云可矣當平登壇
之頃王朗華歆之徒如有能引義深規仰藥不臣者君子猶將許
之況魏逆節於未著者乎然則管寧荀彧雖黽勉於亂世其行必
不見絕於春秋也
承祚評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蓋謂
如魏武者豈能終為純臣恨文若辨之不早也有王佐才而必欲
自見遂不暇於擇主此文若志之卑狹不如孔明潛見皆合於龍
德耳
季方云袁張涼國田王邴管為一傳蓋以諸人生於亂世或不忘
故君或甘於苦節其仕於操者皆因緣託寄非其本心也況皆未
入黃初篡奪之事彼不染焉故以管寧終之以見隱見不同臭味
別類而因以見志節必如幼安斯為最上耳邴原末所附三人皆
曾責仕者管寧末所附二賢皆能終遯者義類謹嚴皆非無謂寧
與張臶胡昭皆書年與其完節且見皆更歷世變最久能皭然泥
而不滓者也
崔毛徐何諸臣皆以丞相掾起家典選則盡公拔才傳儲則一心
國本所謂邦之司直魏雖以詐力興智者運籌勇者宣力然此衆
賢經營草昧粗定規模功不後矣而丕父子忌忍不戮則廢本先

撥矣作安得長故史特列之於勳庸之先既表直節亦以見魏運
之促貞臣既盡故邅逅禍變無復有東志不回之士也
鍾繇華歆王朗傳引丕三公一代偉人語以見合傳之意而先書
先世名臣四字則不待貶絕而其敗節已顯矣注引華嶠譜叙稱
文帝受禪歆以形色忤時故不進爵此蓋華嶠之飾詞歆不恥為
魏相國又何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為也
程郭董劉蔣劉合傳此皆魏之謀主也運籌決勝功效卓然至於
翦漢之跡始自董昭陸夷之禍由於資放列叙諸人而以孫劉終
見智計之士見利忘義蹠大利害不可保信以此始者亦以此終
著戒甚深不然以諸人之謀略且與二荀比肩矣賈詡雖地望無
可言然觀其處人父子之閒勉丕以孝荅操甚忠則優於人人離
之此而合之彼其為倒置而微矣

安溪先生云董昭之罪既明式心可不為代諒于論操當日功果
無倫勢堪改步僅僅上公之爵而或猶恡之此誠人之所難言也
操後雖稱王而未敢遽移漢鼎未必非感於文若之事今人但歸
功北海固非稽實之論也
劉馥諸人皆名則史為一傳任峻諸人皆名守為一傳各以類相
從
序魏諸將但以註記所載稍櫽括其略非經意之文徐晃之解樊
圍一時奇功而惟存一令亦安得謂之備詳也序張遼合肥許褚
潼關差勝耳
任城陳蕭三王以母弟故別為一卷武文世王公傳亦以母貴賤
為次其猶春秋之教歟
鄧哀王沖傳載孫權曾致巨象沖置象於船刻水痕而知其斤重

案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
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式能致巨象而倉舒已
於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能改齋漫錄引符子燕
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然則置船刻水疑策數中本有此法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類書當以此為祖然
案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云皇覽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
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李方云此書於易代之際有貳心以邀功者必加微辭司馬氏勢
雖逼主然師死於淮昭方在許亦時事之危也傳嘏專心奉戴擁
衆還洛大柄已得魏祚傾矣故首列王粲書其勸琮納土之謀中
傳衛覬特著還漢助禪之事終之以嘏則奉馬傾曹此始此終著
鑒甚明故評中特表徐幹示譏切焉稱嘏以才達顯意以節不足

爾松之謂其題目為拙蓋未明作者之九也
桓二陳徐衛盧傳此以八座合傳魏之始基權在東西曹掾開國
之後則任尚書令僕諸人在公之節畧與崔毛同風亦其亞也
孫禮傳爽誅後人為司隸校尉案今之人字古入字入字古人字
也
漢後主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於陽谿延傳云使
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
等而魏志淮傳則諱之王昶傳亦諱東關之敗
李方云武謂王淩等五人皆以亂終故列於末此知其一耳諸人
惟鍾會可加以逆名鄧艾有功無罪至於三賢乃心魏室事連不
就而典午之勢益重諸人之終即國之終也故次於此焉
安溪先生謂鍾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文殊不工不知史臣何所取

而悉載之案會以逆誅而晉受魏禪以平蜀為大功德故不得不
鋪陳其事文之載當由此史家頗審輕重鍾會在蜀亦矯太后遺
詔故評不斷之曰叛也
方技傳載華佗治郡守病盛怒則差似依托呂氏春秋文摯齊王
語為之至杜公良當與王仲宣同傳不當雜廁之方技中
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
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
其主即二牧猶不得以閏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
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
序吳事則正禮不先於討逆承漢統則二牧乃貺乎興王變其例
遜其辭所以待後之人自遇其旨於參錯迷謬之中故非當時所
測也

安溪先生云亮集不棲後出師表陳氏之疏如此案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関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表為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剴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鈎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字當為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既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関之役使其尚存必别統萬衆使復所負而不聞再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矣

武侯實兼仁義節制王者之師壽以為短於奇謀此其識見之差非有所尠減

注所引趙雲別傳類皆子孫溢美之言故承祚不取如駁分賜諸將田圍議甚忠正然經國之務有諸葛公在必得其當未應反待武臣駁議其諫伐吳則又諸葛公所不能得之其主追思孝直恐散號列將非所及也別傳大抵依仿諸葛子瑜書及孫權稱尊號諸葛公不明絕其僭之議為之至云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云云觀諸葛賞罰之肅雲猶貶號其下安得濫賜又足以明其不然

出師表已載孔明本傳則董允向寵傳中可勿重出孫盛謂蜀少人士故許慈胡潛等並見載述案慈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

譙周傳周為太子家令諫後主游觀案延熙元年立子璿為皇太子至八年冬蔣琬始卒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已荒縱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湔看汶水旬日而還識其不恤國事盤游於外自此始也傷大臣不能正書以示識後不書者不可諫則不足識

也

周傳末書周長子熙秀字元彥此皆裴注之文元彥之去承祚遠矣十字當為裴注無疑且上既云周三子熙賢同矣於文義不得云周長子熙也

承祚評蔣琬費禕謂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裴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内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識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安溪先生以裴論為是然壽意蓋以公琰有意圖魏之故耳此昔其在晉之遜詞

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首尾其末卷則特為揚戲之贊而設也蜀都賦云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為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假託網羅散逸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於曹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辭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張茂先能譯史漢而為承祚所面欺千載以下吾猶取其區區乃心辨正閏懲真舊也

孫堅孫策稱破虜討逆者漢之所命也權建魏國策封吳侯皆建安之舊以名其書則隱然劉氏之隸矣壽謂割據江東策之基兆而權尊崇未至于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則盛稱權正名定本防微慮難之意譏陳氏為未達安溪先生云陳評自是情理亦何必累紙贊頌如此使權果能防微慮遠亦無子孫相殘之禍矣

裴注引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異哉史氏之言瑾弟孔明未能純

漢陽葉氏鈔書

於德耶大夫禮無再娶瑾之不娶古人所皆然者愛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瑾惡夫多子即可無有所愛今不忍絕其所愛而絕其所生悖亂莫甚焉以此為篤慎未之前聞瑾之德當别有在史氏之言其失不細

吳制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此事已載權傳又於胡綜傳複出乃刊削未盡

讀諸葛恪傳雖孟堅當無以過之吳書中惟陸伯言事似稍煩冗他傳亦篇篇可觀想周韋華薛之徒其書本勝經其整比乃遂逼前良耳

吳志末卷以王蕃樓元賀邵韋曜華覈為一傳李方云直亮既盡國祚亦亡史以是終所以垂戒

晉書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尤冗汎甚

本紀第一卷末即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孽報寃對天人間一種幽顯之理妙在即從晉家兒孫口中明白說出方能使亂賊悚然亂賊不過為子孫謀而不知反為後代孝子慈孫之累燕詒豈不在孫謀哉

元帝紀太興元年冬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此書法不及漢書遠矣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則書有如日夜出楊用修云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晉書則遂日之矣若班氏所書春秋不能易也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貞觀史官修晉書亦取馬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胡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據史宣帝因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語遂酖其將牛金而於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人輒謂小吏即牛金謬之矣

餘冬序錄云惠羊皇后失節劉曜所與曜言者於司馬氏恩義絕矣羊為賊生二子而死其室葬焉獻文之謚偽謚也而史以列之晉后妃傳何居然則羊氏秖可附載賈后傳末其陷於虜後事於劉曜傳中及之可也

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可觀玠之養知王敦之非忠臣此可觀玠之識其得為名士以此若如本傳前

後所稱玠但一美少年作態者耳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膚清二字是極俗人面目可憎者若如此乂之去玠又豈止其間可容數人乎晉人品藻取致口角而不確如此

張華傳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

賈充妻郭槐以乳母形影之嫌連殺充二兒天假手妒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充死無後槐輒以外孫韓謐奉充後一瓢字寫出妒婦精神

酒人如劉伶畢卓之倫無關於理亂興衰而晉史載之不知何所取於是

晉世祖以愍懷太子英妙不廢惠帝然惠帝立而愍懷廢蓋有天意焉愍懷狂悖恐亦不至如本傳所稱之甚殆賈后與其黨文致其說而史遂承之以著於書也自漢昌邑以後每一廢立必有一篇文字羅立罪狀如彈章然相沿久矣後太子與其妃告離遺書言賈后羅織煆煉始末甚悉史備録之似借此一書為太子分訴也

周處少時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豊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問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遂勵志好學云云曰自知為人所惡曰始知人患已之甚此二句正寫智勇人回頭壟捷處具為惡之才人雖若之而不敢言其始若不察之以情知人之惡已其究若不試之以事信人之患已而必待人之我告焉終無為善之時矣

困學紀聞載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于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二君之為士行辨至矣而鍾伯敬猶云使侃居劉裕之時則亦為裕所為耳此輕信晉史之失

洪景盧云王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遊山海頤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索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觀右軍乃極有經濟人都渾然不露不肯自尸其功始終以山水田園自娛誠江左第一流也景盧所稱亦復未盡

陳壽索米之事虛妄殊甚文帝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晉時尚有子在徐陳而下文章經國悉從附見彼儀廙何獨應立傳乎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于劉聰為之討羌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

文苑傳趙景真年十四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而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觀其人蓋所謂識密鑒洞精神落落然在流俗之外者文苑傳首載其事見文章之道非一往至性人不能深詣而微入也

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范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名羣臣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此魏之忠臣與王裒終身不仕志趣畧同一篤於君一篤於親似不宜入晉隱逸傳鍾伯敬之言云爾王伯厚嘗言嵇康魏人不宜入晉史所見正畧同然以補前史之闕正不必以失於限斷為譏也

此條語句太煩宜删

晉之羣胡皆以冠虜中原犯順僭號互相倡和惟慕容廆以王室為名不失外臣之職與名始於其子皝勤王一語成於曾昌說之勸進敎宣帝命以代有罪忠勇恭謹內治其國而外能阨石勒破宇文悉獨官以勛顯朝廷之威法令文章雍容可觀寫書陶侃以遠臣荒服責中朝文武以復仇雪恥之義生氣勃勃始終得為晉完人此何遜於張軌史宜表出之入晉臣輔中為忠順者之勸不宜槩入載記也

宋書

沈約撰晉書百一十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俱不傳獨宋書百卷存耳約之先田子林子以下世為宋臣武功文藻永聲爛然故其撰次宋事最為詳贍然約之前何蘇山徐諸人俱有述作惟缺永光至禪讓十餘年事非約之才不能删其蕪穢補其脫略寖然成一代之史姚察稱其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誠然

隱侯嘗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誦習此語真文之正則也今觀所著宋書信能從其易矣

童山堂考索云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聲律此止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李充撰翰林論摯虞撰文章流別論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

館閣書目及晁氏讀書志俱謂宋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陳振孫云按以班馬史體未足為疵唯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愚案志取相承且補前闕唐修隋書而志備五代正不必以限斷為拘也

崇文總目缺趙倫之傳一卷今本有倫之傳而到彥之傳卷末殘缺

隋陽松玠八代談藪云沈約修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無令譽云盱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畧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又云盱眙太守沈璞斬於建鄴市璞約文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之亦削宋畧崔浩謟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拔之祖本李陵之胄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竊其書以渡江者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崔浩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

傳古衛永初甲子辨謂陶淵明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史文本係歲月炳然前後可考朐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

休文自序以汾川之沈為即平輿之沈非也案春秋平輿之沈屢滅屢復至定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蓋至是始真滅矣又昭元年傳金天氏裔孫曰臺駘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此與平輿之沈兩不相涉而休文序其本系乃混而一之誣其祖矣門人徐仕山文靖著管城碩記中有辨極詳

齊書

梁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而其存者復多脫簡蓋學者於史漢而外多不留意故一任其殘闕至此也

史通云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又云事不師古變通合宜明於斷限定其折中惟子顯近之

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王伯厚云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江淹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齊志十篇沈約復著齊紀時吴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

齊氏故事布在流俗間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焚之史通謂其私本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又檢馬氏經籍考無之知宋時已不存矣子顯齊宗室而北面梁者也惟齊宗室也故於齊之始基多溢美惟北面梁也故於齊之末造多溢惡且以時尚瞿曇希合世主區別九流黜儒崇釋其是非大謬於聖人殆不翅如晁氏曾氏所識已也班氏序傳有述系於終篇自范氏綴於每卷之末而子顯因之唐修晉書亦然此昔人所以譏為贅設也齊書固最劣矣然議論亦有可采者祥瑞志云今觀魏晉以來世稱神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治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為祥也此與歐公五代史天文志之所論祥瑞之見治日少而亂日多何以異哉

史以恩倖名篇大抵若鄧通韓嫣之流耳而南齊倖臣傳以紀僧真首列劉知幾謂僧真砥節礪行終始無瑕不當入之此傳予考蕭氏編錄此傳之旨殆以其皆出自寒門擢居要地故耳與前史所載殊不類然則此傳題目有所未安也

梁書

唐姚思廉撰自昔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陷並從焚蕩何之元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未作陳姚察有志修之其功未就唐貞觀中乃令其子思廉續成之思廉受詔與魏徵同撰乃採謝吳諸家史刪次為紀六列傳五十徵惟著總論而已筆削次第皆出思廉之手但其為祖父揚名而言多失實慕箕裘卒業而事亦不真知幾有安在為史之誚云

凡傳論有其父察所云則不更加論斷亦漢書稱班彪之意也觀察父子文辭尚為簡質至其創為止足之篇不著酷吏之目亦可謂因時變通而昔人率譏之殆所未曉

陳書

陳書亦姚思廉撰遷固俱於篇終敘其先世至思廉之父察在陳為吏部尚書後入隋為員外散騎常侍終於大業二年而察為陳書以其父與江揔合傳稱其稟令德而光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與編採坎井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為準的其稱美先世若此至標察史論亦但著陳官夫察始梁終隋歷事三代何獨書陳官也傳中述其遺命云少時受菩薩戒沒後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蔬菜又稱察讀一藏經竟將終曾無痛惱

夫其為臣不純為學不正而云行可厲俗道冠人師此之虛美寔同於誣遷固雖意在揚親未有斯之拙者也

梁陳書皆有孝行篇以行莫大乎孝也諸史或名孝友或名孝義此即獨行之殊稱耳

姚察父子史論皆醇雅可挹而氣體亦多有舒緩之失但尚不涉駢儷此為優於晉書多矣

魏書

魏史官初有崔浩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赤其族哉又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

異國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後更有李彪崔鴻等書自收書出悉焚舊史故今無可考也

史通云魏世鄴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如江東帝王則云僭晉司馬睿島夷劉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寔私署涼王李暠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項羽偽朔寧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也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茲題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

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耶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横加編載此皆遠不師古近非因俗難復刊諸竹帛終罕傳於諷誦也

桓劉諸族既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卉服之地乃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而夷夏頓隔者乎其不可通甚矣

瑯琊小吏路氏醜聲難皆本之沈約而不加甄擇承其詭妄重加誣語尋其生絶息嗣死遭剖斵蓋亦陰過之所致也後之操史筆者尚其慎諸

宋書載魏主燾之入寇蓋皆實録而收於事有可恥者則加減隨意至如劉氏獻女請和太武以師婚不許此言尤可怪也江左庶姓入魏者尚皆與拓拔連姻具載魏史安有宋主屈己求婚而不納者乎斯言殆未可信矣

畏揚遵彥之勢則撰其家傳甚美受尒朱榮子金故減其惡撫史之譏所由來也即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傳某某至收無知於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之舛謬更不可枚舉矣

北齊書

王劭齊史劉知幾稱左氏亦不是過後又有李德林少仕鄴中多識故事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奉詔續撰增多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藏之祕府唐貞觀初勑其子李百藥仍其舊録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凡諸帝廟號避唐朝諱即稱謚焉至如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苟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又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河清事迹擢居襄代使讀者驚亂此其可議者也

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録詆訐奸私於介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為榮傳多減其惡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則言無準的豈可謂之史哉

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見史通

邢劭辟雍一表竊取李文孝臨寢疾手書有乖顏訓張景仁進由八體亦號儒林章仇他諫死僧尼不傳忠節（見舊唐書傅奕傳）係其踈落非止一端而已

後周書

蘇綽東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宏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録其中如詳言沙苑之行師畧寫芒山之失利史臣記註體固宜然獨其比令綽於周公制作訾子山為詞賦罪人栽眨騰褒尚猶可議史通譏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宇文一代之事尚散見於王劭齊志隋書蔡允恭後梁春秋杜臺卿齊記等書而了不兼採獨以牛書為本則其所闕畧者正多矣

周書不立志故八柱見於獨孤信傳依周禮新定官制見於盧辯傳録用元魏之後見於元偉傳周世祖保全元氏分布庶職是帝王盛事隋遷周鼎宇文之後靡有孑遺作史者寄慨深矣

元偉傳末稱太祖天縱寛仁性罕猜忌而於帝紀則稱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二理不同言無準的以矛陷盾將何說以處哉

太祖本名黑獺故有樵犁狗子之謡周書以言非雅馴故不登載於伊婁穆傳首既著其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則失之重複矣夫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豈必佳稱方可入史至於漢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因上不言立政之字故如此云云今謬效之失本意矣即一名字之閒其違戾如此

南北史

唐李延壽撰初延壽父大師欲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數與史局乃追述先志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十卷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三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謂之北史凡一百卷十六年始就書目稱二史刪煩補缺過本史遠甚司馬温公云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至劉道原則譏其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朱文公亦謂除通鑑所取外其餘只是一部可笑的小説要之瑕瑜固不相掩也

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儒林於南則冠以循吏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絲髮無遺而獨於此書儒林次序了無所及有謂南本禮義之邦儒學本無足異而後之者亦臆説也

序傳載此書寫訖呈令狐德棻改正後表上之表云凡所涉獵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除其冗長据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其採摭勤而用心慎可知矣乃以本書參校式事辭整備處謬見刪改殊不如其所云固難免於點金成鐵之譏矣

論陰子春有曰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幽通有助指石鹿山蛇神事戰乃先鳴考傳竟無事蹟獨同傳王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乃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皆以野猪名移王琳之事以替子春史家乃有此謬

崔鴻傳云鴻二世事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延壽唐人而予魏抑晉誣妄如此蓋以世為魏臣也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寛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行所言者是也南史載循吏第一人吉翰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籖意欲活之因翰入閤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日典籖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視訖謂曰卿意當欲有此囚死命昨於齋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籖付獄殺

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謂之循吏可乎

隋書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著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傳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修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貞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敬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貞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修疑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敬宗撰案敬宗傳貞觀八年除著作郎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録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脩五代史志案延壽貞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

祇為一序故今本署其名氏

隋書志題長孫無忌紀傳題魏徵後歐陽公不欲與宋景文共事而分纂傳志亦本於此

五代史志成即入隋書故隋書志兼齊周梁陳之事而李百藥令狐德棻姚察父子遂不復贅四代之事於其史中當時鉄凡起例必有成說也

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考逵論奏屢引圖讖並未有所非也范史論云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隋志並未詳考本傳而誤讀張衡疏內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而已豈有所非乎

鄭夾漈稱隋志極有倫理本末兼明可以無憾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然至以為遷固以來皆不能及則過矣

唐撰隋史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恭為唐氏所承所以顯義寧而隱大業與梁脩齊史東昏猶在而遷列和年亦以和為梁王所立故也苟欲取悅當代遂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未為格言

王頍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咸藩首階逆亂宜與楊元感並列否亦當附出楊諒傳中今乃編入文學不類殊甚他若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為奴所侮此而畢載煩碎之至非史體也

漢陽葉氏鈔書

北平黄叔琳崑圃手輯

舊唐書

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淑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棄大行而取小節也循吏有功於民而無贊以揚之宦者灑掃之役反有贊以紀之獨孤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得見之於傳而僧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志遠吳筠之輩或傳於方技或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

唐史發潛曰姚璹唐之佞臣謟事則天以取宰相舊史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其然乎

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録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翺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晉公謂人不當以文為戲是也舊史并以諱辨為紕繆此則溺於習俗而不自知也

舊史以退之為昌黎人此自是著其郡望耳劉知幾嘗自言修史時粲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知幾以為言竟不見從後著史通於因習篇復論其謬予因以考晉隋諸史多有如此者新史乃改退之為鄧州南陽人近毛大可又考之韓文定為懷州南陽人云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辭旨哀苦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鞾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叙其平生云昔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亦未為盡

新唐書

新舊唐書互有得失而論者謂舊史所得為多歐陽公撰五代史劉昫傳無一字及其脩唐書且謂其不習典故改易語詞援引失當豈賢如文忠竟欲掩前人所著耶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語一令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鞞鼓非所施也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

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宋景濂云新唐書事多舛謬如紀中載滕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敘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綮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皆棄而不錄繁者失於支蔓畧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爵而弗彰吳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彷彿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略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明晉王府長史朱右伯賢乃做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

二傳之例而重為泌傳一通云

史記蒯通曰狡兎死走狗烹而漢書改為野禽殫走狗烹此新唐書以篠驂易竹馬迅霆易疾雷之濫觴也

李邕傳不言其能書此豈可略者耶

容齋隨筆中論新史之失云史思明陷河洛元正父子死節事平詔錄仗節十一姓而正為冠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頃文藝之末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為可恨也又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舊唐書全載之仍專立傳不知新史何以削之但附見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而已

韓文公傳載其進學解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名既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名之為障百川而東之改障為停跋前疐後改為躓後爬羅剔抉改為杷羅焚膏油以繼晷改焚為燒取敗幾時改為其敗幾時吳元濟傳載平淮西碑亦有減節處多不穩當柳宗元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待懲咎賦也四者次序或失之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槖駝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為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慶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

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他慮既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處大明宮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温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脩史之難哉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

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乎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録得其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又得于志寧撰房碑一冊乃乎齡字喬松

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于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産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復如此可謂冗長

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為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皆不足信

洪容齋云嚴武傳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案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說不得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王伯厚謂此事出於雲溪友議宜其不實也

楊用修云南園張公漫録中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翦裁晦澁良可慨也通鑑亦不取此事

五代史

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記也上下五十餘年貫穿八姓十國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經緯錯綜瞭然於指掌之間則史家之法備焉本紀以謹嚴為主而璅事靳語於家人雜傳敘之朱梁之家事見於家人傳所謂不可道也唐莊宗弒而書崩而其事詳於伶官傳諱而不沒其實也晉出帝之北徙詳於家人傳而沓爾予晉王之册著於四夷附録為中國諱也有列傳以為之區分有雜傳以為之隱括而一行之次於死節死義也所以勸忠也唐六臣之次於一行也所以耻六臣也義兒伶官次於六臣而雜傳又次之也所以著類也上下五十餘年如一年貫穿八姓十國如一國舉其一二其全書可知也

歐陽公五代史其持論正於史遷然史遷會萃左國及西京名家

文章以為楨榦而公獨掇拾殘文斷簡於兵戈煨燼之餘其為力固自有難易也

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蜀王衍秦州之幸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僅見於太平廣記而五代史不之及亦缺典也又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拓跋思恭乃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

歐陽公五代史吳越世家所以述稱武肅王之英勇幹略亦至矣而其後裔錢世昭大不愜意且謂歐有宿怨故痛毀吳越蓄恨不止往往於詩話小說中誣公陰事至錢氏私誌內遂肆為十分醜語所不忍言者以自取快然則揄揚何似而後愜其心耶史筆欲不招怨罹謗難矣

十國世家序云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荊蹙楚開蠻服剥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遺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此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楊用修云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

本紀於天文變異一辭不載雖曰具於司天考而與行事了不相屬王蜀世家黃龍甘露麟鳳白雀之瑞纖悉具載觀公之論著自謂取法春秋夫豈不知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意乎

紀傳所載時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以遣朱友諒而傳以為遣朱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月豈史遺其入歟抑誤書其罷歟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歐公之論贊乃以為十年其誤明矣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悉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見於容齋隨筆中如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可不至於死者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汙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郛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歛以奉上民庶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

宋史

宋遼金三史其文辭爛然可觀而於史法皆不能無憾史之有本紀一史之綱維也今舉駁雜細碎志傳所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於本紀如郊禘廷試之屬尤所謂常事不書者而皆從編纂有類

邱抄古之為史者本紀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為史者全史具而本紀之規摹猶未立也發凡起例舉無要領紀事立傳不辨主客互載則複累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闕畧亦不少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曾公亮論方畧之詳考一代家傳別錄有不可勝書者矣又如史彌遠之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而未綴數語論其奸邪首尾而截夜剝失據不已陳乎作史者既無要領則紀載不得不煩凡竄身邊事掛籍黨人者人立一傳浩如烟海而才人志士參列其間者類皆胃沒於枯竹汗簡之中不已傎乎秉筆之臣身在勝國有烏夷索虜之嫌內夏外夷安援忯從之大義皆未敢以訟言至於靖康之流離淳熙之屈辱皆沒而不書則何以著臣虜之蓋藏事變之討乎他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遺錄與宋

之遺民故老哭西臺而樹冬青者一切抑沒而不書雖曰定哀多微詞不已過乎此宋史之失也

華琭原希閔云宋史一書卷帙繁重觀者有望洋之歎明崑山歸熙甫有志刪修今惟論贊一卷載於別集臨川湯若士祥符王損仲各有刪定之本亦未版行於世若柯氏新編之陳俗王氏史質之鹵莽識者無取焉吾觀宋一代之史所由與諸史異者其故有四宋沿禪代故事將相大吏仍五代舊臣碌碌因人曾無表見徒以名位既顯掩抑為難一也一朝實錄甫成旋修國史歲月尚偪聞見迺詳前者樂為鋪張後者難於刪削二也仁廟以後門戶寖分每入主而出奴各黨同而伐異披根引蔓實繁有徒三也國是紛更官制蕪雜爭一事則連篇累牘往復不休書一官則數階借職非數十言不備積是以往綱緒絲棼四也元初置局尅期告成裒集舊文未暇裁擇後人若其繁而不逞讀或以不讀而輒議其書亦過矣熙甫有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虞山錢受之稱為通人之言受之又亟稱李燾長編以未錄全書為憾而宋史論則譏燾掇拾野史非春秋傳信傳疑之法史之難言如此

史兼紀言猶古典謨訓誥遺意宋朝詔令差有兩漢遺風史無隻字蓋以序次繁冗都無暇及而元人不好文亦可見矣

宋世幅帽不足於西北疆場進退乃興亡之大機也本紀於興也謹識其所由得於亡也謹識其所由失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可不懼哉理度二紀竟以賊臣掩飾之文為粉本疆事不得其實矣

范質王溥魏仁浦歷事五朝在周登宰輔受顧命陳橋之變一軍校挾及晉倉皇下拜請禪之不暇太祖固心薄之顧以受禪之初

漢陽葉氏鈔書

不欲更張未幾同日罷斥史稱其在位齷齪循默是其人所謂焉能為有無者也寂然一代功臣之首何哉

崔彥進與王全斌代蜀功過一體已詳全斌傳矣高彥暉昧於形勢惱伏身死何足錄哉

李穀昝居潤以下九人更事五季史目為雜臣傳夫臣以雜名不成乎臣矣則亦不成乎傳矣夫宋何取焉

王欽若丁謂夏竦史既目為奸邪又與王旦向敏中諸賢並列不幾薰蕕無別乎宜皆入奸臣傳

种放游揚公卿迴翔朝著東封西祀常在侍從之班至馮籍寵崇陵轢桑梓豈堪與魏野林逋諸處士並列哉迹其身後猶以文字見獎譽置諸文苑可耳

舊有老釋符瑞方技凡三傳史氏獨存方技而著論以丞醫當之

然所載丁少微趙自然甄棲真僧志言莎衣道人皆有道之士巫醫末足以盡應仍存老釋傳林靈素妖妄濫廁方技非其類也當削去

李全一亡賴男子生長金地乘亂出沒中國閫帥得其人直艱羈使耳顧乃恭之使驕激之使變馴致蔓延兩境之間史為立傳至萬餘言不已費詞乎全之事但散見諸帥臣傳使責有所歸斯為得史法耳

韓通死於受禪之先李筠李重進死於易代之後皆義不臣宋史大書周三臣猶有魯論殷三仁之遺意以是益知三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之當黜也

遼金史

華夷原云遼金非元比也元傾宋社混一區寓與宋迭主正統何疑遼金雖未稟宋正朔亦未嘗全有中華其不與夏同為外國者夏受宋封遼金則否宜附宋史之末不當別為書也

金遼史紀事多重複天祚天慶二年駕幸混同江頭魚酒酣上命諸酋長歌舞女直阿骨打直視云云見樂志又見天祚本紀又見蕭奉先傳帝命耶律義先對蕭革巡擲大罵事一見義先傳一見革傳鴨子河頭鵞事一見樂志又載捺鉢河傳又屢見他傳語皆無詳畧至蕭從卜與蕭匹敵為欽哀皇后所誣而殺蕭奉先傳復云欽哀弑仁德皇后奉先與蕭從卜匹敵等謀居多一事而互相矛盾尤大謬宜改正

王承吉名鶚字百一東明人金正大元年甲申狀元入元授官翰林承旨日見寵遇一日以祭葵故主上請允之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乃私諡為義宗其忠不忘君如此又立史冊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予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上允之時又有元好問者金亡隱居於家築野史亭著南冠錄以載金史事元人修史多採之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也

金宗室表宣宗子與末帝凡四人案宣宗子哀宗諱守緒非末帝也末帝諱承麟哀宗本紀云內族承麟金制疏族稱完顏明昌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則承麟本疏族非宣宗子也今以哀宗為末帝既大悞又不諳哀宗世系并承麟不知何出殊為疏繆

錢牧齋云此書敘南遷喪亂之慘記劉祁論相之辭亦古者良史之遺志也

元史

元史成於洪武二年元統以後續成於三年自開局以至削稾皆不過五六月而已明太祖禁網促數多所忌諱而又限之以條例要之以時日焚膏宿火勵而成書非有老於文學熟諳掌故如宋王二君子總領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僅可稱草稾而已其初進之表所謂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難竭忠勤難逃疏漏者蓋實錄也

元史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啓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轢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

錢語挑宜刪節

喬可聘曰宋景濂修元史將許魯齋平生虛名所累等語一併刪去想景濂亦以事二姓為恥故忌諱不書國初禮賢錄云上以宋濂為翰林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元史凡例云案兩漢本紀事實與言辭並載兼有書春秋之義及唐本紀則書法嚴謹全做春秋今修元史本紀準兩漢史又歷代史志為法間有不同至唐志則悉以事實組織成篇考覈之際學者憚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條分件列覽者易見今志準宋史又漢唐史表所載為詳而三國志五代史則無之惟遼金史稍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略今表準遼金史又史傳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諸王親也次以一代諸臣善惡之總也次以叛逆成敗之

漢陽葉氏鈔書

歸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然諸臣之傳歷代名目又自增減不同今修元史傳準歷代史而參酌之歷代史紀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準春秋及欽奉聖旨事意

錢牧齋云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為徵椒邱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牴牾明初權衡字以制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國公所居知其生男明宗因求為子并其母載以歸即庚申帝也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斯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后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奏言文宗制詔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怒立徹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官虞集馬祖常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與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詔順帝亦不得諱也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權怗睦爾而不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倫諸國史

漢陽葉氏鈔書

不當以稗官瑣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複云

明史

徐健菴為明史總裁作修史條議六十一條提綱挈領甚得史法今採其精當者若干條於此其史成而有不盡用其說者附注於下以備考云

太祖之興其官爵皆受之於宋而實錄盡諱之今當悉為改正太祖實錄凡三修今所傳者永樂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書不可得見大要據實直書中多過舉成祖為親隱諱故於重修時盡去之其實太祖御製誥令文集未嘗諱也今觀此書疏漏舛誤不可枚舉當一一據他書駁正不得執為定論太祖自受職於宋即用龍鳳年號並不遵至正之朔今為高帝本紀當以甲子紀年而至正

及龍鳳之年數明既於下可也
元之遺臣如也速王保保輩雖元史已為立傳然自遯荒之後闕
而不書因元史即成於是時也今當載其後事以補前史之遺
胡惟庸之獄人盡疑之然太祖刑戮大臣幾無虛月鋌而走險遂
萌異圖亦情之所有豈謂盡無非干天命以救死也李善長陸仲
亨輩謂其同逆則非責以知情不舉彼亦無辭不然昭示姦黨錄
所列獄詞數十萬言罪實難貸事豈盡虛尚究當年之情實毋滋
疑信之兩端
宋潁兩公無罪而就誅夷千古所同慨今當直書其事不必為隱
諱之詞至開國公常昇本以藍玉之甥與玉同時伏法逆臣錄內
姓名炳然而吾學編諸書謂與魏國徐輝祖同禦靖難師於江上
不亦謬乎舉此一端前人之成書豈可盡信願共細心考之

漢陽葉氏鈔書

太祖雖治尚嚴酷其殺人皆顯指其罪未嘗掩諱乃實錄則隱諱
太過而野史又誣謗失真其家不可信者祝允明九朝野記張合
臺閣名言趙可與孤樹裒談（或云李默撰）是也今當詳加考覈以為信
史既不可虛美失實又不可偏聽亂真願以虛心覈其實蹟庶免
佞史謗史之譏
諸王之生卒既具於諸王列傳又見於諸王世表似不必復入本
紀致有重複之病
史之有志所以紀一代之大制度也如郡縣之沿革官職之廢置
刑罰之輕重戶籍之登耗以及於兵衛修廢河漕通塞日食星變
之類既詳列於志不得復入本紀
有一事而數人分功者如順義之封內則閣部（內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趙貞吉中樞郭乾）外則督撫（督臣王崇古撫臣方逢時）皆有決策之勞者也如寧夏之征文
則督撫（前總督魏學曾後總督葉夢熊撫朱正色監軍御史梅國楨）武則總兵（李如松蕭如薰麻貴）皆
有戡定之績者也不得專為一人以掩他人之美當使彼此互見
詳略得宜
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據其尤誕妄者史氏奇忠志忠
賢奇秘錄二書是也史貴闕疑姑著其說而盡削從亡姓名不以
稗官混入正史可耳
成祖刑戮忠臣其妻女發教坊者諸書所傳至不忍讀今亦不必
盡汙簡冊付之稗史已足遺譏
野史流傳不可盡信其家挾私害正者無如尹直之瑣綴錄王瓊
之雙溪雜志支大綸之永昭陵編年史此皆小人之尤其言豈足
憑據若夫伍袁萃彈園雜志吳元之儆吾錄等類心雖無他語實
悖道尚其鑒別無惑浮言

漢陽葉氏鈔書

有身居臺閣而著書乃甚紕繆者王守溪之震澤紀聞震澤長語
陸貞山之庚巳編是也有名託國典而其實乃甚顛倒者陳東莞
之皇明通紀黃司寇之昭代典則是也通紀一書實梁文康弟（名儲）
所作故多譽兄之辭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萬世之公論（梁通紀論陳白沙之學有云予於學蔀通辨中已辨之是當為東莞所作無疑也今此以為梁億所作不知何據）
王司馬破蠻之功豈足贖罪張中丞（楷）假印之罪豈得掩功項襄
毅之平荊襄或譏其濫殺余襄敏之城邊塞或議其罔功是非當
以並存功罪不妨互見
奪門之事當以為罪而不當以為功如以徐石為是則景帝之勤
死何辜挺擊之獄當以為功而不當以為罪如以王（之宷）何（士晉）為非
則姦黨之口供難滅諒有定論毋俟多言
張桂之議禮祇以献諛何曾知禮惟富貴之是圖遂名教之不顧

留字疑劉字誤

誠小人之魁士林之賊他若議主繼統而意非逢君如王新建潘
司馬（帝曾）仍不失為正人初雖籍為顧禁後不因之附麗如熊家宰
（汝）黄宗伯（宗明）猶不失為佳士若乃咆哮狂吠恣雎横行如席張方
桂黄（綰）霍輩難逃乎萬世之清議矣
前史之載文章者兩漢書為多三國以至隋唐則已少矣至宋元
而載者絶少今列傳中除奏疏而外雖有佳文不宜多載惟儒林
文苑或當間錄一二亦舊史例也
諫官之設明世最多故奏疏亦最多今列傳所載惟擇其糾正君
身指陳時弊論劾大臣之最剴切有方可節畧入傳其餘條陳諸
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
史有一傳而包羅數十百人者如蜀志楊戲傳後附以李漢輔臣
讚五十餘人魏書髙允傳後附以徵士頌三十四人唐書李憕傳

後附以武德以來宰相功臣一百八十七人今亦當倣其例如胡
藍之傳不妨附以姦黨之姓名崔魏之傳不妨盡入逆案之姓氏
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譏
明之戰功大約文武數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驥與蔣貴共事大
藤峽之役韓雍與趙輔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龍與劉綎共事決機
發策當歸於文衝鋒陷陳必歸於武不得重文輕武以血戰之功
歸諸文墨之士必使數人之傳出於一人之手庶無牴牾且免重
複
萬歷中葉我
太祖龍興東土遼左封疆之事　本朝國史記載詳確宜恭請
閱藉以考鏡得失不致茫忽無據傳聞異辭
忠義之士莫多於明一盛於建文之朝再盛於崇禎之季此固當

大書特書用光史籍若乃國亡之後吳越閩廣多有其人此雖洛
邑之頑民固即商家之義士考之前典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謝（枋得）並列
於趙宋之書福壽宜孫亦入於有元之史此皆前例之可據何獨
今史為不然尚搜軼事於遐陬用備一朝之典
莊烈愍皇帝紀後宜照宋史瀛國公紀後二王附見之例以福唐
魯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時事蹟且見本朝創業之隆也（案今本不依此）
條
明之内官實執國命外而封疆之守内而兵食之司何一不由乎
内監雖嘉靖以還此輩盡汰（嘉靖以前京營設官官七八十人倉場三四十人各邊各有鎮守分）
守（共一二百人）（世宗盡去）而司禮東廠其權如故今所作宦官列傳不但王
振曹（吉祥）劉（瑾）魏（忠賢）之元兇當盡列其罪狀即其他蠹政亂國之輩
亦當備載於簡編以垂萬世之炯戒

錦衣衛與兩廠相連中涓之爪牙前代所未有也故弇州志特
立錦衣列傳與宦官參觀一代之弊政瞭然矣（案今本以閹黨附宦官之後無）
（錦衣名目）
明之實錄洪永兩朝最為率畧莫詳於宏治而焦芳之筆褒貶殊
多顛倒莫疎於萬歷而顧秉謙之修纂叙述一無足採其叙事精
明而詳畧適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憲勝於文皇正德隆慶
劣於世廟此歷朝實錄之大概也家乘野史未可盡信必本之實
錄而參以他書庶幾無失顧加博訪之力無據一家之言
李選侍未移宮之前舉朝震驚諸君子目擊其事速請移宮防變
慮危忠臣至計原未居以為功何得指以為罪乃竟以是案實諸
君子於死地孰是孰非何煩置喙儻執羣小之言詔為衆正之過
人心已滅史筆豈宜

紅丸之案李可灼雖無行弑之心亦當伏妄投之罪稽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諸醫皆繫獄論死彼豈有弑逆之謀國典當然不可宥也至崔文昇之罪實在可灼之上乃竟置之不問國典謂何諸君子抗疏力爭自不可少而乃翻以為罪矣以服人事有公評毋狗邪說

明之文學蔚然稱盛洪永則人務實學宣正之際未免少衰成宏克追先正正嘉而後流派判然然爾時稱為極盛隆萬以還殊無足道今之文苑當溯其源流判厥涇渭毋使魚目亂我珠璣

明世課吏之法視前代更為嚴密故三百年間之吏治實有可觀然必衆論稱賢確有實蹟可紀者方可入循吏傳若無實蹟但以塵詞稱羡及雖有實蹟而其人本末無足道者自有郡縣志載之不得槩入正史至於治行足傳而其人致位公卿別有他事表見

自當登之列傳不必入於循吏

史有諫疏當傳而其人不必立傳者如楊集之諫立儲席臣之諫棕棚之類當廣為搜採附見他人之傳不可遺漏他如高原侃陳京師昏喪之弊其人既不立傳其事又無所附麗則當載之禮志中諸如此類各宜搜之實錄查其人無傳可載則當因類附見以存其言不得忽而不錄

有其人不足傳而其事必當傳者鄭郝顏之諫立儲陳啟新之陳時弊是也仍當因其事而著其人有其言不可存而又不可不存者陳洪之攻擊名賢曹嘉之歷詆大臣是也還當因其言而存其人總期斟酌盡善無漏無偏

明朝講學者最多成宏以後指歸各別今宜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如薛敬軒（瑄）曹月川（端）吳康齋（與弼）陳剩夫（眞晟）胡敬齋（居仁）周小泉（蕙）章楓山（懋）呂涇野（柟）羅整菴（欽順）魏莊渠（校）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馮少墟（從吾）凡十餘人外如陳克菴（選）張東白（元禎）羅一峰（倫）周翠渠（瑛）張甬川（邦奇）楊止菴（時喬）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且別有建豎亦不必入（案朱[illegible]集中謂不必別立理學名目考今本亦總列於儒林今姑存其說如此）

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後王湛弟子又各立門戶要皆未合於程朱者止宜如宋史象山慈湖例入儒林傳白沙門人湛甘泉（若水）賀醫閭（欽）陳孝廉（茂烈）其表表者莊定山（昶）為白沙友人學亦相似（以鄒汝愚（智）以[illegible]官從[illegible]學[illegible]諸臣合傳）

王門弟子江右為盛如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安福四劉（文敏 秉監 邦采）二魏（良政 良器）在他省則有二孟（化鯉 我[illegible]）皆卓越一時（聶雙江雖宦蹟平平而學名自得）羅念菴（洪先）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許敬菴（孚遠）雖淵源王湛而體驗切實再傳至劉念臺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矣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

列傳其餘總歸儒林

陽明生於浙東而浙東學派最多流弊龍谿（畿）輩皆信心自得不加防檢至泰州王心齋（艮）隱怪尤甚並不必立傳附見於江西諸儒之後可也（諸子中錢緒山[illegible]）

凡載理學傳中者豈必皆勝儒林宋史程朱門人亦多有不如象山者特學術源流宜歸一是學程朱者為切實平正不至流敝耳陽明之說善學則為江西諸儒不善學則為龍谿心齋之徒一再傳而後若羅近溪周海門之狂禪顏山農何心隱之邪僻固由弟子從失師傳然使程朱門人必不至此

國初名儒皆元遺民如二趙（汸 撝謙）梁（寅）汪（克寬）范（祖幹）葉（儀）胡（翰）蘇（伯衡）諸公操履篤實兼有文藝其為理學為儒林文苑多合而為一今當為儒林之冠而後代經學名家悉附於後

聖裔有表有傳重聖統也魏書元史立釋老傳甚屬皆疣今悉删
之土官事蹟寂多故特為立傳
明人論樂者如冷謙韓邦奇李文利李文察張鶚王廷相鄭世子
載堉等其議論不一皆有裨於一代之制作樂志中雖以聲容歌
奏為重而諸公之衆說亦宜斟酌採入
凡書官制地名例從本代勿用前史字樣以致混淆傳首書某人
某縣不必著府其有縣稱同名如山陰華亭之類則冠以某省若
同省同名如江西吉安有永豐廣信亦有永豐則加府以別之
洪熙元年仁宗欲還都南京故於北京衙門皆加行在二字自正
統六年定統於北始去行在還稱某官今遇此七年以內之事凡
京官銜有行在字者不得刊落
別號非古也自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即以號行朝野稱謂遂成風

俗今於本傳中必須見號者若易之以字便為失真關於某人字
某下便著別號較於行文尤便例宜特起者似不必泥古為是矣
凡官階升轉曰晉曰陞俗字未為近古其量升者應稱遷某官其
不次用者則曰超遷曰擢其資品相同者曰改曰轉一切書法總
須考之前史庶為無弊
湯潛菴先生亦有明史例今摘錄所當知者數則於後
一凡太祖自將如龍灣康郎之戰自當詳敘若命將則大攻城方
書
一初起兵攻取地方如江陰常熟諸暨無為等州縣皆與敵鄰境
捍要地故備書其後必大郡始書蓋攻取次第不可畧不敢繁也
一太祖初制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為三大府而中書省尤重故
中書除罷皆書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督除罷亦書六部隸中書

省尚書初無定員有一部三四尚書者因其後漸重故除拜亦皆
書罷中書省之後尚書左右都御史除罷皆書侍郎以下非超擢
者不書行中書省參政初設則書其後由尚書遷轉則書蓋記尚
書除罷非為行省參政也若尚書亦自罷中書後書似更簡當
一殿閣大學士四輔官雖不與政事而體甚重乃太初特置且無
表可載故書如宋濂為學士承旨宋訥為祭酒之類特書一二以
著得人亦前史例
一德慶侯廖永忠卒實錄為之立傳備言其功次與卒之歲月而
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而通鑑博論及留辰國初事
蹟皆曰誅死穎國公卒實錄不為立傳而寄傳於封拜條下宋國
公卒後命與金闕世不能無疑夫實錄於功臣書誅者衆矣何獨
於數公諱之宋公之死大都多影響之辭賴公俗傳謬妄不足道

獨博論一書出自寧藩似可尊信然則實錄所云賻遺之厚子權
之襲爵皆妄耶世遠言湮不得已證之前史前史凡明正典刑者
則書誅有他故者照常例書之如漢成帝賜翟方進牛酒即日自
殺上秘之此臧方進傳而成帝紀止書丞相翟方進薨此例之最
可據者況諸公之傳不能明言其故何嫌於書薨書卒乎
睿宗當依漢書定陶共王例為妥直作紀未安定陶共王哀帝即
位追尊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如孝元漢史止稱定陶共
王而已其追尊事皆敘入傳中故興宗當稱懿文太子睿宗當稱
興獻王仍載入諸王下必君臨天下方稱紀則統系分明耳（洪今本列於后妃傳後以興宗孝康皇帝睿宗獻皇帝爲一卷）
漢史以後止有儒林傳獨宋史儒林傳外特立道學傳以其時周
程張朱繼洙泗之傳不可同於諸儒故特立一傳以表正宗康節

南軒則羽翼程朱者也象山之學未大彰從之者寡自難與朱子並列蔡李通仲默呂東萊胡文定真西山學術最正著述最有功皆不得列於道學而黃直卿李敬子陳安卿張元德李公晦黃商伯獨得以門人附朱子之後可見當時史臣特表程朱之統系而未嘗一一較量其學術之高下也元之許魯齋吳草廬金仁山許白雲未嘗不可以稱道學而元史不立道學傳宋王兩先生於此蓋斟酌之詳矣明之儒者純粹正大莫如薛文清公而門人閻子與白堯佐不足大發明其學曹月川著書立教在文清之先涇野楓山虛齋整菴雖與文清之學相近要皆獨有心得非師弟相傳授其時程朱之學大明於世有志聖賢者皆能尋繹得之非如宋之濂洛龜山延平紫陽確有淵源也白沙敬齋同出康齋之門而學術迥別可見學者貴自得不專在師傳也正嘉之閒王文成倡良知之宗其門人為獨盛後顧高諸先生雖亦嘗駁正無善無惡之說大端未始與陽明為異蓋陽明之學直截透快略近象山而與孔孟不悖實足為馳鶩書冊忘却本心者下一箴砭其立言有過處門人有流弊不能為之諱至見地光明發明本心如拔本塞源諸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不然豈百餘年高賢大儒盡為所惑從祀廟庭經舉朝會議盡雷同附和與今日修史如依宋史道學傳例則當以薛文清曹月川呂涇野胡敬齋蔡虛齋羅整菴等為一卷王文成鄒東郭錢緒山羅念菴等為一卷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劉念臺等為一卷道學傳不便用多人諸公以道學為重亦不必入前大傳矣大約成宏以上文清之派為盛嘉隆之際文成之派為盛萬歷以後高顧諸君子終焉平敘一代之學統而序中論其學術之同異稍稍言及流弊固無妨也如不立道學傳止稱儒林傳則薛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月川陳白沙陳克菴胡敬齋羅念菴王龍溪羅近溪諸公可得一二十人與註經釋傳者先後並列馬如漢之董江都唐之韓昌黎宋之司馬文正公皆在大傳固不得其為大儒從祀孔廟也總之修史與專家著述不同專家著述可據一人之私見修史必合一代之公評未可用意見肆譏彈也

文苑必著述成家者方可入若以一二詩文稱佳便入文苑則太濫矣酷吏與姦臣相去甚遠立心殺戮正人敗壞國家事此之謂姦臣意主於為國而用法慘酷君子惡其不仁故名之為酷吏觀漢史所載趙禹張湯董宣陽球或以廉平著或以彊項名特好殺人立威故史家置之酷吏所以嚴循吏之辨也若許顯純輩乃姦臣非酷吏也史家分限甚嚴未可以酷吏為姦臣末減地也（宋[illegible]顯[illegible]）

（今附閹黨田爾耕傳）宦官傳當分別邪正未可專論時代（案此論極是不知今本何以不從）

宸濠寘鐇依漢書七國例為妥不必立叛宗傳

資治通鑑補

明文學嘉定嚴衍永思同其門人談允厚二君補正嚴序曰書不讀不知其善書不熟讀寢處而沉酣焉亦不知其病余於此書始讀之但覺宏深廣肆如臨海望洋未能見其畔岸也再讀之始得窺其堂奧窮其源委見法取之謹嚴義例之精密褒譏得失以發後人之志考較同異以辨前人之非有如范曄所謂體大而思精者既三讀之四讀之時覺百中一漏全璧微瑕迺緒歷朝舊史而一一對勘之見備者固十之七八遺者亦十之二三甚則前後不符彼此相戾以至魚魯傳訛賢愚失實往往有之況通鑑之作託

始於三晉之濫封以正名分也漢魏之際獨非名分攸關乎乃帝魏而黜漢至以諸葛入寇為詞盖謂昭烈之於漢族屬疎遠不能稽其世次耳然舂陵非遠裔哉光武可以繼西京之統昭烈何不可以續東洛之祧不惟此也周社雖亡秦命未集昭襄雖强猶楚耳而遽以紀年朱温篡唐毒浮於地敬塘臣虜貽殃萬民是梁晉之罪甚於黃巢世有魯連必當蹈海矣而儼然帝之唐漢之興彼善於此然南唐西蜀華姓纂分夷不兼夏難稱率土郭柴繼統其人莽矣如恵蒼黎其政善矣北略至閩南侵及江其地廣矣要之北漢未亡則亦猶之蜀漢也故周赧入秦七雄分據改稱前列國唐昭隕落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宇宙異常之變而大書紀年王莽之篡雖黜其帝號而稱名亦猶大書紀年是皆以正朔歸之也故二媪之紀皆稱附載王莽之紀年號細書比紫

陽氏筆削之旨亦不肖行竊取之義也請更言其概朝綱國政輯之每詳而家乘世譜輯之或畧然畧者固畧矣而詳者亦未必皆詳偉人宏議記之較悉而隻行微言記之或少然少者固少矣而備者亦未必盡備事多提其大綱删其節目乃節目過删而大綱亦或不明文多錄其體要翦其枝葉乃枝葉過翦而體要亦多不暢至觀其所載之人顯榮者多而遺佚則鮮矣方正者多而俠烈則鮮矣丈夫者多而婦女則又鮮矣方內者多而方外者絕不及矣余以為士之窮通命也李孟居三緇之中而顏閔在徒步之列顯者豈必盡足述晦者豈必無可稱乎人雖微也道則尊矣吾補之緩急亦人所時有士方在困厄得一援手便可白骨生肉彼施施者乘堅策肥覩人入穴而嬉笑自若獨有人焉奮義慷慨探沸湯而出焫雖視彼無氣無骨者何天壤哉吾補之風咏遊女雅傷

棄婦聖人猶不盡删況或以幽閒之姿樹淑慎之範或以婉孌之質矢泉壤之誠誦其遺編聞其餘烈謂不足以風乎吾補之道無乎往而不在如謂六經之外無復妙理聖教之外無復異人則天地生物亦僅生其大常無奇如水寒火熱木然石堅者而已矣何以復生温泉寒火不燼之木温柔之玉也哉彼二氏之祖盡性至命幾欲與尼父驂駕（案此論跌謬）即其後瑰奇卓越沖虛恬淡之流亦足破醒迷情振起末俗吾補之温公又以為子不語怪凡事涉神異悉删而不取然怪之興必有所由神降于莘石言於晉未必非有國者之炯鑒故予亦間取其有關興廢者補之使學者欲考興亡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覩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節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若論事者因其大綱以詳其委曲談文者因其體要以擷其菁華人無隱顯道隆者為師行無奇平濟

言則規裁易定纂輯者集百家雜出之文以網羅百代之事則筆削難施紀傳者止勤一帝之事止撰一臣之行前後大畧合符彼此不相矛盾編年者雜天下之物於一歲之中彙倫之德於一日之內條貫既難井井同異又易紛紛然則著書固莫難於纂輯纂輯尤莫難於編年也間舉其病大概有七紀事必提其要固無取於繁稱纂言必鉤其元誠宜翦其蕪蔓然而事或太删則委曲未盡甚而前後不相應者有之言或太節則氣脉不舒甚而上下不相蒙者有之厥病曰漏疊牀架屋不增百室之觀附贅懸疣祇益五官之醜如一帙之中文已特見易卷之後事復重書後先莫據去取奚從厥病曰複四時之序先春夏於秋冬五行之令次金水於木火作史者紀年紀月既列干支則序事者孰後孰先當詳時日倘今歲之詔策移之來歲或他年之案牘置之昔年甲居乙

後癸列壬前厥病曰紊有功而賜姓乃漢唐之弊習避諱而更名
誠臣子之至情然未賜已賜妻劉必須畫一已更未更匡光例當
定稱閒有張李互見甲乙迭書使讀者南北紛岐東西眩瞀厥病
曰襍指鹿而謂為馬三尺童子莫之信也見蛇而疑為蝌號稱博
雅猶不免焉魯魚亥豕其為稽古家之累豈淺鮮哉自非學校精
工將有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謬者厥病曰誤訂偽同貴闕疑敝
文亦由信古孔刪書而不刪漂杵之事孟好辨而不辨譔蓋之言
是於情理之變猶且存而不刊況乃聞見之常豈得削而不錄倘
逞其臆見斷以獨裁浸從而抹殺之曰某事不足信某言不足信
殆非夏五傳疑之意也厥病曰執伯夷不為盜柳下不為淫豈顧
問哉乃或因稗官之浪載而不審其事之有無即堅執史氏之浸
傳而不核其人之底裹使孝子忠臣含冤終古義夫貞婦蒙垢千

秋厥病曰誣荀悅漢紀以後唐四庫書編年者四十一家今皆湮
滅不傳豈俱未免乎七病故其書不足傳歟溫公之作通鑑也參
同訂異採要搜奇十九年中心力俱殫真先後有倫精粗不襍繼
左氏而興者誰復與京然試將十七史細與相商則所去七病間
亦有之此嚴夫子之補正所以不容已也請類舉一二以槩其餘
所謂漏如漢高帝二年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置三老定上帝
山川之祀四年初為算賦詔獄疑獄十一年減省口賦下詔求賢
十二年為秦始皇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魏公子無
忌各置守冢有差帝崩太子即位上帝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
侯王各立高祖廟下詔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此皆政事之大者而
通鑑皆不載則其小者可知又即高祖十二年中所遺如此則餘
一千三百五十年中所遺又可知他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

祀廟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漢以前闕者十之一
漢以後闕者十之三至如更始元年王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
淮南王光武建武三年稱帝四年遣馬成擊憲六年憲亡走其軍
士帛意追斬憲封帛意為漁浦侯而通鑑於憲之稱王稱帝則書
於馬成破憲帛意斬憲則不書是為無尾宋孝武大明五年立南
北二馳道至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為無首漢
惠帝三年冒頓遺高后嫚書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
將李布曰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
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
唫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歌唫之聲正謂平城之歌也而通鑑刪
去之則歌唫二字無所謂矣獻帝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卒別駕
麋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

歸君可以州與之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
足介意而通鑑刪去四世五公四字則冢中枯骨無所謂矣若此
者烏可以不補所謂複如晉安帝義熙十年西秦乞伏熾磐滅南
涼虜其太子虎臺既而以虎臺妹為后遂厚待虎臺至宋營陽王
景平元年熾磐后密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遂皆見殺而通鑑於
義熙十年豫書殺虎臺至景平元年十月又詳書之唐太宗貞觀
元年突厥大雪平地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而通鑑一載之於
七月又載之於十二月武后以豆盧欽望為文昌右相本在聖歷
二年而通鑑於神功元年聖歷二年兩書之罷為太子賓客本在
久視元年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久視元年兩書之若此者惡可以
不刪所謂紊者如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
而通鑑於此即書平原君好客養士之事今案史記趙武靈王納

吳娃在赧王之五年則惠文之生當在六七年間至十七年武靈王傳位於惠文王則惠文王年不過十有二三平原又其同母弟則是時武止數齡耳豈便能養士而豫綴於此漢高祖六年始封張良為留侯十一年上征黥布以良為太子少傅輔太子鎮關中故良自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此十一年以後語也而通鑑即載於五年從帝入關之時不知是時良尚未封侯未為太子傅何得先以帝者師萬戶侯自居若此者烏可以不正且通鑑極嚴於歷日日月稍有不合并其所載之事而刪之者甚多乃細核其中時日之錯亂者亦復不少如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二月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揚州刺史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庚寅東魏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三月甲申侯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庚申東魏進丞相高洋爵為齊王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韶為長沙王丙午湘東王繹下令討侯景夫乙巳在庚寅後十五日豈得反敘之於前且二月既有丙戌與庚寅則三月必無甲申三月既有甲申則月內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亦必非庚辰四月朔既為庚辰則次日即為辛巳何反書於丙午之後且一月而丙午再見焉似此錯亂紛糾即欲正之烏從而正之固不若紫陽氏盡去之為愈也所謂雜者如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涼州將張悛欲棄大城寧戎校尉張璩從之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討李儼遣征東將軍常璩向左南孝武帝太元元年符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於洪池張璩常據掌據若為三人今考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本一人之事也但載紀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於永和中從載紀於太和中從十六國春秋於太元中不知何

所本而作掌據張也常也璩也據也姓岐而為三名析而為二使讀者惑焉毛寶之子穆之小字虎生成帝建元二年建武將軍庾方之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書曰穆之寶之子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伐燕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又書曰虎生寶之子也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明帝泰始六年書以王子智隨為武陵王其後則又但書武陵王贊前稱字後稱名若此者又烏可以不正晉成帝咸和八年慕容皝遣庶弟幼稗討母弟仁于平郭兵敗幼稗為仁所獲至咸康三年仁敗則又曰慕容幼慕容稗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為二人晉安帝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為一人北齊幼主高恒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而通鑑誤守為宋胡身之不考北齊書妄為註曰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國當是宋國凡此者皆誤也張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此良之妙用知帝不可以虛辭奪而可以機事感也乃溫公謂良為子立黨以制父又曰高祖剛猛伉厲非畏縉紳譏議者借使四皓實能杌之不過汙高祖四寸之刃耳夫高祖輟洗於酈生降氣於隨何非醞釀京風之暴主也且進人主之所敬以默為感悟豈如世之結納勇智蓄養部曲以圖篡奪者耶何為棄而不錄也唐元宗先天元年名姚元之為相元之以十事要帝皆切中時弊方帝勵精之初言之不嫌於早亦不嫌於盡而溫公乃曰當時天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要亦棄而不取天寶初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既而思順誅以子儀代其位光弼懼乃入請曰一死固甘請免妻子子儀趨下

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胡倡亂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忠義遂薦之朝詔命光弼節度河東分兵東討然則光弼之請乃子儀初為節度猶未薦之朝也作傳者漫以請死事置之分兵東討下此詞臣之筆誤而溫公謂是時唐之號令猶行天下若制書已除光弼為節度子儀安敢擅殺之遂皆刪抹是因秉筆者之微疵沒薦賢者之大度豈古史彰善之義哉凡此者皆執也至所謂誣者如宋文帝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沖投塹而死文帝為之傷悼不已賦詩以美其節宋書載之甚詳魏書亦無異辭而通鑑乃云沖與滎陽太守崔模俱降魏夫死與降忠逆之極致可混而書之乎周天元為太子狎昵鄭譯多失德烏丸軌在武帝前每直言其過帝問宇文孝伯孝伯亦不為之諱軌後侍內宴將帝鬚曰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太子於是每遭捶撻及天元即位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譯因言將鬚事天元因殺軌及孝伯通鑑於因言將鬚事上逸一譯字胡身之乃以事由烏丸軌為句以宇文孝伯因言將鬚事為句遂註曰孝伯何出此言豈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身之一誤遂使賢如孝伯而蒙譖賢之謗何冤痛如之唐人皮日休自號鹿門子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獨孫光憲北夢瑣言言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隱居鹿門山以聖道自任咸通中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進書兩通一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學科一請以韓愈配饗太學謂其蹤揚墨睨釋老使孔孟炳然如日星也既而寓居蘇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書數十卷皮子三卷黃巢中遇害而通鑑於僖宗廣明元年書黃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此雖本舊唐書本紀與新唐書黃巢傳言其僭號之後欲以偽官汙朝臣如裴渥豆盧瑑輩皆居顯職然惟賦黨樂從之名王官無有至者巢乃大索里閈凡亡命不赴任者皆殺之則日休之為翰林學士或亦偽詔云然耳夫日休既能以聖道自任於古人中識孟子於時人中識韓愈是亦孟韓之徒也而謂其肯甘心臣賊乎況云皆殺之北夢瑣言為信然矣即尹師魯作皮子良墓誌亦稱其曾祖日休避廣明之亂徙籍會稽依錢氏官至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使其仕賊又誰為之贈耶但顏淵竊飯曾子殺人人猶疑之況忠信未及顏曾者是以華歆之在漢魏間淑德懿行為當時名公輩所景仰范曄一置之不錄而獨信曹瞞傳奪后事使賢如子魚負黨逆之謗通鑑亦不察而書之頃者我師已痛為歆辨而厚亦與日休洗獄滌汙無使任道之士蒙垢終古也若夫嚴正統以定千秋之名分存殘統以留一日之君臣黜僭偽之紀年奪篡弒之帝號則又此書大居正之義尤先生所慎重而詳言之者也然則是書可謂之補可謂之正何僅以補名先生曰先賢之書增損皆罪補猶不得已而居其實正則烏乎敢而當其名況此書正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豈若補者十中之三四哉則亦僅謂之補而已矣先生自萬歷之乙卯沈酣其中洞見闕失丙寅春始發凡舉例而補之又若一人之力有限崇禎戊辰命厚與參較之事至戊寅七月正編告成凡十三易寒暑一字未安抽翻百帙片言無據考訂兼旬至於得失已見是非無疑輒又遲徊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後下筆先生亦重有苦心矣然不將通鑑原本與十七史全書字字對勘則先生之苦心未易見也

史緯

史緯者晉江陳允錫亶齋之所作也其自序云歷代之史今已二

十有一矣明史將成且二十二無書者不能購有書者不暇讀何
也曰以其繁也馬班范陳而下作者非其中心之所欲為與其才
識之所獨擅往往應詔而成總裁無指授之能分局鮮討論之實
人既平庸文自膚淺卷帙浩瀚如入大海之中茫無津畔非掩卷
而起即隱几而卧矣夫史之要者不可刪史之繁者不可不刪也
其辭文而旨遠者不必修龐雜淆亂者不可不修也如史記終於
武帝太初而漢書斷自高祖元年始當約之使入漢書漢末呂布
二袁劉表諸人為東漢所由終即為蜀魏所自始當約之使入後
漢其兩代互見者止存一傳此可刪者也有天下之久者莫如漢
晉唐宋代止一史耳而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既各有史矣又加以
南北史非眉上添眉乎蓋當日未及刪修為一耳南北之史同者
去之異者附入本書此可刪者也宋史宗室世系多至十餘卷不

過趙氏族譜元史刑法志繁至數十帙盡抄元律一部既愧馬表
復慚班志此可刪者也如一事也見於傳又見於志見於紀又見
於傳存其重者而以輕者附焉此可刪者也如一人也功無足稱
言無可採止書族世門閥官次此可刪者也如一傳也篇多繁詞
章剩贅語反使文之氣脉不貫人之精神不出此可刪者也如此
則刪者亦不少矣然有一事之長一言之合而全傳無可録者必
考其時論其世臣托於君父載於子或附於同時之人共世之事
幾經躊躇而後出不敢有片善之遺焉區區之心可質往者於九
京所以僭曰刪而不顧人之罪我者也史遷所序漢事經孟堅加
修更為密緻晉宋諸史文不逮古支蔓晦塞至不知說何事此當
修者也宋祁新唐書刪減語助以為古竄易字義以為奇期期艱
澁至使人不可讀此當修者也陳壽加魏書於蜀志之上序劉焉

於昭烈之前既為有識所譏安可復仍其謬此當修者也項羽未
嘗為帝而入本紀呂武不過母后而入世紀後漢書皇后俱作本
紀宋史留從効陳洪進皆及身而亡乃入世家名之不衷義則安
取此當修者也元史食貨諸志至正以前為一帙以後另為一帙
蓋未及合併耳此當修者也如此則修者亦不少矣夫讀史者節
録數則易合成一篇難既加刪削仍貫串穿插復成一傳其援彼
入此引後續前必委曲求合當時之情事語氣而後命筆焉此讀
史者之苦心所以僭曰修而有待人之知我者也又如王莽傳猶
詳者以十八年之事俱在一傳也遼金史仍舊者以真仁與遼為
兄弟高孝與金稱臣姪且元魏不入晉書魏吳不入蜀志也永叔
五代史亦無譏焉至若明君賢臣貞婦孝子彪炳之勲業卓絕之
品行奇偉之文章如泰華之長峙日月之常明以及元兇大憝情

狀昭著無所逃罪斯則刪之不能刪修之無可修繁蕪既去善惡
彌彰合二十一史為一書合二十一史之例為一義總求成其緯
之之事以合乎天下之大經而已

鄭樵著通志其紀傳皆仍諸史之文全無會通之旨但兩史互
見者則裁併為一耳今僭齊此書則自以己意刪修者也以便
于力不能購書而又無暇以讀者其用意良善然馬班范陳之
史有志者自宜徧覩而盡識之可以證經可以存古可以核事
之異同可以辨文之當否不當以重見迭出而遂廢度之也

北平黄叔琳崑圃手輯

三公

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漢初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武帝時改太尉爲大司馬哀帝時改丞相爲大司徒成帝時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世祖初年亦置大司馬後定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雖無宰相名而職則相也東漢每一帝立輒置太傅位三公上録尚書事稱爲上公掌以善導無常職也又班固百官公卿表序云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是爲三公是天地人之説也然周禮六官而廢其三奈何以之欺天下後世耶

御史大夫

西漢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以振綱紀其屬有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中丞視丞相府長史司直是爲兩府常互相糾彈制甚善也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搏擊豪强大有風采成帝時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用朱博之言復爲御史大夫東漢廢御史大夫而以中丞及治書侍御史侍御史以下爲御史臺不屬司空後以屬少府夫少府爲天子掌私財而以御史屬之于義甚無取也中丞屬員又有蘭臺令史東漢所置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班固蓋嘗爲之愚按掌蘭臺圖籍秘書此後世史官及文學掌故之職而漢時以屬法官則職司尚未盡善不無待于後日之改正也

尚書

官有始微而後顯者尚書之職是也漢初無尚書之名後成帝始置尚書員五人然自霍光以来大將軍録尚書事其事權重矣東漢有尚書令一人千石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尚書六人六百石分爲六曹一曰常侍曹尚書一曰二千石曹尚書一曰二千石右曹尚書一曰民曹尚書一曰南主客曹尚書一曰北主客曹尚書是爲六曹又有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其任可謂繁而劇矣愚按尚書郎與光禄勳所統諸郎有别蓋光禄勳諸郎郎衛也尚書郎則從三署詣臺試稱守尚書郎中歳滿稱尚書郎或遷二千石或刺史或縣令皆右選也故曰郎官上應列宿非謂郎中令所統之諸郎也尚書之職至六朝益顯至唐宋遂以尚書僕射爲丞相然東漢之制已悉具矣政在臺閣三公拱手嗚呼此世變也與

漢官儀曰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

太常

常者天子之日月旂也有大祭事則太常奉之以行故曰奉常凡禮樂諸有司皆屬焉而選試博士署置祭酒尤爲清要之職故太常爲九卿之冠

太史令

太史令一官在周禮爲下大夫掌圖籍抱法之職而漢制屬太常不過卜筮星歷倫于巫祝之儔然自司馬遷張衡輩爲之而漸以爲清華乃其初固不如五經博士之選也前漢有太卜令後漢幷歸太史令

僕射

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此官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取其領事之號東漢又有冗從僕射之員而沿至後世僕射遂為三省長官矣

博士議郎

漢世博士議郎二官最擅清要然博士屬太常議郎屬光祿勳俱六百石東漢又增博士祭酒一人及五經博士十四人國有疑事掌承問對議郎位次諫議大夫于朝政惟所建言尤為右職也

衛尉

衛尉與光祿勳雖若同掌門禁而各有不同蓋光祿勳不掌兵而衛尉典兵屯衛也故漢官儀云衛尉寺在宮內周垣為區廬若今之仗宿屋也其屬公車司馬雖掌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而亦掌殿中司馬門夜徼宮中其職要矣又長樂建章甘泉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東漢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如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是也

使

官以事置事畢即罷如前漢之行冤獄使者美俗使者河隄使者直指使者皆見各列傳中而百官公卿表不載蓋不在定制內也後漢范滂為清詔使又杜喬周舉等八使分行天下皆授光祿大夫如後世兼官攝官之例

大鴻臚

大鴻臚不止典客主歸義蠻夷也諸王入朝則職郊迎郊廟行禮則主贊導封拜王侯則授印綬又典屬國別主夷狄朝貢侍子後併歸大鴻臚屬員有譯官別火令丞別火者治改火事也典屬國屬有九譯令

大司農

大司農初名治粟內史掌諸錢穀金帛屬官有搜粟都尉不常置西漢鹽鐵皆屬大司農東漢屬郡縣其屬有導官主舂御米導者擇也餘如均輸平準斡官之屬凡六十五官長丞亦云繁矣

少府

少府本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名曰禁錢少者小也蓋大司農以供軍國少府以養天子是天子之私財也後世瓊林大盈其祖諸此然少府屬員最多不止太醫令太官令上林苑令也即侍中中常侍諸中官之屬及尚書令僕射尚書侍郎以下皆以文屬焉東漢又以御史臺附少府

水衡都尉

孝武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屬官有御羞輯濯鍾官等按御羞即長安城南御宿川也輯濯船官也輯讀作楫鍾官主鑄錢者也漢世祖併水衡歸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訖即罷之

九卿

東漢之九卿分屬三公所部如太常光祿勳衛尉此三卿為大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此三卿為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此三卿為司空所部凡九卿皆中二千石

執金吾

執金吾亦九卿之列中二千石掌徼循京師及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故武庫令屬之吾猶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也緹騎二百人隸之一說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執在前導執之以備非常也其屬有式道左右中候車駕出在前清

道及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式者表也按執金吾初名中尉武帝改今名

八校尉

前漢城門校尉與司隷校尉不在八校尉之列所云八校尉者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也皆秩二千石後漢惟置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各掌宿衛兵其中壘胡騎虎賁省不復置而以北軍中候掌監五營中候止六百石而監護五校者猶刺史之于郡守亦秩輕權重以相控馭有微指焉東漢大駕鹵簿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然中壘步兵以劉向阮籍嘗為之傳之後世遂為清班非復老兵之目矣

司隷校尉

司隷校尉武帝倣周官而置之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三河謂河南河内河東也元帝時以司隷諸葛豐輒擅収人詔去其節哀帝時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更始時世祖嘗為此官入洛陽為更始清宮及東漢之世掌察舉百官及京師近郡犯法者而揺擊貴戚譏察權璫尤有力焉十二州各有部刺史而三輔三河弘農凡七郡則以屬司隷督察其職可云雄要故當時士大夫之疾邪憤世如李膺陽球之屬莫不願為此職以奮其鷹鸇搏擊之勢為朝廷鉏姦為小民除惡後世錦衣之設若兼金吾司隷二職然漢之司隷尚可以鉗制宦官而後世之緹帥乃反為權璫叢借則時為之耳

戊己校尉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班書師古注自甲至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或云戊己居中鎮還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然戊己自是兩官後漢耿恭為戊校尉關寵為己校尉是也

射聲校尉

漢書跡射之士尋跡而射取之也射聲校尉尋聲而射取之也其講于射精矣

十三部刺史

西漢十三州部刺史之設初嘗以丞相史分刺諸州不常置武帝乃置之掌奉六條察所屬州郡黄綬以上二千石以下然刺史不過六百石耳蓋秩輕而權重也刺史高第亦往往擢為太守成哀間改刺史為州牧秩二千石東漢之初復刺史之制及其末造又改為牧若袁貴公孫瓚劉表劉焉之屬假借州牧之權跨州連郡卒以亡漢乃信刺史之初制為不可更也

侍中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掌御座唾壺朝廷榮之東京時屬少府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應劭曰黄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蓋漢時侍中僅比二千石魏晉以後愈尊遂為三省長官矣

三獨坐

光武時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此詔蓋為御史中丞宣秉而發又帝與諸將每賞功則令其班坐絶席所以示寵也

中書令

中書令尚寵任職矣而司馬遷書辭慨嗚咽不能自禁何也蓋
中書令原名尚書令典樞事武帝游宴後庭始改今名用宦者遷
任斯職已不復列于士類唯給事殿省為銀璫右貂之侍遷所恥
也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為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
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樞密使

五代以樞密使為內輔臣宰相為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于宰相
如宰相兼樞密則得預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為宰相其任反輕
亦如唐之左右僕射也郭崇韜之于莊宗安重誨之于明宗皆以
佐命元功入為樞密刑賞黜陟無不由之後晉太祖懲其橫肆遂
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

唐代宗永泰中始置樞密使以宦者為之然不置司局但有屋
三楹貯文書而已後傳昭時楊復恭等欲奪宰相權乃于堂狀
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氏宦官之弊開平元年
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始更用士人以備顧問亦未嘗專行于外
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命宰相郭崇韜兼
使又置院使一人權侔宰相矣

大長秋

漢初以士人為大長秋列于九御東漢乃用宦者為之何太后所
云不欲楚楚與士人相對者也

儀同三司

王允論呂布誅董卓功以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三司謂司
馬司徒司空也時雖無司馬之官而太尉即大司馬之改官也儀
同者謂其階與三公同也此魏晉以來儀同三司之所自始

博士

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博士名官始
見于此秦因之陳涉亦有之至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
四海淵原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後漢
朱浮建武七年上書亦曰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氏之言
傳而不絕何其重也竊以文帝時賈生景帝時董生差足當之
班固曰六國時往往存博士掌通古今漢官儀曰博者博通古
今士者辯于然否

駙馬都尉

陸容菽園曰駙馬都尉本秦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
主駙馬騎都尉主羽林騎是為三都尉今數列侯曰公侯駙馬伯
省文耳若施于章奏當云駙馬都尉乃止稱駙馬臣某誤也案唐
宋以來中書省為宰相之署今內閣中書舍人尚沿古中書舍人
舊名官銜應稱中書舍人每見縉紳錄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則
是以古署名為官稱殊誤甚矣不可不正
駙馬都尉漢為光祿勳屬官而尚主者封侯名不相涉魏以駙
馬都尉何晏尚主東晉後乃專以帝婿為駙馬與他官別

開府

李涪刊誤曰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
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
公唐開府為散階今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
開府儀同三司為階授受之間得不以乖舛為愧哉若以酬賞勳
代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為武

八座

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為八座又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令專席而坐號三獨坐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晉與魏同隋以六部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二僕共為一座唐與隋同

唐宋宰輔

官制至唐宋之間棼矣而宰執為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為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事之始也（唐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自僕射李靖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昉焉李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二名為準晚世頗兼衆職用兵則為節度使崇儒則為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為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為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為僕射之佐實即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中狥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寵隆者為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效其軒輕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于名之新冒之重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真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間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而已（舊制無同簽書樞密院者治平中始以郭逵為之）其原本唐宦官之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為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敘進兩府略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

漢初以丞相御史為三公分任庶政至武帝之世才臣進用丞相之權頗輕其後霍光金日磾受遺輔政以將軍宿衛共領尚書自此權歸臺閣不論何官但録尚書事者即為政府丞相御史奉而行之不得與議此漢制之變也唐初以尚書僕射為首相其後政歸禁苑中書門下二省號為執政即五品以上同二省平章即為真相而尚書僕射反居外奉行不得稱宰相此唐制之變也

元官制

元中統元年命劉秉忠許衡定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其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大學士

張說傳帝始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李泌加集賢殿崇文館學士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又加亦引泌為讓而止

閣老

韓文公詩題有寄第三廳閣老注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
公為第四廳閣老疑前世遺俗稱呼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
老云

閣學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為閣學按閣學之
名起于宋宣和末陳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
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于稱謨學猷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
止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詹學諸名

經筵

巙巙康里乃不忽木之子博學能文善書與趙孟頫齊名嘗曰天
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
筵言之吾得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願足矣
君德成就在經筵此千古之確論經筵規制備悉于元而明因之
然明之晚季講官講章先送閣臣看穩不敢旁溢一語如康里所
言胡可得也

起居郎舍人

唐書百官志起居郎二人從六品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
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年終以授史官
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
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
筆隨宰相入殿按此則上所謂舍人居右者也而歐陽公誤仮之于前當在此處見之為是蓋伏在紫
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
號螭頭按螭頭即郎舍人事也時翰林未設起居初不隸翰林今翰林稱宇起居注而區以螭頭為翰林故事則舛矣高
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
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
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
時政紀月送史官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
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缺起居舍人本紀言之職惟編
書詔不及他事復詔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于起居郎舍
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閣日起居郎舍人具
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

起居注進御

太平興國中梁周翰言今崇政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
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纂修每
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備編錄
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先進御後降
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慶歷中歐陽修乞更不進本仁宗從之

學士

劉宋時國學頹廢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祭酒
一人齊立國學遂廢
宋于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
青箱雜記云前代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始置翰林侍讀學
士以楊徽之為之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邢昺為之此讀講學
士之始亦見石林燕語按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
院為集賢殿書院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名不始
于宋又按梁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到洽充其選此又不始于

唐也

翰林

蜀志諸葛瞻爲翰林中郎將以翰林名官始見于此

玉堂

漢文翁作講堂立石室一曰玉堂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黃氏曰太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署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取二字使牓院門以為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不典甚矣今相沿久知此亦少

木天

沈存中筆談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謂之木天今稱翰林為木天蓋始于宋代

翰林公廨

漢有金馬石渠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則仁壽文林唐則麗正集仙開元中始定為翰林院其署與他公廨不同中有徘徊精舍四面步廊畫壁花磚假山叢竹修金鑾之家記建學士之新樓汴宋玉堂尤加藻飾泊乎南渡雖屬偏安而省舍一新濯纓之泉滌硯之澗芸香之亭汗青之軒以及蓬萊松坡蘭畦芝館藥洞菊徑橘洲鶴砌儲圖史翰墨于中故論者以詞臣為神仙之職也明初舊院有修竹林學士黃宗豫寄東里詩云一別詞垣數月餘娟娟修竹近何如北京既建院設玉河橋西堂後有井劉文安所鑿亭二間凡八楹柯學士所築也堂後柏二株亦學士所植李長沙館選受業于柯後李教習庶常以學士柏為題汪吉士俊有一日百回行樹底之句李悵然有感衍為長歌倡和成卷蓋學士歿引後進孜孜如不及百餘年後猶想其風流文采云

教習

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為弘文館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武德後五品以上子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務號館主按此即明永樂二年選進士年少者為庶吉士之意而所謂學士館主者即今之教習之官也

容臺

鄭氏曰商容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按儒林傳魯徐生善為頌(同容)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容臺之名當本此鄭說多附會

祭酒

漢吳王濞為劉氏祭酒謂其齒長執祭酒也光武以名侍中常侍之久次者魏晉有軍諮記室祭酒晉設國子監祭酒屬太常隋始分為二亦名國子寺

按通典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祭酒一人隋煬帝改國子學為國子監

待制

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避則天名改詔為制肅代後有集賢院待制即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

陪堂

至元初選七品以上朝官子孫為國子生隨朝三品以上官得從民間之俊秀入學為陪堂生伴讀故至今俗語有陪堂之稱以陪堂為伴讀猶元魏時之有博士也

按古博士亦作伴讀之稱劉晝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求為其子博士晉孝武使徐邈授太子經曰雖未勅以師禮相待亦不以博士相遇也晉宋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故帝有云

臺長

都察院漢曰御史臺亦曰蘭臺憲臺後魏已來謂之南臺唐人謂御史在長安者西臺言其雄劇以別東都分司宋以洛陽為西京置御史臺亦號西臺世稱李建中為李西臺以此與唐則名同而實異明初亦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始改都察院其後遷都北平北京南京皆置都察院稱北臺南臺通謂之西臺今亦稱西臺蓋以院署在禁城之西耳又與唐宋異王明清云唐高宗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為南臺武后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嘗有東臺西臺之稱

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謂之三臺唐龍朔間改御史臺曰憲臺武后時改曰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但為

左右御史臺

李肇國史補云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其次宣政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咲雜端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雜端視今之河南道御史所謂南林也

唐侍御史號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列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

又云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言官察官

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監察御史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此專為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涉彈擊上即戒諭而不納故觀唐宋言官奏疏綽有可觀後世有糾劾而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渾之為一也

宋熙寧十年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十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監事

參酌院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見國史補參酌院好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掌諸官府監治長官

給事中

秦漢給事中為加官無定員以名儒國親為之東方朔以大中大夫給事中劉向以諫議大夫給事中隋初屬吏部名給事郎後改屬門下省始主封駁

隋開皇六年始於吏部置給事郎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陀傳老夫風聞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謂王導曰明公寧使網漏吞舟何必採風聞以察察為政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督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為諸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為忍苦哀歛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域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云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皐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澥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

宋官制

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猥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戶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詳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羣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舛互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書九卿之職皆權知權判無一正官并是權假數易無定莫安其職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體大難舉願且命兩地輔臣兼領綱要仿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領冢宰芮伯領司徒畢公領司馬遺意又雜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宰相兼職掌以為證又條列審官流內銓三司司農寺羣牧司國子監太常禮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審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職事并令兩府兼判云云震澤長語宋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乃古之加官也

行守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見霏雪錄

典郡

宋時典郡者有郡圃以恣遨遊有使厨以營滋味有營伎以供歌舞幕僚書椽悉聘名流嘯咏排當不虛良日且其銜俱帶臺閣體貌崇重即節使亦不得以上官臨之蓋陸地仙官之樂不是過也但士大夫廉隅操守亦極刻厲犯贓疋帛以上即削籍不齒如崇寧間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陳輝以松木觀音換公使庫檀木觀音又將公使錢糴粮飼養私家白鷴又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遂勒停舊職追毀出身以來誥敕文字噫嚴矣

五馬

五馬相傳不同潘子真詩話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遯齋閒覽及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宋人五色線集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於庭故時人呼太守為五馬

銓政

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註云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京師屬光祿勲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二人一主公卿一主郡國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尚書

唐僕射猶今之尚書也左右丞猶今之侍郎也其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一符謂之告身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擅政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

按唐制選於尚書者為尚書選選於侍郎者為中選東方之吏或選於洛州謂之東選嶺南黔中之吏不至京師遣官往選謂之南選

考課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唐法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善最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宋法有審官院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明之以御史考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

資格

崔亮裴光庭之法即周官司士以久奠食也無知人之責無專權之害無苞苴之謗無怨望之尤無推選之勞然舉直錯枉之道自此廢矣人之賢否當定於學師舉於州縣以其才之所堪上之吏部吏部差次其闕而授之庶幾用賢之法善矣

郡縣

漢制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為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為九卿宣帝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為馮翊曰所用皆吏治民以考功故試之於三輔于文定慎行曰宰相之職上佐人主下總萬國必嘗親歷民事知錢穀刑名之詳然後可以替理萬幾不涉懸斷故漢唐以來宰相之任往往起家郡邑未有文學侍從不出禁門而進宅端揆任天下之重者

元人王惲云唐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定式又云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為三公

宋人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除殿試上三名南省元外並作邑其後雖宰相子殿試甲科無不邑宰者

令長

漢制縣令長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又有斗食佐史是為少吏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按嗇夫即所云鄉有秩也張敞蓋常為之朱邑亦以桐鄉嗇夫起家至大司農

按令長之分雖按戶口然應劭曰孝武所開三邊縣戶或數百而為令荊揚江南七郡唯臨湘南昌吳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為長此或因仍其舊不盡以戶數分也

漢制郡之所屬曰縣列侯所食曰國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分縣六等

唐制三千戶為望二千戶為緊宋志因之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掾吏

東西漢時賢豪長者未嘗不仕郡縣傅稱自曹掾書吏亭長門幹游徼嗇夫盡書生學士為之以故公孫弘于定國趙廣漢薛宣張湯之徒皆起自郡縣吏至尹翁歸王尊路溫舒尤獄小吏云夫趙張何杜精核強銳猶不脫吏胥氣習乃公孫之儒雅勃海之節操少卿之長厚子兄之廉潔不爍以吏途發身則如兩漢吏與儒未嘗分也晉以都令史視奉朝請至唐張元素孫伏伽皆為刑部令史宋初檢正都丞等官以十人吏胥雜充之可見儒術吏治並重於世不獨兩漢然矣明初三途並用如徐晞葛祺為名侍郎況鍾黃子威熊尚初為名知府並垂史冊炳朗千載其餘官部曹有聲者不可勝紀成化以還保薦之途一廢而吏胥輩始絕清朝榮秩之望矣

抱關擊柝中莫謂無人人自不知耳弇州詩馬頭拜迎不敢怨恐有當時高蜀州

三互

漢末有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其法密於防奸矣其弊乃至以幽冀大州闕職經時選用稽滯蔡邕上疏論之請無拘禁靈帝不省夫奸吏作弊不在婚朋良吏奉公不避姻黨後世法愈密而弊愈滋救弊之術益精而釀弊之奸日甚何若澗然蕩然而相通於文法之外耶

辟舉

孫權年十五吳郡太守朱治舉為孝廉又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嘗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重舉主如此後權嘉陸遜功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此即後世朝官賜出身之意

對移

貴耳集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頻陽為數郡湊多盜賊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令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才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今之繁簡互調乃其遺意

給假

今謂官員給假為請急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又謂之取急詳山谷杜詩牋釋名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書記所稱曰休急取急皆休假名也文士傳顧榮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正從

魏晉宋陳官一品至九品有正無從北魏北齊隋唐宋元明官品有正從

官銜

家語禮運篇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曰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

起復

漢陽葉氏鈔書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碑明年遷著作郎佐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五代史鄭慶餘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終喪

高若訥與范歐諸賢為讐者也按文潞公作若訥墓銘丁秦國憂哀訴祈終三年喪故事侍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復今許終服自公始

以貲為郎

魏叔子贈新例為官者有云張釋之之致事司馬相如之文學皆以貲為郎閻百詩引漢制駁之按釋之傳註以貲為郎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又司馬相如傳亦曰以貲為郎師古曰以財多得為郎也是兩人俱是以貲中格得郎非捐納之例惟黃霸初以納錢補謁者後納穀補卒史然左馮翊猶以霸納粟得官不署右職則當時之所尚可知矣

漢景帝詔云今訾（與貲同）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此即如今制所謂身家殷實是也百詩之言當矣

關節

關節二字向來相沿不知起自何時按唐蘇鶚杜陽雜編記元載寵姬薛瑤英善歌舞載甚嬖之其父曰宋本兄曰從義與母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為關節關節之名想從此始也

仰

孔平仲雜說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出北史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麓漫鈔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皆云如律令李善注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資暇錄謂律令乃雷邊捷鬼故道家符咒用之殊謬

封贈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洲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賢孫為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見野客叢書

康熙戊子直隸總督趙弘燮為伊外祖郭某請貤封御史王奐曾劾其怙寵非忠二本非孝疏語甚戇直聖祖特允所請給與誥命因許凡外祖乏嗣者得援例奏請余官侍讀為撰制詞有云緣情作則毆旋用慰夫藎臣遡本推恩其義實通於將母睨長甚擊賞之

宋制官至宰輔多為其女請封號女有封號不知置其夫於何地謬亦甚矣乃賢如歐公亦為之何也

封拜考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為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為附庸其命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親疎秦始并天下創尊為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為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成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関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與其慎責可略推已漢高豁達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為徹侯亦有関內侯凡二等第

功臣之為王雖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挾海宇鞍誅四夷不受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尠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徧封而國用則益仰於是苛為之禁以伺其過即尠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封拜之典削亦漸寡終東西二京其制略相彷彿中間雖有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為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末司馬擅制始復為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関內侯有不開國者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勳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封郡公侯或一人而據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為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晉趙等大國然皆稱

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為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為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為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降焉如趙國公無忌梁國公元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為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佩槖鞬捧酒炙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號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郊恩遞進徒以媺其名而已户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斬焉自蔡京之公而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為王而王制踰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冒於宰執如檜如侂胄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非勳德可以一頻笑而得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高帝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常遇

春為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郡國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狥元舊洪武三年始大啟封建皇帝之子為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為郡王而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徵先祿遂與侯等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勳皆與侯等而伯亦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參五府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為大帥督留都筦籥轄治漕綱獨不得預九卿事

大將軍

自高帝以來大將軍僅一人耳如韓信灌嬰竇嬰張相如衛青之

屬皆以將兵為大將軍若霍博陸以下則以大司馬冠大將軍秉政録尚書事比後多用外戚如王鳳王音王根是也然亦無同時並稱大將軍者光武時則同時大將軍多矣吳漢為大司馬大將軍景丹為驃騎大將軍耿弇為建威大將軍蓋延為虎牙大將軍朱祐為建義大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賈駛為河西大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何大將軍之多也然光武功臣止於封侯不似更始封王之濫也其多置大將軍者亦元黃未定之時則然耳

將軍比公

凡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初武帝置大司馬而衛青以大將軍霍去病以驃騎將軍皆冠以大司馬然景丹為驃騎大將軍而位皆在公下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而位在公上無常秩也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然武帝時范明友已為之矣又武帝特置伏波樓船戈船下瀨虎牙之屬然不常置若光武之多置偏將軍不在經制亦無爵秩

三軍

春秋時晉之三軍以將中軍者為帥而將上軍者副之將下軍又次之隗囂起兵時自將上將軍及戚張紀自稱彌天將軍陰陵人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將軍而以無上稱亦無味矣乃其後靈帝時大將軍何進以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天子當自將兵以厭勝之進乃請天子講武於平樂觀建十二重華蓋騎士數萬人結營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噫後世之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及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其亦聞此風而起者歟

露布

五代史志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聞知迺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此露布所從始太和中韓顯宗戰勝至新野文帝謂顯宗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是也魏主稱傅永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後元英破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以此觀之則露板自有體要亦當時所甚重也

鐃歌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大砲

大砲興於宋末元初其初猶用石也元史唵木海傳太祖嘗問攻城畧地兵仗何先對曰攻城以砲石為重力重而能及遠故也此論石砲可知帝悅即命為砲手至元十年修立正陽東西二城置砲二百餘座傳子及孫皆為砲手千萬戶薛塔剌海來歸太祖命為砲水手從征回回河西等國俱以砲立功亦傳國至子及孫賈塔剌渾總砲手軍此皆用石為砲也夏世家有砲手一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於橐駝鞍縱石如拳則此時亦無火砲也阿里海牙傳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礮法新礮用火可知因以其人來為礮攻樊破之時又命隋世昌立礮簾於城外又張榮從軍下漢江至沙洋以

火砲焚樊城中民含幾盡遂破之按此皆礟之用火攻者也金史赤盞合喜傳其攻城之具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穿又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此火砲火鎗之制金元之際已有之自明永樂間通西洋其藥器盡入中國萬歷間用紅夷火藥砲齎以攻城此砲一發而流血成溝骨肉糜爛雖有韓岳之將百萬之師無所用其巧矣

曹操與袁紹官渡對壘操發石車擊紹樓櫓皆破號霹靂車又李光弼為擂石車一發斃二十餘人

鼓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

硯北雜録卷九

北平黄叔琳崑圃手輯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葉夢得避暑録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唯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自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

宋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樸者率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非士之高明者不能自安石黜詩賦科場專以經義論策取士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閣是獨存當時明經一科而進士之科遂廢矣安石有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亦自悔之也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止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

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需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元宗御撰六曲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所不敢當也

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

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岊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

辟舉

明初人才大約得之辟舉據括蒼志所載國朝以布衣拜官者洪武七十八人永樂一百二十九人宣德三十五人正統二十九人景泰二十二人天順四十一人成化五十六人宏治十三人自正德以來遂無覩人才之舉廢則國運之盛衰係之矣

進士

周時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曰造士大樂正論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王者豈故為是煩縟哉重爵祿辨官才如不得已用人之道也今之諸生即秀士也應舉者即選士也舉於鄉者即俊士也進士即升諸司馬者也進士之名從來重矣

續漢書朱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史傳言舉進士始見於此

對策

西漢歲課士有對策射策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取而釋之以知優劣對策者顯問以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按董仲舒以對策為江都相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是矣甲乙之科隨其事之大小而隱置之故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也甲科下有乙丙科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匡衡雖是不應令下從丙科之例而為掌故亦以宣帝不好儒術故抑而至此唐宋以還明經貼義即漢射策之法進士科顯試以詩賦策論觀其文辭則對策之遺意矣

漢陽葉氏鈔書

程式

蘇綽始為文案程式朱出墨入至今沿之

程文

後唐張文寶知貢舉進士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禮金明昌中禮部尚書張行簡轉對言擬作程文本欲為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此二段議論皆得體蘇子瞻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前輩虛心如此亦是實理今制試錄不用程文是也而淺學小生紛紛擬作必為二君含笑於地下矣

舉子所作之文曰墨卷主司改竄刻錄曰程文陸游與王樵秀才書曰聞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訾詆令人氣湧如山則知前無墨卷之說槩曰程文也

糊名

宋真宗時知制誥周起患貢舉之弊建議糊名以革之糊名之制始此

天祿識餘宋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例然尚有識認字畫之弊袁州人李夔實奏請別治謄錄因著為令

登科錄

嘗見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奏名一人而朱晦菴乃五甲第九十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狀元為文文山而謝枋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二十七宋三百年歲舉進士獨存二錄以朱晦菴道德文文山謝疊山陸樞密忠義也

師門

宋乾德詔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目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會昌二年始有參謁座主題名局席之禁元延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謝為

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重萬歷中門戶既成一為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驄霍韜為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　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舊未幾遂弛

徐健菴云自兩漢官人始於辟舉遂有故吏鮮官行服輒援心喪之條而傳道授業者漸輕矣唐重進士知舉者謂之座主其時之人即以事舉將者事座主開元禮為座主齊衰三月是朝廷明明為之制服終唐之世恩若父子莫之敢攜故五代時桑國僑為宰相謁其座主裴司東尚書裴不迎不送曰門生也何送迎之有歐陽文忠載其事以為有禮若范魯公李文正之於王德輦王文獻之於和成績以迄有宋之世蘇永吉歐陽公門下士皆竭誠盡力久而弗懈宋有同知舉及詳定官釋褐者並稱門生又如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為弟子其名稱稍多矣明世以鄉試考官會試同考為重其間黨同比附轇轕糾結門戶之釁亦由之起霍文敏韜深嫉之其主試禮闈為文以告舉子不許謝恩私第語甚峻切文敏剛褊峭急其言亦欲救弊一時猶未以為允自予論者舉主與座主皆為國家選擇賢才以備任使其事甚重非為一己樹恩也而為所舉者當思所自既不可因私以害公亦不宜忘本以違義是以趙宣子薦韓厥河曲之役宣子僕以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宣子曰吾舉厥也忠既而下宮之難非厥也趙氏不立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能復趙氏之卿也明矣東漢第五倫朝會坐鄭宏之下宏以舉將之故跼蹐不寧朝廷為設雲母屏風隔之體其敬舉將意也唐魏知古為姚元之所薦位至宰相後分司東都訢譖崇二子明皇薄之終身不用謂其不能報推舉者必不知感朝廷也柳子厚與顧十郎書謂纓冠束衽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富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趄趄一旦勢異電滅飆逝不為門下用矣子厚為顧少連門人少連身後寓書郎君猶自稱門生

以來報大德爲恨韓退之嘗佐董晉幕晉第二子溪負罪終長沙因贈溪女壻陸暢云我爲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卽報永負湘中墳蓋其於易世而後見其子孫戚屬勤勤思有以自效如此豈與一時趨附便辟匍匐者同日論哉大約厚於師友者必不背君父古者嘗以此觀人百不失一也

曲江宴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請一人爲録事二人爲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塡咽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壻盖不惟見聲明文物之盛豐亨[illegible]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韋布登青雲愼重其事以奬勸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謀坐桂玉莫措徵責捆集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束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比於士子之動心忍性不爲無裨而國家右文賞興之典亦稍輕矣

析桂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月中又有蟾因以登科爲登蟾宮文人沿襲未之思也

白敏中及第香山詩折桂一枝先許我穿楊三葉盡驚人

三元

宋史馮京傳論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流相映不愧其科名然王巖叟傳（字彥霖）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歲與省試廷對皆第一亦三元也其忠節亦所稱不愧科名者而不與是數亦以進士與明經之科別與

明黃觀亦三試皆第一以死建文之難成祖命削其籍今人亦祇知有商輅矣

主試

明初主試官不拘見任家居洪武中取元逸老沈夢麟滕克恭典試事竣不願授官放還又如正統丙辰進士陶希文以親老耳病告歸至天順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明紀楊少師以眼闇主浙江鄉試王陽明爲刑部主事病痊北上爲山東聘主鄉試至於各省典試分遣京官始於萬歷乙酉非舊制也

同年

高允伯恭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合三十四人其頌末曰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欣猶昨在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尤摧亦後世敦厚同年之意也東漢同舉者謂之同歲生見李固傳

門謝

宋制狀元一月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授承事郎僉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爲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宋時稱狀元謂之文魁彥見文文山集

庶吉士

進士改庶常相傳自永樂甲申始是科命解學士縉選得二十八人以應列宿周文襄忱自陳年少乞讀中秘書時人謂之挨宿云

考洪武乙丑有楊靖徐孟昭郭資皆以庶士稱大誥亦載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賕誅則又在乙丑之前矣至戊辰年解縉亦為中書庶吉士益信不始於永樂初也

試錄齒錄

東觀奏記載鄭顥知舉宣宗索科名記顥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明三百年鄉會試並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會試乃從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兵餉不足再停止尋復丁酉後九卿議裁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命復刊刻

小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諸進士謁

謝裴賦詩云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按此即今榜下引見之禮然門生門下見門生今詞林相隅僅兩科即已有之不足異也

唐末貢舉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名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贄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為捷使事餖飣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峩多是將相私人座主袞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為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為名利之鉤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宋崇寧時忌

崇寧四年鮑耀卿言州縣學考試未於文字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取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今悉絀之宜禁止詔可按此數語皆爛熟時套豎儒陋頰中常談猶切用為時忌不知當年士子所答策云何其試而列上第者何也五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以為哉與災同制治於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為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吁至是又禁及聖經諱及嫌字矣

科禁詩賦

政和間以詩為元祐學術御史李彥章上疏論淵明李杜以下皆貶之因詆魯直少游無咎文潛詩為科禁著於律令云諸士庶有傳習詩賦者杖一百其紕陋至於如此是時大臣朝士皆安石餘

孽然安石惟欲廢春秋耳其詩實於歐蘇間自成一家亦可槩謂元祐學術乎此古今風雅一大厄也

楊用修論舉業之陋

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算其命者書坊刻布士子珍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前君為四聖與三家邨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

金編修璐喜有詩云何處歌新調旖旎故不羣翦花金瑣瑣鬪
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慙心太拙到比不能文
頗切纖縟之病

策題

老學菴筆記云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
策題漸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為中丞
始奏罷之此試卷策問不書之所自始

博學鴻儒科

聖祖開博學鴻儒科毛西河記載其事甚詳云制科始於兩漢皆
朝廷親試不涉有司歷漢魏六朝唐宋不改惟唐試科不一遂分
制科與進士及明經諸科為二然惟親試者得稱制科又謂之大
科餘皆非是也自元明專用進士一科不用制科即有薦舉擢用
如賢良方正等皆不經名試有薦舉而無科目因誤以進士科為
制科且以八比文為制舉文而典制與名稱俱失之矣康熙十七
年始開科制云是時相傳為博學宏詞科按博學宏詞為前代科
名此並非是但世不深考不曉鴻儒所自出遂以宏詞當之即同
試與同籍諸公亦尚有自署其銜為宏詞者不知鴻儒二字出自
董仲舒繁露有云能通一經者曰儒生博覽羣書者號曰洪儒故
其後作陋室銘者曰談笑有鴻儒鴻即洪也猶古洪水稱鴻水也

謹案 詔旨係博學鴻儒故西河謂不當沿前代稱宏詞也

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官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
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戶部
議帖給俸廩併柴炭銀兩按月稽領眞曠典也

己未三月初一日試于 體仁閣下相傳先試一日上命內閣諸
學士及翰林院掌院擬題皆一文賦一詩高陽李公擬王者以天
下為一家論省耕詩餘各有所擬
上用高陽賦題寶坻詩題先試一日傳晚或云外間有晛知其題
者試畢分卷作四等進呈曰上上曰上曰中曰下
上問有不完卷的何以列在中卷衆荅曰以其勝詞可取也又問
上上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彭孫遹文）衆荅曰雖意
固語滯然故無礙也又問有或問於予曰及唯唯否否語豈以或
指朕予自指耶（汪琬文）衆荅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
言似不必有實指也又問女媧補天事（毛奇齡文）益都對曰列子諸書
有之似可假借作鋪張者及折卷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文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且不論即詩
韻在取中中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潘耒卷）有以東韻出
逢濃字者（李來泰卷）有以支韻之旗誤出微韻之旂字者（章靜宜卷）此何說
也衆荅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
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遂定為五十卷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十作二等餘
中卷下卷分作三等四等者總名為下第不塡榜內初
上諭吏禮二部遠取中人員該授何職着確議具覆時二部不諳
舊制科例但擬已仕者照現任品級或陞或加陞其去任在籍者
或宜起用或宜在籍加銜一應未仕者俱授翰林院待詔具覆
上命閣臣取前代制科舊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職晉上第授
尚書郎唐制策高者特授以尊官其次等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
之分宋制分五等其第一第二等皆不次之擢第三等始為上等

漢陽葉氏鈔書

恩數比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為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等賜進士出身

上乃降旨遠薦舉取中人員俱授為翰林官應給職銜着再議具奏其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其年邁從優加銜以示恩榮於是已仕者俱照品級授讀講宮坊編修等其未仕者概授檢討總充史館官纂修明史其杜越等俱授内閣中書聽其回籍

世宗憲皇帝末年詔舉博學鴻詞科

今上元年廷試取十五人其續到補試者又取五人皆入翰林

乙丑殿試策問

殿試策問向由讀卷官擬進

今上乾隆十年策題乃

御筆也曰國家設科取士每三年而賓興之復明試於廷以覘所志朕既不違立政無方常思進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試貢士亦既不愧不文爰洛爰度矣逦多士之對揚者華藻是飾骨鯁無聞豈朕求之不誠歟抑司其事者抑不以進歟不然豈時無闕政民無隱情耶第多士以起自田間未諳政務為辭耳夫政務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原一致爰以多士素所服習敬業者詢之必有以導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三選四科五問十條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制為取為棄為同為異為得為失可得而詳言歟其銓除也代復不同魏晉而下率循資格有四科九班之别五保七流之異其體制亦能條對論列否耶將欲得賢材舍學校無别途將欲為良臣舍經術無他道多士宜有以奮發敷陳啓迪朕志其有深悉時政得失直言極諫者聽

附注

取士四科　漢取士四科一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明達文法足以決疑四剛毅多畧遭事不惑

五問　宋齊時策秀才以五問又唐試士問以經義五條

十條　唐元和時禮部舉人試墨義十條

選法四科　漢選法四科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入奏四科補賦缺唐四科身言書判

九班　晉劉頌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

五保　宋制凡經五人保任免試注官

七流　貢舉辟名任子奏蔭攝署流外從軍

制科五等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取人能冲選者皆第四等惟吳正肅奎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二蘇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考官胡武平駁送降第四等

漢陽葉氏鈔書

名人似名小人

硯北雜錄卷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君子無黨

聖賢之心如宇宙無際物我兩忘不知有所謂人寧復知有所謂黨雖其險薄小人亦視為一體拳拳汲汲未嘗不欲其舍邪而遷正更惡而就善豈若陽壑荒於域外居檮杌於四裔而別視之耶惟其怙終不悛則為共之上六矣是故治世無有君子小人之名其衰也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至於君子小人無所分別國是混淆而不可返矣大抵君子無黨亦不以黨名人小人有黨而後以黨目君子求治者不可以不辨

宋哲宗時胡宗愈著君子無黨論以進然宗愈嘗力詆程頤不宜在經筵何也

陳仲舉

陳仲舉初不應徵聘太尉李固表薦乃拜議郎再遷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屬城皆惕威名自引去獨蕃以清績留是二李之推重之者皆賢人君子道合氣通之故耳其後蕃既登公府而一時黨人遘禍皆賴蕃不肯平署之力極力調護而清議藉以為干城雖流極潰決而相與淪胥然所全乎名教者抑不少矣

李固

李固東政肯人不便其所為乃上書誣固罪云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薦達例皆門徒辟召靡非親舊或富室財䝴或子壻婚屬又募求好馬臨宮呈試出入踰侈鏘鐺耀日大行在䠂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諸如此言有一似李太尉行事否而乃以無為有以虛為實君子否塞之時也

此馬融筆也儒者羞之

白居易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白集又有咏史一篇云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彼為葅醢機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遥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葉石林謂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牛僧孺為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

牛李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怛悉謀維州一事怨恫神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頡滑二人皆偉人之說出而謂僧孺以德量高李德裕以才氣勝而賢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鸂鶒一隻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當以鵁鶄應之雖戲言實公論也

韓柳

退之以得罪伾文貶而子厚方用事故其詩曰同官盡才俊所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洩傳之落寃讐蓋憾之也永貞行為劉而作亦有微詞焉今集中無與二人詩札柳則往往有貽韓書豈其無往復而公削之矣墓志乃柳遺命公不得辭觀其立言及平生所以

終始者直道厚德兼之矯拂婉末詎不信乎

富鄭公

老蘇上富丞相書愚按茅鹿門曰老泉欲富公和處其下以就其功名似疑富公於並相察貳間有不相能者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既同為相弼性審謹琦果斷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為絮嘗議事弼疑難數四琦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二人稍有隙及光獻垂簾琦請復政亟令儀鸞司撤簾時弼為樞密怪琦不關報有覬公欲致弼於族滅之語琦一日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琦有愧色歐陽修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不裁答及琦與修薨弼皆不祭弔觀此則富公當日於寮家間亦可槩見矣

元豐諸老

元豐間洛陽諸老為耆英會圖形賦詩一詩詠為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升沉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為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憖遺於數歲時以為至論

元祐黨碑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録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陳椒峰玉璂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槩以為黨人也而賢之嘗攷黨人之內如呂公著韓維初為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臙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許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若此者皆得與乎黨人之數果賢耶否耶若夫程頤蘇軾劉摯梁燾諸君子固傑然稱賢矣然苟當日協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之間必有赫然大振者奈何互相犄角為口實究乃與章惇輩並列而為黨不尤大可惜哉

孫文介觀元祐黨人碑有感云誰知黨人籍翻作褒忠碑

洛蜀黨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怨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夕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已固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李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此極平心之論

許洛

蜀洛之黨亦曰許洛蓋以頴濱晚居許田然東坡卜居陽羨而葬

郝未嘗一日居許也墨莊漫錄云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
田晝承君李廌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爲許黨之魁時號
戊己四先生是時東坡及黄秦之殁久矣而黨論猶未息也

楊龜山

龜山之出由蔡氏乃力發其奸明薛文清之舉亦由王振式勸其
往謝終不肯呉康齋薦自石亨既至京師終不受官而返蓋知亨
之必敗也夫君子不能禁人之舉我而能使我必不爲小人所用
乃忌者獨于康齋攻訐不遺餘力彼尹直者吾無責焉浸至薛方
山呂涇野諸公亦無不疑之善乎顧涇凡論之曰先生樂道安貧
曠然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區區捴戎一薦何關重輕乃
不勝私門桃李之感乎此論出而諸談皆可熄矣

蘇文忠

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南又子厚謫
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勸其養丹儲藥君
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卯山之罪而君子
哀憐痌瘝欲其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朱子

朱文公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彦仲首攻之後
以提刑名對人恐其遂涉清要唆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竊程張
緒餘爲浮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侂胄秉政則
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爲僞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爲奇貨有御
史胡紘者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脱粟紘怒其不近人
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詆文公十罪汪義
端余嚞又特請斬以絶僞學京鏜何澹輩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
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讒人之言至此極哉宋之
亡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仇
而必欲痛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擊邪人非詆聖賢也友
人曰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
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爲叔孫矧此公壓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
若此

李東陽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恵其私猶曲
貸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以大義責之書云生遣教
下僂更變故常責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
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
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
之後史册書之萬世傳之不知若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
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比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
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
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楲不覺狂悖干
冐之至李得書淚下

名賢風軌

漢張安世繼霍光爲大將軍以謹愼周密自著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爲通有郎功高
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
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
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
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

權勢如此

漢明帝時北海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帝以信贓物班諸廉吏太常周澤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後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班賜羣臣獨尚書鍾離意悉以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之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惡其名也此贓穢之質臣不敢拜帝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三君得無聞而愧乎然澤與堪皆有清行澤字稺都堪字子稺京師號曰二稺者也

東漢光烈皇后弟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能然與知其有才猶稱所長而薦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然興以為華而不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于上故世稱其忠平又興性好施喜接賓朋而門無俠客此尤其深識遠見善守貴也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得五使有志者勵不亦可乎富鄭公於墳寺剃度一僧劉貢父曰彥國壞了幾個人才度得一個人或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敗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譽人者不可不聞前語受譽者不可不聞後語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嘗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癡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濟始歎服既而辭去湛送到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還語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夫騎射之事皆從少習原非隱德親故猶或未知況其內得於心不涉形貌者乎山簡嘗曰吾年三十不為家公所知以山濤之衡鑑處父子之至親而三十不知可云知人之易耶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流殷不及韓以門庭喧寂定士品自是實相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見沈約宋書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為相與人交終歲無款曲未嘗偽辭以悅人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儆衣為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為賢惟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東萊亦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為世態習俗所驅有為善所驅者有為惡所驅者不為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為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所立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藏金珠數萬于第中會以罪誅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名賓家屬使發取然後入仁謙子居正為宋相至後世居此

漢陽葉氏鈔書

宅云
南宋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廓詒人欲解身上襦與[註]郎恐顧
郎難衣食者唐李廙為尚書左丞妹壻劉晏見其門簾敝潛度廣
狹織麄竹簾贈之三攜至門不敢發言去宋陳后山屢常貧至累
日不炊傳堯俞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士君子屢世使賤於
我者不得附親于我者不敢遺斯可謂卓然自立者矣
王嘉叟題王龜齡（昏）事祠堂詩當時孤論偶相同終始知心每愧
公繞見安車迎綺季遽嗟石室祀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鉤紛
華究竟空白髮舊交衰甚矣尚留面目對高風自注云始龜齡别
書謂吾輩會合不可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
一見必誦此言
趙子固隱居鹽官廣陳鎮有一舟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葜汏葦

峙者夕陽賦曉月為事宣城令梅㵎詣船相謁乃飛棹而去梅佇
望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先生之謂也從弟子昂自苕来訪閉門
不納夫人勸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
曰佳慨然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慙退使令蒼頭濯其坐具
明少保胡世寧官左都御史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
察為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
絶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實而求激楊之當難矣上是其言
江陵既敗刑部郎樆素不得志於江陵覆之甚慘東阿于公慎行
致郎書其略曰江陵殫精畢志勤勞於國家陰禍深機結怨於上
下當其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
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又曰江陵夫人在堂年八十老
矣纍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
楚望於執事寬罪定疏請於上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
者不致為樂郤之族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請于公書眞仁人之
言郎竟不肯用于公當江陵赫赫時獨折其角取忤以去乃能於
其凋謝之日力為維救若懿親家友侃侃叱叱君子哉若人彼噂
噂沓沓乘危擊𨺗狗𩙪竄食其餘未幾郎之子進士死而郎亦遂
狙竟至絶嗣天道好還如此
寒暄易情自是世人之常嘗笑瞿公之書門李適之之問客何見
之晚也若夫灌夫不負竇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
之日徐晦越鄉而别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磬千古之
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跡及其閒居至問
無虚月比又高矣至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
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上以下數語似錯、
倡優玉食宜刪
風俗
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
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倡優玉食倉焉有不匱乎卮者海陸娍者
文穀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
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率衆一而
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塟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
加愚不肖相傾而日䧟于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
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衰禁淫
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
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
天下安
乘轎

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疾朝廷特賜猶力辭南渡後則通行轎矣明初雖公侯不得乘轎兼不設馬凳文職四品京堂開棍乘馬用凳五品光禄太僕寺丞翰林院五品六品官宮坊官亦用凳其餘皆用交床按唐制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剌史有疾暫乘不得舍驛宇相三公師保令僕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擔如漢魏載輿宋政和七年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乘受並不得乘轎

翫好

二程遺書一條云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服事不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噫今之世家子弟其不為醋瓶畫匣者鮮矣若樗蒲六博之好往往破家覆產又不止畫匣而已

居喪

古人謂居父母之喪大祥之前皆不可飲酒食肉今時俗之人不能守此禮者多矣而人亦不以為異孔子謂食稻衣錦於女安乎稱且不可食而況於酒肉乎晉阮籍居喪食肉何曾面質於上曰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夫晉以風流放達為尚滅棄禮法然一出於禮即見棄於人如此則今之輕慢禮法者又不及晉人遠矣

跪坐

朱子謂古人只是跪坐雖有共璧以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文帝不覺膝之前席蓋亦是跪坐又曰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只是跪以其慣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又著跪坐拜說云兩膝著地以尻著足而稍安者為坐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著地為拜則謂跪坐拜三者體勢本不甚遠故跪亦可坐坐亦可拜蓋不主於盤坐又引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則雖後漢時已有木榻不必横席於地然亦是跪坐也他日有問盤坐於理有害否則又答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著地觀畫圖可見據此則古人之坐原有兩般盤足而坐為安坐蓋席端尊長則然其卑幼侍坐亦只如跪謂之跪坐以示不敢安席兼尊長之前可跪可拜也觀曲禮云坐毋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蓋盤足則易箕故戒之也

秦王見范雎跽而請亦是坐與跪相近所謂畧伸腰及股以致敬耳

納拜

晉荀勗諸子謂解系曰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論非所敢聞遂不拜庾異行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家敢輕之乎遂不拜此皆不容易拜人父母也後漢侯司徒欲與王仲回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毋未之許也此不容易受人子弟之拜也

史書每有所謂拜親之交正指此等

程氏遺書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

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迺是呂渥野釋云古人一拜如此重安肯諂佞也

筆記言宋時前輩遇通家子弟請設拜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父祖乃坐又一書記米元章與人書至某再拜則置筆几上正衣冠對書再拜又蘇黃晁張門狀皆手書昔人於酬接書問間古道如此

前輩風範

潘埍紀云埍為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副行素韋公賦彥質先見其二子元擇李勉通刺公出面西南埍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子延坐啜以茶埍他日為給事中歸謁行太僕貫初顧公達存道公時年七十有六聞埍至衣冠扶杖出埍再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埍遜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瞿然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素元御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㑩鶚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乎幸為冠先容埍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埍拜公立受扶而起埍則再拜公嘖嘖有歡勉語倉曹退埍復侍坐頃之奚奴拂几案出殽蔌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埍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咲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貫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蕭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遷十五年已煩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畜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非某之所能及也或曰見行素埍少也賤是不然使公居今日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韓尚書邦奇少時侍父憲副蓮峰公入覲駐通州命往候屆西溪時邦奇自閩七千里又蓮峰與西溪新結姻西溪留邦奇食出生韭一品湯粟數盂邦奇飽食之西溪曰子飢甚乎邦奇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也邦奇反命蓮峰方與陳參政弈邦奇言屆西溪不負門墻屆乃蓮峰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邦奇時年十七陳公熟視曰怪哉此子顏子之志也他兒必恨其簡矣

父執之禮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郄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

牋啓

宋士大夫以四六牋啓與手簡駢緘之謂之雙書後益以單紙直敘所請謂之品字封後又變而為劄多至十幅淳熙末朝士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予家所藏萬歷中先達名

人與諸祖父書劄皆用朱絲闌大副啓雖作家書亦然五十年来乃易為寸楮日趨簡便而古意無復存矣

批反

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書尊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詔書批答之義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謂空紙尾以候批反耳按昔人謂謹空之空乃九㯲之空首㯲也二説互異

信

古人謂使者為信史記韓世家陳軫説楚王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故遣信使曉諭百姓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凡謂信者皆謂使人也今遂以遺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包信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勿勿

王右軍帖語有頓乏勿勿顏氏家訓云書翰稱勿勿不知所由或妄言此匆匆之殘缺耳及考説文乃知匆遽者稱為勿勿東觀餘論今俗勿中加點作匆為匆遽字彌失真矣晉書王廙之傳無故怱怱先自猖獗

州里建旂曰勿所以聚民事而令速也故凡急遽者率稱勿

藏弆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弆以為榮古人往来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翫乃特藏之别作柬為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録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為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實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荆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紫綾囊戚之

門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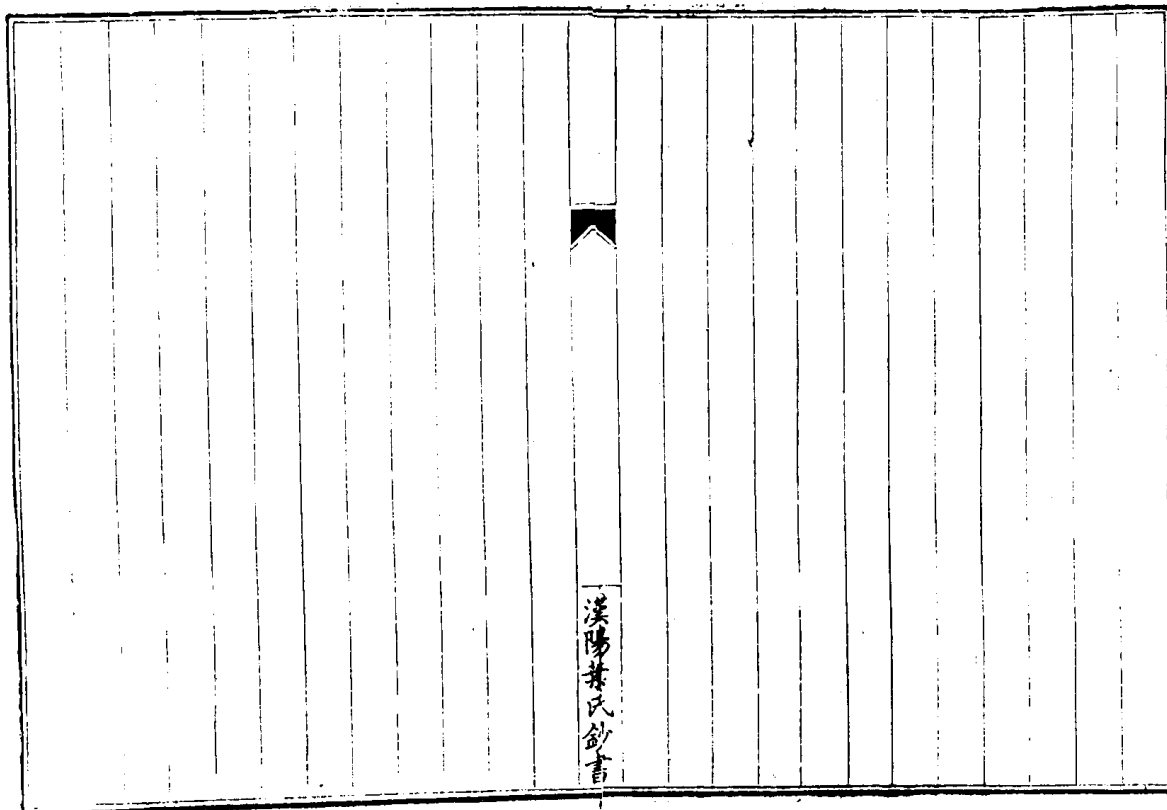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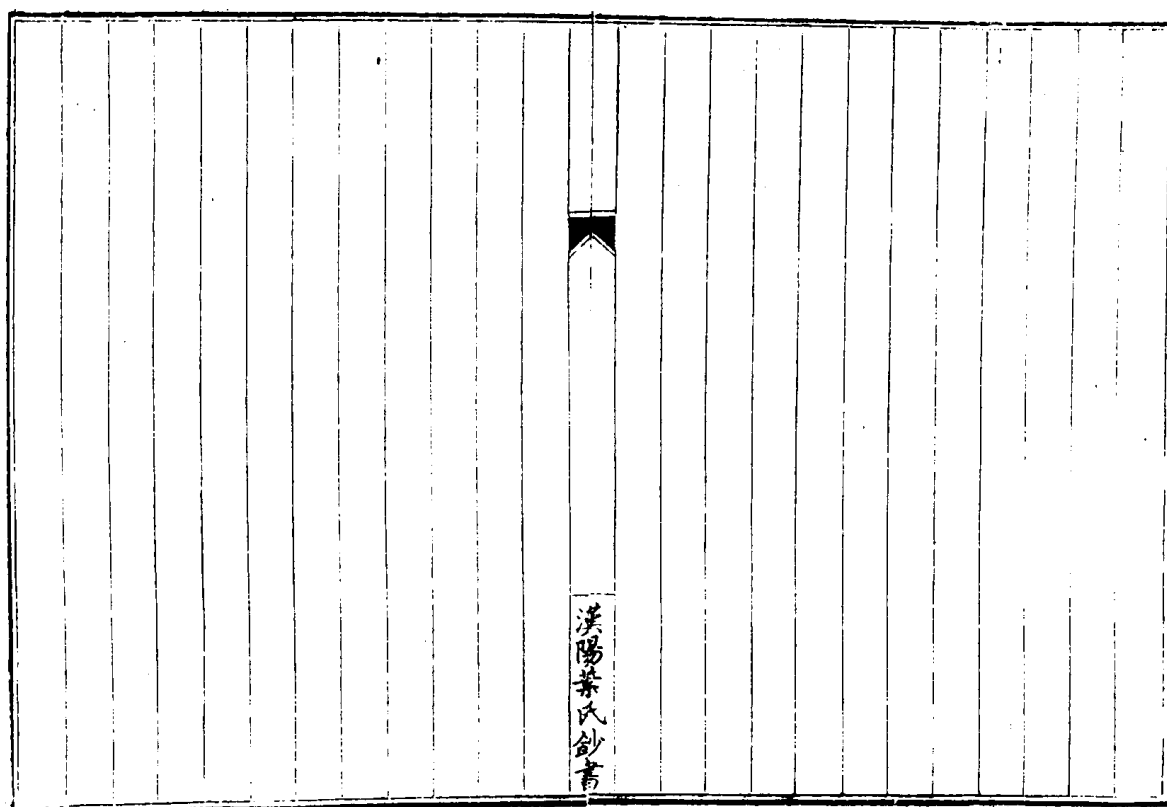
門狀唐文宗以前無之自李德裕柄國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乃相扇具銜起居

遞中附書

嘗見蘇文忠帖有遞中曾用皮角附李信夫書一角必到甚疑私書何以附遞中也既讀燕翼貽謀録乃知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宋時體恤臣僚如此

從吉

俗人每多忌諱孝冠素服不敢登親友之門遇嫁娶慶賀則易服而往謂之從吉唐律十惡有釋服從吉之條今人簡帖直書從吉字是自署罪名也

北平黄叔琳崑圃手輯

五宗

白虎通宗族篇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

九族

九族孔傳以為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之說爾雅謂於内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春秋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九世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紀親疎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琰所謂壽有長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容齋隨筆言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為從叔祖在紹熙為曾叔祖在慶元為高叔祖其明證矣

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于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為九也　日知録

氏族

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

記謂正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禀之于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　始祖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黄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也高祖為庶姓者如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罕之後為游氏罕氏國氏之等戰國以後混氏與姓而為一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大傳正義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媯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皥之所賜也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

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其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别散則通也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

唐書柳沖傳柳芳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卯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夷姓曰姜氏曰有吕下及三代有世功則曰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吴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自出

族姓源流

古人好論族姓源流如靈均之於高陽司馬遷之於重黎王莽之於黄帝班固之於闘班皆高遠其所從來可謂遥遥華胄矣非如第五倫之於田齊猶有世次可極也乃神仙鬼神後世有妄冒為祖宗者如唐以老子為元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晋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而張獻忠據蜀稱西王以梓潼神為周張仲尊為始祖建廟尤無稽矣

氏異姓同

鄭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為婚姻若僅氏同如孔子之孔出於子孔文子之孔出於姞鄭有二孔氏出於姬此三孔同可相為婚何者姓不同故說是已然亦有姓同如黄帝之子十二姓有已姓傳至春秋為莒子為郯子祝融之後八姓亦有已姓傳至商末為有蘇氏周初為蘇忿生此二已何妨為婚姻何者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故此從来論氏族者所未及也

郗與郄别晉太尉郗鑒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元孫也郄與郤同音隙郄詵郤縠之後俗書混

孟母姓仉乃諸田後仉掌通晉有掌椽仉在漢有仉腎鄭國夫人亓官氏複姓譜亦不載

楊雄河東賦丌華蹈衰丌即古掌字蓋像形也後人訛為仉

文登叢司空蘭本秺侯金日磾之後日磾四十五代孫永遷於縣

漢陽葉氏鈔書

之叢家峴遂家焉因以為姓江西有涂氏相傳亦日磾後有金賦者為制置使宋高宗為加點遂姓淦

虙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虙與伏古通用見趙彦衛雲麓漫鈔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唐有繁知一臺以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艱切非

漢酈食其審食其皆音異基惟趙食其音如字不知何義　衛侯名辟疆周行人曰啟疆辟疆天子事也衛侯因改名燬顔師古音壁强音辟禦强梁也陸氏音義從之齊宣之名亦必同義右見郭一經字學三正

侯景以夏侯諳為長史諳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嚴君平本姓莊

避明帝諱改曰嚴京房本姓李推律應姓京
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姓賀　陸羽不知所生筮得鴻漸於陸
因姓陸　文潞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改姓文

魏晉重氏族

魏晉以來㝡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北則崔盧王鄭至唐猶然魏
孝文時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為衣
冠所推而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為首河
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爭僅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
以門閥相高下品單門白甘隱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所
關廉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今世門閥太輕
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詘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左舊族視
之不過積習究其極弊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穀山筆麈

家世

張氏自安世以來世珥漢貂與金氏並耀西京經莽之亂諸世家
多失封爵而張純獨能世其業食邑富平改封武始位躋三公湯
沐八葉明習故事高議雲臺一切郊廟祫禘辟雍明堂諸大典多
純所建議光武甚重之然考其建議如祧四親承大統議封禪蓋
多諛辭焉不唯此也當莽之特上議加莽九錫此則漢賊也范氏
以之與曹褒鄭康成同傳方之蔑矣
陳實為太邱長有名德子紀為大鴻臚亦有節概孫羣為魏司空
僅以才幹著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昔王吉為建議大夫能稱
其職堂世重之子駿為御史大夫有聲駿子崇官至大司空然名
稱皆漸不及其父而祿位彌隆亦猶陳氏也必若江夏之黃香黃
瓊黃琬關西之楊震楊秉楊賜庶幾哉世無慙德矣黃雀貽環世
之所謂陰騭也鸛雀銜魚世之所謂禎祥也而弘農楊氏之所以
興者殊不在是觀其累葉清德四知三不惑夫有以致之矣故東
京衣冠之族雖以楊袁並稱然袁氏後昆不無汰侈不及赤泉也
清白之貽麻澤家遠關西閥閱世篤忠貞彪稍委蛇而不失淳則
修露華藻而累及舐犢悲夫
涿郡崔氏世擅文章如崔寔之賦慰志亭伯之作達旨子玉以草
書擅奇子真以政論顯世可謂世能濟美代有雅才者矣而名位
皆不顯乃若崔琰崔烈一為王莽鷹犬一為西園財虜而皆位列
三公徒足為崔氏玷耳信乎貧賤多令名顯秩無婷修也

袁蔡兩世家

晉宋五代有兩世家一則袁氏山松為吳郡殉孫恩之難淑為太
子右衛率不從元凶劭被殺顗為雍州不受宋明命死粲為司徒
侍中來七殉國子最殉父同死此以忠節世其家者也一則蔡氏
克字子尼山簡與琅邪王書子尼今之正人劉整服飾詭異過克
慙不自安克子謨讓司徒不拜晉穆臨軒自旦至日中使者十餘
反不至王導作女伎不悅去謨曾孫廓徵為吏部尚書不能為徐
千木署紙尾不拜廓子興宗孝武狎侮大臣憚興宗不敢侵媟顏
師伯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右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
到前不敢造席良久去竟不呼坐興宗子約齊明輔政詣者脫屐
約如故齊明曰蔡長史故是禮度之門興宗曾孫凝不從陳後主
酒酣移宴洪範宮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及議義
興主壻錢肅還黃門侍郎云黃散之職須人門並美肅非其選此
以方整世其家者也若才華擅譽貂珥抗宗何族無之未足稱世

德星社

博陵崔倰緦麻親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倰為首倰生六子一登相輔五任大僚太常卿太府卿鄴外臺尚書郎延尉卿執金吾部左僕射平章事鄭卿史郎大知樂從士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鄲嘗構小齋於別寢御筆題額號曰德星堂今京兆臣因崔氏舊里立德星社

家學

家學之盛莫盛於梁武帝昭明簡文元帝父子兄弟皆著書數百卷臣子化之劉孝綽兄弟子姪能文之士凡七十人王筠七葉重光人人著集六朝文風此為炳蔚然文盛失弱臺城江陵文章道盡又不能不為之致憾於江左百六也

賢子弟

陳萬年教兒諂而咸頭觸屏風褚賁愧父淵附齊退處墓下淵奉璽綬詣齊勸進進司徒從弟昭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王晏佐齊明帝廢立為尚書令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背人作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後拜驃騎晏謂其兄阿戎勸吾自裁豈有今日思遠遽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人樂有賢子弟而三人俱失之

世官視事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隋内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裴諝五世為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

父子兄弟避嫌

唐書三鄭列傳鄭餘慶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是父為相子居言職之明驗也鄭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是兄為相弟居言職之明驗也蓋下文云朗開成中擢起居郎開成凡五年其所謂中應指三年四年而宰相表覃以開成四年五月罷非遠兄弟同時乎同歲同月止後一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李石石當國弟福為監察御史見宗室宰相列傳福與朗後亦俱至相他若竇參相而族子申為給事中鄭絪相而餘慶子澣為其從孫右補闕皆班班可考惟杜佑之子從郁元和初為左補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為嫌僅此一見初非有如宋故事必相避也者

不類

隋來護兒以武略任將帥而其子恒濟兄弟相次知政事學士虞伯施文學邁世而其子昶不能纂其業入伏宿衛陸元敬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父子別立門戶

父子別立門戶不始於京攸太宗敕賜褚遂良使者由正門入其父亮止之曰渠自有門右丞兄縉好撰碑誌或送潤毫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其雅謔尚足傳

一如父年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裕鎮南復

入相一如父之年

父子同謚

姚懿貞觀中謚文獻子崇開元九年謚文獻

父子狀元

宋朝父子狀元人知有梁顥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父稱子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咨列侍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婚姻各從其類

宋人婚姻多在鄉里君子小人亦各從其類略舉一二如李文靖蔡文忠為婚姻富文忠為晏元獻壻歐陽文忠為薛簡肅壻滕章敏為范文正甥黃文節為孫尚書莘老婿劉斯立為王定國壻是也又若蔡卞之壻於安石鄭居中秦檜之壻於王珪亦其著者薰蕕不同器信然

名字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疏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至五十年者艾轉尊直捨其二十之字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又曰士冠禮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言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按此則今世俗之於某字配以老與翁字者施之於五十以上之人猶為不失古意而究而升兮槩以稱之何也

一字三字 池北偶談作炭絲

一字　三字

筆記云錢緦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按古如爰盎房喬顏籀劉又之類皆一字字也龍川別志隋時道士屈突無為字無不為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凉州記天錫通江從）（為人所笑減一字不應錯叔書於從南鐵衙稱若乞代莫未字安石跋亦三字大抵皆卷俗也）本朝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明秦鑄字京衣小脩序其頭青齋詩有云今人字皆兩字而京字獨一字自東漢以下無之矣然自漢以降如顏之推字介李暠字雲劉乾字天羅靖字禮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張巡字巡孫晟字鳳李條徐倫字堅毛欽字傑正難悉數也

以姓為字　稱字

循吏傳敬爵字敬俠以姓為字古所未聞或本一字字衍敬字耳顏師古注匡衡傳辯匡鼎白謂衡與人書不宜自稱其字然魏崔賾與豫章王書祖濬燕南贊容河朔慚游祖濬賾字以此答王更不可解

避諱

古人所謂避諱者避其先人之名也記云婦諱不出門周弘正避侯景諱改姓姬氏焦度曰汝知我諱明而呼明皆是也而今人輒云避其家諱不知古人用字之意矣

生諱

生而稱諱末學之失然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此亦是生而稱諱者也　蔡邕樊惠渠頌曰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後歌曰貽福惠君壽考且寧則是時樊亦未沒也豈漢已有此例耶

避太后諱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以春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

應避不避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弘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曹操曾祖名節而其女為獻穆皇后亦名節

臣下私諱

晉咸和三年拜王舒為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疏父名會乞換他郡朝廷乃改會作鄶宜城有夷水以桓溫父名彝改蠻水後唐同光三年以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為崇文館南唐元宗以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特命改名南州又後主嗣位以鍾皇后父名太章尊后為聖尊后於禮君所無私諱為臣下諱失禮意矣（漢避后父諱改禁中為省中當昉于此）

稱君

陸倕詩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時謂昉為任君以比漢之三君君稱古人本甚重今則視為泛常矣

先生

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注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鄧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

稱謂

兄弟之子與父之兄弟其稱謂不見於經大抵從父而推者皆得蒙父稱從子而推者皆得蒙子稱故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父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蓋謂我父者我謂之子謂我祖者我謂之孫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代而下稱族子是也若姊妹於兄弟之子則推而遠之矣故爾雅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謂姪之子為歸孫然姪亦女子子之號因姊姪而得名者非男子之正稱也無已則對姑而稱之斯已耳按僖十五年左傳載晉史蘇之占曰姪其從姑註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此正男子對姑之稱也其子姪叔姪之稱始見於呂氏春秋又史記魏其傳云田蚡乃為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謝安石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是也然亦有徑稱子者史記二疏傳曰父子相隨出關後漢書蔡邕傳將作大匠陽球飛章言邕及質邕上書自陳如臣父子欲相傷陷云云晉書朝議欲以謝玄為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南燕慕容與根謂慕容寶叔父德曰昔蒯瞶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是皆以叔姪為父子也至韓退之與元少尹房墓志子曰次卿述其弟式之言曰子與吾兒次卿遊是竟稱姪為兒矣此則唐以前猶為近古者也（六帖韓弘子公武從弘入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猶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是亦稱叔為父也）宋書劉湛與王履深結義康誅湛之夕履徒跣吉

漢陽葉氏鈔書

球（其叔父也）球曰阿父在汝亦何憂註江南人謂叔父伯父為阿父為叔伯父者以自呼宋唯黃魯直上叔父夷仲詩曰更懷父子東歸得手種江頭柳十尋

按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稱字別以伯仲天子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稱也達於天下蓋伯叔者長幼之稱也若去父止稱伯叔則是以長幼為次序而以父之昆弟同於凡人之稱矣（經世婦稱夫之兄弟曰伯叔見後）

母之昆弟為舅而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然左氏公羊率謂之甥也爾雅妻之父為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故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翁壻亦得甥舅稱之矣稱於王母昆弟曰彌甥見於左傳哀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曰以肥之得備彌甥註父之舅氏故稱彌甥亦曰從孫甥見於哀二十五年衛夏戊之女太叔疾之從孫甥也註姊妹之孫為從孫甥其稱王母之昆弟未有聞後漢書郭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大舅乎然則漢之稱王母之昆弟為大舅也妻稱夫兄弟曰伯叔猶兄弟之稱也亦曰兄公見爾雅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漢書薛宣傳敬武長公主曰嫂何為取妹曹大家女誡亦云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姒也亦通謂之嫂漢張負以女孫嫁陳平戒曰汝事兄伯當如父妻嫂當如母今俗稱夫之女兄弟曰姑是從女之稱因亦有稱妻之兄弟曰舅者皆謬甚朱子語錄曰據前輩但以兄弟稱之據此夫之女兄弟通稱姊妹與古亦合

儀禮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鄭注據爾雅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疏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為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為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為姒兄妻年小稱之為娣是以左傳云云穆姜云吾不以妾為姒是據二婦身之少長為娣姒不據夫年為大小之事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坐既依夫之齒為上下則稱自當依夫之齒為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為娣姒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兄弟之閒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娣姒可通稱或娣姒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娣亦可稱姒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姒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為讓也豈稱謂之實然哉

姑之子注外兄弟也舅之子注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為內兄弟其俚謬甚矣

劉禹錫答薛中書云戎與子當內外屬是也

妻之父為外舅母為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俗謂妻之父為丈人其來亦遠裴松之三國志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不以為怪矣

（有云起於張說之子均者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婿山）輟耕錄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

漢人多重姓名

漢人重姓名者有兩名平一則勸蕭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免禍一在齊哀王傳使魏勃將兵圍相府名平曰道家有言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者也有兩王匡一則新市將更始封為定國上公後降光武以欲叛為尚書宗廣所斬者也一則王舜之子作王莽太師與國將哀章同守洛陽被更始將王匡技洛陽見縛者也有兩王商一則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官至丞相者也一則成帝舅封成都侯者也有兩王舜一則邛成太后之兄一則元后之從弟大將軍王音之子也有兩王章一則安平侯王舜之子一則京兆尹直諫成帝而死者也有兩王閎一則成帝舅嚴封陽平侯官大將軍一則更始將定國上公偽封宜城王者也有兩王吉一則諫議大夫琅邪王子陽一則中常侍王甫之養子為沛相以酷吏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誅者也有兩王霸俱東漢初人一則二十八將中淮陽侯上谷太守一則太原處士不臣天子者也有兩王駿一則王陽之子一則元城王氏也有兩張敞一則京兆尹畫眉者一則

車騎將軍張温之弟也有兩張禹一則成帝師封安昌侯乃朱雲所請上方斬馬劍者也一乃光武外戚有政績歷官太傅錄尚書事封安鄉侯者也有兩張起一河間鄚人字子竝以善書名一則張邈之弟為曹操殺之於雍邱而臧洪所為欲赴義而死者也有兩張陵其一因梁冀帶劍上殿尚書張陵劾之是張楷之子也其一張魯之祖學道於鵠鳴山中有道術所云五斗米賊也有兩張純其一世襲富平侯光武時改封武始侯其一賊將自稱彌天將軍輔張舉以反者也有兩樊崇其一赤眉賊將立劉盆而崇為御史大夫其一鄧禹部將戰死者也有兩樊重其一光武之外祖其一大彤賊率也有兩嚴光其一成帝時官大司馬其一則光武故人嚴子陵也有兩嚴遵其一嚴君平其一即嚴光一名遵也有兩劉信皆宗室一則嚴鄉侯是東平王之子翟義輔之以起兵者也

一則更始時奮威大將軍是劉賜之兄子擊殺劉望於汝南並破嚴尤陳茂光武封為汝陰侯者也有兩劉向一則劉更生一則雲臺將劉植之子也有兩劉歆一即向之子國師公一即昌城侯劉植之兄也有兩劉方其一為山陽太守其一則三公也有兩黃祖其一為北海相孔融屬吏以諫融被殺其一江夏太守殺孫堅而為孫權所誅者也有兩閔貢其一太原處士閔仲叔不以猪肝累安邑者也其一則河南東部掾與尚書盧植同誅常侍張讓者也有兩鄭衆其一為鄭興之子世有經學建功於西域終於大司農者也其一中常侍以誅竇憲功封鄛鄉侯者也有兩侯霸其一光武時大司徒其一和帝時金城太守也又前漢有兩王莽一天水人昭帝時為右將軍與霍光同心輔政一即新莽兩劉秀國師公劉秀以名應圖讖為莽所殺而取王莽者為光武又兩陳遵字

孟公豪俠所在人懷之惟恐後時列侯有同孟公姓名者每至門座中無不驚動因號其人為陳驚座兩漢四百年間重名者已不可枚舉就表表在人耳目間者記之如此

襲前人名

春秋時列國大夫往往好襲前人名如狐偃荀偃范鞅趙鞅衛鞅欒盈荀盈荀躒輔躒之屬是也漢人亦然如酈食其審食其金日磾馬日磾杜延年田延年嚴延年李延年乘馬延年韓延壽繁延壽甘延壽焦延壽王延壽張敞云敞袁敞倪敞史敞何敞趙廣漢許廣漢鄧廣漢王温舒路温舒賈融牟融馬融孔融韓融符融笮融鄧融蓋延任延虞延滕延劉延施延之類不可殫紀而漢人亦多單名至王莽時乃定為制云漢法無二名至重幣以賂匈奴單于囊知牙師使更名為知從單名以示恭順不敢違漢法之意而

單于亦貪漢幣遂上章尊其命此王莽癡絕處也

父子祖孫聯名

漢人好父子祖孫聯名如陳球之子名瑀劉瑜之子名琬黃瓊之孫名琬應珣字李瑜其子瑒字德璉瑒之弟璩字休璉何必重複如是耶至於晉代逸少父子祖孫三世皆以之字聯名尤無味也

李杜齊名

古今之以李杜齊名者甚多如漢之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衆唐之李嶠杜審言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李益杜荀鶴之類亦千古之奇也若李郭齊名者李膺郭泰既已共濟於仙舟光弼子儀亦俱中興之佐命而家下者則李傕郭汜乃逆臣之頑劣者也

姓名屬對

王處皆與朱竹坨先生屬對顏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顏相時吉中孚對温大有楊完者對鬼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話貢師泰對齊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進丑父韓擇木對李栖筠蔡有鄰對徐無黨王巖叟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秘彭祖對庾黔婁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

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鄉里號何展禽

漢四王生

西漢四王生史失其名然其人皆倜儻其事皆可傳一使廷尉張釋之為已結襪一教龔遂對渤海治狀一語鄱陽性見王長君為梁王畫策一致書蓋寬饒風以自善之道議論風旨極似春秋戰國間人生不求名史亦失載西漢去古未遠人之不尚名也如此

兩長頭

古有兩長頭問事不休賈長頭東漢賈逵也諸君進止威儀當如范長頭南史范雲謂范岫也

姓名同音

韓昌黎云漢有杜度焦竑云杜操字伯度避魏武諱以字名按漢章帝時有齊相杜度工草書非操也陳繇有將云王黃（南方同音）其後有許栩見漢桓帝傳有張瑋見何進傳

馮山公云竑之說本於唐李涪杜度見晉書衛恒傳

兩唐伯虎

池北偶談宋唐伯虎字長孺丹陵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史載其迎父瀘南及臨邛獄事時人以為難又文苑傳王鞏錄全州進士唐伯虎至冥司放還語唐曰到人間為我傳法華經勸人誦之仕至梧州推官

兩廉藺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為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為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死有風雨之祀為神

兩逍遙公

北齊韋瓊以高隱封逍遙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逍遙公逍遙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奇章公

周李孝軌封奇章公隋牛弘封奇章公

又案唐書牛僧孺傳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穆宗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子蔚咸通中襲封奇章

侯

顔平原

顔之推齊末為平原太守後人但稱魯公為平原

萬石君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奮曰萬石君馮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家

兩朱買臣

梁亦有朱買臣元帝將也王僧辯既平侯景表請還都建鄴宗懍黄羅漢阻之而止及魏師逼江陵買臣按劍欲斬二人以謝天下元帝曰此出朕意非二人之罪乃已

李龜年

唐僖宗朝南詔請和親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是又一李龜年

李益韓翃

李益名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之被之聲歌供奉天子天子施之圖繪與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世稱文章李益以別之大歷十才子韓翃之名獨重時又有刺韓翃德宗命知制誥曰與詩人韓翃

夫人子孫曼倩

名夫人者二子孫者二字曼倩者三

按燕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夫音扶郊祀志丁夫人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皆名夫人者也儒林傳丁姓子孫楊榮子孫皆字子孫者也雋不疑子定國東方朔皆字曼倩

名位相同

宋蘇相子容為南京察推杜祁公極器愛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齒爵畧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末乃為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為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具杜公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居士

隱居不仕者名居士見禮記玉藻居士錦帶亦名處士見孟子處士橫議亦名處子東晳補亡詩曰堂堂處子後漢逸民傳論曰處子耿介羞與之相等列戰國時越人作處子九篇列於法家見史

記及漢藝文志自佛書有白衣好談名理者謂之居士而少微星有處士之占後遂為雅稱南史到洽築室巖阿號曰居士後何點何嗣諱改阮孝緒陸法和俱稱居士吳孔融薦禰衡稱處士庾詵諡貞節處士宋魏野卒後優詔皆稱處士生前賜號者髙懌安素處士徐復沖晦處士徐積節孝處士又有稱先生而得賜諡者晉范平諡曰文貞先生陶弘景貞白先生唐司馬承禎貞一先生宋陳摶希夷先生林逋和靖先生餘多學者私相稱謂非特賜也弘景父諱貞而諡貞白為異

私諡

私諡始於柳下惠妻然東漢最盛儒林傳夏恭光武時為太山都尉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張霸卒將作大匠翟酺等與門人諡曰憲文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

邕復與門人共述其行謚曰文忠先生邕父稜卒謚曰貞定公宋陶潛靖節處士蕭穎士文元先生梁劉峻元靖先生阮孝緒文貞處士唐孟郊貞曜處士元紫芝文行先生族弟結太先生元以高行得謚而太字更奇張璠論曰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則私謚之立雖或舒仁孝之心終不免有識之譏矣

方正學

蜀獻王聘漢中教授方孝孺為世子傅待以賓師之禮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方正學之名自此始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游夏

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十九耳而既以文學名

班固

班孟堅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五詩殊不及漢郊祀樂章若兩都則不減長卿子雲典引則劇秦美新之類以其訣辭多也幽通賦與崔篆之慰志賦馮衍之顯志賦不甚相遠燕然山銘頗雄桀陵厲本傳不載而附之竇憲傳中或以其侈元舅之功也

王逸

南郡王逸字叔師累官侍中著楚詞章句又作漢詩一百二十三篇今楚辭章句盛傳於代而漢詩不可得見矣子延壽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中郎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作甚奇之遂輟翰夫作賦而至使中郎自嘆不如則其工可知且以見前賢樂於成人之名如此而不欲攘臂以爭也吾於中郎見其深矣

王筠

王筠與兒論家世集書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范蔚宗家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也沈少傅約語人曰吾少好百家言身為四代之史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張華

張侍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瑯環山中案博物志四百卷

武帝嫌其冗命刪為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萬番茂先學識為當代所推其所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河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之謨訓非止於奇聞異見也今之所行脊攟淺說必非華舊蓋晉室東遷五車遭阨秘書所藏盡為烏有華志寧獨存耶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為贋書其在於今又惡知其果同隋氏本否也

文中子

世之論文中子者以程明道為正明道言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如世所稱禮論樂論續書續詩元經贊易未及行者皆附會成書者也明道又言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如通鑑所載賈瓊問息謗仲淹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仲淹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

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之類是也當干戈雲擾之時身隱河汾讀書樂道致足尚也乃自擬為孔子後人亦遂奉之為大儒侑食廟庭非質也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文中子於六籍由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

唐文三變

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張燕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其道益熾比補闕李翰集梁肅之序韓退之肅所取士是時韓柳之文未行故以蕭李之徒當之至韓柳文盛而第三變之論定矣

昌黎詩古文

韓愈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刬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塵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

李漢韓文序云退之為文汗瀾卓踔淵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

唐鄭權以中人之助求為廣州鎮積聚珍貨遺京師酬恩為朝士所嗤薛廷老形之白簡請按其罪昌黎作送行詩叙乃言權功德可稱富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効李實諂事李齊運驟遷京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時大旱饑甸乏食奏對則曰雖旱而穀不害勇於殘殺人不聊生出行瓦石滿車及謫通州市里讙呼袖瓦礫遮

道伺之而昌黎上書乃曰公卿大臣守官無過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閣下者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屏息消沮影滅非閣下布宣威德何能及此諛面効忠違心虛美所謂百世天下法者而若是況他人乎

穆伯長

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為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是宋之文統與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焦弱侯亦列其目於經籍志則其集固未嘗亡特未有好

事者為之流布耳

蘇東坡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畗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過者也而責己重以周侍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黄在恵在儋不忠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絶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為難也

陸游蘇轍

陸務觀紹興府修學記云世衰道微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横流不可收拾而稱陸伯政文無一毫及於釋老死有以見周公孔子然從事金丹自謂丹成可不死又云法華為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序普燈録則自以五備史官猶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等語議論自為矛盾至此蘇子由民政策深言佛老之虚誕而欲去之乃於楞嚴則云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恵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書金剛經後亦極讃嘆且又自注老子所云一人之説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棓者也

虞伯生論文

虞伯生告袁伯長云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若川人之為庖也粗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鮮甲之珍不易故性為文之妙亦猶是耳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皆只就省中起艸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扆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顔荛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嶸閉户精思徧討羣籍與夫斵窓舍人紫微失郝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情諉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

大手筆

崔融傳朝廷大筆多手勅委之手字當在大字下大手筆本出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册謚議皆珣所草蓋六朝至唐皆以詩為詩以文為筆大手筆者謂高文典册大文字也後謂燕許大手筆則似竟為宗匠之稱景文疑之而因去手字為大筆殊不成語裴延翰樊川文集序曰大手短章大手謂長文字也陳書陸瓊傳諸大手筆中勅付瓊王偁東都事略鄧潤甫傳兼掌皇子閤牋記及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此為得之

文章遲速

文章遲速不同由天性不關工拙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皐高文典册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山水於大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不獨文章為然

文章以工為貴何問遲速古以速而名者七步三步擊鉢刻燭俱稱敏手以遲而名者三都十年兩京一紀不為鈍漢迺有以多而名者隋開皇中詔舉秀才杜正元試策高第楊素怒而難之乃手命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限以未時急就正元及時脫稿素讀而驚賞命吏部優叙是以多而兼速洵為異才金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賦詩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皆有法尤夙有孝行章宗名至內殿試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憂旱詩上嘉賞為賜本科出身是㓜而能速亦不厭多殆天能也

戒雜

謝靈運自謂慧業文人遠公鄙其心雜不與入社雜之一言切中文人之弊蓋理義紛華交戰於心知戒而不能定則物遂奪之矣於是行已在清濁之間為政兼王霸之用此文人之大敗也諸葛武侯有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王佐居心固與文士異矣

古今文士每多不護細行蓋才性紛華愛奇好費以此貽譏於人長卿慢世馬融輒賄雖有好才不能強為之飾惟魏徐幹恬淡寡欲有箕山之節梁任昉廬墓泣處草為不生罷郡還臺衣不能全以文士而修處士之行固不可以文士目也

忌稗販

居易錄佛印元禪師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即罵曰汝口不語反記吾語異時稗販我去學者漁獵語言文字正如吹網欲漏非愚即狂吾輩作詩文字正如細欲漏非愚即狂吾輩作詩文最忌稗販

代作

人各有所長優於論議者或遜於文章此代作所由起也然良士懷才無由上達托迹幕府俛倖風雲亦是遇合盛事如蘇綽為周惠達量定答詔周文帝詢而知之即召用任以尚書馬周為常何條陳便宜唐太宗立為召見躋升宰執張嘉貞為張循憲草奏武后異之召拜御史人主憐才恨相見晚主者薦達不以自媿蓋其代為言者國家大計是以能動人主顯身成名雖屬代庖不為過也若馬融之為梁冀潘岳之為賈謐所作何事甘心代之名教罪人人士所宜戒矣

賣文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子雲家無擔石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亳富人修佛廟戍知白台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遝庭即其書可知矣

賣文為活殹湛事

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為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玭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

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疋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絹及玉帶等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

玉堂清話李翰于和凝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凝作相翰為承旨遇當批詔次日于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主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碑銘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為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為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頲

漢陽葉氏鈔書

作也此可以證

盧書蒼誌其母墓請其友馮山公銘之馮戲之云伯牙鼓上而成連撫下可得成聲乎然此在古已有之馮偶失考耳

銘法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志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為世誡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為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亦非截然諛墓者也

皇祖皇考

古人作墓志行狀多曰皇祖皇考案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訓皇為前

勒石題名

勒石始於李斯題名始於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泰東觀刻石文曰祗誦聖烈請刻之眾又伊州距柳谷百里有漢班超紀功碑又度尚撰孝女曹娥碑文碑之有文其來已久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為立碑者宜上言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遏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遂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亦多在有力之家律唯見任官私自立碑有禁耳

漢陽葉氏鈔書

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

額碑

前世匾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陵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証也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証也今皆先書矣（天祿識餘）

銘系事實

班孟堅作楊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書系事實悉具於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淵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四皓賜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没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皓碑目集古録金石録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

碑誌不相似

昌黎作王仲舒碑又作誌作劉統軍誌又作碑東坡作司馬公行狀又作碑其事雖同而文詞句律乃無一字相似者真縛虎手蔡中郎為陳太丘胡廣作碑又為二公作祠銘同者乃十七八

叙先世失實

張安世一時賢相不能揜其父張湯之惡柳子厚書友人碑陰歴較短長不為諱蘇老泉叙族譜稱其父曰性簡易無威儀喜為善而不好讀書語皆實録故可傳今人纔有官勳叙其先世務粉飾之為聖賢雖有善人君子式録其言行人亦將以若人等之搖首不信均於澌泯而已

僧臘

今之為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録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為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為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為僧若干朞

慧遠

升庵外集毛詩注疏詩之篇什次第乃晉僧慧遠所訂又李德裕詩云遠公說易長江上龍樹收藏龍藏中既說易又訂詩是有功於經也寺志載其記一篇詩一首皆藻麗警拔與淵明伯仲間又王昌齡集有題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蓋又擅丹青之妙乃文儒而隱於染衣者也李頎詩所稱遠公遁跡廬山岑信矣

朱弁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虚中同載虚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為詩題其後曰絶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慙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每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明詩人

明初有葉唐夫先生家於江邨橋有詩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詩可以入唐

衡山先生人止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清節有病中遣懷詩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黄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意時在待詔而欲歸也

邵二泉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吳匏菴雪後入朝詩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髙處不勝寒饑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

李攀龍與王世貞謝榛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稱七才子結社之初李王得名未盛稱詩選格多取定於四溟子榛贈詩云謝

漢陽葉氏鈔書

搸吾黨彥咄嗟名士藉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於時予與公實子相元美撰五子詩咸首四溟而次以歷下既而布衣高論不爲同社所安歷下乃遺書絕交而曰豈其使一眇君子肆子二三兄弟之上必不然矣迹其隙末乃因明卿入社四溟喻以糞土由是布惡於衆元美別定五子遂削其名曰後五子則南昌余曰德德甫蒲圻魏裳順甫歙汪道昆伯玉銅梁張佳胤肖甫新蔡張九一助甫也曰廣五子則崑山俞允文仲蔚濬盧柟次楩濮陽李先芳伯承孝豐吳維嶽峻伯南海歐大任楨伯也曰續五子則陽曲王道行明甫東明石星拱辰從化黎民表維敬豫章朱多煃用晦常熟趙用賢汝師也曰末五子則用賢及京山李維楨本寧鄞屠隆緯真南樂魏允中懋權蘭溪胡應麟元瑞也其後廣為四十子而四溟終不得與焉故四溟賦雜感詩有奈何君子交中道而棄置之句亦可憫矣歷下有言眇君子雖耄而絕墨猶存則亦未嘗深絕之特明時重資格於韋服中雜以韋布終以為嫌爾

明詩人形累者孫伯融跛偶武孟張節之謝茂秦眇祝希哲枝指何仲默禿羿其他不可悉數至唐仲言汝詢無目李公起埈耳聾口啞皆勤於箋注不廢吟咏曹能始作兩異人傳一以耳治一以目治也

樂府

魏樂府不成於曹劉而成於繆襲晉樂府不成於潘左張陸而成於傅玄宋樂府不成於鮑謝而成於何承天北齊樂府不成於蕭慤而成於陸卬皆屬恨事明洪武樂章出四學士之筆嘉靖樂章率出議禮諸貴人之詞假孝陵改命伯温季迪永陵改命揮欽君采則其辭定不若是之懦鈍矣

集句

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脩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惟服此乃集句詩之祖也或謂始於王介甫者非是

詠物

豐草菴蠶豆詩誰賦田園雜興題張圻記取夏初垂喜肴采庶新懸莢恰值蠶眠未吐絲細雨賣茶聲過後竹烟燒笋火停時沙瓶滌榼分煎咏豌豆今逢第二詩自注誠齋集蠶豆詩有沙瓶新熟西湖水漆榼分嘗曉露餘又言蠶豆未有賦蓋豌豆也吳人謂之蠶豆

詠物詩最難工而梅尤不易林君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為絕唱矣他如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易江為竹桂二字為疎滑便得神韻餘則蘇子瞻竹外一枝斜更好高季迪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亦見映帶之工高續古絕句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邨可謂傳神好手朱希真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李易安詞要來小酌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皆得此花之神若朱雍之梅詞黃晞顏之梅苑李龏之梅花衲釋明本之梅花百詠詩愈多而神愈遠矣侍御吳振纓樓賢看梅菊樹惟一色半山堆白雲烏啼邨不夜香遠客先聞近寺松陰合橫枝澗影分誰家修竹裏籬外亦紛紛凌漢翀詠梅玉蕊含風香苔枝帶霜冷夜靜月冥濛空庭卧無影詠梅者類取材於疎影暗香侍御獨以無影形容之亦奪胎法也

趙子固梅詩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忽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雖不及和靖亦得梅花之神韻

雪白也止可以詠梅花宋人盧梅坡尚以為須遜其白而詩人乃以棃花為白雪雪未聞有黃也而于武陵詠木稺曰夜掭黃雪作秋光謝無逸曰白雪凝酥點㦤黃楊庭秀曰雪花四出翦鵞黃

土風

劉靜脩先生黃金臺詩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為賢重輕德輝照九仭鳳鳥才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鴟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救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當日郤聘情事已見於此矣元宋本字誠夫世家大都因父官江陵從江陵王奎文講性命之學造詣日深還燕後以進士第一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監經筵有燕都詩四首為人所傳誦地都漁竿滄海還拂衣来看九重天蓋闕九陌橋

如月綵影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繡錯緊華徧九衢上林辭賦漢西都朱門細婢金條脫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湖皇圖東瞵白面生紋綺笑殺揚雄卧一區盧溝曉月墮蒼煙十二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珞瞿曇寺豪竹哀絲瑇瑁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萬呼祝堯年形勝全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别太平元武鈎陳騰王氣白麟赤鴈入新聲近来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呂賈生

題畫

文徵翼曰余訪故芝城過方九臯傾蓋如故一日出蘭譜見示風吹露泣石冷泉香欵欵盈盈誤將紉佩九皋自述得法於趙文敏一代風流筆墨簡靜尚有惜之者曰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同時鄭所南畫蘭不著土且叢而供之曰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所南一上舍視王孫逸氣何如哉余聞九臯多從齊晋諸老游知堅宜置塊磊未消游戲筆墨間正老人他年受生衆香國種子耳

蕭山魏文靖公詩傳者絕少偶見黃子久畫沙磧圖一卷卷尾有文靖題詩江村望極際春明匝地人家喚欲醒芳草一川潮灩灩嬌鶯隨處柳層層茅茨逼水通幽島苔徑穿雲接斷塍回首夕陽天末墮老漁猶自未收罾

龔開聖予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蘭筋備極諸態每遇絕糧輒作一幀人爭以米易之故有儲粟求之不得也有攜琴圖奇逸之甚上以小隸題一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攜琴

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王冕元章好畫梅奇逸絕倫一長卷乃畫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景後題一絕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又一長幅題云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疎華個個團冰玉羌笛吹他不下来

歌曲

樂府家諸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西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炙轂錄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急緩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

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曰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法秀禪師嘗戒黄魯直作艷詞魯直以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

歇後

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此歇後體也若論文字之常則當云夙夜在公朝夕從事矣截去在公從事之語而竟以夙夜朝夕作活字用語雖似半而意則已全文章之妙如此若後人作歇後語便露色相如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則俳儒之隱言市井之謔語也嘗覽元人作清江引曲云蕭蕭五株

門外柳屈指重陽又不曰重陽又到而但曰重陽又歇後語也又字下得奇然詩云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則詩人已先之矣古人文章不事獻推而百代文士刻心嘔血千錬成字終不出其範圍孰謂六經無文章哉

選詩文

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此選文之祖也宋元嘉宴集遊山詩五卷此宴會遊賞詩集之所祖也顏峻婦人詩集二卷此玉臺新詠之所祖也千寶百志詩集五卷崔光百國集詩二十九卷此選諸家詩之祖也

句讀

句讀字自漢有之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邦之事蹕鄭康成註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句絕讀徐音豆韓退之師說云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洪曰讀音豆馬融笛賦云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注投徒闘切說文曰逗止也其字畫異而音訓同也

章句

章句孔安國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秦漢以來諸儒各為訓詁乃有句詩家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則又以一字為一言也

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亦以一字為一言又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是皆以一字為一言也論語其恕乎亦然

薈蕞

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薈蕞薈草多貌蕞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杜工部八哀詩云薈蕞何技癢可以為掾

檃栝

今人以文字冗長者約畧其大意而翦裁之謂之檃栝案荀子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字書亦云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不專是約畧之之義也

讀書法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録之録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録即就壁間觀所粘録日三五次以為常

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録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讀書若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即中下已無不爛熟矣

姜西溟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且可不致遺忘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半可畢今計九年可畢則日百五十字也東方朔上書自稱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正二十二自十六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日成數算之則一日所誦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

硯北雜錄卷十三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感應

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因聖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其造化之性陶瓬之器非唯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蠶吐絲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皆冥理自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感者動也應者報也皆先者為感後者為應非唯近事相感亦有遠事遥相感者若周時蒦麟乃為漢高之應漢時黃星後為曹公之兆也易疏

占候　歷家

天文五行之學愈踈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而已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邵子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詳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不爽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陸龜蒙曰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世人多拘禁忌冀蒙福佑不知自賢達觀之則有不必爾者昔廷尉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術家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後致位司徒子孫世為廷尉又司隷校尉趙興亦不䘏忌諱每入官舍輒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爵祿益熾官至太守子峻登太傅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

坐必端膝呵叱狗馬亦不言死行路聞凶便解驂留止還觸歸忌
則寄宿鄉亭終身不過舉孝廉後坐事為太守名燮所殺亦可知
拘忌者之毫無所益矣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吕才刊定陰陽雜書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
妄分五姓各屬五音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長
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
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
也其序葬曰古者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
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
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是不
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
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
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
皆非也

開元十年勅宗室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不得
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為而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敦之道
至於卜相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避忌占
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訃算得失其於形跡已為不雅
至若挾震主之威處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視休咎卒遇
構陷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耳近世卜相之流假托朝貴乞句四
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
此者亦未見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毅山筆塵

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文中子謂北山

黄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髙人祿命以悦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賈誼譏司馬季主語也
季主尚受此毒詈今之紛紛奚為者

索紞善占候辟郎中知中國將亂棄歸燉煌鄉人數從紞問吉凶
紞恐以言招害遂言謬對欲令其無驗惟以占夢為事

隋般紹表臣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
文三十六卷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孟序九卷說陰陽配合之原
仲序解四時氣王休煞吉凶叔序明日月星辰交會相生為表裡
季序具釋六甲刑福禍德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
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及天子下至庶人吉凶所
用罔不畢舉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按此即今監頒歷日通書
之所祖也歷家之推刑福禍德始於淮南子而闡明於般紹遂為
百代不刊之典矣

葬師言禍福多本於景純之經然試與百人分謀之無一人同者
所云龍穴砂水向背如枘鑿齟齬之不相入其說業已難擇加以
日者配以年神方煞吉神祇百二十凶神倍之視避實難以是不
克葬者多矣世傳景純墓在金山足過於詭奇沈啟南詩氣散風
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斬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
蔡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於平坡地三丈六尺
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
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也魏公之葬無乃太卑濕乎

俗刻玉匣記所載耳熱耳鳴眼跳心驚按時占驗本於宋俞誨百
怪斷經鵲噪則依時按在何方飛鳴而來以占吉凶無子丑戌亥
四時

繇辭

左傳疏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康成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田頌謂繇也每體十繇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為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別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此傳鳳凰于飛下盡莫之與京襄十年傳稱衛卜禦寇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傳稱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辭其辭並韻則繇辭法當韻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韻習於古也

閔二年左傳成風聞成季之繇杜注繇卦兆之占辭直救反穆天子傳訟之繇郭璞注繇文辭音由韋昭曰繇由也則繇字可作平聲

讖緯

建武中博士魯國曹充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又受詔議立七郊三雍禮儀七郊者天地及五帝也三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後明帝即位充又上言請制禮以示百世引尚書讖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改太樂官曰太予夫以璇璣鈐悠謬荒唐庸猥淺陋之文而以之改太樂之名何世主之好怪也不知六韺磬濩何必出自緯書咸池雲門豈盡本之讖記乎後充之子曹褒官侍中奉詔於南宮東觀撰漢禮百五十篇然亦雜以五經讖緯之文帝雖善之而頃不為言禮家所許卒不行於世

漢儒好論圖緯之書即鄭康成為世大儒而其學於馬融也融會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九章筭術乃名而問之即康成他日亦云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及其龍蛇入夢以讖合之知命將終故其著書雖多然如天文七政論及乾象歷之屬想亦圖緯之篇也

郎中尹敏嘗諫光武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夫近鄙則誠有之矣別字即訛字也讖書即不別字亦無甚深意然敏既侃侃言之可以與桓譚鄭興之論並垂矣乃他日又因圖緯之闕文妄增六字於其中曰君無口為漢輔乃欲以此希冀一日之福而竟以此得罪亦可嗤矣然敏與班叔皮相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莊惠之交光武好以圖讖決事宣布天下桓譚以此得罪而苻堅以讀讖殺王彫王佩此一事過光武遠矣其後乃以讖文入五將山竟為姚萇所執當是末路惛憒耶

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秦燕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端乘其機而誘惑之

神仙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為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彊非見

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為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為仙此復何疑哉

劉越石荅盧諶詩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蘭亭敘竟用此語古人之不孅祖述如此然晉人祖尚元虛而越石獨喜建功業逸少亦戒安石清談廢事宜其有味於此言也

高駢素性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盃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獨不惡也曰神仙以此試人耳可見逐臭之夫非其天性盖有所慕而然也近代士人亦有類此者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又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為利之心則一而已

吳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儀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顦顇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日知錄

神仙修煉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菴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畧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元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煆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他書粗為明白

道家流派

老莊之道本齊死生而神仙之術欲求不死其道不同也乃養生家流附會其說以道德南華為談元之祖斯已謬矣故七畧以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伎後世又有符水禁咒之術始於張道陵亦附之道家其說愈遠矣北魏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修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式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盖合服食禁咒而一歸之道家矣

道有南北宗

釋有南北宗道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喦亦分為二宗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授薛道光道光

授陳枏枏授白玉蟾此南宗也一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邱處機等世謂七真此北宗也

全真教

全真教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錄云昉於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於宋南渡皆本之呂巖而全真之名立自王重陽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龍虎閣皁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盖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馬端臨之說如此

符籙

符籙盛於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為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世襲明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為房中之術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壓張真人之上大抵符籙之說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净本指也

釋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夆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法中已有能為是言者日知錄

李泰伯覯詩云凝旒南面總虛名廟祀何曾暫割牲但學禪心能忍辱莫羞侯景陷臺城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誠齋詩曰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

王摩詰遊感化寺詩鷹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劉須溪云若用周禮鹿女事按述異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道士武帝為立觀號曰鹿娘又海陵天目山有五色鹿產一女於山左真人王治往視之見鹿乳焉乃挈養於菴至七歲為築鹿女臺居之治飛昇後女南渡履江水而去王詩當用此何至引羅氏之說耶

咸和五年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今沙門出世領衆者倒稱大和尚蓋自澄始

吳曾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麄人二濁人三中閒人四上人一云有過能自改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上之人

南朝釋子皆稱道人黃冠則稱道士顧歡傳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又紀僧真傳宋時道人楊法持昇明中以為僧正㝠猶傳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慧嚴慧義道人是也然晉書呂光載鳩摩羅什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則僧亦閒稱道士矣

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雒陽處之於鴻臚寺故後世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於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雒陽伽藍記及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

文殊師利菩薩經曰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寺太和真人尹軌樓觀先師傳曰周穆王問杜沖靈宅棲元為修觀此當是寺觀所由名

漢劉峻女出家又洛陽婦阿潘出家乃尼姑之始東晉何充舍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沙門自魏晉以來依師為姓道安尊釋迦乃以釋為氏後見阿含

含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自是遂為定式右沙門稱釋之始程大昌雍録曰葱嶺之西餘國冠昭武為姓者皆釋種也錢牧翁釋迦方誌辨云釋種者即刹利帝王種釋姓最貴中天竺王奕世君臨居四天竺之會其散而之四方者王曰塞王氏曰塞種人引顏師古漢書注釋塞聲相近本一姓也

醫學源流

醫之為道難言久矣然必審診以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裡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復參其人之動静與其息之相應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為甚不輕矣非洞明應世羣書之得失尚可與於斯乎黄帝内經難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邃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内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其所謂迴風沓風者今人絶不知為何證況復求於治療之深旨乎又下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刋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情欲飲食罷勞之所致者略而弗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陀等書為脉經叙陰陽内外辨三部九候分人寧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洎夫三焦五臓六府之病最為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歌遂使其本書不盛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砅砅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燾孫思邈思邈以

絶人之識操慈仁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工害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闕其藩垣亦足以其術鳴但不知傷寒之數或弗能無遺憾也燾雖闕劣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龎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閫奥而擷其精華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啟内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光素睢水張從正元素之與光素雖設為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闕乙之風而興起者焉若從正則又宗夫光素者也元素以古方新病决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傅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内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説蓋以土為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臓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其劑多峻厲不善學者殺人光素論風火之病以内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著為元病式簡與粹微有非大觀局諸醫所可彷彿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者之間也嗟乎自有内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二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多也他未遑深論即今所論者言之世之醫師果能盡心於斯否則夫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之屬焉能察而行之不至以人命為戲也幾希矣雖然亦有要焉逆與順之謂也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之曰温凉曰寒熱吾則逆之果能此道

矣則去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安可遽反於至約之域乎醫之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而已

醫必三世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脉訣所以察症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宋文憲集

脉

志林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未嘗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爾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騐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騐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為事哉

神醫

廣漢郭玉為太醫丞多有奇效和帝異之欲試其神藝乃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其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夫診視若此之精亦可云神於技者矣

宋名醫

宋龐安常初虞世和俱善醫龐耳失聰大蘇所謂我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者是也每應延請駕四巨舟以貯賓客工藝聲伎厨傳日費不貲虞性不可馴所得施貧者最敬黄山谷獲佳墨精紙必歸之此二子者豪俊爽邁而知人第以醫目之淺之乎視二子矣

元名醫

元至正間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嫗攜二女求診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

扁鵲　雷公

史記佔畢一條云醫家二扁鵲一黄帝時人一戰國時人二雷公一黄帝時人一趙宋時人戰國秦越人明洞醫道世以其與黄帝時扁鵲類因以為號今所傳難經乃秦越人作非扁鵲也宋雷斅撰炮炙三卷人多不知其名因素問有雷公為黄帝弟子遂以炮炙為雷公撰非也隋志有雷公注神農本草四卷漢志有秦始黄帝扁鵲俞柎方三十卷皆假託耳考古者不可不知

六不治　四難

扁鵲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輕身重財二衣食不能適三陰陽并藏氣不和四形羸不能服藥五信巫不信醫六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郭玉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療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將身不謹二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好逸惡勞四扁鵲得之長桑君郭玉得之涪翁

復卦云七日来復漢儒觧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王輔嗣云陽氣始剥盡至来復時凡七日鄭康成引易緯之説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也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無陽也然何時無陽盖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腔子成此一畫坤卦非是無陽陽生甚微未滿腔子也饒子曰十月之前半月有剥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也後半月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也剥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天地固無休息之時也自宋儒之論出而漢儒之言為滞矣天下未有一月無陽亦未有一日無陽所謂七日来復者日者陽物七者少陽之數陽之新復則所謂少陽也又極永之晝時七則回七日者此純陽四月之日也而於一陽始生一日言之者望之也臨之八月有凶者於陰則豫愁其盛也復之七日来復者於陽則豫慶其盛也故曰反復其道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非兩時也言能止於所不見則不見其所行矣故彖辭謂之敵應丸以陰應陽以陽應陰謂之和應以陰應陰以陽應陽謂之敵應敵應則雖與而不相與也絶應則偏和應則流惟敵應乃為聖人之應也聖人者以止為應以應為止者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程子以游魂為變為存者亡堅者腐清散而不反之謂其於游與變之義似未盡也夫陰精陽氣聚而有

身此所謂精氣為物也魂則此心之神也物有形有質固常以聚散為有無神則無聲無臭詎當以生死成聚散哉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游之謂也賈誼曰忽然為人化為異物變之謂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人也念之往来識之起滅生死之根也所以其終也能游而為變先賢謂不必以既返之氣為方伸之氣然而魂則不滞於氣者也物物者也故可以返亦可以来也至於天宮地府之説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者然宇宙之内總之以氣相感清曠者得天之氣吝嗇者得地之氣潔修者為神鄙瑣者為鬼夫其所自取也寧足為怪或曰為仙為佛何也曰此雖世外之故而亦非理外之故也易之所謂變者其故不可勝原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曰物則滞生而死也曰變則神死而生也生不知其所自来死安能決其所自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世儒紛紛争辯於輪迴之有無者陋矣

人生元氣隨時升降子時生於腎中此即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卦也自此後漸漸升至泥丸午時自泥丸下降於心戌亥歸於腹中此即天地六陰窮極百蟲閉關草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静極復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静之間即亥末子初之時故屈原遠遊篇云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虚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朱子謂此言廣成子告黄帝不過如此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静故天地萬物生朱子謂此二句極説的好静能生動若不是極静則天地萬物不生養生者當順其時而行坤復二卦之功

人生元神出入目中五臟精華亦聚於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道德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内養之法嘗要兩目垂簾返光

內照降心火於丹田使神氣相抱故太玄養初一曰藏心於淵美
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
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息自定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呼吸要
綿綿深入丹田此修養要訣
以存注為道是認賊作子以搬運為道是驅民為兵以呵噤為道
是搏沙作丸皆非所以養生也心定念止湛然真寂不生烟火常
見明月如此元妙非可言說
陸平泉曰數息不如調息調息不如閉息閉息不如真息真息之
妙至於無息非真無息也陸公自言能閉息一二時其無息吾未
能若能然便是金丹大道或曰凡人勞則氣亂氣亂為風風為波
勞甚則風急而波駛式為道上靜驅妄心則風止波寧上下各循
其營如此守且無事何事於中雖然中何可不守人之守中如朝

廷之設官也官在則兵自強民自寧中守則氣自平血自循數息
雖下法可以常用心不可任亦不可抑動不疲照靜不著空斯可
以語心矣心胡可不空但不著為妙世有頑空之說我謂空安能
頑正坐不能空耳靈臺中具萬物而無一物靜則與萬物俱寂汨
則與萬物俱亂人能不置妄念於中真念自續安得為空亦安得
為不空胡至頑耶
眼不視魂在肝耳不聞精在腎舌不吟神在心鼻不臭魄在肺四
肢不勞氣行脾是為五氣朝元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為三花聚
頂頂為泥丸所稱聚頂神棲崑崙之謂究其要在無欲其基在嗇
精所謂無勞爾形無搖爾精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黃帝妙道不過
如此為彼家說者曰天陽必藉地陰不知地是天中陰人身亦自
有陰陽降為陰升為陽昔以己陰濟己陽非藉人之陰益我之陽

也
隣臍三寸謂之關言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學道者常致
氣於關黃庭外景經鮮在臍下三寸或曰在臍之上三寸非也此
為氣海非祖氣也守氣海者易於見功故術家嘗以此愈疾然無
益於長生
三焦者水穀道路氣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之下胃口之上所謂膻
中也中焦在胃中脘下焦在臍下一寸然此又非手少陽之三焦
也手少陽之三焦所謂有名無形者也藥者療也所以療疾也無
疾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况藥乎藥有偏效而無全功金石之藥
最為酷烈其傷生最速其他草木之藥近於熱者皆能腊毒古人
服松脂而塞腸服杏仁而致泄服楮實而痿骨服首經而消渴服
鶴鵠椎子而發咽喉之病種種不可枚舉養生者最宜慎於此

抱樸子內篇言服食金丹之事甚備如謂養生大要在乎胎息得
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氣鼻
中引氣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吐之及引之皆不欲
令自耳聞其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
而鴻毛不動為候漸習轉增其數久可至千至千則老者還少日
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勿以死氣之時也故曰仙人服
六氣此之謂也從半夜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
為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此最為要語人能嚥津以養陰閉息以
固陽一意為善百想盡除是所謂小金丹也
抱樸子又言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
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冷喉中鬱
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其粗氣也入氣粗則傷肺肺五臟之華

蓋氣下先至肺也且呼吸尚不欲有聞况咽有聲乎又曰導引不
在於五名象物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
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夫導引
療未患之患通不和之氣動則百関氣暢閉則三宮血凝祛疾之
元術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
也元有張姓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纊之際下田
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樹掌錄

按摩為養生之一術勞役者資之而血不越亂佚惰者資之而氣
不壅滯若素養者何資哉内經云冬不按蹻春不鼽衄盖冬月固
密之時引動枝節陽氣泄越至生發之候血遂妄行故有鼽衄之
疾

自周以來惟漢文帝得老之旨以治天下而漢刑措許旌陽得老
之旨以治邑而邑無訟王何之任誕嵇阮之放曠老之罪人也始
旌陽問道於女師諶母母敎之曰一念不欺為忠一事不茍為孝
其語約而盡諶母以仙去亦老氏之徒哉

黃庭經琴心三疊舞胎仙九氣映明出霄間琴和也和其心使丹
田如疊物然靜之至也而胎息之仙融融活活若舞若飛豈有為
注想之謂哉三元九宫氣象炳煥妙無方所所謂出霄間也七蓮
玉籥開兩扉重掩金關密樞機言無視無聽也兩目曰兩扉金關
為口

心靜則氣自升降心靜則息自調匀乃或運氣而反傷其氣調息
而反窒其息不求諸本之過也

天地一陽來復亥子天地一陰來復巳午於斯靜定二時二氣自

天地至靜以下
謂之真空是禪語

完於我身

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為妖不名為道此正合
吾儒之旨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鍾離權曰鼻頭閉息服元氣引得邪風肚裏鳴大凡人心不靜内
多雜念二火正熾乃閉息服氣是自作内風非特引外風也

金剛經降伏其心道德經虛心實腹總不如周易洗心退藏於密
其義精矣

或問無所住而生其心文成曰良知之體皎如明鏡明鏡應物妍
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是生其心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
是無所住也問輪迴文成曰是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一日之間此
心倏鬼怪倏禽獸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現人若不自知又寧知
佛教文成天資明敏識力况至其議論去聖道不遠一流而為王

龍溪輩再流而為李卓吾輩佛道之糟粕吾道之榛莽矣

生死者生人所必有聖人晝夜視之任其來任其去而已矣大禹
以死為歸張子以沒為寧未嘗厭且畏也莊生畏而強齊佛氏厭
而求脫幾不達哉聖人之學動靜無間吾人之心為物汩久矣一
旦攝焉欲與此理相胞合必有扞格而不合者故必先於靜養之
既久心焉呈露於焉應酬隨吾所念莫非道也不得於靜而求其
善應猶無源之水雖盈易竭矣端坐也調息也瞑目也皆所以收
攝此心而不使其妄動也此元門之與吾儒同者但吾儒主於無
欲而彼求長生則非所謂無欲矣

天地至靜氣未嘗息聖人至靜念未嘗息所謂靈臺寂然者息妄
念也未嘗息真念也真念者念而未嘗有念也不為前念留不為
後念迎隨則隨緣雖念若無故謂之真空不謂之頑空

作當作生字

念所以繫念所以綿欲根深也寡欲則念自寡無欲則念自無心
靜則息自調調久則息自微微則自相依附非強之相就也習靜
既久此心虛明內則照見吾身呼吸之根外則洞悉乾坤橐籥之
妙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者本然之善是以君子動則行
其善靜則存其善今之平居或調息或守中或觀想而君子不必
然惟念念在善念念不雜久之而妄念不起前往者無留後至者
無迎則息自調中自守便是元參禪對是故聖人之學包二氏而
為學者也
夜氣收斂凝寂境與念俱清於此默作靜存則不失天地之中古
人謂嚮晦入息息者生機也譬山木之露養也不但耽酒蒸女為
斧斤即劇談馳念皆牛羊心之神無所不之也孟子所謂求放心

者求其橫溢旁出者也心用而正則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通萬古
而萬古俟百世而百世蓋天地古今皆心體也非謂約之方寸而
不放也是故心正則為存邪則為放如馬之駕車駿服相當和鳴
鑾應雖行千里豈得為放若失銜脫轡驚趨狂蹶則雖在垌牧豈
不為放心之說不明而以探六經討百氏為支離煩擾此非孟子
之旨也
劉邵人物志云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
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彰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元慮之
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
外光斯數語發前人之所未發
學務無情則至於滅性學務有情則至於蕩性周子所謂主靜乃

聖學正脉其要全在無欲苟能無欲則雖在紛華波蕩之中終日
動作云為而自獨契於所謂神妙圓融無聲無臭之體即一毫俗
情世態不能沾染不能動搖此則真能主靜者苟但攝心虛寂曰
吾以主靜也即使孤介清潔亦不免為偏方獨智之士而無以成
天下之務況於人欲潛滋暗長其為害又何可勝言也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註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
取之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劉晝曰
烟生於火而鬱火者烟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其語在伊洛
前音淵還周子之無極即詩所詠天之於穆無有朕兆非陰陽未
分善惡兩無之謂也有太極即有陰陽陰陽即為太極太極純是
一善惟人稟氣雜糅不齊故因感動而失善若謂無善無惡則太
極一混沌物耳惡稱極極者至也以善而名也善非他即生生之

謂善
周子太極圖稱無極而太極陸象山以為出自老子極力攻之然
非老子之言也汲冢周書有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漢
人註云道原出於天易稱易有太極是也實本無極自漢來已有
此語
陰陽之精泄之於水故坎之為盜也盜陰陽之精也人物之精泄
之於智故智之為盜也盜人物之精也聖人之退藏於密所以完
其精而不使盜也
寢後必呵食後必呵則陽不壅事後必定行後必定則陰不泄
節食而脾養寡言而肺保損愛而腎足主敬而心定戒怒而肝寧
此養德為養生也
目為神關鼻為氣戶心為精主多視耗神多息虛氣多欲竭精故

端視調息攝念三者動靜不當離
嗜臥為六慾之首妄視為六賊之魁
未勞而息則氣常生覺勞而後息晚矣況覺而未肯息乎
留氣則留生故言不如默言不可已故多不如少疾不如徐高不
如輕少言徐言輕言皆不使過而窮其氣所謂中也守之亦以養
德
聖人於損致戒曰懲忿窒慾於頤致戒曰慎言語節飲食夫懲忿
則木和窒慾則水滋慎言則金息節食則土安四者全神明亦無
不調矣養德養生原是一事離德而談養生生何由養
多病多壽謹故也是矣而未盡善惟謹則無大病凡人之夭皆非
氣血盡也殉欲忘生於是有大病以壅遏之有一臟偏枯以遏竭
之不然但除瘍子之外雖賦薄者亦必有七八十年其氣乃竭其

血液乃槁至於溫公不知疾華孔明嘔血酸辛則夭遂之不得為
聞人故不以食色耗以政事耗若不當此位者則有何不得已而
自代其生
邱處機語元世祖云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
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 冬夜燈說
遠官有癱緩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
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於百年之後尚有容貌如
生者今人貪利祿則損其心窮奢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
矣 貴耳集
丹經修養起於離坎離中虛☲坎中滿☵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
二陰中有一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亦云離
中有真水坎中有真火水火二姓相濟為用運於一身亦然心為

離腎為坎心火下水濟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
辰砂煆出水銀砂屬離水銀即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
靈砂即真火要知內外交養法不出此坎離成都道人覩說此妙
術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
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
前密戶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
即玉環也醫書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即是玉環其處正與臍
相對人之命脈根蒂也
從人中以上鼻耳目竅俱雙人中以下口與前後陰竅俱一故曰
人中以其上偶下奇儼然一泰卦也或曰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
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居口鼻之間故曰人中或曰督脈從尾閭

漢陽葉氏鈔書

由背達頭而上至上齒縫任脈從下極之俞由腹而上至下齒縫
遞當任督會處故曰人中
東坡思無邪齋銘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晝
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
附潛邱劄記論一則
仙石錄外編儒辨第二十五曰六經多被混亂尤甚者易易中尤
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
章不言八方蓋謂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
相盪以成六十四卦也逆數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見
於乾卦先讀去聲非邵子之所謂也愚嘗得張平叔悟真編之傳
於方外士其意與邵子之圖適合離東者移火於木位東三南二
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於金位北一西四共之也乾南坤北者

移坎之中實以填離之中虛而成金丹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長女合老陰黃婆也艮居西北乾位以少男合老陽築基也兌居東南巽位以少女合長女隱寓二七於其中鼎器也震居東北艮位以長男合少男隱寓二八於其中藥物也其於數往知來逆寓順則成人逆則仙也易道無所不包何獨丹法凡醫藥相地三命等無不倚之以立言而離於文王處憂患孔子無大過之意即非儒道之易希夷仙也不妨以丹道說易邵子交於二程何可出此考亭於丹道粗有所見不同佛道之茫然是以手注魏伯陽之參同契見邵子之圖欣然會心入之本義而不計丹道可以倚易易不為丹道作也本義之混濫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為第一

硯北雜録卷十四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沿誤

古事人多相沿誤用高唐之夢前者楚懷王後者楚襄王也而曰宋玉百尺樓劉元德自擬也而曰陳元龍崔季圭偽為曹孟德對客而孟德捉刀立其旁則崔假也而今稱假倩者反曰捉刀人石崇明君詞敘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觀此則琵琶自是烏孫公主事而所謂昭君琵琶者特季倫之擬作耳今人反以昭君為故實於烏孫之鼓在漢書者反置不用矣

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發有青雲之志梁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阮籍詩抗身青

雲中網羅孰能施李白詩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皆言隱者高潔之意故揚升菴謂詠入仕登名之士為誤然按史記范雎傳賈不意君能自致青雲之上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北史魏長賢傳皆奮于泥滓自致青雲唐摭言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孟浩然送友之京詩予登青雲去予望青山歸則仕進之稱青雲亦非誤也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琰沒胡曹操與邕善贖還嫁陳留董祀然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與舅子蔡襲則邕亦自有後非止文姬一人也

案西園翰墨林西園二字乃漢靈帝鬻官游戲之所通鑑稱於西園開邸立庫以貯天下之錢於西園弄狗張讓傳當之官者皆先

至西園諧僧然後得去是也於文事無涉建安七子有西園字亦無涉因考舊本張説集是西垣（與園音同）翰墨林蓋題為恩敕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得林字麗正殿書院即開元十三年四月改名集賢殿書院者按唐六典集賢殿在洛陽宮之右其為垣字無疑且以天文興起下人文亦更工妙（舊唐書馬懷素傳史臣曰以西垣對東觀正指麗正殿）

廣文選誤如張協結字窮岡曲文選已收入雜詩而此云格隱魏文帝置酒坐飛岡文選本江淹雜體而此云文帝遊宴如古詩驅車上東門冉冉孤生竹皎皎素明月之類率皆重出甚至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云木賦南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作微詠賦不知宋元有王微也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盖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可為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遂顢以指冬至云

秦璽或以為李斯或以為程邈石鼓文或以為宣王或以為宇文周瘞鶴銘或以為右軍或以為陶弘景或以為顧況月儀或以為索靖或以為唐人蘭亭出右軍無可疑然又以為有真藁二本唐人所重者藁耶真耶至南唐徐鉉又僞作屛障長縑書以欺陶穀絕交書或以為出嵇康或以為出右軍又以為出李懷琳黃庭經或以為逸少或以為楊羲和赫然名蹟尚無定目如此

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

洋徒作、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是言葉少蘊馬翔仲嘗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和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先是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王惲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然則百篇尚書高麗且無之況日本乎萬歷初林絅齋在郎署有命遣使臣封倭林上言請多索之以歸未免近於迂矣

唐書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廣文在國子監後世郡縣學教職借稱耳近世文家有以此稱為文送教諭者誤矣

北史盧思道傳齊文宣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

漢陽葉氏鈔書

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一二首思道有八篇人號為八米西溪叢話聞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數多也見有誤用八采者以為得采多殆失考據耳

山谷詩尊前八米句聰下十年書徐師川詩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

唐書韓愈傳憲宗欲用愈皇甫鎛忌其直曰愈終狂䟽可且量移內地按唐人得罪遠貶遇赦移近地謂之量移非遷官也

杜詩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三載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按陳暘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自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為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為犯聲又唐多鮮曲如柘枝用渾脫鮮之類觀此則劍器渾脫自各為舞曲之名今人誤讀杜詩

序以劍器為句而以渾脫瀏灕頓挫六字為句以為皆極贊舞劍器之妙謬謬沿襲文字中往往以渾脫瀏灕四字連綴用之可笑也

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今京師傔從人帽皆用烏羊毛此亦渾脫之遺製也宋史徐徽言傳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此渾脫又似以羊皮為脫而渡者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不去左太沖誤以為馮唐

咸淳臨安志靈隱有月桂峰相傳月中桂子嘗墜於此生成大樹其花白其實丹天聖中天降靈於此山狀如珠璣識者曰此桂子也張子韶憶天竺月桂詩湖上北山天竺寺滿山桂子月中秋黃英六出非凡種肯許天香過別州自注云天竺桂花六出他州無

本冷齋夜話天竺桂花中秋特盛非必種出月中地氣使然也

唐明皇兄弟共五王相次薨逝天寶時已無存者唐史可考也楊太真以天寶三年入宮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李商隱詩云薛王沉醉壽王醒張祜曰閒把寧王玉笛吹皆未之考耳小說載因吹寧王玉笛明皇妬恚遣歸外第尤可笑

岐王隆範開元十四年薨薛王隆業二十二年薨洪容齋曰唐岐薛諸王俱薨於開元中而太真以天寶二載方入宮薛逢詩雲外笙歌岐薛醉月中臺榭后妃眠皆失考耳

國策齊威王料匡章不叛與秦交和而舍時下注本云相對不戰曰交和按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為左右和之門注今之壘門也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今解作交相和解之義謬矣

張說進閼羊表遠生越嶲俗本嶲訛作嶲注云山高處又傍注云音峻按史記西南夷傳以邛都為越嶲郡集韻嶲選委切音髓國名與音峻者異義王勃滕王閣序星分翼軫注云牛斗與翼軫相去甚遠乃借楚界形其遠耳按史自漢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至陳俱曰豫章晉惠帝割豫章等七郡武昌桂陽安成三郡置江州如庾亮鎮江州諸袁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初治豫章隋置洪州總管唐置洪州都督武昌三郡係洪州都督所領即都督閻公管下注以為借形其遠謬甚（五代史南唐主李景升洪州為南昌府時未有南昌之名依舊本作豫章故郡為是）

又序中遙襟俯暢今本皆訛作遙吟俯暢

袁君山之流涕按後漢書袁安字邵公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桓譚字君山今以袁邵公誤為袁君山宜注出

庾子山哀江南賦序傳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咸能自序駱誤由此

汪退谷沆光集注荀中郎不知為晉書荀羨而訛作荀或注陳其年集孫劉不過使我不為三公不知為魏志孫資劉放而訛作孫仲謀劉元德如此類者甚多

唐詩紀事崔成甫為陝尉更得体歌為得寶弘農歌韋堅傳舊唐書注体都本切㙈盆上聲此体字音也補注改体為體繆以千里矣通雅傾卓之夫曰体

石鼓文歐陽集古錄始設三疑然前此已多紛紛之說王厚之石鼓文考正云周王之獵碣也韓愈以為宣王鼓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鄭樵以為秦鼓馬定國以宇文泰曾蒐岐陽指為後周

物董逌曰傳云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岐陽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興搜鍾銘之類皆畨吾迹則此爲畨吾可知程大昌雍録亦以爲成王鼓自韓蘇詩以爲宣王後人無敢有異議者其實按諸左傳及杜注言成王而不及宣王其爲成王鼓無疑

王半山姑孰早梅詩大渠春費寶刀催不似湖陰有早梅按晉書帝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還于湖在當塗西南陰察者微察之也温庭筠誤逗晉史作湖陰曲半山又以溫誤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爲定五字松悦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爲詩誤

晉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絶倒時人語

云衛玠談道平子絶倒今流俗以大笑爲絶倒非也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即腴地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北人謂之高粱得無秫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秔糯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秫之爲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下亦相等惟不粘爲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北土恒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長帶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秔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今人乃謂管中窺見豹文之半謬矣

閒居用緑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時事尚保釐留臺非閒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是致仕後事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蓋其先也文選晉武革命論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喜曰汝乃吾一字師宋暨陶舉進士傳臚時呼作槩音無應者蘇魏公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暨某呼之果應六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其實音瓢高麗姓也

東坡家有老人泉梅聖俞爲作此詩葉少蘊燕語云子瞻謫黄州

號東坡晚又號老泉山人其印章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同篆文又其畫竹下有老泉居士朱文印是老泉爲子瞻之號無疑世徒見歐陽公所作墓誌有人皆稱爲老蘇乃牽老泉以加明允矣

世傳杜鵑爲望帝之魂語頗不經華陽國志帝禪位於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啼也

顔師古注朔妻名細君今泛稱人妻誤矣烏孫公主亦名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耳今人隨聲附和誤不止此

妓女入宜春院曰内人呼妻爲内人可乎

喪服疏繩菲今時不借也周時人謂之履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人謂之不借者此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名也按不借本是喪屨後人有遊山雙不借之句於是競以不借

代芒屨用之亦誤矣

余初為此說後見崔豹古今注漢文履不借以視朝揚雄輶軒絕代語履絲作者曰不借是非專為喪履明矣疑巯因字義而附會之也

范史方術傳中載王喬事未免荒唐如雙鳧王棺事籍籍於人口而不無誕妄或以為即古仙人王子喬而劉向列仙傳又以為即周靈王太子晉愈不可考

世言葉令王喬與仙人王子喬本是兩人而應劭風俗通義辯葉令一條引周靈王太子與師曠事則是三人混而一之矣案後漢書王喬載方術傳傳末云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也而劉向以為即靈王太子劭說本此

鄭泰曰孔公緒清談髙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又淮南子嘔之而生吹之而死二字義正相反而今竿牘家動云吹噓疑其沿誤及考揚雄方言吹扇助也郭璞云吹噓扇拂相佐助也北史盧思道翦拂吹噓長其光價杜詩唯待吹噓送上天皆本此非用鄭泰語也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而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案此即今之織絲禹貢所謂厥篚織文也俗訛織為紵紵音柱說文檾細者為絟粗者為紵

詩小雅織文鳥章織與幟同亦音志

今人賦詩用事不詳出處譌謬相沿最為可笑如彈碁之戲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歆謂向也）作彈碁以獻博物志云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碁故李義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此與奕棋有何干涉而今人率以奕為彈碁此類甚多

古今詩話彈碁局方五尺中心高如盖其巔為小壺四角微起魏丁廙有彈碁賦隆中夷外緻理肌平是也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此見天問注

祖逖字士稚今作士雅誤

山海經雅山澧水出焉又東五十里曰宣山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漢志南陽雉縣有衡山澧水所出是亦雉訛為雅

毋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清詩敗鼓無聲強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說文旗从㫃其聲訓熊旗五斿以象罰星士卒以為期也旂从㫃斤聲訓旂有衆鈴以令衆也分旗旂為二正字通云周禮九旗所畫異物所建異名各有等差雖旌旄之通稱而制度自別未可合為一也施愚山試博學宏詞省畊詩誤寫旗為旂閣擬一等
聖祖改置二等

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為旂熊虎為旗旂諸侯所建旗軍將所建二各不同

爾雅河鼓牽牛星也荊楚歲時記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之轉也太白詩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然

漢陽葉氏鈔書

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遥相望
又以織女為黃姑矣
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後人以參辰為參
商者誤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改左氏本
文而參商之誤稱實始於此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甓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為
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至萬歷七年五
月四日忽自傾圯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
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案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
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
以為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略者顧猶遺此証據何
也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
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
何所慕改篡為慕矣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肎效屠門嚼久
嫌弋者篡
何屺瞻云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
柳子厚晉問魏絳之言近實公室乃貧此乃韓獻子之言非魏絳
也然此自出水經注故以示博耳

客星

朱近修嚴子陵論云客星有五曰周伯主喪者也曰老子主饑者
也曰王蓬主兵者也曰國皇主疾者也曰溫星主暴骸者也皆天
道之至不祥而謂子陵當之可乎又按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
星發二尺許西南行在輿鬼東北六尺而滅凡見百十有二日後

牝宜作牝、

二年光武崩此豈亦曰子陵致乎自後明帝順帝星三見章帝一
見和帝五見靈帝再見史占或主兵或主喪劉聰時客星入紫微
太史康相以為非常之變聰遂滅亡其他客星之見不勝紀總之
驗無子陵之類

列女

後漢列女傳范曄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宜其
取董祀妻也袁隗妻亦詞辯詘其夫然何取於清淑哉曹世叔妻
來往宮掖審應詔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又與聞政事牝鳴童角
矣尚足厠管彤乎
吳孟宗為孫琳告廟廢吳主亮李密降魏謂蜀為偽朝王祥雖
不拜司馬而終事二姓自古孝子未必忠臣淑德未必烈女殆
是天地間一欠事

荀氏八龍

漢末士尚標榜互相題評至於名稱過實海內風靡潁川汝南家
家賢傑或父子兄弟羔鷹或羣或門生故吏去官行服名樂咸而
賓客多載之竹素焉得無謬乃言太邱攜子孫詣荀朗陵朗陵諸
子應門下食一時盛會上感天文太史奏德星見又云真人東行
又云五百里賢人聚不亦異哉按通鑑荀淑之卒在桓帝建和三
年淑本傳云年六十七自建和三年己丑逆數至章帝建初八年
癸未六十七年中並無德星見也范氏荀陳二傳亦未書此唯世
說載之他書或多有是言皆不足信蓋當時傳會之浮譚不然蔡
邕碑文何絶不之及也且以其說考之其曰陳長文於時尚小載
著車中文若亦幼抱置膝上蓋言其時老小皆賢人也予謂荀之
八子不得盡佳與號無雙迴跡董卓之名猶不得已若緄之畏禍

毀方遣其子婿唐衡可謂龍乎文若助謀曹氏以成其業而禪代衆事㦡列佐命乃陳荀之不幸也又何德星之有星聚之譚既為鑿空八龍之目亦實乖越矣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庾亮見陶侃事重出皆誤望蔡是謝惔居官地名乃以為惔之小字惔小字末婢非望蔡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為王允之所聞非右軍也晉書沿誤亦多

曹子建

近人書曹子建文後極力推尊操丕父子極口詆毀子建遂及孔文舉禰正平楊德祖諸人案魏志蘇則傳初臨菑侯植聞漢帝禪位亦哭後文帝出游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又景初中詔書稱陳思王克己慎行以補前闕蓋其晚節如此故能免於猜主之忌使操真以子建為後實遠勝桓即孔文舉之為人亦豈華子魚郗鴻豫輩之所能望其項背耶乃輕加訾議傎亦甚矣

盧循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孚齊名王丞相尤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遂令人忘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渙竟煽動嶺表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

丁約劍術

唐闕史首載丁約劍解事謂約從逆帥李師道被獲戮俘闕下臨刑用幻術以筆代己自云歸崑崙石室矣語云天上無不忠孝神仙約何為者長川劉孔和節之有詩云淮南叛諸侯趙高賊宦官神仙乃如此何足容褒彈真篤論也否則如淮南以叛誅死而道

書猶妄為鷄犬皆仙之說以誑聾俗是導逆也豈可以訓

元昊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譸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昊之說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為此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即有此二人未必即是王猛未必能用曩霄試觀嗣宗入幕所裨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以為異即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

曾子固

曾子固事繼母甚孝竭饘粥之養四弟九妹宦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守福州舊有園蔬錢三四十萬棄勿取

制舒當事勢力能偃舉世之人從之而不少屈其人如此乃評者謂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娼者詞也

蘇叔黨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為服緦麻云云顧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麈錄

朱浚

何燕泉餘冬序錄載朱文公曾孫浚為浙漕值賈似道當國時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按文公世系公長子塾生鑑鑑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吏部侍郎丙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浚能殺身成仁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宋史

及綱目皆不書

雲谿友議

雲谿友議載李翺在潭州席上有妓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知為蘇州韋中丞女殷堯藩當筵贈詩云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云云李乃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輟畊錄載姚燧官翰林學士日玉堂設宴歌妓中一人秀麗閑雅微操閩音叩之泣而訴曰妾建寧人真西山之後也遂白丞相三寶奴為落籍嫁小史黃棣嘉興目聞有詩記事云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云云此皆好事者為之媢嫉君子汚衊大賢亦猶南渡小人傾朱晦翁至有帷簿不修之謗可謂無忌憚之尤者矣友議出范攄手鄙俚不足道陶宗儀元末名士乃亦爾可怪也

李廌

李方叔之父名惇字憲仲東坡同年友也故生平與方叔極相周卹集中有答方叔書云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所謂期望者實欲方叔守道自信相勉於道而不務相引於利則先生之自待與所以待方叔者直以古處為期偶閱宋人趙溍養疴漫筆云東坡知貢舉將鎖院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取簡竊觀乃揚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章摺之以去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及拆號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方叔竟下第坡拳拳於方叔如此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子厚小人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云云果若所言乃末俗潛通關節冒犯科條者所為先生豈肯出此此必章惇父子造為此語以汚先生趙氏不察其誣傳諸紀載於先生品望所損不細特為辨正

事蹟相類

古今事有絕相類者如瘦沈語前有約後有昭畧冥寄怨詩之賈前有玄後有滔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弔客驢鳴之王前有粲後有濟獻胙加毒以譖賜死人知有晉獻公子申生而不知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惲沈江負父屍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有趙祉女絡掘地得石鄉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飛蕪香竹不問主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榮蘧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有楊素之於李伯藥而不知有蔡興宗之於孫敬玉乳生湩人知有元德秀而不知有李善絑衣娛戲人知有老萊而不知有伯瑜智囊人知有晁錯而不知有樗里子魯匡佩六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蘖大以石為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熊渠子倒用印人知有段秀實而不知有李崧夢筆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珣紀少瑜李嶠李白能使人主前席人知有賈誼而不知有商鞅蘇綽御屏隔座人知有漢鄭弘第五倫而不知有吳紀亮紀隲萬石君人知有石奮而不知有秦襲張文瓘留犢事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扁食脫粟人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晏嬰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胡毋民成公綏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潠酒救火人知有欒巴而不知有樊英郭憲佛圖澄成武丁羊車遊後宮鹽水灑地人知有晉武而不知有宋文下第獻詩座主以明年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子化成刻石高山深谷人知有杜預而不知有顏真卿賜行酒人炙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陰鏗錦纜事人知有隋煬而不知有甘寧還帶陰德至相位人知有裴中令

而不知有白中令發塚類遠祖貌人知有蕭穎士之於鄱陽王而不知有吳綱之於長沙王因食辨勞薪人知有荀勗而不知有師曠強索妾人知有孫秀武承嗣而不知有阮佃夫殺負心僕人知有張詠而不知有柳開金蓮歸院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令狐綯王珪周必大介子推題壁作龍蛇歌舟之僑亦作龍蛇歌張崇還鎮率特稽錢趙在禮亦率拔釘錢

人知有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其後有趙肅侯之朝周人知有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其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吐握

呂子昔者禹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周公吐握之說見於荀子人罕稱禹也

龍門

漢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晉王衍善元言惟談莊老為事理有所不安即更改朝野翕然謂一代龍門陸倕與任昉俱為竟陵王西園之客及昉為憲司簪裾輻輳預宴者號曰龍門之游袁昂在朝寮謂號曰宗臣雅有倫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釋慧持形長六尺風神俊爽時沙門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

晁以道與李奉議書云本朝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號一代龍門

下榻

陳蕃為樂安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惟蕃能致焉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是蕃所置有二榻今人只知徐穉矣璆字孟玉　又唐王庭湊待駱山人以函丈之禮別搆一亭去則懸榻見唐年補錄

雁帛書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汴中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郝是實事

廢蓼莪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此事與王偉元絕類

東山

韻語陽秋會稽臨安金陵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攜妓之所謝安本傳初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游處被名不至遂棲遲東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云安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游東西巖注云即謝安東山此臨安之東山也又云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孫遊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蹟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葛嘗之所攷正止言東山而不及西山考咸淳臨安志縣北有東西二永安巖西山乃許邁所居也見晉書本傳東山則安石所嘗游者後人但知有謝故洪平齋有詩云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

反錦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今卻饋曰反璧本此又昭十三年衛人餽叔向羹與一篋錦

制 殺 致字之誤

叔向受羨反錦則以反錦為詞亦可而人無舉此者

武人能詩

武人能詩史載沈慶之曹景宗而不知周羅睺家本傳羅睺在陳為太子右衛率時參宴席陳主曰周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反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羅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穿角襆

郭林宗有折角巾故事北史王遵業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邱園嘗著穿角襆好事者多毀新襆以學之可作對類

笑疾

陸雲有笑疾見張華多姿制又帛纏須大笑不能自已東都事略劉溫叟傳劉燁好笑雖在人主前不能自已也

硯北雜録卷十五

北平黃叔琳崑圃手輯

人葠

人葠初出一椏四五年兩椏至十年後三椏如抽花亭亭獨立名百尺杵間有四椏者椏必五葉葉圍而尖四月花細小如粟紫白色秋後結實色殷紅性喜陰多生椵樹下亦以其深林陰翳也（椵音賈土人訛為奴非）其根有兩三岐或四五岐亦有直下無岐者形肥而短者產興京以東諸山中名東山貨形瘦而長者產寧古塔諸山中名北山貨至八分公皆五六月間採者名芽草力薄七八月間採者名黃草力完總以色紅而肥實明潤者為上色黃而堅者次之色白而中跡者最下矣有如小兒形者名葠王不易得其稱土木者以混同江東有土木河（遼志云在開元城東北六十餘里亦未確然非大同邊外之土木也）就其所產之地而名若清河則前朝通市之所而非其產紫團產自上黨今已久絕羊角則以目高麗葠之大者而土人所立名稱多俚俗不典（如娃名則曰棒槌曰根子其肥者曰黃泡瘦者曰蘆草之類）亦不能詳記矣向時採葠者多以水浸之不能經久關內市者故遲之以抑其值乃加煮焙於是市儈無所施其術而葠值倍增今內府葠膏俱是原煮葠水并根葉製成故功倍倫等若購之市中者僅取莖葉及雜草為之宜其用之不效也葠葉奉天亦有售者其值極微冬閒瀹以代茗味微苦而清香不俗亦能益人凡藏葠者不得曝之日中蓋至陽之精伏於至陰之地一見太陽真氣立盡矣

茯苓

茯苓雲南所在有之大者五六十斤黔蜀所出差少楝苓為上塊苓次之破斷下矣楝苓之佳者賈人以私江南松木既代歲久根

株朽蠹作沈香色上有烏爪爬羅痕即知其下將生茯苓矣其生不過以七日成形若生菌則無復生茯苓矣樹葉封貯竹籠中名為𤼵汗白毛經寸膚如黎州椒清氣下墜則敗絮其上易日必加轉側適均而後已又其膚浮竹簽行刺使斂束重如鐵錁者價倍蓰故揀苓之佳不在大若精液所及適遇他樹根即成茯神赤者呼赤茯皆入方書黃無所用

桂

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酒蘭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園囿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香

香樹生海南黎峒葉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株或在枝榦最上者為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堅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速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劌者香與木雜劌木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與沉香竝生沉香性堅伽楠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崖占城者佳樹為大蟻所穴蟻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凝而堅潤其色若鴨頭綠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嶺海見聞云香樹榦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閩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王劍尊聞云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絲結不同生結國人最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即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交趾有蜜香樹榦似柜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平者為雞骨香根為黃熟香榦為棧香細枝緊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

菊

九月律中無射無射者言陰氣漸盛風霜淒緊萌芽之物無有射地而出也故草木皆變黃而落乃菊之花獨有黃色者同其萎謝之色自逞榮茂之姿故曰菊有黃花有之者異之也金行肅殺之中而華盛之氣自在月令真先秦書故筆法之妙往往同於春秋如此

松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鬣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天隨詩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粒當作鬣

蘭

世謂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梃不然是君子乃梯髮畫眉也梅無葉故枝陳而老不然是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嗇香故干霄而蒼不然是偉丈夫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枝榦與三友另論

蘭蕙

黃山谷云一榦一花為蘭一榦五七花為蕙遯齋閑覽云楚騷之蘭蕙或以為都梁香或以為澤蘭或以為猗蘭當以澤蘭為正今

人所種如麥門冬葉者名幽蘭非真蘭也故陳止齋作盜蘭說以譏之朱文公離騷辨正云古之香草必花葉皆香燥濕不變故可佩今之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必非古人所指甚明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即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二種者不知何時始誤也吳草廬蘭說云蘭為醫經上品草　植者也今所謂蘭乃無枝莖因黃山谷稱之世遂謬指為離騷之蘭

鐵樹

升菴集吳興王濟日詢手鏡曰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橫之馴象衛敓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榴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開花之說有自來矣

蠟

粵人以蟲大如蟣虱者芒種後置之菁細樹上樹狀類冬青蟲食樹汁吐沫粘嫩莖上化為白脂至秋取之以水煮鎔濾成蠟文理瑩徹若石膏然以之澆燭入藥甚適用蟲嫩時白色作蠟及老則赤黑其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入春漸長如雞頭子大色紫赤纍纍抱枝宛如樹之作實是稱蠟種亦曰蠟子子內有白卵一苞數百次年立夏以箬葉包之繫於樹上芒種後苞折白卵化蟲乃復上樹作蠟也黃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各有其能若此白蠟瓊州最多以之為炬大者可五六斤每夜爇用至數百石其價頗賤諺曰東家白蠟蟲西家黃蠟蜂養蜂得蜜食養蟲得燭紅

蜜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柚其精英以為花蕊而花中浮艶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者蜂掠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滚成毬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蓄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昌祖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煠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糖

偶徵糖字典者絕少惟後漢書顯宗紀注以糖作狻猊號為猊糖及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浯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氷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又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詔揚州取蔗柞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此中國用糖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傳已有甘蔗餳矣

糖一名蔗貽仙經呼蜜為卉醴　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酲注謂取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餳則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

茶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為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榷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金太和五年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宣宗

元光二年制魏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賣錯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砧椎鈐碾匙餅等目須銀鐵黃金為之然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千兩為之進上穆陵大喜不知何以費乃至此

蠶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呼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爆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為之長尺有咫大可以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地惟七里者尤佳蓋地氣然也其初收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鵝羽拂之是為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浸漶不齊之患矣緜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擡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廣是為出火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罨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時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火大熱則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燠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樂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

木棉

禹貢厥篚織貝蔡傳曰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余按宋書夷蠻傳呵羅單國遣使致天竺曰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唐書南蠻傳婆利者亦號馬禮俗以古貝一幅橫于胸古貝草也亦曰吉貝是木棉自劉宋時始入中國今民間所種棉花則又自元時始也

山繭

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爾雅曰檿山桑師古曰山桑之絲其紋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紬爾雅又曰蟓桑繭讐由樗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樗繭也案山繭即禹貢之檿絲今之山紬樗繭又別一種乃今之椿紬也樗不材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椿取莊子大椿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蟓桑繭即今山桑檿絲是也讐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椿繭是也山東謂樗為臭椿

煙

玉堂薈記煙草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官兵乃漸有之自天啓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京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

漢陽葉氏鈔書

漢陽葉氏鈔書

至無人不用已卯年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為邏者所獲越日而僕人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煙為燕人言吃煙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為異已而知為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無實棗

濟南有無實棗小而甘移之他處即生核爾雅曰塡無實棗又曰休無實李東坡有求無實棗帖

五經

酒器有名經者小瓶細頸環口修腹以酒貽人則云酒一經二經有人餉人云五經在門主人誤為東帯出肅之乃五小瓶耳昔人作飲酒詩云登樓客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

三雅

魏文帝典論劉表子好飲為三爵上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池名而不知為劉表之子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本此

白墮

池北偶談藥如林舉東坡獨看紅蕖傾白墮人名比正如吳下餜鶩設客云請共過食右軍不知此例正多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俑

屠蘇

屠蘇平屋也又菴也雪賦縮孚罳之飛棟没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騕褭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暍兜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訛為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精舍條 夫人釋之末

漢陽葉氏鈔書

容齋隨筆今人元日飲屠蘇自小者起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繫獄元日飲酒曰正旦從小起又時鏡新書董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顧況詩手把屠蘇讓少年方千云繞飲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則相傳固久矣

精舍

釋迦譜息心所棲曰精舍案採述志令云去官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謝靈運亦有石壁精舍在都昌南湖中精舍之名以知不獨佛宇也

酒令

梁王規為中書黄門侍郎湘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斯舉蕭琰傳略在坐並謂知言案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監史之設糾察甚嚴其為酒令應始於此後人易以口語代以手勢新意紛更互相凌勝漸失監史之意江左以來豈謂無之王規之論當謂公筵非云私宴也

餖頭

束皙餅賦三春之初陰陽交接寒氣既濟温不至熱於時享宴則餖頭宜設此甚古雅又鶴林玉露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索其文讀之乃擧劉郎守政績也遂擲之地曰某意諸君之來必相與講切義理啓告利弊有以見教不意乃爾是特被十隻冷餖頭使耳躍馬徑去

豆腐

孫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豆腐詩序菽乳本漢淮南王所作其名不雅余為改今名因賦是詩陸放翁詩拭盤堆連展洗釜煮

黎祁自註連展淮人以名麥餅黎祁蜀名豆腐

氷厨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於氷厨今稱人庖厨曰氷厨本此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遥詠山燈詩唐明皇天寶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

候鯖集錢氏納土進金錢買兩夜燈十七十八是也

寒食

後漢周舉傳太原一郡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七月咸言神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然則漢以前所云寒食乃在冬中不在二三月間也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亦不言在春惟鄴中記云并州冬至後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世以清明前一日為寒食節本此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冬至後百五日皆禁火云為介子推是寒食不但冬中特舉寒甚者言之餘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元稹詩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知寒食兼冬春而言也

端陽

端陽前五日俱可稱端文山以五月初二日生稱此日為端二

除夜

老學菴筆記陳師錫家享儀以冬至前一日為冬住又云盧頃傳云是日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

小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小年文山詩註云小年夜詩曰江鄉正小年

土牛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行天下丁度為序

社酒

石林詩話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没心情為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為翰林學士有月給内庫酒故濤從乞之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

燧囊

今上御製燧囊詩序云朕讀
皇祖御製清文鑑知我國初舊俗有取鹿尾氄毛緣袖以代金線者蓋彼時居關外金線殊艱致也去秋塞外較獵偶憶此事告之
先皇后皇后即製此燧囊以獻今覽其物曷勝悼愴因成長句以誌遺徽練裙繒服曾聞古土壁葛燈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儉即茲知要允稱賢鈎緇尚憶椒闈献繽紱空餘絲線連何事頓悲成舊物音塵滿眼淚潸然

銀

用銀之制始自唐虞禹貢揚荊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三品皆謂

之金史記越世家注賈逵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据此則銀為中幣可知又禹貢梁州厥貢銀鏤砮磬周禮職方氏荊州其利丹銀則已顯言銀矣至秦則賦法盡改銀之屬為器飾不為幣非古制也漢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於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盖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龜貝

魯頌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竹書紀年周厲王元年楚人獻龜貝龜貝之重由來久矣其實龜貝只一物非龜與貝為二也易損益二卦皆言十朋之龜蘇林曰兩貝為朋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所為龜貝也

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此案杜祐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己酉鑄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請書不精誤以高恭請載年號以記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見學齋佔畢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今民間零用及紙累賚人者每百輒闕數文猶是梁陌法

鐵錢

華陽國志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鑄鐵錢始此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权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曆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蕨可劚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盖此謂也

明錢法

前明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驀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由是私鑄日甚

滇銅鼓鑄

萬歷三十四年給事中殷正茂言採雲南銅運至湖廣岳州府

陵礦開局鑄造計歲費工本銀三十九萬餘兩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值銀九十三萬餘兩除工本外歲得利銀五十三萬有奇戶部議覆雲南即山鼓鑄轉運太倉行之有效并行兩廣福建山東如例遵行

鈔法

唐憲宗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即鈔法之始但商估與富貴人私為之宋初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人齎券入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實便公私所為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甚而無錢可給則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為實錢則鈔不得不廢矣

銖兩

宋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個開元錢三箇至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三兩得漢唐十兩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兩為今一兩以古三升為今一升

隋書律歷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以古三斤為一斤大業復古

廿卅卌

顏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又三十為卅音撒石鼓文為卅里即三十里四十并為卌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韵四字為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也

若干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

漢陽葉氏鈔書

求也言事不定當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始服衣若干尺矣漢食貨志顏注云設數之名也亦曰如干又複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反釋名云以國為姓右癸辛雜識所引極詳

斛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濶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狹底濶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口小則斛面或淺或滿盈虧尚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法甚善也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則百世不易

數名

一金金四方一寸也古秤一斤今重四兩陌百也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緡亦百錢也或曰千錢漢六斗準今一斗七升九合一斗準今二升九合八勺三抄三撮秤三斤準今十三兩一斤準今四兩三錢三分三厘若干未定之詞千從一從十言或如一或如十也一端二丈也一匹兩端也百雉三百丈也雉飛不過三丈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其品數百也錦繡千純也千束也

厶地

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真贗

退之與崔十六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蓋出韓非子齊伐魯索饞鼎魯以其贗往齊曰贗魯曰真也本作雁後人加貝

案韓非子本魯以其雁往今刻房元齡注尚如此

龍種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吽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天祿辟邪

天祿辟邪皆獸名一角曰天祿兩角曰辟邪總謂之桃祓式琢玉肖其形菽園雜記奉天門常朝御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裹之名卓影辟邪永樂中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何物也

抵搶

抵搶二獸名秉心忠直今天安門內華表頂上者是案此亦蒲牢屓屭蚩吻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狼筋

俗失物炙狼筋即得段成式云武宗四年官市郎巾因言僧泰賢為涇肺段祐就西市貫胡市郎巾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即于古𤦹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祐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蠕動一女奴臉唇瞤動詰之果竊器者則郎巾別是一蟲今傳訛作狼筋耳

酉陽雜俎云狼筋在脛中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令其手攣縮或云狼筋狀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

視肉

山海經庨交視肉注視肉有眼而無腸胃莊子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

鶉鳥

李君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鷫紫鳳謂之鷟蓋鳳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鶉火鶉即鳳也以配龜龍與麟非鶉鳥也

鴉髻

俗稱女人髻為鴉髻或謂其似鴉之黑非也案潛居錄巴陵鴉不畏人元旦梳頭各取一鴉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黰髮影影惟百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以女髻為鴉髻

魚形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注其骨形似篆書丁字乙字丙字

牛耳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鄖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衆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鄫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彘不從

六書

北平黄叔琳崑圃手輯

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取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絶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内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以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别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康成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康成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絶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

吾衍論字有七變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科斗書蒼頡觀天地之文以意度為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點木故其文多似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大篆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為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為大篆故此曰小篆四曰秦隸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使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隸字人不能别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漢篆漢器款識及諸印文是也即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書七曰款識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款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

論鍾鼎文之謬

近世戴侗以鍾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無說文贅牙之患多取之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鍾鼎偏旁不能全有即以小篆足之或一字而法人多不知曲本音睘加宀即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本作邨从邑从屯今乃書為村字從木从寸又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為證誤甚矣况說文無此村字許慎引經為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侗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文及以近世差誤俗字引以為證鎊鏈鍬鋸尿屎等字皆依世俗字為鍾

異篆體各有詳註卽字所鮮尤為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為次第荅頡之法到此書為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學書方知其謬

字

春秋以上書文不言字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註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註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

蝌蚪文

陸深書輯曰蝌蚪今之蝦蟇子也古未有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首粗尾細自然成象後人巧擬形狀失本意矣

識文之異

湯允謨云識文夏用鳥跡篆商用蟲魚篆周蟲魚大篆秦大小篆漢小篆隷書三國隷書晉宋以來楷書唐用楷隷三代同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

鐫碑凡陽識决非三代物

篆隷

袁桷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隷書最忌入八分今世俗乃以八分為隷何其不察耶

東皐雜録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隷隷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

分隷正書不同

秦之隷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盖隷書本如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隷既知其不同且疑薛向功摹之失體誤也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隷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已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草書

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絶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則褚先生親見簡策之文而孝武時詔卽已用草書也魏志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令廙通草書則漢魏之間箋啓之文有用草書者矣（晉書劉鑒傳帝以鑒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時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於章奏者謂之章草

章草

黄魯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書也按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

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隷體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然雖曰草而隷筆仍在緣去隷未遠故也

趙子昻絹書草字訣歌跋云世有草書訣本非善草書者所作故多謬然初學便於誦習兼其間亦有可取者戲書一過以示子久

載酒問奇

載酒問奇字今人常用之然漢書第言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而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則載酒學奇字盖二事爾今人又以字之新僻者為奇字至以名齋名書皆謬也此所謂奇字乃大篆耳王莽居攝時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隷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虫書所以書幡信也蕭子良云籀書即大篆新臣甄豐謂之奇字史籀增古文為之故與古文異也今乃以隷書之異者而冒其名皆不讀書之過也

字數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灋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収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

署字

集古録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為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厙狄干不知書署名乃干字逆上書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王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押字

法書題名首尾紙縫間曰押縫又曰押尾後人以草記自書曰押字孫公談圃先朝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從簡省代名也劉莘老蘇子容得張安道書但著押字不稱名畢文簡與萊公帖尾用押字下加拜咨皆以押字代名按東觀餘論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

裝池

海嶽書史藏書金題玉躞錦贉繡褫押頭為金題軸心為玉躞贉為卷首綾一名玉池標外加竹界打擫其霍首為褾褫法帖譜系云大觀帖用皁鸞鵲錦褾褫

帙

羣碎録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常于秀水項氏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弓音周與軸同佛書謂之一縛禪學曰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徐李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陽如梵夾也（縛字系音専與縛字不同）

題答

都元敬鐵網珊瑚載逢澤湯允謨云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圖名畫用方又宣和明昌二帝題答法書用墨名畫則用泥金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光紙也今多讀作
平聲

傳國璽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其不足重明矣宏治中秦中
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録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軍人
毛志學銀五兩天啓時河南撫臣所報上令齋進天子親御文華
殿璽貯御前逆閹魏忠賢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
賀而罷然巡撫陳公紹一疏娘娘千古陳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為
工部侍郎
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工緑色以獻於
朝蹇序長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寶自五代失之今為
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議於是蔡京等
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于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石
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
朔御殿受賀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此事與天啓朝事極似
少司空齊播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西北請部傳至
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
國中無主
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卒坎地而
霾之兵既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跡之不已驅之復
来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
藏
御府予案何文肅喬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
塘入洛更以王為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
為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
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濵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為
歷代傳國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
本末如此以文肅言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於金金歸
於元在察兒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於
本朝詎偶然哉又按王晃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舊氊房
蓋未詳矣

印

孔琳之建言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今世惟尉
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悉遷改尋討其意私所未達愚
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按漢書朱買臣還郡邸中稍見其印
綬則知自漢以來一官輒易一印矣琳之但言其終年刻鑄喪功
消　若今日官府文移案牘惟憑印信使一官一印則偽章日告
奸弊百出矣大抵古時文案比今猶省版牘之制此時尚存非若
後世關防之多故其習得相沿久而不革也
案明初王蓂印說古者一官一印居則佩之罷則解之至晉始
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衆官皆一印觀琳之此疏恐未然
宋史輿服志熙寧詔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其賜隨葬不即隨葬
因而行用者論如律此或其特恩或因事而賜者
宋制凡官府印皆有銅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
內外各衙門印除武職柳葉篆文餘俱九疊文欽天監曆日則七
疊文監察御史八疊文紐上有眼至近日又不同有用小篆者清
文亦有篆字頗似舊印漢字之疊文耳
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
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印刻曰某官之印今士大夫私用

圖記曰某章某印全無區別矣
漢印製甚小唐印文甚細如絲髮宋印製畧如今而文甚粗如筋
開封府三司每歲輒易其事繁也中書樞密三司使印皆塗金銀
印餘俱鑄銅明朝二品以上俱銀印三品以下俱銅印惟順天應
天二府係三品銀印文淵閣五品銀印宣德中特賜印文俱九疊
獨文淵閣玉筋篆監察御史八疊篆式曰御史鐵印非也亦銅印

告身

中書所書告身皆佐史體無佳筆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
軸請實為言者所糾然唐制皆名手書如顏魯公自書告身朱巨
川一人而顏魯公徐季海俱為之書巨川輒此以傳至宋即當制
者書字兼真行章得歐蘇便奉為瓌寶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
色以書字也予案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
白素裹兩端無縫西京雜記武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
上非以書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搯
之具也姚說誤

印章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為書多
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
繆安望其佳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為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
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
蝌蚪大篆今絶矣古鐘鼎上字雜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
時用字憒憒古篆雜不得隸書今人不知也秦人隸書今不知者

亦以為篆
宋人間用古篆作印元人尤多變態其式有用古鐘鼎琴樣花葉
之類今人皆不行瓢印頗有用者亦隨時可耳唐人名印有學漢
法者皆圓潤工緻宋人多勁古元人或失之野今皆以為漢失之
矣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無為字者
其篆體亦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刀刻如有字及道號而印
璽之法從此日趨於巧矣然自唐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多
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章及黃楊木故講此者頗少今地不愛寶
文石四出好奇之士鐫鑿爭工各以其意相配換無復知有方正
體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為貴三十年來閩壽山石出質溫栗宜
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靺鞨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
尚之價與燈光石相埒近谷鑿日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
之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福州
今人所用圖書即古人所用小印也漢人多用白文唐人多用朱
文宋人白文朱文兼用而好用疊文粗邊或七疊或九疊明初乃
尚牙章多用細邊粗字後乃用小篆極尚奇巧其文皆宗周伯溫
六書正譌至隆萬間何雪漁梁千秋等出乃用漢篆講明刀法二
子所刻幾埒漢章得者珍為秘玩

辨明字法

篆籀之文各有時代各有家法如人之有族姓物之有種類當先
辨明必求古今不紊繁簡得宜方珪圓璧整齊錯落合為一家眷
屬乃成族類即有同為古文而不一律者同出一書而不相配者

須神明變通相其體勢氣味融洽則古亦可合於今而今亦不背乎古詳審辨晰務成一家字法字法明而章法易得矣

配合章法

章法者先審其文理之多寡字畫之繁簡然後細加斟酌或分為四行五行兩行三行於各行中又分為四空五空三兩空至其部位之寬窄廣狹或橫竪均分或計畫多少或一字而占多空或兩字而占一空長短錯綜叅伍取便使多字若少字使數字如一字不排擠不局促順其自然之勢得其天然之妙大印當小印布置小印作大印安排則落墨之前已有成竹於胷中

落墨之法

欲落墨時先將文理配合停當書之於紙細加端詳必合古人證之近今屢次書之得其篆法之家數筆畫之精神然後書之於石

其書之不均匀者用刀刮而改之務使匀停其間或有偏側欹斜不能盡善者再向鏡中一照則易反背為正面換影響為切實矣及至下刀必能識其性情得其神理焉有不合法度者乎

奏刀之法

奏刀雖有不同大畧不過三法有直入法有切玉法有邪入法直入法者用刀刻去駐刀時須要收曲折處須要轉刻時或陡峻或陂陀筆畫或用鴐鵝項或用蚯蚓頭此漢人之正法也近人中如文壽承程穆倩黄濟叔沈石民諸公能得之切玉法者用刀碎切方板處要活動圓熟處要古勁平直處要向背瘦欲見肉肥欲見骨乃為氣足神完近人中如何主臣薛穆生陶石公顧云美諸公能得之至於邪入單刀亦須直下但手中又拈弄靈活或用墜露影足或用鼠尾丁頭不過於密處求疎板中求活近人中之文及先陳師黄胡全子林公兆諸公間一為之另開生面此亦古人運中速於授職急就而成鑿印之遺意也若夫用刀寬窄厚薄利鈍則又在各人取便隨其石之大小軟硬字之古穆秀媚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修製之法

印章之有一定家數者即用其家法修之務使神氣完足宜鋒利者用快刀挑剔之宜渾成者用鈍刀滑溜之字畫上口或用平刄或用劍脊或用滚圓或於穿插處留牖膜或於接連處見筋骨須要氣脉聯屬精彩顯露不俗不弱乃能入妙至於要銛利而不得精彩者可於石上少磨以見鋒稜其圓熟者或用紙搽或用布搽又或用土搽或用鹽搽或用稻草絨搽隨其家數相其體格斟酌為之須有獨見自出心裁非他人所可擬議者

隨處適宜

印章固有神理印印亦有三昧印章用胡綿搽淨輕蘸印色或宜厚紙墊印或宜薄紙墊印或不用紙墊於極平板上印之視其所刻之家法審其印色之濃淡與印文相宜亦一助也至其下手之輕重則又不可不知印過用軟紙搽恐硬紙易致損壞若年久印章印色填滿難於剔淨則用淨炭灰置碗內滚水泡洗則易淨矣較之用油浸洗更為捷便若於扇頭磐絹上用印欲其速乾以砵撒之砵內須少加白礬末易於拂拭

右見張在辛篆印心法

刻書

刻書氏云始於後唐明宗揮麈餘話云毋丘儉貧賤時借文選於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相

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刱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鍔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予考常熟毛氏刻五代史補無此條吳太史任臣十國春秋蜀毋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九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録誤昭裔為毋丘儉耳

刻書始於五代昔人率以為然予按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為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使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云則唐已刻書此其昭昭可據者顧前無引之者何也

沈存中云慶曆中有畢昇為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銅板合之

硯北劄記

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偽能不為偽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
可成其大苟出於偽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
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為大言以椋美
牵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
雖未知未有不先為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
子相處同自閨門之内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
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
獨有愧鄉黨里隣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
姪書有云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非
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孔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

愈於不為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
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使不為忠信廉潔者
其惡不過
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為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為之
則名實顛倒内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為方孔孟時先
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
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為患豈勝言乎

鄙乎如曰惟仁與厚是為福因即不遂蒙為善之報毋疑阻焉惟
刻與薄是為禍因即幸而逃為惡之誅毋恣睢焉莊子曰天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壽夭窮通亦安知天意所屬哉

沉厚則智自生躁險則謀益拙

人於每事求盡其誠則其才自見若急欲見其才則不能盡其誠
矣

吕叔簡云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
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戒之君子惟
恐人之不為善故聞善則喜而揚惟恐人之為不善故聞過則恥
而隱是心也和平之心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於心者
寧不和平於躬譬如播子之成樹哉舍我心寧有鬼神

聞人之短則憎心生談人之短則憎心成生憎心是種過也成憎
心是樹仇也心本虚淨何故種過而益垢塗本坦易何故樹仇而
行險故凡人之短不但不當談亦不當聞

揚子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輕者
中不守也被冠裾者不舞執珪璋者不趨中能守何輕之有

吕新吾曰熱鬧中空老了多少豪傑閒淡滋味惟聖賢嘗得出及
當熱鬧時也只以這閑淡心應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都是閒淡
中求來熱鬧處使用是故静者動之母

王雲鳳與楊太宰書云一時快意可畏也前輩影様之多後人是
非之公可畏也一人之私情可畏也天下指示之嚴史氏紀載之
實可畏也一身之極榮極貴極富可畏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
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此書當日誦
一過

薛文清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
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此是確論

趙儕鶴先生年八十餘謫戍晋中手不釋卷猶著史韻一書古如
齋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書滿數十篋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

經一遍陳瓚年逾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糸華十卷古人老不廢學如此然先生當患難窮若時尤難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孔子申申夭夭氣何調適然本在絕四

禍有不意孰為業乎毀有不意孰為釁乎君子不顧其不意而顧其意天缺我以不足我無不足於天則業非已作人加我以不足我無不足於人則釁非己辜是上不怨下不尤聖賢之尋樂仰不愧俯不作聖之享樂

無德於人而望人之德無助於人而望人之助此之謂不知量學不加進而怨不達德不加修而怨不知此之謂不知分

利無人已俱遂道可人已兩成是故君子不專利不違道我得而人失君子不忍我清而人濁君子尤不忍是故取與嚴其界限論議寬其畔津

君子此心光爽如日晶月明此心誠確如火熱水寒此心廉潔如冰清霜皎此心和潤如風披露灑則誰有不信不悅其有不可方物難信難悅者雲霧風波任之而已是故君子有樂地而無險途

能辦大事者常若不能辦常若不欲辦蓋其養厚則無鋒鋩其量恢則無枝癢無鋒鋩所以若不能辦無技癢所以若不欲辦也

至人處世如登山嶽雖眼界空濶而步武未嘗不兢持處事如搆園林雖胷次灑落而部置未嘗不細密

有靜功而後忙時有閑趣有定力而後用處有圓機

劉元城曰周旋人事者費盡一生心力不過人稱之曰周至人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險與智不同儉與吝不同儉者節所不當用吝則併當用而嗇之

智者行所當為險則併不當為而圖之

世間以順境為得意逆境為失意君子無意寧有得失故境自心生非由世作識得此理便無順無逆古人所謂處一化齊

禮非為偽仁所見也動容周旋中禮仁之至也鳶飛魚躍無處非仁三千三百無事非仁

聖人發育峻極盡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禮崇而參贊化育之道盡矣是禮也豈浮淺者所能崇豈儇薄者所能崇必敦厚乃能崇動容用旋中禮三千三百優優有餘厚之至也上際天下蟠地莫非此禮其以處世何所不宜故居上而下戴上能保其身居下而上信下能保其身治則言行而保於治亂則默容而保於亂斯之謂既明且哲豈與夫探陰陽避不虞者等哉三代而下吾取夫郭子儀以功高不賞之身處於庸主讒相之間然其聞名即至不以慢違君遇虜即見不以賊遺君精神一念昭日月而格鬼神此所謂崇禮也故不能崇禮則不足與言明哲

原壤老而放則叩之闕黨幼而肆則責之聖人孜孜汲汲善與人同如此彼秦越相視痛癢不關雖弟子族黨有過亦且默默悠悠無所訓飭若人者即使獨為君子尚無益於世道而況幸人不善以彰其善其不仁亦何異於跖之徒

中庸論道發育峻極洋洋優優而要束只在上下治亂人情物理間人情物理處有未宜惡乎談道

語道德者其趨必至於為高為玄務功利者其流必至於為卑為下故子思以中庸約之中庸者吾道之堂奧大學者由門屏以入堂奧也

海包萬國而都乎其外日照萬物而椽乎其上風行萬彙而遊乎其虛至人之處富貴亦若是也

嫉字娟字姤字皆從女此女德也閨處帷薊而不知世之廣大故
耳故史記云譬如貫豎女子

吳幼清贊朱文公曰義理元微蠶絲牛毫心胸開豁海濶天高知
言哉正嘉以前所以久而治者遵公之遺教如金科玉條士大夫
為正而不為邪為謹而不為蕩純師純法誰之力哉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
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西京之儒術衰於揚雄為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為奢淫
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摧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為之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
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
天下事斷非著述者所能辦也

日月經天而風雲烟雨變化於其下人自見其奇而太虛自如也
聖賢雖或捐軀握節驚世動衆而其心猶夫日用常行不自知其
奇也

博文約禮非兩時事博學於文正所以約禮也孔子老而學易韋
編三絶則博文之功終始未嘗廢盖心體本無所藉於外而以義
理栽培亦為深造之助彼謂六經皆我註脚但當直求諸心此猖
狂之言非正論也

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則萬事無不可為視死生去就如
萬鈞九鼎之重則一身不能自立

布衣王梨弱冠譚學嘗曰我字兩戈相向家不可有者我也最難
克者我也

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
其何異於夸夫逐日愚公移山也昔顏請侯戒子姓仕官不可過
二千石邴曼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皆為有見

揚子曰其中也弘深其外也肅括文中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
之內審如二子之言可以提身可以居官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此可以觀人亦可
以自觀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人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
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泉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
昧爽輒抱書立牕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牕下石上
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盖少年事
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劉蒙吉潛室劄記云為盖世豪傑易為慊心聖賢難又云易言趣

吉避凶盖言趣吉避邪也認作趣福避禍便誤

劉忠宣語後進曰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但當戒財利亦
當戒名

凡人論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
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古云招之不來可也麾之不去理數曰口談耳招之不來可也麾
之如何不去漢書中澄之不清亦口談也

荊公字說極不厭人意然其解姑息二字乃曰姑息且止也天下
事未有不害於且止却有理而直截

魏庸齋云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又云恭謹忍讓是居鄉
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有所為而為善便是不試不誠
便是不善有矜炫于人而為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為善者世俗衰

薄不隨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爲便不可爲人眞實

攺選善方是兩脚踏實地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己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原書中浮簽，今移列於此：

銅渾儀於康熙五十年餘發寶源局銷毀鑄錢古色斑斕
在局者恐有以易之而未敢也今觀象臺所用者係新鑄
欽天監有案可問而補之至今用之句酌

原在第10葉上欄左半葉

金人入汴数語宜酌、

原在第10葉下欄右半葉

衛在河内與并無涉 或删此數句
漢冦恂傳北連上黨南通洛陽通志太行北峙沁水
東流似不可謂與并無涉也
七衆分星云營室東壁衛分并州衛分今衛輝德慶也

原在第10葉下欄左半葉

下一字從歷集中作歷俱應改正、

原在第13葉上欄右半葉

歷代歷當在西洋歷前榕村師段西歷理奇而法至其説不可易
已以下可删宗動恒星郭守敬歲分消長已見文貞論歷不必
重出 李文貞應否易榕村師

原在第14葉下欄左半葉

上数卷皆稱榕村師論史則俱稱安溪先生當畫一荀
或段又書安溪云

錢牧齋一條宜酌、

幽燕自昔稱雄 郡縣志多載之可删

右三條原在第19葉上欄右半葉

函谷關 注前段即上篇意下關賦未知是新是故不如易之
函谷新關在新安縣東二里一里非項羽坑秦降卒處漢樓船
將軍楊僕有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移關内武帝為徙於
此唐孟遲詩漢帝英雄重武材崇山險處鑿門開如
今更有將軍否移取潼關自北來

原在第20葉下欄右半葉

澶淵原有二地名此段俟攷、

原在第24葉上欄右半葉

神宗上宜加東字

原在第26葉下欄左半葉

易日中為市聚天下之民致天下之貨非盡於
井邊市賣 此條刪

原在第28葉下欄右半葉

雩 六宗 靈星 先蠶 城隍 赤璋白琥
櫺星門 先農 耕所 祭與耕同日 大蜡
倪岳正祀典疏
近日齋戒前一日宣讀誓戒 從雩祭 又
於雩祭用樂查抄入之
都邑卷後或另為一卷

原在第28葉下欄左半葉

經學傳授八條 似類書況後說經甚繁可刪

原在第29葉上欄右半葉

連山歸藏下宜補偽文二字、

原在第32葉上欄右半葉

周易本義與入焦延壽一條可刪、

原在第33葉下欄右半葉

榕村師應畫一凡稱文貞稱先生者俱宜改正、

原在第33葉下欄左半葉

震川洪範傳九頁太多應節取不同衆解者錄之
其自記攸好德為錫福得箕子之心或只節錄此
段亦可 或易文醇所載一段 亦榕村師語也
不用仍發還

原在第36葉上欄右半葉

詩論六段半見于統說宜節録、

原在第 40 葉上欄右半葉

安溪詩七解 式照前西歴低一字作引證安溪亦作榕
師六行闕所疑闕訛閑

原在第 41 葉上欄左半葉

新安汪克寛經義補逸　黄東發讀周禮日抄

二條宜寫入方望溪前、

原在第 42 葉下欄左半葉

望溪周官辨僞不必今載祇用方已有專刻行無

起周官九職　至莽與歆所竄入

古者公田為居　至其他更

無可移者矣止餘刪

原在第 43 葉下欄右半葉

葉梁村書望溪辨明堂位後禮記經大戴刪後又經
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東漢馬融始增明堂位月令
二篇後又增河間獻王所作樂記一篇共四十九篇然
則小戴以前尚未有明堂位也謂歆承莽之意而僞
作情事甚合余亦疑馬融之增明堂位亦式以諛梁冀
蓋冀亦欲以周公自居者而融乃冀之黨不然明堂
位最為駁雜何為附入禮記耶

原在第 47 葉上欄左半葉

公穀二傳貶　應稱標公穀不同左氏　與形勢不合

原在第 47 葉下欄左半葉

孝經衍義一百卷

寫入今又有為孝經說者之前

原在第 49 葉下欄右半葉

議論究宜斟酌　諱　宜避寫、

原在第 49 葉下欄左半葉

盧舍人 即探花公石應照前何屺瞻焯書地及名號

原在第55葉下欄左半葉

盧舍人 不如書字 前已見爵諱

原在第59葉上欄左半葉

安溪先生改榕村師 去先於不考四字

原在第61葉上欄右半葉

七行 作者之丸也

原在第66葉下欄右半葉

安溪先生宜改榕村 以昭畫一

原在第67葉上欄右半葉

安溪先生改榕村師 下頁九行同

原在第67葉下欄右半葉

景盧所稱亦復未盡 不如易容齋隨筆一則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杭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採履識見議論照卓當世亦少其比段淵源輒政欲使應命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欲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欲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頗今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恨不見於用耳而為髙名所蓋按是時逸少春秋 至 侍之淺矣

原在第69葉下欄右半葉

漁洋師分甘餘話虞山錢先生云楢仲草稿及臨川宋史舊本皆在吳興潘昭度家云云余昔在京師所見即臨川手筆余曾鈔其目錄祥符華稿則不可得而見矣又聞吉水劉狀元晉卿上章祇攜宋史刪本一部式即臨川本

原在第79葉下欄右半葉

舊本元裕之擬中州集一段 入此下 上段末金史不亡二句刪

錢牧齋語宜刪、

右二條原在第80葉下欄右半葉

資治通鑑

温公作資治通鑑成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閲
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
睡矣書十九年方成中間受了多少人語言陵藉
容齋隨筆　可入通鑑補前

原在第86葉下欄左半葉

宰輔大學士夾入元官制　似應入宋官制行守後　在後十頁

原在第96葉下欄左半葉

改麗正修書院　修字疑衍　石記

澄業當是殿字

右二條原在第98葉上欄右半葉

漁洋師分甘餘話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
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
都察院可稱南臺而不可稱西臺余康熙庚午為
副都御史常集唐六典諸書作南臺故事一書未
幾遷兵部侍郎遂不果戊巳卯為左都御史欲卒
業此書亦因循未果余弟玉闓輯南臺舊聞其
意也

式去王明清一段補此條以語句相同也　此段尚有李枢药　李建中式全入

原在第99葉下欄右半葉

風聞字尚有舊典諸字説部多采之

原在第99葉下欄左半葉

宋時典郡既見退谷侍郎蘇除隨筆憶嚴矣下有今日五馬不免折腰手板
法度束縛殊亦不能自恣而牘錢公費侍縱出入以宋法校今正謂營家有
餘而娱身不足耳　應否標出孫侍郎者　末段應補與否酌之

原在第100葉下欄右半葉

典郡五馬移此

按令長之分　或接上寫去按字或低一字

右二條原在第101葉下欄左半葉

贈其祖者也下補李德裕任荊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
乜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工部侍郎德修
為禮部尚書漁洋師謂此翔例古今未聞

原在第103葉下欄左半葉

宋登科錄照何書所載應注 如某詳特當見二字刪去
記吳宝崖 記載甚詳

原在第108葉上欄右半葉

八旗滿州應鄉會試
分甘餘話旗下滿州人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
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為二榜壬辰滿狀
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
ㄙㄙ年設翻譯鄉會試在制科之外查補

原在第111葉上欄右半葉

殿試策問 三字宜空一格

原在第112葉上欄右半葉

屬城何解
避考諱 ㄙ以清績留ㄙ既登公府皆賴ㄙ俱改仲舉

原在第113葉上欄左半葉

十三行 俠客 俠當作狎 或漢書作俠查

原在第116葉上欄右半葉

雲麓漫抄 訛麈 虙子賤條

原在第123葉下欄左半葉

兄弟不迴避
國朝定例父子兄弟同在一衙門官小者迴避康熙 年
余以右通政擢左僉都御史季弟叔璥官掌浙江道監察
御史循例迴避奉
旨黃叔琳不必迴避兄弟同居臺班
恩榮異數比又曠代所罕遇也

原在第125葉下欄左半葉

此條恐開異端之門可刪、

原在第 144 葉上欄左半葉

此下養生秘要㕛頁大半皆怡神鍊氣之說竟附於仙道後為是刪去十數條仍須痛為刪節方不蹈前所言北方士大夫晚年好學仙也

原在第 145 葉上欄右半葉

引錢牧齋語宜刪

醫學源流段 似方脈家敘可刪

右二條原在第 146 葉上欄右半葉

秘要 四十七則 太多式節取十數段無與呂大臨書相悖方妙

道須不失其正方合柏鄉道術說黜邪崇正似可珍錄

原在第 148 葉上欄右半葉

易曰精氣為物條刪 精氣為物條刪

可以返亦可以來句 死而生也句 俱有病

原在第 148 葉下欄右半葉

心靜息調 凡三見此段 黃庭後段可刪

存念所以繫段

陸平泉段心朗可不空但不著為妙似禪可刪

原在第 149 葉上欄右半葉

鄰臍三寸段可刪

抱樸子又言胎精固神段可刪

黃庭經琴心三疊段刪

心靜則氣自升降刪 重

原在第 149 葉下欄右半葉

胎仙謂元鶴也千歲之鶴色元而胎生此條宜酌、

此條複上

右二條原在第 150 葉上欄左半葉

寢後必呵 贬刪
丹經修養起於離坎 贬刪
銅人針炙 贬刪

此字下宜添以字、

右二條原在第151葉下欄左半葉

潛卯劄記 式入易不應附錄於此竟可刪

原在第152葉下欄左半葉

甘寧為錦帆賊非錦纜也煬帝亦宜改作錦帆、

原在第160葉下欄左半葉

陳仲舉為樂安守
考諱三見書其字可也

原在第161葉上欄左半葉

韓宗伯菼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良久答曰去酒後余考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賦淡巴菰歌 分甘餘話

孫退谷有三雅擅名一代但未知載於何書

右二條原在第166葉上欄右半葉

程經 字公業 洛州人見明史 此作陳誤
疑即程嘉燧先以贈同程家[illegible]直

原在第173葉下欄左半葉

落墨之法 奏刀之法 修製之法
三之法 法二字刪

原在第176葉上欄右半葉

呂叔簡 陽二段又寫呂新吾式於首以後書又曰熱鬧云云

原在第178葉下欄左半葉

硯北雜錄無卷數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硯北易抄已著錄是書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昆蟲草木凡經史所載旁及稗官小說據其所見各爲採錄亦間附以已意大抵主於由博返約以爲考據之資中多簽題粘補之處皆叔琳晚年手自删改益猶未定之本也

查浦輯聞二卷

〔清〕查嗣瑮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查浦輯聞二卷》提要

查浦輯聞序

周道之弗墜大與小皆有識老聃郯子聖人之所師而鄭子產吳公子札聘列國交卿大夫觀禮樂博物閎覽可謂君子也漢魏來百家所紀或本國史或陟山浮海詢故老志其奇怪迄宋元諸儒好學深思疏通經傳旁及金匱名山之文字里巷所談說靡不有考其文傳而事傳道亦寓焉豈不彬彬乎然非天資能强記又多閱歷履上喜交游則不能聞見之多而心識之手鈔之以成一家之學也海寧侍講查先生世以儒著少讀古今書足跡遍四方好徵異辭晚爲史館領袖益搜秘書有得輒記裒若干卷曰查浦輯聞蓋于歷代事典錄其所係之巨者其他一言一行擇而識之不忘時物之妖祥談諧瑣屑皆以資博聞備參考秀水朱先生日下舊聞采掇若干條平湖高文恪公繕寫別本出入自隨視爲秘寶嗟乎斯文在茲學者遞相授受信之專而嗜之篤庶幾讀書不絕于天下以文載道胡可廢乎哉彼舉業之家空疎不根而高談性命者不求多聞好爲妄作文之旣離道無所屬古者老聃郯子及僑札之徒得不爲聖門之所尚耶大受忝爲侍講後輩日從之遊旣鈔其書又喜先我而好之者之多其文之不亡與其道之存

與侍講名嗣瑮字德尹查浦其别號也館侍嘉定張大受拜序

查浦輯聞卷上

海寧 查嗣瑮德尹 輯

明時大計京察最重故每遇恩典[illegible]任致仕爲民復官者必注曰不係朝覲考察而萬曆壬午當事矯前人之刻除却此語而橐金如山矣

六年一京察成化以來成例其它或初即位或因災異或以輔臣去位分别黨與嘉靖丙辰上以星變欲除舊吏新而分宜緣此以伸恩怨去留最酷其後大者或起用而庶察不振矣隆慶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葢高之去乃科道衆劾故托中貴乘

上有小忿激成之削籍無筭至江陵沒稍白其冤以次起用萬曆庚辰兵部主事趙世卿極言時事傷江陵江陵怒因南京考察逐之江陵歿起禮部主事雖起考察之非制不知皆非其罪也

左右春坊中允贊善入闇門內揖出用雙導翰林講讀品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講讀先而中允後萬歷巳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葢江陵與高善故也後以首題舜亦以命禹爲言官所劾以江陵有不軌而高媚之至奪官使當時循故事則

羅在先而高在後未必出是題膺是禍也

冢宰體最重六卿彼此用雙摺紅帖次卿以下皆投雙摺帖而以單帖還惟閣學以單紅刺相往還至轉禮侍則仍如九卿彼此雙摺矣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於內閣用雙帖報以單帖五部及九卿於冢宰用雙帖報亦單帖萬歷末惟內閣報單帖其餘俱雙帖往來始自仁和張吏部也

翰林舊規入館時拜學士及七科以前刺皆稱晚生然分宜首揆華亭次之登第纔相去六科且其時分宜猶未學士也然華亭刺用晚生華亭首揆常熟新鄭

亦然至江陵首揆蒲坂相去二科亦稱晚生矣常從毛文簡公紀家中見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二帖乃色箋僅三指濶一書楊廷和拜一書老友梁儲拜毛公去二公僅三科其答刺則稱侍生亦僅三指濶而已後來次輔俱投雙帖首輔亦未嘗直書姓名也

正德中御史於巡撫猶稱晚生侍坐辛卯以後漸僉坐尋稱晚侍正坐矣尋稱侍教生矣已而彼此稱侍教生或侍生矣葢由南北多警遷擢既驟撫臣不必耆宿或與御史同臺且功罪勘報權屬御史故也

[illegible]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惟入翰林則稱門生侍生位至三品以上不復敘

翰林京堂使事或致仕歸謁巡按臬司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巡撫布政府州縣則由傍門走東階益重桑梓輕侍憲也

大學士有輿出六卿以下皆避冢宰獨不避遇則下輿揖聞莊簡公遇貴溪分宜猶守此禮夏滸縣拜謨繼之則避矣冢宰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遇皆下輿馬揖不避四品官隨其堂長遇亦不避獨行則避隆慶初楊襄毅公以少傅為冢宰位望特隆于是左右侍郎以下俱避後遂為例太常應天

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與副都御史大夫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傅策為太僕獨不避侍郎人以其先朝直臣莫敢止之然此外如故也

二司謁吏部都察院庭叅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迎送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極貴無跪禮江陵奔喪所經跪者已十六七暨還朝則先遣牌云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於是無不用跪矣

內閣大小九卿相稱不過老先生即門生稱座主亦然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厚者稱夫子是後門生

稱座主亦老師矣諸老於外呼內閣亦不過曰某老先生分宜時則稱相公華亭餘姚則別姓以異之至江陵晚年直稱老相公他則別之以姓

副啓與柬面初書正字後江陵當國避諱乃改小箋

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止及於三品九卿耳以後漸降而下無不稱翁至于呼字不過與于鱗子與輩數人即詩文中呼字亦僅施之行輩間今乳臭貧士輸粟富兒目未識丁挾行卷奔競詩題尺牘輒呼于鱗伯玉究之從未識面呼可怪也

宋時諸公卿往還多用四六啓明則始于貴溪後則內外諸官無不用啓矣

二司以至僉憲稱撫軍曰老先生稱按院曰先生大人語雖不雅而承傳已久萬歷中則呼按院爲老先生矣

製筆須擇毫精粗與膠束緊慢皆中度明初吳興陸文寶監制最精其人亦醞藉所喜多名士楊鐵老爲註穎命

硯以堅潤爲德發墨爲材然石理芒澁而發墨者終德不勝材也蔡中惠題程氏歙硯云玉質純蒼理緻精鋒𨭉都盡墨無聲坡公則云硯發墨者終損筆大抵粗老而發墨者損筆細嫩而發墨者未致損筆也

以眼爲端石病好奇之論也余兩入端溪採研與屈翁山陳元孝梁藥亭季偉公輩講求甚精大抵蕉葉白無眼而青花有眼故曰青花眼氣也然蕉葉必須畧見青花方有生氣眼有鸜鵒眼象眼二種鸜鵒圓以朱砂者爲上象眼微長以淡黃綠色圈暈分明中有睛者爲活眼若梅花坑屏風背諸石未嘗無眼昏如瞽目適分澀滑也

屏風背亦有最好蕉葉虎捺俱極細潤其不及水坑者只是生與熟之別生則秀熟則俗矣

犀角以栗紋粗細辨優劣黑白相半者爲斑犀色理明瑩者爲通天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犀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角蛻則揞土埋之惡見其病也然則物之美者未必非病病者未必非美耶

琴材以輕鬆脆滑爲四善

東坡在海南食蠔甚美詒叔黨書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也又嘗偕子由出齊安道中饑就市食胡餅糲甚子由不能咽東坡連盡數枚曰尚須口耶其風味多可想見

中冷水汲取甚難余舟渡揚子輒從金山寺僧分餽得

之珍如瓊液若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於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璧而荆山人用以抵鵲也

臨海金一所貢字仙居應容菴大猷以道義相契善金家居應復起用過别金金曰他日歸須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王嘉叟與王龜齡别云我輩會合不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故楊誠齋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容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爲世容朱元晦是也

無雲之月人所共快而爲盜賊所忌花鳥之玩所以怡情而感事惜别因之墮淚人自多事也

中山與信國園土誠九月未破城中一鼠賣百錢或云蘇城係龜形須擇一隙攻之乃可入會僞李司徒使人納欵中山遂從閶門入不戮一人信國怒其堅守從葑門入大肆誅戮中山令人馳信牌至云殺降者斬乃得止至今葑門蕭條閶門繁盛實本此云見楊循吉吳中故語

劉子玄使朝鮮回云彼中書籍俱中國所無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倣趙文敏惜爲倭奴狼藉至溷圊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文字之大厄也見胡應麟甲乙剩言

嘗於燈市見一燈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欞栱窻楹金碧照映巧奪造化然薄脆無用不異鏤冰畫脂一中官以三百金買之

臨朐馮少宗伯問胡應麟云後漢書陳紀傳與邯鄲淳碑詞稍異從碑乎從傳乎胡云碑文明說以何進薦拜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删去謂董卓入洛就家拜官是陷元方於不義至說袁術絶婚吕布一事乃離間奸黨苦心睢竟抹煞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傳不足據也

校書如掃落葉隨掃隨落不能遽盡

南史東昏侯被弑於西弄弄乃宫中别巷即今衖字見陳眉公枕譚

曹娥碑在會稽南曹娥江上曹操楊修恐未嘗過此

蔡邕無子然羊祜傳祜爲邕外孫討逆有功屢進爵土後請以賜舅子蔡襲詔封關内侯則邕實有子也

龍無耳牛耳亦實皆以角聽虬以掌聽鱉以目聽馬則有耳淮南呼馬爲龔蟲不識何解

唐人以中書舍人爲小鳳以中書省亦有鳳池也又以儀部之長爲大儀員外爲中儀主事爲小儀見鄭谷集

楊升菴紀行詩山遮延鷺堠江繞射烏亭按元魏改官
制以堠望官爲白鷺取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
像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射之
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左腋陛下萬年臣爲二千石
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

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時謂之溫州雜劇後漸轉爲
餘姚海鹽弋陽崑山諸腔矣見祝吏部猥談

今文移以上臨下用仰字見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
•禮儀體式亦仰議之仰字疑始此

前漢書丙吉傳吉以私錢顧胡組乳養皇曾孫又南史

武陵王紀以金錢擲樊猛曰以此顧卿送我見七官
古僱字率用顧字

書用帙字者古人書卷外必以帙包藏之如巾袱類宋
眞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前輩常於項墨林
家見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宋物也帙
如細簾內襯以緗

今郡縣碑多宋太宗取景煥野人語又云摘蜀王孟
昶語歐陽集古錄云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又
云宋高宗頒黃庭堅書

投子取投擲之義今作骰非也骰卽股字不音投禮八
十有秩故云八秩今人六七十壽俱用秩字非也

馬絡爲羈牛靷爲縻尺牘者漢與單于書以尺一牘單
于答漢用尺二牘虎子溺器也故舊儀稱侍中爲執
虎子

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損
其敬則孔子當無鬚今像多鬚恐誤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趙談改名同范
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俱改作太

殿試始武后天授元年州縣分六曹吏始宋徽宗進士
科始隋煬大業元年

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里長始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
家爲里置長一人

男曰兒女曰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君平子陵皆莊姓避明帝諱改爲嚴荀卿改爲孫卿因
避宣帝諱

風俗通五月忌翻蓋房屋令人髮禿

周禮方相氏逐罔象其性好食死人肝而畏虎與栢故
墓上列栢道旁列石虎

堯至萬歷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七甲
子矣

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字

始皇以辠字似皇字改作罪劭從刀劉宋太子劭惡之改從力宋前廢帝以騔字似禍改作騧隋古用隨楊堅以其似遁故去走作隋陣古用陳右軍小學阜旁從車爲陣影古作景葛洪撰字苑始加彡漢以火德王忌水故洛字去水易佳字魏土德王仍從水

石敢當五代劉知遠時勇士人無敢當者故後世書以辟惡

苻堅拂蓋郎夏黙等三人俱長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

三十斤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一尺二寸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服凡十二人見臨洮

安祿山重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千斤

杜甫後謚文貞見張伯雨跋語

古人用槧板三尺以鉛刻書之故名鉛槧或書於竹簡但可修削故稱敎削

漢明帝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出家此中國尼姑之始何充捨宅安尼此尼菴之始

鼓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角十二聲爲一疊

南越人呼小男女爲珠東吳人呼爲寶皆珍惜之意以上見羣碎錄

凡木皆迎上惟楊枝垂下而纓絡栢似之凡花宜層臺而水仙獨貴單瓣

山谷戒子弟書云占蹋筆墨如澡身浴德指滌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汚墨癙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改定郭有道寄宿必掃地而去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流白雲可謂得茶之三昧

于鄴詩云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非獨慨世抑有至理

宣和時有人題野店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長隨騎馬人

東坡云種樹大者不能活小者老夫又不能待惟擇中樹而多帶土礁者爲佳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着一戈字又着一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賊乎

山谷云相茶瓢與相邛竹杖同訣不欲肥而欲瘦但須飽風霜耳

漢高手勑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今數行字輙令侍史書之豈非惡習

校書能闕疑者其人生平必無誑語

范石湖云好奇之士多倣碑石刓刹處僅存字形以爲古指漢隸也今之倣漢印何獨不然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輙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輙作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癸辛雜志云折梅花插鹽中花開較肥以醃猪肉汁熱貯瓶內更能放葉結子試之良驗

剛竹以辰日捕魚鰕以卯日

郄超聞人欲隱輙爲辦百萬貲代置居宅在剡爲戴安道起宅甚精王宣徽爲康節構宅三十間於天津橋南富鄭公復爲置園宅南多水竹花木之盛近代陸平泉董玄宰輩猶能爲陳眉公築讀書堂于小崑山今無巳夫

吾鄉漁戶于每年六月二十九日入邑納魚稅每舟約以三錢爲額尚須細考之他處亦不知同期否也

讀書如鬬草遇一樣採一樣多一樣鬬一樣

萬安橋即俗所謂洛陽橋在泉州蔡忠惠公襄鳩工于皇祐五年訖嘉祐四年乃成釃水四十七道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糜金錢一千四百萬公自爲記書字盈尺共一百三十五言分勒二石打碑者時與江濤互答也俗傳公造此橋濤激難成檄江神得一醋字公曰廿一日酉時可合應時而成然記中初無此語其東有盤光橋僧道詢募貲而建長四百餘丈廣一丈六尺較洛陽長四百餘尺濶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盎以人重也以下九條見陳懋仁泉南雜志

衛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其根從枝上纚纚下垂高可參天枝葉蔭三十餘丈相傳韓國華爲郡誕魏公日樹杪爲吐烟雲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產伽楠香

閩海有禽名金絲似燕而小臨卵時啄蠶螺食之蠶螺背上肉有兩肋如蠶絲潔白可食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吐出爲小窩附石上燕伏卵出雛飛去土人拾取故名燕窩或云南燕歸海外水遥難達因啄小魚肉作窩口銜之而飛飛倦即投窩水中棲止其上少息復銜之而飛故東南風則飄掠近岸人就取之

品字梅百葉一花三子紫梗疎條不似霜皮鐵幹也
居民磨蔗作糖其利較耕田加倍故往往改稻田爲蔗
田稻米則仰給浙直居多官斯土者當設法禁之初
似不惰惡後甚溥
龍蝦有長一二尺者土人空其肉如船燈掛佛前
鬪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鬪人家盆盎多畜
之呼爲丁斑魚以之角勝爲博戲
泉州東出海門二日程有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
六昔人多僑寓其間苫茅爲廬推年大者爲長不畜
妻女耕漁爲業牧牛羊散處山谷間各務耳爲記受

治于晉江縣歲以數十艘就泉貿易施肩吾島夷行
腥臊海邊多鬼市即其處也明中葉始置汛
市舶稅課云香以占城賓達儂爲上沉香在三佛齊名
藥沉眞臘名香沉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脚
腦水札腦登流有薔薇水
相思子生海中狀如螺中實藏殼筒中經歲不壞投入
水不動投醋中便盤旋不已（以下見顧玠海槎餘錄）
黎中殷實之家多畜妻妾多至四五輩每日令出門貿
易歸各計息以獲利多者爲好妾特寵之
儋耳僻遠曆不能遍每黎村必有一老習知節候吉凶
避忌之略與曆不爽毫髮大約以六十年已往之跡
徵驗將來亦有土書不可識名曰曆底記
有鬼哭灘舟至則波面有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來
逐舟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退未嘗害人
康譽之昨夢錄云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文黃
黑相間以製弓極佳近弝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弝
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弓夏人常雜犀角以市
往有鬻帶者率紋高低繞人腰圍索價甚高人莫
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是竹牛角不足貴也
淵明云痴人前不宜說夢達人前不宜說命益人當至

急便無陰陽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有私心則爲鬼
神所制
唐王璵傳云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
剪錢爲鬼事至璵始用爲禳祓康節先生祭祀亦焚
楮錢伊川見而怪問之答曰亦明器之義脫有益非
孝子順孫之心乎
元李材解醒語云元時京官獲美除者寮友設宴于披
雲樓爲賀因名披雲宴六部得堂署則爭相餽貽謂
之烘堂南臺權重堂限號斧戶限不敢少越也
元初大臣執政謂之擎天班玉堂淸署謂之爍壁班言

官法司謂之劍鍔班外戚謂之椒蘭班親王謂之瓊
枝班功臣將帥謂之豹首班其餘朝臣謂之隨班

世祖獵灤河手射一鳥形大于鵠五彩成斑有西夷人
曰此盧隆鳥宿于西海荻草中

尚書范英賜食御前食韭芽麵甘之一匕而止曰天厨
珍味臣一拜恩即飫山妻久厭糟糠將以貽之使知
官家多人間所未有也上命食盡復以一帖賜歸

唐駙馬有寵于太后所賜厨料甚富乃間回僊厨以市
餘香達十里

元初起圓殿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着茜帽

西域胡僧咒人能生死唐太宗令壯勇少年試之立驗
應言而死應言而甦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勝正請
以臣試因召僧咒奕了無所覺須臾僧自倒更不復
蘇

魯應龍括異志載海鹽資聖寺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
戴威捨宅爲寺天祐二年賜今名寺有塔最高點四
方燈東海行舟者皆望爲標的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各一枝或
大如牡丹細如萱草皆有姿態毫髮悉見以紙摹之
不異石刻

德藏寺鐘初鑄時匠云未可便扣俟吾行六十里乃扣
之及去方至新坊離郡甫十八里僧不能耐輙扣之
匠聞而嘆曰聲止此矣今寺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
復聞亦奇

空同子曰極黑之夜久坐亦明陰中之陽歟猶水之中
明歟然余以爲至淡之物久食之則鹽味自生葢萬
物萬象必有元也如字之册所謂元音

十月無陽故謂陽月非無陽也陽生而未成也

何謂化權葢陰陽相爭而主之者專其權如春主生非
無惡風繁霜而無損于拆萌冬主藏非無晴和之辰

而黃落愈增故曰化權

事有不必辯者以其非急也有不能辨者以其非理也
如游市烏鼠同穴象胆四時在四脛之類不必辨者
也如豕立人啼人死託生之類此不能辯者也人不
能自見其腦背疾病死生多不能自知而欲作好奇
之辯耶

夏之初月高其圓也低冬之初月低其圓也高進退之
義也

五行火無體在物則藏燃物則用用盡則息五臟心爲
火烱然中伏遇動則發不動則已

秋雲潤而薄故雨微夏雲獨而湧故雨注化氣必專而後壯故貴勇勇者專壯之義也

道理一橫一直耳十字盡之數盡是理亦盡是矣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蠶無寒蟬無莪余在洛一年未嘗留心及之若京師則皆有之至長江以南不生荊棘不產棘今則不然九州不產荊棘其來久矣

雙生以後爲兄者昧化理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轉首乃先下而生卽以受氣先後疑之則先回轉者乃氣先動容同有雙生子先生者體大亦先齔以兄位之

北之土厚故其人信南之水潤故其人智

天道虧盈而益謙繪事其証乎凡繪不及則是過之則

非繪分寸人則似繪六七尺人則不似又繪朴野幽寂之形則雅如草村茆廬疎松片石疲驢破帽則工繪金碧富貴事則易俗是也

鵶鵲晨南昏北盜凡鳥不問遠近但見南飛蝙則晨北昏南

王生善聽聲聞丁公馬蹄曰旬日必拜相又聞蹄聲曰必出而西行皆驗以知宋宰相尚乘馬唐拜相築沙堤以便馬也肅宗爲玄宗控馬則天子亦乘馬

鱖魚性痴見人則樹其鬣謂當畏已也西方有鳥名半翅亦痴其飛去人纔三五尺可以杖擊之以爲不畏人也鯽魚入網猶伏惜鱗也孔雀濟則露尾愛尾也錦鷄愛其羽毛照水弄影有溺死者皆不智不藏故也

衆芙容惡薋惡不容芙如華屋有穢只見其華茆茨之下着一雕繪之器則訖眼矣故衆君子可容小人而羣小人必絕君子

袁宏道廣莊云蜉蝣以暮死爲百年殤未始不壽也牛小于象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惟一覺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疑爲他物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智未始不蒙也

訓狐夜祭蚊蚋晝不能辨山岳目可常乎跛鼈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可常乎海外有形語之國口可常乎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可常乎蜀犬吠雪汀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于後子見中國之彌月慶賀翻爲不慈矣死者棄屍野外以施鳥鳥七日不盡則聚族而哭見中國之素車黃腸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夢中之榮悴醒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物本自齊非我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

齊有傻娥者曰余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

心如槁石口嘘嘘不能終折已而游叄街六衢與諸
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茂如也已而過達官貴人之家
分座聯席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
而入京師隸籍樂部出入掖庭雜遝長安王公貴胄
爭爲挾箏負瑟視達官子弟如家鶩庭烏也今余出
京又十年與名賢高士游公■環貫閱歷既久處萬人
場如荇幽室攏撚指撥隨手而應歌喉盤旋飛鬯成
韻無不擊節者何也不見已焉耳不見人焉耳
彭祖之神過國殤呼祖曰兒來祖怒曰余壽若彼何
兒我殤曰人偽而見真今與若較即真之日子壽先

兒多矣故生者以生爲生方懼其死死者以死爲生
未必不懼其生人各安其故恐禽之不樂爲獸也
天下皆知有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冏冏之
人一罅可直不惜傾囊槖鬻子女以營之信已之必
死故也至于茫茫衆生趨死若騖固矣文章之士以
立言爲不朽舐筆吮墨焦心竭慮神仙之士以長生
爲不死鍛精鍊氣閉聰塞明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
死逃空入虛解脫一切若知死之爲生當知生之亦
死矣
文中子曰余依先聖教民慈孝信睦三十年而民滋屬

何也弟子曰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
言睦而不肖之昆幼始以厚責其長言信而諦盟要
約始以信讓其友故曰先生立教以來父見于過子
見父過兄弟責望于家朋友誚讓于野文中子愀然
而退終身不爲人師遂古民物雜處有若族屬自教
民網罟而獸相率入於山禽相率入于淵人與禽獸
既不相習而人之強者遇獸則殺獸之猂者遇人亦
傷民之無辜而罹齒角之禍智士啓之也文王問鬻
寇子曰敢問詐之始曰始于一二有一二即有千萬
有千萬即有計筭有計筭始有文字有文字而機變

不可勝窮矣聖人之治法天天法嬰兒嬰兒法鷇卵
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不以嚙人而絶虎狼蛟蚋
不以地狹而摧山塡海聖人亦宥智愚賢不肖而不
爲厚薄之見嬰兒淑之不怒譽之不喜嚇之不懼鷇
卵無聞無見混混沌沌蒙之祖也
宋朝徽宗廷試前十名御樂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
下高宗建炎中詔曰取士當至公考官自足憑豈容
以一人之意更爲升降自今弗進卷子此真所謂君
明樂官不明樂音者歟以下見陸深玉堂漫筆
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賜第八百餘

人

南渡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唐呂頤浩見之笑曰文章之弊一至于此秀才家識甚好惡耶

陸深願豐堂漫錄云劉健晦菴奉命祀華山夏日與客坐嶽廟頂見山下白霧瀰漫若大海山頂赤日了無除翳俯視突烟暴起或丈餘或尺許亦無所聞及下山山下人云適數百里內震雷驟雨移時始悟向所見烟中突起者乃雷也凡聲自下聞則震自上聞則寂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王振用事方營新第公令人度其齋閣作剪絨毯貽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喜甚凡公所上便利事無不允行可爲善于用小人者然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貽錦地衣施之亦不失尺寸檜默然疑之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秦與王之好惡淺深或有異周鄭之用心當自不同耳

陸深金臺記聞云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

世所傳張仙乃蜀王昶挾彈圖也花蘂夫人入宋宮常念故主偶攜此圖懸之宮中且祀之太祖見而詢焉夫人跪而答云此蜀中張仙神祀之能令人有子世遂傳爲張仙送子

師上以石檠獸置兩旁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名爲趴蝮皆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鳴故以飾鐘次曰鴟吻好望故以飾屋次曰趴蝮好飲故置橋口

郿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或單或雙鱗衣筋中可辟蠹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土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如印削之復出又大同有山上下凡六十丈皆石中間一帶約四五尺皆人骨髑髏脛節膈中之山數處亦有之造化眞何所不有也

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王翺王直並爲冢宰時有滿朝俱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湖閣老選賈鴻臚斌崔太常志端俱兼宗伯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

陳白沙訪莊定山定山挐舟送之有維揚一士同載士極淆稽是日極露才鋒撒衽席褻昵之事至不堪聞定山怒甚幾形于色明日餘恨未已白沙則當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孝廟時人才極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聯云一雙

探花父兩個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巳丑狀元子恩爲兵曹王少宗伯華辛丑狀元子文成亦爲兵曹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巳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辰探花廷相之父也

金華戴元禮明初名醫也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心異之窺其按方發藥甚平平也日往觀焉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煎時須下錫一塊元禮始大異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古方耳歸考其書乃錫字非錫也嗟乎不辨錫錫而得名者豈獨一醫哉

廷宴餘物懷歸起唐宣宗時百官宴罷拜舞貽下果物怪問之咸曰歸獻父母及與小兒因敕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別給菓與兒女所食一分餘者亦聽携歸遂成故事後有以懷食不盡而得罪者、

元吳萊三朝野史云至元丙子宋淮西閫夏貴歸附授中書左丞巳卯歲薨有弔以詩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古名不朽

四月初八乃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乃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黃蛻作牋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復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賈秋壑甲戌寒食詩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個悲明年以謫死其在謫所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眾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巳迫適值懸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詞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于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闓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廖王諸人已去豈有爲之卭讀之雖可恨可笑然其文却佳

田汝成委巷叢談云紹興間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

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須并禁鵝鴨胡致堂見而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嘉定中御史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多方撲捉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止行人太學諸生因呼羅擒虎張尋龍

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許官妓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爲王安石所執想唐制亦然也

吳越握髮殿柱每條圍一十二尺今訛名惡發殿云錢王怒即乘此座也

癸辛雜識宋時杭城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約四千餘石始足給一日之食而南北二廂與客旅往來及有米之家不與焉故杭諺有言杭州一日吃三十丈木頭大約十家吃擂槌一分合計之約三十萬家也

吳越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頗爲民累羅隱應制作蟠溪垂釣圖云若教生在西湖上多恐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罷此稅

吳越王妃每歸臨安王貽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也後人用其語作歌極淒婉之韻東坡易爲清平調三

章有云遺民幾度垂垂老游女長歌緩緩歸

宋嘉熙間西湖水涸茂草生焉李霜涯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元至正間西湖冰合張仲舉詩云風吹鹽地結陰凾日射玉田生煖烟

蝦蟆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羞薦宗廟與羔兎同又蟈氏焚牡鞠以殺蛙黽無驗一殺一薦豈竈與蝦蟆有別耶漢武欲除畿甸爲上林東方朔以爲此地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家給然則嗜蝦蟆不獨閩粵人但吳人去皮而食閩粵則食皮名爲錦襖子

六一居士歸田錄云國初通判與知州常爭權有杭人錢昆者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足矣蓋杭俗尚蟹而傅子瓚蟹譜云杭俗嗜蛙而鄙蟹野乘之不足信如此

苕溪漁隱曰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都無中的句互可移用是豈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爲可喜耳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此退之聽琴詩也孤禽驚秋野露寒空澗夜落春巖泉又經

緯文章合調和雎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哌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淡泊三盤語丁寧此永叔聽琴詩也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閒君勿瞋歸家且覓千斛水一洗從前箏笛耳此子瞻聽琴詩也春天百鳥語撩亂風蕩楊花無畔岸微露愁猿抱山木玄冬孤鴻度雲漢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澗夜蕭蕭十二峯前巫峽雨七八月後錢唐潮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歸來哭丁社空牀思婦感蟰蛸暮年

貽老依桑柘此曾直聽琴詩也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聾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宮洞房語恩怨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驚市人漁父拿舟在葭葦曾直聽撥阮詩也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又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樂天聽琵琶詩也一彈既罷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珊低回漫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音繁併百萬金鈴旋玉盤醉客滿船皆暫醒又猿鳴雲岫

來三峽鶴唳晴空來九霄微之聽琵琶詩也湘水冷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王仁裕聽琵琶詩也春風和暖百鳥語磽确山路行人行啄木鳥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永叔聽琵琶詩也八鸞鏘鏘度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又凴夸蹁躚舞綠波鮫人出聽停綃梳夢得聽箏詩也綿蠻巧囀花間舌嗚咽交流冰下泉永叔聽箏詩也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與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illegible]啄木飛來霜樹杪子瞻聽箏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耳而僧義海每句箋論謂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果得其趣未易識評也至論東坡聽琴詩則云春溫和以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概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聲也互相譏評終無確論玉溪錦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亦以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阮也何謂不可也

學林新編云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

市上酒家眠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二眠二天三前字近時論詩謂此歌是八段不嫌于重用韻也按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五字作題則是一歌中間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為八段益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兄于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沉李亂冰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上後園山腳曰尊收困何事元冥蔚強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北征曰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又曰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夔府詠懷曰雖云隔禮數
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繞迴旋贈李八
秘書曰尋舔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烟巫峽遠
臺榭楚宮虛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
又曰充賄終蕭條恩波延揭厲贈汝陽王曰自多親
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今寧秘丹梯度可陵喜
薛璩岑參遷官曰棲遲分半菽浩蕩逐浮萍又曰仰
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寄賈岳州嚴巴州二閣老曰
射胡愁李廣奏賦待張衡又曰如公盡雄雋志必在
騰騫一篇押兩重字子美詩如此類甚多然非刱意

爲之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
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
促字也子建美人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
曰清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靈運
述祖德詩曰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辭
所賞勵志故絕人一篇兩人字也又南圖詩曰樵隱
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同
一篇押兩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足
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向子薄游似邴生一篇押二生
字士衡擬古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飈

牽衣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兩音字也又豫章行曰
汎舟清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
停陰一篇兩陰字也嗣宗詠懷曰何當行路子磬折
忘所歸又曰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兩歸字
也文通雜體曰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
多慚娛飛蓋東都門一篇兩門字也仲宣從軍詩曰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
檀人一篇兩人字也古人詩此類不能悉舉大要少
陵作俱有所本耳至如退之贈張籍詩一篇押二更
字三陽字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李花詩押

二花字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和
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示爽詩押二愁字又
魚詩押二消字寄孟郊詩押二粤字此日足可惜詩
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游春詩
押二行字寄微之詩押二夸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
詩押二小字游悟眞寺押二絫字大抵意到即押奚
獨飲中八仙歌而致怪耶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
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云二耳義
不同故得重用蓋自不必注也
蘇子美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柳花千里

兆歐公見之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
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詩取奔放豪健梅聖俞亦工詩平澹可悅世稱蘇梅嘗自嘆曰平生所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越爲尚書郎在天聖間以書名輕俗不近古若以梅詩爲比恐又不倫也

霞頭乃染物號頭也半山有霞頭隱語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纓縛見性自分明（性言姓也）

遯齋閒話荊公恭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勢或將敗便斂之日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

神不如且已故其詩曰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山谷則云心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與半山分勞逸矣

王禹玉詩善用金碧珠玉其兄謂之至寶丹或云詩能窮人試强作富貴語其人數日搜索得一聯云脛脡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見王直方詩話）

宋子京筆記曰晏丞相殊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然不自貴重凡門下客及官屬略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

二宋俱爲晏公門下士雖貴顯爲文必手抄求公雕潤其文嘗有一聯云白雪久殘梁復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于閑字之旁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云空優于閑見有船不御之意前輩于臨文情實肫至如此

宋元憲爲內相且大用矣譖者曰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會用新名移書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云清臣是宋郊榜第六中選偏閑小錄不知宋庠何許人公因寄一絕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郎是當時劉更生

宋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時宋多補外嘉

祐中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以疾告表陳云不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悅

世稱趙清獻所至惟携一琴一鶴石林詩話云公平生蓄一雷氏琴鶴與白龜各一始除成都以三物自隨元豐間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老矣前渡淮已放鶴至是并以龜投淮中故其詩曰馬尋舊路知歸去龜送長淮不再來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時語云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

唐人飲酒必爲令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曰李耳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又曰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曰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

唐子西曰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爲詩是也又曰詩疏不可不閲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樂府解題亦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皆用樂府題作對也

王荆公集句詩雖數十韻皆頃刻而就如老人行云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輸心背面笑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忘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皆老杜語也

世皆以集句始自荆公西清詩話曰集句自國初已有之但未盛耳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其下第詩云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實有玩弄古人之意孔毅夫嘗集句贈東坡坡次韻答之曰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鷄退之驚號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人共有明月自滿千家墀山谷亦以集句爲百家衣惟半山暮年喜爲此號爲四體詩蔡寛夫云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所取皆唐末五代人詩無佳語耳

王逢原見知于荆公一時附麗之徒日造其門逢原厭之大署其門曰紛紛里巷士看我復何爲來即令我煩去則我不思意當有知恥者而請謁終不衰

侯鯖錄載曾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每得公帖于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生日扶製紛冗宗儒作簡

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緗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拘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反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通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詩一篇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多如此至荆公則不然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反字詩篇中亦只叶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杜合苕溪漁隱曰黄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未字韻詩一篇用五韻南池谷字韻詩一篇用四韻客堂蜀字韻詩一篇用三韻此特舉其二三耳若以一

篇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
體也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
反切平側皆通用自齊梁以後既拘四聲又限以音
韻故率以偶儷聲病爲法然則字作他聲押于古詩
則可於律詩誠不可也
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
旁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
可惜之類是也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
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之善馭良馬通

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
節而不差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萊公自永興被召過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
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祀東封過陝魏野亦
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
封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卽袖詩呈上卽許之
古人立言要有本末不似後人有頌禱而無規諷也
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贈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
少微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黯

退有後言公聞之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
俛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其學問與顯
達皆不問可知獨恐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
不以道自重耳何怪焉賈爲嘆服
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唐人云李程應舉時嘗
遇陰府吏於貢院門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
而無李程哀請之倉皇中乃用淡墨筆添王字于和
字之下果得第後遂相因命凡榜書人名俱用淡墨
遂成故事又聞宋時則以黃紙淡墨書禮部貢院四
字餘皆濃墨而賈公談錄云唐李紳侍郎知貢舉夜

放榜書未畢書吏忽得暴疾因更呼一善書吏吏方
醉磨墨鹵莽一榜之字或濃或淡反致其妍三說未
知孰是
唐舉子既放榜止曰及第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
試判爲拔萃於吏部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昌黎
所謂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葢韓
未嘗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兩節于吏部其名
始隸曹謂之關試猶後之參選關試後始稱前進士
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銜獻必先從
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後貢院

小吏多錄新及第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也

王豊甫拄杖詩云老境得為邱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

梅都官云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

吕氏童蒙訓曰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請先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戸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

康節自言四不出謂大寒大熱大風大雨也然復齋漫錄紀孔侍郎拯朝回遇雨避坊叟廡下叟延入廳事

烏帽紗衣逢迎甚雅因具酒饌孔為借油衣叟曰某寒暑風雨俱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不覺頓忘宦情此八不傳姓名居然得閒在康節之先矣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卒陸農師挽章曰非關庚子曾占鵩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王溥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多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搜剔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隸為琬琰集一百卷向拱訪求石碑時或蹊田害禾毀垣穿塚深為民害聞者輒鑱鑿文字踣毀碑石或為柱礎帛砧磬盡亦金石之卮會也宋元祐間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殆期限率磨石碑以供之前人之碑經此兩厄所存恐亦鮮矣歐公金石錄云唐何進滔德政碑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可垂楷模致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亦猶惡壹而去食矣

歐陽公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舉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其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此其評古人得失得

無似此乎

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歐陽公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宰相韓魏公不悅宋祁以所上列傳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看詳改歸一體歐公受命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入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進御書惟列官祟者是時祁守鄭州歐位在上歐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乎遂各列名以進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劉元城論王荊公有八字曰虛名實行强辯堅志雖天

下韰起攻之不能動也初時舉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已實無少許黠涴言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議論君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强辯前世大臣欲任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而止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

荆公嘗問宗旨于贊元元不答固叩之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尚理于道爲■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當以教乘■■之耳

東坡作墨妙齋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我不憑山谷和子由韓幹畫馬因論李伯時畫天馬云曹覇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貽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今觀蘇黃書肥瘦各極其妙當以玉環飛燕解之耳

復齋漫錄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事出入幕府東坡大加歎賞益世以傀儡起于王家也余觀小說有云漢高帝被圍平城閼氏一面兵强於單于三面閼氏性妬陳平造爲傀儡戲陳于一城上閼氏疑爲人恐惑單于欲得之遂弛圍高帝乃得出顏氏家訓云傀儡世名爲郭禿引風俗通諸郭諱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笑故後人肖其像呼爲郭禿耳二說與王家之義俱不合

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于三八課試日別設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往往携歸饋親識按元豐初神宗留意學校惟恐飲食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詣學取學生所食以進是日適用饅頭神廟嘗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由是遂知名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爲首務謂紙筆墨皆可以隨時搜索其可以終身俱者惟硯而已

東坡云阮生謂一生能着幾緉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求取無已不亦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皆通人之一蔽也曾韙舒教授藏墨詩云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鬢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罍先恥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數枚云是庭珪造雖

形色異衆然歲久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又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𤩽半丸云裕陵故物往于秦少游家見李𤩽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賜王平甫者潘谷見之再拜曰此庭珪作也世惟王四學士家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乏識者耳

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字如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郤之次日功甫又過曰復詩得一海字否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于山谷矣當日以俚語郤之語雖不解恐太俚亦非真出自山谷當是後人附會耳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寶間公私宴會必歌樂府故唐人五七言近體往往皆叶宮商者其餘念奴嬌菩薩蠻春光好更漏子浣溪紗夢江南漁父等詞花間所載小令甚多南唐李氏君臣亦極工塡詞如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句未免亡國之音哀以思至宋將柳屯田永變舊聲爲新聲其樂章集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又往往不協音律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即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旣押平聲韻又押入聲玉樓春本押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若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必絕倒不可讀乃知別是一家知者少也

蔡伯衲餘西清詩話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澹迥拔流俗

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氣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逕言謀鬼神惟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窟裏東坡詩天才宏放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卒逆蘊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旣高滋味亦厚但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

白樂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但蘇小雖美終帶風塵
李太白逸態淩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體段不
近渾厚韓退之山立霆碎自成一法譬之樊侯冠佩
微露粗疏薛許昌天分有限時有兊將軍氣質至合
人意處正若芻豢咀嚼自佳王介甫詩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人皆聞見莫可着摸歐陽公詩溫麗深穩
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與古人傳神又
如春服乍成醞酪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杜牧之
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
處固難求之一唱三歎也此十四公吾平生追仰所

不能及者

張雲叟嘗云梅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見
之不覺屈膝郭功甫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
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韓子蒼駒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非汲汲
于求知也

南史王筠自撰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
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卅卷凡一百卷宋
楊億亦然所著括蒼武夷頴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
辭榮冠鰲等集近時所存惟武夷一集而王筠惟有
三名家中數卷耳陳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與
沙頭

王直方詩話云有人以百韻詩獻晏公公讀畢即云眞
是佳作但却一百一韻耳其人歸家數稿果然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曰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
楊大年曰眼中人是面前人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
亦老石曼卿對曰月如無恨月常圓東坡云與我周
旋寧作我王直方云爲郎憔悴却羞郎有人舉二十
四考中書令爲難對王平甫曰萬八千戶冠軍侯苕
溪漁隱曰政和間其尊人赴調京師寓夜對月偶云

圓少缺多天上月有同赴調者戲曰員多缺少部中
官雖借用圓字亦絕倒也

酒戒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公事無事生
出事

宋琪沈義倫多在黃閣時久旱旣雨復不止廢陌泥淖
琪厭之曰可謂變成三日雨義倫對曰調得一城泥
藝祖聞之鄙大臣不學楊徽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
書再生沈宋也

程師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壁云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自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東坡云世間事忍笑爲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爲難嘗謂坡曰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者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坡曰好則好極只是十條竹竿共一個葉也

元祐間東平王景亮與仕族無成子爲社專以嘲誚士大夫皆被不雅之名時號猪嘴關呂惠卿清瘦語言喜以雙手指畫因號說法馬留呂晦之使中以他事一社虀粉

陳亞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卽成

衰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擴無才終入廣謝暉不日便充軍

冷齋夜話云曾直使余對句曰呵貌雲遮月余曰啼妝露着花曾直罪予深刻見骨不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

唐以前惟貴蜀茶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芳茶冠六清是也唐茶雖多亦以蜀爲重後紫筍入貢始于李栖筠因陸羽之言而進每歲清明貢到先薦寢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州之境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爲盛會杜牧之所云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劉夢得所云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至江南李氏漸重建茶始有團圈之製而造作之精經宋丁晉公始備蔡君謨尤加工巧所進小龍團兼製茶錄歐陽公聞之曰君謨係士大夫乃復爲此也自建茶出天下所產不復可數然壑源沙溪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草木之微亦有顯晦唐自常袞以前閩士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終唐之世亦不甚盛至宋時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公卿將相每居四五人物亦然耶

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于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亦因此得官好事者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而千里以從父攘其子子嘵嘵不已待問得官歸盛集姻戚衆皆賀喜可簡曰一門僥倖姪遽云千里埋冤旣以自嘆亦見貢茶一方騷動也

夷堅志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略盡獨留東坡白鶴故居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書處否麾兵救之民居附

近賴以不爇者甚多兩人皆劇賊猶知敬護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愧乎

冷齋夜話王榮老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此江神極靈異公舟中必有奇異當獻之榮老因以黃塵尾端石硏宣包虎帳一一投之風愈甚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獨憐幽草澗邊生絕句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況鬼乎持此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此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山谷七古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謂之促句換韻法禁臠格也今人倣之若于三疊之外多用韻便失初格矣

孫松坪致彌云嘉定有武彪者年十六殺人亡命江湖者二十餘年偶過白門見市方決人訊之知決漳浦先生也慨然曰吾不能救其生亦當送其死然其時功令甚嚴恐竊罪人屍禍且不測乃出金置酒召其徒十數人會飲飲酣忽起大言而泣皆壯士欲得死所乎衆皆愕然旣皆伏首請命因告以竊屍事遂諾乃復出數十金從典舍中買故衣兩大束攜之伏幽密處日就昏從行刑處負先生屍即裹入故衣中作大裹乘暗出郭門令諸壯士更番舁之而南竟夜行二百里達丹陽晨覓小舟置屍裹其中與諸壯士食麵肆內忽見一人形容阻喪疑而視之彼尤局促數視數退武遽前拉入僻處佯恐之曰汝行徑詭譎得非奸詐乎須直語我我固任俠者或能為汝畫否則行訴汝于公所矣其人恐怖流涕曰君果任俠耶毋誤我我乃漳浦黃尚書僕也尚書方被難欲往探消息其言未畢武大聲曰須還汝尚書即攜之入舟中指衣裹云是乃所為黃尚書也汝將安置之其人云往錫山從門下士可得葬處武云珍重為之即以舟付其人泣拜于屍前而去從此不知所終

蔣賓野名表云其尊公丹崖先生令伏羌時值大饑民之殍者千萬計獨一人全家數十口得免後訊之云其父分析諸兒時獨留荒地十餘畝歲遣人種芋芋實既多恐不可積悉舂擣作磚磚堅好乃築室數間以芋磚作牆垣臨死命諸兒曰如歲饑甚可毀以為食後果大饑民家稍有貯者衆即分掠之此獨日拆芋傳以濟隣家不覺也

虞山錢玉友良擇云庚午冬大寒其邑中步道巷有一

老嫗着单衣裤飢凍以死鄰里憐之公爲具棺衾及
啓其臥處有藏金百金米三十石衣物稱之約貽二
百餘金羣焉莊嘆世之不達者類此媪不少也
有僧道爭地梁武帝判一貞字沈約云分明與上人三
寸竟歸地于僧
餘姚孫氏門聯云父子兩都家宰弟兄六部尚書堂聯
云五代兒孫繞膝百年夫婦齊眉印月峯先生及其
堂上實事也
王龍山先生晚年署堂聯云任老夫婆娑風月看兒曹
整頓乾坤時新建已平定東南矣常熟嚴文定公祠

堂聯云一品榮歸日雙親未老時
朱竹垞先生官京邸除夕集唐作聯云且將酩酊酬佳
節未有涓埃答聖朝又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
餘事作詩人又集杜云忠信涉波濤蕭灑送日月又
爲某叅戎集廼爭東甯齋云庾信雜舍俱有宅伏波
横海傳登壇又爲金陵某耆舊集題隱居云天下何
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
高叟苑集韓蘇聯云詩書於我爲麴蘖嗜好與俗殊酸
鹹
薛志遠晚年隱常州東門外年夜集廼門聯云一臥滄
江驚歲晚千家山郭靜朝暉
范覲公中丞如廁戲顧魏善伯徵士云試題一聯魏應
聲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于中過十年
朱彝尊聽琴集唐詩云一彈流水一彈月半入汀風半
入雲
孫豹人枝蔚爲汪氏作壽聯云枝枝直上青天畫手內
所栽謝家玉樹王家槐樹夜夜遙占紫氣看堂前相
對老人壽星賢人德星又題黄得功桐城生祠云立
德勝立功守桐城事小死兼湖事大論人先論世將
崇禎時易臣弘光時難

王斷山云人行日中於無日處翻謂之影以墨搨碑于
無墨處翻謂之字色空空色也
金聖嘆云愛能蹯者須耐緩火愛峯巒者須耐險巡愛
明月者須耐夜坐愛美人者須耐梳頭眉公云讀史
須耐訛字踏雪須耐危橋與人須耐俗客
竹垞先生齋夜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
白小青無咎莫愁彩鸞赤鳳無雙第五綱龍飛燕漂
母灌夫武子文君羣玉申珠東野西施紅橋白石等
字
竹垞舉四書一句恰合平上去入四聲者得康子饋藥

兵刃既接二語是夜竟夕思之中夜心火遽發左耳忽聾聞者以爲美談(古有天子聖哲微而變容等語)

某園水閣作舫形竹垞集聯云不作風波於世上別有天地非人間

張芥亭豫章云嶺南青雲山中尚有避秦人名犨蹄毛身而裸體以草卉葉被下體善造蔞箄等物與土人互市語言不相通以物置交衢如布聚之類率如值取易而去

又云潮陽有韓木在鳳棲山昌黎祠中每賓興之歲此花獲雋者必如花數今爲亂兵所伐矣

南海採珠人以珠多之年爲珠熟

海南人採香夜宿香林下望某樹有光即以斧斫之記其處曉乃伐取必得美香又見有光從某樹飛交某樹乃雌雄相感亦以斧痕記取之得飛沉香

龔宗伯芝麓有荔園買蟻之句荔間有蟻則蟲不爲害故園丁往往買之

諸魚胆味苦黑魚胆味獨甜諸蜜皆甜黃連花蜜獨苦

朱欽臣懿憲云不郡吳冢宰當路時頗驕橫居僞精嚴寺佔寺門騙金剛入南宮使數十人舁之不輕動輦見泥像有出涕者及吳敗僧迎像歸一二舁之輕迅如飛面皆含笑確非寺僧飾說也又佔眞如寺塔旁地爲墓僧謡云吳近墖不留種矣未幾果敗蓋土音吳與魚墖與獺塚與種皆同聲也

元時國子監肄業候日影至堂後梨樹上方散學亦猶今村童放學時也

金孟友之家獻魁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因號孟四元(見醒心錄)

竹垞云作詩十一眞韻最難用如人字身字因字畧不經意便如市井小兒彈詞矣余偶見段成式贈高侍御詩有云百媚城中一個人始覺此語解頤也

越俗新年聚博謂之試年庚立春未明相呼早起謂之賣春困放翁詩呼盧院落譁新歲賣困兒童起五更蓋指此也

牧齋亂後生日獻祝嘏者猶如山如海歸元恭獨上一聯云如南山之壽居東海之濱

坡老不喜史記子由右史遷駁史記歐陽不喜杜詩公孫弘以春秋爲曲學荆公不喜春秋曰是破爛朝報范升論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愧禧不喜左氏曰直是相斫書鍾元常不喜公羊云賣餅家耳王充刺孟子柳宗元非國語劉章刺刺孟非非國語劉陶作匡老子反韓非詆孟者李覯晁以道疑孟者司馬删孟

馮休評孟者黃次伋譽孟者趙岐老泉漢人以尙書
爲樸學

何晏服婦人服王雱冠婦人冠妹喜冠男子之冠則天
服天子之服

至人無夢愚人無夢眞人無影老人子亦無影

向秀注莊郭象竊之郗紹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譚景
升化書宋齊邱竊之譚化書成攜之謁宋宋以皮袋盛譚沉之于江竊其書爲齊丘子後有漁人得鴟夷啓之譚尚未死問其書已行喟然曰吾書得行死可不恨矣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天皇望獲字子潤地皇鑑岳
字子元人皇愷胡洮字文生后稷字庚辰文種字子

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名胥餘子產一字子美
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伯夷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易牙姓雍名巫接輿
姓陸名通許然姓辛名研字子文介之推姓王名光
杜康字仲寧鬼谷子姓王名詡一作誗申公名培項
伯名纏叔孫通名何東園公唐秉字宣明夏黃公崔
廣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甪里先生周術字元
道侯巴字鋪子壺公姓施名存華周名旋杞梁名殖
朱張字子弓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遵莊周字子休
又名艾字文孫陳仲名巳字子終許由字仲武李斯
字通古阿瞞又小字吉利佛印名謝端卿

法帖大王字多梁時人殷鐵石僞書吳道子畫多米家
僞筆

少昊時已有七言歌兒婆尸佛已有七言偈七言非自
柏梁始也太監始于黃帝置左右太監　楚滅陳爲縣縣非
秦始也

黎洞人家以香爲爨洛陽人家以牡丹爲薪覺石崇以
蠟然釜未免俗氣又長安亂日以絹代爨

藏云目以色爲糜箋云目以睡爲食

諺云笋與菌通譜則伏苓與琥珀皆松裔也

天寶中無一人及第太平興國中一榜盡賜及第

新莽行周禮宇文行周官劉歆行周官而敗王安石行
之而亦敗甚矣反古之難

六丈爲端四丈爲匹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史記何臚句傳

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皇帝非秦昉也高辛令槃瓠殺吳
將軍舜封伯益百蟲將軍將軍不始于戰國也春申
君墓中隸字隸不始于李斯見字源　太甲稱太宗太戊
稱中宗二宗俱不始于唐

列子曰怒之復也常喜莊子曰饑之深也常飽

韋孝將凌雲臺應召戒子孫弗學書閻立本春苑池應
召因呼畫師戒子孫弗學畫
梁時舉子下第者飲墨水一斗宋政和間令曰士庶習
詩賦者杖一百元祐焚史記于國子政和間著爲令
孔子不稱太公伊尹陳叔達隋史不爲文中立傳溫公
通鑑不述屈原騷語五代史不爲韓通列傳
欲黜鄭孑之夏亢而孑竟第一欲黜劉幾之嶮怪而幾
亦第一
舉人比之番人及駱駝識班列不能整齊也
北齊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間勅沙門着冠爲道士

惟泰之坑儒千古所獨耳
張紫巖逍遙杖銘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顚
不扶將焉用彼
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
珠在腹
孔子號素王桓君山號素丞相泰伯號讓王項羽號霸
王
敢因芓末有志庠均王僧■爲蕭利監求入學啓此等
惡例古人已有之
顏魯公貞僕名銀鹿柳公權竊僕曰海鷗趙嘏有逃僕

詩蕭穎士僕名杜亮愛主人博與雖箠楚不忍去
青出于藍冰寒于水英雄欺世貧賤驕人岵强猶昔沉
吟至今養若木雞棄同芻狗孺子可教壯夫不爲數
見不鮮談言微中平平無奇落落難合舉國若狂衆
人皆醉卽鹿無虞亢龍有悔汝南月旦江左風流千
金一字尺璧寸陰天將木鐸吾豈匏瓜禮百世可知
詩一言以蔽大文彌樸要言不煩
陶士行小字溪狗光武小字呼■崔浩小名桃簡相如名
犬子庾信兒名苟娘范曄小名磚頭
香山婢名春草邵要亦婢名石崇買婢珠一斛郭璞買

婢荳三斗
香山有行詩圖
姚泊名上水船裴光裕名下水船 魏蛺蝶 禰鸚鵡
鄭鷓鴣鮑孤雁邵半江趙倚樓
黃帝見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伶倫造笛本
因孔京房添一孔于後爲高聲舜作漆器化益刱作益
作井
秦始立伏郡邑因始于秦郡邑立學始于元魏縣作城
粱造龙崔祖濟云漢文以前未冠幘淮南王劉安造
荳腐

元軍政漢人不知其數宗系外人不見其圖金人初見

元宵燈驚爲妖星下地

淡于所見甘于所聞 陸賈語 琴動人靜琴酣酒醒 柳□語

烈火不能焚影沉寒不能結風　佛文而博道質而精

華嶽雙菰合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煉之則剛

太乙經以娶婦爲入頭嫁女爲出頭

東坡孫名楚老詩云窗下咿啞惟楚老男名雖有女名

勝無杜詩云生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倡優爲夜黃謚爲夜舞小人爲夜人

海外有君子國其人不死

徐偃王母娠而生卵因棄之孤獨母有犬名鵠蒼銜卵

歸母母覆煖之生而偃故號偃王尸子曰有筋無骨

曰偃

韓爲柳銘白爲元志皆不能掩其惡

何子季小閣童無得至者陶弘景三層樓惟一童得入

隱背即爬背也李泌取松樛枝隱背

堯沒後舜思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睹堯于羹故

稱羹牆

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　蘩花損

枝膏腴害骨

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劉安云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恭則壽勢則富 銘語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陽明先生云持志如心痛　曾子曰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　知人不可學無心不可學

偏提今酒瓶也見說郛唐詩有之　軍持鉢也塗利行

笈也

零丁尋人招帖也　大巫小巫湖也　馬銜脫曰駘見

說文

耐刑去鬚也　佝倖焦骨語　骨戰 李衛公語 驚也　磬折舟旋

今誤爲周

剛卯古佩印名也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

用金玉刻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

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辟除不祥　百

錢爲緡　蝦荒蟹亂鴨怒雞嗔

祖綖之思嘗微詣處以頭觸徐勉賈島作推敲字以手

犯昌黎

端石如德人歙石如佞人　孝經缺閨門章開元禮諱

國恤典

劉伯芻張又新俱以楊子中泠水爲第一陸鴻漸李秀

卿陳舜俞葉又以康王谷泉爲第一

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
出則友朋龍尾入則兄弟蜂腰　面非受履地腹非好
射棚
神農母女登妻聽訞軒轅娶嫘祖漢高父劉執嘉母溫
含始王符云高帝父名煓舜妹娛首又名槩女名宵
明又燭光孟子父諱激字公宜母仉氏子諱睪字仲
子見譜朱子以仲子爲從兄弟與譜不同
奸與憎同泣與懽同顰
爾雅不識蘇蕺字昔不見栮橙蕺音戢未有蕺于菜蕺音敎即雞腸草栮音耳木生於木上即木耳也橙音溪蕺即劉人以爲薪三年可燒者

袁絲姪呼叔字曰絲陸賈呼子爲公晁錯父呼錯爲公
然久思公疑是賈自稱言無以久思乃公也
范攄云盧綸作擬僧之詩淸江作多情之咏劉隨州有
眼作無眼之句宋璩無眼作有眼之篇詩流以爲四
背盧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淸江
云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詩云細雨濕衣看不
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宋詩云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
宜在雨中看
劉邠伯與范鄰爲詩友范曾得一句云歲盡天涯雨久
而莫屬舉以告劉劉曰人生分外愁范嘆服

長慶中王起再主文柄欲以第一人處白敏中嫌其與
賀拔惎善惎有文而落魄不爲時重因密令人逆意
命與惎絕敏中陽諾之旣而賀詣白左右紿以白出
出敏中忽躍出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致忍負
至交相與歡醉或以告起起曰吾比得敏中今當更
得惎矣遂以第一處惎敏中其三焉
金山寺詩推張祜孫魴爲絕唱張云塔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因不可易孫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又
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
余以爲翻不及羅江東老僧齋罷閉門睡不管波濤

四面生矣
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圖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戀
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斫一枚房郗二字
得芋千頭隨人所好之淺深也懷素絹帖一軸雜論
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求之遂足元
數
米海岳云古人畫多寓勸戒今人作明皇幸蜀圖無非
侈麗徒動人奢心又云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
在朱長文處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
可勝數諺云牛卽戴嵩馬卽韓幹鶴卽杜荀象卽章

得是也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吳生周昉韓幹後皆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畫見絹文粗便謂贋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熙絹或如布
米老云嘉祐中楊褒邵必石楊休皆酷好畫竭力收採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印記之無一軸嘉若邵印多巧篆畧似江南畫便題曰徐熙筆星神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也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後衡詣闕亦登第見

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云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宣宗愛唱菩薩詞丞相令狐綯假溫八叉修撰密進戒令勿洩而溫遽言于人由是疎之溫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其無學也
宜春黃頗為文學韓愈亦振盛名見盧肇為碑版輒唾之而去肇與頗同里頗富而肇貧同日遵路赴舉郡牧餞頗于離亭肇駐蹇十里以俟明年肇以第一人還袁因競渡賦詩云向道是龍都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陸威為郎官精敏以文投之輒犯其家諱威矍然載尋以牋致謝曰曹興之圖畫雖工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威賞嘆遂釋然
滕倪苦心為詩其宗人邁為吉州太守極賞愛之嘗曰魏文惜陳思之賦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誠一家之盛因吟其句云白髮不曾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
裴說以行卷五言十九首投公卿既不第來秋復呈舊卷人或譏之說云只此十九首尚無知者何暇別卷乎其詩以苦吟為工故云得句將成功難得始為詩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却難也

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俱下第舉人邇來漸為上列所占下第者不復與矣每逼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敕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書錢絹酒器實其中逢花即飲缺一即罰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是處皆攜酒器行
杜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自齊安移守秋浦時有妾懷姙出嫁長林鄉正杜筠生即荀鶴也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赴舉詣日者曙負才名以第一人自許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及第須待崔拜相日過堂是年崔果首冠而

張不終場作詩刺崔有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之句後七年果登第于崔相下過堂

皎然嘗於舟中抒思苦志作古體十數首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也

郭暉畫鷹鳥臻妙品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變姓名受傭于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因盡傳之古人用心之苦如此與鄭康成愼子虔一轍也

李塗曰莊子易之變離騷詩之變史記春秋之變

蜚廉善走惡來有力父子共事紂蜚廉別號虔父見秦本紀秦以水德王名河爲德水朝賀以十月朔見始皇紀

史記有十篇草具而未成景紀武紀漢興以來功臣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

家伊璜先生爲僧具德題靈隱方丈聯云憑你猜拳是了是了又是了呸真消息還在別家倩人搔背上些上些再上些唉假痛癢空歸自已晚年講學論道自署敬修堂云學不厭誨不倦何有于我誦其詩讀其書私淑諸人

余兄弟初就外傅時　先君子于讀書處署一聯云毋自欺也不亦悅乎

舊聞集四書語甚多而工僅記兩聯云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子謂之姑徐徐云爾是爲馮婦也無若宋人然

今人皆讀半邊字誤者多矣稭音戛郿音數壖音而緣反

查浦輯聞卷上終

查浦輯聞卷下

海寧　查嗣瑮　輯

宋肅王與沈元用同使北館于憫忠寺中覽唐人碑有偶儷者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强記即朗誦一再過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自矜其敏取紙追錄之忘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攬筆補其闕并改易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畧無矜色元用大愧服

都中多不斷聖教敘本閩人王衍摹于東嶽廟中頗能亂眞惟領袖也之也字回筆不從上出近來陝中馬搨本亦多亂眞

世以寇萊公比之郭令公雖無聲伎之好然行厠必移巨燭他可知矣然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則其清節可知移燭一事特見其胸次光明耳

明有舉子作表聯云兩槐夾道一井當前榜發後主司詢所從出不敢妄對直云偶意爲之耳然余讀隋元行恭故宅詩云惟餘一廢井尚夾兩株桐又庾肩吾謝東宮賜宅啓云夾石雙槐似安仁之縣則未必無典也

帝王世紀秦坑儒四百六十人

曹植黃帝三鼎贊曰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新翰林至本衙門惟三鼎甲輴進儀門庶吉士輴惟進頭門講讀掌坊至儀亭學士登堂轉祭酒則從頭門外下輴翰林至吏部則皆由後門達大堂其餘各官至吏部俱須門外下輴不知此制始於何時

余家翁源云畜水宜在木地板房人時時行動處蓄酒宜在磚土地上人足跡不到處水喜動酒喜靜故也

明時總漕王文奎驟貴附族者甚衆俄改姓沈諸沈又附之唐李義府爲中書令自言本趙郡李給事中李某竊附昭穆甚密及義府出爲刺史給事即削除譜

誼義府復相誣以罪陷獄死　國初山陰胡兆龍學士主禮闈紹興貢士九人胡姓曾于齒錄載學士因例避不得入聯宗之累如此

西洋人生日不論本誕論節氣如驚蟄日生凡遇驚蟄即是也

成國公朱純從子鶴菴以　國朝定封爵製鉄券遂上前朝賜券于是歸券者紛紛獨忻城伯趙之龍以鄉土懸隔未之納

京師傭販各高呼待售戊子　攝政王俄聞焉聲而疑之遣騎馳捕無有也自是肩傭懾息但搖鈴擊器爲號

凡二年復如故

國初諸大臣乘輿呵護雙藤擁扇丙戌戒輿藤惟擁扇

丁亥禁扇背燭籠題銜壬辰冬聽乘輿呵殿藤扇俱

如故

滿洲興學倡于范文程科舉初場止二藝廣寧楊方興

山陰沈文奎並領解焉

大清律率依明律如云依大誥減等則明初有大誥

國朝未嘗有大誥宜改正

梅村紀戸部主事大興李某係侍郎輿棠弟榷滸墅關

時出一蚌殼大五六寸內一眞武像坐椅上右手垂

椅左手拄膝龜蛇承其足一黄靈官荷戟瞋目侍上

繞雲氣雲中現四神將各眉目如畫殼背鐫高麗國

王進塡以金益大內物落民間以十緡得之覩脩文

蛤蜊佛見無咎猶齒白佛尤奇

無錫鄒忠倚舉進士第一徵時游錢唐禱夢于于忠肅

祠忠肅授以爪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後開居其

夫人偶以爪子作狀元二字忠倚見之而悟數之如

前數壬辰旣舉南宮第一癸巳復　欽定詞臣第一時

呼兩狀元

常州梟震林壬辰舉南宮一百六十二名尋論文體除

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次

甲午冬　世祖在南海子講老子問無欲以觀其妙有欲

以觀其竅涿州相公馮銓對曰無欲卽未發之中也

有欲卽發而皆中節也

閘河舟阻且俟啓閉故官舫則總河給護行牌以先使

客然前朝初置閘放舟論先後不論官民也

工科給事中張　請　卹先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

孟章明凌義渠申嘉胤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

春許直等報可歲祭于九月十七日

本朝誥勅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

字不得用故實

南陽宗定伯夜行遇鬼同詣宛市鬼化爲羊定伯輒賣

之買者得羊將繫之止見繩耳時人語云南陽宗定

伯賣鬼得錢千五百宜春張自烈爾公作賣鬼行

陳執中餉件遣使問鸞儀司緣何有此名陳不能對或

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帳庫遂名然鳴鑾列扆古有

之矣

金華近例正月鄉人買健牛各赴場相角決勝負至羣

鬬不能禁

乙未九月四日　御試詹翰四十八人于午門內表一疏

一判一表題爲　上親征朝鮮大捷國王率其臣民歸
降羣臣賀表崇德二年　秘書院侍講吳偉業表畧云
惟玆朝鮮之僻壤實由箕子之舊封土田附庸分野
疆于周索詩書風俗本支起自湯孫藉商王有道之
長爲君子不死之國自衛滿居秦空地虎踞眞番石
渠誘漢亡人賜張浿水旬發下盧龍之甲楊僕浮渤
海之船在元狩之三年置樂浪者四郡雖稱役屬尚
類羈縻新室以易印而開兵慕容則分疆而爭長洎
乎大業遂擾東陲疲敝征徒騷騷征討莫除癬疥翻
潰腹心繼以貞觀之眞人佐之英公之宿將攻城不

拔振旅而歸即賞仁貴之先登終慨魏徵之必諫此
固恃險弗賓阻強未服倔強于山海之間逃遁在沃
沮之內者也玆蓋云云念我　國家新造之日正値疆
埸多故之秋糾率長戈侵牟近境幸喜雅鶻關之戰
大破鸛鵝隊之軍若使乘勝窮追因糧築壘何難進
驅平壤直擣王京乃猶信彼行人賜之　手詔修我睦
鄰之誼寬其事大之誠蓋孟津八百之朝不貽彭濮
葵邱九合之會忍擯江黃庶其子孫守玆盟好孰意
矯虔不順狙詐多虞跳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
鰲身日黑漫阻洪瀚魚眼波紅輙修戰艦徒甘言以
縻我雖革面以相從用是赫然加諸蕞爾躬率中黃
之士親占太白之符鼓震十三山咸鬪鞠旅營連八
百里誰逆顏行帳下拔大食之刀鏤文龍雀軍前策
渥洼之產汗血驊騮嗟哉合市之人徒享開城之樂
烏鶩則散魚爛而亡瓶峴懸車肯信位宮走免黃巖
束馬寧容依慮逋誅毋丘儉沸流之勝方之蔑如蘇
定方浿水之功遠過之矣於焉馬韓喪膽辰國驚魂
力盡而盍蘇乞降勢窮則高元束手大傅蘊反接于
城上莫離支稽顙于轅門坦腹牽羊甘投鼎鑊繫頸
先馬自請灰釘我　皇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

之平解縛而舍其罪方提黃鉞遽令收軍勿剪朱蒙
俾無廢祀頗利之城八門不驚雞犬帶方之邑萬戶
爭迓簞漿洗兵馬訾述之津爾今歸命刻日月丸都
之石子實親征龍筌狼筆咸成內府之珍屈紒折巾
俱陪上都之宴燕華楔賜酺合樂來賓館解甲休戈
豈僅紙呈側理修降表于同文扇獻昭涼布王風于
下國而已哉云云
詩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北人抱子解衣置腹古人所
咏不虛也
窮市有古鐵條長三尺許橫二寸有奇形若革帶其中

半虛而外鏽澁面背俱隱釘如鼓不甚可辨卽數十文無人顧也忽有高麗使客三四人覘之良久問其價主人漫應曰五百錢使客卽如數授錢主人疑之旋索五金客又如數授金主人益疑詭云吾中國市語舉大數五金乃五十金使客曰敬如命然不得更悔耳主人意此廢鐵一失主恐無與售者遂許之且問使客重値故使客曰告子易易耳請立約授鐵而後可一市人聚觀既立約客遣其副持鐵去去且遠始曰此定水帶也禹治水九州作九帶此其一價累鉅萬問何所用曰吾航海海水鹵不可飲以此帶投

之立甘冽經歲不病汲故貴耳好事者隨至會同館汲苦水石餘投鹽數斤揉之濁甚帶入水沸涌作魚眼狀數十少頃飲之果極甘美各歎服而散

乙未八月閩中大饑漳浦先生三子爲閩人陷其二僅存少子

談徵君孺木在都時云有吳醫從亂時以賤直購大內書畫古器甚夥因出杯玦珮瓶注俱舊玉各一玉昆崙奴一宋馬遠商頌圖高宗所書李息齋竹二幅蘇子瞻竹一幅吳仲圭山水元人碧桃圖集賢待制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詩云碧桃相見又東風記得當年萬片紅說是長陵溪上客莫將痴事惱山翁又趙巖題春風入紙綠初明剪刻紅霞不見聲半醉問花花未語幾時和月夜吹笙又黃筌萱竹圖爲嘉靖四十三年籍伊府典様物顆首標識尚存終幅鈐半印題溫字某號又玳瑁扇一係張居正書進者

戊戌詞臣外遷者十八人

遼金之稱相類而金史之繁倍于遼豈百二十年間情勞事蹟裁之較難乎如海陵被弒逆臣一傳可盡而采德唐括辯烏帶大興國徒单阿里茁阿里出虎僕散師徒单貞李老僧完顏元宜九人各傳之是所宜

芟也王倫以宋使而授平灤轉運之命既死宋不當并入金王繼恩宇文虛中既臣遼金不當又入宋復見屬出踳剝甚矣

相傳吳江城南方塔其巔與吾縣長安壩相等窪隆迥別如此故吳易潦杭易涸蘇州舊名平江謂地勢下與江平也

馮元成集閶門沙盆潭無蚊松江金沙灘亦無蚊

揚子江水惠山泉每升俱重二十四銖濟南城內舜祠西杜康泉重二十三銖

自鎮江至杭州運河相傳隋煬帝鑿然濟寧楊太史士

聰於戚墅堰讀殘碑云戚墅支河自六朝已有之此
言必有所據非自隋始也或隋加濬耳按禹治水于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其來舊矣夫差鑿邗溝以達江
淮加濬江北豈蘇常近地轉饟齊楚獨不為通檝乎
六朝建都金陵凡三吳船避京江之險自雲陽西城
鑿運瀆竟至都下隋廢二瀆大業末穿京口至餘杭
八百里大約深廣與鑿治叅之耳

丹陽縣南門隔河石碑四一宣聖篆烏呼有吳延陵季
子之墓一尹和靖一石曼卿一韋侍中岸高如九折
坂故名曲阿

鎮江芙蓉樓係王恭所建相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鎖
縻之樓上時見白氣如烟刺史必喪輕者貶見紫氣
則進爵唐詩所謂芙蓉紫氣滿西樓也

潤州銀山下壘石為門曰昭關云即子胥橐載入吳所
經處然和州界有昭關去全椒二十五里歸德府東
南三十里亦有昭關子胥渡江東走吳當經和州若
潤州其走姑蘇道也石壁刻讒銛孝血四字崇禎二
年後學吳成學書為伍師立問之土人不能悉豈即
謂子胥耶

全椒縣西四十里瓊花池相傳許飛瓊所植隋大業初
煬帝徙之揚州后土祠中春時盛開與妃后聚賞唐
宋移汴移杭皆不活復送歸敷榮如故歐陽公守揚
作無雙亭紹興二十四年金主亮入揚州揭本而去
道士護其萌芽仍茂元順帝至正間花萎元王本翁
詩六丈老人花滿頭一枝流落古揚州不知誰是栽
花手直至而今香未休（全椒原植處名六丈鎮故云按瓊赤玉也以名白花誤矣）

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故市易浩繁非他處可比

兩淮運司治所董江都故宅法雲寺為謝東山宅天寧
寺乃東山別墅也

崇禎己卯江陰捕一鱘魚長四五丈剖其腹得一男子

髏二十金布囊革履如故憐而瘞之

張燈始于漢武祠太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
日名大神變燒燈表佛漢明因之然臘月也梁簡文
列燈賦陳後主山燈詩俱未詳日月唐初始上元張
燈睿宗景雲二年始連三夜宋太祖乾德五年始增
十七十八夜理宗淳祐三年始十三夜起明初放燈
十夜

太學石鼓在先師廟門內高二尺廣竟尺餘形似鼓而
頂微圓其一如臼周宣王之獵鼓也初棄陳倉野中
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

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徙京師國學金敓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輦至燕剔其金置大興府學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移國學其篆籀凡六百五十七言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六今存字三百二十五麻城劉侗云謂爲周宣鼓者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文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成王鼓者程琳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金翰林院在平馬子卿定國作石鼓辨萬餘言以宇書是宇文周時所造劉侗又云衡陽縣合江亭

石鼓書院有鼓一其大如覆鐘其字禹篆其文禹禋祀文也

浦江鄭氏自宋元來同居十世明高祖手書孝義家三字賜之免其徭役鄭洪爲內藏庫提點坐累法當籍上曰此一人事毋累舉家洪同輩二十五人洪行十一洪旣伏法餘始分析爲二十五房

三月二十八日都倒繡東岳廟在東便門外乘輿雜出時不能辨廟像爲元昭文館學士寶坻劉元所造

四月八日都人煮荳任人掬取之謂之結緣又吾鄉陳素菴相國云明末風俗於是日游西山有前元釣軒之風道列滛肆值一倭僧戲施錢若干三施錢三入肆復施之謝力不能矣時以爲笑崇禎乙亥事也

鶴卵大於鵝灰色而斑文

梅村先生辛未放榜前夕夢坐一公署徐九一夏彝仲楊尊頎倒送之儀門回顧見封條曰詹事府又出門屏牆上大書曹勲二字果冠南宮而甲申赴召果官詹事

明節愼庫內圖書俱宋宣和物金人入汴歸于燕元仍之徐中山下燕封府庫圖籍甲申之變李賊逼後都人淸宮掃北海身入大內見封識猶中山也諸物則

散佚無一存者向分賜諸臣書畫北海得大觀殿法帖宋高宗所賜喻樗者多鍾王秘蹟又李賊焚六科廊而先朝之疏抄盡矣

梅村云五代史頗畧冊府元龜五代事雜見彙之可補歐陽之闕

距宣武門二里有古佛菴黎民表隷書銅佛一修三尺鐫大唐貞觀　年尉遲敬德監造

吳人王稼本徐勿齋歌兒也亂後隸巡撫王國寶怙勢自恣國寶死逃入燕一時吳梅村龔孝升錢虞山俱爲詩贈之

梅村先生云文詞一道今人第辨雅俗似矣然有一語似雅實俗有一語出于俗而實雅者未易辨也先儒講道學皆淺視之就其撰著往往文人不易到理徹則不須辭而傳也

吏部堂聯萬歷初冢宰錢唐張瀚題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遲開也得

通政司參議率以戶刑工部郎中坐試日讀章奏一道偉幹閎聲備上御門宣奏也左右參議一皆內轉一皆外轉時人謂之一死一活今不然矣

明朝大內多異物楊士聰玉堂薈記云有瓜子長五六

寸又梅村語人云大內有一活蟻長尺許其狀甚可畏不知所自產

馬邑洪濤山下有水一泓時有二龍化為馬一驪一黃天陰晦即出民間馬遇之生駒神駿或有角似鹿茸馮夢禎快雪堂集云大同有馬似鹿者豈即洪濤所產耶然則趙高指鹿為馬未必無辨燕丹所云馬戴角又豈必無是事耶

大同應州佛宮寺相傳唐晉王墓有石光明如鏡照見人物元末止留二尺許曰透玲碑

奉天老民關中人不知其姓氏所著還山前集八十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槃言二十五篇研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好蓄書老不便檢閱作圓轉書廚聚所用書環而帙之以便輪閱號曰臂奴

大明會典不載內臣職掌一統志不載水馬驛巡檢官制不載庶吉士益官制一書定于洪武■年而庶吉士始于永樂二年甲申也宜補

蘭州黃學士諫京師水記云自郊畿論之玉泉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第一

北人牧羊皆數百為羣暮歸從監道兩人交梃如叉羊

逐一躍過即得其數

大同山陰縣辛寨南山麓龍王祠前芍藥一叢每歲開花十五朵色各不同昔一僧折其一將以供佛入手即萎其原莖則復開一花如舊羣相驚異不敢損折

西安慣用低銀其足色者謂之捲桶康對山集有為鄉人論銀禁書知習俗不能革也

萬歷副總兵南昌鄧子龍領衆援朝鮮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得沉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夢香木與已頭或對或舍後陣沒喪其元即以香木刻為首酷肖子龍　國朝立廟祀之謂其神能令

人頭痛也
吾邑譙樓前楹帖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取一文則官不直一文嘗閱閩書云博羅侍郎張津知南安所書于屏者後傳錄之
蘆溝橋石獅兩行共三百六十有八
吳縣袁景休能歌詩賣卜終老劉子威以文自負衰每摘其瑕疵以爲嫺笑子威聞之怒訴于郡尉攝而笞之尉詰曰今後尚敢嫺笑劉侍御文章否景休答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訣劉侍御也尉笑而釋之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石經山生茁題草因名茁題山茁音

岳陽樓下土中有石文如梅花名仙梅石
松江張晨長平公主誄云長平公主者明崇禎皇帝女周皇后產也甲申之歲淑齡一十有五皇帝命掌禮之官詔司儀之監妙選良家議將降主時有太僕公子都尉周君名世顯者將築平陽以館之開沁水以宅之貳室天家行有日矣夫何蛾賊梟張逆臣不戒天子志殉宗社國母嬙嬪慷慨死焉公主時在髫齡御劍親揮傷頰斷腕頹然玉折霣矣蘭摧賊以貴主既殞授屍國戚覆以錦茵載歸椒里越五宵旦宛轉復生順治二年上　今皇帝稱九死臣妾跼蹐高天髠緇空王庶申罔極　上不許　詔求元匹　命吾周君故劍是合土地邸第金銀牛車　賜予有加稱備物焉嗟夫東鵲扇引定情于改朔之　朝金犢車來降禮于故侯之第人非鶴市慨紫玉之重生鏡異鸞臺看樂昌之再合金芝秀發玉質含章然而心戀空帷神傷輦路重雲筆墨何心金榜之門飛霜穀林豈意玉簫之館弱不勝悲溘焉薨逝當扶桑上仙之日距穠李下稼之年星燧初周芬華未歇都尉君悼去鳳之不留嗟沉珠之在殞銀臺竊藥想奔月以何年金殿煎香

思返魂而無術越明年三月之吉葬于彰義門之賜庄禮也小臣晨敢再拜而爲之誄云云又晨記事云順治二年　詔求所選子弟都尉應詔起有市人張姓子冐應選僞得之矣　召內廷給筆札各書所從來市人書祖若父皆儈販因大叱去曰皇帝女配屠沽兒耶　命都尉書則父太僕祖儀部高曾俱簪纓　上大喜曰是矣是矣即故武清之第　賜金錢牛車庄一區田若干頃具湯沐成吉禮焉時乙酉六月上浣事也公主遇都尉以禮外陽笑語內實隱痛時呼皇父皇母泣盡繼以血因坐羸疾懷娠五月于丙戌八月十八

日甍年十有七都尉藏所貽像右頰三劍痕卽上所
擊也

忠州高倬雲章筵令金華嘗夜坐衙舍有鬼裸立高不
爲勁叱之鬼入壁隙高引筆署封字遂不復出

總督楊文岳出師榜示張獻忠畫一人頭題西江月詞
一首云此是殺城叛賊而今狗命垂亡興安平利走
西方四下天兵趕上逃去改名換姓單身黑夜潛藏
軍民人等綁來降玉帶錦衣陞賞徧粘通衢可笑甚
矣

長洲文待詔徵明爲崑山叅政吳愈之壻致書稱岳丈
執事

太倉王侍郎貿菴倬元配某氏生子愔係官生晚年村
行見陳氏女當織不舉目異而納之生忬忬生世貞
世懋俱名位奕然

續文獻通考藝文載及琵琶記水滸傳謬甚宗室鄭越
襄荊淮滕梁衛八王並仁宗昭皇帝子而云成祖子
其誤尤甚

永順司崇山有驩兜廟土人修怨者持牲酒往詛之三
日怨家多斃漢官經此判署止用藍墨筆用硃卽被
祟

永順上人下絶壁騎稻草一束縱身而下遇石不傷謂
之草馬

京師巷稱衕衕其義不典按南史東昏侯被弒西弄弄
則俗所云衖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弄恐北音誤爪
爲平因呼衕衕

李自成盜據關中令諸生經藝俱散體不得排偶八股
提督學政御史黎志陞八人各撰文一篇刊布爲式

謝茂秦詩家直說載山房隨筆禽言云鵓姑姑鵓姑姑
帳房徧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淚看小
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

相妬這个不是親丈夫又載馬鄉泉責子奠云貧家
有兒貧亦嬌骨肉恩重那可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
腸賣兒爲兒曹臨門一別何時見徧拊兒身舐兒面
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長抱戀

梁州杰皋廡本李姓嘉善丁淸惠公賓奴産子也令伴
讀特警敏得補諸生名丁中龍蔑視諸郎君作黑大
王傳以刺之同學常曉呈于淸惠遂欲懲之走松江
改姜中盛已走苕改孫亜仍補諸生淸惠益購捕之
遂走揚襄陵躋賈梁倘億以爲子庚午舉于山西辛
未成進士出倪中允之門所刻制義故誕肆不經如

止子路宿節破云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情舜南面而立二句文云謹具田間大老討開天子門生以直報怨文云殺人之父子兄弟者人亦殺其父子兄弟奪人之功名富貴者人亦奪其功名富貴壞人之節義文章者人亦壞其節義文章凡怨皆當報也是遵何德哉此則爲丁氏發也

鯿魚不過鴨闌驛上饒鄭以偉詩出似游魚過鴨闌鴨闌在江西豐城縣界稍上即十八灘矣

苧羅村土地爲西施

惠安康朔用役舉于鄉絕意仕進遙授都察院都事作座右銘云中庸五弗措之訓可以爲學曾子三自省之旨可以立身孟氏三自反之說可以居鄉

南京大內蟠桃核其半容米二升七合左刻蟠桃核三字右刻咸朔三年四字又鵬翅骨長數丈大魚脊骨一節合抱如臼俱陳氷遠所見

北京節愼庫金銀元寶各一蓋鎭庫之物以梯登其上其邊尚高于人上刻永樂九年

顧瑞屏餽錢牧齋麒麟皮方二尺土蚨壳谷升餘

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勢如虎豹

讀書於藉邱（藉邱黎字）

黃南來白皆彣犬之名

獻酒百戶載牛萬隻　守犬七十（檢點狩獵所獲也）食馬三百　封長肱

（赤海中人髯長三丈）收皮効物　債車受載（債猶借也）

豪牛龍馬口飲白鵠之血足洗牛羊之湩（乳也）空首（稽首也）

黑牛白角黑羊白血

貽其靈鼓化爲黃蛇

鳥以建鼓獸以建鐘（盛姬亡哀）盛姬謚哀淑人

三墳首山墳天皇伏羲氏連山易次氣墳人皇神農氏歸藏易次形墳地皇軒轅氏乾坤易

潘純作輥卦蔡衛作吝卦馬琬作諞卦邵桂子作忍默恕退四卦屠本畯作搶譴饞諂四卦不特絕倒頗有益于世道人心也

謚法始于周以堯舜禹湯爲謚乃後人附會耳尚書馬註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也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俞咨禹若以爲謚豈生即稱謚耶且後世再無謚此四字何耶

三國時猶未諱名曹志奏議云幹植不強不諱其父植名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吳主名也

唐蘇珦白居易韋湊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立知

柔盧從愿權德輿令狐楚崔融皆謚文惟韓退之稱文公獨著李翺次之邱和父子同謚襄韋肇四世同謚貞張良王導同謚文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范仲淹同謚文正韓休裴度顏真卿歐陽公同謚文忠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漢有博物紀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作考後漢書註始知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著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

孔子曰夏道未瀆辭然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昌黎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取物亦可云俘書云俘厥寶玉與人亦可云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繪句諸宮人注句貽也賜予亦可言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視物亦可言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鳥是也贈凡物皆可言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是也城邑亦可言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言薦伯夷傳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圭首方趺不過四尺若隱淪輩雖不仕亦可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壙誌一品螭首龜趺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各有尺寸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松諸侯半之樹柏大夫八尺樹欒士四尺樹槐庶人無墳樹楊柳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明詔直入有典謨之意

曆家大抵以漏刻長至六十短至四十而極前輩言惟正統己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歷過遂有土木之變然授時曆長極于六十二刻短極于三十

八刻或爲驗于燕地偏北故然如外國之蒸羊胛未熟而天明也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稱爲獨夫尹對曰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曰獨夫受又問君視臣如草芥臣遽視君如寇讐乎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上大喜和靖可爲善對君者

齊無晝邑孟子去齊宿于晝當作畫樂毅聞畫邑王蠋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兵畫中遂攻臨淄可証

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
字葢重難製述也
黄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雙字義多不能解按元
李京雲南志畧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雙
王字兵草隷篆多不變變非王矣挺三才而獨立之義
也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皆以壺爲酒誤矣壺即瓠詩云
八月斷壺壺大而浮取以濟水今江船小兒腰間俱
帶壺恐其失水也
幽恠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云楊柳梟梟隨風急西樓

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簷天曜寄友云桂樹
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亦
佳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
月之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
魏晉儀注帝衣㡊頭謂之跳出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南學爲成均學言語者
處之則均爲韻明矣
星有匏瓜論語吾豈匏瓜言如星之徒繫于天而不可
食與詩之南箕北斗同義

匽豬今之陰溝也見左傳規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葢唐人戲作鍾馗傳
如毛穎陶泓之類而北史堯喧本名鍾葵字辟邪後
世畫鍾馗于門謂之辟邪因此傳會也宋宗慤妹名
鍾葵後世作鍾馗嫁妹圖因此傳會展轉傳誤或如
此
梁武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徽
撰萬字文
禽經云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詩燕燕于飛其取分
飛之義乎

楊雄七十三歲擬經平津六十三歲對策高常侍五十
外工詩王右軍五十三工字
律可以兼六經六經不可以兼律律者六經之權也故
曰春秋者經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經
烏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南華逸云人而不學命之視皮學而不行命之撮囊
郭泰折角巾魏王遵業穿角履
名士之稱始于月令聘名士張耳陳餘傳此兩人魏之
名士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顔涿聚梁父之大盗

段干木晉之大駔得之於學遂爲顯人名士

龍以石爲食攫拏所及石如虀粉

上巳祓除謂之祓浴見祓除疏

魚魫蘭色白而莖葶媚弱如縣絲力不承花名魚魫蘭見閩小紀

櫟園先生泉閩時有訟人拔其蟶苗者初意蟶安得有苗及訊之出一紙裹小蟶纍纍細如蟻蝨蓋閩人培水田種蟶浪水則蟶苗隨之溢出謂之盜苗玉堂閒話載瀕海人盜蔬圃乃淺水中積沙成圃若浮筏爲風飄去人即匿之援蟶苗失蔬圃亦絕對

龍眼樹下核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胡椒眼覓善接者去大實之幼枝接以善種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至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三接者曰針樹一二接者不足尚也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而居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柿一株根如斗大實如佛手柑指屈伸重疊長五六寸皮穰色味皆柿也

荔園及龍眼園吳越賈人春時即入貲估之越人曰斷曰判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倩慣樸鄉老爲互人互人環樹估計曰某樹得乾若干歷歷多寡他日摘焙不甚懸絕

荔或間一歲實或分四方歲某方實土人謂之歇枝櫟翁有荔歇詩地漸近南則南枝不歇

荔葉經冬不落有蟲如荔核荔始花蟲亦生子廿二粒數應十二月閏年增一子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香時石背漸溺溺則全枝脫蒂雨多尤甚

龍眼熟時有飛盜緣枝接樹趫捷如風瞬息能掠盡千萬樹名曰夜鷩毒過于石背然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夜鷩一過羣蠹競起矣

荔以莆中宋家香爲第一肉肥核小蒂實作旃檀香漳

浦焦核與宋家同但無香耳相聞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故曰焦核至水晶丸較諸種最小而味極甘實而不核但不知產在何所

漳州孫孺理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爲趾相連無少痕蹟欲前則小龜昂首蠕動進止無少違合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生于成化庚子至萬歷己卯已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癸未十月卒享百有四歲百歲時尚生一女配雲南督學

鄧公康岳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謚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棉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庭杍慶遠守庭瑒湖州司理庭棉子炫通叅庭機子燫大宗伯熤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尚書而他廕叙及舉孝廉者又數十人

文安公方建屋梁橫于戶侍女跨而出匠詈之女曰何異閣老尚書不由是出耶公異之欲私焉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誰明子者盍書數字爲據公命取紙女以絳色緞全端至公尤異之遂書舉男以

機名舉女以緞名後舉男是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

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一姓解元凡十一人永樂戊子黃壽生正統甲子黃㷆天順壬午黃初成化戊子黃文琳甲午黃乾亨弘治十七年黃如金正德庚午黃廷宣嘉靖癸卯黃繼周己酉黃大觀壬子黃星耀乙卯黃懋冲其餘歷科五魁內又二十人

福州林按察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十四舉于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弘治辛丑進士福州林吉士文秸十三舉永樂甲午榜

潭有酒名李葉青爲李寶製潭陽酒有九種蘭春夏秋三季每過一月則易一種蘭九月凡九變李家延賓九種次第悉陳又有駐顏酒建州酒河清爲最沉厚有味俗呼爲酒母又西子紅狀元紅莆有荔枝酒藏之三年色如墨福清以龍眼山棗爲酒漳人製橘酒莆人以重九日采草爲麴兒女成隊歸則加米搗成如彈用至前水合釀入夏不壞有重釀玉帶春諸名以酒下酒爲雙夾色深紅用以賀歲三山藍酒以貞盃爲最有蓮鬚及冬白老每以灰沃之

明時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喊山臺通仙井皆在園畔

每歲驚蟄日有司爲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九斤製畢水遂渾縮延邵人呼製茶人爲碧豎鼓山茶亦最佳

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踰嶺轎字始此

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爲小清明八月爲大清明棵園先生大清明曲云欲向春風甘認小長眠人亦畏秋聲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貽于此已而石刻湮土中時出光怪櫪馬驚怖發之得是帖因名馬蹄眞蹟其後莊少師名夏淳熙八年進士復摹以傳則

今本乃莊氏刻亦皆割裂不能全惟蔡沙塘少宗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

林僉憲文績謫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舟中文績俯伏家口咸匿艙底止一婢抱六歲兒立艙中上問何人奏曰是臣子上抱置膝上曰好相當爲朕子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曰仍命此女抱携之護蹕入顯𤏲倪去兒[illegible]思父母日夜啼文績與相識璫謀出兒璫乘間曰兒無福啼不止不如出之上曰林某兒汝耶如再啼當棄之水文績因覓善泅者伺河側上果棄兒泅者拉之出已僵矣久之復甦廿一歲舉于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廟時出武宗宮人前婢在列至福州會館問林紳文績璧適在館聞之大驚曰是我父也汝問何謂婢述前故璧泣曰即我也相持慟哭攜之歸見文績奉佛茹素以終天年

收香鳥一名桐花鳳又名幺鳳又倒掛鳥日間聞焚好香輒收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倒掛以放香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夕不去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春深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然余從粵東所見甚大呼爲五色鸚哥非釵頭可集也

莆田九鯉湖鴟皆粉紅色清異錄載隋宦官劉繼銓獻芙蓉鴟廿四隻疑即此

建寧人家以蜜漬蘭花冬月點茶芬香如初摘

江篛臣善刻玉章世皆沙碾彼獨用刀云物堅者易取勢篛臣死林公兆熊亦能

閩酒最薄者呼爲酒鬼

開元寺前有捲紙爲簫者色如黃玉扣之鏗然其音不窒不浮在好竹上周櫟園以贈劉公甗公甗有紙簫詩雲間潘君仲以紙製奕棋與永昌無異敲之有聲德化磁簫則終無合調者

閩縣徐子瞻諱棉與同里宋姓者同年月日時少同學同食飯同無子至四十九歲宋卒徐懼不敢出門後乃生三子即與公幔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壽八十餘後半乃大不相同寄縣文大士與路慶雲亦同年月日時大士尊人爲通守高堂俱壽考路則起家寒微幼即孤大士以文名當世路僅諸之無大士二子路僅一子殁于水生平無一同者星命之說可盡信耶

興化楓亭徐鐸狀元故居一井井上橫一石梁左汲水重右汲水輕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

綠月池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二泉相距步武東湯
泉極熱西寒泉極寒理都不可解
長泰戴方伯燦題三蕪祠堂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
古文章八大家
元末閩行省建譙樓儒士陳伯震爲上梁文云芝山鐘
一百八聲晨昏相應榕城更二十五點風雨不移
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二十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
閩過此始募甃石路
永樂洪公英都憲還家裝有十擡士紳疑爲輜重相戒勿
與通公知之微笑悉召賓客盡啓諸笥乃圖籍耳屋
淺狹觀者盡見士紳方往來如初不特洪公清介可
見士風可知矣
閩諸灘以汀之清流九龍爲最險舟人夌晨劙飯羣起
操舟彼此相戒不發一語解纜將畏神知如偷過峽
者編竹箬鏁裹船頭以拒怒浪下水喜遇逆風張帆
以冀舟之稍滯復逆挽百丈以緩之弄舟須清流九
龍土梢公世居龍土咸精其業舟入灘例倩土梢最
能者爲之防護護一舟下返護第二舟蓋世其業者
只數姓姓亦只數人誓不傳之于外
福清士人翁登墀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墀卒女幼養

於家聞變將死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父母來歸
于翁請死于墓翁以未立孤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
于墀之卒日自縊侯官高雲客兆作五古一百九十
四韻以哭之
世傳林子羽鴻與妻張紅橋酬和最多而㯽閩載鴻妻
朱氏有詩才十九而死鴻終身不娶當更考之
鄭善夫常雪中游天台美鬚白皙毛褐笥輿戒從者弗
言姓名人以爲神仙太守顧聞之曰必吾繼之也
鄭汝昂堂能作滑稽詩至今俚鄙稱鄭堂詩
史記悅字作說旣字作溉勑字作飭制字作㓡有此等
字者乃爲好本
堯用舜妻二女以觀其內使九男以觀其外今人稱妻
爲內亦疑本此則妻兄弟固應稱外兄弟矣
山行乘撬一音橇一音與一音獨註以鐵錐長半寸施
屐下以便登山即今屐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枚乘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疏受語
于定國倩不疑俱字曼倩
以青規地曰青蒲非后妃不得至史丹以勳戚得直入
卧內伏青蒲而諫後世諫官動引青蒲可笑

言易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
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
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故弗禁
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大族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
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皆著易傳
數篇王同授淄川楊何叔元齊卽墨成廣川孟但魯周
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故言易者本田何梁丁寬子襄
初項生從田何學易寬爲從者讀易精敏過於項生
學成何送寬東歸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
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從擊吳楚號丁將軍作

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義今小章句是也授同郡田
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卯賀故又有施孟梁卯之
學沛施讐長卿謙讓不肯教授梁卯賀薦之因授張禹
魯伯禹授彭宣戴崇伯授毛莫如少路邴丹曼容由是施
家有張彭之學東海孟喜父孟卿精禮春秋授后蒼
疏廣世稱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多
春秋雜故遣喜從田王孫學易蜀趙賓好小數爲易
飾易文持論巧慧非古法也托云授於孟喜喜承之
喜授白光少子翟牧子兄由是有翟孟白之學琊琊梁卯
賀長翁從京房授易房亦楊何弟子賀子臨亦精易琊

琊王吉使子駿受易于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充
宗授士孫張仲方鄧彭祖子夏衡咸長賓由是梁邱有士孫
鄧衡之學京房受易於梁焦延壽延壽云常從孟喜
問易時喜已死房以爲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以
爲非也劉向以爲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
畧同惟京氏以爲異黨房明災異授東海殷嘉河東
姚平河南乘弘由是又有京氏之學東萊費直長翁沛
高相治易皆亡章句惟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
軍相授子康由是有高氏學高費皆未立于學宮建
武中陳元鄭衆俱傳費氏易其後馬融復習其傳傳

鄭玄玄作易注荀爽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衰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孝文時求明尚書者聞伏生治之
欲名時生年已九十餘老不能徵乃使掌故晁錯往
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兵起忘失數十篇獨存
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間故齊魯多能言尚書生
教同郡張生歐陽生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皆能言
尚書千乘歐陽生和伯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初漢
武帝以書爲樸學及聞寬說甚喜大小夏侯皆出於
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地餘長賓
以授太子太子立爲元帝地餘貴幸由是尚書世有

歐陽之學歐陽生傳至光武時歙八世皆爲博士歙同時牟長傳之又有牟氏章句濟南
林尊長賓事歐陽高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
又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瑯琊殷崇楚國龔勝平當授
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夏侯勝其先傳之濟南張生
又事同郡蕑卿蕑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大夏侯勝
傳齊周堪少卿及孔霸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霸
爲帝師賜爵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
有孔許之學許商善算著五行論分其門人爲四科
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

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等爲九卿表
請上師家大夫博士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數百乘
儒者榮之小夏侯建傳平陵張山拊長賓長賓授同縣
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
蒼驕無故善章句守建說文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李
尋善說災異鄭寬中有雋才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
位賜爵關內侯死賜弔贈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
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
馮賓孔子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後漢劉陶推三家尚

書名曰中文尚書衛宏作古文尚書訓旨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業故遷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古文尚書未得立學
後漢周防字偉公師事蓋豫授古文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其幾世孫僖及丁鴻楊倫扶風杜林賈逵遂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而古文始昌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
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湖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
胡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及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
南桑欽君長東萊張霸傳百兩篇蓋分析二十九篇以
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文意
淺陋成帝時霸以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有弟子樊並時平當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

迺黜其書
魯申公從齊浮邱伯授詩與楚元王交同卒業後受業
千餘人獨以詩爲訓疑者則闕弗傳蘭
陵王臧趙綰皆授詩申公二人請立明堂推其師申
公因安車徵入巳八十餘見武帝曰爲政不在多言
顧力行何如耳時竇太后尚黃老綰藏並伏誅申公
亦罷歸孔安國周霸夏寬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皆有
名而瑕邱江公徒衆尤甚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
教授韋賢賢傳子玄成及兄子賞由是魯詩有韋氏
學徐公許生授東平王式翁思爲昌邑王師以三百五

爲諫王廢式放歸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來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授瑯琊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之學齊轅固以詩徵公孫弘仄目事之諸齊以詩名皆本固夏侯始昌尤明通始昌通五經授后蒼（近君）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張邯皮容（後漢伏黯明齊詩作解說九篇子恭改定文書名伏氏學依八作詩解文句）燕韓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與齊魯頗殊然歸一也授淮南賁生燕趙間言詩者皆由韓生生亦以易授

人為易傳然燕趙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其孫商以易徵云易卽先太傳所傳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而好之更受焉河內趙子事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王吉授淄川長孫順由是燕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栗豐授山陽張就長孫順授東海髮福（薛漢父子杜撫定韓詩章句詩題約義通世傳杜君注趙曄作詩細蔡邕見而稱之）趙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由是言毛詩本之徐敖（毛詩初不立博士後漢九江謝曼卿為訓衛宏受學作毛詩序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頌者禮容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及孫延襄皆善為頌不能通經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蕭奮諸言禮為頌者皆由徐氏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閭邱卿及后蒼蒼兼通詩禮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慶普授魯夏侯敬及族子咸小戴授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大戴授瑯琊徐良（斿卿）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大小戴慶氏三家俱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四篇及周官經六篇世傳其書不有名

家曹充習慶氏傳其子褒撰漢禮焉後漢李鈞字文伯習慶氏禮永平中草創五郊皆其裁定後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故為鄭氏學又註小戴四十五篇通為三禮焉鄭樵曰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共一百三十篇獻之劉向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三百十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

齊胡毋生（子都）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齊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受焉董生授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傳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弟子百餘惟東海嚴彭祖（公子）顏安樂（公孫）尤精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後漢丁恭別[illegible]鍾興字樓望程曾俱受嚴氏春秋）彭祖授瑯琊王

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張玄字君夏習顏氏學）始貢禹事嬴公成于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瑯琊筦路禹授潁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又有筦冥之學筦路授孫寶泠豐授馬宮左咸（何休邵公作公羊解詁與其師羊弼追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琅邪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申公傳子及孫武帝時與董仲舒並稱江公吶于口議不及董生而公孫弘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于是尊公羊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公羊聞穀梁而善之（穀梁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也）

時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師眭孟論每屈之由是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學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而公羊乃齊學也（春秋又有騶夾二氏騶氏無師夾氏並無其書）宜興穀梁因選郎十人從蔡千秋受之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千秋死徵江公孫及劉向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使卒授十人自元康至甘露積十餘年皆明習乃名蕭望之等平公穀異同時公羊則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穀梁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各論三十餘事多從穀梁于是穀梁之學大盛周慶丁姓俱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尹更始又愛左氏傳取其合理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琊房鳳鳳字子元與王龔劉歆共校書歆欲立左氏春秋求助于丞相孔光光不許惟鳳與龔許歆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于是大司空師丹奏歆非先帝所立因出龔等為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蕭秉（君房）于是穀梁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張蒼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爲左氏傳訓授趙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言左氏宣帝徵禹會

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季君）季君授蒼梧陳欽（子佚）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而劉歆從尹咸及方進受由是言左氏本之賈護劉歆（建武中鄭興陳元與韓歆請立左氏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因以李封爲博士後復罷後漢李育嘗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駁陳元輩後漢服虔子愼作左氏傳解誼容子嚴著左氏條例五萬餘言謝該文儀明左氏樂羣條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通解名爲謝氏釋爲孔融稱薦）

吳中以池爲澳其字不典後漢書和帝紀載武陵澳中蠻叛若他處未見也

今之疏稿先呈揭各經由衙門即古所謂移副也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崔寔政論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引據失體古人亦往往有之荀爽上陳蕃書云久廢過庭陟岵瞻望直以父禮敬之未免太過

元尚食局進御麥麵磨在樓上于樓下設機軸以旋之無驢畜人役之汚穢乃巧工瞿氏所造見輟耕錄

唐太宗聞蘭亭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之貞觀中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及歐褚臨之褚臨後稱唐絹本歐臨後稱定武本是也硬黃既入昭

陵歐本刻石禁中每紙已直萬錢石晉亂契丹輦之北走棄殺戶林慶歷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負官緡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于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刋一別本以應求者定武真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剔損湍流帶左右五字以別古刻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靖康之難金人取石鼓及蘭亭重甎輦入燕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今存者疑薛氏贋本雖非古刻然非宋元人所及也一云古本明初出天師菴土中一云順帝裁之而北棄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未知孰是

儀禮云父子首足也昆弟四體也今人呼兄弟爲手足似亦有礙然薛宣稱垂拱蒙成山濤稱居諒闇則用字古今原不同也

古今竹爲簡以縑帛爲紙故紙從系旁蔡倫始造紙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雜杵爲之遂專名蔡侯紙矣

東坡墨花詩敘云世多以墨畫山水人物竹石未有以畫花者汴人尹白能之豈前此花卉俱作染色不獨徐熙沒骨耶

天姓張名堅字刺謁曰姓張名表字長史月姓文名申

字子光嫦娥名宋無忌

正月爲陬解凍水二月爲如白蘋水三月爲寎桃花水四月爲余瓜蔓水五月爲臯麥黃水六月爲且山礬水七月爲相豆花水八月爲壯荻苗水九月爲玄霜降水十月爲陽覆槽水十一月爲辜走凌水十二月爲涂蹙凌水

上浣中浣下浣浣字義不解丹鉛錄唐人十日一休沐或取浣沐之意　十二日爲浹旬見左傳

宋璟千秋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豈每月五日爲端午耶

洛水無水以下有砦石也　延州灞水瓦鐵盛之皆漏惟胡盧盛之不漏

連州斟溪一日十溢十涸貴州漏汋一日百盈百竭

醮冠娶祭名故婦人再嫁名再醮

鮮卑稱兄爲阿于慕容廆爲思阿于歌今吳下呼聲頗相似

宋呼宰相爲公相節度兼平章名爲使相又曰相公蔡京爲相蔡攸爲節度徽宗因侍宴曰相公公相子京對曰人主主人翁

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爲集耳

洪武庚午應天鄉試長泰黄文史作五經領解天啓甲子閩人顏茂猷作五經謄錄者止錄其書藝及本經四首亦爲祁彪佳所取放榜後始知爲五經也崇禎甲戌會試知貢舉林釬言之作五經者俱得謄進于是茂猷亦以五經成進士特旨以茂猷姓名列第一名李青之前蓋異典也丁丑則臨川揭重熙癸未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武鄉趙天麟俱舉鄉會試已卯萊陽宋琊亦舉山東鄉試聞丁丑會試作五經四人止重熙一人獲隽餘不可考也

治水之官唐虞爲澤虞成周爲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總舟航桴筏之算以給國用故名水衡錢也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爲大舟卿宇文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監唐沿革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宋爲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

長春宮道士丈室有古鏡狀似秋葉背金刻宣和御寶四字元至元間詹正監醮見之賦霓裳序詞一首

鍾了髯年百有十四寓白雲觀短而黧髮半白人問何以壽曰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目 見弇州稿

耶律楚材父子得燈煤法造墨萬丸名玉泉萬笏

張家灣通州商賈之稅起于正德間太監于經勸上征之以其餘營碧雲寺

碧雲寺前有小石幢本當時賣地券演作韻語末云賣與中丞阿里吉吉作平聲蓋從國語古人游戲翰墨書券每作韻語如王褒僮約石崇奴券皆然至周憲

王元宮詞獨木京亭賜宴時年年巡幸[illegible]秋歸紅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剌吉張光弼[illegible]上謠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趂人舞口中合唱阿剌剌則皆以仄叶平趂北音也

脫脫丞相將赴三河元主賜之宴夜分起曰臣行矣半醉半醒過半夜主笑曰三更三點過三河

馬臻詩云蹇驢無力牽船纔行到楊村日已昏知京東五牐轉運率用驢挽船也

阮氏有南北巷涿郡盧氏亦分南北巷號南祖北祖覘宰相世系表[illegible]

涿州桑乾河中有鎮河塔嘉靖間塔壞內有古錢飛空如蝶自後河水甚泛溢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沃水則沸炊飯即熟下有諸葛行鍋字碎之腹層中有水火二字

東坡用歡喜山惶恐灘唐書夷賓州又有愁思嶺鴛鴦濼居庸關外　蠮螉塞即居庸　鷂兒山古北口　鵶鶻關昌平北

北方走縣即元時五月五日後苑賜文武官賜走驃騎也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導于前一人馳騎呈伎上下左右變化若神見燕識[illegible]

冬至日人家画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畢謂之九九消寒圖帝京景物畧

明宮女衣皆以紙爲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紙係江西玉山縣所貢

妓女雙名南齊則蘇小小唐則薛瓊瓊關盼盼張好好李端端王蓮蓮鄭舉舉張住住王蘇蘇曹保保張紅紅宋則李師師毛惜惜楊愛愛唐安安元以詞曲得名者則李當當趙眞眞于盼盼于心心李心心魏道道汪憐憐顧山山馮六六孫秀秀荊堅堅

皖口謝遠村樹集古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

常圓

明烈帝問周道登曰宰相何以須用讀書人對曰容臣等到閣查明回奏又問近來奏疏內多情面二字何爲情面對曰情面者面情也左右皆匿笑

崇禎元年施存梅張二水以內閣主禮闈榜發如張采等鄙其人終身不謁座主也

張瑞圖會試策云古來原無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于仲尼有小知大受可不可之別然小人亦有可大受者君子亦有并小知而屈者顧允成方家居見而詫曰此人敢于非聖後日可爲世憂魏忠賢西湖生祠

碑乃其手書

康熙四十二年張天師法官某至杭州過竹竿巷見途中一和尚頭大如斗身不過一二尺長即令人鎖之歸其人不敢違拒法官亦不深責但云汝之黨逆于楚粵間造孽多矣汝復欲貽禍此間耶竟攜之歸江右後杭人詢其左右云此乃疫祟也

順治壬辰進士某生王姓方公車時由水程而北過閘泊舟夜半月甚皎童僕皆熟寢某思家未寐從窗隙見一美婦人泣于途甚哀遂躡其尾之行行數十步女泣不已生遂前詢其故答云夫死姑惡不能容

惟有赴水自盡耳生曰既無夫何不相從偕舟而北姑亦不能踪跡也女欣然相就歸喚童僕遂匿之而行性既明媚質亦姝麗相得甚洽舉二子生舉進士筮仕部曹後出任江右適天師來迎先一夕女解素服錦肚兜付生囑云我素有腹痛疾每痛幾死明日見天師乞其一印服之可除疾生頷之及天師偕衆來匆匆即別云欲啓大醮未暇久對生亦忘與乞印歸見女女大慟云我乞此一事所關性命何竟忘之生即詣天師力求之師云數日前占妖氣甚惡正未知在何許方設醮禳之昨見公妖乃在公肘腋氣色間公無爲所惑如不信即以肚兜令法官持劍斫裂之有血迸出歸則舉家號慟惟見一老狐裂腹而死生旋棄官以二子托其親族飄然出家不知所往其同年沈靖遠能言之

韓魏公三十一歲海內皆稱之爲公四十五出鎮武定德望偉然公亦以天下爲己任王溥二十六爲狀元後六年爲相四十二以太保致政古所罕有也

正統間錢太守昕初習舉業其外祖炎思庵先生作小詩貽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隲二文章前輩諷誡之意不遺

巨細也

康熙辛卯六月十三日集大兄寓齋湯太常西厓云柘城李進士繼遷係少司空季子其人以才能自見大要居鄉不甚謙謹者司空及太夫人歿後進士患危疾諸藥莫效忽夢太夫人教之服蔆因以告醫醫云蔆與病相尅必不可服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求生非蔆不可我有蔆幾許在某處貽筒中探之果得蔆徵信遂服之半夜發狂疾而殂晨猶看見太夫人者豈眞母殺其子耶姪克建因舉其外王父臨徵君射山先生一事亦略相符先生承孝廉公貽澤家

頗素封今朝來雖高尚不出而爲文章聲氣所宗戶外之屨日盛忽一夕夢孝廉云吾窀穸處爲水所浸甚苦阜亭山頂有地一區係某姓求售曷往劵而移諸吾神所依也訪之皐亭售主姓名與地址果合遂以重價得之及改塟之辰舊穴了無水跡且煖氣如蒸雖悔之已無及因移葬皐亭移後不數年而先生日就困躓子孫皆流離散遷不能有寧宇豈眞父詭其子孫耶或云當有陰隲有物托爲母若父憑妖夢以中之然則夢固不可信也陳秉之編修篤好說夢須語之

唐詩選不登李杜韓曾端伯皇宋百家詩不登歐蘇及荆公豈大名之下不加詮擇耶見清波雜志

張齊賢布衣時醉游嵩岳夢人驅群羊于前曰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必盡數斤與李賛皇萬羊之兆相符

大觀東庫有端硯千餘方張滋墨十萬斤世謂勝于李廷珪所造

政和閒往于闐求玉其表自稱五百里內條貫主黑汗王稱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葢唐以公主適吐蕃故呼阿舅久而未革也

南渡後有司降樣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鴿色高宗曰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論炭之紋色耶　詔罷之

强淵明帥長安辭蔡京京曰且吃冷茶謂長安籍妓步小行遲度茶必冷也

宋初故事使相生日凡賜器幣俱子弟親戚押送大觀元年改取旨差官

晉制三品以上始許立碑

得一順天錢乃史思明所鑄乃李孝美錢譜所載

趙明誠待制在建康時每逢大雪其妻李易安卽頂笠披簑登城遠覽㝷詩得句必邀和明誠頗以爲苦

王僧虔題尚書省壁云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慓馳之不已則顚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

閩人之無藉者往往托名海上賊歸誠便得武弁出身某君撫閩時曾有以賊名得官者爲伉家所許云其人乃平民冒稱作賊賊亟自辯云某的是賊並非平民其俗可笑如此

康熙五十六年錢唐令魏■修錢唐志聘致總裁者爲慈谿裘璉殷玉庶常而分任詞苑人物古蹟者爲吳焯赤鳧赤鳧善考據家多藏書是役也復購工人

遍搜江湖內外殘碑斷碣上至漢唐下及元明長銘斷勒片句隻字皆募彙聚幸多古今人所未見者其于補亡紀漏之功實多余既激賞之復間考西湖事蹟或前人所已載或後人所未詳就所見聞略記一二自貯所得未必有裨于赤㫒也吳越時湖葑蔓合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水爲湧金池以入運河宋天禧間王欽若奏爲放生池禁民採捕湖葑蓋塞東坡奏請開湖有五不可廢則放生鱗介不可枯輟此其一也明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溫甫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疏請亦謂西湖當開者五而尤

以上塘之田仰湖灌溉爲急先是郡人何綜嘗繪西湖二圖并著說故溫甫得以其槩上請部議報可爲傭一百五十二日夫六百七十萬爲直錢二萬三千六百兩斤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豁除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年而有東坡又四百年而得溫甫經今又三百年湖面淤塞過半誰繼前猷者乎

歲寒巖林和靖四照閣故基也絕壁蒼蘚中隱隱篆書三大字下又有兩行書云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同萬八千年相傳爲坡公所題

蘇堤旣築始分內外湖日久堤嚙楊溫甫增修益堤高二丈濶五丈三尺列插萬柳久復荒敗嘉靖十二年縣令王釴令犯人罪小可宥者得植桃柳爲贖亦折獄佳話也

舊花港在蘇堤第三橋有雪江講院淳祐中婺州布衣胡洸充三賢堂長號雪江故名著有錦囊集

雷峯塔路口有勝景園乃宋高宗別館後慈福太后以賜韓侂胄卽南園也侂胄于七寶山麓賜第又改清衣泉爲閱古泉俱屬陸務觀作記窮極稱詡殊有愧

于楊誠齋矣

靈鷲卽飛來靈隱卽下天竺皆晉時僧慧理道場稚子天香之景兩寺共之香山所云兩寺原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也

吳越王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因築天竺觀音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觀音下山禱之是後有禱雨輒應淳熙中因旱試閱雨賦魁士劉大譽云商霖未作相傳說于高宗漢旱欲蘇京弘羊于孝武時趙溫叔爲相適有詔迎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題詩曰爲霖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

却下山温叔遂乞罷東坡雨中遊觀音院詩所謂白
衣仙人在高堂又是祈晴之語然則祈晴雨于天竺
觀音直自宋始也
錢鏐既受吳越封改臨安爲衣錦軍所居營曰衣錦城
石鑑山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下至販
鹽擔簣亦裁錦韜之其所見亦卑鄙然相傳其廣拓
牙城時有術者曰若改舊爲新止及百年若塡築西
湖以建治所可延祚十倍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
眞主者乎有國百年吾願足矣其後歸果九十八年
則其欲然知止之意亦有過人者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聞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
其事跡不可得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
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
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
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
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然則三名皆僭號也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乞還兩浙舊疆且曰當使第三子
居之覺而語鄭后后夢亦同既而韋妃報誕高宗三
日徽宗抱置膝間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開封而
原占于浙後高宗壽八十一而錢王亦壽八十一若
符合焉
南宋時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珍珠南屛北有集芳延祥
玉壺然駕幸聚景居多後高宗恐數蹕煩民于德壽
宮叠石引水以象飛來冷泉有樓名聚遠御題東坡
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之句是歲翰林進端午帖子云
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煩熱何由
到眞是瑤臺第一重
宋時賞花宴起自梅堂賞梅芳春賞杏桃源觀桃粲錦
堂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鍾美堂賞大花爲
尤盛堂後植玉繡毬數百株堂中各列奇品牡丹千
萬朶自妃嬪以下至伶人樂部應奉俱有隨花賞錢
春晚則登澁堂賞瓊花淨侶齋賞紫笑靜香亭采蘭
挑筍大抵俱有排當否則但謂進酒
杭州府志在宋則淳祐志咸淳志淳祐已不復存咸淳
則竹垞先生與當湖高詹事合成若干卷尚缺十卷
紙色墨香與書法之美眞目所未覩然其史法論者
以爲多歸美賈似道殊失體也洪武初徐一夔府志
頗稱簡明亦不傳成化十年夏時正重修紀事脫畧
其一郡典故散于各書者僧懷顯錢唐勝蹟傳攷西
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岳珂桯史

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四水潛夫武
林舊事周公謹癸辛雜志齊東野語周昭禮清波雜
志牟應隆隆山襍志錙孟熙霏雪錄楊瑀山居新語
張仲文白獺髓葉子奇草木子吳自牧夢粱錄陶九
成輟耕錄劉一清錢唐遺事楊蟠濟西湖百咏吳樂
閒武林紀事其他片言隻事散見各書者不可縷述
也

史記木偶作木禺封禪書。○龍欒車一駟註云禺寓也郎■也大抵作大氏
藥劑作齊封禪書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廹作柏柏人者廹于人也又弧子歟柏冬日
故實作固鄭世家谷于固實

晉敗于馬蜀敗于山以下數條俱青浦彭汝讓木几冗談
不可忍者分羹一盃之言不可誨者爲官爲私之問不
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不可釋者燭影斧聲之事不
可解者狄公之德武曌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爲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萊
公溷厠燭淚成堆不失爲名賢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　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
非道殃必疾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夨之馳峻坂者
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異也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鵝日屠千百計予自湖上

歸過屠者門羣鵝怒號若相訴者鵝能警盜亦能却
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
古之庾詞卽今之隱語人知起于黃絹幼婦而不知自
伍舉漢曼倩時已有之至鮑照集有井字謎永樂時
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得名
杭人言寧可爲耐可音如能去聲可漢書楊越人耐暑註
與能同太白詩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字言人
愚不省事曰儓如戴平聲魏萬詩知我非儓痴又曰
憨隋書袁寶兒多憨態言不躁暴曰眠娗如緬忝見
墨子又曰墨墨尿尿如迷痴皮日休反招魂云上騣

瞇而下墨尿言進退不决曰儓儗如熾膩司馬賦仡
以儓儗言人無用曰不中用史記始皇曰吾將收天
下書不中用者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語
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爲老狗又曰雜種晉書前燕載
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淵昌見人不當意曰嘴鼻金
史宋破泗州畢資倫不屈繫獄十四年後聞住降北
望哭拜詬之辭故主資倫罵曰作如此嘴鼻言語不
聽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
耳邊風拍手叫與曰阿㾃㾃音威威武后時南皮丞
郭勝靜奸民間妻其夫縛之鞭數十主簿救之靜勝

佯諱其事徵歌曰勝靜不被打囉阿脊脊徵暖曰溫暾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暾病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爲人强急而不耐煩賀新人曰㛮房王建詩太儀前日㛮房來言不潔曰鏖糟霍去病鏖皐蘭下注云殺人爲鏖糟女子加笄曰上頭花蕊夫人詩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婢爲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相戲不止曰嬲嵇叔夜書嬲之不置善營貨者曰經紀唐書滕王蔣王好貨太宗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人之庸賤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小食曰點心唐書鄭傪夫人云

我未及餐且可點心作事無據曰沒雕當又沒巴鼻坡公云沒些巴鼻使奸邪不通時宜曰方頭放翁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褒貶曰包彈蓋宋時包待制多彈奏故云

吃虧杜牧定子詩云却笑吃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下峭丁卯詩下峭誰家住白徒見鄒陽傳驅白徒之衆周禮卿大夫之子曰門子酒令見賈逵傳逵著酒令强盜二字見後漢陳忠傳穿窬不禁必爲强盜皮傅見方言秦晉人言不深切謂之皮傅今人謂不開口爲難開金口金口見法言金口木舌弄田見昭帝紀上于鈎盾弄田漢家自有制度本宣帝答元帝語

杭人有以三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秀爲鯽溜團爲突欒精爲卽令孔爲窟攏盤爲勃蘭蒲爲活盧

賈似道排胡矮齋貶循州後賈亦貶循州時人題句有云胡循州賈循州十五年來一轉頭人生放下休

余過梅嶺見山陰朱四輔題一聯云紛紛者誰智誰愚須認雷州此路崖州此路擾擾者幾忠幾孝試問王陽何人王尊何人

余嘗謂古今人相懸已遠卽如均朱之不肖而以天下

與舜禹知其賢而甘讓之知人也終身無爭怨之舉知已也不違父命孝也後人能若是乎詩三百篇兒童婦女尚如此今白首鉅儒能之乎

鄭瑗蜩笑偶言云猩紅之罽狐白之裘非不貴于絺綌也而盛夏服之則乖文茵之車朱幩之馬非不貴于舟楫也而乘流御之則溺故曰動違其時非善奚益

劉禪爲安樂公聞蜀樂而不悲司馬昭哂其無情李煜爲違命侯詞多淒婉馬令嗤其愚噫國破身辱之人何往而不招誚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爲漢儒

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爲唐
儒才學之與人品自古判爲兩途
歐陽公一代之儒而有房帷之謗文信國千秋之傑而
有睯服之譏人言可畏哉
李傕以董卓爲忠田承嗣以安史爲聖盗跖以孔子爲
僞
以兆民爲兆人致治爲致理之類皆唐人忌諱也以揖
讓爲揖遜惇典爲厚典之類宋人忌諱也後人仍襲
之非無喪而右拱耶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國語迂緩而

不切于事情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
序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葬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
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而夭
浪傳駕鶴淮南王謀逆自剄而云雞犬同升漢武曰
天下豈有神仙皆妖妄耳
田藝蘅玉笑零音云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
爲死灰魄玄合者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瑕卵靈鳳無孽雛　詩人以素飡爲譏莊子以
荒飽爲懼

傳毅曰二事敗業二志靡成
趙壹曰愛則鑽皮出其毛羽惡則洗垢求其瘢痕
呂強曰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葬之號孝子不
瘞其親
楊朱歧路悲道之多端阮籍途窮痛道之不達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多汁則淡少汁則焦
管晏之文如無鹽雖醜而有用于國莊列之文如西子
雖美而無裨于時
折像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痴人不可與說夢
達人不可與言命
勾踐以金鑄范蠡謂之貌臣貫休以金鑄賈島謂之心
師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故良農擇地而樹
良士擇地而居
雞雄專塒犬猛專牢螘勇兼垤蜂策兼窠其戰鬪之謂
乎
沉檀之木不適用于揮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時
有所宜耳

豕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剌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鼇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無辜懷璧其罪

吳雄不擇封葬而三世廷尉趙興故犯妖禁而三葉司隸

祭葬厚而奉養微末世之孝也承順過而弼拂微末世之忠也孝貴事生忠貴犯顏

天左旋故日月西行地右旋故江海東注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故寢薄冰者夢溺寢積薪者夢焚

倚牆之木盜之橋也倚牀之僕奸之招也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臨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臨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承枷紐孰得孰失耶

遼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明末盧溝小城置順治門亦兆　國朝紀元之先也

元大德中廣元庫官售雜物有靈璧石長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臥沙水道展折胡桃紋皆具峯頂有白石一顆圓正如玉徽宗御題八字于傍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見澄懷錄

蚉浦輯聞卷下終

查浦輯聞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查嗣瑮撰嗣瑮字德尹海寧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是書乃抄撮雜家之言可資博覽者大抵皆節錄原文無所考據間有自附新語不過數條下卷內有西湖事蹟十餘則乃以補吳焯錢塘志所未及者其以鶴林玉露爲葛立方作未免筆誤至以楊瑀爲楊琚以葉子奇爲葉子才則校刊者之疎也

範家集畧六卷

〔清〕秦坊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範家集略六卷》提要

原序

士庶人知有身耳閑有家固卿大夫之責也雖然經言齊家本修身則身已該家矣家有父子昆弟夫婦居五倫之三三者不能無美惡而身則有好有惡好惡辟而三者先受之傳故反言不修以決身外之無本明乎本外無範也然則就家言範不幾爲末治嚆矢歟曰否歷稽往哲持己用嚴待人多恕惟恕也極不欲顯人之過而於家尤甚有隱焉默焉以徐俟其愧悔者是故蠹犢或生於名胄而牝雞時見於德門非獨運會之窮亦素所習慣然矣且吾聞造物之成就賢豪也較庸人百倍往往以家庭萬難措手之局歸併一人以試其方圓燥溼之咸宜而此一人者乃得以老其材而施之國與天下語云天下易而家難誠不誣也坊不敏幼奉先君子彝訓無敢隕越以貽我先人羞慨世教陵夷功利詐謀之積習盤結於中而不可破父以之命子兄以之啟弟夫以之戒妻舍黃白與青紫無聞焉偶輯古今成訓凡有關於家教者彙爲一編命曰範家集畧大約訓辭居十之七而身範始之而閨範終之亦第端緒之畧陳敢言指歸之全挈間與二三同人商榷之餘竊自愧焉家淮海先生有云予少時一見能誦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數年來頗自懲艾然聰明衰耗雖有尋繹之勞而常廢於善忘敗吾業者此二物也每誦斯言輒爲流涕念降才殊鈍政使窮年矻矻亦復掩卷茫然而所謂

每閲一事尋繹數過者又遠不逮先生之刻厲玆編所輯病餘遣日採取乖方無論未見之書汗牛充棟不勝讀卽昔年手目所歷亦十未得半聊存其畧而已矣憶先君子之疾革也遺訓伯兄以五大事語不及私五大事者置兩塋祭田及修祠輯譜建坊也嗟乎令爲人父而提命盡若此行見慈孝友恭義順盈溢宇內奇贏也而克讓阡陌也而溫文緜家而國而天下總此不自私之一念舉而推之耳又何至導天下以歌舞戰爭陷溺日滋而莫知隄止哉此無他不自私則無辟無辟而好惡得其平縱家人之美惡未形而知惡知美之身已悉照於無形中矣請得而推本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心修身而齊其家此儒者之事愼無日士庶人知有身耳何以利吾身嗚呼啟功利詐謀之積習驅子弟而殉之者此言實戎首厲階也

錫山四香居士秦坊表行氏謹識於逸林之寂樂庵

範家集畧總目

錫山秦　坊表行輯

錫山秦　坊表行輯

身範

漢

魏　吳

晉

南宋　南齊

北魏　北齊

北周　隋

唐

後晉　宋

元

明

身範小引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夫子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此秦子六範託始範身之意歟開卷載石奮父子夫奮年十五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及後父子貴顯恭謹無與比竇太后以儒者多文少質曰今惟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然則恭謹雖其天性然也漢廷文學瞠乎後矣志脩齊者亟務端本哉

冷溪成梁識

漢

萬石君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文帝時太子太傅及孝

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初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

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腧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卒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

于廷尉

于定國東海郯人也甘露中爲丞相封西平侯始定國父于公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

卜大夫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疏太傅

疏太傅廣東海蘭陵人也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兄子少傅受在後立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泣下廣既歸鄉里日令其家共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請立產業基址老人暇爲言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祗教其惰耳賢而

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劉彭城

劉審禮父母歸葬徒跣血流行路咨歎審禮爲吐蕃執特詔令其庶弟易從省之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還父屍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鄧太傅

鄧禹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爲後世法

楊太尉

楊震性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

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靈帝謂震孫奇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

魏喬卿

魏霸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蔡中郎

蔡邕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與從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淳于議郎

淳于恭字孟孫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反自捶以感悟之兒慚改過

梁伯鸞

梁鴻高節勢家傾慕多欲女之鴻竝絶不娶同郡孟氏有女曰孟光壯肥而黑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縷織績之具後去央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

張子孝

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

馮君卿

馮良志行高潔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里以爲儀表

韋京兆

韋林好學爲諸生帶經耕鋤妻自餉之雖在田野相對如賓客

仇季智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覽冠乃敢升堂

姜伯淮

姜伯淮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篤至每共被寢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别爲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释之奪其衣資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荅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悟後乃求見謝罪

魏

王兗州

兗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曰吾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

吳

顧元歎

顧雍性凝澹孫權名雍父子及其孫譚飮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飮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

内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詬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舞不復止雖係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晉

何頴考

何曾閨門整肅年篤老與妻相見必正衣冠嚴對如賓己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歲不過再三

劉祭酒

劉殷字長盛有子七人各受一經一門之内七業俱成

庾頴川

庾袞父戒以酒袞嘗醉自責曰予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

胡荆州

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從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

陶靖節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呂元瑜

呂僧珍以販葱爲業及貴兄子求官於元瑜曰汝等自有常業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

南宋

蔡祠部父子

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興宗廓之子初廓罷豫章歸起二宅東宅先成以居兄軌子宅未立而廓亾後軌罷長沙還遺錢五十萬補宅興宗時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母悅而還之軌慚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蓋其識量高卓自幼然矣

謝宏微

宏微名密家本貧窶而嗣父混甚豐然絶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混從中獨畀宏微號曰微子宏微綜理其家一錢尺帛無私入混長女適殷叡叡素好摴蒱宏微所不取叡恣取之至併奪妻妹所應得者内人悉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競宏微舅劉湛嘗謂曰天下事亦應有裁檢卿一切不問何以居官宏微笑而不荅或曰以謝氏世資充殷君一朝戲責亦何異棄物江海以爲廉宏微曰親戚爭財於事甚鄙内人尚能無言吾何可道之使爭

南齊

王尚書令

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月不拜儉作長梁齋制小過度僧虔視之不悦竟不入戶儉即日毁之

王長史

長史王騫太尉儉之子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陳刺史

陳顯達為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柳彥緒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北魏

楊延慶

楊播字延慶宏農人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堦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時府主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主裁何為見問一家之內男女百口人無間言近世希有也

李僕射

僕射李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貴封祿恩賜皆與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所化也

北齊

劉刺史

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服制三年武平中暐所生喪諸弟竝請解官朝廷議而不許

北周

韋絳州

韋世康孝寬子恬素好古不以得喪縈懷任絳州刺史貽其子弟書曰吾宿沾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志除三惑心慎四知奉不貪以為寶處脂膏而莫潤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必暮有疾便辭其雅致如此性孝友以諸弟竝隆貴獨季弟

世約宦塗不達乃舉父昔時田宅盡推與之

隋

牛里仁

牛宏為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問惟荅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趙齊州

趙軌少厲行檢夙以清苦聞文帝時為齊州別駕所居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令悉拾歸其主仍誡其子曰吾寧以此求名意非機杼間物不願侵人耳

田雁門

田真與弟廣弟慶偶因婦言欲議分居庭有一荊同本甚茂經宿忽萎黃真大驚曰荊尚然況兄弟乎遂不分荊復舒茂

唐

肅宗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房涇陽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王相國

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侍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皆備婦禮蓋珪寔作始云

劉義門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鬭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鬭之秋羣鳥尚不能

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為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

郭汾陽

郭汾陽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爲

裴相國

裴坦為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

陽道州

陽城一生誼不娶謂其弟曰一娶卽間外姓吾兄弟將遂疏二弟化之亦皆不娶山東節度府高其誼遣使遺五百縑且戒勿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緘置之會里人鄭俶貧不能葬遂舉縑與之其獨行多類此

柳河東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十八登第雖少儁乃性謹重動循禮法嘗爲京兆尹至刑部尚書檢校左僕射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

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寂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饑飯不過一食諸弟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擇婿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于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改也三爲大節鎭廄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書夜不捨境內有孤貧寠女必爲選婿出俸金嫁之子珪璧皆登進士珪早卒璧至諫議大夫又子玭以蔭至御史大夫皆清直有父祖風公權綽之弟也舉進士累官河東郡公卒贈太子太師亦直諫名德當世言家法者必歸柳氏云

杜魏侯

杜暹藏書皆有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後晉

許州人

許州富人有玉帶萇從簡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

家殺而取之卒夜踰牆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吾今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其速以帶獻踰垣去不知所之

宋

藝祖

藝祖受命三年密鐫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縵蔽之敕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卽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下卽腹心大臣如趙韓王輩亦不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

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度宗

度宗祺生而內慧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理宗家法甚嚴帝為太子雞初鳴即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政事退入講堂講官講經次講史終日手不釋卷日將晡復詣榻前起居理宗或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晰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如是者率以為常

陳江州

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惇睦無間

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開寶初兢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安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賫御書以賜

裘會稽李信州許江州洪南康四家

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南康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使齎御書以賜又撫命弟文舉入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特賜之

竇學士
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一侍郎二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王文正

王公旦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 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公為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

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為之公怒曰我在爾己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命送還而易之

李文正

李公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李文靖

沆內行修謹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病其太隘弟維及戚屬為言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

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爲

范文正忠宣

范公仲淹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 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參大政始有

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脩其業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爲殮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之後而已 公在睢陽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次丹陽逢石延年延年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不得奈何純仁即以所載麥舟付之而單騎自長蘆捷徑到家後公見純仁曰東吳見故舊否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語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 純仁官至宰相謚忠宣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布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 公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幃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 子正平勤苦學問操履甚於貧儒結課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時徒步往來人不知爲丞相子

賈參知父

黄中五歲時其父玭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黄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爲作詩以賜

韓忠獻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於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葺祖塋上及五世皆買田植松檟 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

富文忠

公名弼治家嚴整居洛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謄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咸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劉器之云公年八十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韓忠憲

韓公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請告省覲。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訢曰。汝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

呂相國

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參。以二婢挾持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略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馮文簡

馮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殽至。具示以奩資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晁昭德唐質肅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公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闌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劉忠肅父子

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曰。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寛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摯嗜書。家藏書多自讐校。得善本。必手自抄錄。少究心三禮。晚又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其教子孫。每曰。士先器識。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後爲悖卞所傾。中以同文獄幾不免。公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爲劉氏。

陳忠肅

陳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公日與家

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荅。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胡文定

胡公安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淡以爲高見。怠惰不虔。必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公子寅本弟之子。公子之少桀黠難制。公閉之空室。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公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

千卷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尋中進士甲科建炎中疏復讐激切忤時相

陳秦國

秦國公省華生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舉進士第一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伯仲季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秦國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

劉子平

劉宰號漫堂先生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問言入焉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小補哉有不至者必再

三招之曰宰適不來欲我弗顧

杜普州

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陸梭山兄弟

陸九部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同居推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事咸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屬一一各有主者九部作訓戒詞爲韻語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則擊鼓誦訓詞使列聽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訓責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於官府屏之遠外訓詞附後　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待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元

英宗

英宗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木緜爲之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敢頃刻忘之

費榮敏

公爲福建宣慰使器宇宏厚不以富貴驕人家之量衡無

二致刻銘于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其後果世守其業不墜先志云

明

累朝家法

嘗聞尚衣縫人云上孝宗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腳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裾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鄭義門

義門鄭氏者婺浦江人也沖素處士綺實始創家規敕子孫無異爨六傳至文嗣文泰而家益昌元正大中詔旌門

至元中復家文嗣卒。德璋子太和主家政。正方端慤。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有過。雖頒白猶加鞭訶。遇歲時祭享畢。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姓。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序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嗣後鉅銘鉉相繼主家政。義浹仁孚。和氣充物。過其門者。神暢心怡。家畜兩馬。一馬出。一為之不食。家僮有施愛者。父死亦能喪。其所感如此。入明。曰濟曰湔曰濂曰湜曰沂。皆以行誼聞。濂湜嘗以事至京師。高皇帝召見稱為鄭義門。問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祖宗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大稱善。手棃果賜之。已上患俗習澆偽。益尊顯鄭義門以風天下。詔拔其子弟年三十

以上者畢赴闕擢用云。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蹤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九文度

九安禮字文度。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又命為都憲奏曰臣無才。遂擢為貴州參議。罷官歸。吳有一子。先生命之灑掃。執箒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謙厚之風也。

黃給事

國朝風氣渞朴。有父兄于子弟。惟恐讀書見徵者。常熟人黃鉞字叔揚。少穎嗜學。而家無書。日遊書肆中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峻。士不樂仕。人文遁逸。詔下多方求賢。鉞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徵之。弗為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一二日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閱。至陂輒盡。每以為恨。隱者楊漇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之。曰豎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苦無書讀耳。過目不忘也。漇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插不下萬卷。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漇入舟。至其舍。乃令其子福

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辟賢良。漇怨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耶。鉞徐曰。第毋恐。乃說尹罷福獨遣鉞試入太學。後官至給諫。與蘇州守姚善俱死建文之難。

彭香山丞

公名豫。性簡淡。無他嗜好。惟寶愛其宗譜。與先世手澤文字。踰于拱璧。嘗語其子若孫曰。知愛此。則能愛身矣。間有存其先世。及其師劉雲章片文隻字。雖百里外。必奔走求錄之。

鄭忠肅

鄭埜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汚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官至尚書。卒死土木之難。

孫助教

公名貞。豐城人。嘗謂學須以靜爲本。因立家教以示法。於是闢其燕居之樓。閉諸子其上。親授以經。諸生效之。多成材者。子曰艮。時爲御史。與公同居。每夕歸。必問今日治何獄。當則喜。有不當。輒切責之曰。恭爲編脩。分月俸致養。卒

不入升斗爲己費。壽以欽賜銀幣。不發封。輒還之。而報以書曰。我俸恆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

王忠肅

王公翺。官吏部尚書。忠清爲英皇所信任。仲孫應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所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又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恡者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之。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旬乃還第。婿竟不調。其公執如此。

王都督

公名信。沈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鎭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劉文恭

劉公鉉家訓素嚴。仲子滐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劉忠愍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閒言。從弟玭爲莆田

令。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張參議

張如宗。大名人。以貢士奉詔巡行眞定諸郡。問民疾苦。擢四川參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躬鋤蔬畦。灌園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歸省。郡太守過候。留與飲。倫持榼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卽退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第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乃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竟不敢側席。

黃侍郎

公名孔昭沈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

劉憲副子忠宣

公名仁宅卽忠宣父也以廣西憲副歸橐惟七金而已正統庚申楊文定以展墓歸里公時為御史在京文定過華容便造其家問其子大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大夏引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薦布被喜曰所操若是可稱眞御史矣遺事猶為鄉里傳誦云　己巳四月忠宣到配所披堅執銳與卒伍同人問何不挈親子姪侍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耶因摘所示子侄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　公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忍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或勸公為子乞恩曰此固國典然以待賢有功者某何敢哉　公族人以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旨本內必及爾祖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矚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於是

白康敏

公名昂雖位極公孤而左右無媵妾於孝友尤篤少時繼母王夫人有疾每夕稽顙北辰旣而果瘥念弟昇早逝恤其二孤訓迪備至三品以上得蔭子入太學舍其子而與姪人九難之在兵部時推范文正公遺意置田若干畝以贍其族貧者或給之耕具立義學二一集族之稚為正字畫句讀一集其秀者授之舉業又立祭田若干歲時三祭自始祖以下咸預祭畢讌長幼又設藥局儲善藥鄉之疾病者多歸焉

林用賓

公名觀字用賓莆田林氏之祖也嘗遇一異人待之甚謹一日異人語公曰近見一嘉地葬之者公卿等於麻粟處君福德未足以當奈何公曰吾德則薄但得此地而與我宗人共之豈無一人足當之者異人歎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告之處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為撫州守孫瀚曾孫廷棉廷機[元]孫瀛俱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今子孫科第甚衆

萬拙庵

公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封受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山農之分勿復相苦

董大參

公名朴大父日應軫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蟬聯科第有竝時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公聞之憤丐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成化甲辰遂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參公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先時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積學負儁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士毅號三泉公參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邸公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祲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

殍骼幾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公嗣致政歸不肎以片字干公府有鄰翁橫罹盜誣爲郡捕跪泣訴於公曰公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名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執詩見郡守守覽公詩卽愯然曰而非善良董公肎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於時

若此公晩歲豫爲宅兆豫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悍閻羅之句三泉公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買田吾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累甚其謹識之嗣陞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間請於公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然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柏子遠而蔽陰矣余閔劉端簡師事三泉公其淸節亦有自也哉

羅文莊

太和羅公欽順官兩都時酉家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於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授之而諄諄於忠信篤敬云

陳恭愍

公名選嘗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公甚貧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哉取而私之獨不愧乎人謂公有子

吳長卿

公名宗元。山陰人。父母沒。惟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力遵行之。庭無閒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卿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鄉族之事居多。

石郡守

公名存禮。益都人。質淳厚而剛方不詭。所至以嚴見憚。人多忌之。家居三十餘年。惟課子耕讀為務。非公事未嘗一接顯貴。性不樂置生產。每念以清白遺子孫。斤斤然有古人之風。人呼為萬石君家云。

秦樂易

公名鏜。字國和。重節概。厲廉隅。不妄交遊。足不企公府。教子尤篤。子孫化之。脩文守禮。恂恂敬讓。不問而知為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公不色喜。唐太史順之以為有萬石君之質行。而輔以齊魯諸儒之文學云

胡敬齋

先生名居仁。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外歸。迓於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

張洞雲

鄞洞雲張翁甬川。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為叔之居。適叔有夙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搆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同故。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公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公曰。第併其價勿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此特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卓然為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

韓太傅

公名文。五十喪耦。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令小孫溫足。教其讀書作對。身處極貴。自奉甚涼薄。

王心齋父子

先生名艮。子名璧。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脩身格物為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名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朱沙河父子

公名廣。子名裳。公嘗教之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為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而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坎坷。困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為孝。公後以

子貴贈官都御史子宇公垂謚端簡端簡爲浙江副使冬夏惟紗絹袍各一襲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迎父就養同列共製一衣爲壽父力卻之其家教方嚴如此

楊長史

楊和字節之爲代府長史比歸行李蕭然平生不務蓄積惟嚴於教子所至必爲擇師以講明義理不專科舉之學也初掌教徐州路當水陸之衝名公巨卿道經徐者必使諸子執贄求教以開所未聞故二子維傑維聰皆擢巍科致盛譽爲海內聞人

許忠節

宸濠之變許公逵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怪問之父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唐襄文

唐公順之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其後雖貴未嘗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著一青布直裰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陵侮同舟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於其上以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於是始睡牀而終身亦無厚褥嘗病羸借軟褥於所親家愈即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遊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經年茹素即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爲心累也

趙廣德

侍郎葉公鏜云大司寇方崖趙公大佑乃祖廣德守次山公崇賢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足之用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於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子因思此二語者眞格言也觀此則方崖公之有今日固有所自而前輩家教雖細事要亦可法者耳

範家集畧 身三三

萬古齋

宜興萬公吉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遺書戒之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

李文節

公名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畢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惟謹了無難色

王宏陽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乃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握籌課筭至日昃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寐符卿家食時即志聖賢之學因勸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為此蠛蠓者外累其身內累其心古諸厚積者守財虜不虛也封公喻一日盡招其逋債者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殺悉捐以散給之里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為符卿純孝哉

梅禹金

公名鼎祚族盛甲於宣邑子弟間佻脫自喜歲時蒸嘗合而聚於祠中會諸長老檢押之面抶其不率者若何事纚纚數之令其愧改故羣數百人不聽于族之富貴者而奉其一言紛解爭熄循循然稟于德讓論者謂才人多無行此語獨于禹金不驗云

範家集畧卷之二目錄

錫山秦　坊表行輯

程範

程範小引

釋氏重乎戒律道家嚴于禁忌矧在吾儒言有物行有恆門庭之內可無條約以束之尺度以制之乎表行先生于身範之後隨繼以程範是欲使當前之嚬笑話言世爲儀的也昔霍子孟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資性端正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程之義類乎是居家而無程是子孟之不若而戒律禁忌反出二氏下也

冷溪成梁識

宋

司馬文正光居家雜儀節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爲出稱家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饈供具畢始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必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

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終身不衰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惠婦人稍溫謹者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

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
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
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
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
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
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
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讀之。其異端非聖賢
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
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未冠笄者。質
明而起。總角靧面。以見尊長。爲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
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

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
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靧之
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
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
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
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姨。務相雍睦。其有鬬
爭者。主父母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
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
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
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愼少過者。資而嫁
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

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朱文公熹童訓

凡子弟。須要早起夜眠。凡喧鬨鬬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
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棍踢毬放風禽等事。凡飲食
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飽不可缺。凡放火炮
勿迫近火。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
某丈。如第行者。稱異姓長上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
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
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

妄。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
身。勿廣占坐席。凡侍長者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
飲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
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凡執
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
正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凡飲
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陸梭山九韶家制

居家正本曰。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
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得
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民之

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所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校。禮義廉恥。絶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以孝弟忠信。所讀之書。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節。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鄉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際。次讀諸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

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罕。是蓋有命。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又曰。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畧。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後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維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浸浸然有喜色。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沮意。則躁悶若無所容。與鑊湯爐炭無異。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

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也。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弟。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雖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己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乎。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己既無以自樂。而人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

雖怒罵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居家制用曰：古之爲國者，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

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脩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

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

又曰：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

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節省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

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君載袁氏采世範節

家不和多繇婦搆其原又多出婢妾蓋此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為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淡仇而彼始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致譴責矣

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禮為先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同席而坐弗同器而食皆以厚其別也

司馬溫公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悞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利害幾何不使入于吾心雖犯至十數亦不咎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父之兄弟謂之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減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者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亦不至於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因其無父母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如仇讐矣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富人有愛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或於僻靜處傷其命而取之雖聞于官寘之法何益小

兒非有壯夫攜抱不可令游行街巷恐有誘掠之人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為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子弟知讀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史傳載故事文集妙詞章與夫陰陽卜筮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其間不暇他務又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不務農業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為非也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至於饑寒富貴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羣小為伍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為非之心也小人則有哺啜錢財之利或乘間以贊成之子弟早宜省

悟。 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至於鄉曲貴宦人進見稱道盛德豈敢言子孫爲非況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又庇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近賭博破家之事而貴官之子孫不止于此强索强貸强借强買親近羣小則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飾辭而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其隨任也私令吏人私託場務皆不償值吏人有優游必責其報典買婢

妾限以低價而使他人塡賠或同院子游狎或於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總非一端不恤誤其父祖陷於刑憲也凡爲人父祖者知此每事關防更加詢訪或庶幾焉。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防婢僕姦盜婢妾若與主翁親近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至破家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而防其終 婦女多妒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見他事況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閥閱之高貲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又須自量我子女如何如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尚有他事如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婿不能相安必爲所棄所係重且大矣爲父母者安可不審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爲後鴻鴈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以叔拜侄於理安乎設不得已養弟養侄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子以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若父如古人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無害也 世有庸夫俗子不能一概禮待鄉曲富貴貧賤設爲高下等級見有貲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貲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視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不少顧恤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分別如此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居鄉曲者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貲之家

以賄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勢之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況貧窮之人豈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器用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惟當遜避逮其稔惡天誅則彼之子孫自能爲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又鄉曲更有健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迫擾州縣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衆結集兇惡强奪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窮治逮其稔惡天誅則無故而自罹於憲網有計謀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必於他時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 奴

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錯舛背違未必有便
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
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
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
識分寸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因其不改其主
愈辨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死亡者有矣
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
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人
可以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省事矣至於婢妾其愚尤
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
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

待奴婢之理喻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親戚故舊有所
假貸不若隨力與之言借則我望其償未免有所索不知
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結怨而後已蓋貧人假貸初
無欲償之意方其始借禮恭言遜及其責償恨不以兵刃
相加惟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
亦無怨于我 夜間忽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
盜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遽以刀傷我及誤擊自家之
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已受拘執自當準法
勿毆傷之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
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秋猶得
保全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決意焚掠者皆積惡之人宜

自省也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
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
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所仰望以爲神仙而
其不如意處與貧賤人無異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
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應年
高饗富貴之人必須少壯時嘗盡艱難辛苦從未有自少
及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或少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卻
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
慮婚嫁若早年宦達復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多
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 操履與升沈自是兩
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

此則孔顏應爲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
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
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爲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
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
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 富貴自有定分造
物者既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
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
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
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人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
者多矣不知彼自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
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

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恩怨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明

義門鄭氏家範節

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出就外傅見燈火不許入中門入者箠之　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虀鹽之味　子弟小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弟稱庶幾合古人責成之意　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及一經正文講說大義

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若先能則先冠以愧之

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絲衣用絹帛外餘皆用布除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蔴屨從事三十里內竝須徒走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沈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惟務誠慤不必强人以酒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晝則不拘　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怡聲默受毋得分理　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若其有過當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衆箠之以示恥辱　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祗揖不可參差錯亂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竪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　橋圮路淖子孫倘有餘貲當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茗一二處以濟渴者　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于事

初來之婦一月外許用便服　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

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　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緜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任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法賞之其事竝係羞服長主之

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饑人之子　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弔勢不得已者則弗拘此　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竝不許可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入會衆罰其夫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　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

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遊者重罰其母 女適人者若有外甥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竝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凡居喪要以哀戚襄事爲主不許匿喪成婚始惟食粥蔬素不得食肉用酒寢處於內大祥禫後醴酒食乾肉 凡居喪孝子不得易凶爲吉赴他人酒席鄉俗有旬七會飲及葬有山頭等酒會皆深爲害義犯者罪之 祭祀務恭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噦噫嚏嗽一切失容之事量過議罰 時祭之外不得妄祀徼福用祭之日不得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

又家規五條

一每旦擊鼓十四聲家衆俱興四聲咸盥漱八聲入有衆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朗誦男女訓戒之詞男訓云人家之盛衰皆係於積善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慈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剋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安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訓云家之和與不和皆係乎婦之賢否何謂賢事舅姑必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也何謂不賢淫狎妒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也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爲婦人者不可不畏誦畢男女起向家長一揖復分左右行會揖而退鐘九聲男會膳於同心堂女會膳於安貞堂三時竝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 一朔望家長率衆參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左右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之聽聽聽凡爲子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其弟爲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毋用婦言以間和氣毋爲橫非以擾門庭毋耽麯糵以亂厥性有一於此既殞爾德復絕爾允睠茲祖訓實係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聽衆皆一揖分兩行而坐復令子任敬誦孝弟故實一過會揖而退 一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須

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必咨稟而後行 一家長專以公正爲本不徇偏私如有過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毋妨和氣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 一爲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爲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身可也

王文成學規五條

陽明先生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

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草木莫不萌動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

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規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訓蒙者須識此意毋溺世俗之習而視以為迂也

一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者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者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案肄業

一午後教之習禮或拜跪應對之節或揖讓升降之儀須令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詐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

一酉間將後口號令記頌歌詠如有餘力及歌古詩須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

一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其精神力量有餘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要專心一志口誦心惟

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一日用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或作課倣次習禮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習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孫簡肅 植 家規節 公多採集前人今據所見注別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當達生委命 海寧九杞許氏家則 治家以嚴為主在易家人之卦曰閑有家悔亡閑者防之以法度也又曰家人嗃嗃吉婦子嘻嘻吝而本之則言有物而行有恆正家在正其身也

學者識見欲遠操守欲正器局

欲大然須從幼養成溫恭端默氣象處衆恆以退讓下人
絶口勿矜門第勿衒行能毋得優劣鄉人毋得臧否時政
毋得評品士大夫文行若言偶及之稱善不稱惡漢俗恥
言人過猶有三代長厚之風　士子幼學壯行當以堯舜
君民爲志仕宦不論崇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爲本
如或貪酷阿縱負國辱先合宗告祠斥之勿齒于族　生
子胎教具載古語及能言能行能食時便當防其放逸言
常教其毋誑行常教其後長食常教其毋嘬絮衣常教其
習布素愼擇嚴正童子師檢約以灑掃應對進退儀節及
十五成童時情竇日開利欲易動立志爲先孔子十五志
於學學者格致誠正蓋自初學至於聖人只是成就此志

而已許氏　幼子初肄業便將所授孝經小學書直講通
曉方讀四書諸經正文每日諷誦經書以開發聰明飯後
散步歌詩以吟詠情性五更未起時披衣靜坐澄徹思慮
將所講讀書所作文字逐一體驗過卽此是昧爽丕顯工
夫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檢陶習謙厚
禁絶浮誇傲誕者與之游處庶可成遠大之器許氏　子
弟性資拙鈍莫將擧業擔悞早命習練公私百務如農桑
本業商賈末業書畫醫卜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
不暇爲非貧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惟
不可入僧道不可作書算手毋充門隷毋作中媒毋爲贅
壻毋後異姓許氏　毋養幼婦毋贅女壻男十歲勿內宿

女七歲勿出外　凡子事父老必侍立暑必具衣事諸父
未冠婚勿侍坐先輩言分不可狎恩不可簡許氏　稱呼
揖拜行坐之節○稱呼當以行次如姪稱伯叔爲行幾伯
叔伯叔稱姪爲行幾姪兄弟俱以行稱不許稱號揖拜姪
拜伯叔四拜伯叔不必荅年相若者手扶之其有叔年少
於姪者許量荅兩拜作揖亦當照尊長卑幼名分淡淺不
許一概相施尊長有問則傍立肅聽　子弟未冠婚成材
勿容一錢尺帛入手以慣浪費　子孫年幼不得衣羅段
紗衣至冠方做與按時衣一襲婚娶之時做與各夏衣冬
一襲亦止綾紬絹布不得過奢　子弟擇師必須敦厚雅
學習知禮教者厚其束脩不徒專尚文詞　內外服食儉

素恆存儒素家風常服葛苧紬布非公服不衣紈綺常食
早晚菜粥午膳一肴非賓祭老病不擧酒不重肉少未成
業酒毋入脣絲毋掛身河南曹氏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
婦人多由黠婢婦勿聽婢語男勿惑婦言可以敦雍睦矣
許氏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
婦日守閨閾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
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遊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卽非士
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許氏　男女有別
人之大倫前後管門須擇老實知事者看守婢僕不許出
入混雜　尼姑牙婆彈唱婦女勿容入室　僕婢傳言出
人內門年及十二更以幼者許氏　屋宇器皿服飾當遵

國朝禮制。不得過奢。　子女婚嫁。務須省約成禮。愼毋奢靡多費。免致告急親舊。以招恥辱。　家有貧乏不能自存者。或以教授爲業。或以醫藥爲生。或租田務耕。或借本爲商。不可習於下流。以玷門閥。　家有好賭好酒好淫好燒煉黃白好造作風水好妖妄技術好逞勢專利好鬬狠健訟。凡喪德敗家者。家長必先幾痛絕其端。務須委曲開喻。誠惻感動。宗子則同族之賢有識者會族合議。勸令退閒。其適子幼。推賢弟姪攝管祠墓產業。俟其成立歸之。若族子則宗子會族之賢有識者合議斥絕。知悔改過三年。然後會族告祠復之。　交結不可非人○交游固不可無人。但交者必與正人君子。同心向善。患難相恤。若與小人結

爲死黨。彼此依仗勢力。爲告狀之硬中見。爲相打相罵之幫手。爲設計詐人之朋謀。則是兇徒。爲害不小。戒之戒之。　貧不可與非類人婚姻○娼優隸卒子孫及曾犯奸盜詐僞等罪者。曾爲人家奴者。　戒飲酒撒潑○飲貴有節。若無節。則便至撒潑。因而破家喪命者有之。此乃養德養身保家之事。　戒賭博○非有客至。及年老娛歲月者。凡圍棋雙陸象棋紙牌骨牌骰子及一切戲具。俱不宜用。蓋此乃賭之具。賭之根也。　毋習吏胥門役。有等無恥之徒。冒禁爲此者。譜中削去名字。　子弟不可冒名囑託。家世清白自守。爲子弟者。有假借名色。出入衙門。或套寫假書。或私刻圖記。以誆人財物者。定從官法懲治。　姻親饋遺

歲只一往。渠來可只受一。再必卻之。慶弔有事。勿拘親舊。假貸只須量力捐助。以盡吾心。勿出本圖利。以生後隙。孤嫠婚喪誣枉困甚者。尤必懇惻援濟。許氏　燕會親賓。物意務必雅潔。慇懃致其誠敬。然勿固強以酒。使之失言喪儀。許氏○毋以小嫌而疎至親。毋以新怨而忘舊誼。鄉里歲時饋燕。急難周卹。必歡洽盡誠。　不可讒譖疎間人骨肉。古人欲以讒人投畀豺虎。爲其可惡之甚也。此在他人猶不可。況骨肉乎。　四時之祭。用分至日。祫祭用歲暮日。考妣忌日。孝子婦變用麻服。奉主於正寢致祭。是日不飲酒食肉。　墓祭非古。今止用清明日。朝往即回。婦人不與。並不許效世俗請親友遊樂。甚非感時追遠之意。　祠堂

行禮。務整齊嚴肅。後至者。喧嘩者。怠慢失禮者。各量行罰跪神主前。有不得已事。先詣祠下拜畢。仍於管祭人處塡記會祀簿內。乃許之。其無故不與者。後次來祭。則罰跪竟席。不許同饗祭餘。無故不與。至三次者斥出之。查注簿內。　先塋當遵守禁約。愼擇淸謹道士居守。并修灑掃。仍給與田若干畝。宗人毋得侵奪。家人等不許往來潛住。道士不許親戚往來。止許生徒二人。不許廁穢相近。不許擅通私路出入。擅自挖掘。致傷龍脉。及盜採樹木。有不遵依者。重加罰治。　喪葬以禮。服中不許聽樂設宴作佛事。或信或風水。以致停柩權厝。久爲暴露。　每遇朔望。合家中男婦謁祠堂畢。會集於餘慶堂。左右序立。向家長揖畢。左右

對揖而立令子弟將家規逐一朗誦復置旌善記過二簿公同紀錄退而會膳有不至者罰跪祠堂。宗子有君道合宗親疎長幼皆當依向推崇匡導扶掖吉凶必咨宴會必先宗子允當爲世祀家聲自重力學厲行動必由禮以倡宗人許氏　總查記過簿勸善簿以示旌別一簿收執登記毋遇過能改者下注改字否則虛其下善可書者明開某日行某事有某善二項俱於年終類查行賞罰。治生量入節用循大義當輕財好施許氏　男勝耕悉課農圃主人身倡之女勝機悉課蠶織主婦身先之程督必詳勤惰必察此民生第一務周人王業肇基於此桑柘菓蔬牲畜擇人分任置籍計功　財物田產務須明白與人交

易須有明中實契不可勒要人便宜。買田地不可短賴人稅糧。田地不明就與賣主併田保挨查明白誠實佃戶聽伊永遠佈種不許家僕徇私通同田保更換無賴佃戶以致日後退田減租如有奸頑佔種者定用設法起業免被賴租陪糧仍三年一次親詣田所踏勘以防奸人那移侵占之弊　田地近兇狡人亟須託故易之隣田挨畛卻毋設心計取。戶毋受寄田地至戒但力已業及時輸官昔人非田畜所生不衣食賦稅未輸不宴樂勵志畏法所當師也許氏　逋租及時勤催勿致過時起息。諺云若要寬先了官糧差最要早完免致官府比較責辱差人押催反致多費　埋沒糧稅利已損人隱匿遺患天怒神譴戒之禁之許氏　勿詭寄田糧不許無行止人出官應役。勿侵占人水利。勿行使低銀。勿欺孤弱寡。勿利人有事于中取討便宜。放債起息自有禁例不可一切過刻以招人怨。稱斗出入務極中平。人家恆以尙氣興詞多致禍敗吾家自曾祖來並無一事入於官府官府亦以優待今後子孫遇有橫逆事俱要計處容忍。一應臧獲亦人子也宜常恤其饑寒節其勞苦療其疾病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則勢應如臂指我廣吾仁心彼自竭其心力矣許氏　蠹家莫甚冗食家衆勿容游手僕婢雖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執者量減分數爾許氏　家衆嚴飭勿容挾勢侮人有狡悍難制者宜即逐出。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博弈奇玩淡然一無所好
石氏家規孝義勤儉謂之四寶酒色財氣謂之四賊苟能守其寶而防其賊則可以立身成家矣。伊川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三年矣較其精力於盛年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伊川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古之君子敬愛其身訏謀遠猷可以爲法。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進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

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本。　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月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又曰。人家兄弟不親則宗族不附。宗族不附則奴僕親戚爲讐。況他人耶。故人家篤愛兄弟。非但出於天性。亦事勢宜然也。　甘泉先生曰。宗法壞而愛敬之教亡。教亡然後譜作。故譜也者。宗法之遺意也。藹然示人以愛矣。秩然示人以敬矣。縱而觀之。自吾身而達之吾考吾祖。以及於始一脈也。能勿敬乎。衡而觀之。自吾身與吾之兄弟。與同祖之兄弟。與同曾祖始祖之兄弟。以及於終。一氣也。能勿愛乎。

錢尚書過鄱陽。見彭器資。値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

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率敦尙風教。爲先。州人咸遵尙之。遂以成俗。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任而不辭。後進者。以子弟自處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德政。可以爲法。　應俊云所謂陰德者。非獨富貴有力者能之。尋常之人。皆可爲也。世有樂施者。施棺砌井。脩橋甃路。此皆陽德也。惟能推廣善心。務行方便。不阻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人有窘之。吾濟之。人有患難。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不大斗秤以掊利。不浚機穽以陷物。隨力行之。如耳之鳴。惟已自知。人無知者。此所謂陰德也。　韓忠獻嘗言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知其小人。但淺與之接爾。凡人於小人欺己處。幾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

陸文定樹聲家訓節

一吾陸上世農家。兩伯父皆業儒。以諸生早世。不獲試。迨余兄弟。始通仕籍。兒章近叨一第。同時諸從子弟。敘門蔭舉鄉闈。游國學。入黌校者。先後繼起。庶幾衣冠之族。繇詩書之澤矣。繼自今。子弟務惇孝友。篤倫常。毋忘貧賤而慕奢華。毋長驕慢而失禮讓。毋私燕昵而忘檢飭。毋事掊克以取怨尤。蓋節儉所以惜福。恬靜所以遺安。斯二言者。余佩之終身。　一余年八十有一。列仕版者近五十年。平生

多病嗜退。家食之日多。就祿之日少。第中丞自登第以來。洊歷臺省。晚至開府。然皆恪守家風。在官則廉愼自守。居鄉則安靜寡營。故囊乏羨資。家鮮厚蓄。無餘潤以推及親黨。所賴彼此相戒。僅得寡過。今約每歲計百畝之入。自擔石以至升斗。於內外親族。擬量輕重。以補助不給。其族人子弟。有能推廣此意者。各行己志。但子孫有賢愚。家業有興替。歲事有豐歉。不得取必求備。使將來難繼。　一祖塋在賀祥涇左者。左右塚穴相連。不能旁展尋丈。自後子孫不得輕聽堪輿家言。開拓脩築。致傷地脈。惟護封樹。戒樵牧。立一墳戶。以司守望。　一孝敬人倫之常。然父子兄弟間或不能盡分。致乖違責備。爲子弟者。盍亦反思我今日

爲人之子。曰後當爲人之父兄之視我。猶我之視弟也。我不能以子弟之禮。善事父兄。而責子弟以事父兄之禮事我爲父兄者。亦思我爲子弟所以事父兄者何如。而責之子弟。如此。則父子兄弟。各盡其道。而愛敬之心。不容自已矣。語不云乎。前人標榜。後人則倣。

一由吾祖而同出者爲伯叔。由吾父而同出者爲兄弟。推之則由吾祖父而上遡先世。由我世而下逮子孫。其所自出。則皆一人之分譬之水木。一本同源。故凡同宗子姓。本乎一體。所宜休戚相關。敦睦無間者也。自夫隔形骸而分爾我。析門戶而爲彼此。中間成立各異。嫌隙易生。甚則互爲忌嫉。相戕相賊。是藩籬撤而禍患乘之矣。故曰宗族睦則本根自固。兄弟和

則外侮不生。毎見操入室之戈者。禍自內作。啟鬩牆之釁者。家以傾敗。如近俗者可鑒也。

一子弟之資稟不同。性行亦異。在賢者無論已。即使不肖。爲父兄者。當提撕之以教言。表率之以操行。涵育薰陶。以善養之。益涵育以俟其變化。薰陶以俟其漸磨。所謂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者。以此如以其不肖而棄絶之。彼將安於不肖。不思自反而反以不慈不愛。蓄怨於父兄。小則失懽。大則傷恩者有之矣。

一子弟承藉祖父。享盈成之業者。不思祖父起家辛勤。開創艱難。徒見夫宦達豐隆。用度優裕。視爲故常。至其當身無所憑藉。而習於驕溢。奢靡侈汰。不務節抑。致衰門祚。如使爲子弟者。當盈成而常懷開創之艱。處豐餘而無忘寒儉之素。則先業不墜。而家可常保矣。故曰善保家者有餘時常作不足想。善養身者。無病時常作有病想。

一子弟少時。情竇未開。則養正於蒙。迨其長也。知識漸分。趨向未定。嗜好易入。當嚴其出入。愼其交游。夫人情毎憚於檢飭而樂於恣肆。故直諒謹恪者難親。而便辟巧佞者易合。如不愼其初。一比之匪人。則導之以驕奢淫逸。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及夫積習既久。疎之而怨讟橫生。從之而敗亾踵至。蓋游處熟則薰染易。迷惑深則悔悟難。故交游不可不擇。而擇之貴於早辨也。

一男女婚娶。惟審其世裔相當家法有素。苟徒慕門閥之高華。貲產之豐厚。較計於目前不知富貴不可常。賢否難預必。乃其後婿或不肖。而不能

善保其室家。婦或不賢。而不能恪守乎婦道。以至倫理乖違。家道衰落。使其子女抱恨終身。悔無及矣。

一僮僕以樸直謹愿。心無欺詐者爲上。材能營幹者次之。其他巧黠便佞。語言儇捷者。中未可保。與夫浮寄而無親族轉鬻而事二主。曾經公門役過者。竝不宜畜。大凡臧獲爲家長者當御之以正。撫之以恩。平居則恤其饑寒。軫其疾苦。使令則均其勞逸。程其勤惰。如此則感恩知勸。無不盡心矣。

一人情憤爭責備。生於恩怨。故或非意相加。度其人賢於己者。則我當順受。待其自悟。其同於己者。大則理遣。小則情恕。至不如己者。則以不足較置之。乃若我有德於人。則不責其報。人有德於我。則受施勿忘。如此則以之處人而

憤怨息。以之自處而地位寬。故曰。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一置買産業。界至要分明。價直要平允。不可乘人之急。故濡遲以抑勒其價。亦不可利人之産務圖謀以强勉其售。蓋交易貴平。處心宜厚。交易平。則日後無異言。處心厚。則子孫可長守。當思興替無常。今日棄産之人。即前時置産之人。或其子孫也。

一晨昏門戶啟閉。內外出入分別。人情安於所忽。易至疎虞。為家長者。亦當加意省察。先達顧文僖公戒子孫曰。通宵出飲清朝臥自此人家百弊生。真格言也。

一賓婚喪祭。當一依禮制及稱家有無。不可徇俗趨時。奢靡越禮。

一近俗子弟。受人哄誘。收買少年童僕。始相狎昵。久而縱肆。坐則同席。食則同案。不惟主僕不分。抑且觀視欠美。褻主威而招物議。甚則挾恩生事。以來外侮。恃愛宣淫。以溷家聲。此之為害生於積習。然情欲易流。隱微易忽。識微謹始者宜戒之。

一娶妾。必擇其父母良善朴實。女子性行端謹。其市井商販。客土浮寄者。雖姿色絕倫。細微難保。迺若娼優下賤之女。縱有色藝。在良人家不宜蓄。不惟慮子息難處。尤恐玷污家門。

沈文端鯉 文雅社約節

禮。父黨無容。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客禮。似屬過侈。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親兄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不答。凡兄送弟。伯叔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為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已上揖讓

元黃紫三色。惟君上得用。今人有不知元紫而誤用者。乃黃亦敢僭。豈其不知。宜以相戒。

近年男女衣飾種種醜態。已令人嘔穢。乃更有男拖女裙。女戴男冠者。陰陽反常。不祥之甚。然而理諭不能止。法制不能禁。其猶士大夫之責與。士大夫家。一邑所望。惟反其所好。則久當自止。若縛為鄉俗所化。而又使工匠之為淫巧者。與齊民併惑之。其又何望矣。

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亡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鄉俗獨奈

何效之。

國有國風。家有家風。女飾妖異。家風之陋也。君子必慎其微焉。

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老少異糧。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於蒙也。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人相擬。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達禮者審之已上冠服

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畧內。故根本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豈足為子弟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不可以狎近忽之也。

鄉俗有父子異居者。或有不得已之情。乃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吾父母之身也。顧與分爾汝。析匕箸。各

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當食時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旨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間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爲細故也 禮父母在不有私財不以財與人律亦有卑幼私擅用財之禁蓋以明家無二上而預防子弟之淫奢其爲慮至深遠也乃近來憐愛子孫者則恐其所用而子孫慳吝者至與其父母相貸取償區區較計若路人然亦未聞禮與律之義矣所宜相戒 世俗有一事最難解凡異父同母之兄弟則相姤而一父兩母之兄弟則相讐何其相反也夫兄弟之所爲至親者爲同一氣也既同父則同氣矣既同氣

即吾至親矣顧徒以兩母故而各立門戶相視胡越乎是知母而不知父也是分左右手而有親疎也彼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者此何歟豈異母兄弟反一足不如耶嗚呼大度者以四海爲兄弟小見者以一體爲參商惡知相越乃若是懸邈矣噫 鄉俗於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合卺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 禮稱女子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則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叔嫂不通問其嚴若此今田野人家婦女有相聚三二十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婦同席笑語一堂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是爲第一義 禮男女遠別不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爲然世俗惟嚴此兩別其餘無別矣甚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互相謔罵不近於夷乎以後除妻妾婢子外凡係男女一切遠別古之遠別也止於授受不親今者趨而避之甚者婦行不便令翁迴避亦屬非禮大都無可避者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 閑家己上

凡騶從不宜太侈蓋不佞今昔居林下二十餘年竊自體驗凡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熏塞

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覩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驗之久知之眞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況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行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詎我役彼而寔彼役我也奈何

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堦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吾笞責僕婢則推吾愛子女之心吾婚嫁僕婢則推彼爲父母之心不寧惟是卽寒暑饑飽疾病勞佚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俱一一體恤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駕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傷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於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

布入市營求鍼頭削鐵一家性命我卻要在他身上去討便益能有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孰與多寡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不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事耶吾輩宜以相戒（已上敎下）

宦家子弟以財產相爭訟者每侈言前人之貲常過其寔蓋其意惟主求勝而不惜先人之面目可置何所眞自可恨然而導之者誰乎前人遺子孫以危後人遺祖父以貪首尾相貫勢所必然故創業詒謀者當慮其後愼不可輕蹈此尾也　兄弟以財產相訟者如兩人爭一玉巵各將其半雖奪得在手無益於用徒自取戮辱而已（已上田宅）

里中富人艱難起家者其居家器用多不求備亦不求華美及後子孫萌心侈大則反笑前人爲吝爲野一服一玩無不盡飾甚至有一扇之費可飽百人者豈不可惜然亦不旋踵而遂索然矣（已上器用）

父母無不知教訓子孫者惟其所爲教與子孫之所爲成立常相反蓋子孫之成立以勤而父母憐以惰子孫之成立以儉而父母導以奢子孫之成立以安而父母遺以危子孫之成立以約而父母任以放子孫之成立以正而父母趨以邪是知教而不知所以教也故聖訓猶復諄諄焉

若曰雖有教與不知教訓者等耳　教子孫無先耕讀兩事今之教讀者則何如且只以作文論亦大有可異者國家於五經四書各取一師說布之學宮蓋出自諸儒會議明聖折衷陳之藝極使天下知所趨向而不惑於二三之議所以昭同文之治也今士子旣列在儒林親受功令自宜恪守顧舍此而創爲新奇別立意見反戈助攻無復有尊周之意以人心覘世道蓋不勝隱憂矣凡我同志教家子弟者愼勿爲此詭遇哉　論教農則北方田地寬廣農事無法人有遺力地有遺利矣吾今欲刻意講求如讀書說主意選文字的一般但得一耕耘種植之法蠶桑果蔬之事便一一籍記之久之而著以成書傳之境內使人知

農桑要務而又使拾糞如拾金趁時如趁利鋤莠如鋤盜遴佃戶如遴才亦教家急務也因次之讀書後已上教訓子孫解

宋眞宗勸學文有富家不用買良田等篇王荆公有讀書萬倍利之語是教天下之學者以商賈販鬻也不可爲訓矣何不取青青園中葵月到天心處鋤禾日當午二月賣新絲等篇極明白易曉者使之諷誦亦自足激發意氣開牖心靈乎而徒以富貴利達使及早薰心焉何也

律例有極輕條款盡數摘出與家塾子弟閒中講解則彼知世俗所謂無傷者皆法之所不得爲也而稟然不敢肆夫豈非精義一助乎

兄爲宗子而無子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

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鬯不可一日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

僕從不可隨主姓久之則彼迷其姓而我亦瀆吾姓乃遂使彼忌其祖而我亦瀆吾祖也蓋一舉兩失矣已上

明倫

冠始成人人亦以成人之禮待之極爲重事故三加之禮概假之有爵之服者重其事也人奈何反不知自重吾鄉當嘉靖年間庠友有冠者尚先期白掌教先生冠後復乘朔望日拜廟拜堂旋即拜通學朋友通學朋友亦分班答拜未嘗有默默了事者後不知何年遂廢似爲闕典今擬三加除照常行禮外其私家拜祖先父母公堂拜師友俱宜以次舉行而朋輩有特相知厚者仍私拜冠者於家或稍致祝願規諷之語冠者亦及門荅拜其未入鄉校者畧做此行之

吾鄉婚禮絕不論財自是美俗惟遣女資裝尚屬過厚故里俗轉相倣傚中人之家有取息鬻產妝飾一時門面而其後遂以廢家者皆富人有以導之也夫荆釵裙布千古美談今人雖不能如古獨不可稍存遺意乎記有之云酒醴之美而明水之尚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重始也今欲倣此意以用之婚禮除送嫁裝奩各量力厚薄酌爲中制不得過奢其鋪設次第宜以荆釵布素陳之前列用比於明水疏布次乃陳織紡炊爨等器次抑搔盥巾等器次榛脯棗栗次女誡一本其諸凡牀帳箱櫳之類

俱各隨後是雅俗不相掩而情禮兩無失也惟篤古者留意焉

女家論財固爲非禮然猶曰嫁女無資男家索妝奩厚薄較供億多寡質人之女以苦其父母之心爲翁姑夫壻者何如人乎至使納幣古禮女家亦不敢受抑可憐矣丈夫寧餓死幸無以妻財潤身家也

女子出門而父母訓誡之乃第一義今俗反畧焉不講獨孳孳於猥鄙瑣屑之事眞不知務者於禮宜復

鄉俗有服內婚娶名曰借親爲權宜者然律有明禁彼不知也宜諭止之

田野細民有弟娶孀嫂兄娶弟妻者名曰就婚遺俗相沿日久恬不爲怪士大夫家宜諭止之

鄉俗婚禮有撒帳騎鞍拜子孫等項極鄙俗事本出自陰陽厭勝之說而所謂拜

子孫者更益可鄙。所宜痛革。 指腹割衫襟爲親者。律有明禁。已上冠婚

喪家第四日成服。蓋前此三日。猶以生望死者。於古禮未應弔。而孝子此際哀痛昏迷。匆匆治棺槨衣衾。猶且不辦。顧舍此而應酬弔客耶。鄉俗一屬纊卽開弔。使送終大事反致草草。甚非古禮矣。宜以待成服之日。 喪家未成服前三日。孝子方披髮跣足。爲招魂望復之事。雖有朝夕獻猶生時上食耳。非祭也。鄉俗乃輒用牲牢。陳鼓樂。延賓贊行禮。殊與其望復者相背謬。夫未葬猶奠而不祭。矧未成服乎。安有祭禮而可以披跣行者也。 成服之日。雖緦麻亦有首絰腰絰。與上衰下裳之制。服制圖開載自明。鄉俗

自朞以下。有服內止戴一素冠。而衣履之類。常參用有色者。忘哀矣。黃葛爲巾。飾金線絨線爲梁者。則在戚而有嘉容矣。白紵白紗雖素也。亦錦之類矣。 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暱。如甥舅相爲服之類也。外此而中表兄弟。及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弗思耳。 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爲然。假如祖父俱不在。嫡孫當爲其曾祖承重。曾祖祖父俱不在。嫡曾孫當爲其高祖承重。長門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有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鄉俗未深考。或有衆子之長子。亦爲祖父母服三年。而曰代吾父爲之者。蓋傳誤久矣。 喪具惟棺槨衣衾。所宜詳愼。其餘自各有品式。載在會典。不可踰越。近乃用綾錦旛幢。及彩畫人物樓閣之類。以炫里俗。不但無益。且易啟奸人窺伺。而妄意殉葬有物也。豈不可慮。 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 喪家宴賓。委屬非禮。惟相沿已久。猝難遽革。蓋主人非此無以酬客也。今擬遠客至。須留一飯。其附近行禮者。主雖留客。宜固辭。則賓主兩盡。久之可不禁而自止矣。 祭旁親非禮。何謂旁親。凡高曾祖父統緒相承者。正也。而伯叔祖父及兄弟。爲旁親。旁親各自有後。自各有主祭之人。而我爲代祭。非統也。且情有所分。於正。蓋意雖近厚。寔爲非禮。禮惟殤與無後者。宜祭於宗子之家。各從

其祖祔。 墳墓乃先人體魄所在。孝子慈孫。一臨此域。情自悽然。乃鄉俗遇有吉慶。追報祖先者。則純用吉服。盛張鼓樂。反之情禮。似猶未安。若焚黃大典。君命爲重。或可假借乎。乃知禮君子。猶以爲忌。而家廟行之。則庶乎兩無妨礙已。 鄉俗不知有宗法。故祖父母之主。多無定在。大率輩尊者恆奉之。夫宗子貧。至不能保守廟祏者。固常有是事。若歲時享薦。非宗子主鬯。於禮未安。故須待宗子至。而後支庶可隨以行禮。不然。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矣。 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便不可輒自入口。 鄉俗元旦。家家以薄圓一桌。上覆以蓆。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卻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

人何預焉。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擬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青天在上。全不爲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以有獻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毎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不以爲僭。故予於鄉俗亦然。里社有春秋祈報。自是古典。惟多聚娼優。扮演雜劇。連日累夜。甚非美俗。且易啟事端。多耗財貨。所宜戒止。　里俗多聚衆講經。設壇脩醮。建祠塑像。隨會進香者。其所鋪張。極爲奢侈。然總是一箇求福利心。殊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無常。惟善是佑。豈以一誦經。一塑像。一脩醮。一進香。而遽可掩惡爲善轉禍爲福哉。乃世人不知道理。篤信邪說。以幻術所見。是我眞身。以來世轉生。爲可深信。乃卒至傾財破產。亡身敗家。猶不覺悟。亦愚甚哉。已上裏祭

高忠憲攀龍家訓　附量人約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音做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蚤。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眞是可哀。吾爲子孫發

此眞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於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方。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己未有不入於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于人。結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愼。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作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又云

人生喪家亾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肎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當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

夭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腳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幸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洒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勝於

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做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晚而自覗。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

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强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品。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

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上念一過勝於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箇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勿變自各有遇於毋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一土木之費最爲耗損動念即遏絕之勿得小有動作

一製羅綺衣服靡一金即靡田三畝等而上之可知也豈可不思其艱宜重以爲戒 一星相及僧道募助概不能酬應 一借貸概不能乞鄰 一遠客概不能久留 一疾病只精求醫藥不得賽神 一凡有喜慶事不得受賀分用梨園宴集 一除尊親召命外平交特召不赴餽問不受以省煩勞 一朋友集分有慶賀邀請不能爲首張具 一每年春秋祭四代總用牲醴四器每卓用五僎一點四菓一攢盒每位湯飯夏冬及俗節祭祠堂僎四品止殺一牲務在嚴潔 一留客除尊親遠客量加品味餘悉依東林會約儘是充然煩靡何益不惟節費亦以惜福殺牲之戒尤宜堅守 一至親餽問各宜從儉不得徇流俗一帖用折柬 一治生之道只守儉之一字每事輒思曰此亦可已也便斬然已之此是無上妙法不但治生即是寡欲養心之要切不可因治生流於好利放重息債刻取民財人怨天殃大可畏也 一吾家累世未嘗欠官錢一分一毫子孫當世守此法此士民君臣之義違者便是不忠不孝

條約彙鈔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後生戒之 蒙甫鄉約十一條 世之人設樽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不已是誠何心哉 古今重忌日則生日之重可知矣必別生死日榜於祠堂庶幾不忘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奸盜者幾希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得淨宅之法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乃無後患

不可以人情契密不爲之防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即理會去或即聞之官以絕將來詞訟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而獨欲爲僕者哨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

婢僕有頑蠢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覊留覊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挾怨爲惡有不容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亾者宜送之官以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亾非其本情或所竊止於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畧懲之仍前留備使令可也

凡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從

自費力未必知畏惟徐徐詰問令他人責之視其過之重輕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憚矣

族約云良賤等威法律甚謹族中奴僕若見子弟輩坐而不起及有忤言者告養主治之養主不治告族長共治之不許收養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既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必不至矣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諺有之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値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僕器服食珍麗齊整勝絕鄉邦光映門戶卻是花開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爲斂抑差緩敗傾又若約而爲泰時屈舉贏則旦夕覆亾之道也（許氏家則三條）

婢僕罪非姦盜杖責毋至二十狡悍難制者宜即放絕亦毋嚴刑

買婢妾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之女爲其所誘若果則告之於官不可還與引來之人恐自殘之

得婦財而成家者多至放縱不檢并本家之舊業亦多耗散因而亾其性命者今酌聘親之禮務有定數不許過多亦不許需索婦家財物（湛氏家訓三條）

喪禮送終之道所宜愼重父母年老宜倣古人歲制月制之義預求絲絹爲衣衾之類之需富則可用紵絲厚於愛親亦不爲過蓋紵絹入

地最耐久切不宜用緜布入地不過一月即朽棺木用楠之高者猶差勝於用杉之低者其葬宜用灰槨三合土堅築之久則化爲金石可與天地同朽矣

凡宗族婦女不得習爲華麗耽於麴蘖性務端莊靜一寡言愼行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敬待妯娌以和接子孫以慈愛凡有吉凶之事務在謹內外別己私業令其衣食有餘不至貧乏則上承祖考之祀爲有享下統子孫之衆爲有光百世永有託矣子孫其敬守之違者告官治罪

凡祖宗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白沙四禮條件二條）

凡三等人戶之下葬用薄棺不許焚尸貧者

族衆率錢助之毋令暴露。

吾祖宗福澤彌遠彌昌凡其后昆性稟多淳厚習尚多善良海內稱令族必先屈指焉間有失教者積成過惡或酗酒發狂或賭博肆敗或放火報讐或鬪毆逞忿或巧爲謗訕或過揚家醜或閨門不肅或手足不靖或容留妓女或交結棍徒或毀罵尊長或忤逆父兄或戕賊弟姪此誠先世之罪人宗族中蠹物也自今伊始許令自新如有敢拒新約仍怙舊愆者合族爲之極力處治。劉畏所族約四條

五服之制先王稱情而立文者也親喪固所自盡至於朞功之服皆不可忽近族姓繁多鮮有服其服者是視親屬無異於路人也以後親屬有喪須應期成服若親族之喪未舉

雖本服既除亦不宜歡會作樂違者司禮正之

吾宗族屬日繁將及千口世遠則服窮利勝則恩薄嫌隙易開爭競乃起始緣睚眦之怨積爲深仇初因刀錐之末搆成巨訟匪特族誼有乖抑且禍根無絶不幸遇有此項宗長房長與之委曲講勸公平處分務要不傷和氣內有恃强不從者衆共攻之

凡周恤族之貧難及宗祠有義舉在有餘之家卽宜務行之今人累倉囷連阡陌以遺子孫至言祖宗公事則縮頸宴親賓綺羅塡笥於族人之饑寒罔恤皆由大義不明未嘗念及一本之意夫創業累錙銖而後人用之如糞土富貴有時替而人死貴留名故家有餘財而不能樹恩於族謀盛舉以垂不朽是誠不智之甚也

子孫有官守者反於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弟禮不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己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衡陽王氏家訓二條

祖宗墳墓子孫當依時拜掃近塋竹木不可翦伐年遠墳墓更爲立石深刻名氏弗使湮滅難考其有平塌淺露者以土益之

兒童七八歲以上出就外傅此時知識初開便要先正其本本有二曰遜志曰辨志何謂遜志溫恭遜順虛以受人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也何謂辨志辨別志向趨止有定也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是也志不遜則舉止自由習成驕惰何能受教必教之和顏色順辭令下視柔心恭敬聽順與之言則唯諾惟謹教之事則佩服必行示之課

程則俛俛循循遂時完辦有所督責則內自省悔無生異議或檢責有誤不可便自分解隱忍順受俟後可言則從容言之凡職分所當爲雖最卑賤無不安意爲之是能遜志志不辨則取舍之極不定何由向往必引類分別明示趨向何者爲道德而當先何者爲聖賢而當法何者爲文藝而爲今之所習何者爲富貴而爲時之所趣如孝悌廉節恭謹敦朴誠直尚義則爲君子而聖賢道德在所當爲柔媚頗辟陰險詭詐肆慢無禮則爲小人而富貴利達不爲苟得天地間惟道義爲至尊至貴爲必可恃堯舜所以放勳重華周孔所以安身立命皆不外此吾欲爲君子必以道德爲先以聖賢爲法志於道而富貴功名無以尚之

志於聖而智能才藝無以尚之道誠有得則眞樂在我而
窮通得喪無不自得焉是能辨志志遜則日見其不足而
虛心以受天下之善志辨則他歧不足以惑之而知幾以
成天下之務豈非初學所最先者哉（守道宣訓三條）　嚴師範。
凡為人師者當知責任之重崇道義重廉恥衣冠不離其
身言笑皆律以禮以端教人之本分句讀明訓解謹課程
以施教人之事由父兄師友人倫之大以至心術言貌衣
服飲食之節皆倣先儒成法而行隨時隨事戒諭警發或
就其身而體貼之或迎其機而開諭之時其動息而張弛
之慎其萌芽而防範之別其材質而陶鑄之辨其習尚而
轉移之何者為正為善為顯身揚名之事而鼓舞作興之

何者為邪為惡為亡身喪家之事而懲創遏絕之庶天性
本然之良不因習染而壞矣若徒以記誦為博佔畢為工
甚則酣酒荒色嗜利營私以致蒙養不端任氣徇欲是眞
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
子於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求於風
水再求於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
持其年命而撓於支干龜筮之生尅遂至累數年數十年
而不克葬盍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
久已大可傷也哉又有溺信風水至侵占他人山地冒認
他人祖墳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速訟結底死求勝
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親終不成葬禍應尚遠禍

應至近亦可畏哉故親終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惟風不露水不滴蟻不親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
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說也
凡僮僕鮮知禮分稍得志則漫鬢護領衣履踰於士人主
為仕宦則揚揚挾勢凌虐寒微雖族人亦不及顧使其主
得罪於鄉里皆此人也甚則爭訟殺人未必不由此昔丁
嘉會有一蒼頭至前腰繫紅巾嘉會則斥逐之或詰其褊
嘉會曰不然本村僮衣不蔽體俄事文飾長此慾心乃便
忘其本斥之所以愛之也愚以為非唯愛之亦所以自愛
也以後凡有事文飾者若與其主相愛宜一體檢束有不
如命從公杖之（永嘉張氏族約一條）

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
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脩理完固灑掃潔淨
嚴加鎖閉非參謁無擅開入及將一應閒雜器物於內置
放（河南曹氏一條）
祀先之道非禮不足以達敬先之道非早不足以成禮
吾宗長幼惰慢相仍遲至近午方集苟且拜獻餕畢而歸
日將暮矣失時怠事殊非家法所宜約自今始當年之家
陳設於鐘鳴之後與祭之人會聚於日出之初敢有仍前
怠惰者罪有攸歸公堂叱戒不貸（慈谿劉氏族約一條）
士與其言勸也不如言戒也築百仞之臺基之弗固實以
灰沙層纍而危之愈危愈險愈速傾矣辟如淘泉必去其

沙石泥滓。而後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疚。大閑旣踰。安問細行。作士大戒。呂司寇維祺存古篇節　毋不孝不弟。毋於父毋兄師尊長間。恣意違犯。致傷大倫。　毋貪利無厭。毋不顧義理。不恤清議。　毋言語虛僞不實。毋非理詐泿。毋輕與人約不踐。毋言人閨梱陰事。　毋言動間輒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詡得算。爲士類不齒。　毋飲於市。毋恣長夜之飲。毋使酒失體。　毋與匪人交　毋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　毋浪遊平康。毋置酒延妓。　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毋見人富貴。諂附詆毀。　毋借人之勢。因人之事。以行私罔利。　毋昧心受賄。代人關說詞訟。　毋結知官府。毋攬事幫閑。毋奔謁媒進。　毋爭强好勝。毋任性動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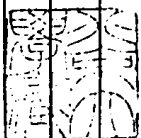
毋出入衙門。投呈送揭。　毋代撰詞揭。挑搆取事。毋造詞曲歌謠譏彈時事。傾陷同類。毋聞人有善行。巧爲詆訕。捏傳流言。　毋垂涎美業。輒以計取及抗阻征徭。舞文撒糧。欺凌寡弱。皆非爲身家子孫長久之策。　毋在尊長前長傲亢侮。妄自尊大。毋嘵嘵談論。輕易品評前輩。　毋有過不改。毋拒諫飾非。

按六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幣。五曰請期。六曰親迎。家禮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及親迎。六禮備矣。今俗有定親禮。類納采。而獨無問名禮。凡結姻。多擇日同媒一拜。固爲簡便矣。不知此甚有關繫。初無一刺。甚或有不親拜而以媒往。或酒中一語。此後兩不照管。因之而毀親者。以有爲無。賴親者。以無爲有。每見鄉曲中因此告狀傾家。甚至喪其女命。可以問名爲無甚關繫乎。鄰邑有先送啟而後拜親者。畧似問名之意。猶爲近古。親迎之禮。今後子弟畢姻。兩家宜商議舉行。論昏

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或謂親有疾則禱於羣祀。豈以親死而忍之。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原爲悅親之意。且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爲之。豈不惑哉。論喪

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恝然。藉令人子甘肥頤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贊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隨其力之所至。情之所安。惟在意誠而致敬。乃爲孝也。今人雖至貧。無有廢日用而斷往來者。獨於祖先靳此一祭。於心安乎。論祭

古人於父執極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前二十年。新進諸生。尙不敢與前輩頡頏。見必屈體致恭。途遇則立候長者行乃行。或詐責之。不以爲訕。今漸非其故矣。恂恂如也。似不能言。此二語。豈非救俗之藥石耶。謙乃有終。傲不可長

亦可因以觀人德器非獨爲風俗慮也揖讓

範家集畧卷之三目錄

錫山秦　坊表行輯

文範

漢

章帝與東平王　又與東平及瑯琊王

馬忠成戒兄子　張司農誡兄子

鄭康成戒子　孔扶風與子

諸葛忠武戒子　又戒外甥

魏　吳

王司空戒子　虞仲翔與弟

晉　南宋

陶靖節與子　雷仲倫與子姪

南齊

王光祿誡子

南梁

徐修仁戒子　顧建康誡子畧

南陳　北齊

謝元正告族子　顏黃門家訓節

北魏

楊延壽誡子孫

唐

李參軍與外孫　李文公寄從弟

文範小引

語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人命曰文命。教曰文教。德曰文德。文之不可已也。秦子教思無窮。既彙範家之程。使樸者易知。又采範家之文。使儁者生喜。可爲鼓之舞之以盡神矣。讀者愼勿作文字觀也。

冷溪成梁識

漢

章帝與東平王蒼書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顔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又與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賜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尙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馬忠成援戒兄子書

兄子嚴敦竝喜譏議援在交阯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淸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兄名況況卒公行

服期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張司農奐誡兄子書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賢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鄭康成[元]戒子益恩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

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墓觀思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孔扶風臧與子琳

告琳須來問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

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徹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至乎。

諸葛忠武亮戒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又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

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忼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魏

王司空昶戒子書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地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

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鮮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

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亦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盖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强。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害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

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
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
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
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
以衆矣可不愼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
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厲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
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愼爲稱孝悌
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
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
而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
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

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
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
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有所拘忌得
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
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
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
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
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
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
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吳

虞仲翔翻與弟書

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貴
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晉

陶靖節潛與子儼等書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
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
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儆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
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
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

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
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
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
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
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
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
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
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愼哉。吾復何言。

南宋

雷仲倫次宗與子姪書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宏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晤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寔遠想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情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南齊

王光祿僧虔誡子書

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元。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元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

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勵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

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涙松茂

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

南梁

徐修仁 勉 戒子書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

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即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以西逹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

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荷茭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

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亾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寄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令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畧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隟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

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竝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顧建康憲之臨終誡子畧

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知所往延陵有云魂氣無所不之故夫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衣周於身聊以蔽體棺周於身聊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勿使爲人惡己矣

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庸人可不節衷乎靈筵止設香燈朔望素饌勿用牲牢祀先人有舊典不可闕自吾以下祀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世

南陳

謝元正貞告族子凱

貞臨終遺書告其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大清之禍流離絶國二十餘載號天蹐地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壠於吾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虛薄累致淸階愧無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何所多念氣絶後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屍陀林法是吾願也正恐以矯俗見異可用

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芡坎山而埋之吾又終鮮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又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旋即除之無益事勿爲也

北齊

顏黃門之推家訓二十篇節

序致篇曰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鬭閱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

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于傅婢寡妻耳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故畱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範

教子篇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云爲恣其所欲宜誡翻奬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

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不忍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僧辯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更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能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荅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篇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

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殁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

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後娶篇曰。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鬬鬩之恥。河北鄙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　裴子野有疏親故舊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

殄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愼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汚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爲妖妄之費

風操篇曰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亾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當亦不可絕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讐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

薦席淹漬精神傷怛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亾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亾來歲社修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亾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親表聚集致讌享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必涕泣而拜之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曰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

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愼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某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勉學篇曰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玆惰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

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

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肎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

達猶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

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型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劒追財假言而姦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隷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顔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

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玆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

知稍橫而稅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詞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淩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

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眞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

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元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

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指性既頑鈍亦所不好云　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督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學爲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

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緼褐我自欲之。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慙者多矣。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愼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籒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

文章篇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

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傅[元]忿鬬免官孫楚矜誇淩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淩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

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詅(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擎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則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

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帝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

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于世無鄭衛之音故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于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于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名實篇曰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

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愼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掠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顚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苫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

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　鄴
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䘏。
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
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
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
觸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
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
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
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
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
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宏哉。四海

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
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
衆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
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皆茂
者。惑矣哉。

涉務篇曰。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
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
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
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
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
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
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
無媿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
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
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
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
優恤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以下。尚書郎
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
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于清名。益護其短
也。至于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
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

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
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
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
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車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
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
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江南
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
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
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
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省事篇曰。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

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于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途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

之類甚衆漢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穅秕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僁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財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索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

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止足篇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

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充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嘗以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誡兵篇曰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于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　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

搆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

養生篇曰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以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曰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

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于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　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書證篇曰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元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聞甚高遂云王莽

非直鳶肩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

音辭篇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蠻夷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罪矣云爲品物未可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　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常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颸段元帝答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人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誡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曰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

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書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恜恜（音敕惕也）此之謂乎

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値世網嚴密强負此名便有詿誤

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撤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終制篇曰。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

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甎。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無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溼。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甎。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甖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鼈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

不墳。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北魏

楊延壽 椿 誡子孫書

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固請乃許。臨行入辭。帝爲下御坐。執手流淚。詔百寮餞之城西。觀者人人歎羨。嘗作書誡其子孫曰。我家自初入魏。即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厚。因得於親故

吉凶之際。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酒肉飲食之。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猶記清河翁。恆著布衣韋帶。每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觀汝等。服乘漸華。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搆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難。宜深愼之。且列人事何容易。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過。即二聖閒

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當時或大被嫌責。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輒有是非言語。時和朕母子者。惟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自後若蒙時主知遇。宜深愼言。萬不可輕論人惡也。聞汝等學時俗人。有箕踞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長短者。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汝家事皇魏來。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尢誚。足成名家。吾今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正欲使汝等知滿足之義。爲一門法。非是苟求千載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後亦復何恨。

唐

李參軍華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晩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姑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視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疏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疏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世

教如此。何得不能。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後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淩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乎太陽。世教淪替。一至於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

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羃䍦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顚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頹風敗俗故中明睿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灑灑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李文公翱寄從弟正辭書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

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大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盡用其十秖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柳節度玭勤家訓

夫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何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

必信纖瑕微纇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得乎予幼聞先公僕射言處世以恭默爲本畏怯爲務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涖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竝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俗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旦櫛

縱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苦無資。願下髮爲尼。忽有尼自外至曰。女福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已齋裝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朝夕食齕葡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而首飾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罍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俄病渴。因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不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已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又莫不

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敬。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玭嘗爲嶺南節度。廨中橘熟。取食之必納直於官。其他事皆類此。

又戒子弟書

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宋

司馬文公 光 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

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柹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

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

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范忠宣 純仁 戒弟

公弟純粹嘗任關陝慮其近西夏有喜功意貽書戒之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夷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親屬有請教者每示之曰惟儉可以助廉惟

恕可以成德人皆書之坐隅

胡文定安國戒子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惻怛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甫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忿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爲好惡也故黃皓甘於卑賤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明

太祖訓太子諸王

藻華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繇於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仁宗訓王子

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而於君人者之施益又廣矣

楊文敏榮訓子編序

公諸子有儁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編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禮樂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默之間承訓誨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邪僻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事不干其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於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夫逮至後世教法

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冥行暫蹈貿貿焉以自恣於禮法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於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帙名之曰訓子編以藏於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溺於放僻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於傳世垂後則非予之所敢僭也

楊文懿守陳示茂元書

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世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官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

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于身家。毒流於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自愧。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倘可鞭策。今官於彼。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為大儒。汝又為俗吏。今雖暫榮一時。而竟澌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去。捉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所欲言。

劉忠宣大夏　壽藏記

公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吾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史者或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林貞肅俊　戒子達書

莆田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所慎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為長。宗祊汝屬也。念之哉。形天地間。靈而秀於物者人。汝形貌人也。亦具所為人者乎。靈而秀於人者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具所以為士者乎。汝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吾欲汝為子瞻。汝弟適子由。吾不能老泉。欲汝為純仁。適純禮。吾不能希文。欲汝為伯子。適叔子。吾不能大中。獨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為。汝兄弟及為之。念之哉。謂子賢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教之聖與賢。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蕘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距拔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為善由己。聖賢可學而至。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王文成守仁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于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又寄諸用明書

得書。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聞階陽諸姪。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以為不然。不幸遂至于得志。豈不

誤卻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為迂闊。當自有進步處矣。

沈文端鯉 垂涕衷言 示諸子姪防未然也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貲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陰德。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實不勝私喜私幸。顧又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亦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廈。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即神祜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為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鶩。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亦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略。夫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疏。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眾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為左計矣。獨奈何惡溼而居下。安危而利菑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緣昔日猶忝仕途。竊意諸兒妄想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為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嗟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或誤及於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即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豈謂予哉。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湯祠部顯祖 訣世語序

僕老矣。幸畢二尊人大事。苦塊中發疾彌留。已不可起。慎終之容。仍用麻衣冠草履。以襲厝二尊人之側。庶便晨昏。俓見達人返虛。俗禮繁窒。怪之恨之。恐遂遠焉。先茲乞免。

一祈免哭。生平畏聞哭聲。兒女孝敬。自有至性。不可強也。慎無倩哭成禮。 一祈免僧度。僧舊在門下者。無煩俗七。兒輩持半偈齋。僧念心經數遍。足矣。 一祈免牲。肉食而

鄙。六十七年於斯矣。設業有徵報何所庶每見牲奠腥污塗藉。大非淸虛所宜。乞哀媚遊幸免牲命。止求蔬水見遺。非徒省穢存潔。亦大爲鄙人資冥福也。更煩屠宰到門。不預乞免者。子爲不孝。　一祈免冥錢。奠斉楮幣相見無煩金銀山錠等物。　一祈免奠章。人生而僞。聞譽則悅。既反而眞聞諛則赧。往見奠章。誇揚爛漫。長跪高誦。兩爲失體竊不自揣。代中表門生。預爲數語。無煩登軸。第書素紙奠畢焚之。殊覺雅偶。萬乞俯從。

維某年某月日。某某祝曰。惟靈歸虛返眞。顧在知嫺遊良淚悲悼。玆陳素筵。附於蘭菊。用妥靈心。嗚呼上饗。

一祈免崖木。化者須材沙木堅厚爲度。崖不足眩也。至囑

至囑。一祈免久露。地形取遠所忌。無久罥。

唐文恪文獻京邸家書

汝等若肎。以學問磨礲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蓍龜。以狹邪惡少爲酖毒。出入既簡則業自專。交游不雜。則過自寡。飲讌不妄預。則費自節。僮僕不濫收。則事自省。第令杜門下榩。讀書談道。即兄弟之間。亦足自相師友。何必妄覓交游。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一向務外。或浮慕名士。託以聯社會文。或吹聲勝流。惟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刻之輩。達旦連宵。開堂接席。佳肴美醞。任其飲啖。文章德業。蔑不掛齒。衣裘眎若已有。舟車恣其趍逐。造作歌謠。一唱百和。出入公府。奮袂裂眥。利則巧相依附借交上官。害則更相推託。自營脫禍。請求則借名不足則稱貸。不副其求。則波濤立起。索取其遣。則戈矛橫生。汝雖目之爲良朋。彼實目汝爲騃子。背面談說。家門之短長轉眼詆呵。學識之荒陋。筆鋒口劒。莫可端倪。知而欲遠之則難。犯也。畏而姑與之則難繼也。邇年以來。士風之惡薄交道之陵夷。一至於此。與言及此。可爲寒心。汝輩宜自知之。

範家集畧卷之四目錄

錫山秦　坊表行輯

言範

魯　漢

周公戒伯禽　高帝手敕太子　蕭相國訓後人

樊湖陽戒子　昭烈遺敕後主　司馬德操戒子

諸葛忠武與兄　又戒子

晉　南齊

羊叔子與從弟　張思光語子

北魏　北齊

鄭高陽戒子　崔武城戒子　斛律右相戒子

隋　唐

宗室蔡王教子　太宗謂侍臣　河間王謂人

李太府卿謂子　顏太師遺子

南唐　宋

周節度語人　英宗語神宗　馬防禦論獄

邵康節訓子孫　范文正告諸子　富文忠訓子孫

宋景文治戒　韓忠獻戒子　范忠宣戒子

賈文元戒子孫　范忠文訓子弟　包孝肅家訓

歐陽文忠與姪　蘇文忠語子　司馬文正與姪

又戒子　黃文節與從弟　朱文公教子

又與卓夫人書　陸文安家訓　韓忠武戒家人

元　明

廉平章謂子　劉文成戒子　吳方伯戒子姓

陳刑部示子　夏理卿訓子　余肅敏教弟

胡康惠語諸子　李襄城訓子　史太保戒子孫

羅文毅上叔父　邵文莊戒子　王文成示子姪

又示子　葉南岩誡子　朱恭靖戒子

徐文貞戒孫　徐曙庵訓子　陸文定貽子

顧端文示兒帖　袁職方四訓　陶祭酒與弟

高忠憲雜訓　歸孝廉陶庵約　李忠毅誡子書

陳幾亭外書摘十六條

言範 小引

易大傳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茲言範之謂與。夫自隆古大聖以至二十年前往哲。獲其片言隻字。終身奉爲蓍蔡足矣。矧是連篇累牘者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所宜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聽我藐藐者。敢曰昔之人無聞知。

冷溪成粢識

魯

周公戒伯禽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漢

高帝手敕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敕曰。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敕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蕭相國訓後人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樊湖陽戒子

樊宏世祖之舅。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善哉。

昭烈遺敕後主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司馬德操徽戒子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諸葛忠武亮與兄瑾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

又戒子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晉

羊叔子祜與從弟琇

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南齊

張思光融語子

人生有口。止可論道說義。給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北魏

鄭高陽戒子

盧度世以崔浩事。逃至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逮羆長子。羆戒之曰。君子殺身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大被拷掠。至火爇其體以死。卒無所言。

崔武成光韶戒子

吾宦雖經爲九卿。未嘗虛冒一級。平生立身。無慚古烈。自謂素業足遺汝。宦閥亦不須也。但吾運薄。忽更三娶。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百年後自不須合。贈謚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汝等若違吾志。神靈當不汝享。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兒女婚宦事。必先相推。弟頊橫禍。權作松櫬。今亦可爲我作松棺。使吾見之也。

北齊

斛律右相誡子

斛律金以元勳佐命。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累官右丞相。而謙慎自抑。嘗謂其子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竇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不能當衆妒。無寵更無論矣。我直以立勳抱忠。自致富貴。非藉女也。公不識文字。卒年八十。

隋

宗室蔡王教子

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通賓客。或問故。曰。多讀書。廣交游。才繇是益。有才亦能致禍。

唐

太宗誡侍臣

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河間王誡人

宗室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要非我心。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子晦嘗於第起閣。俯臨民舍。一日舍民謁謝曰。室家之私。不願外窺。請辭他徙。晦驚遽毀之。

李太府卿誡子孫

李襲譽事高祖。所得祿賜。隨多少輒散宗戚。而以其餘寫書。罷揚州歸。書遂可數車載。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耕之足以食。河內有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若輩能勤此。即吾歿無俯仰於人矣。

顏太師遺子

眞卿至蔡州。度必死。爲作遺表墓誌。指其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仍遺諸子書。戒其嚴奉家廟。恤諸孤。無他語。

南唐

周節度語人

德勝軍節度使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宋

英宗語神宗

國制。士大夫之子有尙主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富貴故而屈倫敘。朕無取。其詔有司革之。

馬防禦論獄

仁瑀防禦瀛州時。兄子因醉誤殺平民。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是怙勢也。敢以私親撓國法。竟論如律。

邵康節雍訓子孫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范文正仲淹告諸子

公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疏。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

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富文忠訓子孫宋賢事彙云呂待制本中語

公名弼。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

宋景文治戒

宋祁疾將革。自爲誌銘及治戒。戒云。三日斂。三月葬。愼毋爲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腊吾骸。朽衣衾而已。毋實以金銀雜珍。吾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勿受贈。冢上植柏五株。墳高三尺。不得用石翁仲石獸。若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委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庠封莒國。故稱

莴公。

韓忠獻戒子

魏公琦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慎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資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

范忠宣純仁戒子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賈文元昌朝戒子孫

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遠之福。士所貴節行

爲大。軒冕失之有時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范忠文訓子弟

公名鎮。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包孝肅拯家訓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刻石豎於堂壁。

歐陽文忠修與姪通理書

昨日書中。言欲買硃砂來。吾不闕此。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視此爲戒也。

蘇文忠軾語子

蘇叔黨過讀南史東坡因語之曰。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司馬文正光與姪又戒子

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擾官司。陵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公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

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于上。以暴其腦。至啟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沾。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黃文節與從弟

公名庭堅。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

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朱文公熹教子

事師如事父。凡事必咨而後行。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己。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

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勿答。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則借來熟看。或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此可令初學者佩服。

又與卓夫人書

聞鵞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陸文安九淵家訓

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叛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達者觀之。無異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背聖賢之訓。不叛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負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愧。俯無怍。雖在貧賤患難中。亦是福德。

韓忠武戒家人

公疾將革。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忠不言是忘忠也。

元

廉平章訓子

希憲疾將革。呼其子謂曰。丈夫見義勇爲。何論禍福。謂皐夔周召不可及者。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曹嘗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曹愼之。

明

劉文成戒子

公名基。疾革。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

吳方伯戒子姪

公名揚新淦人歷任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謨訓[illegible]綜理公友愛尤篤子姓有營私者作書戒之曰家之隆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竝力一心未嘗私一錢尺帛汝曹生豢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營私而婦言之惑宜速改悔不然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

陳刑部示子

公名道番禺人任刑部尚書嘗以書示其子曰先正所謂煦煦爲仁孑孑爲義皦皦沽名庸庸保祿近世士大夫急於進取者往往涉此吾平生俱不及人獨幸不在此列亦願汝曹效之子大章亦登第任太僕

夏理卿訓子

公名時正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先達如貞襄之忠肅愍之烈王文璡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

金肅敏語弟

公名子俊弟子實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人積誠自能銷僞又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

胡康惠訓子

公名富嘗語諸子曰予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無忘予言

李襄城訓子

公名隆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遂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朝廷付託自謂庶幾無愧

史太保戒子孫

公名琳餘姚人居嘗規模古人爲自警要語列之左右二屏每戒子孫曰昔先公省庵府君作官三十餘年三掌教鐸四典文衡其所遺惟書數卷而已予竊祿明時惟恐橫叨青紫常俸所入足供朝夕不使家有贏貲以汚先德惟願爲子若孫者不墜箕裘永守予訓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足矣

羅文毅倫上叔父書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他屬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雲壤爭久足以安國家風四夷奠倉生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

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其從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侚闕爭不肆强梁不欺鄰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

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 公嘗欲做古義田以贍族人

邵文莊寶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

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

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王文成守仁示子姪正思等書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

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攜爾曹切磋朝夕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至望

又示子正憲

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

節退讓常見自已不足眞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葉南巖誡子

侍郎葉公鏜之父南巖翁嘗誡其子曰吾觀近世士夫率以貴顯丐祀其先世於鄉社夫崇德報功固朝廷大典而表章先德亦孝子順孫所不能已者但以予論之凡血食一方廟祀百世必其功德足以當之否則不特厚誣其先且當致陰譴於後人矣予嘗自念自少至老無一功德及民死後以子孫榮達之故儼然廟貌於神明之列不亦靦

乎。往往見非其人而廟祀者。子孫多不聞達。或者幽明之道。不可誣也。吾但願汝輩積學修身。出則有功於朝廷。入則無媿於鄉黨。使人盡指爲先世積德。故報其子若孫。如此其爲血食不既多乎。汝輩宜識之。後當思吾言不妄云。

公又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蓋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藉是占業。公與江右直相某有舊。欲以百畝餉也。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而公之子孫。超然獨免。

朱恭靖戒子

公名希周。臨終戒其子。身後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爲謚。脫犯吾父之諱。亾魄何安。蓋其父諱文始云。

徐文貞戒孫

徐文貞階。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徐曙庵訓子

公訓子銓部有云。最妙是一個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現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鍊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肎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當粘之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有自得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脈。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暗消折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對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

陸文定貽子

公名樹聲。子彥章。已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矣。

顧端文憲成示兒帖

凡爲父母的。莫不愛其子。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著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欲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恝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尙爲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達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會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兩得。是求有益于得者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兩失。故無益。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凡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

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善飲爍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

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

語予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初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念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天壽不二。夫天與壽。至二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天。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二。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二。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天壽不二。然後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天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矣。到此地位。纖塵不動。求即無求。不離有欲之

中道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之義也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闇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然恬然容受到明年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

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念頭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啟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雞毛管印一硃圈於歷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行善事一萬條漸漸圓滿丙戌登第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爾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即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業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便躭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眞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一曰積善之方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叙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論至精矣善有眞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為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也何謂眞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峯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為惡指惡為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

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迹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取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

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有一毫媚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

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言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此以善心

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民窮白晝攫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衞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矣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

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眞。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於呂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巖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巖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德。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

謂大小。明明德於天下爲大。明明德於一身爲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筯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筯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稾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告樊遲爲仁。亦曰先難。必如西江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脩。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銀。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鎭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乎。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十。竊謂種德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夫以舜之濬

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豔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禮又

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
人有親疏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
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蓋愛敬衆人即是愛敬聖賢能
通衆人之志即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
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爲聖
賢而安之也況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
正覺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舍天下則吾亦無明明德處
矣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圭璋故
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
成就之或爲之奬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而分其謗
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

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
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
善人常得謗常不能自完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
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
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人爲類孰無良心世路役
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
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
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
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
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
如痌瘝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

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
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
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
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
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
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
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
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
人之急始而强勉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
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
參贊天地何以財成萬物何以脫塵解縛何以經世出世

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
揚正法上報佛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
之君長與夫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
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
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
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
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何謂
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
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
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
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

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不可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一日改過之法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已而談其過禍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膜容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

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躭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媿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媿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被人覰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凜凜不

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沈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畏第三發一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作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

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即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以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

修咸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汚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眞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靜纔動卽覺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

之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証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讐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理無窮盡改過豈有盡時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麤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顚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二曰謙德之效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

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荅聞謗不辨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卽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于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接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

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啟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瞇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爲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卽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既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

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奈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處處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眞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陶祭酒望齡與弟

向時迷陋覗一科名以爲究竟或如海師妄認魚背謂是洲崖吾輩須大開眼目提起此身在公卿大夫之上勿令爲些小得意事壓倒卽前途有無窮進步地矣

高忠憲攀龍雜訓

戒貪享用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著一

苟完便壞自身享用著一苟完便安吾一生得此力最早

做靜功京師寄回　吾在此全靠平日靜功少年不學老無受用汝輩念之靜功非三四十年靜不來何者精神一向外馳不爲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靜而見道此等苦皆無之汝輩急做工夫受此口訣不然此事無傳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傳之子以身不經歷者言不相入卽終日言之如不聞也

爲長孫永厚書扇　朱夫子曰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須讀書朱子又曰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何謂四路頭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路頭須是一切斷絕養心

莫善於寡欲件件看破都沒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空明靈妙人品自高文章自妙此為善讀書之本

爲仲孫𣲖清書讀書樂因題其後　昔人有言閉戶擁書不羨南面王樂其樂讀書如此若尋行數墨而已何以見其樂哉

歸孝廉子慕與宗親子姪約

某中歲攖疾筋骨痿損血氣衰耗如葉之黃未風思隕任官之志無由而萌又審己量力自知甚明進則無用于時退或可以全志衡門樂饑丘園賁趾一農一圃沒齒欣然少年負氣嘗與人競今茲年已方剛事往心平憮然若[illegible]

緬懷顏氏不校之風子輿三反之義竊有志焉凡我宗親或有鬩爭他故則願克己抑情以理自遣其或致訟義不得爲之低眉折腰干謁長官一切事涉官司者耳所不願聞也長欲以義自處亦欲以義處我宗親敢懷二心乎子弟輩勤學勵行勉思自立至于進取義命存焉有以請託溷公者非吾志也吾于子弟願相成不願相徇也嘗爲之語曰父兄爲子弟生貪戀非達人子弟藉父兄圖僥倖非志士其共勗之

李忠毅應昇誡子手書

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

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裝田百畝至庶妹母已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稾簡籍好好銓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俟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陳幾亭龍正外書　摘十六條

戒揆兒　謂揆曰。吾向也好揚人之善。不能掩人之過。自喜與子貢同病。無傷也。四十乃大悔之。今汝專疑人惡。則心彌刻矣。斬稱人善。則口彌刻矣。行之不悔。非人也。久而後悔。何如夙戒哉。

書畧兒扇　畧兒年十二。以扇請書。問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語。逐句遵依。兄弟姊妹。從不爭鬬。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合家歡喜。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惜。不輕怒罵。物物愛惜。不忍破壞。此名惜福。惜福之人。自然壽命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讀書時節。不帶白相。白相時節。常帶讀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科名易就。

書從子日大扇　晏安酖毒。不可懷也。明智尊偘猶用爲戒。何況資適中人。位居蹇塞者乎。昔溫公言學問莫如誠。劉元城請問其要。曰。自不妄語始。今吾且卑言之。治舉業。治家業。皆莫如勤。勤有要焉。自不晏起始。若令歲歲晏安無異。日日飲酖嘻。有毒而甘之如飴。人必嗤之。我特不聞耳。紅日高眠。畢竟何味。悠閑莞簟。了當此生。念之令人長太息。

第四姪臨字日大說　古八元之初。季曰大臨。臨。大也。人奚自大。幹蠱而後大。天下之蠱無窮。而能幹則皆歸父母。非沈默志士。孰與幾此。吾觀臨也訥於口。而志不甘下人。其將使若父之世日大。以無負命名之初乎。才非必殊高。惟勤則進。智非必殊慧。惟虛則通。不勤不虛。雖高且慧者。

猶將失之也。若父命名以臨。汝思義以蠱。

困學全得父師之力。　吾十一二歲時。性喜仙佛。時時言欲學長生。又或言欲作和尚。大人時治句。一日偶聞之。怒甚。然不加譴責。但自恨曰。吾爲人無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兒。可奈何。且曰。兒爲此言。不過避讀書耳。歎息竟日。余惶駭不敢復言。十四學時藝。下筆頗殊。遂自喜不朽之業在是矣。研究者數年。復分餘力爲詩文。莫不靡然自喜也。二十六七。乃有志經濟。捃剔史籍。然未有真得。試既屢蹶。三十餘失怙。境遇益苦。乃猛然自恨向來舉動乖張。全繇不學之故。痛自懲創。改除習氣。雖性命未有真見。事不循理者。知所戒矣。三十七八。吳師與梁溪先生同在京邸。朝夕相晤。覺向來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恥。則吳師提醒爲多。四十餘。復謁梁溪先生於其家。有所聞而尊之。遂曉夜思之學之。而至今彷彿也。微二先生。吾幾于困而不學者夫。

木梳匣　先慈年十七歸先公。于時風俗淳樸。彼此皆士庶家。吾年五六歲見吾母有木梳匣一方。蓋奩具也。中有小黑角梳一枚。嗣後屢膺封典。而自一冠一袍一束之外。終不增設一綺服華器。此匣與梳。初攜至魏。再攜至句容。又攜至南都。又攜至楚。又攜至蜀。仍攜歸家。年六十九而終。今供靈座者。猶然此匣與梳也。子孫勿忘此意。且宜數數向婦人道之。然又有說焉。婦德之儉。或因養福。或以佐

君子之廉或以垂子孫意皆至美然猶有為也性與儉安服華不適則無為而為儉出于自然者也德有以不察為至行有以無意為神禮男子二十可以衣裘帛余兄弟十八九時寸寸皆布吾母亦不知禮之當如是也率性而中禮 俱家載

課兒程說 御之善凡駑可以致遠不善上駟或屈焉夫善御豈獨以法哉有愛其馬而惟恐傷之心王良造父恐傷馬者也帝臣王佐恐傷民者也明師之善育人才恐傷其子弟者也若忽而漫焉操切忽而頹焉廢閣心之忍矣功亦何存

耐近壽 揆年十六七謂之曰情性須耐煩不可輒生暴

躁容止須耐看不可驚閃變更榮辱毀譽須耐受不可傍徨動心居處交遊須耐久不可喜新厭故種種善耐則天與歲月亦耐承當仁者壽惟任者耐處約樂故爾

用功 目前延緩曰今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倏成歲年若能發憤之人其工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涉獵曰不為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發憤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前尚是習二十後便成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哉 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頃頭涉獵便色色灑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效為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 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泛不根全無一點為己意思或逞其記誦或恣其臆見縱或時時發問長者盡心譬曉彼唯諾如流更端不歇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泚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証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為貴以默想為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往示人則未

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今古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挨編月日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隨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閑談者霄壤矣 有因子弟試劣詬怒不休予聞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媸也文媸者平昔不憤不專不恆不虛之故於試日何尤覩試牘而不樂見之晚矣況迨其鈍而譴訶之乎向來何為此時方覺為父兄者但少佚遊專教訓子弟習見習聞自然向上倘有未喻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端藝文常進至於試牘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也譬如勤農耘耔本在春夏特田畯于秋到觀成耳其常則勤農禾肥惰農禾瘠其變則勤或獲

寡悄或獲饒可執此分褒誚耶子弟果能好學其誠懶工固可喜拙特偶然拙而倖得賴在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倖得宜加以勉勵或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譴訶甚不情也又無益也何如慰藉興起後效可期識是道為賢父兄體是意為賢子弟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鎩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于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

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鮮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日超然者益無幾人勞倍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若真心發憤勤限作文在家恐有事分心不如出外若掛名讀書晏安度日出外越無人拘管寧可在家此因各人性情不同病痛不同我亦近來悟出不如出外者常病也寧可在家者奇情也全在識而治之勿聽子弟自誤

在家息關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勤者為上智躁而惰者為下愚一切中人則皆躁乘於勤懶乘於靜若性不耐閒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為宜若性原悠忽全賴警策鼓舞悄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必有益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懶於馳騖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酬日新不腐麗澤之悅不可言喻雖有慵懶之性亦當油然並興只為趨向才華兼長難得誤延為戒孤陋是甘有十耶方有五桂業之難進豈獨汝曹罪耶

懶人多病止因不立志既為舉業便是日用事體須打起精神日日有功方得心中快適心者氣血之主也快適則飲食夢寐皆有趣味氣血自然和爽若耽懶無功雖覺便逸素聞父師提撕本心豈能盡蔽宵眠晝坐忽忽如失介介不安此一點不安念頭為鬱滯為焦煩鬱能損氣焦能耗血安得健旺故舉業雖小事其以立志為主與學道同志則意興鼓舞亦能稍自振拔所患未必

可長然勝於索然無興者從無一日之振拔也俱舉業素語

範家集畧卷之五目錄

錫山秦　坊表行輯

說範

諸家彙鈔

司馬溫公　胡安定　陸放翁

朱文公　陸文安　方正學

邢僉都　薛文清　王文成

敖東谷　沈文端　祝氏

胡師蘇　趙忠毅　李文節

鄭越渠　張太史　許稚則

陳幾亭

羣書彙鈔

讀書鏡　長者言　岩棲幽事

規家日益　教家類纂　厚生訓纂

省躬長語　保合編　小窗清紀

教家要畧　衡門錄　醒世錄

醒世良言　草木子　景行錄

自警編　勸學文　求子祕訣

餘冬序錄　龍舒子　鶴峯雜著

省心銓要　太[元]堂錄　農田餘話

拯壯錄　昨非庵三刻　宋賢事彙

時見錄　嘉言便錄　感應編

青箱雜記　道廣集

韻語附

沈休文冠子箴　劉彭城與弟虞　魏伯起枕中篇

白香山平婚詩　又悲哉行　李公垂憫農

聶坦之詠田家　范平章曉從子　黃文節誡子弟

張簡肅有感作　彭東峩童訓

附錄　守恆子聱博文　河濱迂叟勸施迂譚

說範小引

士大夫家子弟。自六七歲授書。至十五六。率皆握管成文矣。此十年提命。一生根柢也。惟先入之言爲主。十年而熟聞道德之說。後雖有蘇張之勢利。不能入矣。十年而熟聞勢利之說。後雖有孔孟之道德。亦不能入矣。此表行先生九諄諄於說範也。父兄之訓子弟之率。惟在朝夕之浸灌滋潤而已。子輿氏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茲說範之謂歟。

冷溪成梁識

諸家彙鈔

司馬溫公家訓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　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今貧。或昔貴今賤。遂至負信棄約。連年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方定議。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仁者猶見而瘞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毀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

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溫公家範曰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頃見一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最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于身夜則置鑰枕下病甚將絕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求鑰不得憤怒而卒子孫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雖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公庭以爭嫁貲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

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弗求多餘多餘鮮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粗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

漢世諺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胡安定瑗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陸放翁游曰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爭訟況官行關節吏取貨賂或官司雖無心而其人闇弱不明爲吏所使亦何所不至有失而後悔之固無及矣況鄉里間所訟不過侵占地界逋欠錢物及凶悖陵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若能置而不校尤善古人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爲哲真達識也

朱文公家居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物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陸象山九淵曰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

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幽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誶罵聲也惡也飲食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方正學孝孺曰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次以樹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邢僉都宥曰祭禱一事謂里無良醫市無善藥不忍坐視勤于祭禱以紓愛敬則可若謂鬼神能生死人則萬無此理

薛文清瑄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

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又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乎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不有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男女之情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適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王文成諭俗編曰婚禮或以擇婦宜重於擇婿余以大戴禮考之其畧曰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則子

孫慈愛孝悌不敢淫暴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豹生而有貪戾之心無養乳虎將害天下是則婦與婿之性行俱不可以不擇也故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婦與婿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止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婿苟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而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孔子曰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此可爲擇婿之法矣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財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歿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仇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呀可戒哉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仇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子孫亦蒙其庇乎

敖東谷英曰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之情眞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龍江沈氏祠堂生忌單引曰記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而鄉俗則更爲酒食以伸其哀慕而

爲之丘壠或即於廟而此喪之之道也今之人類有行之者亦僅僅及考妣而已而自祖以上則略之嗟夫由祖父遠吾高曾而至吾僅可知之祖雖世代有疏密而一脈之相屬與罔極深恩無二也奈何于父母則知忌而自祖以上頓不能以一杯潤丘壤耶亦何忍疏別若是矣人情於其所親暱爲酒食相徵逐歲不知凡幾其諂事淫祠與非其鬼之祭又不知凡幾然不以憚煩也忌之祭歲僅一舉顧在可已乎且其爲酒食相徵逐與非所當祭常不免奔走之勞不可窮之費忌之祭歲僅一舉豆觴魚菽耳孝子慈孫寧靳此一享之費而使吾宗祊一氣有若敖餒而之歎乎吾知其必不然誠慮有遠而忘之者忘生於不可知

不可知則雖有其心而無可自盡於是有飲食燕樂適值吾祖先之忌爲吾上世先公所呼號擗踴之日者而其子若孫反以行樂如路人然各悲各矣了無相關皆由不可知之誤也非有意惜此一享也予先是宗譜未修知不免於斯誤乃歷考先人忌日序刻爲單附以生辰揭諸祠壁用惕示子姓勿忘而申著其義若此其更有一二難考者吾今猶脈脈繫念矣

祁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於

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遜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胡帥蘇曰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產之小利溺婦女之私愛爾不知財產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如後漢薛包隋牛宏彼二人者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也　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雖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與久處矣　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爲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强者不畏理姦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之事小便合忍過去寧我讓人可也事大或質之官府告之親友辯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到十分不肯退步容忍則愚者終不明强者終不屈姦者必百計求勝或有理翻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此亦處事者之法　婚姻乃夙緣一定自不可改所遇

貧富貴賤不一當隨分安之或嫌貧悔盟或恃强奪愛均於天理人情未安倘事質於官徇情曲斷是所成供案即爲彼代作離書也最損陰騭必遭冥譴不可不戒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鬧人來告愬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即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　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撙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爲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遽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

因彼事勢窮蹙，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所宜深省。

趙忠毅南星曰：世道衰微，士大夫惟不知有理義，其所以教子弟者，皆飽暖之計，往往讀書爲文章，乃終其身無一理義之言，亦可憐也。而女子爲甚。凡民無論已，生於士大夫之家，素不聞理義，而所適者又俗人，華衣溽食，或乘魚軒被象服，得意愈甚，容貌愈妍，愈爲不幸。何則？享厚而德薄，容美而心醜，不稱之極也。夫生而爲丈夫者，不聞理義於父兄，或聞之師友，女子則無從而聞之，如蛲蛝出於糞丸，不知有蘇合之香，豈不甚可憐哉。

李文節廷機燕居錄曰：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歿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于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陵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歷翁源，余爲索文，憑於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子弟爲卿，季孫異之，況爲政而用者乎。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慍，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夫馬，辛苦淡薄，至於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矣。

鄭越渠令婺源曰：劇戲靡錢，猶小節也，最可惡者，壞人心術。其初本以感人易入，寓有勸懲之意，而今則淫辭媚舞，導欲增悲，豔色巧妝，喪心奪目，則亦何益而用此輩耶。

張太史鼐曰：吾家卻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許稚則令典曰：父黨無容，母黨亦然。外甥柬舅父稱愚甥則文，稱子甥則不順，惟稱一甥字爲當。子於父只稱男，親姪於親伯叔只稱姪，親弟於親兄只稱弟，或加行於上而

己天下有愚男小男乎則愚甥小姪之非明矣惟妻黨稍輕婿於外舅稱愚甥亦可

陳幾亭 龍正 遵先錄序曰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然其進說於唐高宗也以忍忍有拂於中堅含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爲至和之道自然爲至百拂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自操此道耶使舉家之人意時時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發一世猶難況九乎故公藝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强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析而自和先公少空乏及仕宦更以祖存五夫之田悉讓弟今遺田數頃皆三十年俸餘及家慈荆布蔡羹銖累之者先公身以讓教垂歿微言曰汝兄弟自以讓分既葬

遵先志請毋命而析之族人外戚翕無間言顧獨不得以甘毳一日頤先公而空潔醴粢永薦於几靈悠悠蒼天痛何云哉痛何云哉栟閒訓其子婦曰兄弟之生蔑弗和者婦人入門異姓相聚漸啟乖爭其說甚嚴而旨何疏矣男子而惑婦人豈盡婦人罪或秦越而吹塤篪異姓也乎哉且夫迹交則易激情眞則難間交遊且然況同氣乎過則和以誼規平居則如一人拂其安開忍其安用姑拂而姑忍之是含慍而迹交也於是婦人浸激以私而乖成故主於忍則婦人能敗之主於和則婦人將化之開之言毋之所以誡女也若父以教子翁以責媳其謂夫綱何樂同居者上哲也果於自私者庸衆也慕義名而不適忍之謂也哲夫千一焉哲婦萬一焉知忍不如和强勉不如自然則知析不必不賢於合我子孫克世守先公之教節曰昔之義門以忍合今之義門以讓分可哉

學言曰魏元成恥君不爲堯舜堯舜何以爲爲之於人倫爾其于巢刺妃事豈所謂徐徐診兄者哉他雖事事匡救然大惡已成而歷世女禍植其根矣　孩提有習心焉其愛乳母也甚於愛其母乳母視之疏毋縱其欲母視之飲食動起必事事抑之孩提亦喜順而厭拂也好佞之習中人綦蚤矣然孩提終不遠母及其長也而遠法家拂士習日深則性日迷　女子以順爲正丈夫以審於所從爲正女子以殉節爲至丈夫以見幾而作爲至

鄧禹子二十人皆教以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略也哲哉天下漸平奇偉倜儻無用傳以孝謹足使牧民佐治而保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略使子孫飫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爲逃房遺愛之覆宗亦元齡之素訓未如禹與

儉以自奉不以事所尊自奉雖極菲惡也猶以爲宜朝祭則事君與鬼神也故盛服非以飾身敬其所接也晏子豚肩濯冠知儉身則忘君親矣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充之君子有二惡嫉人所能惡也形人所不能惡也能則若己有之不能則舍之　樂周人者自奉必

薄於身者惠不及其親。

外書養生所主曰。養生以飲食爲主。飲食以水穀爲主。水以潔爲主。穀以精爲主。其他酒殽以淡薄爲主。愈醲郁愈肥甘。損多益少。朔望舉家宜食齋素。使腸胃中隔半月。則淸虛一番。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葷。夜則淸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沖淡去肥醲。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或素粥或藥糕。如此長守。可以少病。若恃服食藥餌。雖至平和之味。久服必偏。曾粘一聯於內室云。長淡其奉。以厚吾生。病軀宜守此。又爲養痾喻曰。潔於水。精於穀。淡於酒。薄於肉。可淸氣。可釋慾。可寧神。可養福。逸其心。閉其目。省其口。時其足。撫鳴松。對修竹。舒布幃。棲木屋。微納涼。多乘煥。衆易供。安吾獨。嘻。富貴眞浮雲。眠中悟無欲。默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健來春煖或淸秋。且悅名山看樵收。

書從子似木扇曰。體察於人倫。覺得意氣不除。親疏皆扞格。私心或存。語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太虛爲體之人。懸想乎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動好勝。一事到手。思占便宜。久之惟務責物。全忘反躬。形骸嗜慾。盤據而爲之主。終成一極多渣滓之人。大抵眞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掛名求道。心與事分開兩截。

齊家。○家人皆以情勝。長幼嫡庶。幾許參差。我之用情不齊。則家人之心皆不服。不服則不能齊矣。我有父母。見我之用情不齊。則心懷欿欿。俯之不能齊于家人。仰之亦不能齊于父母。故總曰齊。

英明難久。○累盛之族。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衆譽歸之。衰象萌矣。

至昏不待欺。○僕之欺其主者。爲不善。必蔽不令知。猶畏其覺而得罪也。主之昏未極也。至昏者。以最惡爲賢。以所行之最狂悖者爲是。事事令其主知之。奉令而行。使掌禍者無從控明。受其中傷者無從摘發。則主之權。皆爲僕所用。至於惡盈怨極。不與僕同敗不止也。此與受僕欺而不令知者更相萬。覆家喪邦均此也。

七出難行。○天下無無敝之法。聖人創制。亦無無敝之禮。如婦人七出內一條爲無

子。夫出必文其名。令可再嫁也。以無子出。則天下誰復肯娶此婦乎。況婚姻古人所最重。觀六禮之備。臨之以祖宗。命之以父母。進門時何等不輕。出門時豈得太易。必須性行不良。乃可捐棄。若命苦福薄。正宜矜憐。無子乃婦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妾生子。有何拘礙。而必逐之爲快。宴爾新婚。以我禦窮。此葑菲荼薺之哀吟。聖人所以見錄于國風者乎。古時七出禮行。則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徇慾棄妻之事。近代七出禮不行。則妒忌悍戾之女子。亦有絕人宗嗣。衰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敝。男子貞智者。猶有法以通其窮。古時之敝。婦人泣血摧心。而無可奈何也矣。擇害莫若輕。寧從今。

財字不難覷破。○財者人生所用耳。無緣

著愛於心。愚人因其有用。遂愛而藏之。因愛之。遂藏而弗用。然則藏之何爲。思之思之。當亦自笑。豈果照妖之鏡。斬邪之劍。起死之丹。有利於身者耶。知此。則貧何必貪。富何必吝。　財字又難覰破。○財所以爲用。不用則與無財同。然用非奉身也。世俗看財不破者。既欲藏之朽蠹。而看破者。又僅自奢其身。一關及物。仍復靳惜。以此爲看破。其盤溺彌深矣。　慳儉。○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慳是嗇於施與。儉是薄於奉身。奢是厚於奉身。慷是喜於及物。世人認慳爲儉。認奢爲慷。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殮具。自奉至薄。然膏腴千畝。以贍通族。慷慨無以加。東坡切百文爲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

金臨化焚券。眞儉之人。泆然不慳。蓋己身既不屑過享。多留何用。卽爲子孫計。使之不貧足矣。何苦貽以損智益過之資。古來大英哲厚自奉養者。惟郭汾陽當時或別有深意。次則謝安石。風流所宗。宴賞餚饌。動費百金。雖功德隆盛。不妨有此。畢竟亦豪邁之過。設令當年將此餘貲。周恤鄰黨。東山韻致。豈不尤高。　澹泊醇麗是盛。○家世澹素。繁華者出焉。敗也。世用繁華。得澹素者。盛也。苛察之家。生醇麗之子。昌也。其反是替也。濃澹性成。不繇物力。石崇王愷。業不豐隆。不移其侈。孔明桑田。復令十倍。澹泊自若。子孫慕效。恆必繇之。其于醇澆昌替也亦然。惟張湯生安世則不可得而問也。爲父不可爲湯。爲子不可不爲安世。

率眞。○人第一要率眞。率眞便無渣滓。無曖昧。爲學方有眞實得力處。公孫宏布被曰詐。司馬丞相布被曰儉。聖人蔬水曲肱。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細。有時亦止一味。率眞也。俗子奢麗既不足齒。而儉樸恬淡。又生出種種病來。或飲食服御。一切從儉。而作家黷貨。如饕餮。對人則滿口清風。律身則滿懷汚垢。此是機巧人。豈是儉樸人。或雖不妄取。而家之籝有。深藏若鍵。令果恬淡。視己物亦應稍輕矣。何必愛惜乃爾。此是吝嗇人。豈是恬淡人。恬淡與道合。儉樸與道近。吝嗇與道畔。機巧則道之賊也。機巧以生爲幸免。機巧以死爲游魂。可不懼哉。奢麗君子所深惡也。以奢麗爲率眞。固不可。貪夫妝道氣。吝夫享道名。亦安能使奢

麗者革心而易行乎。雖使終年閒靜。長做工夫。畢竟做在甚處。　安親不可避嫌。○親生求悅其志。雖竭力不爲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至情自不能已。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賑濟不必慮富名。○或曰。慷慨捐濟。富名歸之。得無累乎。曰。晏平仲浣衣濯冠。通國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文正俸祿千萬。大賑貧窮。臨歿無以殮。畧慷慨則不富。愈慷慨則愈貧。義不聚財。自然之勢。觀人性行。便可信其囊槖矣。豈有竭力宏施。而人反疑其富者乎。且害人則不顧人怨。救人則畏人疑。亦顛倒之甚也。人爵之士。本無拘束。誼當倡纙。天爵之民曉此機關。理宜響應。

內相○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即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於靡費莫非貧相凡近於驕蹇莫非賤相不於其身亦于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于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高科能文爲不幸○伊川先生云少年登高科不幸也似有激而發所謂不幸不過敗度損年然居官清慈居鄉方便事事利物語語益人惟顯者能之則蚤發可以增德發後不必斤斤搦管一意躬修與經濟實事神有專用則早發可以養身苟存茲意何患登科若願侈志得損人自肥流毒衆庶貽禍子孫或縱情花柳聲歌取樂目前天年暗天如斯者不如終老呫嗶猶可不益其惡也雖令中晚登

科亦爲不幸朱文公十九登科道明德立孟郊登第賦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其年蓋不少矣得意輕佻無異一字不識者未幾殂喪識量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惜哉此無他生平志不立也立志在未發以前則不憂既發以後伊川先生又云高才能文章不幸也益知其爲眉山發矣然眉山自信道不篤耳文才無罪高才能文章孰如周公又孰如孟子道以之著豈害道耶且任是絕世高才專力於文自喜有餘專力於道自見不足才如顏淵亦至高矣既竭以後猶然未由龍門眉山則眞覺綽乎餘裕欣然自得無他道之事大文之事小也天幸而與之高才最不當以文人自命返其聰慧收其才華日爲復性之事將覺皇皇不給及其有得舒而爲文庶不負天賦高才之意程子之言欲使人識其爲不幸而善用之耳

訓兒俗說○童子先入之言爲主予親驗三事十餘歲時見了凡先生訓兒俗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完勿攙前插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且兩聲雜亂使聽者亦不分明又一條云凡食肉菜等物從面夾取勿用筯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爲可厭又一條云凡涕唾須於僻遠處舟行則唾水中餘條尚多偶於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不敢犯又中一條云髮必自櫛若使人櫛是兒童時便習驕蹇懶惰之態也此一事則至今愧之

父兄之惑○身爲婬邪見子挾妓無不拂然怒愛身之智不及愛子夫何故

治

生通於學○俗子治生精明之處多是刻覈厚之處多是昏若能瑣屑不較而不失精明涇渭了然而務從寬厚雖曰治生抑亦通於學矣

貧非盡賢○貧者多高富者多劣此其大凡也世間有家業日落未必賢產殖漸滋未必不肖如公子荆日增一日勤儉所致無損於品顧有品人自不至太富富則能散之若汰侈成性妄取過費入不供出隳盡祖宗之業彌彰其不肖耳豈得自附於灑落以不問家人產爲高致耶

士品不論形迹○貧士不執一業無以爲生即爲工商賈何害言必信行必公操市井之事絕市井之心工商賈眞士品矣若夫避市井之名則曰吾於其事未之親也而奇贏詭詐特甚欲避而卒不得避未嘗

絕而妄言絕之斯士也則究竟一工商賈而已矣而又加賤焉　子弟何與人事○欲善天下自善其身始成就天下自成就其子弟始至情所發固有端焉謝康樂云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除是猶富貴人欲移四方之奇石嘉卉於園圃也坦坦大公文之以私顧與天然遠矣晉人但尚致語往往不關情至

出言二十擬○惡莫大於言人之非擬用隱規所失俾令自悟擬用微心誠愛之願效以忠告擬用巽彼以誠來問擬用直有言問而不善聽者所問有不可荅者擬用默不可荅而不容不荅擬用權恥躬不逮擬用訥便便乎庸言擬用謹談道論德擬用確片言居要足以折衷淆亂擬用

約揚人之善德業相勸使聞者樂而不倦擬用切時哉艱與危言擬用孫侍於尊長擬用徐當人盛氣之會擬用婉與人期信擬用義代人傳述擬用達誓師諭衆擬用詳撫愚賤柔強梗擬用溫修辭詔來世擬用誠養於未發自然咸中其節擬用無擬　改過說○矯枉過正古以為戒正則不可過也若夫病起養攝當使形神過於平時少年多失之人悔而刻勵當使過於常輩過乃得正耳色荒致損覺須外處肥甘致疾覺須茹素放利賈怨覺須焚券鑽核持籌覺須博施陵物得罪覺須折節令悔過之後去其太甚僅比平人求足為覺悟也故改過之勇千秋推周孝侯

大惡與過異○天下有不可悔之惡三不可贖之罪三曰弒父與君曰淫行瀆倫曰妄殺人或曰苟若是如絕自新之路何曰方其為之固已絕於天矣彼自絕也非或絕之也是故惡與過異可改者過也大惡何可改也大惡而可改則劉總棄節度使削髮遠竄足追其弒父耶且令長平坑後白起有悔心亦復何益人苟不犯此三條何過不可改故或盜賊而至名卿相或強戾而為大孝純忠奈何曰吾業見醜於人輒自棄以益人之疾遂以戮民終哉

飯僧解○乞食募緣本為忘相然是立法大滋窒礙人人不耕腹尚自餓誰施僧食人人不織體尚自寒誰捨僧衣其濫觴也貪婪之禿實情放利借名勸善方且為已造孽反云代人種福世間乞兒最掌賤鄙何獨禿子乞哀自居

本分愚氓見慣亦以為宜每見賦性慳吝者逐事皆慳作佛事偏慷慨天資刻薄者待人皆刻遇和尚何周旋只是為彼所紿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盍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窮困同可憐憫豈緣剃鬚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為大生廣生佛若作此分別豈非至愚極陋萬分無理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端而忍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疏之也又如慳夫刻子入會放生病類齊宜恩及蟲魚不慈同類推其受病況復殊根彼止不思顛倒輕重今乃算計取此與彼曾有為善而容算計者乎推是利心淡入膏肓若能逆推依然成順心順是利事逆奚利

自審所以喜〇子弟榮進父兄有喜心理與欲與曰審其所以喜之故爲將造福於世而喜是理也爲家可肥權可崇而喜是欲也凡事莫不有善惡焉意在於勸善懲淫則鞭撲罵詈皆善也祈利於己身則齋戒沐浴皆惡也惡事有善心善事有惡心況喜子弟之榮進其事固未屬於善惡者乎大之爲攝行相事之孔子小之爲捧檄之奉高據其形迹何別常人君子自審其意而已矣以上並幾亭

羣書彙鈔

讀書鏡曰黄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半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勌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毋見豈貳柒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莪蘇必不能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諛諂面諛者且恐轉爲下石衷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充]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秖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

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噫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癡淚正不必如霰矣故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眞可謂具身後眼者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于繡座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鬬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

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遇於途則恥下車。鬩於牆則思角訟。結異姓爲弟兄。迎讒夫爲上客。家衆操戈。野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弟王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illegible]腹上。令溺己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宣和間。苡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

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違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多慘酷遺孤。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篚之志。安得福祚。兒禍幸矣。閨家以盧絜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見。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狃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飢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裹襦執生殺矣。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刃鋸。冤著市朝。祭祀絕。門庭蕪。而怪且畏者曾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噫。危哉。長者言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兩字。則讀書定不淡心。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凡奴

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岩棲幽事曰。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通世事。

規家日益曰。書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爲鴞爲鴟。蓋婦以治內爲職。所謂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者。若干預外政。陵駕夫子。豈非晨鳴之牝雞。長舌之鴟鴞乎。家道亦從而不振矣。愼之愼之。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弈之事。得以誘其失德破家。則拘束之嚴。其出入。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況拘束既久。無所用心。私下密爲不肖事。與外遊何異。不若

出入程以時候遊接皆是端人其事之不肖者耳聞目見自能識破或知愧而不爲即漫爲之亦不至樸野蠢鄙全爲小人所揺蕩矣。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紿女家則曰男富紿男家則曰女美近日尤甚紿女家則曰彼不責備紿男家則曰彼有厚遺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夫婦反目至于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至于爲婚姻爭告者蓋緣議婚之始不立婚書止憑媒言或小禮爲定亦是一大不美事婚姻之家宜謹始可也。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

三年示民有終也爲棺槨衣衾而舉之陳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宗廟以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如此則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孝子之事終矣君子之于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冊不可悉載。　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俟善地至終身不葬焉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福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不加修爲而顓謀人之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化之權豈理也哉故昔人有詩曰風水先生慣脫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定有王侯地何不搜尋葬乃翁。

教家類纂曰裴晉公訓子語有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黃山谷亦云四民皆坐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出羣者使當名世故周公謹兼取其義扁其堂曰書種。　宋應俊曰尚書楊玢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公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光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王侍講逵曰貴族大姓爲富不仁福已盈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

厚生訓纂曰欲去病須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須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人家不可一日無常業安閑便易起蕩心。　厚葬固人子之情衣衾棺槨已覺無益況藏奇玩金寶於其中耶鮮有不爲人所竊掘者矣古今前車可鑒者甚多故曰未歸三尺土難保百年身既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墳可味可味。

省躬長語曰爲人父兄者一有貪鄙之謀是誨子弟爲盜也爲人夫主者一有褻狎之態是誨婢妾爲姦也。　正家之道當痛絕雜閑女流不可聽其私相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向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求

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為賊之導或為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明徵君子宜有以待之矣。人之處家也言不足以示信行不足以樹準使妻孥無所憚而馴至於有犯焉宜閉齋自訟可也顧乃震怒而欲懾服之不啻過矣

保合編曰博與弈乃貪心殺心癡心嗔心之變理也於事雖小害道則大人家不肖子孫墮其窟窖至於敗蕩家業喪失身命者要皆一念貪癡之心有以溺之耳少年人尤宜讋戒。黄白之說固有是事乃大福德人鬼神欲資其了道故以畀之亦非資其富貴也世之碌碌者妄意希冀信丹客虛誑而迷戀不已然不知非求之所可得也況得之未必能享耶借使有之彼丹客者豈不自珍祕而肯輕以與人耶其不可信明矣故俞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衫破布裘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些養自身又滁人魯訓導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吾見世之惑此而敗家喪業者不少矣噫

小窗清紀曰讀書須求良友參訂互考大助性靈譬登山臨水必須結伴與之嘲風弄月則得眺覽之趣又如禪門闡教必須對參與之更端發難則得宗風之趣但求同方合志之徒壎篪和響蘭芷含芳此是三界九埏之間第一極樂藝彼羣居終日妙舞酣歌如鬧市狂人此復何益

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

教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蝟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恥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多矣可不戒哉。南宋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驍衞將軍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君子以為名言

衡門錄曰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弄術數是殺子孫的毒藥。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為最若戒是二者自能尋向上去餘皆不待戒矣

醒世錄曰娶婦不求良配而扳豪門之婦勢必傲其公姑嫁女不擇賢配而貪貴室之郎勢必矜其姻婭本以求榮反以招辱

醒世良言曰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草木子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

以多衰門也。

景行錄曰觀榱興之早晚可以識人家之替興。

自警編曰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求子祕訣曰小兒每每有擒捉蠅蚋螟蠓之類或投之蟻聚或擲之蛛網孩幼無知以資戲樂父母喜而不禁乃至傷害種種微細蟲豸雖以盡言皆天命因不可不戒。

餘冬序錄曰苦之爲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

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苦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易處苦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飧冰齧蘗絕嗜欲戒遊逸而不于便安是圖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繭躬盬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龍舒子曰殺生以資口腹婬慾以喪天眞一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婬慾多是二者更相造罪也。

鶴峯雜著曰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況父既歿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歿而名可更亦猶父歿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質能勉於是得不爲疏於禮者告邪。

省心銓要曰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

太元堂錄曰語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爲甚余亦以爲好色之禍固大而嫖爲尤甚蓋婬娼賤妓塗抹脂粉倚門獻笑無非陷人鉤餌一入其中雖甚黠慧亦將膠黏漆濟而不自知迨其家貲漸耗釁稾漸傾而此身之棲止漸不能容則疇昔分梳破鏡翦髮然肌者竟成陌路甚至染惡瘡耽弱疾使其身爲無禮無義之人而人皆輕賤之者卻由此一念之差耳故色荒之訓書有之冶容之戒易有之而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者詩有之少年子弟亟宜猛省。

農田餘話曰眞文忠德秀云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

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
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
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爲之
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
其親求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
拯壯錄曰趙飛燕譖班婕妤好咒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
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
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
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
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昨非庵日纂曰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

閻立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
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
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
此法
日纂二集曰繆形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
弟遂求分異形掩戶自撾曰繆形汝修身謹行將以整齊
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復
敦雍睦　又曰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
止緣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
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日
宜深思之

三集曰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
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事事苛刻討便宜凡損
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
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宋賢事彙曰呂源明希哲正獻公公著子也以蔭入官正獻
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公猶滯莞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
正獻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殆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
也毋申國夫人聞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時見錄曰謝瞻見其弟晦勢傾朝野乃言於宋公特乞降
黜以保衰門後晦果以謀反伏誅顏延之見其子竣貴重
驕傲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後竣卒以怨謗賜死二公之於

子弟可謂知之眞見之早矣而卒末如之何者勢不行也
此晦之所以終有愧於其兄竣之所以終有愧於其父歟
嘉言便錄曰有一士夫性泥風水博訪數千里外有精青
烏之術者力致之使覓一佳地以葬其父動土之日術者
夢一神人責之曰是人將有天譴而汝敢爲彼得佳地汝
不中止吾殺汝矣術者驚寤遂託言家有急事報而別因
私訪其鄉人曰某平生素行如何皆曰里中之謹愿人也
又復訪之則又告曰是人亦無橫但聞彼官某處止爲某
一事故其家遂富術者心歎曰豈鄉里之譽固不足以贖
此罪乎然終畏前夢而去去十餘年復來急詢其家則家
已無有矣里人語之曰自汝爲彼得地之後汝幸而別去

其子隨與土氓爭此地誤毆一人死子論重辟家財費盡某亦復以憂死今其居屬之他姓矣嗟乎心田一戲縱得牛眠馬嘶之地反速降殃召禍之階耳人乃舍心地而談風水乎。

感應編曰。大觀中。劒州羅璧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每以前程事默祝。一夕夢曰。子有罪宜即還鄉。璧曰。璧平生無過。願告以得罪之因。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爾。璧曰。家有兄弟。罪獨歸璧。何也。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璧既寤。悔恨束裝而歸。同舍者訝之。璧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今人惑於葬師之說。惟欲預圖後蔭。選期卜地。延數十年不葬其親者。尚其以羅璧爲鑒哉。

青箱雜記曰。吳處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作事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寡營。四也。不嗜殺。五也。爲善不求人知。六也。耐忍。七也。不厭人乞假。八也。喜人規切。九也。常自知非。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無作好作惡。十三也。不談亂。十四也。夜臥不便睡著。馬上不回顧。十五也。不談閨閫事。十六也。作事周匝有終始。十七也。不忘人恩。十八也。揚善掩惡。十九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一也。不忘故舊。二十二也。能損己爲利人事。二十三也。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四也。能惜福。二十五也。受享知慚愧。二十六也。語言有序。二十七也。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八也。不嫉惡衣食。二十九也。不面訐人。三十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一也。不念舊惡。三十二也。常思退步讓人。三十三也。盡心爲人謀。三十四也。受謗不急自解。三十五也。精信因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未全福祿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己相。

道廣集曰。空青先生論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禮義。一也。子孫知稼穡。二也。斗秤平準。三也。每聞紡織讀書聲。四也。少興造。五也。六婆不入門。六也。不畜優僕。七也。和睦鄰族。八也。門多士君子。九也。早完官稅。十也。庭除灑掃。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重師傅。十三也。宴客有節。十四也。

無長夜飲。十五也。不延妓女至家。十六也。不狼籍用物。十七也。女人不登山入廟。十八也。居喪循禮。十九也。交易分明。二十也。祭祀必恭敬。二十一也。卑幼凡事稟命家長。二十二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三也。閑人謙婉。二十四也。家人多服布衣。二十五也。不喜鬬訟。二十六也。不信禱賽。二十七也。不聞婦人聲。二十八也。不聚坐談謔。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寢興以時。三十一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二也。童稚能供應對。三十三也。無博弈戲賞。三十四也。舟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五也。婢僕不搬鬬是非。三十六也。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眞訣也。

韻語附

南梁

沈休文約冠子箴

敬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縣。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劉彭城孝綽與弟虞一章

一邑非上郡。徒然想三馮。余慙野王德。爾曷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北齊

魏伯起收枕中篇

伯起因子姪年少。爲著枕中篇誡之。其詞曰。吾曾覽管子書云。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削趾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illegible]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迷。蓋乘之而靡恤。嗚呼。處天壤之間。勞生死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至。於是乎驕奢作。危亡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舒也濟世成務。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脣挑舌。怨惡莫之前。動名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橈。遊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而謂寒。包嶸塋而未足。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沈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審道而行。量路而止。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有一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燕或蹲乃喪其貞吉。

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或失。鬼執彊梁。人囚廷徑。幽奪其魂。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如枝。望暮而萎。益不欲多。利不欲大。惟居德者畏其甚。體眞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

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左右。

唐

白香山 居易 平婚詩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姝。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眞珠。幾聞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坐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如何。

又悲哉行

沈沈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倡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無一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李公垂 紳 憫農二章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聶坦之 夷中 詠田家二章

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秋，官家已修倉。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宋

范平章 質 曉從子杲

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羇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

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黃文節庭堅誡子弟

吉消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凡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又云。弟子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

明、

張簡肅悅有感作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彭東峩童訓十章

書生站立要端然。兩脚齊收似並蓮。莫一脚前一脚後。將身跛倚向人前。右訓立

坐時叉手肅容儀。端拱安然似塑泥。莫把一身偏左右。謾將兩手弄東西。橫肱並坐殊非禮。獨處閒居亦整衣。熟記魯論朱子註。坐如尸也是吾師。右訓坐

行時無事莫匆匆。休與顛狂柳絮同。怕有崎嶇須穩重。恐遭傾跌失儀容。但遇親鄰深作揖。若逢尊長後相從。凡人皆可為堯舜。只在徐行舉步中。右訓行

說話從今切勿輕。輕言動輒取人嗔。尊長問時從實對。友朋相與見情真。打誑哄人輕薄子。至誠應物聖賢人。慎毋妄語溫公輩。分付兒曹要景行。右訓言

飲食隨時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隨尊長毋先舉。便是同行務遜酬。魚肉吃殘須勿反。飯湯流啜甚堪羞。遺羹讓果垂青史。飲食之人乃下流。右訓飲食

父母深恩等昊天。兒當孝順報生全。早晨先起問安否。晚夕還來看坐眠。懷果便知思顧養。望雲心每在親邊。有時打罵并嗔怒。只是和顏與笑言。右訓事親

師教深恩並父親。尊師重道始能成。百工技藝猶知本。莫作忘恩負義人。右訓事師

兄友弟兮弟敬兄。天然倫序自分明。席間務讓兄居左。路上應該弟後行。酒食須先供長者。貨財切勿起爭心。諄諄誨汝無他意。原是同胞共乳人。右訓事兄

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為弟長為哥。同行共席須謙讓。立志存心互切磨。終日羣居

談道義。青春可惜莫蹉跎。休論富貴與貧賤。同氣相求受益多。右訓處友

讀書端的要專心。義理求明辨字音。諷誦務宜多遍數。晨昏須是細推尋。聖賢經傳同天地。善行嘉言無古今。誠向此中求受用。一生勝積萬籯金。右訓讀書

附錄 守愊子警博文

事近乎戲則易染心涉乎利則難逃是以賭博之事不計大小久暫皆足以廢業喪心招怨動氣甚者虧名玷節露恥揚羞甚至敗家者有之亡身者有之嗟乎一念少差竟迷于利縱有所得亦不能補其所損況未必得乎且以其事言之滅禮義而尚兇強去眞誠以使機變當場得失交戰營營怒目揚聲無儀多厭冒寒暑而不知甘飢渴而不顧盡日終宵雖勞不怨耗神殫力自苦何辜且因多寡傷朋友之情競錙銖啟是非之釁儒者惰業農者失時商者蕩貲工者怠事躭身誤己未有若此之甚者也及其彼此息爭勝敗攸判得不償勞失者怨悔割不忍之金強慨然之態人爲囊物頃付他人縱平日稱爲至契者欲假分文艴然色變此時此際憂容可掬哽氣頻吁內訟默思欲追無及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及其臨夜歸家吞聲斂跡含怨有僕垢面有妻子不爲歡母不爲語雖剩汁殘羹亦吸而盡猶且多營處置之謀將作恢復之計夢魂顛倒博騁相從甚則悲憤迭興寢寐俱廢禍由此釀疾由此媒反而思之非不得已事也人亦何苦而自哀如此耶及其稱貸於人沽典於己急急孜孜惟求再逞飲食所在若將不遑視得若取諸寄也豈知處既敗之勢難戰撓未盈之本無威氣弱心悸九擲十輸向之沽典稱貸者一旦又失矣人亦何苦而自戚如此耶及其黃昏將近意興方濃雖其心

欲言旋奈何勢不由己索燭求油拋家寄宿致懸父母之憂思因喪親朋之信約身親不善聚怨一門反己懷慙細思無益人亦何苦而自玷如此耶及其屢試不利與阻囊空袖手旁觀眼紅心熱欲棄之則意有所難捨將復之則力有所不能躊躇莫決如醉如癡家事人情非惟不復措念縱一勉強爲之亦恍然若失矣昏迷沈溺戀戀不忘俯首憑几形影相弔人亦何苦而自溺如此耶又有一等姦險小人專伺訪良善乘其可入之機附以知己之列言動之利誘之酒食結之作穽成籠不至於不入不已也及其髻髮一把鉤餌一吞始之所言毫不能應且又機械熟於久鍊詭詐出於多端骰有鉛沙馬有脫注雖號慧黠者亦墮術中況以愚弱之身而當彼無窮之計則其勝負不待對局了然可卜矣即運陶朱之金窟輸猗頓之銅山日亦不繼況其他乎人反不悟於斯必欲與之交馳騁焉嗚呼是猶以石投水愈重則愈沈如羊觸藩彌逞則彌困求其能濟事者吾未之見也已間或僥倖小得人即怨尤弱者隱恨之以心強者直拒之以色又有狂妄之徒從而惡於親告於友訟於官司體面盡傷廉恥大喪尚不知悔耶因而計夫骰者無金玉之質無蓍龜之尊無耳目之見聞其初蠢然一骨耳切磋焉硃墨焉斯是矣至于投叱之下偏能順小人欺君子宛轉隱見之間欲少假借而一毫無所容其能卒亦付之蠢然之骨耳嗚呼人靈萬物乃遑遑焉

仰求於蠢然之骨。而又爲蠢然之骨窘困。可哀也哉。及對達尊長者。惟恐聞之。設或言及於此。亦掩面不敢贅一語。嗚呼。肆欲於朋淫之日。而曲文於君子之前。塞耳盜鈴。蒙頭揮刃。何可得哉。況乎此行一鬧。百惡皆萃。納汚引僞。莫不由斯。賢者不爲禮。富者不爲託。智者目爲愚。儉者鄙爲敗。父母稱爲不肖。鄉黨指爲下稍。小競蠅頭。致膺重謗。競者未實。謗者薦加。嗚呼。親當不韙之名。以易難望之利。雖鄉人不爲。而人竟甘冒。可悲也。夫自取自溺者既如此。可哀可悲者又如彼。然而人之躭且好者何哉。不曰仗此肥家。則曰冀此取樂。噫。過矣。天下之利。何事無之。明經足以干祿。提武足以要封。鬻販足以盈貲。桑蔴足以廣積。皆事也。則皆利也。何獨喪名節以求之乎。吾恐家未必肥。而空虛瘠辱之弊。先速之矣。肥者果安在哉。天下之樂。何事無之。讀書可以開襟臆。彈琴可以怡性情。種花可以觀天機。養魚可以寄生意。皆事也。則皆可樂也。何必冒汙辱以求之乎。吾恐樂未必取。而憂愁抑鬱之思。先逼之矣。樂者固如此哉。況其展轉相尋間。彼此兩失。機杼脂膏。暗鑠於打頭之手。田桑汗血。潛消於損友之家。所謂鷸蚌相持。漁人得利。正此謂耳。盍鑒諸古人乎。忿心生於博殺。致殘鴻雁之情。淫行起乎點籌。因造房幃之醜。摴蒱百萬。達者見譏。坑塹二三。宦途有誚。家產俱盡。桓溫幾喪溝渠。擔石無儲。劉毅將爲浪蕩。至於投馬以絕呼。亾羊以從事。四緋以彰

快。孤注以明窮。不可枚舉。而其爲累一也。自古迄今。遺聲尙臭。由今迨後。取法貴芳。故其白衣事省。黃口身閒。取此逍遙。固無暇責矣。乃若言儒言。貌儒貌。服儒服。冠儒冠者。亦倡和成風。競相篤好。史籍詩書。束棄高架。雖蒙塵積垢。心灰志奪。視如仇敵。小而人事禮文。因之盡廢。及其校拔掄選之時。風簷晷影之下。榮辱所關。心手莫措。日之相與以爲樂者。果能代我否耶。及今知改。則名可全。家可保。終爲俊豪。苟遂昏迷。吾不知所了矣。

河濱迂叟勸施迂譚

余性有所偏每見人饑寒可隱者則不覺擾擾焉欲施施則悅故每爲煦煦小惠以自取適焉頃歲祲乃至竭盆盎所有與繼之稱貸者以應人之求亦自知過矣然不能裁節也抑所濟幾何語有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余有味斯言也乃託爲富人憐貧人者語以勸夫世之好行其德者其語曰

嗚呼世事一何其參差不齊哉然未可一二指數也姑聊舉所見吾每當賓筵極醉飽主人方薦珍無已强之大嚼于斃然舉箸不能下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有飢餓死者吾冬裘夏葛涼燠以時猶欲盛紈綺徇時尚冗陳壘

積多不可遍及身而貧人有衣不蔽體傍簷露宿朔風刺骨寒顫齒擊者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爲山池臺館魚鳥花竹聲容耳目之玩或有一奇異則不惜千金購求之而貧人緩急無賴至有捐性命割父子絕夫婦之歡者吾爲身家子孫計已寬然有餘猶務日辟疆展土多積厚蓄爲千百年慮代匱而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吾財貨紛紜而耳目不及周精神不及運不免至狠戾縱橫陰以潤盜賊囊槖而貧人偶拾其一遺秉滯穗則忍不能予或負貸子錢通工易事則刀錐之末有盡爭之者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之施延旦夕之命有艴然作色者有託在肺腑之親而不能以貧身歸

者吾多財而招尤取忌宣侈導淫因之賈禍而貧人有待吾鼠壤之餘以倖爲福利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于此也吾睹而悲焉乃欲爲貧人緩頰勸富人行其德非槩以古人高義如麥舟助喪傾貲賑饑之類强人所難惟捐其所無用以化而爲有用則無不可爲者請卽以前事較度之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撙盃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于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盃冷汁施之于生平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爲兩得其便乎然挹彼注此耳實非有他費也衣不可勝用而敝之篋笥與無衣同省一二爲裋褐以施于衣不蔽體者則人且挾纊吾文繡亦自不乏也吾不爲一時耳目之玩

卽可全人之性命與人之骨肉此高世義舉也以施于談議則可傳以省于湥夜則自得吾以爲天下之可玩好者無佳于此矣夫豈必山池臺館魚鳥花竹之類而後爲快乎吾多積厚蓄貫朽粟陳終吾身不盡用以遺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不爲用將遺之不知名何人乎亦卒歸無用何不及吾身而施之朝不謀夕者之猶爲有用也吾所委狠戾縱橫者業已算度外苟貧人得有之是拾遺于道也非損吾室中之有也吾何惜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寄詎見德施升斗于涸轍卽欣欣起死回生也何以不爲此而爲彼吾多財而爲祟彼得少而爲福而吾損有餘補不足雖爲人詒福實爲我脫禍也此兩利之

道也徒蓄膏自煎何吾故曰化無用爲有用者蓋此也不嘗睹天道人事乎夫盈虛消長之運天且弗違泉貨流行之物豈居一處吾不暇遠引爲喻即吾井里中昔所稱富人之家何可勝數也今存者幾乎此疆彼界封域靡常王謝故宅迭更幾姓彼其子孫之不能終享也非盡由前人之好施而不爲遠圖也盛衰倚伏勢不得不然也知其然而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情當積則積當散則散其來不圉其去不慳可爲已用亦可爲人用者達人也既以籠天下之泉貨而聚之一隅又設之隄防堙塞之以爲已千萬世不拔之業使不得他有灌輸者愚人也積陰德爲長久之計者知人也無所爲而爲者君子也

昔有得禁方于海上異人者以示人人自爲醫無不立效適俞緩諸人親自操圭匕鍼砭起瘵扶痾者與之較活人多寡反居其殿則諺云施藥不如施方者信然哉彼濟人以財與勸人爲濟者大都若此矣頗余謭謭者豈能有所濟于世而哼哼以託諸口說亦若窮施方之意也世不乏給孤獨長者儻相與傳試焉

範家集畧卷之十八目錄

錫山秦　坊表行輯

閨範

魯　鄒

季敬姜　母師　孟母

晉　齊

叔姬　田稷母　王孫氏母

魏　衛　楚

孟陽氏　宗室二順　子反母

漢

明德馬后　和熹鄧后　陳嬰母

雋曼卿母　嚴延年母　戴氏女

桓少君　曹大家　義桓

范孟博母　陸智初母　珠崖令繼室

吳　晉

孟司空母　鍾氏郝氏　羊參軍母

皇甫母　陶士行母

南宋　秦　北魏

何母　韋太常母　羊氏

隋

房景伯母　鄭善果母　陸刺史母

唐

閨範小引

六十四彖取女者五咸也家人也姤也漸與歸妹也莫利于女貞莫不利于女壯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家人所繇利也正之者誰乎故曰家人有嚴君焉近世士大夫奉巾幗之言爲畫一孩稚稍見頭角輒移其奉巾幗者以奉乳臭嗚呼三綱絕其二矣此表行先生重太息于華胄蠹犢德門牝雞也六範終于閨範林風閨秀炳炳烺烺何至于今寥寥寂寂乎金柅羸豕垂戒明矣强如漢盛如唐呂雉武曌一女子便欲攘而有之女壯之禍若此何況士庶六範僅以閑家乎萬世有天下之龜鑑也

冷溪成梁識

魯

季敬美

敬美者魯大夫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美守志文伯出學而還敬美側目盼之見其友上堂而從後降階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美召而數之曰昔者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今子年少位卑而所與遊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謝罪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文伯相魯退朝敬美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美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莫不旦暮憂勤各脩其職業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敢怠耶文伯卒敬美戒其妻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毋瘠面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行是昭吾子敬美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敬美嘗如季氏康子與之言朝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再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耶敬美曰天子諸侯合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官職內朝子將庀家政皆非吾所當言又何應焉康子嘗至敬美闔門而與之言不踰閾仲尼謂敬美別於男女之禮矣

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家幼稚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

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愼守家吾夕而反及其反也天陰先期至止於閭外俟夕乃入魯大夫問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閒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妾恐其逸樂醉飽情所有也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大夫言於穆公賜號母師

鄒

孟母

孟母仉音掌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爲賈人衒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宫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

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旣娶入私室其婦袒孟子不悅婦辭母請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妾竊惰在室而夫子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不客宿請歸父母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誡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脩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吾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爲

晉

叔姬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飼肸與鮒姬曰不可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肸叔魚名鮒

齊

田稷母

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祿未嘗若是之多也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脩身潔己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爲詐行非義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子趣田稷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而舍田稷之罪

王孫氏母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齒亂國殺王。欲與吾誅之者右袒。市人從者數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

魏

孟陽氏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妻孟陽氏生子三。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之子猶不孝。一日前子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

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汝何救焉。繼母曰。阿父爲其孤也。使妾爲繼。繼母如母。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而復其家。自後五子遂爲孝子。

衛

宗室二順

衛宗室靈王甍。夫人無子。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矣。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當斥。得留以盡天年。幸矣。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媿之。願出居。以時相見。傅妾泣曰。妾聞忠臣事君。孝子事親。惟患無日。妾豈敢以小貴變節哉。惟夫人無相棄。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之。如禮何。固求居外。傅妾謂其子曰。吾聞謹上下之儀。脩先古之道。謂之順。今夫人居外。我居內。是彰我之不容。而逆閨門之禮也。處逆而生。寧以順死。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懼。乃止傅妾以妾事夫人。終身不衰。

楚

子反母

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

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糗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豢。悖至此邪。

後漢

明德馬后

報封外戚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餧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新陽侯雖

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辜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帝省詔悲歎廬衞尉年尊有病不可稽留復請后又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獲

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寢疾不信巫醫敕絕禱祀年四十餘卒

和熹鄧后

教鄧氏子弟詔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宮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學術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陳嬰母

陳嬰爲東陽令得民秦二世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爾家婦聞爾先人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亾匿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論功封唐邑侯

雋曼卿母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蔣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嚴延年母

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臧氏女

臧叔鸞良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不到州郡迫之乃遯入江夏山中以壽終良五女竝賢每有求姻練裳布被竹笥木屐隨時嫁遣不稱費也五女皆能遵其訓亦有隱者之風焉

桓少君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從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以賤妾侍巾櫛既承奉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是吾志也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舅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

曹大家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融善之令妻子習焉昭卒年七十餘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

義桓

劉長卿妻桓鸞女生一男五歲長卿卒遠嫌不歸寧男十五而夭乃刑其耳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貴義輕身曰先君五更曾爲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

故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顯其門號景行義桓邑有祀

范孟博母

范滂就捕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今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陸智初母

吳人陸續字智初楚王英事覺逮續詣洛陽就考續母往候之時獄事持急不得通母但作食付門卒食續續雖見考苦毒而詞氣慷慨不易容獨對食凄然悲泣使者怪問

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大怒謂門卒傳通消息
召將案之續曰非也因食餉羹知出自母使者問何以知
出自母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必以寸爲度故知之
使者問諸謁舍果得續母陰奇之爲上狀續得釋

珠崖令繼室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十三歲相攜扶
櫬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
置之母奩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噫死矣誰
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
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爲實然憐之因謂
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

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强活之初當坐
母無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關
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
女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吳

孟司空母

孟仁從南陽李肅學母送之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
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相接
也仁後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
漏因起涕泣母曰士但當自勉貧何足泣據知之除爲鹽
池司馬仁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
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晉

鍾氏郝氏

汝南王湛既婚郝氏而司徒渾婦鍾乃太傅曾孫娣姒雅
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

羊參軍母

羊躭妻辛氏字憲英初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夫從子
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伐蜀憲英曰會在事縱恣
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行請其子琇爲
參軍憲英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文
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

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忠在義思其所立惟毋貽父
母憂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
琇竟全歸祜嘗餉錦被憲英惡其華爲反而覆之

皇甫士安叔母

士安名謐年二十不學或以爲癡其叔母任氏涕泣道之
謐感激遂博綜羣籍研精撰著自號元晏先生前後徵辟
十數皆不就

陶士行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
貧賤湛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爲潯陽縣吏嘗
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

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乃撤所臥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翦髮賣與鄰人供殽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南宋

何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櫈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秦

韋太常母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周官音義授之後適韋生逞未卒逞幼宋氏教之學逞遂成名仕秦苻堅爲太常

北魏

羊氏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脩整一門女不再醮嘗於兖州造一尼寺凡女之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肅守戒行時尚書畢義雲有帷薄之羞猶盛誇門閥烈徐應曰吾家無他長惟男清女貞可以相冠差不愧漢河南尹晉太傅耳雲爲之默然

隋

房景伯母

母崔氏博覽書傳有高識景伯爲清河太守有訟子不孝者景伯傷之以白母母曰此小人未知禮教耳試呼其母子來吾有以教之景伯爲呼入崔處其母於榻與共食令景伯如常行溫凊禮而立其子堦下使熟視未及數日子悔罪求歸崔曰未也特面慙耳更需之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亦涕泣然後聽歸竟以孝聞

鄭善果母

母崔氏年十三適鄭誠生善果誠以討尉迥戰死母二十而寡秉節操識大體善果爲荊州刺史每出廳事母恆於障後察之一日聞其妄瞋母即退牀被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不敢起母乃起語之曰吾非怒汝恨愧汝家耳汝父在官清恪以身殉國吾寡婦有慈無威汝自童子便襲茅土位方伯豈汝身致之安得不念及此而妄瞋怒內墮家風外虧國法吾死何以見汝先人善果乃頓首受命 母恆自紡績夜分始寐善果進曰兒幸封侯位居三品秩俸幸足何自苦母歎息謂曰汝年已長吾謂汝知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夫此秩俸乃天子所以報爾先人之殉命也當散贍六親爲先君廣惠奈何以妻子擅之且絲枲紡織婦人本務自王公以下爲之婦者必各有所業若其墮業即爲驕逸吾縱不知禮可自敗名乎善果頓首曰謹受教

陸刺史母

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坐

贓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帛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唐

太宗長孫后

后性約素。服御取給而止。大漸與帝訣。時房[元]齡小譴就第。后曰。[元]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

矣。后嘗採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

憲宗郭后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遂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與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遠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后歷敬宗文宗武宗。武宗喜畋游。角武藝。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一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審覽諫臣章疏。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毋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閱諫章。往往道游畋事。自是畋幸稍稀。小兒輩不敢復橫。

岐陽公主

杜悰尙岐陽公主。有賢行。杜大族。尊行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二十餘年。未嘗毫髮指爲驕貴。始至杜時。以上所賜奴婢不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後閨門寂然。不聞人聲。

王懿公母

王珪少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母大驚。飭具酒食。

王侍御母

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崔中令母

母盧氏有貞操。嘗戒子[元]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

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暐迎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李少保母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宅後古牆頹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憫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

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爲變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褫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弟景溫景莊皆舉進士母訓之曰士不勤而祿則災及其身

李御史母

李畬母不知何氏有卓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槪也又問車傭有幾曰御史例不償也母怒敕歸其贏米償其傭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於是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柳節度母

柳仲郢母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即公綽夫人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齒嘗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祗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嘗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劉節鎮母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絁一疋示不忘本每覩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㨾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李氏姒娣

李光進弟光顏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趙侍御母

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

崔夫人

崔祐甫卒後妻王氏陷朱泚賊中泚與祐甫先同列恆遺以繒帛菽粟王受而悉緘之帝還京具以獻封識宛然士林益重其家法

後唐

莊宗母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
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嘗爲太祖言曹
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
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
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
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從
先君於地下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
居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
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
馳至晉陽視病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
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踰月亦崩

宋

仁宗曹后

英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神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神宗
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候矚舊制外家子
毋入謁者后春秋高后弟佾年亦老帝數請令佾入見后
輒不許他日帝復爲請因偕佾同詣后閤少焉帝起欲令
佾得獨侍語后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
年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
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

英宗高后

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潞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
降指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問哲
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
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荆信二公主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女也眞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
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
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密以縑衣寶帶器幣
助爲壽信國長公主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
之曾孫名意事姑脩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
盡禮無裏外言志尚沖澹服玩不爲紛華歲時簡嬉遊十
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曹節使母

曹瑋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
緡召瑋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
汝不及父遠矣

种明逸母

种放淳化中詔徵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
知而不得安處身旣隱矣何用文爲我將棄汝深入窮山
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

蘇學士母

蘇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
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

眞孟母。他日因言買黃中毋。復謂侍臣。易簡母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張氏二難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仲義妻徐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怡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其子。不問孰爲己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家畜一貓一犬。貓爲人所竊。犬取貓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爲二難。

寇忠愍母

公名準。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鷹犬。太夫人性嚴。毋不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亾。毎視其瘡痕輒哭。

畢文簡母

母祝氏。雲中畢士安繼母也。謂士安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遊。遂爲鄭人。

申國夫人

呂榮公希哲母。封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張待制夫人

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榮公夫人

夫人張氏。字仙源。嘗言與侍講。郎希哲爲夫婦。相處六十年。

未嘗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公處身如此。而毎歎范名鎮內翰。以爲不可及。

張學士母

母宋氏。樞密學士張奎母也。奎弟省。母親教二子讀書。客至。輒於窗間聽之。客與二子論文學政事。則喜。爲設殽饌。或閒話戲謔。則不設。

陳節度母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爲荊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訓哉。因以杖擊之。

金魚墜地。

歐陽文忠母

鄭夫人，歐陽脩之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國舉進士，再任推官，卒。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以供脩力學。授之書，嘗大雪夜，撥寒灰畫字以教。居恆泣告脩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泣，或遇酒肉，必涕泣以不及養爲恨。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常然，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視刑書，屢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爲可哀耳。回顧乳母抱汝立於傍，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

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教子弟，率由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

蘇文忠母

蘇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子瞻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爾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二程母

伊川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常置之坐側，食絮羹，卽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僮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

劉母鄒母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

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目爲殿上虎。

鄒浩初除諫官，恐貽親憂，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公論，吾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志。

張魏公母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始決。

尹和靖母

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詠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

楊東山母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子東山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迺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我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果疾作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艮叔守廬陵官滿求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吳母

吳庠妻謝氏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母屏間竊聽之怒笞賀一百或謂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母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而出語忌親豈可久之道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唐監察母

唐璘事理宗初擢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惶駭趨避不肯詣闕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憂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或拂上意忤權貴恐爲大人累何得無憂母曰兒第盡言求不負天子吾有而兒在勿憂也璘拜謝乃入受職首疏論事卽斥宰相時比之唐介

元

拜住母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節操懍然家教甚肅初拜住爲太常年裁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閱羣戲母厲聲呵曰官事不治乃閱戲耶拜住爲引咎一日入侍宴英宗强飲之數巵旣歸母戒曰天子試汝量故强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原廟歸侍母母問曰眞定府官待汝若何對曰甚恭母曰彼以天子威靈及汝先世勳德故非爲汝也時謂拜住之賢得之母教云

姚御史母

姚天福嘗拜御史其母戒之曰汝旣爲言官當罄肝膽報主知勿以未亡人爲念倘俾吾追蹤陵母雖死日猶生年也時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言路有犯無隱異時卽獲譴幸不爲老親累帝聞歎曰巴兒思母子義烈當於古人中求之巴兒思華言不畏强禦猶虎也

明

魏夫人

夫人武昌宋氏祭酒觀之母也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歸魏雲瑞雲瑞客齊安而卒遣其子往迎柩或曰柩渡江虞有變必焚骨歸夫人哭諭之曰是陷吾母子於大戮也爾忍以而父爲灰燼耶而父善人也神必相之亟往毋懼後夫人受里豪侮泣召三子誨之曰家不造若曹宜力學自立不然而父之世衰矣日夜勗諸子于學後俱有成

陳節婦

節婦吳氏學士繼之母也夫仕爲濟南經歷卒遺子繼稍長夫人口授之孝經語孟詩集傳日講發其義年十二遣

從師道遠則麥粉作餌納懷令饑則食之必毋歸暮歸課所業教三女皆夫亾秉志振風節採摭經傳著女範數十條授子婦俾習爲規世爲廬江名門

劉太僕夫人

公名寧汝上人洪武中以監生任刑部主事剛毅廉明不受私謁夫人安氏方櫛髮有以瓜盛銀餽者安氏披髮呼僕拘送于朝詔賜金幣勞之公官至太僕少卿

吳孺人

孺人駱氏尚書吳廷舉之母也廷舉少孤及長督之學曰若不思早自策勵爾母將何歸耶廷舉秀而脩臞啖肉不盡胾不御葷九不樂戲弄百玩問之曰母教則然於人介取而多予他學子間以書遺廷舉輒怒斥還之

黃安人

安人者林尚書俊母也諸子幼或詈人則曰與村俗何異或疾走則曰何急事俊生子得奇夢喜問以語所知毋聞之曰驗未蓋刺躁也

李宜人

宜人羅進士洪先母也洪先時多疾疢然督之學不少貸其訓諸子孫及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辭色

鄭夫人

夫人太保李公鐩配也生一子即爲太保納側室側室生子則抱育之至有成所生子吏部主事繼先欲得母金鈇

爲長孫納婦不許後出助妾子繼光婚或問之曰繼光無私財且孫一穉子即令袝金履氷後復能苦力詩書哉主事稍營貲產母不悅曰吾常憂吾家福優於德天將衰以益人今復求增乎天寧私李氏耶聞者歎服之

李淑人

淑人安陽崔侍郎銑母也生侍郎時年三十有六矣終不以華好衣弄之夫陞官延安侍郎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扑之曰此通賄漸也爲官多因妻若子好貨敗厥名後侍郎官侍讀在告出飲歸詈婢於室淑人早起數之曰婢可怒何不待醒乃酗詈爲也後諸孫衣稍華必責婦曰吾中年生一子尺帛而上不敢求今汝於子顧曲徇所求乎夫

貪以成求求而遭阻尙懼而知恥求無弗遂則將何所不爲也

胡恭人

恭人屠氏御史效才舉人效忠母也遇二子慈甚至夫課之學雖箠撻不爲請曰愛其子固當如是比二子各立謂之曰勿以是自多但毋墮家聲可矣平居誦古人嘉言善行以風厲諸婦女葛覃桃夭之篇且反覆推明其義至浮屠氏之說終身拒不入一日有幻尼求見麾之門曰婦道不昌此輩亂之也

朱孺人

孺人金谿吳侍郎悌之母也夫歲遊滇越悌幼孺人禮明

師教之所與偕必良子弟朝夕出入容辭必愼習讀必勤督勵之嚴至勝冠不廢後悌爲縣令孺人卒以儉素堅其操公退問所行平恕則喜時刻急戒導諄至

熊貢士母

母李氏生三子鼎渙晉諸子甫五歲母即自教之鼎渙洽舉業讀書至鷄號母坐其側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索其文閱之曰渙文浮鼎宜貢矣已而果然僞漢兵亂後遣使徵鼎者再母曰豈可立待也愼毋往元閫省守臣以書招之母曰往固順然運去恐不可回及衞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從事母曰可矣江表有眞主可依其哲如此

江萊甫妻

妻葉氏歙人夫沒立夫兄之次子爲後撫育盡心長訓以義方洪武初詔表其門

董孝婦

孝婦羅氏生四子訓以禮義忠厚有母道後生孫教相與合食毋異爨令作先祠置祭器一歸於孝敬國初台郡饑富人以麥貸貧者斗責穀二斗三升孝婦召諸子謂曰饑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人阨取倍蓰之息乎必減息爲一鄉率

陳思禮

母石氏四明人生子甫七歲而夫沒夙夜勵思禮而漸之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往從學不廢也遇少

懈輒對之泣曰汝父爲名儒惟汝一子吾忍死鞠汝欲爾繼父志也今奈何背之後思禮以孝謹聞

徐貞婦

貞婦鄭氏夫思誠爲父卜葬而溺撫二子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類者絕之後子謙察行義爲瀧水丞當之官會覃恩受文綺之賜貞婦喜出白金盤授之曰國恩厚居官宜冰蘗自守祿不給第出此用之愼毋黷貨爲也

周節婦

節婦趙氏夫卒以保孤自矢求詩書夜焚松脂坐子旁口授之諸子畏憚惴恐不敢舉目仰視及長遣從賢師友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置酒食否則憤歎竟日

劉仲安妻

妻王氏生子溥八年而夫沒督溥學遣從賢師友游師友有益溥者殫簪珥款致之不以貧廢禮卒以有立

楊孝婦

孝婦方氏性儉勤知讀書嘗鬻田教子不少靳

王商人妻

妻湯氏武林人夫爲商卒於外有一子曰驥湯氏日夕訓督之俾事賢傅受春秋仕爲御史

徐節婦

節婦汪氏生子德昇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爲講說其大義長遣從名師遊暮歸課其業

間不率則扃戶痛責之曰吾忍死茹荼至今日者爲汝也若不成吾則刀索從而父已矣德昇感奮卒有立旣有五孫誨之如德昇

吳氏二母

二母者永興吳筌母林及大母胡也夫亾一月生筌稍長二母鬻簪珥資筌學而筌竟知名

黃別駕母

母孫氏子文生甫一歲夫商南陽別娶後文成童母欲教之學勗其成力治生爲文從師就學費學成入太學及文通判兗州迎父歸

吳貫之妻

妻南海鍾氏遺腹生子愛之甚然不以姑惜子孫小有過雖老大猶加鞭撻

傅節婦

節婦章氏進賢人夫沒後子旣長擇師教之曰世業也且少孤而不自力何冀乎

章恭毅母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卽逝某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卽恭毅）親教讀書通四書然後遷就外傅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綸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

汝何爲汝能諫死職雖爲官婢無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後復官終養某氏嘗自爲詩見志詩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方淑人

淑人張氏夫指揮戰死踰月而舉子恩長就外傅母督之甚劬時時語以父死國堅苦屬望之意見稍嬉輒訶責曰兒不憶而父乎何樂而嬉也後恩得江西都司淑人訓之曰兒一旦蒙國恩至此名位抗藩臬官諸拜跪受事者固乃父儕輩也卽少有瑕纇指摘者競起矣已而恩擢參將

淑人激以報國顯親。

俞暉妻

妻楊氏。無錫人。夫卒。二子長者始五歲。稍長。親授之書。外就傅。夜歸。篝燈火相對課其讀。時時稱說夫音容嗜好。及其志行。以勗二子。使勿忘。而二子皆成立。

姚指揮妻

妻朱氏。滁人。子永思。夫卒。課之學。曰。姚宗胄惟汝。吾惟汝恃。必無墮先人。孫應禎。亦勗以有成。壯。襲祖職。每俸入。必薦而後食。誡子孫曰。先人之汗馬。猶農人之汗血也。子孫坐啖。懼有天殃。況侵漁乎。病與孫訣曰。作人難。汝行已涖官。惟謙惟信惟廉惟恕。始罔愆。汝必念之。

樂景文妻

妻歐陽氏。泰和人。夫卒。踰六月。生子葵。年十二。自外氏歸。教之親師取友。數舉古人蘭室鮑肆香臭俱化之語以爲勗。而葵卒以立。

包侍御母

包豪泉名節。弟子敬名孝。俱爲侍御。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荅曰某甲。又問談何事。曰。適其所有一女子。謂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二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絕某不與通而後已。

楊元珍母　已下未詳何代

泰媄。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爾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羣弟。元珍叩頭謝過。次日。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媄之教。流於三世。

王氏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操勤苦如男子。脩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歿時。夫之妹尚

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己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歿。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爲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又爲置田宅。撫諸甥如己出。終無怨語。

歐陽氏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閏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閏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己女。歐陽曰。小姑

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鄰人卒以富貴家先閆娘䝽珥衣服器用馨其始嫁裝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閆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殁閆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蘇少娣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鬩牆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

有果肉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荅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鄒媖

鄒媖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媖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荆媖必與俱荆有過誤媖不令荆知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饜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媖媖曰願爲嫂受笞嫂寔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媖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床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媖曰吾卧於嫂室不愼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媖不哭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强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媖嘗病嫂爲素食三年媖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訓女附

曹大家女誡七篇

班姬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

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妾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

彼此之數乎敬愼第三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愼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猶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幽閒貞靜行己有恥是謂婦德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是謂婦容專紡績不好戲笑潔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要而不可缺者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叔

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蔡中郎女訓

蔡邕曰心猶面也是以甚致飾焉世人咸知飾面不知脩心面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不脩賢者謂之惡面醜猶可心惡尚得謂之人乎故覽鏡拭面則思心當潔淨傅脂則思心當檢點加粉則思心當明白澤髮則思心當柔順用櫛則思心有條理立髻則思心當端正攝鬢則思心當整肅

栁仲塗述訓誡

栁開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仇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文皇徐后內訓序

吾幼承父母閨訓誦詩讀書之暇職謹女事蒙先人積善餘慶夙被妃庭之選事我孝慈高皇后朝兢夕惕恆恐怠緩以悞朝廷更懼黜辱以累父母此鄙人之劬勞恭奉夙夜匪懈者念何切也高皇后教諸子婦立法垂訓昭然耳目今皇上三十餘年一遵先志以行政教吾思備位中宮愧德弗似歉於率下無以佐皇上內治之美卽以違高后諄殷之訓實非鄙人之初意也竊觀史傳賢婦貞母雖稱

夙性亦由教成。然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歲而入小學。女子十歲而聽姆教。旹小學無傳。朱子▇多方博採編輯成書。爲小學之教者。始有所入。獨女教未有全書。此何異欲渡罔津。成舟失斧也乎。蓋後漢有曹大家女誡爲訓。恆病其畧。雖有所謂女憲女則。亦徒有其名耳。俯觀今世女教盛行。大要撮曲禮內則之言。與周召二南詩之小序傳記而爲之者。孰如我高皇后教訓立言。卓越往昔。昭垂萬世。吾耳熟而心藏之。乃於永樂二年冬。備述內庭著爲女訓。上以廣高皇立法之深心。下以成宮壼肅清之令範。有如所謂養德性者。而必以脩身也。夫身非脩其何以能克聖。何以能成人。故莫切於謹言慎行。推而至於勤勵

警戒。而又次之以節儉。其曰遷善。曰改過。皆人之所以獲福。而深慶久長者也。之數者。乃身之切要。而所以取法者則必守我高皇后之教也。故繼之以崇聖訓。遠而取法於古。故次之以景賢範。上而至於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又推而至於母儀睦親慈幼逮下。而終之於待外戚。顧以言詞淺陋。不足發揚深旨。而其條目亦粗備矣。觀者於此。不必泥於言而但取其意。其於治內之道。或有裨萬一云。

沈文端女訓約言

龍江主人序曰。余往同東海馮宗伯。及今海虞徐比部相纂男訓二十一卷。女訓二十卷。以明章內外。庶幾詳實矣。顧猶念女子不識字。即訓已詳乎。其誰爲人人講解者。是終有男訓無女訓也。余用是乃復採方言俗語。可垂法戒者爲女德二十四條。女誡八十有四條。總名曰女訓約言附列其後。以翼訓焉。盖訓舉其詳。約引其目。每條一事。事惟一語。可不煩講解而喻也。若男訓則無用爲此矣。

女德

柔順端莊第一　孝敬和睦第二　勤儉整潔第三

性格柔順　舉止安詳　持身端正

梳粧典雅　低聲下氣　謹言寡笑 已上第一

整潔祭祀　孝順公姑　敬事夫主

和睦妯娌　禮貌親戚　寬容婢妾

教道子女　體恤下人　潔治賓筵 已上第二

謹飭門戶　早起晚眠　少使儉用

學製衣服　學做飲食　打掃宅舍

收拾家伙　蠶桑紡織　孳生畜牲 已上第三

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擔帶的本家父母與閭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女誡

女人若持身不正。縱才能理家。與各樣好處。都不足觀。故今女誡。必先把持身事說在前面。而正內諸事。與持身有關者。緊接上下。盖身正方可事公姑。相夫主。處家

罷理家事故家人次之家事又次之凡四段

以下持身 莫舉止輕狂　莫妖喬打扮

莫高聲大笑　莫耳軟舌長

莫搬弄是非 女人患在口舌言之獨謊 莫離間骨肉

莫煩言絮聒　莫巧言狐媚

莫耳邊蔞听　莫背後唧噥

莫扯村說謊 俗謂說非禮之言爲扯村 莫喜佞悅讒

莫逼墻竊聽　莫偷眼邪視

莫眼空意大　莫口甜心苦

莫嫉人勝己　莫夸己笑人

莫倣效男粧　莫倣行男禮

莫賣弄顏色　莫炫燿服飾

莫惡狠打人　莫惡口罵人

莫無病稱病 有等女人本無病却稱病不離床蓐

莫無憂而憂 有等女人但被人干碍著一些便眼淚汪汪不勝悽慘

莫蓬頭垢面　莫赤胸袒膊

莫顯見褻服　莫露出枕蓆

莫男婦同席　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算卜　莫聽唱說書

莫隨會講經　莫齋僧飯道

莫修寺建塔　莫打醮挂旛

莫山頂進香　莫廟宇燒香

莫招神下鬼　莫魘鎮害人

莫看春看燈　莫學彈學唱

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　莫輕見外人

莫來往三婆 師婆媒婆賣婆 莫輕赴酒席

莫內言傳外　莫外言傳內

莫倚門看街　莫醉酒失儀

莫忤逆不孝　莫攪家不賢

莫唆挑夫主　莫欺瞞夫主

莫侮慢夫主　莫鈐束夫主

莫溺愛兒女　莫偏向兒女

莫口談夫過　莫埋怨家貧

莫妯娌不和　莫伯叔爭勝

莫嫉妒婢妾　莫凌虐僕從

莫怠慢窮親　莫結怨鄰家

莫貪心無厭　以下處家 莫濫費折福

莫隨有隨盡　莫隨做隨毀

莫輕翦羅段　莫多宰雞鵝

莫好饞貴買　莫懶惰邋遢

莫抛撒物件　莫日晏方起

莫干預外事　莫私放錢債

莫盜轉財物　莫陰厚母家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亦自無妨。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夫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噫。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忍。仔細思想。

範家集畧終

範家集略六卷 原任工部右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國朝秦坊撰坊字表行號儼塵無錫人是編分身範程範文範言範說範閨範自周秦以及明代凡前賢格言懿行彙爲一帙然頗冗雜如宋太祖誓碑一事既以帝王之事雜於臣庶中而不殺柴氏子孫亦無預於身範也

閑家編八卷

〔清〕王士俊輯

浙江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二年養拙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閑家編八卷》提要

序

易家人初九爻辭云閑有家悔亡夫閑者有肅然不可踰越之義焉曰悔亡則已允吉矣无不利矣而其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是知閑之於事不如閑之於志閑於志之既變不如閑於志之未變極變之所趨千態萬貌更僕握算不能

悉數而其未變之初則至靜之老泓無寔無殽音也斯所以取象於初也余是以思所以閑之閑之以言曰有家訓閑之以義曰有家禮閑之以事曰有家政閑之之道備矣復殿之以家壹是又家人利女貞之指也庶幾寡悔矣乎且夫悔者疚其既往之失也讀古而悔焉則

心胸可知矣行禮而悔焉則儀度可知矣處事而悔焉則張弛可知矣至於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則雖悔何追矣是編區為四類殆屬祛悔之良方歟抑更由初九之爻而推之九三之嗃嗃嘻嘻字皆從口義亦主聲即吾家訓之詳告以言也六四之富家大吉富者家之順也

即吾家政之胥協其宜也上九之有孚威如孚者信也威者儀也即吾家禮之各著乃誠各式乃度也六二之无攸遂在中饋即吾家壼之必順以正必柔以嘉也然則是編燦設爻在其中矣夫爻也者傚此者也奚以傚之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行者傚之

之實而忘之所發耳遠悔之道莫踰於此方余輯書之日荷

天子寵命總督河東恭念

聖人修身齊家萬方從欲以治即家人彖辭所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九五之爻君象也以王假有家為吉占是亦堯之

九族親睦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云爾小臣恭膺節鉞專制兩疆方且教羣吏教百姓而家之子孫先不克教焉其何以對揚

皇庥歟爰為編摭舊聞旁參臆見鉤貫聯綴分部就班踰四月功竟鋟板以壽之則又作而歎曰家人[illegible]離之交也離

古文明巽古善入後有洛誦之子副墨之孫能以是編為夜行之燭暗室之燈則文明之象乎䏻如足之忘履腰之忘帶則善入之象乎不然而背吾之教是家人覆卦為睽也睽者隔也隱吾之教是家人伏卦為解也解者散也支離轇轕吾之教是家人互卦為火水未濟也

未濟者男之窮也雖欲免悔何可得哉何可得哉將求元吉而无不利舍是編其何道之從耶時

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六月中浣穀旦

黔南王士俊書

閑家編凡例

一家訓者言也家禮者儀也家政者諸事也家壼者婦人之教及古賢婦人之式也此為大綱

一家訓凡析六類家禮凡析八類家政凡析四類家壼凡析六類此為細目

一古人垂教如諸葛武侯訓子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二語本淮南子孫思邈格言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二語亦本淮南子可知古人多係述而不作余著閑家編

傳舊聞者什居六七亦此意也

一古人之言不敢剽竊或記姓名於各條之首或著成書於小序之中或互相牽引不止一人者則總誌於卷尾曰通纂其各条已見者亦附明焉

一家訓如顔之推包孝肅公司馬温公各種俱已習見習聞久而易忽故是編家訓二卷不復贅述第擇前明諸儒語錄正大切寔者入之至各卷則博稽廣引不拘一代亦見三綱五常亘古

同由所損益可知也

一稱謂先儒如程子朱子稱子韓魏公司馬温公仍從俗稱封爵范文正公仍從俗稱謚法文中子仍稱文中子言者便口觀者便目也餘各倣此諸儒曰某氏或稱先生

一稱謂同姓古人每冠一家字予則不敢如宋兩王文正公明王陽明先生及一切王氏卷中所引入者仍標以姓况余家太原瑯琊兩派迥不相牽設曰我家子雲而不知誤揚為楊先蹈不

識姓之誚矣

一援古序次以品次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先後

共計八條

閑家編目錄

閑家編家訓序

分正言切言警言箴言惻言愧言

古云以言教者訟若是乎言教無益哉雖然信斯言也凡六經三史諸子百家皆土苴矣皆駢枝矣況家庭之眷屬最親孫子之詒謀宜遠又烏得已於言蓋有所言者皆有所不得已也豈惟我不得已凡古人之有所言者皆有所不得已也遂爲蒐稡彙編爬梳往訓言之偏者不足以法也於是乎有正言言之膚者不足以入也於是乎有切言言之迂者不足以動

也於是乎有警言言之離者不足以觸也於是乎有箴言言之夷者不足以興也於是乎有惻言言之恕者不足以激也於是乎有愧言正言能無從乎切言能無省乎警言能無惕乎箴言能無佩乎惻言能無感乎愧言能無奮乎正不從切不省警不惕箴不佩惻不感愧不奮是聵聵耳目癡結心胸所蔽殆深矣言之愈不得已矣乃以述舊爲創始以損益爲折衷其援引俱係明儒語錄已見凡例遂纂家訓第一而釐以六類焉

閑家編卷之一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校[illegible]

家訓正言

正言者詳論其理也倫類之間莫不有所以然之理非正言無由明晳矣閑家之義本於易之家人家人之彖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夫位正則得其爲家人位不正則失其爲家人位之必於正是言之亦必於正可知也

家訓有言烏得不以正爲始哉纂正言

范氏竹溪十五條（以下十五條俱屬范氏語或見本集或雜見他書隨摭拾而次第之各條倣此）

非得天地氣化何以生我非得天地物力何以養我非得天地理義何以存我非得天地庇佑何以保我力求圖報深恩而不孤負曰第一着是小心翼翼唯恐獲罪於天第二着是爲天地培善人爲天地教愚人爲天地養窮人爲天地容橫人爲天地化惡人

人當蒙養之始君臣之義即宜講明若知識既開不與講明以後錮蔽日深便眞見得做官一路祗是貪富貴保妻子就畢乃事求其精白一心致身君國何可得哉今人教子弟謂孝弟二字現前切務忠字姑緩豈知君臣之義一生下來便離不得豈可緩乎且豈有不忠之臣而能孝能弟者乎請觀蜜蜂螻蟻彼皆生而知有君臣之倫曾是人而不急之乎

父母爲吾一身之天吾一家之君故孝爲百行之首從來天地鬼神都擁護孝子遠近賢愚都親敬孝子即賊盜禽獸昆虫草木亦感孚孝子人非空桑所生

請試叩心自想赤子當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今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要使吾父母身安心安當用何法要使人人都會愛親敬親當用何法便有一段生機在在流貫人可堯舜世可唐虞矣

人倫首父子人道首孝慈孰是父而不慈愛其子乃人子孩提而後齒漸長染漸深或因父母拘之嚴而怨生或因父母寵之偏而驕生或父母遺之太厚而蕩生或父母所授太薄而恨生遂緣此不孝是千古

大變也必思身何以生我亦將爲人父母而望子之孝以是心一轉念焉凡怨心驕心蕩心恨心盡都銷化則仰可對父母俯可對此心無負七尺於天地間矣

人喜則氣溢故常呼子憂則氣反故常呼親嗟乎憂喜者性情之眞父子者天性之至

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進諫爲心也且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者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於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

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艮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夫婦意相比也情相暱也而王於有別夫象曰婦象月日月迭運晝夜相照爲望相映爲弦相避爲朔相交爲合璧月止一會古者月令多忌欲人謹房闥遠色慾其防甚嚴法天以有別也故壽命延聰明長而子嗣廣矣無別則媟褻蠱惑夭凶隨之故必相別以相成也若以不正狎其夫好色逝其婦何以云別耶至于糟糠之婦富貴遂忘怨耦曰仇日常反目是夫婦之道苦君子更宜深戒矣

兄弟乃一體而兩分比之手足誼至重也概觀人間成人無兄弟孩提有兄弟何也孩提笑樂遊戲追隨其情最逼眞而成人之後則私心起而骨肉間也壯歲無兄弟暮年有兄弟何也暮年情愴於相見之日短且近死之心眞意時露悔悟還生而壯歲徒以意氣搆也富貴無兄弟窮簷有兄弟何也富貴家分門戶而居勢相隔也讒易入也窮簷寒臘一爐食寢同甘苦出入共勞逸懽洽最親矣

某嘗於兄弟聚會之時從容言曰兄弟天合者也夫妻人合者也今人有兄弟分居未聞有夫婦分居者是則疎天合而親人合者也豈非惑之甚哉有識君子何若與兄與弟相親相愛以篤吾天合之好乎況人之死生離合朝不慮夕古人言人活一世七十稀且以七十爲期除幼小無知及疾病違離外兄弟齊會同歡不能以二三十年況未及七十而死者乎不可不知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似乎違心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似乎誤事親欲其貴愛欲其富似乎不脫俗情然總是從第一念發來雜不得第二念所謂天理人情之至

詩云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此語殊未然天下豈有鬩墻之兄弟而能禦外侮者哉凡外侮之隙無不是鬩墻啓之當知此意

友而曰交非交不成其爲友非信不成其爲交信則言可踐非哆口而盟轉盻而寒信則行可質非面對一體衷隔千里信則利可共管鮑之讓也信則害可

任羊桃之殉也信則終身可憑信則妻子可託如獻臣篤羅玘古庵恤梁禋也是謂心交而指天晝日肝膈可捐膏肓一室同心誓水詎不稱信哉彼落石於阱萎木於山坐假月計翻雲者非交也君子惟信我之方寸耳

世人情面多肝膽少即自號爲肝膽仍是情面而已不然則勢利而已偏黨而已肝膽在交際之間噫此道之存者或寡矣

鄉里生才宗族愛之閭黨敬之謂其能表正風俗而增重鄉里也一膺官秩夌傲侵奪剝人肥已無所忌憚鄉里何樂於生此才哉朝廷養士科第榮之爵祿寵之欲其能惠澤黎庶而報禮朝廷也一登仕籍恣肆暴虐害民取財無所顧惜朝廷何貴於養此士哉

師長者奉以爲矜式者也我爲師長必思所以教人之道我爲弟子必思所以事人之道是以古人履可進（留侯）雪可立（游楊）財可公難可赴（羅近溪）耕耘可代（陳白沙）灑掃可供（薛思菴）顯秩可辭（賀醫閭）仕進可遲（呂涇野）三年喪可服（王栟）數年墓可廬（子貢）總

之陶鑄之恩洽不可負也

賀氏陽亨二條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皆肅然不犯之意嫣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太姒必曰刑于寡妻齊御刑總以嚴爲王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乃縱逸放肆綱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肅正之中自然雍睦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

淩犯之風反自此起是以君子審所尙也
古人家政貴異不貴同蓋慮夫恩之或狎而倫之或瀆也是以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通椸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之類皆防之以禮截然有不容以或苟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嚴之云者以禮爲防者也

范氏竹溪又十七條

酒裏學愼色裏學潔財裏學廉氣裏學忍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無骨力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使人盡快我意自家猶不能知自家心如何要使人盡知我心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錢從戈戈者爭也固宜取有必爭之勢銀從艮艮者止也是何貪無知止之期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東萊以六悔告人天與土田而詭稅天與子孫而隱丁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聰明而濟奸天與富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害人寧陵以六愆醒世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慾是人鬼關

笥空貯以典籍屋陋潤以琹書腹餒飽以古今貌瘠肥以精神體病醫以陰德子孫愚智以義方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于貨利生貪饕病濃于功業生造作病濃于名譽生矯激病濃于學古生書葫蘆病濃於學禪生野狐病吾有一味藥解此萬病毒曰澹萬般之樂皆得於澹澹于寵遁得浮雲富貴之衷猶澹于取舍得江風山月之受用澹於眼界得天空海濶之襟懷澹于貧困得簞瓢陋巷之恬樂澹於行藏得歸雲倦鳥之舒徐澹于居處得五柳三徑之瀟灑吾有一引子亭此萬般澹曰苦

存光明正大之心發光明正大之言爲光明正大之事生則增重於天下沒則流芳于萬世除放僻邪侈之思禁放僻邪侈之言斷放僻邪侈之事生不播惡於天下沒不遺臭於萬世

教子孫守禮法却不可導之退縮迂緩戒子孫貪財貨却不可縱之輕費暴殄

看得聖人遠了聖人却在綱常倫理上用工夫看得聖人近了聖人却在參天兩地上無虧欠

積金積粟積之數十年未有不散授田授宅授之四五代未有不移惟殘書幾卷可使子孫誦讀良心一點可爲身後流傳

陳氏幾亭一條

置盆水於靜室未冰也微動之則立凝長河迅流雖寒不冱大通故也故陰凝之患無不踩激而成既不能江河之大通又不靜以蓄之嗚呼此禍之所以常烈也治家者知之

馮氏少墟二條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合家做君子做善

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合家余曰學者固不能必得合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是惡故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初學之士知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不能以父母兄弟妻子奴僕爲一體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是孳孳爲善者爲其與人同者也不爲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爲善我爲善其何以爲舜之徒哉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賀氏陽亨又二條

養正錄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又曰。至要無如教子。又曰。廣積不如教子。又曰。士人家切宜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又曰。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病。又曰。人家子弟惟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利。

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呂氏新吾七條

何是何非。何長何短。但看百忍之圖。不瘖不瞽不癡不聾。自取一朝之忿。

捱不過底事。莫如蚤行。悔無及之言。何似休說。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與人較量。只是一箇人能容一人者。兼一人。能容十人者兼十人。能容千萬人者兼千萬人。所貴乎士君子者正以其能容也。不能容而較之。與所較何異。

百姓得所。是人君太平。軍民安業。是人臣太平。五穀豐登。是百姓太平。大小和順。是一家太平。父母無疾。是人子太平。

仙家不分瓦礫銅鐵。都要點成金。釋家不分鳥獸草木。都要證成佛。儒家不分昏懦奸凶。都要化爲聖

鄒氏南臯一條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周氏訥溪一條

人每日必思行幾件有利益於人的事。日日如是。久則天理心熟。起心動念。都是天理矣。出一言必思莫傷人否。行一事必思莫傷人否。一念差了。便恐懼不敢。必思速改。不可放過。當作功課做。夜則思之。每日

行得三四件不可憮喜未能行得必思補足

呂氏涇野二條

天下之血脉皆吾乾父坤母之血脉也昔予與一太守作序文有曰一人有數子女焉有醜者有聰者有跛者爲醜者多備裝奩爲聰者使學算爲跛者使學藝各得其所能如此愛子女之心以愛天下之民則天下之血脉通矣何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始可謂爲孝子爲仁人矣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程子以手足痿痺爲不仁其知此乎

如今學者把富貴說是人爵不肯說他不知君子非不欲富貴但不溺於富貴耳若非富貴何以遂其博施濟衆之心好色好貨好樂孟子且說與民同之於王何有論禹稷則曰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可見聖賢之爲仁亦不外於富貴宮室飲食男女而得之也

耿氏天臺二條

自外物言無論聲名富貴卽四肢百骸亦軀殼耳何物是我於此信得及世味淡然矣自性分言無論父子昆弟卽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何物非我於此信得及心體廓然矣

吾人眞眞切切爲已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已只求別人不特世之所謂賢人君子有所指摘雖古來諸大聖賢其形迹亦多可疑處

呂氏新吾又三條

示兒說曰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諂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

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此古聖人教人大畧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違善以徼福善者皆毀而君子不敢忘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饑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饑不食堇渴不飲鴆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

自來也。於我何與焉。

人之善難言也。不擇善者毋失之。或曰。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恥包羞。納侮受欺。善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爲阱也。君子臨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是故有寬爲惡而嚴爲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予。善乎。曰。非也。此墨氏也。不然。是以恩爲市也。君子推恩有序。由親及踈。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爲暴。而赦不爲仁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責愚

悖。盡我寬心。忘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嚴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買禍也。君子較其厚薄。觀人審己。和平獎勸。以遠恥辱。是故有薄責於人爲是。而攻人之惡爲非者。此類是也。兒輩亦有爲善之心矣。余懼其昧於是非過不及之間也。作此以示之。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儉與勤。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奸。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語。休作生分之事。休專公共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

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喜張。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鄉黨爲之羞。妻子爲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

呂氏豫石四條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忠恕。無兩事。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孝經。孔子之教書也。皆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

上下無怨。天下和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極切近。極廣大。

士君子立身。要自定根脚。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風望氣。東奔西走。踏兩家船。或寄一家籬下。不知雨罷庭空。酒闌客散。作何生活。

示兒書云。做人要立决烈志。奮剛大氣。存中正心。養靈明性。調和平情。出典則言。行光明事。積傅厚德。成悠遠業。方做得箇人。

人家盛衰。只看後來人如何。後來人賢不肖。未必是

天生定亦在人學不學爾學則檢束身心存養德性處事接人自循道理不肯忽畧一起心動念便恐不合於天便恐不合於人便恐得罪於鬼神寧過於厚不肯流於薄如此等人心地光明行事平易處富貴可長保福祿處貧賤可免恥辱即此便是盛也若不學之人但知利已不顧損人人我相忒分明即父子兄弟夫婦間也隔藩籬分爾我廣大心胸自割狹小更何地方容人更何地方受福如此等人處富貴多欲怨處貧賤不免苦惱即此便是衰也人皆謂盛衰

天數若如此看盛衰却是人自取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古之智者有言曰知微君子必不肯蹈禍患之域將見益之盛不待天損而自損之槃之極不待天辱而自辱之何謂自損檢察已過自責自克不敢貳過不敢文過不敢憚改是也何謂自辱割已之所愛與人共之舍已之所欲與衆同之食甘自菲衣甘自惡處甘自下是也能自損則日益能自辱則日榮盛衰豈不由人自取哉吾嘗自思前人勤儉辛苦淡薄積福與我後人享受忠厚謙謹積德與我後人受報若我後人享盡福受盡報則我之後人無所受我報矣可懼可省一身喫著有限喫些粗的著些粗的將就用些却何不可若分些與人且不論人感德只此心亦何等快樂又何可刻薄取人以自肥倚也自心凡事不惱怒享和平之福自然人悅神佑百祿來同我平日少此一著自亦覺得無福但一念心好鬼神憫之汝不可不以爲戒讀書莫懶惰莫與不學好的人同處與君子交坐談莫說閑話莫說人家長短莫發人隱事家中須內外謹嚴

陳氏仲醇訂正世範一條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久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悞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心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羅氏近溪一條

人問先生云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曰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綫歌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此非不近人情有所勉强於其間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己則精神自然出拔物類自然感通一家之内雍雍肅肅太和元氣流動充滿誰非

以家累不學實以不學累家也

右正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各條

切言

切言者實指其情與事也情有當制事有當遏當戒蓋内外交毖之學焉夫泛泛而圖之則或逐末而忘本或舍近而圖遠家庭之間鮮不蠹矣是亦爲父兄者游談無根之過也纂切言

王氏家訓一條

凡爲子孫計者當戒以忿怒致爭忿怒致爭其初甚微其禍甚大語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此之謂也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既炎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若人屢相凌逼當理遣之遜避之

鄒氏南皐二條

怒字奴心非正心怒最不可有怒則傷肝肝屬木木屬仁怒則傷於仁養德養壽俱宜戒之

七情惟怒爲難制人當盛怒時若說要以理排遣便降伏不下只怒時且不要驟發略存想一想事體輕重如何後來下落如何暴戾之氣即未必銷鎔亦或稍退回此便是工夫處

呂氏新吾二條

子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火不至減於怒之半又
火而後至詬之而止因此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
耶中減而中節耶終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
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個念頭不變
七情中少了欲怒二字不妨事如以爲不善可怒耶
已有惡字矣如以爲善可欲耶已有愛字矣二字剛
惡柔奸豈可留在腔子裡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
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許多荆榛却自容得

鄒氏南皐又一條

不曰福善禍惡而曰福善禍淫何也葢理欲判人禽
之關淫爲欲之首卽爲惡之首中其病蔣有淺深故
得其惡報有大小或身有惡疾或家有醜風或世有
汚名又且明遭顯禍幽遭神譴想來數般都無美趣
何苦不拔足而陷溺其中甚哉色之禍人也不火而
能焚也不水而能溺也不刃而能殺也甚哉色之禍
人也

胡氏廬山十一條

凡子弟職分當爲者必敬斂安意而爲之毋以屈下
卑賤爲耻陶淵明鑑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
子貢之埋狗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葢古者禮教素
明人心皆恭敬和順但知循禮爲樂不循禮爲不樂
後世小學之教不明子弟從幼已習成驕惰雖職分
當爲者亦儼然自肆而不爲此箇病根不去則教將
安施善將安入百非衆咎皆從此中生横渠先生已
極言其害朱子於小學近思錄已俱載之矣

凡視必以禮毋視邪色毋窺人之隱密毋視人之私
書毋上於面而傲毋下於帶而憂毋傾而姦毋流動

邪眄回轉四顧爲雎盱覘伺之態
夫目與心最相關目之逐物最爲害德最爲難防
故四勿以視爲先視之得失不惟心之邪正係於
此而敬傲亦係於此苟於此或忽則所謂開目便
錯了切戒切戒横渠先生又拳拳欲人下其視以
柔其心其心柔則其聽言自然敬且信此又後生
輩之所當知

凡聽必以禮毋側聽毋聽淫聲與長者語必肅恭以
聽

與人並坐不可聽人私語凡入人家毋竊聽內人之言

凡容貌必端莊凝重整齊嚴肅毋傾邪放縱毋偷惰倨傲毋急遽麤厲毋易盈易歉輕喜輕怒輕誓輕笑輕信輕疑不居之容舒遲而溫和會講之容齊遬而端莊

按夫子嘗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唐人有云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呂榮公又言後生少年須要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不惟君

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故容止辭令之間誠後生輩之不可忽人能於此等處事事能以禮自克而不徇其意之所安則不惟可以固束筋骸而威儀可法亦所以寧靜志慮養成德器修勵學業而享有遐福也否則非惟承載道理不任亦豈是享福壽之器耶後生戒之

凡食必以禮有時有節相推相讓毋恥惡食毋爭較多少美惡揀擇去取毋急於求飽如放飯摶飯揚飯之類是也毋因味美而貪食如恣口掠食固獲重梜流歠嘬炙之類是也毋犯人之厭惡如飲而流殘食而刺齒魚肉已歷口者復反於器致人穢之不食之類是也毋賤主人之食如讓食而唾投與狗骨之類是也毋得鬧飲食之聲如齧骨咤食之類是也有不可不飽者如專席請召與尊者賢者賜之類是也有不能飽者如臨喪如見殘疾餓殍可哀矜之類是也夫飲食人之大欲古人於此等處必致謙養廉無一毫不以禮自節乃克己工夫至要切者也否則其不至於養小失大者幾希戒之戒之

凡對飲須是同類不可與非其人而飲凡飲須是人家中設筵不可入酒肆而飲酒以合歡飲非其類不惟失身且酒後易流恐相引爲不善者有之酒肆喧雜亦豈君子所宜入哉

凡喪未除及臨人家吊哭不可飲凡遇天變震怒及凶荒時歲不可恣飲酒是歡樂忘哀之物居喪及弔哭時自不宜飲天變震怒及凶荒時歲正當恐懼修省之時豈宜恣飲

凡侍尊長不宜恣飲恐失儀不敬也凡臨大事不宜恣飲恐悞事也

尤宜早起晏眠不可當晝而寢夜寢必後長者長者

不命則不敢寢既寢則勿言勿語斬截邪思妄念以
齊其心勿伏勿尸收斂手足以肅其躬則心安神定
而夜氣自清矣

馮氏少墟十六條

戒士文云一毋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毋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毋在稠衆中高談闊論旁若無人
一毋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
一毋爭强好勝擅遞呈詞

一毋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汚
一毋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一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毋看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謡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
袍
一毋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
一毋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一毋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毋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毋閒遊浪走及更深夜靜方才到家
一毋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以上十六欵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
諄諄言之宜愼聽毋忽

來氏瞿唐二條

人能改過聞道及早爲貴然已經蹉跎縱四十已後
未爲晩也張橫渠少年談兵喜孫李延平少年豪勇
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及後聞道少年之事亦何害哉

聖人教人不曾教人生出來十八歲之時就無過許
人改過故不遠復者易曰元吉
讀書有法要讀得自在不覺勞苦每日當有課程看
每日何時口當講誦口方覺勞苦矣即轉而於手手
書寫方覺勞苦矣即轉而於脚或出看田園或赴會
所或應賓客朋友又如家貧子路負米曾子耕作梁
山歌是也脚移方覺倦怠則于書房中瞑目靜坐心
主乎息息依乎心澄此心於不識不知之天令其睥
睥如也既靜坐之久又出而經行或臨水邊或坐山

麓或就松風或移竹影復轉而用功乎心或作新文或改舊何使五體五官轉相効勞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而一切聲利得失聽乎其天置之度外而不問不使其填塞此物于我之胸中則此心寬舒自在優游厭飫雖讀書猶不讀書心與理相爲洽浹自不覺其日進而月長矣此雖舉業當如是要之正學功夫亦不外此也康節云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

馮氏少墟文三條

世之論善惡禍福報應皆歸之佛氏此大不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非吾儒之言耶羿善射奡盪舟皆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指其人以實之矣至于史傳所載尤爲彰明較著蓋善惡禍福報應昭昭不爽此自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原非渺茫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誠者言實有此理實有此事也

栽培傾覆正是體物不遺處此所以中庸鬼神章從即言報應大德受命天地何心鬼神何心人亦何心只是一理之自然感召耳而或者朝修德而夕望報一或不應輒以爲天地間無善惡報應之事不知因爲報而修德又是僞又不是誠如何能感格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必居易以俟命而無一毫望報之心才謂之誠才謂之德才能受命大德必受命是論其理居易以俟命是論其心且如禹稷躬稼而在禹既以身報矣稷至十六傳而子孫始有天下稷即大德難道以其身強與造化爭只得居易以俟可見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道理合當如此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惡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於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憚而不爲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德行

王氏守溪一條

古人諱忌拘甚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忠子不肯受中奉大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司高錯下及第此何理也夫父名温客不敢云温酒猶云直犯其諱耳父名石身不敢復履石猶云觸目儆心耳若嫌諱何至于不應試不拜官乎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禮固巳明著之矣

唐氏一庵一條

一富人競直涉世多致怨前輩與之語曰我知汝心

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爲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爲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舍一百一十爲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有其地而得順聯其情而入安況旣以貨財雄長一鄉亦當以貨財覆庇一鄉此則其交以道又其接不可不以禮假之顔色温我語言體其艱苦這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爲也其人悅而不釋果數以事累

宋氏瞿唐又一條

劉元城先生自遷謫時以父母惟其疾之憂遂絶欲自絶欲三十年來氣血意思只如少年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觀書未嘗晝寢歳時家廟跪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閣心嘗前知

薛氏德温二條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則勉强而然斯

又爲次也貪而不廉民斯爲下矣

或曰人有慢巳者何以處之曰使巳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巳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巳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爲警

顧氏涇陽一條

示兒帖云凡爲父兄的莫不愛其子弟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着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

始不欲以汝姓名一聞于主者非恝然於汝也汝質
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
以言之就義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
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
行狀至今讀之尚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
看人生窮通利鈍即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
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
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
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

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没有分造化亦炎涼矣
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
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猶然暖衣飽食安享太
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因有竄流
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干
進即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
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功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
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
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至

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
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恝然於汝也
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
而進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
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
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真受
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

耿氏天臺一條

今補博士弟子員者類命之曰士柄文使者歲校而

等之列高等者志伸氣揚不則索然而頹大凡然也
不知柄文者所等等其藝耳非等其人也士固自有
等春陵夫子嘗等之矣曰性焉安焉之謂聖人之上
也曰執焉復焉之謂賢亦上也士誠慕而希之何者
爲要惟是蚤夜循省不肯齪齪自安於卑汚下流乃
得入等故曰有耻則可教即吾夫子品士直以行己
有耻者列高等耻之於人大矣哉顧今之士不耻其
所可耻而耻其所不當耻者溺於習久矣由辨之不
早也念此耻字爲士人一綫生脉特爲幼輩始入學

者發之

陳氏仲醇訂正世範十三條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切思之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葢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妻

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髙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飮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小疵以爲大惡如遇親故粧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之私父母自爽其衡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飮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飮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葢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況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

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値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迤邐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致破家也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常極其愛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少子而遷及之耶則爲孫者又可以思矣

祖父年高怠於營幹者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祖父出於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事游蕩則均給之後既無爭訟必至興隆若祖父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後母之子緣有子亡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自有憎愛凡衣食財物所及必有厚薄致令子孫力求均給其祖父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得不起他日爭端若祖父緣其子孫內有不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給田產彼以爲已分所有必邀求尊長立契典賣典賣既盡窺覦他房從而婪取必至興訟使賢子賢孫被其擾害同于破蕩不可不思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能守已其中有一不肖則十數人均受其害至于破家者有之國家法令百端終不能禁祖父智謀百端終不能防欲保延家祚者鑒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修德熟慮以爲長久之計耶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凡其身試見效之言欲以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訕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之後矣

聖賢猶不能無過況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無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自古聖賢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況居鄉曲同爲編氓尤其所無畏或輕議已亦何怪焉大抵指是爲非必妬忌之人及素有讐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論正當勿卹勿辯也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

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歐陽氏南野三條

王文正公有傲弟不可馴一日公歸自外適其弟盡碎酒缸於庭酒流滿地公攝衣循無酒處徐步而入竟不復言韓忠獻公與歐曾諸公同在政府每議事二公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事亦無不濟此最可爲處昆弟鄉族之道若嘵嘵揭揭辨已之是折人之非所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非眞實流溢於孝友恭讓之念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克治有素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然其發端則順父母尤爲切要和妻子翕昆弟睦鄉族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府縣及鄉士夫一切慶問之禮皆不可廢此非以爲媚府縣吾父母官也鄉士夫吾斯文骨肉也于此不

用其情惡乎用其情但近世欲以此爲干求之資故不事干求者遂并其禮而廢之夫我不加禮於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於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强恕而行之道也更要精實不可一毫虛飾凡怪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於心他人過失醜惡一切不可形之於口卽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

豈惟官爲然雖吏卒亦不可忽之鄉里士夫朋友以愛憎爲毀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尚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怪一人尚不能

必人之不怪我孟子云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吾願從事於此而未能也

高氏景逸二條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無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于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右切言一類分纂明儒俗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各條

警言

警言者諫告以是非利害也夫人心多弛弛者不可以不束人力多怠怠者不可以不翼是豈婉諷能喻巽語能入哉雖激焉不得以爲甚也雖危焉不得以爲亢也如釋氏之鳴鐘如道人之振鐸入耳者必怵然於衷頳然於面其庶有所懲乎纂警言

薛氏德温一條

戒子書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

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于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

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

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深儆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志望也

王氏陽明一條

先生客座私祝云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

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呂氏新吾十條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此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媟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于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也若一相逢不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

凡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什襲而櫝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之圍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醜好在我我無飾也愛憎在人我無與也故作扭揑態與倚門獻笑者何異

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全不向自己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負貨努盡筋力覓得幾文錢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

吾友楊道淵嘗自嘆恨以爲學者讀書當赳試失意時便奮發曰到家却要如何及奮發數日或倦怠或應酬則曰且歇下一時明日再做且却二字循環過了一生余深味其言士君子進德修業皆爲且却二

字所牽縛白首竟成浩嘆果能一旦奮發有爲鼓舞不倦除却進德是甃而後已工夫其餘事業不過五年七年無不成之理然而成者千百無一何也志之不立而爲之不勇也故三達德以勇爲手足不着這箇字智仁都行不得而終成癱瘓之人矣

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毎以知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麽行箇甚麽遇爲政題目毎以教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若徒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要國家寵利此與誆騙何異吾輩宜惕然省矣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托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朱註云誾誾和悅而諍也只一諍字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只欠一諍字少了聖人一邊便入妾婦之道

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于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值獨處室卽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坐之懷彼女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卽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迫于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且昧禮犯義卽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卽夜夜坐懷夜夜必不亂

亦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卽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于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詎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可不愼也與其信心而略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卽使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坐吾懷凡事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此人禽之界尤微也曾謂介若惠也尚[illegible]之乎男女之義當以魯男子閉

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不修丘壠烝嘗不如出家僧道

范氏竹溪一條

人生而稟靈天地肖形父母任世一日做一日好人必不枉生宇宙豈其不流芳而顧遺臭令後人笑罵耶不負此男兒鬚眉乎除非人類不可化誨倘具人體穿人衣喫人飯誰不願做天地間好人也幼而父兄教之壯而師友成之老而禮義維之今日能爲好

人異日必爲好官故曰能爲天下第一等人如做天下第一品官

崔氏後渠一條

千林之木不足以勝雙斧萬金之子不足以當坐費

蔡氏虛齋四條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人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豈但不得便宜却是大喫虧的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浮躁亦是不壽之徵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

陋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趨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

賀氏陽亨一條

知子莫如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卽可覘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耶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至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耶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兎狡而規利鼠竊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

不待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敗而屬之他人矣

來氏瞿唐二條

惟德動天善不可不修於身惟天眷德善不可不傳於後今人雖有愛子孫之心而不知愛子孫之道但惟以私利愛之而已而不知私利之愛乃趨火赴淵之籌覆宗絕嗣之計也前人明見此理故常訓於家曰修身豈止一身謀要為兒孫後代留此保愛子孫之切心也

財之為物誰人不愛但有聚必有散乃必然之理其

散時非天災則人禍也天災如水火之類人禍則盜賊訟獄之類是也皆所以敗財也古人如麥舟之濟皆是散我之財但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名為義舉乃歡喜錢也若水火與訟獄不惟散之無名亦且去之懊悔散財雖同其所以散之則異矣故理當散財處則當自反曰此吾財當散也莫似俗人惡求十貫易善化一文難

曹氏眞子一條

觀音廟記云或有問於余曰觀音救苦有諸曰有之然救其可救者耳救難有諸曰有之亦救其可救者耳有人於此敦孝克弟循理守義不幸而罹於苦難神將急救之抑或舉動雖愆出於失悞不係有心苦難及焉神亦救之亦或顯有罪過似在弗宥悔心未泯尚可更新苦難之遭神亦救之神明好生衆生可憫用是拯濟倘有良心斲滅甘從邪枉逞暴戾為得計懷譎詐而罔人怙慝不悛省改無日天網昭昭賞善罰惡有常理焉斯人之苦天苦之也斯人之患天患之也觀音固慈不與天左烏得而救諸吁嗟强家騙室未嘗不奉神像甚且攫金而還封牟報祭神方

怒笑彼昏不知尚冀免禍而倖福其可得乎祗見其愚而已矣

劉氏念臺三條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且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饑寒豈不辜負先人為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汨沒了一端却又

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且賜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戕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堯如天如神眞是迥隻千古爲生知安行第一人舜學知之至者也禹困知之至者也大舜一生只認得已是庸人故執中之傳開口說人心惟危舜眞自

道也故一生只是舍己從人好問好察聞見若決所以淩假登高造極自庸人做到聖地位大禹只是克艱口口說苦說艱其一生得力在勤儉二字所謂勤將補拙儉以補過云爾終被他做了聖人禹治水是極大事功只是行所無事而已乃知禹之聰明一毫無用處此是他大智處即是舜之稱大智處後來顏子善學舜曾子善學禹噫顏氏之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似曾子者斯可矣

舜處人倫未免有參商皆天理人情之不得不然者

做舜極難不合有不是處號泣二語是眞實語也孟子嘗斷焚廩浚井爲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一語相傳是實錄由此推之可見當時兄弟依舊存大體在但象語是僞舜語是眞此是分聖狂處也當時父母與弟都坐在庸人局內其父母與弟見得事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事已如此我必行不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脚處只是一些子及瞽瞍允若之日已認得有不是處與舜只爭先後之間耳

范氏竹溪一條

誦詩讀書士之生理也春耕秋穫農之生理也居肆成事工之生理也貿易經營商之生理也不獨四民各有生理即傭菜卒伍吏役婦女各有當盡之事即是各人生理各安生理則身有專業人無軼志天下自見太平矣生對死而言若不安生道則尋死道矣理對亂而言若不安理路則走亂路矣豈可哉天下人果能安分守理就是風動世界協和景象矣

楊氏楠山二條

陘野呂先生過某府太守侍坐太守子讀書樓上聲徹於樓下太守命止之曰當徹誦恐傷氣既又促左右以時進食曰勿令饑又戒之曰當爲掖之恐或蹉跌先生謂太守曰公之愛子可謂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可也遇順德府太守餓於門外餞所近府養濟院先生以餜食一卓令二吏送院中謂太守曰以公佳餜與無告共之願公體我此心以惠恤鰥寡可也訥溪周子述以告予予爲嘆息者久之

嘗盍一甁貯食碗置之未安之處此心不已必欲既

安然後已將一個身心不會置之安穩之地如個無稍工之舟漂蕩於風波之上東風來則西去西風來則東去必至傾覆而後已是何道理則是置此身心不如置此甁之敬愼也

海氏剛峯一條

嚴師教云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石君子能隆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茍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也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膴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捺今或爲惱惱者一易之

言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晃裳而有媢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耻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若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已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已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而影上辱而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

之亦炙顏以立於天地之間卿俯首索氣縱其一磐
而終立於卿■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
呼瑞有一於此不如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
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呼嘗之諍爾劣

陳氏仲醇訂正世範十五條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
地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
貌繆爲恭敬者其不爲天地鬼神所誅則幸矣況望
世世篤孝而門戶昌隆者乎苟能知此則自此而

皆不可不誠有識君子試以誠與不誠者較其久
遠效驗孰多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
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
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
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
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
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自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
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若好伏於
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與爭之人所謂如
鬼如蜮也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亦不可謂僻
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墻壁有耳
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子弟有愚繆貪汚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治獄
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
福今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胥輩改易事情庇惡
善豈不與陰德相反古人又謂我多陰謀道家所

謂害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汚必與胥
輩同謀貨鬻公事以曲爲直人受其寃無所告訴豈
不謂之陰謀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
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有遠識者必信
此言

同居父子兄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
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
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
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爲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爲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列於其側者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見者謾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胸中寬泰

與敝迷之人如何

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有能省用速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持大凡貴人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閒冷其俸給亦厚其賜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賜遺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費非出家財不可況又析一家爲數家而用度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不加量節乃立轉於溝壑之道也

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爲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爲儒具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牋簡

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爲童蒙之師如不能爲儒則醫卜農圃商賈技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爲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乃不肯爲醫卜農圃商賈技術等事而甘心爲乞丐盜竊深可誅也凡强顔于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副折腰於富人之前而托名於假貸遊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雲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衆目盜財入已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

也世人有爲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膺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
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
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
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而齟齬必
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年
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
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
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

中間一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
受辛苦卽享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
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
於人力不能勝天徒爲著著者笑耳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
測之機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
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
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
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

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若定分中所
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
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胷中平夷
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
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
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
耳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
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

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
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
異特其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
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
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
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
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

故以其所習爲而補之則爲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書言九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立恭敬毅温廉塞義者習爲也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亦近此類雖然已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人乃知不然流爲小人之歸矣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一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子怨父貧弟擴兄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懽奴僕視盛衰爲勤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此所以多衰門也

晁氏文元二條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縱柴指之欲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抗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而在我先傷矣

高氏景逸二條

家訓云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墻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題文昌帝君像云詩稱張仲孝友者卽神也今且列星於天司命於世世人冀昌其後者必嚴事神夫神孝友者也其所福必孝友者也然則孝友者善其身

且以昌其後人人之嚴事其父兄當知所以嚴事神斯乃爲能事神者矣

陶氏石簣三條

人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相和叶決無與盛之理就令偶致富貴亦有何樂譬如荊棘林中雖繁華異卉爛焉滿目終無可着脚處也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緊內可以鍊性氣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輭滑中滾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

生矣

世間事宜長令可加如飯蔬糲可加而膏粱至膏粱而莫加矣衣布素可加而錦綺至錦綺而莫加矣貧賤而富貴富貴而奢華皆自處莫加之地吾懼損之日至也

右警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各條

閑家編卷之二

家訓箴言

箴言者若銘若謠可歌可詠也夫六經之中惟易與詩爲有韻之言然易之繇辭猝難心解而詩之諷諭感人易入是集也猶詩敎也可以書諸紳可以揭諸座觸目警心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嗟歎之詩可以興是或一道也纂箴言

范氏竹溪述蘇氏東坡箴一條

每憶宋儒蘇東坡貧富歌曰一要貧學燒銀二要貧孝空門三要貧訟公庭四要貧好移墳五要貧置龍人六要貧賠女門七要貧好宅新八要貧酒賭頻九要貧宴貴賓十要貧好賽神一可富孝親族二可富少奴僕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勤苦五可富不高屋六可富長忍辱七可富麄衣服八可富養六畜九可富多糞土十可富沒名目眞一字一擊節也

李氏見羅述陸氏象山箴一條

陸象山毎五日輒令家人搖鐸周呼曰聽聽聽人生萬事須依命富貴窮通非偶然壽夭生死安排定聽聽聽又呼曰聽聽聽人生萬事休推命聖賢豪傑在人爲孝子忠臣本天性聽聽聽此家家所宜醒聾振聵也

方氏正學五倫箴五首

君臣

吁嗟率土濱俱屬王之臣君尊有如天誰非戴天人君親有如父誰敢忘嚴親所以古大聖以此冠五倫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曰夔夔瞽瞍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樂正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繇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

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口如蜜轉眼是讎人

又家人箴十五首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旃斯爲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絶爲禽獸之歸耶

念先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夙夜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爲僞謂敬難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汝足能俯興拜跽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有

邑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恃弗戒繇道在已豈
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爲禽獸吾之所
受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顔孟之
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
不學不免於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耻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

僥倖高位秖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
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修已而已未至聖賢
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
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
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
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
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
不勉

絕私

厚已薄人固爲自私厚人薄已亦匪其宜大公之道
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爲偏
疏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
則爲人僞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已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嚴厥父兄
相率以聽小大祗肅靡敢驕傲於道爲順順足致和

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
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
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
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慍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
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爲益
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
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

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爲人之所薄
實在君子考其所繇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爲
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爲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
自以爲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
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强怨其既耄於戲汝乎
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
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
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
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
家室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甲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
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爲美
僞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

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愼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
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
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
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
無以耳目之娛而爲腹心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

終身之累難捺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
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
氣之盈也

愼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
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
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
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忍罪如邱陵
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古人

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
於理或乖愼弗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
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王氏心齋述范魯公詩十二條

予弟座右銘宜將宋范魯公戒子弟詩書之其畧曰
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
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
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敎齊梁尚清議
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
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厄從此始
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
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
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
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
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
舉世重遊俠俗呼爲義氣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
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
舉世賤淸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
雖得市井憐還爲識者鄙
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
深淵與履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

閉門斂蹤跡縮手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
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晩翠
賦命有疾徐靑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呂氏沙隨小兒語四言十五條

既做生人便有生理箇箇安閑誰養活你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爲慌張
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飲酒若酸那得甜酒

擔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相爭
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濟
能有幾句兒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
强取巧圖只嫌不彀橫來之物要你承受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箇没有
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患難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强說
造言起事誰不怕你也要隄防王法天理

飽飯足衣亂說閑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

六言四條

蜂蛾也害飢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殺生害命
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子羹肉滿桌喫着只恨不甜
兒小任情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明養箇賊人

雜言十四條

事不干已分毫休理
任你心術奸險哄瞞不過天眼
使他不辨不難要他心上無言
人言未必皆真聽言只聽三分
休與小人爲讐小人自有對頭
幹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

走步休走擦了說話休說發了
大嚼多噎大走多蹶
爲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爲人若不學好誇甚尚書閣老
慌忙倒不得濟安詳走在頭地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
天來大功禁不得一句自稱海那深罪禁不得雙膝下跪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

呂氏新吾續小兒語四言四十七條

心要慈祥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手下無能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
遇事逢人豁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
休將實用費在無功蝙蝠翅兒一般有風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要知親恩看你兒郎要求子順先孝爺娘
別人情性與我一般時時體悉件件從寬

都見面前誰知腦後笑着不覺說着不受
人誇偏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心自曉
卑幼不才瞞避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僕隸縱横誰向你說惡名你受暗利他得
從小做人休壞一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
都要便宜我得人不虧人是禍虧巳是福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閑煩免你暗禍
正人君子邪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

好衣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各人之情各有所重當體人心休任巳性
無可奈何須得安命怨歎躁急又增一病
口腹小事廉恥所存切須忍巳休惡羞人
知是都知能是難能休聽口說只看躬行
讐無大小只怕傷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內要伶俐外要痴騃聰明逞盡惹禍招災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醒
丈夫一生廉恥爲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得高
白日所爲夜來省巳是惡當驚是善當喜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箇平常安穩到底
怒多横語喜多狂言一時褊急過後羞慚
慕貴恥貧志趣落羣驚奇駭異見識不濟
人生在世守身實難一味小心方得百年
心不顧身口不顧腹人生實難何苦縱欲
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着學識到底不濟

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没本事降伏自心
矮人場笑下士塗說學者識見要從心得
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喫飯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
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責巳要厚責人要薄
一飯之恩千金爲售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鼷鼠殺象蜈蚣殺龍蟻穴破隄螻孔崩城
意念深沉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不動
相彼兒曹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

分卑氣高能薄欲大中淺外浮十人九敗
坐井觀天面牆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
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思理
理可理度事有事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巳

六言四十條

修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爲惡天自不容
耳目受用一千身子受用一百到頭身子飢寒耳目顧你不得

明理莫如讀經省事須當讀史生兒見書如讐不如生箇瞎子
貧時恨望糟糠富日驕嫌甘旨天必難可人心那箇知足餓死
苦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一任舌頭
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一年不務農桑一年忍飢受凍
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强似將佛塑畫不如

救些貧難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箇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
責人絲髮皆非辨巳分毫都是盜蹠千古元兇盜蹠何曾自愧
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胭粉刀山喪了身家行止落人下眼相看
毋逞口頭輕薄造說別人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人侮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數說人極不要跟尋人愁不要喜悅

大凡做一件事就要當一件事若還苟且粗疎定不成一件事

少年志肆心狂長者之言偏惱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

改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妓從良

自家痛痒偏知別箇辛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恐責人愼勿責了

沉重有德君子輕薄無知狂童任你幾多學識何如才美周公

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憂勤箇箇亨通

兒好何須父業兒若不肖空積不如教子一經何用黃金滿室

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究竟君子無心那去較量損益

厚時說盡知心提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

牀雖不高有跌睡時仔細翻身穩當莫如地鋪橫般直安從君

事到延挨怕動臨時却恁慌忙除了差錯後悔還落前件牽腸

往日眞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若肯當年一苦無邊受用從今

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禍福彼此一般費了錢財不悔

郭璞選得吉地天綱看了良辰若說好墳沒禍請君做賊殺人

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先孟浪癡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

謙卑何曾致禍忍默沒箇招災厚積深藏遠器輕發小逞凡才

儉用亦能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經營長物

未來難以預定算彀到頭不彀每事常除二分那有悔的時候。

渾厚寬洪君子淺狹躁急凶人要求動物濟事還須易氣平心

堯舜禹文周孔面目只似常人止因一箇心好萬古尊爲聖神

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情我不關心去住

何用終年講學善惡箇箇分明穩坐高談萬里不如

跬蹐一程

只惡人生疥癬渾忘我病膏肓試向倉公問疾恐子不如伊行

萬古此身難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涴了乾坤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爲高進履結襪胯下古今眞正人豪

學者三般要緊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跳脫習俗

百尺竿頭進步鑚天巧智多才饒你跕得脚穩終然也要下來

莫防外面刀鎗只怕隨身兵刃七尺葢世男兒自殺只消方寸

雜言八十二條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

寧少一食休少一日

童生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終日惱

忙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若要德業成先學受窮困

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

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冤枉

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煩

十日無菽粟身亡百年無金珠何傷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五分偏美

見了財物心喜做賊從此做起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癡的

鳥獸無雜病窮漢没奇症

酒色財氣殺身四忌

聞惡不可就惡恐暜別人洩怒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

算計二着現在纔得頭着不敗

寧做麻中蓬不做菰生松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均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須分些兒

君子口裏沒亂道不是人倫是世教

君子脚跟沒亂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鬆後緊

飢可使耐飽可使再

熱勿使汗冷勿使顫

未飢先飯未飽先便

久立先養足久夜先養目

淸心寡慾不服四物省事休嗔不服四君

酒少飯淡二陳沒幹慎寒謹風續命無功

線流衝倒泰山休爲惡事開端

才多累了已身地多好了別人

白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趂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

休與衆人結讐休作公論對頭

三譽升天三毀入淵

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

芳名今古流傳豪傑不如聖賢

欺世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昧

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爲名修

口門洩盡心機心言無令口知

會遂的遂有待不會遂的遂現在

觸龍耽怕騎虎難下

無忽久安無憚初難

焚結碎環這箇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說

處世怕有進氣爲人怕有退氣

乘時如矢待時如死

毋賤賤毋老老毋貧貧毋小小

同困相憂同亨相讐

欲心要淡道心要艷

上看千似不如下看一寸前看百里不如後看一雖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搦

無求燥薪無激憤人

辨者不停訥者若聾辨者面赤訥者屏息辨者纔住

訥者一句辨者自慚訥者自謙

不怕他知只怕他依

說的不從默的偏成

塞不如決決不如竭

積威不論從違積愛不論是非

一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忍饑

怨他却是救他薄他却是厚他

世情休說透了世事休說殺了

盼望也不來空勞一盼望愁懼也須去多了一愁懼

貪喫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丟了

蚤行休要留戀到晚不着村店

閑閑轉到忙忙前長不如後長

怪人休怪老了愛人休愛惱了

侵晨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過臨時少

禍到休愁也要會救福來休喜也要會受

不怕驟只怕轉不怕一只怕積

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事休要做盡只是人當的便好

要喫虧的是乖占便宜的是獃

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蚤種收晚種丟

剛欲殺身不顧柔欲殺身不悟

當遲就要寧耐當速就要慷慨

回顧莫辭頻前人怕後人

歇事難奮玩民難振

窮易過富難享寧受痛莫受癢

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襖凍成病

右箴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明儒所纂前代語各條

惻言

惻言者借古人之缺陷儆晏安之藥石也夫不觀終天之恨何知愛日之歡不觀破巢之悲何知聚首之慶小雅常棣一章於死喪急難反覆低回和樂且耽一唱三歎文公之心固有怵惕而靡寧茹苦而莫訴也夫子讀之以爲父母其順則又咨嗟而歎慕之嗚呼周倩孔思千載如揭夫固有履常思變之道焉人奈何游游蕩蕩不念此境之不易得而視爲固然耶纂惻言

朱氏勉齋一條

德爲聖人君師天下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矣然堯子不肖舜父頑母嚚弟傲湯武處君臣之窮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子周流列國未嘗三年淹無憂惟文王仍有管蔡爲之子禹之功在萬世而抱父之痛獨終天也然則千古人倫之遭遇竟何如乎又何能一常變之不一齊修短之不齊乎

辛氏天齋一條

歐陽公母鄭太夫人告公曰吾之始歸也汝父免喪

逾年耳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數語讀之令人酸鼻

楊氏幼殷一條

昔范文正公戒諸子云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養親而不在矣汝母又早逝恐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盖公幼遇最坎軻故由後思前嗚咽乃爾

宋氏望之一條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聖門之所以痛哭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王裒弟子之所以廢蓼莪也三復斯言人子能無猛省

焦氏澹園一條

人當人倫遭變之際最屬慘然況以忠義而獲禍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見者痛心聞者淚下然而千秋萬古其名猶香此時主意再搖不得脚根再蹉不得若幸安常無事之時尤宜將此等故事感發良心且自慶幸益加起敬起孝焉

楊氏斛山二條

先生於明嘉靖朝直言敢諫累逮囚繫獄中寄子書云士君子立身天地間要存好心行好事骨肉恩愛終不可薄大學言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你當深味斯言以盡立身之本你張師昨告我如舜之處象此言最是汝伯父早逝以二子托我撫養我若待之或薄不如待你等他日死見汝伯父若問休為人何如我將何辭以對況汝祖父在天之靈

覘休與汝兄弟皆孫也固無一厚一薄我若厚汝薄彼汝祖父必以我為不孝之子言及於此便至淚涕汝宜深體我心

你祖母今年八十九歲過今冬九十歲矣我日夜屈指數恐我不得一見蒼天蒼天使我如此你二人前程要保守月食廩米一石當思天祿不可苟享前日試官出無若宋人然題恐是箴刺你不知是否我心為你憂慮他人守一增廣至白首不得糧者甚多食糧豈是容易事可畏可畏你若與鄰里無知識的飲

酒不讀書不知惕然警省李師傅便是樣子若藉我險難給假往來推病不與衆人同考你丈人便是樣子一失足雖有花洛大賢顯官亦救不得大抵人心迷惑深者至死不悟父守不得你到老在你自審

魏氏子敬二條

嘉善魏孔時先生以擊奸璫魏忠賢被逮備受苦毒長子子敬先生死於孝錢士升爲作傳畧云魏孝子諱學洢字子敬嘉善人邑庠生其尊人爲吾友孔時郎給諫諱大中當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

而送者千人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搒掠益毒已無生理子敬欲撾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蒐遻遻誰托於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咷至於死歿

三年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卿子廕賜諡而吾郡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疏聞於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詩文若干卷余正襟讀之涕洟感歎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腑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劃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

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正邪之辨斬然若別黔晳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眥唾罵齗齗不休觀其叙浙忠䟦短歌胸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關以孱軀出入千鋒萬鏑中人疑不痒死郎悖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受知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志性所迫必郎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劇同堂商搉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

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艷極矣
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極稱
閑居樂志以為諷已孔時還向余類慰曰豈不懷
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蘖此苦誰知然而
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聆肝隨父
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
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
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
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指生

似聆肝而其議論文章卓絕奇瑋足以副之求之古
人邈焉鮮匹嗟乎閹𤞤之際名教猖披謟者有兒鬚
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凜生氣孤
行于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敬為綱常維一
綫詎非忠正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
孔時葬葬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豎而異之時子敬
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朝廷褒
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是為志
子敬先生寄友人書云古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

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
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累累然列跪奸弁前訶之訴之
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
載鐐杻受棍疊棍所中結為黑丁黑丁漸漸陷為深
坎深坎上微裹藥傅焉不再宿復加拶掠藥裹為棍
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肉墮堦墀者
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亦無力覓死矣嗟
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見有慘毒如斯者哉先
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

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
三千三百金以死洊當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
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
彼纔意不在賍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詔獄入法司
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故
舊自一二人外率視我為疫鬼間扣之輒使人從門
縫中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閽
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早來黑[illegible]
匍惴惴恐死遲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illegible]

眉誠曰愼之予豈俟囑者幸勿數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深鄕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賫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寃哉已矣追比方始浄將就浙獄矣先子生存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於獄門老毋行哭於道路義士或有矜恤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浄猶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謂謬於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浄若死自思葬要離塚傍耳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儕良鄕賓客倐從俱似遥領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嘅然

歎足下真英傑也抆血而告之哀

楊夫人一條

楊椒山先生夫人張氏乞代夫死䟽云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遂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私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狂言復荷聖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兩片割斷腿筋二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汙日夜籠箍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餬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但聞今歲題奉欽依依律處斬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瞑目泉下然臣仰惟皇上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鑒蔆盆倘蒙哀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

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矣

右惻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及事實各條

愧言

愧言者聞之而愳見之而赧也夫天地之間貴賤有殊位靈蠢有分途矣指貴者不如賤則貴者必怒譏靈者不如蠢則靈者必忿然有時貴者實不如賤靈者實不如蠢聽輿人之誦稽稗史之詞盍亦反其本矣纂愧言

呂氏新吾二條

紫乞兒者乞燕市三十矣肌體半露槽𦶟不充視財貨淡如也一日得遺金七十餘兩告人曰某得金一

封果失主也還之有詐認者問多寡不合問重輕不合乞兒笑曰汝何異竊哉不與有捶而欲奪之者乞兒怒曰汝何異刼哉我可死金不可得亦不與埋而識之越數月金主不來一日乞兒過橋畔有夫婦被逮而泣者問之對曰昔貸富人某金息過百鬻產不足鬻一女猶不足今訟我於兵馬司矣乞兒曰嘻是我所素乞者也奈何爲是止吾救汝乃走謂富人曰公之富千百於某乃復錘人之膏髓而吸之耶設某夫婦旦暮死天道謂何渠負汝幾許曰百金乞兒曰

其爲償七十公寛其三十可乎富人曰汝安所得此乞兒曰但我往乃之埋所得金焉與富人富人媿曰汝能如是我獨無人心耶受五十金曰是吾故物其息免諸夫婦泣謝而去乞兒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乃如數給之贖其女以還餘十五金徧聚其友而謂之曰我等生無完衣固其常分奈寒何今分金徒爲一餐酒肉費無損於寒乃以金與木綿商得二百餘斤均分而去身不多銖兩云萬曆癸未余閩諸同舍郎命馬走訪之欲一識其面竟不得亦不知其何許人

陳茺瘖亦京師乞兒也年可五十項有癭人以名云毋負毋乞於市余素喜施以其負毋也施倍焉或冬寒毋子俱衣之數及門無厭曰惟公慈故敢數數他無望矣門吏云此輩窮於食毋負他人媼詭稱毋實非毋也余惡其僞絶之後數月向余曰毋病危乞一席爲藉吞聲泣不能語余亦泣予以錢五百爲棺具使人伺之買棺僱一人與舁埋其毋於城南亂塚中竟日哭余悲之明日使人饋食死於墓傍矣葢真毋也余悔甚欽而葬之爲傷心者累日乃遂門吏萬曆丁亥春也

賀氏賜享一條

近峰聞略云予先大父嘗言正統景泰間有丐者奉其父毋居南倉橋之醬舖中時父毋俱以疾廢丐者晨出而午歸未出而中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得市中精美者暮置酒跪拜啞歌於前必待父毋歡醉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

耿氏天臺二條

二孝子傳云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覘之則丐子也生一老嫗石堤上以所丐得酒捧觴而跪進焉唱葢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嘻曰儂宴人聊爲阿毋歡耳貴人嗟歎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毋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葢椎魯人也獨事毋有至性其

舊業俱以養毋費盡幾至乞食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羸於貲一日飲諸姻呼孝子侍姻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毋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肯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容罷郎致我毋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戸令人人袒撿之

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來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富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毋居令無訝也不尒懼傷毋氏心從父雖恚聽其語亟道毋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舊業包得卮知非盜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若不能勉奉毋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訴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座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毋氏焉閭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或言一顯官自任來陳金帛毋前使分散親戚以悅其意眞是孝子愚謂孝在守身此金帛盡出祿賜乃

可如非其所有而取之爲孝之累多矣且孝庸行也人皆可爲者也如必以此爲孝將貧賤者遂無能孝乎因憶長洲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瞷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毋前傾酒跪奉伺毋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之毋死丐不復見人至乞丐恭貧賤矣彼其事親有足令人景慕者則亦何必都通顯廣積蓄始稱孝哉

姚氏培吾一條

義僕傳云王一元猗氏王鏜令狐翁鋸之僕也翁少遊邑庠厭薄舉子業投牒督學使者得衣巾終身日以奕酒自娛田疇庫廪一切委諸一元一元竭誠無私而才復足以濟之肆翁家貲益充諸孫亦得專精業儒科第相繼初一元與諸僕素相等夷一旦專領家事衆共嫉之誣其積私財翁曰王一元决不負我衆言之不已翁曰渠爲我管家使我得免煩勞即有少許自潤亦何妨一元既死家無遺貲妻子不能自給翁時時賑䘏之人始知一元無私服翁知人善任

使云張緑汀曰王一元有才有行不當以僕隷輕之其得事令狐翁葢亦有天幸士不逢知已感此三嘆雖然恐士之能如一元者少也

曹氏真予一條

余莊馮村居人不及三十家然多賢孝侯氏青年殉節烈日争光傭人之婦耳梁盡孝秦士貴俱木匠每執役於人家遇餧食之美者必裹歸奉毋仍背其子女去防其分食楊守仁乃鐵匠其毋愛女每多費仁委曲應辦無怨言毋死既葬墓距家頗遠仁不忍遠留連累日

賀氏陽亨一條

苑賀玉堂閒話兗州有傭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傭工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毋給其妻所得刀錐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歸但欣然承奉未常露聲色其夫非理毆駡之婦亦不之懟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饑不飽食姑又不慈日肆凌虐婦益加恭

謹夫嘗携小妻至家賀以女弟呼之慇懃欵洽畧無愠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益信耳書之以備鑒戒

呂氏新吾又二條

丐婦焦存兒生而瞽百無所依年十九矣乞食京中之明智坊獨行獨止羣乞欲犯之則號呼以頭搶地哭曰薄命之身即無媒妁寧肯爲淫婦作嵬名乎瞽草廠宦官魯朝者聞之爲配一瞽兒習拍板唱掛真

兒夫婦跪街乞食踰年暨兒死魯爲葬之又閔其獨宿欲爲再偶存兒痛哭曰苦命人不卽死嫁一夫經年而亡是我不當有夫也且吾學夫之歌以乞食食多於爲女時忍以其歌共他人食乎竟不嫁魯給之門房與一跛媪共朝夕存兒獨跪而歌乞食如故魯後乞祠萬曆壬午余以霜節行役魯館余於家夜談及因相與隕涕且曰存兒在吾門二十餘年吾離都下賣其宅知渠今在此否余索筆紀之且問其人何狀欲訪而恤焉魯曰年可四十餘矣瘦而黑其行乞不出坊坊人皆識之余以冗奪謂有待也癸未南歸竟不果

會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臨以刃不從其房婢名青者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殺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何生爲遂罵賊死嗚呼一婢女耳其忠愛之思剛毅之氣潔白之操靡不具焉何必鬚眉哉何必巾幗中之貴重者哉夫亦可以頑廉懦立矣

來氏瞿唐一條

世傳虎負三子渡河之術非見許松皐載之詩集中云猛虎哺三子一彪特梟張毋或少防閑二子輒被傷下山欲渡河一渡一可將毋心重躊躇負彪過廣洋空回渡一子帶彪復回翔以彪置彼岸一子渡復忙再回取彪去七渡不相妨性靈物均有以智制剛強慈毋苟無術同居慈爲殃

薛氏方山一條

余歸耕於晉陵五木之野畜牸牛二嘉靖辛酉春其一產犢時時舐而乳之其一懷胎而未產迨夏閏月

二十五日牧於隴上產犢者食草遇毒倏忽死犢號呼仆地仰臥顛滾尋復含死乳悲鳴不已其懷胎之牸悽慘徬徨若有不忍之狀隨走而舐其犢既牧人擁犢歸犢時時回顧其毋明日乃復奔至毋死所號呼顛頓農人咸異之踰旬日懷胎之牸亦產一犢乃併前犢而乳之若其子然閭巷老稚相傳而趨視者罔不感歎

汪氏石潭一條

慈烏反哺彼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人也

宋氏望之一條

讀唐人義鶻行令人長見地

吳氏康齋一條

南唐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以此知物性皆善

羅氏一峰一條

桓溫軍人射得猨子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舡上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又鄧

艾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瘡口猿母死子亦奮崖自擲而斃嗚呼人之慈孝有不如猿者而猶夷然自命為人也

曹氏月川一條

螻蟻微物也一穴之宮與衆居之一拳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聚之一蟲之羶與衆共之可以人為萬物之靈而不如蟻子之知義乎

右規言一類分纂明儒格言各條

閑家編家禮序

分婚儀喪儀祭儀幼儀雜儀常儀養儀疾儀

禮者治國之精意也亦治家之模範也故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家可知矣朱子晚年考究三禮甚核所著家禮一編則在乾道五年丁母祝孺人憂而編輯者也黃勉齋謂未暇更定之書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中與經傳相牴牾者不止一條然今沿襲巳久矣至明邱氏衍以圖式參酌而編次之楊氏劉氏夏氏復加載訂各有增注補注是皆紫陽之功臣

也余更薈蕞梗槩折衷其現所舉行之大端至於瑣瑣細目不敢贅述再据先儒之問論時輩之陳義若四禮疑四禮翼及近日齊家寶要諸書參附私見共成一帙焉缺冠禮者今未嘗行也則以幼儀補之亦猶呂氏叔簡冠前翼之意也婚喪與祭俱列四大禮全矣雜儀者四禮之餘也常儀者斯須不可去跬步不能離也養儀者論其常疾儀者參其變皆至要至切者也不曰禮而曰儀者禮儀威儀例皆稱儀也且周書曰儀不及物是知儀不在物矣夫禮主於敬而

達之必以和大禮必節而守之必以節是故習于放恣非禮也流於拘泥非禮也過于繁縟非禮也入於脫率非禮也所貴其儀不忒是爲父子兄弟足法也記不云乎先王之制禮也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亦此物此志也通禮之精意者可以治國亦可以治家遂纂家禮列第二而釐以八類焉

閑家編卷之三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寧 鈞 清 校字

家禮婚儀

家禮以婚禮始何也四禮首於冠今幾之故以婚禮始且禮不云乎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又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是欲後之而不可得也且易之爲經也上經始乾坤下經始咸恒詩之爲經也周南始關雎召南始鵲巢書始釐降以觀刑于春秋始歸賵以正名分亦同此意耳是則婚禮者禮之始亦談禮之始也纂婚儀

納采 凡一切零星節目拜跪儀飭俱詳文公家禮或從俗亦可茲不復贅各條倣此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女氏許之然後納采世俗所謂下聘定親也〇問名附此盖文公家禮以納采兼問名也而問名從省矣

納幣

世俗所謂催粧導日而儀禮註所謂納幣以成婚禮是也幣用綃緞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過十更用釵釧羊酒果寔之類各隨鄉俗但毋使侈靡簡陋可也○納吉請期附此蓋文公家禮以納幣兼納吉請期也而納吉請期省矣所謂古禮有六而朱子存其三也

親迎

今俗多廢親迎然此禮不可廢毋吟齊風俟我之章耳○文公家禮云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

之室按卽今之送粧奩牀褥也呂氏昏禮謂以爲此不見儀禮後人所增似拘衾裯以從人非貞女之義應壻家自辦鋪陳女人祇於次日送衾具衣飾

奠鴈

鴈用生者一對以紅色綃交絡之取其[illegible]偶與吉禮尙彩也必用鴈者以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有順陰陽以往來之義故婚禮用之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然余謂執是說也大夫贄鴈又何取[illegible]今之婚期四時互用不如古人一定于春也[illegible][illegible]取其往來有候倘違其候將待雁而易期耶抑能預畜之耶或刻木以代之則又死贄矣今俗多以鵝代之亦可

舉蒙頭

俗謂之蒙頭古帕儀禮家禮俱不載然司馬溫公居家禮謂婦人無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今男女交接之始情有廉恥則以帕蒙頭似亦禮所不可已者故從俗補入

合巹杯

禮所謂合巹而飲也此禮最重古人剖匏爲之今人

則金巵銀爵各從所尚

見舅姑

婦入門不卽見舅姑者未成婦也明日夙興見之舅姑南向坐受見○如有祖父母者則祖父母並南面坐壻婦獻贄如見舅姑之儀舅姑則立於東西受見同居有尊長姑以婦見於其室或請聚於一堂凡親屬俱各爲一列相拜

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取其早自敬謹見姑以服修爲贄取其斷斷自修故左傳曰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家禮改用幣者近世以幣帛爲敬故舉其所貴者以爲禮不必仍乎古爾然竊謂如家貧不能備幣仍法古用果脯之類爲贄可也不必定遵文公家禮

饋舅姑

若冢婦則饋於舅姑舅姑饗之今人介婦亦饋矣夫饋者婦道旣成成以孝養之義也

舅姑饗婦

儀禮註以酒食勞人曰饗婦旣饋而舅姑饗之者以

其勤於禮而勞之也是日舅姑先令侍者設三饌案待婦饋畢命舉以入

廟見

古者三月而後廟見今以太遲改三日壻婦並立兩階間拜

按古無壻拜之禮今世俗多並拜於義亦無害宜從之

壻見婦之父母并廟見

禮止有壻見婦黨諸親之禮而無廟見文公家禮補之葢以女適人生者旣有謁見之禮而於死者豈得漠然不相干況又有已孤而嫁者乎遵家禮亦可

昏禮嚴重

呂氏和叔曰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鄉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贄所以致其恭同牢合卺所以成其愛豈有鄙褻之事以相侮黷哉近俗六禮多廢貨財相交壻或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至親戚閙房猥儀鄙事無所不爲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丞語流俗斃事不可不去

儀禮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觀此則世俗拘忌陰陽選擇時日或以旦晝及昧爽成婚者殊失其義而無如流失已久矣

媒妁貞誠

媒者謀也妁者酌也謂謀度斟酌二姓之相稱者以爲姻也須藻鑑分明言語貞誠之人爲之今世俗多憑女媒之言甚爲害事葢貪狡之流惟幸親事必成以爲已利則或誇張聘奩以惑兩家之聽無識者從

而信之及不如望鮮有不覩姻好爲寇讐者士君子家但以此輩通殷勤無以其言爲可據也

嫁娶宜慎

王吉疏云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文中子曰蚤昏少娶教人以偷

何氏曰婚姻之事爲父母者亦當察其血氣壯弱以爲遲速毋使情竇早開易取夭折之患然又不可致

失婚姻之時

勿拘門第

胡氏安定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敬娶又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是不必以門第拘拘也

勿計聘奩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爲患無窮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乎又世俗好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貧餓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無此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又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蠻貊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必擇德焉不以財爲禮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粧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粧以悅其舅姑殊不知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有盡而責無窮仍凶終而隙末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親而有及於財者勿以爲婚姻可

也。

何氏曰。凡議親固當愼之於始。然姻緣配偶。天早已預定之矣。非人力之所能爲。一經備禮納吉。人家之貧富。女貌之妍媸。儀物之厚薄。再不必言矣。稍有參差。終身不得和諧。

又曰。吾嘗見嫁娶之家。聘禮豐盛者。不倒篋傾囊。則鬻田典產。徒逞一時之富。頓忘異日之窮。如奩粧盈備者。不知用盡多少心機。始得成就。其舅姑猶不滿意。苟或婿之不肖。適足以驕惰其志。而縱侈其心耳。

不數年間。糜費殆盡。異樣金珠錦繡。悉爲他人所有。其女何嘗受用分毫。思之可爲太息。知禮君子。惟尚古樸。凡百禮儀。務從儉約。以兩全其家。愼勿過爲奢華。以踵敝風可也。

陳氏曰。唐裴坦長子取楊收女。裝奩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覩果楪。乃卧魚犀。遽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今撤回。宋范文正公將爲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爲幃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淸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爲其子納婦。止求小姓。顧靖侯婚姻勿貪世家。苟率此義。則牽羊可以盡歡。觴犬足以成禮。箕箒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闖其門乎。

擇媳救奢

程子曰。世人多愼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陳氏幾亭曰。俗觀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猶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遐。紅袍滿場。綺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

之故。全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淸勤樸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樸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奢。婦一入門。競相驚燿。雖使長者訓言諄至。譬如引驁登山。廻瀾旣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締賢媳。○按此論甚妙。竊恐人家可擇而媳之性情究難取必。然不可不師其意。

訓子守正

何氏曰婚姻正始之道今人惟知正其女而不知正其男此淫風之所以日盛也凡生子十四五時即防他人引誘仍戒女僕往來務令保守其身如處子之貞潔庶可以擇佳配而心無愧怍能保守其身即能保守其家身正則家道正矣若此身一壞萬事瓦裂將何以事宗廟而繼後世乎吾嘗謂欲止婦女之姦邪先禁男子之淫慾者此也清源正本之規愼始敬終之誠爲子弟者不可以不知

嘉儀攝盛

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贄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命服之爲正今俗新人多借用冠帔涼傘新郎即庶人亦無不用儒冠公服者是亦攝盛之意歟故不以爲僭也

迎娶遵古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思嗣親者言娶婦則與代親之感故不忍用樂以爲樂也

程子曰或謂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又郊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夫昏禮乃好合之始而不以爲樂不以爲賀制禮者之義微矣孝親之道昭矣昔裴嘉昏禮用樂猶有一薛方士非之今世俗不獨盛張鼓吹而且使優伶之輩唱鄙俚之歌以娛賓客雖士大夫之家亦莫之改何也

邇來嫁娶富貴者競爲奢華不惟鼓吹濫用馬導而

且彩輿僭加飛蓋其爲有識嗟嘆久矣唯從簡約迎親不多用鼓吹止列花燈數對而已者多見大雅

萬氏充宗曰今俗昏儀多不合古而送親一節爲尤甚按儀禮父送女不下堂母送不出門今人送親俗人謂本之孟子夫孟子固云往送之門獨不思下文有往之女家句乎以門爲壻門則女家爲何家也且莫尊於父母莫親于父母今婦入門後父母來拜而先拜女父母於禮何據乎

陳氏君平曰今俗壻不親迎反煩女母送之甚失易

先於女之義徒苦壻家肆筵設宴靡費無極因而讌飲達旦竝不寢息且緣俚俗荒謬之語謂不夜坐恐致敗家遂使所諏最吉佳期是夕反成虛設次日設遇不祥之辰寧不惧其終身事耶吾驗之屢矣

今俗更有可怪者用厨人贊禮其辭俚鄙過甚明萬曆間先達張維城獨不徇俗特舉奠雁之儀而用子弟贊禮讀祝一時傳頌其美嗣後而皆能不舉聲樂不用送親文人贊禮則不惟從儉節財所益不小而屏棄陋習敦復古風彬彬乎稱盛事矣今雖或以爲

迂後必有賢豪起而正之者

呂氏曰昔朱子曰士人欲行古禮而彼家不從只得宛轉使人與之議古禮亦省徑人何苦不行乃世俗之人習見鄙陋之悅耳目而苦古禮之簡肅誠有不可解者是惟議昏之初使能擇好禮之家與之締好則彼此相成不難矣故君子欲遵禮者當慎於姻家之擇如得士夫數十家毅然行之則移風易俗可待也

陳氏幾亭曰臭味先諧乃締姻婭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套謂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爲介紹必庭實爲先容必綺筵爲酬獻禮貌既縟舉行艮艱於是往來日稀雖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闊之親翁是因親得疏也是重形跡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盍簪易而結之葭莩難也俗情因昧成癡通人豈可不略凡糕糖花果人物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小雅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賓以四爲隆朝宴以八爲極況在士民而可踰之司

馬溫公所爲會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

右婚儀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巳見

陳氏用揚曰或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何也曰君子之於禮無勿學也及旣際其事而復習其文者追遠愼終將致其誠敬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而始讀之也當親始死悲號如弗欲生俛而讀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備以爲之用也禮喪事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然而有歲制時制之文則雖父母之終事亦有所不諱也夫預凶事非禮也至於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

纂喪儀

初終遷居正寢凡一切[illegible]飾且拜跪儀節俱詳文公家禮或從俗亦可茲不復贅各條倣此

戒內外安靜毋得亂其心神失其正念但聽其委順全歸今人或搶擾喧雜莊周所謂怛化也

不食此條文公家禮在司書司貨下後儒移此今從之

按呂氏叔簡云三日不食禮也然人子侍親病篤之時常幾日夜不遑寢食形神憔悴始哭者盈門三日擗踊無數兼之三日之內棺槨衣衾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勞心瘁體百務應酧而又不食焉恐此身將不勝喪矣故當量其身之强弱强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亦無過分之事若勉强三日至不勝喪甚者血氣羸弱之人致疾滅性死者有知於心安否若父在喪母母在喪父父母命之食或期功尊者强之食食可也若力量有餘自當守禮

擗踊無數

呂氏叔簡云哀極則擗踊哭者之自然也雖然有哀極而觸頭者有卧地者有嘔血者有幾絶復甦者何必定以擗踊且論其有數無數乎豈孝子且哭且數乎抑人代爲之數乎弱者之擗不能如壞牆將謂之不哀乎婦人擗可也必責之踊則俗多弓足不一踊而仆乎情本自然作而致之使男女相率而矯强必有匿笑于其旁者是以王肅之哭母也以手擊地右掌血流郭金之哭父也以手爬地十指肉損情之所極流於自然安用文其不及率天下以失眞哉此後進之禮樂也

立喪主

長子為主人無則長孫或次子為之此古人重適之意檀弓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可見○凡喪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父殁之後兄弟雖同居各自主其妻子之喪今人或多紊矣

主婦

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猶男之有孝子也

護喪

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不可少

主賓

用同居尊屬或親族執友亦可專主與賓客為禮亦不可少一人不足數人亦可

相禮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註曰沽麤略也○宜於親友鄉鄰中擇素習禮者一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

司書司貨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志記識也○一主司襚賻弔奠諸儀一主司當用之物及財貨出入亦不可少人數不必拘

治棺

棺木沙枋為上非貴價者不能堅美然中間多有破損巧於補綴未易辨識一售其欺反不若杉木之為

愈也或取三丈四丈平木但要色老而紅赤縷細而堅實者取其木心俟其乾燥即可用也臨櫬合時一切縫罅先用絞淨真生漆厚調生麵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推敲成就雖有小小鬆隙之處皆為硃漆充塞無不吻合之患矣試真漆法取少許抹青竹上少頃即乾而粘綴不可剔剝者真否則已侵入桐油其性解矣硃性極收濕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濕故須用之棺外凡遇縫處亦用硃漆塗之棺底須塗抹令遍棺內止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骸骨宜近木不

宜近漆也俗用瓦灰猪血調塗又以麻布糊縫直同
皃戲此數物徒滋汙穢有何功力耶又一法合縫時
先以艌船之油灰塗其內覆綿紙二三層其固甚於
松脂外面灌生桐油數次此法尤爲簡便利於貧者
然總非預辦不可易得凡遇父母年老即當竭力爲
之也○明陽羨何氏刻家禮摘要勸民曰古者六十
歲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十制之非豫凶事
也而愚者顧以爲諱爲之子者亦故延緩吝惜變出
不測物惡價昂貽無窮之恨于心忍乎其力不足者

寧厚於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古人有備身以葬者
今卽假貸數金固不至于以身爲奴未可輙以貧自
諉也○棺內七星板其制用板一片長廣令棺中可
容者鑿爲七孔臨殮時用石灰炭屑末厚鋪棺底灰
上加紙紙上安板板上鋪褥而後入棺然亦有不用
者

訃告於親戚僚友

訃者赴也親遭凶變慘禍急走告於所知也司書主
之

呂氏叔簡曰訃告遠近不能徧或使者不慧誤不
及或情有厚薄不可及或訃及而不至焉實生嫌
隙盍休戚相關者疾則問危則守無待於訃其病
且死也而猶不知又安用訃哉俗或書卒葬於屏
間或揭紙旗於戶外有爵者或榜諸通衢情義相
關聽其自至遠不至者俾彼得以有辭也按呂說
竟不欲送訃然而君子以爲固矣酌之可也
按卒之一字惟有官者宜稱常人不應擅稱止可
曰歿曰終又按邱氏曰禮稱哀子哀孫其孤子乃

議禮所指論非其自稱也今父亡稱孤母亡稱哀
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於禮無據然世俗相沿已久
恐難猝改從俗亦可竊意父母之變哀摧於心孟
子曰幼而無父曰孤言孤則哀在其中矣若六十
七十而亦稱孤者年雖老而情同孺慕也今以父
母之喪外人或未察故以此分辨焉是或一道也
但訃狀列名從來止有孝子或承重孫主喪者而
已近乃有以諸孫及曾元一切列名者知禮者宜
反古焉○陳氏際叔曰禮喪不二孤支子不與而

況於孫乎署孫以下贅矣況近世頓首吉拜也稽首喪拜也自孫以下皆有齊衰之喪不署稽首非禮也服衰何以不泣不署泣拜亦非禮也古者喪不二孤自孫以下不署正也署而必如禮變之正也然今之君子皆從變之正者矣又何譏乎正之變耶

立銘旌

以絳帛爲之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下八尺六品以下七尺庶人六尺以粉大書之置於靈座之右蒸占

人以死者爲不可别也故以其旌識之莖時覆於棺上近乃有用旌長至丈餘者又用顯者之名題贈於其後雖古有銘旌容贈之說然非實出於贈而孝子自爲之陋已

呂氏叔簡曰旌所以代主也未立主故用銘旌又曰死者不自爲素故用絳帛

描眞容

亦曰寄顔朱子曾自寄顔於建寧須用逼眞乃可亦曰影堂曰影帳程子不取影堂曰若多一莖鬚便是别人矣呂氏叔簡云然則木主何嘗似吾親乎昔伊川高祖少師有影帳旁画二婢曰鳳子曰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帳旁画二婢曰楚雲曰賽奴夫画以侍兒褻矣然程氏先祖両有影堂可知也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親者皆出於思慕之極無聊不得已之情亦何病於禮乎

今人多以生前寫照曰行樂圖甚是以旣死則神脱也

助喪

增修鄉約曰凡喪家貧窮鄰戚族宜率衆財賻贈墓亦如之甚或不能舉則助其棺槨衣衾及爲之造築墳墓

沐浴

示潔淨反本之意呂氏叔簡云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文公家禮沐浴用侍者以至情論之男子當用子孫婦人當用子孫婦及女侍者惟從旁助之甫氏六象曰蓋古侍者卽喪主子弟及子弟婦女今云侍者必將委于婢僕恐有未周亦且慢其親也人子

撫摩親體唯此一時後卽不可得矣豈可徒委侍者或孝子哀痛之極不能舉手故用侍者助之解亡者髮沐之晞以巾先浴上身以巾拭之次浴下身另以一巾拭之剪手足甲盛於小囊候大斂時置於棺其沐浴餘水并巾櫛掘坎埋而掩之切勿從俗傾潑道上懼褻親體之遺且爲人所畏惡也

襲

悉去疾衣易以斂衣凡裙襖襪褲衾褥之類俱以綿布爲之不必用綾緞婦女切不可用金珠首飾并置

珍玩於內以起盜賊之心而爲異日之患

遷尸

文公家禮徙尸牀置堂中間注云若亡者卑幼各于其室中間云嫌于尊也今人屋無多則置堂中而稍偏亦禮以義起也可從

小大斂

死之明日小斂至三日大斂應氏嗣寅曰士庶必須三日方斂一以孝子望其復生一以待外戚之至防有變難不測之事如暑月無冰用新汲水置牀下可也○王氏蕙子曰倘値暑極之時亦宜變通早斂不得拘泥古禮以致不忍見聞傷生者之慘痛也

小斂時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絶聲

代更代也孝子始遭慘變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故使家人親屬與之更相代哭晝夜不絶聲也呂氏叔簡云代哭何情也哀至則哭不作而致之何以代爲

大斂時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

孝子於此神氣少定可以哭泣無時不必人爲代哭

也

曰襲曰小斂曰大斂蓋襲時已易衣矣至小斂而又一節次焉至大斂而又一節次焉文公家禮纖悉詳明今人三節草草至斂時始易衣不如古禮之以漸而加矣豈禮時爲大宜從俗歟然家禮儀節其大小斂所用之布絞同一布絞也考之于圖又似另一布絞矣或謂儀節遵司馬溫公圖式高氏附注本諸喪大記互有異同豈溫公合大小斂爲一耆亦欲從簡以便無力之家歟不然夫豈不知古禮之分也而今

人又簡之中從其簡何也

按今人斂亦無束縛之形喪禮疑所謂以美服稱身端然仰臥者也又云若客遐道遠則大小斂自不可廢

成服

大斂之明日謂死之第四日也今俗多用第五日猶可有至七日者則怠矣

服成主人及兄弟始食粥

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疏食水飲不食菜菓五月

三月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自是無故不出若以喪事及不得已而出則麻衣腰絰麻䙓草屨樸馬布鞍素輴布簾此服食動靜匪爲觀瞻所係乃吾心之安不安在是也舉此餘可類推

朝夕奠及上食

凡奠除酒器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華物以主人有今人酒器亦可用素哀素之心故也

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上食者當食而食如侍膳也自此以至於虞日日如之若遇朔望則比常奠加盛貧者隨力設供哭拜如常儀

○此子爲喪主也或問若父爲喪主則夫亦可拜妻乎答曰邱氏補註有父主喪於柩前奠酒再拜之儀則夫亦可拜妻矣但父拜之時其子宜泣跪於苫次俟父禮畢更行哭踊稽顙可也

弔奠賻

以禮恤喪曰弔以物品祭亡者曰奠以貨物助喪事曰賻凡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以口惠而實不至爲可愧也○公羊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死而不弔者三曰畏自經於溝瀆之類曰壓立巖墻下之類曰溺無故不舟而遊之類然喪禮疑云三不弔非人情也三族五服之親是可已乎○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凡弔謂弔生者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旣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如尊長臨卑幼之喪哭者情也拜則非禮

稽顙而拜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

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叩地却交手如常也孝子見弔客商稽顙而後拜周拜而後稽顙呂氏叔簡謂只稽顙亦可不必拜恐孝子不勝勞也此解拜字如今人之拜然檀弓以稽顙而不拜謂不成拜如呂氏之說乃不成拜矣遵朱子以古禮解拜字何勞之有●

凡賓來弔奠者道路如遠當具素饌待之今人或盛

張酒食甚違禮制

陳氏用揚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檀弓曰弔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昃謂之日弔日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則一日七情惟哀爲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哭弔而已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哭弔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曰君子哀樂不同日以全哀也觀此則凡爲賓客者豈宜飲酒食肉於喪家耶

呂氏弔說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殆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知者而況其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哭弔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三日則供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將葬則助其事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始而朋焉不足則賵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

救之矣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主也賓見主人無有荅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宜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是則先王之禮儀其可如是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於始喪則哭之有

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唯代主人之獻酧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備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無受庶幾其可也

邱氏瓊山曰世俗於親賓弔奠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是正呂氏所謂如待以常賓舍其哀而爲衣服飲食以奉之者況送往之日醵錢設宴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與飲啜此何禮也今擬親賓之來路

遠者設素饌以待之似亦無害但不可飲酒耳至於設席散帛敝俗已久聞吳興諸處此風尤甚貧無力者勉强舉債鬻產爲之以致今數十年來雖富貴之家莫敢開喪受弔者并無舉殯之事是在縉紳賢士力行古道庶可救其弊耳朱子語錄曰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從

近思錄曰程子葬父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註曰周行已字恭叔臨葬飲酒非禮也○以上數論精明詳盡喪家用之正儒者守禮事也奈何其背而不遵耶揆其所由皆緣孝子忘哀而飲啖不得不以葷酒奉親賓嗟乎罔極之恩粉身難報乃區區一飲食間不能少盡此心乎今縱不能遵不能果菜之文亦當恪守不御肉之禁其待賓自入斂開喪以至舉殯安葬一切皆用素饌從事以遵典禮誰無父母人同此心則弔者自皆大悅雖有惡賓不能肆其誅求矣當此風俗烈弊之時力行古道上則盡孝報親下則主持名教君子有望于忠信篤敬之孝子○又凡喪皆宜齋素不獨親喪爲然

朝廷諭祭

凡文武官員亡歿朝廷遣使或令有司致祭者皆先朝報知於喪家設香案於堂之中南向設靈位於堂之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之位於堂之東西向設讀祝文位於使者之右設喪主拜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至日陳設牲醴如常儀使者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服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立於致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叩禮執事者斟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illegible]以下復行叩禮焚祭文喪主請

使者於賓次拜見如常儀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三月而葬者士庶之分也程子曰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或曰又須避村落遠井窑卽是美地夫葬之爲言藏也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是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地風螻蟻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于心安乎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患涖加影響甚可畏也故必當厚其

脉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逝者之遺體俾長溫煖而不朽腐逝者之體魄安而子孫之受其氣者平安榮盛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有天意焉非人之智巧勢力所可能得也諺云穴在人心不在山如或偏聽堪輿貪心利己侵佔他人欺紿昆弟天地鬼神實式臨之免禍幸矣乃希福哉善爲子孫計者但於天理存心積德積行擇法眼以求之而聽機緣於天命當必有佳美之遇矣

明器

造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蓋亦孝子不忍死親故象其生時所奉物以殉謂之明者神明之意如家貧省之亦可

神主

白虎通曰所以用主者神無依憑孝子所以繫心也凡作主之法用梓木或栗木爲之不宜用柏木柏樹多滋年久恐面與陷中膠固難開也趺方四寸象四時高尺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

二分象日之辰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之額而判之一居前一居後陷中長六寸濶一寸書官爵姓名行合之置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並趺共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以膠和水調鉛粉勿入桐油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

喪禮疑云主無式式自程氏若尊銜崇爵勢難摘取卽用今之裁縫大尺亦可但不得太高大耳

韋氏六象曰神主奉祀秪宜長子署名如長子不在則列長孫三代尊稱題銜俱當改題所以重宗法也

故長孫長曾孫皆有承重之服所以承重者乃承宗祀耳今見世俗神主概列衆子之名則以宗法之廢也

舊禮於高曾祖考上悉加皇字元朝曾行禁止改爲顯字葢皇顯皆明也又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媲也言其媲美於考也

告遷柩

發引前一日此將舉殯之時也正人子不忍離其親

故日夜哀痛號號世乃有演戲鬧材以哀爲樂背禮傷教莫此爲甚詳讀前後諸篇自當知愧其不能者維風君子當苦諭痛止之令全孝道

又有開喪之家客至用門鼓於行禮之際奏以音樂亦大非禮大約喪家但當以哀泣爲事孔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故凡簫鼓歌唱之聲概宜禁絶惟出殯之日用鼓吹前導宜從俗耳

家禮摘要曰發引之日宜禁俗樂止用二鉦代鐸前導應氏嗣寅曰昏禮不用樂况喪禮乎恐不宜用亦無用鉦之禮用鉦軍禮也

發引

引柩車之索也主人以下男女步從哭不絶聲婦人以白布幃幙夾障之今世俗送殯親賓鄰族俱先導彷彿執引之義從俗亦可

禮曰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葬日忌十二相所屬致有子婦不送喪不見櫬重禮者非之

窆

安葬一節最爲要緊孝子慈孫尤當究心如在山宜深六七尺平地止可四尺餘太深則有水也北方土厚有穿至丈餘者則各從其宜周圍比棺畧寬七八寸用三和土築實之永無頹陷蟲蟻地風發掘之患槨雖聖人所制其罅隙處多有水滲入昔司馬溫公亦曰板木終於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其三和土卽家禮所謂灰隔用石灰三十担砂石如黃荳麤者十担本色土二十担以烏

椁葉二担搗爛浸水成汁膠粘勝糯粥也其汁須好缸收貯一經塵地則滿缸瀉出矣相傳汁灑於地其樹即生今取其汁同石灰砂土拌勻若太濕則粘杵難築太乾則燥散不堅未下棺時先鋪灰者一二寸在底築平俟下棺定向畢鋪銘旌將三和土逐漸填於四旁緩緩用杵築之一分漸漸築起勿令震動柩中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日不能完以夜繼之如不能繼次日須鋤動面皮刷汁加築硜硜有聲錐釘不入為妙餘俱結于頂上封築完固

再以土加[illegible]尺虚土蓋灰得砂而實得土與烏椁水則粘歲久結而為石其堅且甚於石也此法甚善行之勿疑但石灰須用大窑好灰乃青石燒成內防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雜白土及白石末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惟灰真正則發而堅不可不慎

槨以磚為貴蓋石槨生水不可用但磚須色青聲響乃燒透者若黃色無聲即不堅矣其磚每塊一尺長四寸半濶三寸厚重六斤須用高價與窑戶定做則練泥細而火候足乃堅固不裂也金井長一丈二尺濶一丈五尺先用糯米舂白煮稠粘稀粥鍋中投以石灰寒冬不冰人且不食取粥調純石灰築底一尺厚又鋪條磚一層方磚一層地面磚一層槨內復加六斤磚一層連灰縫一尺厚或謂槨底隔灰砌磚恐絕生氣吁可怪哉生氣無堅不透豈礙槨底且棺着土易朽使土侵膚人子之心安乎四圍墻一尺二寸厚中墻隔二槨亦一尺厚其圍墻中墻皆一橫二縱層疊砌成槨外用三和土築實平口以防日久樹根蛇獾侵壞棺定[illegible]後棺外四圍空隙俱用糯粥調純石灰輕輕築實[illegible]使震動棺中棺蓋上亦然加

灰與磚平口朱子所謂實葬永無客水之侵後雖地[illegible]不動也其上勿用磚作捲蓬式乃古殯法非葬法也往往墓門客水易入槨頂亦坍毀矣宜用紫色或豆青堅厚石板二大塊合縫蓋上石上築純灰一尺二寸又加三和土尺餘四圍純灰隔外套下二尺餘又壓大黃石數十塊以三和土挨之碎黃石數十担覆砌之大石取其重後人難動碎細石取其無用且壞犁鋤後加以好土成墳庶久遠無虞也如有壽

穴須取乾燥好土篩細填實蓋石泯縫免使客水得入臨用時取去之至於所用工人貪利者衆尤宜早禮厚犒盡誠以感之無不盡心也勿與瑣瑣計論

祠后土

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行之有似乎僭今擬改后土氏爲本山土地之神擇賓友一人吉服北向祭蓋以祖考形魄托於此地故設祭以安之也用賓友主祠而孝子不與者以凶服非所以交於神明也

家禮摘要[illegible]不可宅中世俗張侈率請名位人豊饌厚餽以爲[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戒之

題主

按古人必葬而後題主者形歸於土而後依神於木主禮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是也今世俗大都臨舉殯時題於家殊爲非禮其題主之人考家禮命子弟善書者吉服題之乃世尚虛文多有請尊貴者其蔽甚矣賢者正之必欲延賓但於親友中擇一有德之人可也

墳高四尺

墳者高起之謂昔孔子封防之墓崇四尺故取以爲法也光武曰爲墳取其稍高四邊能令埏水得之矣蓋積土高大則氣暖且不易侵掘

古者墓而不墳示無見也無見者保萬年之體魄中古三尺後世崇之以爵爲尺示有見也有見者觸千載之心目晚近世以屋以樹俾作神依戀之如生如存之義致愛致慤之心顧子孫之孝思何如耳忘本原者薪冢木鬻墓石封上皆牛羊之跡希福利者發深藏暴[illegible]櫬中[illegible]定之身蔽何甚也

立石碣於前

亦高四尺趺高尺許

下誌石

誌文以二石相向用鐵束之埋於壙前三四尺許陳氏曰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如上所云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冀其斷鐵開石諦視詳觀抑亦難矣宜用石二片一爲底一爲蓋二石相向四角俱用石片厚一分方一寸者底之四圍護以大磚上覆以土離壙前數尺淺埋之昔孟子葬母自作[illegible]像埋之墓

前後遇掘者遂知爲孟母墓聖賢葢惟欲人之早見之也

喪禮疑云不如題姓名于碣面詳家世于碣陰使有目者皆見昔程大中誌石砌于壁間何不可耶如貧俗無文不能刻誌石可取堅大方磚依式朱書用錐畫文紀其世系姓氏及生卒年日子孫而已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按豐碑以木爲之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綷用以下棺耳非刻[illegible]其上也秦漢以來稍用石爲之刻字其

上亦謂之碑晉宋間死者皆有神道碑葢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故因以名墓碣近世五品以上所用文與碑同墓表有官無官皆可用表立墓左誌銘埋地中司馬溫公曰古人有勲德刻銘鍾鼎此以自知其賢愚耳非出於禮經南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墓志以其素俗無銘誄故以記行自此遂相祖習大抵碑表敘學行履歷勲業[illegible]述名系爵里生卒雖其義稱美不稱惡然前人有言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勿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鄉校禮輯曰石碑始於秦漢銘誌起於南朝濫至近世甚至巧言麗辭誇巧飾美變貪濁爲潔淸變慘刻爲長厚使人讀之訕笑群起是將以揚祖考之美而不顧陷於矯誣乃反以張其惡也隋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鎭石耳昔孔子過季札墓大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朱子之母亦不過曰朱母祝夫人墓是可爲法

奉神主[illegible]靈座

今人葬既不拘月數且一葬而家遽徹靈其謂之何

反哭

反哭謂既反而哭求親不可得見而哀之也故古禮親友復來吊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虞祭

未葬有奠而無祭既葬而反虞始設祭焉比哀奠節目稍備虞猶安也䰟歸於土而神氣則無所不之故

徬徨三祭於殯宮以安之也古禮日中而虞若墓遠則初虞便於所館行之不可出是日

遇柔日再虞

遇乙丁巳辛癸爲柔日柔日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也

遇剛日三虞

甲丙戊庚壬爲剛日剛日取其動既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

按禮虞祭以後祭儀同於時祭漸用吉禮者以吉祭易喪祭所以尊神也然自虞祭至祥禫諸祭皆用吉儀而惟殺受胙與餕者以孝子有愴于心故也

卒哭

三虞之後遇剛日設卒哭之祭謂之卒者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而止也葢情無窮而哀有節也雖然情終無窮也

祔

卒哭之明日而爲祔祭祔猶屬也父則祔于父之祖考母則祔於祖妣以孫祔於祖者葢爲孫與祖同昭

穆故以孫連屬於祖也

小祥

祥祭名謂之祥者以漸從吉之義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即初忌也

沈氏甸華曰練熟之布謂曾經煮治者細於草麻而麤於紵布古人小祥而練未練以前不得衣熟布遵禮者宜知之

大祥

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即第二忌辰也

前一日遷主

大祥日奉新主入祠則舊主當遷矣以先期照次遞遷虛末龕以待新主此理之正也以舊主埋于墓側今或廟中設一祧閣（詳見祭儀宗祠不遷親享條）亦禮以義起未可云僭也于是俱改題四親舊主而奠新主于龕焉

徹靈座

至是乃徹之凡紙床䰟帛及斷杖冠絰孝髻等項一切焚之卽除服

未葬不除服

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麻緦用麻者期以下至緦之麻服麻至月數足而卽除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近世久淹親柩服滿不葬忘哀卽吉此義不明久矣特補於此庶使知懼而謀葬焉

禫

禫祭名也禫澹澹然平安之意也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月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又凡期喪皆有禫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近世率皆小祥除服失禮甚矣

章氏六象曰楊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唐虞以來三代共之宰我有爲期之問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攷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月中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禮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于是鄭元以中月爲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攷焉

唐書儒林傳王元感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非云

按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

可見古人喪不止于二十七月矣今二十七月雖相沿已久姑亦存此一論耳

忌日

謂死之初日也陳氏欲亭曰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又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蓋父母之恩與天無窮雖喪三年亦未足報故于是日追思哀慕彷徨急切屏絕人事而獨致其情所以盡思親之誠伸終身之慕焉耳近世禮教廢弛此義不明雖當忌辰仍治私事無

復哀戚於親亦㤝然甚矣子情寧若是忍哉故凡祭皆吉服而忌用縞素凡祭皆飲福而忌獨舉哀夫縞素舉哀非所以施之祭也故此祭宜於祥祭禫祭同類列於喪禮之末庶合事宜斯言良爲有見故特敘列于此後之覽者或有所感而興起也夫

聞喪奔喪

始聞親喪哭荅使者又哭盡哀問故易服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城邑喧繁之處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家皆哭入門詣靈柩前哭拜

幷拜謝親舊叙尊長親友披髮跣足不食四日或五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爲位而哭朔望奠如儀四日或五日成服至家若既葬文公家禮則先往墓哭拜然禮云骨肉已歸於土而神氣無所不之則凡行禮時宜以家中靈座爲主但於次日之墓哭拜盡哀返喪次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illegible]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返位又哭盡哀遂除○若聞齊衰以下喪則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不奔喪則四日或五日成服如歸在服滿之後則用孝巾具腰絰詣其靈或於墓所隨俗具酒饌以奠獻哭踊再拜遂除而歸

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未能往哭則遣使致奠襚之物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如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

返葬

凡客死於外者如子孫不在側以有服之親主喪無則執友與僚友之厚者主之待其子孫之至扶櫬而歸

改葬

凡有改葬者必具事因聞於官俟允乃行之非有大不得已之事不可輕議改葬

喪服記曰改葬緦服緦者子爲父妻爲夫也行將親見尸柩不可無服緦三月而除之

服制

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故曰戚容稱其服五服年月之異者以恩之厚薄爲隆殺然皆法乎天道焉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之喪

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本之五
世親疎之分而制其等禮由心生所不能自已者爾
喪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四等正服者於情於分皆
當爲之服而不可已如子爲父母服斬之類是也義
服者親雖異於所生而其分同則以義爲之服如婦
爲舅姑服斬之類是也加服者本非其所服而禮上
於進故自輕以從重加嫡孫爲祖父母承重服斬之
類是也降服者情不可殺而分有所制故自重以從
輕如女子已嫁爲父母降服期之類也

沈氏龍江曰凡服之上雖緦麻亦有首絰腰絰與上
衰下裳之制服制屬開載自明世俗則自期以下不
更製服只隨便用家常素服與素衣遂謂成服不知
此特燕居之服也不可謂成服或更有服內止戴一
素冠而衣履之類參用有色者忘哀矣在戚而有嘉
容矣白紵白羅雖素也亦錦之類矣

五服自小功以下俗多不行有行之者則必其門內
之親也不然亦情所極暱如甥舅相爲服之類也外
此而中表兄弟亡之矣三從之姊妹兄弟有不同居
者亡之矣夫父黨之服由父而推母黨之服由母推
也薄其黨非薄吾父母耶勿思耳

禮記居喪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
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巳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
槨稱其財斯謂之禮還謂斂畢卽葬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臯執親之喪也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司馬溫公曰古人居喪無
敢公然飲酒食肉者五代之時居喪飲酒食肉者人
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
居喪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樂靦然無愧亦

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往勞之主人亦且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居喪不業一條喪禮疑辨之最詳畧云士可能也農工商賈不可能也孟子喪母反齊且欲行道不但不廢業矣范希文之教訓諸生陳正已之朋友論學皆不害理也余按此論亦可從或曰居喪不業此業字

指設業設簴之業謂不作樂也此亦遷就曲說且何以解大功誦一句乎謂豈不樂而僅歌詩乎

謝孝

邱氏瓊山曰世俗既葬之後凡親戚僚友來弔祭賻葬者孝子必具縗絰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傫然縗絰奔走道途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不歸不知于古禮何據也今擬襄事後令子弟奉書于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後然後

踵門知禮君子當以禮自處兼以禮處人非禮之禮君子弗由也

乘喪戒婚

李氏東谷曰父母垂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議親爲急謂之冲喜父母死未即入棺反禁家人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卺之儀泯括髪之慼而修結髪之好此異類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間亦有之恬不爲怪悲夫或問東谷之言立人倫之大義爲賢者責也如或男

家實無人主司中饋或女家無親父母依傍至戚又有年過及笄者雖曰守禮一時恐至反生他釁爲之奈何亦當有變通之術否按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如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今遭此者當親病勢未危之時即宜遣媒氏通言迎娶之事及其親之在堂使得見婦成禮亦足以慰親之心倘親遂至不幸或即援親迎在塗之說迎歸成

服服喪以待年則可若遂歸房而偶處則斷斷不可矣

喪服不殮

喪禮疑曰居親之喪而死歛以何服曰死者不為死者服也歛從吉

嫡長承重

重者主也謂主喪也沈氏龍江曰承重之服惟長門長子孫為然假如父祖俱不在嫡曾孫當為其曾祖承重父祖曾祖不在嫡元孫當為其高祖承重長門

無嫡孫則次孫承重長門無子孫則次門承重長門無人則別門子孫無與也而鄉俗未深考或有衆子之長子亦為祖父母服三年而曰代吾父為之者甚傳誤矣

殯葬盡心

沈氏龍江曰人子一生大事亦止此送終一事於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相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為為長子者凡一切棺槨衣衾殯葬等事力能獨辦便當以為已任不必更求衆子衆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為已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已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其於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悲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也如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

毀踰禮傾絕方麻屬宋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寒不衣絮暑不就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乃若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又新野庾震賃書營事至手掌穿然後成禮賢者於葬何如其汲汲也乃今人拘於禁忌惑於堪輿因循怠緩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

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人所貴于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功過格以久淹親柩爲重過極罪可不懼哉

邱氏瓊山大學衍義補曰臣竊按江浙閩廣民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繁其儀文以狥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

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尸於室家之內十年之間其家豈無昏媾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弊莫此爲甚乞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

唐滎陽鄭氏兄弟三人仕宦母亡二十九年未葬顧清臣劾奏之三人放歸田里終身勿齒宋崇寧間劉炳與弟煥皆官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常儆

宗朝雖姦黨恣行而淸議尚立如此今律雖有停柩經年之禁而卒無有舉行之者若禮官援禮經未葬不除服之文而申暴露不葬親之罰特請于朝將爲令甲凡服滿未葬者仕宦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起復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于某處某年月日服除仍取宗族鄰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起復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喪論罪連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鄰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

不葬其親者矣

章氏六象曰魏恭簡公與余悠書云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乃父身後暴露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何子乎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況無故而不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葬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絰從吉施施焉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

在汝尤重以汝爲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詎公此書可見當時士大夫鮮不葬其親者故余與兄弟不葬公痛罪之如此今則不勝責矣且亦習爲固然欲責之而無從矣甚有世家仕族累代尚未葬者皆由風水發福之說或因循怠緩誤之也顧子孫而棄祖父爲天地所不容不孝之罪莫大於是

人家新築葬地忽然掘見棺骸宜卽與掩埋之葢論

已葬與未葬則彼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使我費事無遽擴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眞穴不更得佳地耶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

服嚴大義

晉陳壽在蜀時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累年司隷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遂造楊駿尚書右丞傅咸奏其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同會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丞相司直劉隗皆劾奏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長史韓預强聘其女爲妻中正張輔爲貶預周伯仁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因大損物望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終式父喪議還前夫家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于是制出母齊衰期卞壼爲御史中丞奏是母以子出式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

任詔式付鄉邑淸議廢棄終身凡此數事多伯叔兄姊之喪皆近世流俗之所易犯而縉紳大夫且相習翫以爲當然者乃雖以晉世風俗頹敗禮教陵夷之時而法度之士獨正色引經小見違闕輒相舉正況居父母之喪而可忘哀廢禮乎

禮貴申情

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傳曰何以期不貳斬也故稟遵大義不得復顧其私親然而後之制禮者謂爲人後者雖爲其父母期而心喪解官必許其終三

年者憫其天屬生離父子畢絶抱傷心之巨痛懷恸恒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人子處此念他人之於父母皆得持服三年而吾獨以義存繼絶不得盡其烏鳥之私當倍加悲痛於所天矣乃今絶不見有遵禮者第於書帖簡牘之間署曰心制心制固如是乎念本生罔極之恩者其亟思所以副其實哉

按儀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期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期何也曰婦人不二斬也父者子之天夫

者妻之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女嫁則移天矣不二天故不二斬也既服夫斬則推夫之重喪夫之父母亦以期以夫之父母猶已父母也情至而禮隆極矣故婦爲舅姑喪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尙素服青縑以俟夫之終喪禮也俗以爲吉凶異其夫因循亦同夫之服唐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請於朝下禮官議太常博士李岩曰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請求禮經以正風俗後唐復定三年之喪宋興孝明皇帝服昭憲太后喪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屈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几筵尙在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羅綺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衰三年於義爲允右僕射魏仁浦亦請如後唐制詔從之於是婦適夫家遂覺偏重矣○今按婦服舅姑三年自是情理當然無容再議但念女子出嫁爲人婦猶男子出繼爲人後也故其服皆降爲不杖期然爲人後者於本生父母期年之外皆申心喪則出嫁女於期年

之外宜亦當申心喪不服紅紫不御珠翠歲時慶賀則拜姑嫜若有宴會稱疾不與不飲酒食肉以終三年之期庶足少報劬勞之恩乎

庶子爲其所生母從來壓於嫡母不敢終喪文公家禮遵宋制服齊衰期年而嫡子衆子則爲之服緦明孝慈錄成於洪武七年始著爲定制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獨夫之於妾律不制服竊以妾雖不敢偶嫡而業居小星之列若其子或顯達則母以子貴今其所生子固儼然在苫塊之中而嫡子

及衆子且皆爲之服杖期之衰而已獨悍然若途人焉不惟其所生子必有惘然於懷而揆之此衰恐亦有所不忍者矣喪服小記曰大夫爲妾服緦麻士爲妾子妾服緦麻無子則已似亦義之所當出而人情之所安也

庶子無父而嫡母在堂如遇生母之喪亦宜前書生妣後書治喪哀子今有書奉母命稱哀者是或一道也

又有先人之妾雖無子女或久著勤勞或有功撫字

者殁亦宜待以優禮

論祔

或問嫡母無子庶母有子爲後其主得入祠堂否曰喪服小記云妾祔於祖之妾祖無妾則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若高祖又無妾當易牲而祔於女君註謂易牲也易牲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謂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今謂妾牲卑不可祭於嫡室故易牲耳

論葬

趙氏季明曰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謂比妻穴退葬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妾無子猶陪葬廣愛也然則庶母者亡論有子無子皆得祔葬於夫而其葬法實毫不容假借耳昔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退嫡夫人地尺許其深達此禮歟

勿往弔慶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祥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哭弔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不與人羣立旅行恐或言及

他事即爲忘哀若弔哭於人哀在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詐僞矣此所以爲虛也吁弔尚以爲不可況儼然更易吉服而行慶賀之事乎如萬不得已遇有宜弔慶者皆當遣人具書送禮而身不與宴會列可也○柴氏虎臣曰子張死曾子齊衰往弔之[illegible]有服之親及師友至交往弔原不害禮非比慶賀也而喪禮疑亦云哭他人即爲忘已之親不知親在殯而偷妻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禮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此非孔子之言也若慶賀則斷斷有不可者哉

氏用揚曰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疏曰禮惟士入公門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將亡者季氏世爲上卿強且專國政人事之如君故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而其僭餘大夫之門猶有着齊衰者故云將亡也然此謂不杖齊衰大夫門不脫而況斬衰乎不說於公門況後世之司府州邑以季氏之強世顓國政如二君於魯而蟜固能守禮且乘其寢疾觸其所深諱而勿之卹季武子

雖非其本心然亦能降情從禮而不敢以爲忤蟜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爲士大夫有愧於季武子者不亦多乎

師不立服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之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雖衰三年可也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

按此則受教誨恩深者皆當爲之服心喪蓋禮貴從於厚也凡被人生成之德者當心喪期年如趙武爲程嬰服齊衰之類是也朋友之厚者當心喪三月或五月如儀禮朋友皆在他邦則袒免及朋友麻之類是也

師友歸殯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畡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畡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外

入躬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爲不祥久矣況師友之間情誼天倫乎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與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鋌莫有知者楊弟諳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託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嘉興顧潤之者嘗從俞氏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侍湯藥情同父子醫爲之感動[illegible]

受金我行至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殮於家其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月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殮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殮之則將屍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今天下朋友道喪久矣此三事足以醒頹俗故蕞而著之

親鄰有喪

沈氏龍江曰所知親厚之喪非七日外不可設宴有方宴聞喪者宜卽罷宴又禮稱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一何其藹然惻怛相恃至此也今俗富貴之家於鄰居小民有喪者則諉曰貴賤不等休戚無關故彼方哭踴我則鼓樂一歌一哭聲相應和陵古之俗似不如此

併喪父母

宋孫冲擧明經歷鹽山麗水[illegible]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聽其後御史臺參考典故凡喪皆隨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以舊禮改正詔從之

明蔡氏虛齋提學江西時饒州府學生員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八月故次年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個月母喪雖終父喪尚缺一十五個月児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

繼父喪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七個月之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禮也縱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吾所期於鴻者[illegible]在爲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

未昏遭故

宋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顥孫女將大歸而德彝卒疑其服制禮官援曾子問女服斬衰於室

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攢即除之

女子有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者敖氏清江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則亦可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而以死殉之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按禮女未見廟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死不可即葬而生可即其至乎弔而返服待喪而除男娶女嫁斯禮之正也又陸氏儼山曰張莊懿公鎣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

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離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氏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開元余邵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格不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余按二說其論非不近理然必貶其過于禮律以不必旌則亦無以扶天地間之正氣矣夫未嫁而死與未嫁而守固不必責以人人如是然苟有出乎如是焉其冰霜勁節何嘗不可挽波頹之俗存廉恥之心耶春秋書宋共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予奪相反然而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慮婦德不貞守死如伯姬而猶譏之無以示勸也夫伯姬之死亦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與敖氏所論何異焉然而夫子筆之于史固亦明明予之矣况以死殉所許之夫不比伯姬之死于火且伯姬暮年矣女子固

盛年尤難也律以夫子春秋之義知敖氏之說猶偏矣又柏舟之詩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此自誓與趙氏所守何異焉先儒以為共姜字而未嫁故不曰守禮而曰守義雖然能守義則亦不得謂戾于禮矣夫禮不以義起乎不以義將守不義乎守不義而猶可謂之禮乎故夫子刪詩而存此以繼二南之後有深意焉即春秋書宋伯姬之旨也是知陸氏之說亦偏矣余歷任所及必以表揚節烈為先總督河東時曾以山東孔李氏

未嫁之貞入
告業
聖恩下所司議旌盎
本部功令逸其例于憲典者所以防天下過奇之行
而予其旌于
特恩者所以奬閒閭特鍾之氣也是可以風矣
失偶愼娶
曾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
孝巳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

吉甫庸知其免於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娶或
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褻管寧喪
妻知故勸其再娶則曰每省曾參王駿之言意嘗嘉
之豈違其本心乎萊州右長史于讓方作愳心符愳
心符者繼娶之別名也然此皆爲有子者言之耳無
子者則不容不繼娶卽有子而繼娶非于古有戾但
愼以擇之可耳
喪夫守貞
夫死稱未亡人貞白自守從一而終此□道乃世
俗所艶慕誦說者常在慷慨殺身驚世駭俗之事此
人情好異之故中庸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夫一
時激烈與終身荼苦從容就義其難易不可同日而
語矣士君子居鄉善俗雖意主激勸而闡明世教亦
自有權衡焉未可隨時俗爲軒輊也人家不幸而有
少寡之事家長當諭以節義禍福以堅其志常謹其
未然之防而絶其意外之變倘有匱乏親族俱應商
議資助不可以衣食之故而使亂其方寸其婦亦要
悉之宿緣安於義命不可以我是寡婦倨傲撒潑務

當恬靜儉默安分苦守凡事節省樸素以全貞潔若
名如娌姑嫂當加意恩顧委曲維持或令各房親生
幼女伴習針指以遂其高縱有小過亦當優容不可
輕慢忌嫉如此處常處變咸不失其正矣
更有一種無子孀居不知人倫大義或偏愛親女婿
婿陪付家財或不顧繼子庶兒濫行施捨均爲顚倒
行事得罪祖先切宜回心無致後悔
附義男婢僕有遭父母之喪者此輩愚魯無知固
識禮義家長當諭以父母恩深粉骨難酬今既會

人奴隷不敢成服執杖至於三年之內不可飲酒食肉但能做人學好即是報答親恩岦使彼知行孝道自能忠於事主矣是亦永錫爾類之義

右喪儀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閑家編卷之四

黔南王[illegible]氏輯

男秉[illegible]

家禮祭儀

祭禮所以報本也所以追遠也宜平日與子弟講求熟習方知其品節之詳及其中至理之寓程子曰祭固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猶知報本近世士大夫每多忽此厚於自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于是錄類參考據典博徵內祭外祭儀制不同大宗小宗支派各別敬祖睦族務析異以統同繼嗣承祧當準情以協義由本及末表裏靡弗交修因時制宜張弛不致膠執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矣纂祭儀

具修

按祭儀君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故行禮之家必旬日之先具備器物演習儀文庶不失誤

省牲滌器

主婦率衆婦女司之務極潔淨○昔孟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誠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具饌

凡祭祀專在誠敬須主婦親入庖厨監視務令精潔未祭之前勿令人先食尤防猫犬蟲鼠及童稚浸汙如天炎熱可半夜起具之○近俗假薄纖嗇不以祭物爲重量直多寡棄貴取賤又其甚者或計某日奠

祖先期祀神即以殘品私實俎豆夫爲祖奠而祀神神不吐之乎移神餘而薦祖祖其歆之乎若此者何謂備物何謂敬事

時祭 凡一切零星節目拜跪儀節俱詳文公家禮或從俗亦可茲不復贅各條倣此

春曰祠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夏曰礿亦作禴薄祭也以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秋曰嘗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薦而嘗新故曰嘗冬曰烝烝者衆也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具備故曰烝

忌日

忌日祭已見喪儀

生日 祖父之生辰也見家禮補

生既有慶没寧敢忘感時悽愴情固有之然不必如忌日之不吉服不飲福也其儀物豐儉隨時隨力

生子

滿月告廟主婦抱孫同見祭品酌宜

授官

仕者主祭若仕者有父兄則父兄主祭入泮鄉會試

及襲廕援例俱同祭品宜豐盛

受封

親能義方教子子能題名顯親朝廷養士恩深祖宗積善世久幸遇茲典何以祗承遥謝闕廷告知家廟

追贈

朝廷推恩追贈益以孝治天下恤臣子之私也恭承恩命褒益宗祊光榮考妣所行之禮不宜簡陋朱子曰近日焚黄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體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

今擬改題於廟焚黃於墓

改題

前期令善書者以黃表紙錄制誥月日照誥軸寫告辭祝文各一通設香燭案於所贈之主龕前設題主香案於正廳備淨水刷子膠粉盞新筆墨硯於上旁用火盆炭火少許以便改題神主至期命善書者改題所贈官封凡改題外改中不改蓋主式有前面有陷中謂陷中者不改也題必以所洗之水灑四壁之上櫝面亦照官封寫紅紙簽一條粘之○凡改題官

封與初喪題主不同世俗或請尊貴或請有司概云點主於文公家禮無據○并宜制詞

焚黃

前期墓所先搭廠或帳棚陳設祭禮預備祝板是日奉謄黃制書於綵亭內鼓樂前導至墓所先祀后土後告墓宣制詞

墓祭 亦先祀后土不必拘文公家禮後祀后土

三月上旬擇日今俗用清明日儀同時祭除草棘添土毋得拘古之不墓祭也○夫墓爲先人體魄所藏當拜埽之時俾無荒圯禮也然寒烟蔓草愴焉生悲斯至情之不能已者故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他處則不然矣今世俗或假拜墓之便延賓宴飲甚至歌管喧闐漠無哀思噫俗敝甚矣謹追遠之禮者其思所以維之

文公家禮冬至亦有祭墓儀今俗亦行之但視春稍殺 四禮疑晨節展墓係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十一日

凡家遇有事俱必祭而告祖又薦新有典歲時伏臘必酌情以行

宗法

禮記宗法爲諸侯言之也別子爲祖言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言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曰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高曾祖禰以下各自爲宗而每代以下之支派各宗之曰小宗親盡則已惟大宗則俱得而統屬之焉然而士大夫亦得以意通之雖無封建之制而或有始遷其地或有高官穹爵峻名碩

望乎定百世宗祠報業垂統爲可繼者非即別子爲祖乎其適長子繼之非即繼別爲宗乎至於高曾祖禰則又人人而具矣于是祭不瀆焉禮不淆焉合族以食焉嫡庶以嚴焉統宗睦族之道具在於茲或者變通之法如伊川不以明道爲大宗亦視乎人耳余故輯閑家編而存此一則愛禮之士有慕而行之者不亦善乎至於拘泥太過處則呂氏叔簡之辨通禮者已詳茲不瑣陳

宗祠 文公家禮曰祠堂即宗祠也詳見下條○此條家禮載通禮而不列於祭然朱子固云本合在祭禮也今祇記於祭儀

圖制詳家禮○胡氏敬齋云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千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

祭田 文公家禮計見田二十之一爲祭田及親盡又以爲墓田各條太拘宜活變行之

不拘多寡各量力必宜常稔田近俗以瘠田作祭田豈子孫宜居其肥祖宗宜居其瘠耶弗思甚矣況一遇歉歲諸多不給于心安乎既捐之後刻碑田間以杜私賣四親以下俱宜另置不獨宗祠之公也

祭器

一應合用之物立簿貯鎖不得他用禮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廟立五龕

李氏禹航曰宗祠之禮余創立五龕中龕祀百世不遷之主其餘四龕分祀四親親盡而祧亦禮以義起耳

文公家禮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爲上自西遞列而東今多以中爲上分列五龕以板隔截各垂小簾於外朱子亦言古今廟制不見於經故後多從俗凡屋不問何向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

不遷配享

按禮祧主則埋於墓輓近之世以傷動祖塚爲忌故特設祧閣以遷之今亦遵焉每遇應遷主於除夕祭畢告祖奉主登閣亦橫渠先生所謂合祭而後祧遷

之義也若夫出類遡族者可盡遷乎考之於禮無論貴賤貧富凡能踐修厥猷恪愼克孝及種種植德殊勳堪爲羽儀者皆當配享廟庭如古鄉先生有道者歿則舉而祭於社之類夫有道之士鄉人猶企慕之俾令血食況衍我烈祖乎又況子孫之綏我思成更有切於鄉人者乎禮曰尊尊親親配享致尊也不遷致親也蓋其克配於祖者必其能繩祖者也不然必其有功於祖者也不遷於後者必其能啓後者也不然必其有功於後者也其他或以道德或以節義或

以勳猷或以崇爵榮宗或以清標振俗或以博洽著聞或以象賢紹武皆當裁與二典以不遷爲尊要在詢謀服衆毋得徇私藏公輕舉冒濫以致汚衊先靈有乖典制也

祧主定制

李氏曰夫四親之主親盡則祧議禮者類能言之第嗣續日繁各派尊卑懸絕何能分別四代又安所裁據而遷也況宗子主祭多屬卑行助祭尊長或儼然有四五輩臨之則未死之親已在應遷之列倘相繼物故將因親盡而不入祠乎抑纔入而即祧乎將徇情留祀而不遵祧法乎守禮則情不堪徇情則禮日蹙數世之後必致盈庭議格主不能祧而宗法自此亂矣因細考宋儒諸家所論四親惟主宗子餘親各祀於寢室故無礙祧法耳若夫宗祠合建同堂兄弟子姪協力助成一二代後倘以親盡而無所容乎將使分支割派各以世限至有一進祠而不可得者是此祠也端爲宗子一房而設而其餘支庶尊不得嘗血食之享卑不得與助祭之榮五服之外頓成吳越

矣夫豈建祠收族之初意乎然則將奈何余竊計之目下惟由宗子逆數而上至四代爲准以後支派纔別當以各支見在子孫推其分之極尊者爲主各計其四代盡則遷之至各支又分別子亦復如是論世庶人人得奉其四親以展孝思而宗庶均平無容攙格雖百世可述而守也蓋四世而祧者法也親盡四世而不泥於宗子者情也情以濟其法之窮而使祧法親誼兩無所妨則善之善者矣

祧閣之說極爲有禮今俗宗法不行主祭者多以輩

行之尊爲率則李氏之慮亦無庸矣奈今世宗祠之主雖世遠不祧雜然鱗塵一龕夫古者天子諸侯之貴猶拘於世數親盡從祧況士大夫乎且子子孫孫相引弗替長此安窮將極之十龕百龕不止耶責之則曰情弗忍也嗚呼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適見其弗知義而後且窮於勢也

編識主櫝

李氏曰夫廟祭雖止四世然以後各支漸分四代或有兄弟數人者或數十人者或十而千百者中除不

遷之主外各儘四親祭則並祭祧則並祧必無異同弟恐神主漸多臨祭啟閉或致紊亂必用字號編識爲世次等級方有倫紀今比照林塘范氏祠規用恭寬信敏惠五字一代用一字惠字下用公侯伯子男男字下用貌言視聽思思字下用宮商角徵羽各五字上列某房下標其號各硃書大字於主櫝外用便識認則一覽而世代昭然以後依次遞書雖歷代久遠屢經遷祧亦井井不紊矣

尊祖之法

方氏正學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母慈子弟和鄉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伎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爲奴侍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

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窮困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則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按程子冬至祭始祖以爲厥初生民之祖也立春祭先祖以爲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朱子作家禮

多取温公而此二祭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朱子於小學一書亦載程子之言借曰家禮為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不刪去之必自有說又雜見於語錄及答或人書而後世諸儒遂疑祭始祖似禘祭先祖以下似祫紛紛聚訟不已茲考方氏曰祭始祖族人各以祖祔食則似禘似祫之訟息矣蓋始祖之所自出則不敢追而始祖則何嫌何疑也若祫祭則古不特天子矣至立春祭則仍程子之說今亦不必拘泥隨時率舊

可也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祔附也謂不得專享其祀但祔之於祖以受食而已中庸或問曰自吾父祖曾高謂之正統其伯叔父母及衆子兄弟皆吾旁親此祔位蓋指旁親之無後者言爾若有後者子孫自祀之此則不祔

凡祔昭祔昭穆祔穆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禰卽孫祔祖龕也其主列於龕之兩旁男左女右不用櫝亦可若姪之父異居立祠堂者則遷其主而從之若孫死而祖在則祔何處曰按禮宜祔於曾祖龕妻死夫之祖母在亦然

朱子曰程子謂庶母不可入祠堂然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祀又或庶子能承宗祀幹蠱傳家則庶母入祠享祭亦得禮之權變又曰出母入廟決乎不可為子孫者只合就其家之廟拜之若去相遠則別設位拜之可也

祔殤之法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

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

睦族之法

祠祭之法置田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有餘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再贏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嫁娶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有才者為之以

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嬴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

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餚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杖杜谷風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酹食羞皆後長者卒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於家然後返

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尊卑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姪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

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於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

凡人家子弟入小學者須令其熟習歌詩嫺禮節至

成人而止。

按歌詩之法不傳久矣以漢雅樂郎杜夔僅能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餘聲不傳至晉而並此四篇絕響豈能責之童稚今擬歌近體詩句得林氏致之訓蒙詩八章附後

子養親兮弟敬哥体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要取和棠棣歌成琴瑟合椿萱茂處桂蘭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金珠不要要家和難兄難弟芳

名重佳婦佳兒奕桒多負米尙能爲薄養讀書寧不耀高科憑他窮達由天定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詡妯娌事翁婆三遷孟母居非易百忍張公守不磨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信義與忠和枕邊長舌還須戒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良辰美景笑言和莫言此事常如此堪嘆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彈指去一家安樂值錢多美哉讓果兼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一人榜樣萬人歌庭闈樂處兄孫樂兄弟和時姊姒和孝弟性情眞不朽聲音笑貌待如何莫將機巧來籠絡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何須奸計百般多偏生疾妬偏艱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氣乖隨處是邪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利遽傷和黃金入櫃寧憂乏白粟存心要積多戾氣寧如正氣好强詞無奈婉詞何古今簡冊多推讓子養親兮弟敬哥

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析聽搬唆囊中財物常

嫌少祖上田園只欠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

宗祠卽祠堂

古議禮家有宗祠又別有祠堂蓋重宗法也今人宗法不行宗祠卽祠堂矣大約衆建合祭不區宗子庶子統名曰宗祠或卽曰祠堂各家又別有香火另設閣於正寢而祀四親神牌蓋古今之殊禮如此文公家禮另有家廟圖後人或則之以通禮亦有祠堂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此不易之義也

元旦祭天地

鄉俗元旦家家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僭分且甚褻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與焉古南郊埽地行事器用陶匏牲一犢謂無物可以酬德也烏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稱萬靈眞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蓋人生兩間天覆地載亦吾父母當此新歲舉目而靑天在上全不為

禮於心安乎庶人不可以有獻於君見君而不一叩頭非禮也邵康節云每日淸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則叩天之禮邵子行之不以為僭故余以為治家宜然

土地祭

朱子大全有四時祭土地文夫墓祭祭后土今時祭祭土地亦禮之宜也

竈祭

竈為五祀之一古人所重國禁濫祀庶人惟得祀先

及歲暮祀竈具饌宜極恭敬豈曰老媍之祭耶

五祀祭

五祀戶竈門井中霤也王制大夫祭五祀月令春祀戶取萬物始生義夏祀竈取火德旺秋祀門冬祀行時主閉藏季夏土旺祀中霤白虎通則冬祭井而無行取水王之候後儒又有門戶合一而用井行者明洪武間革淫祀民間許祭竈然春祈秋報又許祭五土五穀神則土地之祭未嘗禁士庶征行遠方有祖道祭亦類祭門戶行也

呂氏和叔曰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瀆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至於設遇水旱止可相率祈禱於里社至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妄行望祀合聚羣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為

里社祭

此城市里社也何氏曰社日宜會隣里鄉黨共祀於土穀神祠亦有另聯一社以祀城隍之神者其社每以二十家為度輪流一戶祇直祀畢就宴於其家斯

謂之義社。

鄉社祭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祈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用潔淨壇場凡春秋二社預期準辦祭物至日約聚祭祀

根本孝弟

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生於心者何誠與敬而已矣

今人但知庶品之華儀節之備曰我能盡祭祀之禮也而於誠敬何有縱或有之不過勉强於一時豈能動寘漠感鬼神必先素有暗室屋漏之學以孝弟爲之根本一其心志潔其氣體肅其衣冠澄其念慮聚得自己精神乃可與祖考精神相接若其爲人平日不率父祖之教放僻邪侈辱其先人墜其舊業當對越祭告之日慚愧不暇何面目以見祖宗而致其誠敬哉或生時不盡孝養死後雖列五鼎三牲終日百拜瀝血投誠追思感慕爲祖宗者孰肯與之交接而歆享之耶。

貧不能祭

或謂祭先之舉固當備物備儀矣或貧乏無力及單丁無助者爲之奈何殊不知宗廟之祀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則一寢廟雖不崇而修除不可不嚴器皿雖不備而濯滌不可不潔祭品雖不腆而享饎不可不親禮雖不得爲而誠意不可不盡故士如無田則蔬食菜羹便可享先所謂溪澗沼沚之毛可羞於鬼神也若其陳設無

力即一席而合享之可也

子弟習儀

宗廟中以有事爲榮以嚴肅爲事擇族中子弟數人習學唱禮不惟使卑者得伸其敬而寘頑者有所感發雖幼稚者亦可漸知禮儀矣

凡祭時各宜虔誠端肅儼如祖考臨之在上毋開言毋跛踦毋回顧毋咳嗽毋嘻笑毋搖扇聽贊禮者唱聲靜方下聲靜方起庶不致參差此宜先期演習者也

禮寬老病

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又禮云身没則姑老不與於祭或自欲與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又如伯叔尊長年高不能隨班者先行四拜禮訖立於旁以覲子姪或有失儀卽爲舉出祭畢罰跪於祠或老疾不能久立者降神之後卽休於他所待辭神時復來四拜可也其年幼有疾者俟禮畢叩頭如甥及壻若在自當迴避須俟祭畢另拜不得與衆同列

祭品從宜

朱子曰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惟紙錢始於殷長史漢以來里俗稍以紙寓瘞錢至唐王璵乃用於祠祭似古人但以此代幣帛今則交際鬼神天下通行其衡陽粵滇所產之錫商旅皆轉輸於杭州以爲錫箔其男婦工作仰食於此者何止數萬餘人似皆爲無益之費但民間疾病禱祠與夫冥司神怪之事恍惚變幻往往捷應如響幽明之故眞有不可究詰者

承繼立嗣

沈氏龍江曰長子不得出繼爲父後故也兄爲宗子而無子爲弟者止一子將以爲兄後則弟可無子乎曰不然宗子所承者祖廟之祀弟無嗣止其一身耳孰爲重以是而較仍後兄爲急後兄所以後祖也蓋主鬯不可以一日而無人弟猶可待其子之子立孫也

張氏一棟曰繼祖之意甚重若兄死而無後弟又未娶未卽有子弟可奉祀并祀兄不必更立他人之子爲兄後若立他人之子則相傳之脈絶矣死者必不安

孤子不可出繼指其兄已喪只有一子別無兄弟者言故不容出繼他親置其父於無後爾若雖自幼失父然有同胞嫡兄兄繼父後值伯叔無子來聘立繼兄以禮法遣之何不可哉

何氏曰古人承繼惟繼宗嗣今人承繼惟繼財產

呂氏叔簡議繼絶嗣一條云凡無嗣之人一切莊田聽令與繼嗣之人一滚均分如絶嗣者田千畝而繼

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畝則總計一千五百畝每分五百畝絶嗣者田二百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田千畝則總計千二百畝每分四百畝絶嗣者無產或出繼所生之家原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不至嫌貧以厭繼亦不至貪富而啓爭矣倘著爲憲典則傍支兄弟自不敢爭競

未亡人但擇贅壻是徒知愛其女而不顧其夫之無後也潛抱他人之子是忍滅夫之祀而亂其宗也罪大惡極甚矣至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

鴻臚微物猶不亂行人乃不然至或以叔拜姪或以弟爲子於理安乎

屠氏曰凡繼子者必須倫序相應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功緦五族如俱無方可擇立遠房同姓爲嗣立嗣子後又得生子則立後必其所生者至家產與原立子必量剖而酌授之方是原來父母之心苟從薄而歸焉是小人之尤也又凡立嗣子者如家貧富足或可立二子應繼之外遵擇繼之說萬一有賢不肖亦永不失所恃矣隨時酌之

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異姓乃聽收養卽從其姓疏義曰以其撫養之恩深也或問曰路拾小兒旣許爲所養若後無子許承襲否并入祠否答曰三歲小兒許收養者謂恐殞絶性命本非血屬理難承襲何况宗祠之祭

凡文武官員應合襲廕職事並令嫡長子孫襲廕如嫡長子孫有故謂如亡歿疾患之類嫡次子孫襲廕若無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襲廕如無庶出子孫許令弟姪應合承繼者襲廕

卓氏又枚曰律制繼嗣不許蓄養異姓此因紊亂宗祀及廕襲者言之耳若有本無宗族勢不得不丐異姓以爲子者是又不可概執定律爲論況異姓之子有身旣貴顯封其所繼父母不聞有奪還之以與其本生之條則情通法外之意又可識矣宋元之間此風盛行如元黄文獻公本俞氏之子公貴而封黄氏之祖及三代皆爲江夏公公自記其先墓與宋金華作公行述叙次黄氏世德甚詳皆可考而據也總之繼絶之義聖人所重莒人滅鄫韓謐嗣賈私情也賈

氏請之俞氏許氏之公義也

射禮延射云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夫爲人後者自是昭穆應繼不得已而爲之何以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盖此爲人後當是異姓養子之類背父離母失其家矣與敗軍亡國者又何異也若同姓爲後禮經有明徵矣註疏謂與爲求是也則又不得以黄文獻公爲口實而情覬繼嗣也

居喪不祭

古人重喪祭喪主哀哀則志有所適不能主敬故喪者不祭祭主敬敬則心有所主故祭者不喪此有喪

者所以三年不祭也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禮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典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墨衰常祀於宗廟可也

右祭儀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幼儀

禮記未冠之前朝夕學幼儀是幼儀實有其當學者也閑家而不先以教子可乎教子而不在幼時可乎先輩有言曰人之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偷安狥情任氣如已燎之火不可撲滅已放之條不可盤欝何所不至故是以朱子小學必先洒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

爲恩而爲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爲急故一切幼儀廢閣不講童蒙何賴焉余因採呂氏義英童子禮呂氏叔簡養蒙禮梁氏桂茂教子良規共成一類先之以行繼之以文亦猶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也且以之補冠禮也夫冠禮亦惟以教成人之道耳纂幼儀

盥櫛

晨興即當盥櫛以飾容儀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沾濕櫛髮必使光整勿令散亂又須敦尚樸雅不得爲市井浮薄之態

整服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污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只著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整衣欲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上自總髻下及鞋履俱當加意修飭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及盛暑時尤宜矜持不得袒衣露體

叉手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不可太著胸須令稍離方寸

肅揖

凡揖時稍闊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令過膝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下不必過膝然皆當手隨身起叉於當胸

拜起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以詳緩爲敬不可急迫

跪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竪不可蹲踞背當稍曲以致恭敬

立

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

與墻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

坐

定身端坐斂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靠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

行

走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闊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爲輕浮常宜收斂

言語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可輕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須聲氣低俏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真實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絕

視聽

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看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

使此心外馳

飲食

凡飲食須要斂身離案毋令太逼從容舉筯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安放盌筯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悞墜地非節假及尊長命不得飲酒飲亦不過三爵

視聽飲食類已見家訓正言彼指成人言故尤詳析此指幼儀言稍簡易也宜參看

灑掃

以木盤置水弟子職所謂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是也拚音奮左手持之右手以竹木之枝輕灑堂中先灑遠於尊長之所請尊長就止其地然後以次徧灑畢方取帚於箕上兩手捧之至當埽之處一手執帚一袖遮帚徐步却行不使塵及於尊長之側埽畢歛塵於箕出棄他所

應對

凡尊長呼召卽當隨聲而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且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毋先從中錯亂

對訖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

進退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時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命如與同列共進尤須以齒爲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後偷安

溫凊定省

詳見下常儀條

出入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姊之間肅揖告出午膳與散學時入必以次肅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至入書堂雖非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

饋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

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而頻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則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食器於案亦隨置之

侍坐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與尊長獨語則屏身於他所

隨行

侍尊長行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如問已及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攜手而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途一揖卽別不得舍尊長而與之言

避逅

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相懸不爲

已下車馬者則拱立道旁以俟其過

執役

凡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卽當趨就其旁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如侍射與投壺則爲之拾矢授矢如盥洗則爲之捧盤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不可盡舉俱當正容專志毋使怠慢差錯

受業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可遽瀆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斂容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卽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

朔望

某人昧爽値日一人主擊板或以木梆爲之始擊盥漱櫛總衣冠再擊升堂師長率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向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

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列再揖退各就案

晨昏

常日淸晨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亦如朝時其會講會食會茶擊板如前

接見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與客爲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與客命無

出門即各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與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俟與先生爲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磨墨

凡寫字蘸墨無深入硯池如蜻蜓點水度用墨幾何則蘸水幾次然後不輕不重之間徐徐細磨昔人云磨墨如害病若且蘸且磨則引墨入池矣蘸而深入或磨罷而墨不遠硯則墨爲水滑矣用少而墨多則餘墨漬硯矣再磨則新舊相雜用之則字不淸滌之則墨可惜又硯不穩而磨之矶硉有聲亦非靜雅之體凡事從容安詳庶可涵養德性

膏筆

膏筆當高硯寸許順直內向無橫無斜橫斜則毫旋而杈尖捌管先以水滋之恐有燥墨在毫筆剛而驟搽之則折水足而再濡之則搖務乾濕得宜用完而不滌宿墨則膠固成束露毫而不戴帽則易摧折皆是粗心苟且初學第一當戒

簡冊

緒裁書册上下比度不失毫髮裁寧長無短釘寧廣勿狹殺面整齊從容勿急遽此亦寧心之一道

展書

展書無濕指無撮甲書常離身六七寸無捲邊無折角無汚痕無亂批點讀過之書如新可賣亦可以觀學者之所養矣

識字

教小兒須先令其認識所讀之書之字如讀大學之道三句即先令其識此十六字然後教以習讀且逐一手指挨字而讀庶心口相應耳目不分久之識字愈多則習讀愈便始教之時師生兩難習熟之後師生俱易兒目能識字而讀讀此一句即心在此一句習讀愈多心志愈斂古人所謂眼到口到心到也有此三到不必用法繩之而心志日斂則規矩日就矣不然徒事口耳授受而不責以心目縱日加鞭撲放心難收甚者讀竟學庸而問其所讀之書之字十不識一良可嗟歎吾願爲師若父兄者知此要歸焉

寫字

小兒初就學時固宜以識字爲先而寫字尤不可不愼古云心正則筆正筆之不正則知其心之不正矣故養蒙者必養之以正而後聖功從此而始寫字雖非正心之本務而亦正之之一端況有字乃有文文字二者缺一不可字而端楷則主司閱文時先已動其歡心卽五六分文便作十分看矣所以教子弟者此段工夫尤不可忽如今之開蒙者必先把筆潤硃令其點畫撇豎一一如法不爽而後作書法以令其印證此是常則然而書法切勿草率必求善書者作

之俾先端其初始庶後如蘓黃米蔡等家及今姜立綱文太史等刻自可易而學也

熟讀

教小兒初學時已不論至如稍長其或資禀可進者上等每日授以生書一二十行或增至二三十行中等授之以數行或增至十五六行下等授以五六行卽減至二三行亦可其讀生書每首教以二三十遍或一二十遍敏捷者卽一二遍亦可教後必須令其面誦一二遍令無一字差錯乃已誦後令其就座每首生書必責其讀至百遍聽誦者五十遍亦可正書讀完教以探書令其每首讀二十遍須探以五日每日每首二十遍讀至五日每首非百遍乎併其正日百遍下等者每首亦將二百遍矣况今日一讀明日再讀後日復讀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生澁生者探後五日背者探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之不熟也然亦必須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學已完進讀中庸是庸爲生書學爲理書理學第一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

通背乃已然亦不可停止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之讀中庸半本後須將前半從頭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上論不必半部讀完二册卽可從前理起每完二册法照如前下論上孟下孟讀理俱如前法讀完四書進而讀經然後可將四書分作四本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上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書之不熟余殆未之深信也

多讀

子弟讀完經書後。卽令兼讀別經。易爲五經之原。具有三才之道。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三者皆當擴其至要者。講而讀之。春秋其旨嚴。其義正。讀之令人心怖而神悚。全讀未爲不可。卽欲簡便。選其五分之三。必不可少。亦必兼左氏傳而夾讀之。庶可睹其大全。禮爲檢束身心之書。讀之亦不宜少。此在爲師者各隨子弟之資稟而造就之。愼勿拘拘於一隅之見也。讀完後。隨令先看性理。卽選其至要者。而令其抄

讀。如太極通書。正蒙。洪範。啟蒙。東西二銘及道統諸儒等類。皆徹上徹下之書。學者不可不曉。讀此完後。卽如史記。秦漢。周禮。家語。老莊。淮南。諸子百家及離騷等篇。俱不可不選擇而牢記於胸。次下而至於唐宋等文。如蘇韓傑出者。不必論。其他凡有補於理道資吾識見者。均當旁搜而博採焉。至如綱鑑諸史。亦宜參考。以廣見聞。

講解

子弟除六七歲不論外。至八九歲時。其聰明漸開。當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卽與逐句講解。資稟最高者。一講可明。卽其未敏者。日與講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虛靈知覺。不分智愚。本然完具。第患閉關啟鑰者之無人。所以聰明錮蔽。兼以師之不善教者。止事扑責。徒張威勢。此適足以窒其靈機。何能開豁其慧見子弟無成。往往由此。吾今願爲師若父兄者。須識此意。當寬假其辭色。嚴立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動以聖賢德業。次之動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卽至愚者。日聆嘉言。必能警悟。自然幸

向上。去甘心願學。於此不悟。則其爲下愚可知。卽日用扑責。何補于事也。

作文

子弟如資稟最高者。其在八九歲時。經書可以完讀。完後。每日放學時。卽與講解四書一二章。先上下論。次上下孟。再次學庸。講後隨其所講之書。選其最平易明白者。破二篇。令其抄寫。卽與講明記誦。次早進學時。作揖後。復令朗背。如不記者。稍示呵責。以警將來。如此百日。便通曉破義二百矣。其體格已先備知

而後教以作破何患難就作破時即選破承明白便捷者毎日抄記二個如講破法似此百日承又通曉二百後令作承即如破竹之易矣作承時即選平易明正程墨或時文大小題絶佳者日令抄寫一篇毎篇明與批註是何格局如一句八比格兩句合扇格兩句串做格兩句上下半格三句一頭兩脚格三句二段格三句兩頭一脚格如此等類一一與之畫斷細註明白逼來文體更又參差錯落甚至有十二比十四比者文機更活不可端倪必須一一與之講解

似此百日便讀一百篇文字識得一百篇文義機局矣已後令其作文何患正路之難由文理之難明哉此予已試之成規及門弟子多所成就悉賴于此今人不曉此義子弟目不知文而即令其作文及其未能便爾厭棄殊爲可矜吾願爲父兄若師者相與共成之

懲奬

教子弟在六七歳時不問智愚賢不肖皆當以愛養爲先教訓即欠能用好言勸諭使彼知讀書之高勤於敎導使彼不憚讀書之苦乃爲善教若徒事可斥而扑責恐不惟無益而反有損也至八九歳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即如前法自然警悟其或未覺畧加夏楚以懲之此在一兩三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而不止則彼習以爲常必致恥心盡喪而終於頑鈍不悛無疑也故余之教子弟其遇聰穎者單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事成即遇愚頑亦加扑責扑後仍用好言勸諭亦毎知悔而能新不然者所謂下愚不移前謂即扑責之無益也故余

願爲師若父兄者其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語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棟斷不在恐嚇扑責間也此可與知者道

漸進

父兄之於子弟其棄而不教與夫專事姑息而不知約束者此其弊失之不及固不足道即有篤於教誨而惟事扑責不顧子弟之所安不諒子弟之所禀與其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即成不知功夫有序

尤長有時精神有限何可一旦而助長欲速不達徃
徃由此孟子所謂勿忘勿助乃爲中道故余願爲父
兄若師者其教子弟不必躐等當知循序不必急性
於一時而在擦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
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廹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藏焉
修焉息焉游焉順其天眞養其靈覺自然慧性日開
生機自活朱子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
盍有試而云然必非浪語敢以是勗。

文式

教子弟作文須先與他講明書旨毋出題目先將通
章本意逐句逐節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
一講明令其通曉然後又將所出題目再與細說一
番如出一句題目看他何字當挑何字當剔或該承
上或該含下其兩句者或該合扇或該串講或該上
下半格三句者或二段或一頭兩脚兩頭一脚或亦
該串講等類四句五句俱如之次第與他講明題意
文格令其各各通曉以後及於搭題長題搭題須要
照應長題須要聯絡然亦必先從題目顯易明白易
於發揮者先教之而後及于理題庶令學者不苦難
而便于措手總之施教者先自明理勘破題目而後
令學者據理立言路自不錯不然如命盲者而促之
行彼將倀倀其何之也初學文時子弟不能即曉必
親自與他代做何等題目該是何破何承及開講行
文束結等項一一與他思索親口流出念一破令學
者手寫一破念一承令學者手寫一承隨與講解至
開講行文束脚一一親與思索一一口念隨令手寫
即與講明如此施教子弟自然經心不敢亂寫蓋理

會得明字可無錯字或有差明知其胷中未曉隨就
其差處一一改正即與講明講貫漸多則知識漸啓
如此細細開導即學五六十篇文字便曉此五六十
篇文義機局矣積而至於百篇未有不能文者此余
已試之規確有成驗非敢浪譚有爲先生其教子弟
學文既不與他講明題理亦不與他經心思索止惟
抄寫坊刻令學者照前比對後比學文者亦不自去
經思止惟照天對地照日月對山川等類徒事狗迹
不一肅心所以學文二三年更不知題中理趣文中

機設往往由此甚有逕將自已所作或錄他人文字令學者抄謄簿上手與批點弄彼子弟欺彼父兄不念彼之倚仗我者何事且重而天地神明之降鑒我者何顯且赫而乃若是其衒欺也此其所損陰德甚大吾願與爲師者共戒之

因材

教子弟學文其未能時爲師者每出一題固當與之代思而代作面語而口授必令其手自書寫如前教法郎子弟未徹者歷經半年當自領會未有不能文

也及其稍自能文爲師者須當看其資稟所就意見所及各順其性而委曲以成之筆清者就其清見大者就其大調高者就其高詞麗者就其麗少有一得則當取其一得以鼓其進必不可一於塗抹以阻其機大都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此爲行文者要務於此不甚背謬便是可成之機如艱澁晦滯雜亂重濁此等筆路到底無成要之學文之始擇師爲上擇其師之善文者自然形端則表正淵澄而流自清矣爲父兄者愼之重之教子弟能文更無他法其未文時先將書旨講明令其心胸開豁每閱一章書理如目見聖賢當日口語領會無錯此是根本急務以後精選新舊程墨或時義之明白而正大冠冕而可法者日令抄寫一二篇每篇必與批點分定格局畫斷股數隨即與之講解講一篇讀一篇讀一篇背一篇必令篇篇精熟乃已積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訂成一二三帙時令反覆潛玩毫無一字不明一意不達乃爲有用久之筆底自活此機自卷而絕無枯澁阻礙之苦矣及其能文以後

此段工夫決不可少須將每科新出程墨及十八房或時義小題之絕佳者多選而多記若能日誦數千言而時記於胸次何患文辭之不富而下筆之難就也臨場便易莫便於此然要之此是第二乘法須先看明書意領會題旨乃爲上乘若徒據拾陳言襲取套語有識者見之祇令取厭何足動目此又學者不可不戒

右幼儀一類通集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按古自冠昏喪祭而外其禮亦不一矣凡其不一者皆其所宜切求者也一有踈忽則貽心之疚上無以承祖考下無以示子孫所失似小所關甚大匪曰吾苐盡其鉅節巳也世有忽畧之夫不能譏小愼微君子因議之耳纂雜儀

朔望

凡朔望卑幼於尊長以次序立俱四拜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

節序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而祝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俯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於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生子

彌月告廟巳見祭儀告廟後拜見尊長及晬盤再慶可也餘詳家政幼孩條

受命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

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巳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生辰

凡子孫遇祖父壽日祖父不願衆賀者不必重違其意祇本家拜賀稱觴婉辭親族醵分製屏可也

程子常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謂須以忌日之禮處之昔唐太宗萬乘之主也欷歔郤賀哀感旁侍率禮而不愆如此况儒生學士耶問曰具慶而可也張樂

置酒軒車騈於閭里毋已侈歟曰飲食必祝慕夫始之也身有自始庸得忘之夫劬勞之日而起敬起孝焉卮廿豆膩以壽其親有何不可乎若父母歿卻賀禮也

宋趙彥逵丞相趙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王文正公晚年官尊每壽日家人賀立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

元北麓處士李氏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

明姚氏培吾每遇生日席地其父母神主之前側坐竟日

造第及遷居

先祭告而後壽尊長祝節序儀

出行

祝朔望儀

遠歸

祝朔望儀

客至

凡客至家長或長子出迎若係宗族姻黨之尊者子弟俱出列班肅揖如出外遠回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家長長子奉陪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止是此子弟同陪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既得盡話又得盡歡且能盡敬況路遙者不使受餓而還饌貴快便精潔不貴多品庶親近教益常可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過舉手或身稍磬折而已今一見則俯身至地送客出門則遍臨車馬逐位與揖入門又望空一揖或賓主相讓良久不決俱屬非禮蓋讓不過三古之道也今約迎客者客至一躬及階及門舉手相讓送客至大門之外一揖客及車馬主人入門各一揖客乘車馬主人復稍出門舉手相顧俱不必差人拜上蓋送客揖車馬於禮所無而每客送及車馬尤爲瑣屑宜革

親朋偶遇止宜敘長幼一揖當致辭稱謝者再揖不必多讓蓋長幼有定賓主有禮而久讓不决似爲虛文宜省之客有先施而主人及門荅拜者雖往來常

禮若不係慶弔大事。但尋常相訪者。亦自可省。

右雜儀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常儀

日日行之之謂常。亦處處行之之謂常。諺云家常無長禮。非無長禮也。禮之所形者。質而不文也。而其實爲天下之至文矣。瑣細之節。曲折之文。宜倣內則補之。纂常儀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衾之厚薄。鑪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幷候視牕戶鏬隙。使不爲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

定省

平旦。先父母起。盥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戶而後息

子婦于舅姑亦然。其于舅也。古惟問侍者

古禮定省。卑幼必親向寢所而問焉。畢則男唱喏。女道安置而退。此猶近人情。至於鷄初鳴。咸盥櫛。是四更時也。親方熟睡。呼門而問之。情乎。禮乎。無

論蚕夜勤劬非父母愛子之心而情不便適亦非子婦體親之意終身由之上下胥苦是制禮者示人以必不可行之難事也睢陽魯稚勲邦彥棄官養母嘗有詩云開戶旭光入慈闈夢未央低聲問侍者猶恐驚高堂此真境真情孝子之用心也

搔抑

子婦指甲常剪磨令無鋒侍者亦然不則傷肌膚

步履

必行之路地淖則覆之地冰則剷之地泥則沙之

出入

升高下下則扶掖之夜行則子婦先之有所觸礙則告之遠行夜歸則率家衆束炬秉燭以迎之升車操轡授軾乘馬歛衣授轡車三御馬二御險遠則子弟從之

厠牏

厠牏冬月一省春秋旬一省暑三日一省備所用爲如乾棗柔紙宿綿清藁錖筐灰土之類

衣屐

近膚裳衣各二垢則獻新以澣之冠巾韈屨亦然袖巾手扇亦然

處怒

親有激怒姑從其怒以緩之怒平順言以醒之失禮於人者陰爲遜謝之

啟告

樂事走言憂事徐言怒事笑言悲事疑言恐懼之事可以不聞者勿言駭異之事張言大懽之事平言

食候

憂驚悲怒宜進酒羹饘粥無進麵食食前無報怒食後無報憂

同人

親有所愛樂之人趣治具無厭色（具酒餚也）母所最愛者子女之子女也已寧無食必以食之已寧無衣必以衣之無財不可以爲悅寧於我儉無怨言無後語

侍容

侍父母之側無戚容無怨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思容

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費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溫溫與與恂恂載笑載言承在意先無令親難

傳聲

父母呼人則走而傳聲不到則自往應之

爲客

出門巾扇厠紙納諸袖中手巾換衣付諸侍者

愼防

隣墻無置坐垂堂無見足敝車無坐駭馬無乘

鄰人之墻恐有誤投磚瓦者垂堂必用憑扶恐致失足

愼疾

人子有疾隱之隱弗能忍也半隱顯吾身親身也保親之身以事親胡可令疾以憂之故與其隱也寧愼愼猶疾也吾心安之矣

從命

人子事親畢力盡志親有免命則從之無彊以拂其意

家樂

家慶之樂奏道宮宮調黃鍾之宮忌商聲角聲商角合調之聲南呂之宮

道宮飄逸清幽宮調典雅沉重黃鍾之宮富貴纏綿商聲悽愴角聲嗚咽商角合調酸楚南宮之宮感嘆傷悲樂親者忌之

古之君子非三年之喪未嘗去樂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孔子聞絃歌而喜武城子游且以絃歌爲學道至於房中之樂自古

有傳關雎則琴瑟友之雞鳴則琴瑟在御禮云樂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女順曰舅姑命之鼓瑟必正坐奏曲小曲五終大曲三終尊者之聽未厭則不敢止問何曲則起而對閨閫之間何嘗以樂爲諱哉自樂教亡而樂學廢士君子見琴瑟籥笙猶僅識其名問律呂聲音則懵然莫得其解寧使優柔平中之德性壞於無資忿疾暴戾之氣習炎如烈火而成於樂一言遂爲千年絶學世俗所傳如秦阮箏琶流而爲倡優之業務

以悅人雅人莊士更賤之夫狡童妖女誠不可近而琴瑟笙簫久失元聲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語非爲齊王遷就眞得音忘器之眞傳與心有淫雅聲無正邪曲有淫雅器無正邪瑟古也子路鼓之爲殺伐臣倩以瑟爲害義琴古也相如以之挑文君桓譚以之奏鄭聲箏俗也雍門周彈之能使喜者欷歔戚者舞蹈琵琶俗也康昆崙龢新曲能祈久旱之雨段善才楓香調能回暴雨之晴彼頃刻一曲格天動物豈淫邪之器乎夫樂主導

和絲竹何嘗有意聲隨調變邪正因之使俗樂而奏雅調自有益於性靈古樂而播哇聲亦足惑亂心志在音不在器在心不在物也不然病者呻吟豈有曲調孝子聞之酸心他人聞之掩耳草虫嚶嚶何所感通常人聞之若聵思婦聞之獨憂故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家中不必以樂爲諱而獨不可不愼也

時花新果異物奇觀有得必獻可助一樂

愉色

樂事不嫌諧謔悅親不厭輕薄

氣血調於喜懽疾病生於惱怒壽親之道無他一悅字盡之矣

親僕

親之近侍以柔順勤謹者爲之不則數易必得而後已果當於親則子婦訓廸之恩禮之等於儕行長則以禮婚嫁之貧則如願賙恤之親終則相繑而哭恩禮加隆焉

父母於子婦終有可避之嫌朝暮起居自有不便

之事惟左右近習無所忌諱如登厠浴身之類得以坦然自適是子婦難盡之心賴斯人而盡父母難忘之情與斯人而忘旦夜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寢焉出入有斯人而子婦始安心焉卽解衣推食情若骨肉禮如兄弟所甘心者近世視爲卑賤與僕婢一體而猜嫌所積甚則讎之此心何忍孝子慈孫試一思之

心迹

父母所悅之人不悅子婦含悲無以自明當委曲以

感悟之子道之難惟是爲最畢力殫財竭智盡慮易易也子婦勉之惟務潛消無激

右常儀一類纂呂氏叔簡四禮翼及黍附已見

養儀

人子之道莫大乎養親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盡一時心卽免一時悔矣故貴者有貴者之養賤者有賤之養富者有富者之養貧者有貧之養各殫爾力各悉乃志雖不惟其物也而物亦不可不備倘其旨有缺朝夕未膳而饔飧以自文曰吾勢有不能爾非情或不篤也噫親亦何賴有是子哉故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爲五不孝之首

纂養儀

穀食

凡事父母異食古云老少異糧况親乎粟黍稷粱欲鑿稻去半粒麥欲頭羅菽欲純而新純一色也

茶水

水欲井欲宿羅酒欲醲無宿壺無再熱漿欲清鹽欲淘窰欲盡滓糖欲澄垢醯欲澄根茗去初末液在瓶則羃之入盉音禾調羹器也則濾之

水經宿則濁者澄過羅則百物隔茗初見水則氣重末則味薄宜盪宜烹惟茶所宜酒宿壺則味變

再熟則味漓。

器用

釜欲薄器欲新箸欲易諸爲食具滌漑欲潔

釜薄則易熟器屢更則不垢膩箸數易則無雜味。

爲食之具甚多如餠板切刀瓢案之類

視膳

日四問食食問所欲適溫凉冷熱之宜。候生熟清濁

之節嘗鹹淡辛酸之味視草毛蠅蟻之物

進食

湯粥不浸指羹汁不盈器進食不吸涕不咳痰手不

搔身足不履濡

湯粥浸指則不潔盈不宜滿進食先出其涕而盥

手搔身則手偏履濡則足滑

肉食

魚無鯁雞鴨無骨壓掌無節諸卵以酒諸腥以薑醋

分魚順理斷脯横理

菜蔬

葱韭薤蒜春再剝夏秋三剝冬四剝芥芹菘菁半去

其外存三葉多者四葉入甲者存之葉皺而莖直者

存之肥厚而液多者存之視虫去蝕蒜薹截不見風

日者二寸總之取近裏脆嫩者

酌食

朝食中午食多暮食少柔食多剛食少清味多厚味

少

果實

果食當饑飽之間。桃李梅杏柿梨榴棗氣滿味足色

溢核堅而後進得美者而後進無蠹無損濯拭剝削

而後進戒先時後時先時味歉後時味敗。胡桃四剝

蓮實銀杏三剝去心菱芡重剝棗去皮核生熟惟所

嗜皆宜糖龍眼荔枝浸而煑之用色紫而肉厚者親

無齒則漬以沸湯漬濃汁而飲之胡桃煑栗合糖爲

糜餳宜酥糍宜蜜蜜煎糖煎以侑茶酒無多進興味

非習嘗者弗進

煑麥以鹽水漬之久經暑日榨而爲油曰甘油水茄

以甜醬醃之壓而取油曰茄油入羹臛肉最宜高年

右養儀一類彙同常儀及參附已見

疾儀

人子侍疾自親之外即有重大迫切之事皆不暇及葢父母之賴人子者此時而人子之宜自盡者亦此時善於調攝可使還乎即有不諱可免後悔故禮曰笑不至矧噫此何心也而能笑至矧乎哉又曰不脫冠帶此何日也而能脫冠帶乎哉籍疾儀

擇室

凡擇室養病宜掃除院宇固密壁戶不受風不納日

不生濕不入蠅蚊帳幃綿密陽不惡明陰不惡暗貧無餘室惟病者即有餘室而懐居重遷亦惟病者君養病所宜則此段不可不知也

祝隣

病者多喜靜惡喧砧杵之聲叫號之聲偶震之聲煩碎之言穢惡之氣煎熇之味拜晩四鄰須令謹慎應費者不惜費以悅之

戒聲

閑六畜於別所有闘入者揮之逐猫犬欲疾逐鷄鵝欲緩

疾逐恐其再聲緩逐恐其大聲

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寐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咯無履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門之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戶之見風自掩者杙其扉

定以生陰靜以熄火此養病第一要訣也樞濡使濕則無聲杙橛也所以止門

戒口

口常漱手常盥近枕而語必嚼薑掩口凡在室者戒

葱韭薤蒜萊菔之食

戒動

增減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

增減被服時寒暄也無令知覺不驟遽也揮扇驅蠅不可有風揮風驅暑優優徐徐無用大力恐病體不禁耳

戒人

問疾者至應而勿傳修文之客勿入多言高聲之客勿入休戚不關之客勿入自遠來者病者聾者尊者

啞者跛者勿入病者欲其入則入之

病者氣弱而心煩最忌賣聒修文者令人拘束多言者令人厭嘔高聲者令人耳震休戚不相關者不體悉病人遠來者恐觸邪穢聾瞽啞者費應荅之力跛者多觸礙之聲問客之來也非以安病者之心不過存親友之體休戚果相關默問侍者可矣余嘗有二語云延客莫延添病客問安只問知安人

戒問

子婦室人省而勿問候而勿詰其寒温安否動移起居待病者自言而後應亟問非孝子也

久病之人或氣閉目便不勝勞那有力量應衆人之問但省以覩其安否候以俟其所欲所欲皆備言則應之而已

飲食

先給直於販戶難得者新者美者以備緩急之思陳甘旨於目前以觸見聞之嗜

欲飲冷則水以百沸而井浸之

不欲食無强食偶欲食無多食

病者胃氣正弱强之則病胃氣始生多之則傷寧頻毋頓愈少則愈多是在子婦節縮之耳

仰食咽曲内以匕側食頤解承以盂多則難下寧少

愼爭

行圊藉以柔圍備二三欲便溺則子婦皆退惟侍者留不能起則穿床而置器於下畢則子婦入潛移置而更之

行圊卽坐桶柔帛充以新綿狀如帶盒繫於桶口

備二三涴則更之也須時洗滌埜灰沙將便溺而子婦退恐不便於親之起居也便溺畢而子婦更器恐侍者有憎容致親之不樂潛移置不欲親之見已也

溺壺盂帛各二日滌而更之 各二備更换也

愼嫌

侍疾者不吊喪不入墓不見凶穢之物不談幽怪之事

愼言

可悲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即急勿以告病人多
火怒不近情黙而順之無辨是非

悅病

病者欲樂則用管絃歌拍以娛之談古今人物以忘
之聲欲輕厭倦則已

病者之心在病則病進耳目有所寄則心閑而火
不起又脾喜音樂病者欲則從之

安身

諸藉身者大小如式欲綿欲柔欲厚欲妥坐而倚者

漸損益之

久卧則背肩脇膀骶皆痛轉側所藉之物欲綿肥
柔軟溫厚妥貼無所折綴無所磈墊坐而倚靠高
下曲直一物則抗須三五加減方得適意

順命

寐勿呼安勿動諛勿正欲勿違

寐則神安雖有急不可呼之使寤病者安妥子婦
視之若有不便者切不可動語即訛妄若無關係
不可証其非又如妄有見聞皆同聲附和之有所
欲而不得其正果無大害委曲聽從理有未安亦
須唯唯不可直折治命亂命總之應承可行與否
自有委曲耳

驅鬼降神焚楮幣一切俗尚病者欲則從之蓋以理
譬說則拂其意

無容

面目非面目髮膚非髮膚衣冠非衣冠精神恍惚步
履失常此侍疾之容也那能爲客特加修飾

用物

香欲清淡用否惟命炭去生生去激

病室必有所焚然香禁重惟病者所欲焚則從之
不則否炭生則烟激則有聲而迸火

迎醫

龐醫不誠之醫行道之醫不讀書之醫泥書之醫皆
勿用有艮者雖遠必致之拜而敬禮之檢方製劑煎
藥必親手將進必親嘗煎藥不於病室

用藥

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劫

醫多則各是其是而爭論不决醫不害多無令同坐可矣大病久病藥無即効但不增疾不可易醫更藥食少不宜藥多藥多則厭飲而脾弱者不行氣弱不宜用劫用劫則性烈而久病者難當寧徐徐攻効可也

察症

内之寒熱疾之重輕驗便溺傷之内外病之有餘不足察氣色以是準之無爲醫誤故人子不可不知醫

藥忌

百病先胃胃有所思無以藥禁禁則胃虛食減藥益不行

藥有應忌如黄連忌猪肉門冬忌鯉魚之類病有宜忌如水腫忌鹽黄疸忌酒之類然當權其緩急如病久不食偶有所思此胃氣未絶生機可望也若以禁忌弗食則脾胃益弱無氣行藥矣里有一人病蠱忌鹽數月而病益篤不治矣恣食五味腥羶又數月而病愈余記之以爲拘泥者之戒

卜筮

卜筮星平諸家病者喜見即召入皆令報吉報輕報速愈

悦病者之心也

病者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

行禱

境内百神皆可拜禱不必五祀不必牲醴楮幣凡行禱須有廹切懇懇之心悲痛惻怛之意積誠茹苦以示可憐萬一感格尚可回天即數窮氣盡無可奈何而人子之心亦無所不至矣若祇修文反以速戾

養力

子婦侍疾必强飯節勞更番休暇設亦疾焉諸將奚賴

諸謂諸事諸人也一飯再飯非久疾篤疾之規故得如此諺云床頭百日無孝子疎薄之人無愛敬之情久病在床多難事之性子婦不加餐則脾胃損不節勞則氣血衰不能侍疾已反致疾非孝子也是故大孝不匱

刲股

刲股事始于唐陳藏器人肉愈疾之說然必子婦之心實出于至誠廹切則天地鑒之神明憐之若以此求名或見彼人已行而此人効焉視毀傷股體直如兒戲毋乃傷勇乎韓昌黎鄠人論可讀

右疾儀一類纂同養儀及叅附已見

閨家編家政序

分諸産諸人諸務諸防

夫子釋書之君陳篇也曰是亦爲政此家政之說也凡大而田園廬舍小而米鹽凌雜動而周旋晉接靜而神運黙籌無不包括其中矣家而失其政則無可循之緒無可守之規紕繆其輕重洪纖之等顛倒其緩急先後之序而其家傀焉不可以終日故君子愼之家長者主政者也家督者輔政者也家室者助政者也家僮者奉政者也故先之以諸産凡財用所從

出係焉次以諸人經之緯之因人而施爾又次以諸務盈之縮之百務具舉爾終以諸防而杜於漸謹於微政悉舉矣家政具舉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富而不驕貴而不亢繁而不瑣簡而不陋截然畫一整頓故名之曰齊家遂纂家政列第三而纂以四類焉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寧清校字

家政諸產

夫大夫有采以𠛬其子孫家固不能無藉於產也故家政始之况自井田既廢以後田宅得以買賣而八口之所仰給者消長至不齊矣是不可不足亦不必有餘善乎二疏之言曰自有舊田廬足以供衣食夫富者怨之府也以清白遺之可矣纂諸產

田宅

置田貴約而易守實而得用若不計遠近不論順逆不酌數目則多費貲本多有荒蕪多損精力多招詞訟多辦糧差而計其所入亦卒與約者實者不相上下何以貪爲

人家起造房屋率多踰制然不知屋宇廣大則陰氣盛而人氣不能充故其勢不得堅久而居者且多不

利此昔人所以有木妖之說而謂其不安人也又曰

屋空招忌

起造屋宇最係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諳歷於起造一事猶多不悉况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以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則屋成而家富自若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墻穿池逐年漸爲之期以十餘年而後成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斲削期以十餘年而畢備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備之雖傭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富自若也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大時亢旱雖不至於大

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常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相與倡率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已又且利人其利豈不溥哉今人當修築之際悋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臂交爭有以鋤钁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由田主慳吝

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忿爭失歡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近隣家利有及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賣買

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謂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虧人於急難之日此所謂三不虧也虧貧如小戶人家無多田產而含悲出鬻以救目前虧暗如錢債折準貨物擡算之類虧急難謂人有急難而鬻產以自營救者何謂七不買老年之父孀居之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惷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奸人撥置所鬻之直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着

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宦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隣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此所謂七不買也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置產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宜致審於斯焉

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閫書砧基指出丘段圍號就問見佃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問其所

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分析或係棄產必問其初應與不應受棄或寡婦幼子執憑交易必問其初曾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則必問其元契已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方可立契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如價貫年月四至畝角必即書填已成契後必即投印慮有交易在後而投印在前者已印契後必即離業慮有交易在後而管業在前者已離業後必即割稅慮因循不割稅而爲人告論以致拘沒者凡官中條令惟交易一

事最爲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而人戶不悉乃至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離業不割稅以致重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者豈非人戶自速其辜哉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坵爲兩坵者有欲便順併兩坵爲一坵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隣保驗證不大啓爭端

人之田畝有在上坵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疊垣墻纔損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纔損即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只淺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辯明間有以木以石只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啓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契書或有鹵莽該載不明公私皆不能決可不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

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乃富人多喜買此產自謂將來操錢與人結訟其癖不可救然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矣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宜即理會速竟或即聞官以絕將來詞訟切戒切戒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鉤之以重抑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

之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及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此即上三不虧之說而暢言之蓋人情易犯也）

陳氏幾亭曰瓜葛不明之產一時爲人所紿後有相告者即宜核實而吐還之理取原價可也凡中保僮役之輩競謂吐還爲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旣也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衆方感仰之不暇其誰非笑之者若堅逆前非必招怨恨招咒詛招訟獄費神思躊躇費筆舌干請究竟亦必費錢財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成湯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過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凡置產買僕者必麤足衣食麤讀詩書否則列士夫首民庶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待再計而決哉

隣界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抑損其價萬一他

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夫產與接壤被人買去始而爭繼而訟人情且習爲常惟吾輩作此舉動便覺不雅今後如遇此等除逼近墳塋墻屋者仍與從容理講其餘不必理較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如日與吾鄰也必我宜買漸買漸遠直至何處方始不隣眼界濶氣度大看得此處自然恥少此更進一籌也

朱氏仁軌云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區區爭墻界地界者宜以是說勸解之

錢糧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贏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償錢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

納稅雖有定限須先納爲安如納禾米若不趁晴早納必欲拖後或値雨雪連日將如之何

且以下事上古今通誼賦稅力役之征乃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躲避差徭便是不良的百姓連累里長惱煩官府追呼問罪甚至受責身家被刷[illegible]壞父母又推不得事仍要賦稅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之人先要辦納明白收取票存證上不欠官錢何等自在亦良民職分所當盡者

債負

假貸錢穀責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漢時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歲可得息錢二百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論之質庫月息二分貸錢月息二三分貸穀以一熟論三分取之亦不爲虐還者亦可無詞乃典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三者江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還兩貫文衢之開化借一秤禾而取兩秤浙西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償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

背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勸其將田產折還法禁雖嚴多是倖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著調造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借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至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器用

桌椅勿雕鏤　門戶毋金粉　箱櫃不用紫檀花梨螺甸　杯盤勿金銀　磁器勿用古窑　輿勿文馬勿駿　勿買古鼎鑪罇　勿畜奇技淫巧等物

勿寶珠玉

昔呂蒙正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獻公公却之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孫之翰修史人有獻佳硯者呵之即得水索價甚昂公笑曰吾以一錢買水注之於硯十年亦用不了何用呵爲嗚呼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二公固卓識也李平泉多見其不達耳聊拈此以爲好異物者戒

冠服

冠加於首最宜雅重衣以章身惟貴明潔未二十勿遽稱號未娶勿遽衣文錦禮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宜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於蒙也

凡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夫有道之士麤裘素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

士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以布衣禦寒則堅苦其志以香熏羅綺則淫蕩其心

衣服舉止異衆不可遊於市必爲小人所侮

居於鄉曲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衆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飲食

昔唐太宗教太子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

或問朱子曰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君子愼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司馬溫公曰吾平生食取克腹亦不敢過粗糲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
茅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鷄爲饌以供母客知之起拜而稱賢
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予
汪氏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張文節公爲宰相自奉甚約或譏之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職業

士農工商所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資身無策不免媿笑於姻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顚倒是非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農者不得竊田水縱牲畜作踐欺賴田租工者不得作淫巧售敝窳器什商者不得紈袴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爲僧道爲胥隷爲優戲爲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辜無不由此犯者宜會族衆送官懲治不則罪坐房長近例綦嚴也
凡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

進或退要當皆以古人爲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傅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夢卜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汲汲自出抑何嘗以農工漁隱之事爲卑鄙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即鄙農工商賈之事而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藝祖留之

以相太宗范仲淹以秀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士就欲妥事希覬干求豈二公之倚耶

蓋修業何謂也古無文字刻木如鋸齒用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無怠惰荒寧

之時常有憂勤惕厲之意一日無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之不可也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善可稱資衣借食於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故曰與圖豕何異

或問懃字之義云何曰懃字從堇從力從心言事事著謹常常用力切切關心也傳曰民生在懃懃則不匱人之不至匱乏者每自懃勞中得之爲上而懃則博學多聞義理充積學不斷也爲農而懃則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食不匱也懃於治家則仰事俯育不飢不寒家不匱也懃於治官則政興務舉民受其福祿不匱也拙者由懃而補貧者由懃而富賤者由懃而貴豈是皆以懃爲本夏禹聖人也寸陰是惜雖生知之質其懃尚如此況吾儕乎

或問懶字之義云何曰懶字從心從賴言立心不自强每事倚賴於人也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懶惰宴安乃鴆毒之所伏其可懷乎爲士而懶則不學無

術甘爲下流自毒其身也爲農而懶則不稼不穡家無蓄藏自毒其生也治家而懶則生理蕭條衣食不積自毒其家也治官而懶則紀綱廢墜政事不舉自毒其職也吏之案牘不淸工之藝業不精商之貿易不通皆懶之一念誤之宰予賢者也當晝而寢孔子深責之懶之不可有如此況吾儕乎

右諸產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已見

諸人

至不一者家之人也有尊有卑有長有幼有親有踈朝夕與處日月以長其分不同而其性亦各異雖或聖賢處此不能無齮齕耳然惟秉於道協乎情則吾可以無愧矣猶有外來之瓜葛偶聚之蓬絮更爲猜嫌易生尤不可以不愼焉若其人倫之大天性之眞則已詳見家訓家禮各條矣復何贅歟兼諸人

族戚

書曰以親九族詩曰本支百世睦族聖王且爾況凡衆人乎觀於萬石君家子孫醇謹過里必下車此風猶有存者嘗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及尊爵賢也賢者乃本宗枝幹則親炙之敬畏之毋事效法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得以耳聞目擊者乎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命運亦乖則周之量已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焉寤歎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自祖宗眎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

此先聖格言也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知宗族當睦（此條當與家禮祭儀類睦族之法參看彼擧其法此論其情也彼以祭祀宗廟中言此以平居言也）

姻者族類之至親也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夙緣凡事皆當從厚通有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卽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人之且感而化矣若倚衆暴寡弄富欺貧必宜急戒

類族辨物聖賢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强

附其勢要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
祭是非難淆疑似當辨僭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世
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盖處已處人之道當如
是也

非族者辨之衆人所易知易能也同族者實有兄弟
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輓近風俗澆漓或狎
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至於拜揖必恭言語
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叔姪序列
情實親洽心更相安名門故家之禮原是如此又有

尊庶母爲嫡躋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必蒙詬笑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孝子順孫目可得睹口
不可得言收藏貴密保守貴久如有鼠侵油汙磨壞
字跡者族長同族衆即在祖宗前量加懲誡另擇本
房賢能子孫收管登名於簿以便稽查或有不肖輩
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矚衆覓利致使以贗混眞紊
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祖宗衆共黜之
不許入祠仍會衆呈官追譜治罪此條亦與睦族之法參看彼以聚會讀譜時言此以平居藏譜時言也

師長

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
可因已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
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
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
也若爲利欲所使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
見無非欺誣詐僞汙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
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

擇師

古來名師教法甚多姑引古數公以見爲教之大凡
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
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
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
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
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
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
場屋朝廷間者多其所敎也

徐氏節孝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胡氏安定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氣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弟子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許文正公爲祭酒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証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至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須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難遽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相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浸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衡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

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

家塾課儀

詳見家禮幼儀一類準而行之

字紙必惜

余嘗為惜字說云夫字之為用猶人之有口腹而必資飲食有身體而必資衣服也飲食衣服之為用人

知其甚切於人而愛之重之顧字獨不知愛之重之乎人有棄擲飲食裂毀衣服見者必咨嗟驚歎而惜其後之不繼也顧見字紙之棄擲裂毀獨不知咨嗟驚歎而委之已乎且夫字紙之貴人視之為布帛菽粟天視之為奇珍異寶也故乾出天苞坤流地符造字之初天雨粟鬼夜哭龍潛藏蓋洩兩間之秘與開天下之文明牖人心之智巧為功最普為效最神天固有所甚不得已而仁愛下民又不惜罄以予之也今世有甚寶貴之物過於球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我不自悋惜而舉以予人而人之受之者弗加珍惜視猶草芥夷諸泥塗如已冠之弁髦祭畢之芻狗我見之聞之有不忿然怒愁然傷者乎以人情揆天意而知不惜字紙者不免於天之怒且傷也為天所怒且傷之人偶免於雷霆之斧牛鬼猛蛇之口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亦已倖矣又安望富貴福澤康寧壽考世世子孫能讀書掇科第耶反是而能敬惜焉則所以受福於天者亦當無量恒河沙數也嗚呼不能惜字士大夫之罪較愚民而更甚矣士大夫還

身青雲承前啓後獲上治民建功樹業推其最下筆耕墨耘以資俯仰道皆由此我日藉其力日賴其養而又狼藉芟毀之乎且亦知其寶貴矣而又視為草菅塵塊乎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為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琅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無弗精辨其良窳眞贋而況貴於是者我以予汝汝又利之汝又棄之乎律以加等諒非深文也若夫吐隸賤夫婦女孺孩不知惜字或藉為糊窗壁夾鍼線作包裹種種隨手散擲任足蹴踏等類士大夫切須代為收拾寧置

爲給貧相易并詳勸切戒功德無量也至自察其家更可知矣更有一種奸商黠賈將廢紙廣收浸泡俟其透入爛化舂之烈日加以錘鍊韡鞋紙底多藉爲用名曰還魂紙此眞堪髮指痛恨爲利幾何忍蹈大戾秉權之人宜嚴察痛懲之予耳聞目見此等頑惡曾有各受雷霆之斧者嗚呼天恐雷部不勝誅也則牛鬼蛇蛇之口純火純鐵純石之地獄其留而待焉直旦暮間事耳寧不懼哉又有官署之中兩廊胥吏率將廢棄案卷繳移告示文書等類散棄滿地任其

混爛霉腐更或濫爲爇火之焠塞向之塊昔人謂涙攤字紙多在衙署斯言信不誣也倘身爲官長必諄諭切懲庶有艾乎蓋士大夫有督察勸化之責律以天誅之條必曰爾固爲識寶之波斯胡凡球琳瑯玕珍珠木難瑟瑟諸品彼盲於目者未之知也爾可不一爲指點任其顛越受戾耶故人爲無與於我遂爾視之夷然吾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未必竟從末減絕不連坐耳人無論居官居家唯散棄五穀及不能惜字獲罪于天甚大余故各詳誌之不可不痛自警省也戒散棄五穀文見下積善條

擇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拍肩執袂相誘爲非者愼勿與之交接

一學問之功與賢於已者處常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與不如已者處常自以爲有餘則日損故取友不可以不謹也惟謙虛者能得之

族人鄰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

富家多用之以爲幫閒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畧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皷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之攖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

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屢思之

隣里

藍田呂氏曰人之所賴於鄉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相視何與於我哉願與鄉人共行古道懼德教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爲可願喜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衆君子焉

德業相勸

過失相規

禮俗相交

患難相恤

賞式

小善則獎之書於籍有能積善不倦或大功宜錄則公呈於官以聽褒賞且公贈匾聯

罰式

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於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復爲及過之大者皆即罰之量其大小輕重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并呈于官

聚會

每月一聚每季一會具酒所費率錢令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善惡行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依長幼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

約中雜事皆呂氏之遺法宜行者也

幼孩 生子告廟見家禮祭儀及雜儀各條

古有胎教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

凡產子須是爲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用乳母者僅直服食稍不如願則誚讓之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

不謹。

然或有不免僱乳母者按陳氏幾亭曰今世富者省乳哺之勞貧者代哺之食其食衣其衣取其值以養老育幼至便也然貧者代人哺子而棄其所生之子每覓無子家以已子與之無子家亦多貧以代人哺兒而奶已業初雖允受漸生厭心襁褓之孩受人厭而能生者寡矣吾家僱乳母十餘人少時念未及此漸長始聞憫之特甚無異殺人子以養吾子每念之汗下然未有策以救今爲酌一法凡僱乳母時先令

擇親戚中實有餘乳願抱養者以其子付之本家於券議三年工銀外另助銀二兩五錢受乳母之子者當時先以五錢給之三月抱至本家令其生母驗視無恙再給一兩週歲驗視無恙又給一兩兒之難養在於幼小大約兒生數月其母始出受僱寄養三月則半歲有餘又復一歲則近二十月矣方幼小時抱養之家未必心愛然利此一金有半代哺亦甘及一歲外善嘻笑能立行雖非親生欲不愛憐亦不可得況又得一金其盡心撫視無疑也

古禮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可與古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之顧名思義可也

兒未有知任其顰蹙不可誘之使言啼哭任其啼哭不必慰之使止蓋啼哭可以瀉火嬰童純火正欲瀉之耳至於言笑任其自開不必引誘如欲引誘當令之呼父母尊長而已餘不可妄引過笑傷脾慎不可逗之使笑也

手足能動不可妄有執持恐其撻擊令之作揖拱手

若有所求而不得有所欲而不遂啼號不休卧地不起者必裁抑而寧耐之萬無撫慰撫慰之慣必生躁暴

離乳始食淡粥爛飯勿與腥羶糖蜜黏濃甘美之物不止難尅易病且習饞慣恣其口腹終身不能食淡茹粗流爲饕餮饜足之人矣

提抱之時止是布衣毋令受熱蓋餓寒小兒安樂法飽煖小兒疾病根至於纔能行步便是花帽錦衣綴以金珠不止利其財者有不測之慮而自小慣習此

倘稍長豈能布衣且將厭舊喜新終身驕奢必以惡
終矣此雖與責愚父母道愛子者必能知之
抱兒者常令之採打人以為權甚者父母引手令擊
其面或動出褻媟語以詈人此乳媪愚父母之通病
大凡咒罵皆箠小臧獲者大加訶戒不使童稚之威
行於卑賤亦養德性之要道也

妾御

人非三十五歲以上無子嗣者不可取妾家之不和
由於此身之易敗由於此易兒為妾亦為口舌吾見

畜妾而家道順者十無二三焉必不得已擇其莊重
寡言者為上若取貌之美年之少則家之索也可操
券而待矣子孫宜切守此戒賀氏陽亨曰買妾為嗣
續計宜選朴實惟璞孕玉也

幹人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書看其見存幹人有管
穀米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籥兼擇謹畏之人使之
看守幹人有貸財本與販者須擇其淳厚愛惜家累
方可付托蓋中產之家日費之計猶難支吾況受傭

於人其饑寒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目見可欲其
心必亂況下愚之人見酒食聲色之美安得不動其
心向來財不滿其意而充其欲故內則與骨肉同饑
寒外則視所見如不見今其財物盈溢於目前若日
日嚴謹此心姑寢主者事勢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為
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為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
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
其心雖惴惴無可奈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
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

凡委托幹人所宜警此

佃人

國家以農為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若人家耕種出
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
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
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為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
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
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
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

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熏灼邑里無復有空閒處所恥剝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兩手兩目既不能遍戴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侈也夫公家不堪侈況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

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然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非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凡僕從以屑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服見有罵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煬吾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區區與人計較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於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針頭削鐵一家性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能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孰與多寡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卑賤者即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誠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者峭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

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冠美服言語矯詐不可畜也畜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閫之事必有可

疑。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為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為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又性多悍輕於應對不識守分所以家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為不改其言愈辯家主愈不能平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為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

嗔怒可也如此則僕人可以免罪主者胷中亦大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為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為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厠等事皆自為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為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為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

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凡如工匠執役必使一不執役者為之區處謂之都料匠蓋人凡有執為則不暇他見須令一不執為者旁觀而為之區處則不煩擾而功增倍矣

婢僕有頑狠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為惡有不容言者

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於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痛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所竊止於飲食微物

宜念其平日有勞只畧懲之仍前留備使令可也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撻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然畏憚矣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為之行遣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懲後呼喚使令辭色宜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懟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

輕生而自殘者。

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鄰家醫治。仍經隣保錄其詞說。却以聞官。或有死亡。則無他慮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為家長者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有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為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至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臥去處。皆為點檢。令冬時無風寒之患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蓋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屬為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公私又有質證。或有婢妾無夫子兄弟可依。僕隷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隣保。自言併陳於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之娶。皆可絕他日意外之患也。

僱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為之也。

買婢妾既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人子女為人所誘略。果然。則即告之官。不可以婢妾還與引來之人。慮殘其性命也。尤當先詳察之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姦盜等事。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鈴下小童通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半矣。

婢妾與主翁親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畜愚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娠不正其罪而遽逐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自言是主翁遺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興訟。世俗所宜警此。免累後人。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外。或溷厠與厨竈相近。而使膳夫、学府。或夜飲在

於內堂而使僕子供饌其弊有不可防者葢此曹深謀而主不之猜此曹迭爲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夫買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爲賓客之歡切所不可且蓄姿貌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我則無所不至綠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有之

吾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生而願爲之有家彼僕婢亦人子也特家貧無倚故爲人所輕賤耳然其室家之念則一也乃世有錮之老大不爲匹配者甚傷天

地之和凡女婢及笄卽當擇僕之可配者俾成夫婦如無可配者卽聊具資粧而遣嫁之亦莫大陰功也

物類

廐畜馬欄畜牛牢畜豕柵畜鷄池畜魚舍此而畜珍禽奇獸未或不亡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旣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危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

呂氏原明爲郡守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

徐氏仲車畜犬孳生至數十不肯與人或問之云或不忍使其母子相離

牛之耕田狗之防盜有功於人深所當念凡家所畜牛狗有三年以上之功者死則埋之其調良異常者不拘三年之例

右諸人一類通攷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閑家編卷之六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寧鈞清校字

家政諸務

國之有政家之有事其道一也表正者影不邪綱舉者目自正要言不煩惟在返諸心則安揆諸理則順而已世風之奢華習俗之澆薄愼毋爲所轉移豈非賢子孫哉纂諸務

交際

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爲卑幼者修飾畏懼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伸稍薄則爲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疎包容退讓寧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爲後人應世之藥石

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拜者昔凡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先生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爲諂今俗其有是否耶顧此義在論語鄉黨篇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兩句內佩之可終身有餘矣今在本族尊輩前及遇父執相知年高者必以容貌

緩必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爲其近於父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何諂之有

周氏海門曰今天下車書一統而賓主相見禮乃有南北之分南尚右北尚左不知起自何時然亦不得不從之矣三族之親人共知之而禮所當守一毫不可踰越本族無論已母族稱舅者即母之兄弟雖疎遠之極亦當侍坐妻族之禮曾見孔叢子曰妻之父母爲外舅姑拜之可知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

原缺第三葉

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前輩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及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字間有自書名於門者其質樸如此乃今簡不觳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爲簡何爲哉今擬拜新客用紅紙單帖餘省且禮帖以全爲敬以紅爲吉出於何典夫朝廷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爲敬乃世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今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

用全紅其餘請帖禮帖及通問書劄止用紅單如禮物件數開載不盡分上下二層叙事不盡則量加幅數適用而止謝禮仍用單帖如連名送禮亦止一帖傳覽有稱謂不同另加一帖

請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眞意衰矣每見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眞意自在今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酌愛或叙濶並啓知六七字速帖用單只寫一速字俱不用文章語

護封起自公文原爲關防秘密自明隆慶初年搢紳通問用之然用者猶少後始蔓延鄉俗一槪用之甚屬無謂今擬請拜答帖止用書夾投送封袋可省有啓事者用封袋不用護封

宴會

設席過豐則多殺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貨財多折福分或客當醉飽之後見主人舉筯不得不舉者蓋反爲多設所苦暴殄天物亦甚可惜昔人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殺四大盤四人閒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樸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儀好爲賓筵著者乎又何言多費也

蔬菓四豆猶是古禮恐未易從今擬折簡請客者用果四色餚八色湯飯三道若官席遠客量加品類其看花大席人物餅錠之類俱不用赴席除閒訪留坐者自不拘時候早晚大席宜午後上座薄暮而散遞帖後止速二次如遇當行酒之時客有未到者即虛坐行酒不必久候蓋早至早散不惟我無伐德抑亦體恤下人

古人不常殺牲亦不皆食肉禮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知其不常殺牲也左氏曰肉食者謀之食肉者無墨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此知其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以充俎實儘自足用又何必更宰鷄鶩求豐備哉君子有敬客之心不可無愛物之心也

主人安座遇慶賀大禮則逐位行酒尋常宴會客雖多但舉杯總揖不必遍歷客席各一安座

合席請客主雖多其舉杯行酒只屬之長者一人餘

惟隨班行禮益長在則禮宜然也若長者既已安座衆主又人安一週似屬煩瑣且不見長長之義於禮宜省衆客酧主人亦然

客有後到者衆賓叙長幼一揖相干者另一揖不必轉讓告坐亦然

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爲雅若女優入宅舍敗壞風俗引誘子弟可忌不止一端俱必不宜用今幸頹風悉革也

犒賞從人惟婚姻大事及自遠而至者宜特設酒飯不必盛設殽餘則殘骨賸殽而已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臥須令人照管往聞有困客以酒且慮其不告而去於是臥於空舍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關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究其一時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蓮花試以旱蓮花浸瓶中取罪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又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蛇遺毒於水客飲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今人濫於匕箸有以一杯酌而費中人一歲之需消耗物力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嗚呼一飽之外皆剩餘也寧儉君子大家務從省約以周隣里鄉黨之急者不愈於作腹中臭腐耶

爭訟

太平百姓早完賦役別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益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毋論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早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

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辱親寃
寃相報害及子孫總之只爲一念客氣其始不可不
慎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始之時義
大矣哉即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
事情私下處不得没奈何鬬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
善於察情更易明白切莫架橋揑怪致問招回又要
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
是錦囊妙策須要自作主張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
財破人得禍自己當省之省之若後世好訟幷吾子
孫也

官有貪暴吏有横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
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
黨在要路或以其爲縣司所深喜故常難動搖横刻
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爲本官之所喜或以其結上
房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戸有所訴則官求勢
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毁去簿曆改
易案牘人戸雖健訟亦未必輕勝況訴官吏之人多
欲判持官府使之畏己初無爲衆除害之心常見論

訴州縣官吏之人恃爲官吏所畏拖延税賦不納人
戸有折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戸有科敷已獨不伏科
敷睨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掠辱背輩占官
遲不肯輸租欺凌善弱强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
曲爲直或與胥吏通同爲姦把持官員使之聽其所
爲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
月縱免人禍必自爲天所誅也又科律嚴明之日必
無倖脫乎

積善

夫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
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兆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
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放履薄臨深兢兢
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黙自思念吾昔猶奔走衣食
而今則安享富貴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
止知足守禮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卽神祐可
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
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
鄰里旁觀側目頤指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强兀兀勞

心自矜謀畧夫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漬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催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尤祟妻孥名已僇辱復玷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

余嘗謂人家積善譬如燈之有油家勢興旺本易衰也惟以善而培補之則長保其興旺矣燈火光明本

易燼也惟以油而浸灌之則長見其光明矣故燈光之微者不足慮而反在於微之漸張家勢之微者亦不足慮而反在於氣之過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善華既竭褰裳去之可不深慮乎可不大懼乎是以盛滿之家而有不肖子孫剝削元氣外强中乾立見傾仆如燈無油注勢已將息回光返照欻然一明亦不燃耳

今人多好漁利細入秋毫夫子不云乎放於利而行多怨謂有利於已者必有害於人也顧世有自然之利而又有不怨之利乃無有言及者何哉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費貲本不定分數不煩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何以不爲此而爲彼也

君子處心行事須要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卽是有益於人

人當渴時與一杯水卽是恩惠顧惟在行之可久耳豈可謂小善爲不足

蓋嘗見里中小民有結社積錢者或三五十文或百文貯之一公所及歲杪始出而瓜分之亦各如所輸數夫其積而分分如其所積非有加多也然不以存之家而爲是紛紛者誠恐其侈於用而奪於姑可已之費也故爲是以自制而不厭其煩此小民積錢之一策也予欲推此意以積粟於家凡衣食有餘則以其十之三或粟或錢積之另所積愈久則愈饒以待

荒歲賑本族本鄉之飢餓者獨力不給則糾同族及同鄉之有力者共成一會斯眞善策也不睹夫撲滿乎撲滿之爲器小器也狀渾淪惟一口口僅可容一錢滿積之不能逾數百然可入不可出必撲而毀之而後可得用吾今亦爲撲滿而取諸寄也

當嚴寒之候凡鄉城中貧人躶體者必有一二百人如同姓五人協力周濟計每人止可費綿襖四十領每襖一領該銀三錢總費銀不過十二兩而邑中無凍死者矣况藂荐施與貧人亦可禦寒每百件不過二兩如五人合治二百件則每人止費銀八錢此又爲不費之惠也仁人君子肯惜此小費而坐視此輩寒而死乎

新歲元旦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人家往來相拜亦各以椒柏勸飲獨忍見乞丐殘杯冷汁不能於此際得一飽乎夫城中行乞者大約至多不過五百人計每人與肉饅頭十箇總不過五千費麥麪不過五石肉菜銀不過二兩如先期部分已定至元旦平明時候分遣所部徧給一方司以二人一刻可遍惟不令及門不使知爲誰施捨者自無有相聚喧嘩之獘

施藥不如施方俗有是言乃田野小民常苦於無錢取藥遂以至死者殊爲可傷余每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費一錢可取奇効者好義君子肯各出所聞遍貼於人烟湊集之處則濟人陰德多矣

如欲施藥宜修合丸散丹膏數十種彰彰可驗者遇有疾苦須細察寒熱虛實施藥治之其疑難之症不可妄與恐致悮人

橋圯路淖當助修治以便行旅

四達之衢宜建亭開井常時施茶三伏則於午未二刻用薑鹽凉水以解暑毒隆冬則於卯辰二時煎薑飲椒湯以辟寒威至或單身覊旅負販寠人霜天曉夜跂候城門用米粥每早施一二處以天明而止爲德甚大

積雪堅冰之時作倡里中掃雪鑿氷方便行人以免顛蹶尤爲不費之惠

擔負貧人遇雨尤屬切身厄難衣衫濕透肩體淋漓

捱步前趨忍飢耐苦陰寒入裏遂致病纏或至危亡家口何賴所以雨途無益於事若緩於情實迫若能多置簑笠散給行者或擇誠幹好善之人貯往來要衝之地施借兼行受還隨便所費甚小所全實大至於泥塗寒凍或施草屐蒲鞋暮夜晦冥借以燈籠火草均屬陰功所宜留意

凡貧人死不能舉殮者衣衾棺槨必力賙之不可吝費已見家禮喪儀助喪條茲復申之

今世人家不能廣種福田而上干天怒自貽伊慼莫

甚於散棄五穀夫五穀爲上天所珍惜聖帝明王靡不貴重之故曰民以食爲天謂之曰天何也天以養民爲心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攷之於古神農氏因天雨粟始敎民耕種加於燒石之上而食是穀非由天所降乎至后稷時五穀各種始全即如麥之一種今人視爲尋常食品而思文之詩特歌之曰帝命率育何等說得尊嚴中天之世氣運郅隆嘉種方備天之生之直與堯舜禹稷皐夔契益諸聖人一樣鄭重故德盛而化神民安而物阜也始曰五穀繼曰百穀曰蕃曰滋曰美曰盛五穀者舉其重大而言如人之稱五倫也百穀者極其完備而言如人之稱百行也總是兩間奇珍異寶宜加敬重愛惜萬無散棄拋擲種種作踐之理更思五穀來自田間農人異樣辛苦春天霧雨不敢言濕夏天烈日不敢言熱秋冬風雪冰霜不敢言寒同是一般父母所生身體我日坐高堂廣廈煥房涼館猶嫌不得自在彼農人獨非人歟苦樂如是其不同而竭力供給得此黃茂白粲盈倉滿箱全不思顆顆粒粒俱是汗血點點滴滴悉係苦

淚尤可痛者偶遇旱乾水溢蝗蝻發生之歲天子蒿目官長焦心祈求晴雨撲滅孽種夜不敢眠晝不敢食殫慮竭思筋力俱疲幸有收穫貴賤交瘁腸枯肉腊矣而豪門富室視之直如糞土雖雞狗猶棄而不食焉嗚呼天道而無知則已天道有知其不死淪地獄而生遭雷斧也無是理矣細思人家有兩種人尤易犯此罪戾一爲廚下之婢僕一爲桌上之孩童廚下婢僕視爲主物不關痛癢勤收廣拾又費氣力是以水漿之內玉粒夾沉溝渠之中雪粳可掬也桌上

孩童全無知識豈解矜持握箸不堅棄殘不食是以盂碗之底必有賸餘几席之地悉形狼戾也嗟乎婢僕固屬可誅然誰爲之主者而令婢僕積斯愆也孩童原屬可恕況誰爲之長者而令孩童造斯孽也天曹定罪必有渠魁至於經紀家務識見明朗萬無棄擲之理第恐見棄擲而不顧且不能痛爲之曉諭耳昔宋相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取洗淨曝乾久之積成一囷及黼被難絕食僧以此飯進食甚香美問之僧以實告黼

歎曰吾爲大臣而使厨人暴殄天物如此吾不免矣嗚呼觀王黼一事而豪門富室猶不知所警惕乎以前巔巔赫赫鍾鳴鼎食豈知制我之死命乃在此乜箸所棄之餘至於仰天竊歎始知昔之所以散而棄之者乃上天之所以珍而惜之也豈不嗟悼何及哉夫以神農堯舜以來勤勤懇懇數千百年之久且竆天之垠無量恒河沙數含齒戴髮之衆熙熙而來攘攘而往只圖得一箇飽字旬日斷五穀則命不存故凡四時風雨之氣多沴悉係不重五穀之人所召又何疑終身潦倒子孫不昌耶內典云人視之爲一粒天視之若盈丈豈可悠悠忽忽不知檢束婢僕不能敎誨孩童并身或偶蹈之也凡一切散棄之由都宜防制此係要義毋忽視之

舉一五穀凡服食器用不宜輕視胥例此矣一隅三反是在明者

早慮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敎之學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蓄衣衾粧奩

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䘏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稱臨時更無他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䘏後事之不如儀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爲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塋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塟也

藏書

家有藏書氣便不俗余嘗謂古人得書甚難而讀書
之人甚多今人得書甚易而讀書之人甚少漢以前
竹木之簡無論已西京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東
漢秘牒塡委更倍於前然多以縑帛寫之故孝獻移
都吏人皆取作帷囊不若今之悉用紙也至五代時
馮道奏請官鏤板始有模印之法而得書較易然猶
未能廣行如史記前後漢直至宋淳化中始付有司
摹印蓋藏書若斯之難也然而博學之士高出今人
萬萬者甚夥今人得書僅費白金數百便可汗牛充

棟而人人庋之高閣弃之篋衍視爲爛脫廢紙不肯
繙讀曾見有如漢魏以來博學之士哉然雖不能盡
讀不可不爲儲藏細思

本朝如王新城朱商邱朱秀水三先生縹緗之富甲
於天下縱不能與之並駕齊驅亦不可不畧倣其標
致余宦轍所經粵楚河東等省亦嘗搜羅一二經史
子集粗具梗概後之子孫宜加推廣即不推廣愼毋
散佚各加標簽貯以木櫃歲曬一次分誌書目視焦
氏澹園經籍志式切勿輕借與人古云借書一瓻還

書一瓻今直謂借書一癡還書一癡而已嗚呼積書
如積財亦無久而不散之理觀隋牛弘五厄之說令
人歎息即如隋購求異典西都嘉則殿有書三十七
萬卷至唐武德僅存八萬卷耳東都修文殿煬帝銓
定御本三萬七千餘卷唐平王世充僅得八千餘卷
載至長安舟經底柱悉没於河推之歷代無不皆然
豈有久而不散之理下至士大夫家如錢牧齋殫終
身精力求之而卒不免絳雲樓一燼也是知藏書之
兒亦非達觀奈書淫左癖積習未忘爲憖憖耳特詳

志之

凡不正之書即燒毀不藏

邱氏瓊山藏書石室記云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
數百卷多爲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
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
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
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於內外姻
新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爲何書輒
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

豈可再求也及間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涴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辭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於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門顧苦無其人不得已而

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庋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學問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巳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大學甲戌第進士卯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願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則平生積聚鳩工甃石以爲屋凡梁柱楣瓦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凡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樹若干內庋以書僅成予郎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去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

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

按揮塵餘話云母邱儉貧時每向人借書不得因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後仕蜀爲宰相遂踐其言亦猶邱氏文莊之志也

分析

分析之家置造鬮書有各人止錄已分所得田產者有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錄已分多是內有私曲不欲顯暴故常多爭訟若互見他分厚薄肥瘠可以畢見

在官在私易爲折斷此外或有宣勞於衆衆分弃與田產或有一分獨薄衆分弃與田產或有因妻財因仕宦置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而衆不願分者並宜於闔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在開具之數則爲漏闕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求均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爭訟矣

薛包漢時人諸弟求分財產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復賑給焉嗚呼包於兄弟之間可謂曲盡其道而後人之所宜法也

右諸務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叅附己見

諸防

家之有防最不可忽或防其嫌或防其害如水之憂其潰決泛溢也而不固其保障可乎然所以固其保障者不在乎潰決泛溢之後而在乎潰決泛溢之先語云涓涓不塞流成江河是防之義也長家者不可不知之纂諸防

肅閨

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畧內故根本之地已先不正豈能及遠自已一身且不足觀豈足

爲子孫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須莊敬日強禮儀卒度不可以狎近忽之也

君子正家閨門未有不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饁耕採桑親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淸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氷霜如古史所載貞烈婦女炳燿後先相傳不朽皆風化之助（詳見家壼第八卷）至於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十里外坐南向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廟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

節看燈者有搭臺觀劇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閑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
人家有關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爲尤甚葢此輩多窺探人意挑唆啓衅其爲長舌銛於利及郤又無可防之形奈何以不親不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若論其至卽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者亦宜責簡矣
僮僕雖自幼過繼者亦不宜令入臥房使知箧笥所在若以爲小而不禁長大不可制矣或遣餽送於出嫁之女止令中堂奉其所尊切不可徑入內室與女私受陷其爲僕賤不教之人又不可使之訊問消息萬一搬唆言語致搆兩家之怨奈何至女既有家非大故不許歸寧無服之親不得令其弔喪送殯及行慶賀之禮親戚有請祭埽遊春者不過誇賽珠翠羅綺槪宜謝絶此亦保身保家之大法也

盗賊

人之居家須令垣墻高厚藩籬周密廳壁門關堅牢隨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新固不可輕忽雖竊盗之巧者穴墻剪籬穿壁決関俄頃可辦比之頹牆敗籬腐壁敝門以啓盗者有間矣且免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外有竊盗內有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理豈不重費財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他虞可以卽相救應
凡夜犬吠盗未必至亦是盗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墻使邏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盗便須直言有盗徐起逐之盗必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盗之急以及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盗擊之猶庶幾若獲盗而已受拘執自當準法無過毆傷
多蓄之家盗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耀

尤盜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儲錢穀少置什物少畜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其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二十疋此亦高人之見豈可與世俗言

刼盜有中夜炬火露及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可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人爲耳目或有異常則可以先知仍預置便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從便門走避又須子弟及僕者常備器械爲禦敵之計可敵則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爲質則鄰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

刼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僻處可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愈不可見又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正竊者反自得意况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行於言或妄有所執後正竊者既獲則悔將若何

上司設立保甲只爲地方而百姓却乃收購官府虛應故事以致防盜無術束手待寇小則竊大則强及至告官得不償失即能獲盜牽累無時拋廢本業是百姓之自爲計疏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室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鄰同井相友相助須依奉上司鄉約平居和睦出入有事遞爲應援或合或分隨便遮截若鄉中有不遵防範蹤跡可疑者即時察之若果有實事可據即會呈送官究治益思患預防不可不慮

火燭

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卹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一日爲讐人及其家火其屋宅鄰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罪猶小也鄰里甘受

罪而坐視其大廈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
暴虐之效也
火之所起多從厨竈蓋厨屋多時不掃則積墨易得
引火或竈前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火之
端也夜間最當巡視
烘焙物件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火
而以衣籠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蠶家[illegible]於天[illegible]之際不可不防火
農家[illegible]茅屋或投死灰於其間須防內

有[illegible]天[illegible]致火
茅屋[illegible]防火太[illegible]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灰須常
防火此[illegible]切須詳究
右諸防一類通纂古今諸論及參附已見

閑家編家壹序

分女教婦教母教女式婦式母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
言也不見於乾卦而見於坤卦聖人若曰是妻道之
重也猶地之於天臣之於君也善之積與不積慶之
餘與不餘豈不關於婦人哉蓋天之生必藉地之成
君之明必藉臣之良夫之義必藉婦之聽亦何畸輕
畸重歟故婦人之義有三曰在家從父出門從夫夫
死從子婦人一生括此三言矣然從之之道有以順

爲從者有以助爲從者夫以順爲從猶閨閫之常耳
至以助爲從則才全德備所包者廣所及者大求之
古人亦僅僅矣余故採呂氏閨範之遺而更參以四
禮翼數條第刪其談經之迂者談史之荒者而附以
管見焉曰女教教之於父也曰婦教教之於夫也曰
母教則又所以教其子也皆言之善者曰女式父當
援以教之也曰婦式夫當援以教之也曰母式則又
當援以教其子也皆行之善者鉅細畢備常變咸周
余於閑家編而獨爲之詳寄如此蓋閑家之制必始

婦人宋史母后曰得賢內助匪細事也積善餘慶道在此矣遂纂家壼列第四而殿以六類焉

閑家編卷之七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鈞寧清校字

家壼女教

世俗養女第驕之耳使女終於女卽驕也母家得逞無長幼尊卑胥讓焉一爲婦而人人下之矣舅姑也夫也娣姒也夫之兄弟若姊妹也同室之尊若長也亦讓之乎假令胥讓若母家也婦乎非婦

乎若積漸不平厲以辭色拂其氣習鬱鬱致困是驕之乃所以殺之也夫女修之家習爲婦也婦道習則夫家安之矣所獲不旣多乎故家壼必自女教始纂女教

口腹

女子最戒是饞口腹作飲食之人在家常令淡素雖肉食有餘無令饜足肉食謂之下飯但令飯能下咽足矣至於飲酒喪敬愼之心長放肆之膽尤宜節戒

從命

女子德性婉娩溫柔事無大小稟命而行不宜剛强執拗惟父母之言是聽若任意抗違是爲大惡雖小不可放過

節儉

女德尙儉葢丈夫經營家計女子不能生財能紙撙節少時儉用愛惜薪水念及米鹽不暴殄天物是謂儉德若吝嗇刻薄一介不以與人亦非所宜

女紅

帝王生女尙弄之瓦則紡織女功第一要務也八歲

學作小履十歲以上卽令紡棉飼蠶繅絲十二以上習茶飯酒漿醬醋十四以上學衣裳織布染蘸凡門內之事無所不習至于描鸞刺鳳挑花繡枕雖終身不精不害其爲女子近世養女家家挑繡甚者歲覔數婦日夜爲之惡陋之俗最宜禁革

卑遜

近日鄙俗母女並坐或讓女於左曰客出嫁後若與弟婦同席弟婦告坐公然受之遂致尊卑無倫長幼失序不知女子在家子道也一切禮節與諸子同並

可橫遏陷之不義乎

明羅氏念庵家法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殊可爲法

言語

女子之言安詳沉重不可煩瑣不可粗暴不可高大不可花巧不可張皇不可僞妄世有養女驕縱者任所憎惡造作者語譖陷妯娌甚者挺訴父妾致令失所昏母又從而逞之由于而家既嫁多以惡終可爲女子殷鑒

衣服

女子在家但與布衣鮮明者或用紬絲不與紗羅段絹其衣朝夕架閣務令整潔或有垢膩點污者宜戒之

佩飾

富貴之家金珠固所不廢然不必滿頭徧體荊釵布裙儒粧淡掃者自是貧賤之常若竭力營辦君子恥之

雅素

女子有雅素之風恥奢華之尚可謂賢矣如孟光桓少君固難但不驕矜不靡麗老成朴實見者曰知爲有德之女矣

書史

女子固不宜弄文墨但古之賢女未嘗不讀書如孝經論語女誡女訓之類何可不讀婦女邪正不專在此古如班婕妤徐賢妃及婦式所載數人見下卷何害於文墨乎詩辭歌詠斷乎不可

女容

窈窕淑女朱子解云幽閑貞靜最好女子家只是精神不露意態深沉第一美德若輕淺浮薄逞聰明學輕佻最爲可恨至於婦族相與却要親洽詩稱樂只任只終溫且惠女子不可不知

戒惰

女子先策懶惰懶惰最易慣身每見人家女子晝寢毋常令人揮扇驅蠅戒無驚動以積惰之身遇勤苦之家廢時失事何以事舅姑佐雞鳴之夫子乎且懶人易病勤者寡疾愛女者但不至雞初鳴盥櫛斯可矣

右女教一類纂呂氏叔簡婚前翼及黍附已見

婦教

婦道所係之重也聘以六禮御以三周逆以三月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舅姑之憂樂家道之盛衰戚黨之毀譽門戶之榮辱夫子之窮達於斯人焉係之婦人者其道主順彼離家之少女入門之弱質如金在鑪錘惟夫鎔鑄雖有頑悍之惡而刑于所化家教所束孰敢自肆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始嫁來時承奉褻狎恣其所欲以狥雖有怒目不敢忤視也雖有惡聲不敢驟加

也積漸所浸切於燮斧夫權潛移婦人為政雖舅姑不敢誰何他可知矣此婦女終身善敗之根也其夫固可罪其婦亦何容恕哉纂婦教

拜跪

夫婦交拜敵體之義也古大家節序生辰兄姊受弟再拜夫亦受妻再拜有過則長跪而遜謝之待免而起雖覺過嚴亦抑陰之道也

鄉俗於禮文病繁惟夫婦最畧或至有經年不相揖拜者狎故也豈知禮在狎處尤不可少只觀初親迎至合卺於諸禮何所不備乃日久而遂忘之耶

夫婦無稱謂古人之疎也萬化自閨門始不正名何稱焉蓋邦君之妻古人稱矣不知夫人稱君何以焉士庶夫婦遠呼近稱茫無可謂或借兒女或用謦聲或相爾汝亦不典甚矣寧陵呂氏叔簡謂宜稱夫子與先生果亦亡于禮者之禮耶余宦轍所歷自都而粵楚兗豫未有便於方言而合於古訓者尚俟博雅君子折衷焉

居室

室中夫婦不並坐晝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晏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為夫婦居室之法

無遂

內政稟於姑嫜姑嫜亡稟於夫子苟無害於義亦當曲體若不告而明行是謂專擅私行是謂欺罔雖理所當行亦不縱恣當懲其再

內譜

婦人視夫之兄弟如路人視妯娌如寇讎鮮有和睦

而親愛者背面告夫之言但涉是非兄弟謗謿妯娌或忿怒以激之或涕泣而訴之夫當以理反覆教以忍讓如有造言妄語爲第一大惡痛加懲創若深信莫覺積漸日久遽遑一朝之忿是謂昏愚之夫舅姑審實者婦出夫亦重加戒飭

母家

婦家父母最聽女子膚受之言輙生嫌怨懟其舅姑不知女子之言果實亦當教之婦道况易聽以長其長舌非愛之也昔有賢父之女遠嫁其姑難事女歸

寧輙以爲苦父曰惟遇難事之姑方顯子婦之孝若姑慈婦順何難之有弗聽是後不敢復言其姑聞之悔曰父母曉理我奈何爲其所笑從此遂睦

忍性

婦人之禮雖不悅于夫子不敢徵色發聲廢食使氣嫂姊亦然降心以遜謝之彼自愧悔至於待下亦不可過刻輙加凌虐常是寬平低聲下氣纔是賢婦人

體婦

婦人不妬忌自是盛德然亦宜曲體其情夫有豢婢

婦止從一待其嫉妬以損名節亦夫子之過也既以嗣續爲重便當和其室家待之有禮處之有情夫道盡矣爲婦者當視妾如幼妹念夫爲嗣續計若有所出何異我腹也倘閨閫之內因妬反目人人竊笑家道索矣

重夫

婦人所天止有一夫其饑寒疾痛起居衣食離別患難自宜關心若於夫子無情薄惡相報則路人矣古人思夫未嘗不以爲賢而世俗乃以爲耻可嘆

和家

夫家弟妹妯娌舅姑之女奴或不免閃爍誣陷新婦要當處之有道不倨慢不踈嫌不忿疾謙厚和平一團和氣各得其懽心則百釁不作至於陪嫁女僕常加戒飭勿生事端其所學語言虛多實少切勿聽信倘相爭競只責已僕又勿過激嫌於賭氣此一家禍福生死所關長幼尊卑皆當如此各無偏聽戒其多言愚者每道之使言是自求禍也

遠別

古禮遠別止是授受不親而舅婦不聞遠別末代兄婦非節序生辰不見翁家庭之間避翁猶可至於婦行翁前只可趨過甚者前導婦人令翁廻避則妄矣弟婦夫兄相避不妨而叔嫂妻弟婦小姨姐夫又不惟不遠別且或有相謔罵者是何道也宜相與痛禁之

內愼

夜行以燭晝行擁面乘車下簾升下車避男子童僕十二以上不入中門此內外之大閑也

聽訓

女子無入門便熟爲婦之理故舅姑夫子必耐心教導假之歲月始可繩其違犯凡爲女子必敬遵之

右婦教一類纂呂氏叔簡婚後翼及叅附已見

母教

婦人爲母便有爲母之道大學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然旣嫁之後已經有子母道亦宜切講不得祇任慈愛之情況有慈愛之而適以戕賊之者豈非不知養子之道哉其詳別見於家政幼孩條及下卷母式中纂母教

護短

婦人諛子第一在護短說他兒子好便喜說他兒子不好便怒庸婦之情十居八九親鄰告訴便與抄鬧

丈夫面前多方掩飾嗚呼彼童稚之所畏者懲其惡也今恃有母之包荒則毫無忌憚何所不至哉

誇善

又好在誇其子之善子本頑潑誇爲聰明子本愚拙誇爲忠厚會得一件便說他兩件勤得一日便說他十日聽得別人一句贊詞便據爲典要踰時不忘逢人偏告嗚呼子本欲以善欺人也又恃有母之虛譽則自詡自驕何所不至哉

偏愛

父母于諸子一也而情必有所偏古人以爲婦人異甚也婦人之偏更覺可笑多不偏愛賢子而多偏愛不肖子此不可解姑之于媳也亦然惟其偏愛此其所以愈不肖也而終亦受不肖子息之累始悔偏愛晩矣切宜爲戒

貽悮

婦人之于子也貽悮種種不窮而其大者有四毋在養其口體而不養心志教以驕矜而不教謙讓務積私財而不積學業務求小便宜而不求大局面遂日

朘月削悮其子之終身嗚呼此賢母之所以可貴也

孀母

孀母教子又兼父道倍宜嚴切乃孀居之子或係獨養愛惜如掌上珍不忍苦責此亦人情之可憐者然而夫之家聲全憑此區區一線若不訓廸有方何以見夫面于地下寧爲其難毋爲其易則形史流芳歐陽文忠公之母曰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是也

貧母

貧母尤憐其子寧使已寒必衣其子寧使已饑必飽其子甚而姑息太甚其子竊人之衣盜人之肉種種暖昧不良亦含忍而不發夫既已貧矣尤當責子以勤望子有成庶可長免于貧奈何又縱之爲非而日淪汙泥哉

庶母

庶母之子多不得與嫡母並此庶母之所以傷也庶母而賢則母道之難百倍庶母而不賢則掩子之不善而飾子之善也且甚於嫡母矣此中寬嚴相劑苦心當求盡善爲嫡母者萬不可以非我所出而膜視

之而厭惡之爲庶母者當念身爲傍妻尤當教子加謹也

右母教一類俱屬已見

黔南王士俊犀川氏輯

男秉寧 秉鈞 秉清 校字

家壼女式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自古在昔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亦未有爲母而賢者也夫女之未歸猶金之沈沙玉之在璞顧光輝必有所發精神必有所露爲幽閒爲端莊爲貞靜其善也先知之爲浮薄

爲險刻爲悍潑其惡也先知之是在爲父母者而已盍取彤管芳徽儀型朗揭者無間昕夕詳示之乎纂女式

一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爲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揣若寄子道不修豈其可哉今錄爲例者四人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公有女五人無子孝文帝時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淳于公竟得免焉

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故千載名垂青史爲人子者可以媿矣

叔禕禱疾

羊氏名叔禕南蘭陵人蕭矯妻性至孝居父喪哭輒

吐血母常有疾叔禕日祈禱忽見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母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心真則事誠事誠則神應叔禕之感枯桑君所以禱之者誠也人孰無父母哉讀羊氏傳可以媿矣

袁氏同焚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於床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鄰婦强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

能出共焚而死

袁氏以孱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也

康女乳弟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玨入婿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遘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没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二烈女女子之道守正俟求不惟從一而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而取義者也今錄爲例者三人

奉天二竇

奉天竇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容唐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岩穴閒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群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奉天二竇彰彰載籍間古今稱烈女矣及考史志諸書如瓊州二韓眉山二師滕州二王長沙二尹嘉興二錢皆遇盜不辱節義成雙而女非同姓又紛紛不可勝書嗟夫亂離婦女委身於兵刃寄命於蓬蒿逃無所往生難自存亦可悲矣堯舜在上

寧有是哉則亦閨閫之幸也

詹氏全親

詹氏女宋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無湖女嘆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寠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

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脫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闔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爲處變才矣

倪女被刺

倪氏後魏涇州人許嫁彭老生家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往犯之不從老生曰汝終不爲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老生苦相逼女變色堅拒老生怒而刺之女曰我所以執節自固正爲君守身不敢苟從耳君乃見殺耶言訖而

絕老生遂論死詔旌其墓曰貞女

倪女賢乎哉固吾夫也而合巹未行寧死不爲苟合之事況非其夫者乎彼窺穴踰墻者其夫耶非耶

三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巵如捧盈水心不欲爲耳目所變迹不欲爲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嬻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爍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淬泥汚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爲尤難也今錄爲例者一人

韓氏從軍

韓氏保寧人年十七元末遭明玉珍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遇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猶然女身稱爲韓貞女云

慷慨以全節勇者事也明哲以全身智者事也死

者無可奈何之見着耳苟取義不必舍生聖人豈貴死哉若韓氏者權而不失其正者也

恆廉女覵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今錄爲例者一人

季女却錢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郤不受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寧不能歸葬而不

受賓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禮喪有賻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右女式一類纂呂氏叔簡閨範及衆附已見

婦式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迹稽往牒温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纂婦式

一助夫之婦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內佐亦有力焉今錄爲例者五人

郤缺如賓

晉冀邑人郤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耨其妻饁持食奉夫甚謹缺亦斂容受之晉大夫臼季過而目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夫婦非踈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献酧之時郤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雖一禮字

不得而夫妻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卻缺夫婦眞可師哉

樂羊子妻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行路嘗得遺金一餅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金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嘗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故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

斯織也則捐成功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至卒業嘗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刀刎頸而死盜大慙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甘心自殺處變之權也值此節孝難全之會一死之外無他圖矣史逸其名惜哉

陶答子妻

陶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諫不從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泣姑怒曰何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國富家貧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元豹霧隱七日而不下食欲澤其毛以成文章也故藏而

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立而須死夫子治陶家富國貧上下棄之敗亡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逐之處期年答子有罪誅母以老得免無所依附婦乃歸養之終其天年

安危利灾此舉世丈夫所闇不獨一答子也不意婦人乃審於利害之機而獨有敗亡之慎卒如所言吾錄之以爲仕者之戒又以媿世之婦人見其夫財貨盈室而心喜色動者

梁孟夫妻

梁鴻妻孟光肥醜而黑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光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光語遂求之光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光跪而問曰竊聞夫子高義願侍巾櫛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荆布之妻與共遁世今乃衣繡冶容非鴻所願也孟光曰妾固有隱具乃更麁衣椎髻而前鴻喜曰是吾妻也字之曰德耀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孟光每進食必舉案齊眉不敢正視

女子之愛憎色居其九而德爲輕此俗子庸夫溺邪之陋識也傳稱孟光貌陋而梁鴻貧二人者以德相求鴻不醜光之色光不厭鴻之貧至於綺羅脂粉亦恒不使御鴻之心豈以色爲重輕哉有道之識自別果色美而可欲也則古今美婦人多矣史冊班班孰非敗國亡家之禍本哉

王霸夫妻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霸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之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之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慙沮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吾與子伯素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見客有怍容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昔而慚兒女子乎霸蹶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相與終身隱遁

富貴不足榮亦不爲辱貧賤不足慕亦不足羞使霸有可行之道何必慕箕潁以爲名高霸無仕進之心何必見趙孟而生媿色總之眞識不定道心未純耳其妻對景當局不知視霸何如然清節數語則確然隱君子之高蹈也

二至孝之婦萬善百行惟孝爲尊故孝婦尚巳今錄爲例者六人

唐氏乳姑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

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婦事姑菽水時供不失婦道即以孝稱者日竭甘旨極意承懽毋不能食亦付之無可奈何耳唐夫人事姑乃奪子之乳以乳之非真心至愛出於自然何能思及此哉是故有孝親之心不患無事親之法

龐氏感泉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因鄰母以達於姑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還之恩養愈謹其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遠學不在姑嗜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其孝感如此

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順一時易順終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逐怨懟不生而托鄰母以致養力作求鱠不惟供母又兼隣母以陪懽孝無以加矣誰非人子耶能不媿之

趙婦感火

趙孝婦早寡家貧為人織紝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常念姑老後事無資乃鬻次子於富家得錢百緡買木治棺棺成南鄰失火順風而北勢迫矣孝

婦亟扶姑出而棺重不可移乃伏棺大哭曰吾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者天乎天乎言畢火越而北人以為孝感所致

孰謂回祿無知哉止火卽異越孝婦而北不尤異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韓太初妻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為顯官明洪武七年家徙和州劉氏奉姑𡩋氏以行至南宮姑仆地傷腰劉氏禱天刺臂血和藥以進遂愈至瓜洲姑復病

再進再愈至和州一年姑患風疾不能起便溺劉氏親手扶拭時盛暑劉氏日夜揮逐蚊蠅蛆生枕席劉氏嚙之蛆不復生姑病尋愈一日姑忽病危嚙劉氏手指意欲永訣劉氏不悟刺指血和湯以進姑病驟愈越月而卒五年未得歸葬劉氏哀傷如一日

子婦事親無過分之事至於割股刺臂嚙蛆嘗糞皆一念迫切至情足以動天地感神明也若劉氏者純孝不可及矣吾錄之以愧世之薄于舅姑者

俞新之妻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即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滌溷穢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憐惻

未有貞妻不爲孝婦者聞氏事姑至舐目復明非至孝感通孰謂舌能愈目哉乃有欺其不見而以蠐具食者

陳寡孝姑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甫嫁而夫當戍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無子養姑慈愛愈固紡績以爲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母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始嫁時受嚴命而事夫夫行屬妾以母妾既諾之矣受人之托豈可棄哉棄托不信背死不義毋自計勸之孝婦曰所貴乎人貴其行也生子而娶之婦

非以托此身乎姑老矣夫不幸不得終爲子而妾又棄之是負夫之心而傷妾之行也行之不修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從之養姑二十八年姑死終身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文帝高其義賜黃金四十觔復其家號曰孝婦

孝婦夫亡時年甫十八耳別時一諾持以終身既守婦節又盡子道艱苦幾經不二其心設非孝婦毋也不爲溝壑之枯骨乎雖謂孝婦一諾過于季布可也

三死節之婦身當凶變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軀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雖孔孟亦如是而已今錄為例者六人

皇甫規妻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美姿容能文工書時為規答書記人恠其工後乃知之規卒妻年方少董卓為相聘以輜軿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縗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侍者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令四海風靡乃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

免乃起罵卓曰君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國忠臣君其趣走吏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杖者曰重加之令我速死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哀哉皇甫妻也誘之以利怵之以兵而竟不奪其志至於跪卓乞免積誠意以感動之可謂從容不迫矣不愛死不求死不得已而後死其善用死者哉

荀氏歸陰

陰瑜妻荀氏名采潁川爽女也聰明有才藝適陰氏產一女而瑜卒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稱病篤召采采歸懷刃自誓爽令侍婢奪其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偽為喜色命女僕列侍明燈盛飾請奕相見共談達曙奕敬重之狎昵不生既而命左右辦浴浴至盡出侍者掩戶以彩筆書扉上曰屍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之

采求死不得而委曲以成仁花燭共談而此心不

少變可謂貞矣吾獨恠爽為荀氏之龍抵死以非義強其女大節如此細行可知矣惡得賢

梁氏重生

梁氏臨川人歸田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紿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即拒縛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諾因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

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梁氏全夫之智臨患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操兩世猶事一夫世顧有事一夫而懷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潘氏投火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值元兵閩城潘同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慟即事君百年無憾

矣兵從之乃爲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濟變以才含情以量使妙圓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爲一坎之灰耶哀懼不形安詳以成其志圖也可爲丈夫法矣

翠哥代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元至正二十年房山縣大饑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所執者吾夫也乞免其死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於地中可掘取之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吾夫兵乃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婦人肥黑者味美我未之前聞節婦求死惟恐不得故爲之辭耳百世而下其骨猶香何止肉美哉

周廸之妻

周廸洪州商人携妻之揚州唐末楊行密圍揚州掠刼已盡軍士食乏市肆殺人賣肉廸妻曰窮蹙如此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請賣妾以備行資遂自詣屠肆得百金與廸廸袖以行門者詰之廸告其故不信還至屠肆驗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衆悲嘆

以帛遺廸收骸骨而歸

勸夫歸以養母殺其身以資夫義哉廸之妻也設有餘策寧至是乎亂世人情可謂慟哭此聖人治天下所以憂勤惕厲不已也

四守節之婦視死者之難不啻十百而無子女之守爲尤難余列之死節之後愍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經古今中道惟守爲正余甚重之今錄爲例者四人

梁寡割鼻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幸先狗馬塡溝壑妾養其幼孤勢難他適且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爲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王侯不能奪其守况卿大夫乎堅於金石凛若氷霜吾於梁寡見之乃其辭王之言抑何況而痛婉而曲也

行義桓嫠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隣婦相與愍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桓也卽依父母家何害哉胡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王氏毀容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宋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悪土塗面髮頭散足負姑携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

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淸白

冶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爲無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自貽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爲美婦女趨避之法

李氏恨夢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魅耶卽斷髮垢面塵膚敝衣自

是不復夢儁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
節婦

夢非眞也李氏猶然爲恨而毀容以絶夢焉如此
貞心卽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念哉朱
敉貞有詩云夢入陽臺不奈醒彼固有夫也猶云
云吾爲耻之

五明達之婦見理眞切論事精詳有獨得之識有濟
變之才亦婦人之所難也今錄爲例者三人

符承祖姨

姚婦楊氏閹人符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爲文明太
后所寵家累鉅萬踈遠親姻皆資借爲榮利楊一無
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
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
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嘗着破衣自執苦事
承祖耻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卧不起從者强舁
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爲癡
姨及承祖敗誅連親戚楊氏以貧窶得免

蠅集腥蟻附羶常胥及焉郞希祖不敗而有義有
命彼富貴者豈吾所宜資哉楊姨不癡不必驗之
成敗間矣

魯氏守砦

魯婦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紹定間
寇破寧化晏依山爲砦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
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念主母恩當用命不勝卽先
殺我因解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
諸婢鳴金賊退敗鄕人挈家趨砦者甚衆晏以家糧
助不給歸者日衆又析砦爲伍互相應援賊弗能攻

凡活老幼數萬人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爲承
信郎

晏恭人豈不偉然一丈夫哉獨立不懼之膽堅確
凝定之志奮迅激昻之氣經畧鼓舞之才給贍存
恤之義胥見之矣他如李侃妻之守陳州鄒保英
妻之守平州古元應妻之守飛狐皆以家僮女伴
厲氣徇城卒却强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女子侯
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相與歃血勤王
赴營討賊百世之下猶能使人壯氣指冠嗟哉士

君子受專城之寄臨萬室之衆闇冠昏不爲倫冠至莫展一籌民聽其死生城聽其墜陷見賊股栗視其人固美髭髯盛冠服一丈夫也試讀此傳兩間無容身處矣

余洪敬妻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刼以刃不爲屈建封嗜人肉畧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甚愛之百計

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爲國大將當表率群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耻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鄭所遇王查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慷慨以免於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媿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寧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怒心甚則慾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媿之感之之爲得也

六文學之婦文學之婦史傳倫載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則衆長難掩無論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貞輩即廻文絶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尙及人余且不錄焉他可知矣然亦有貞女節婦詩文不錄者彼固不以文學重也今錄爲例者二人

班氏惠姬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字惠姬扶風曹世叔妻彪之女固之妹也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固著漢書未竟而卒和帝詔昭踵成之又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所著有針縷東征等賦及女誡七篇

大家出入宮禁時年已六十矣故無男女之嫌至於續漢書以成兄志作女誡以爲后師文章德行表表閨閫間班氏有女矣

管仲妾婧

婧管仲之妾也桓公出齊東門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婧進曰君奚不朝而有憂色敢問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老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對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㜪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大治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

而贊禹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弱可弱耶管仲語以故婧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悦以報桓公因以甯戚爲相而齊霸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之謂也

婧之學管仲所不能知可謂博矣至於四毋之說皆士君子好高之常病婧也豈獨學優亦有道之女哉孰謂斯人而爲人妾孰謂管仲而妾斯人

右婦式一類纂同女式及叅附已見

母式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偏惡慈所難也。古之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為繼母者可以省矣。能慈之母不傳而能教之母傳。為母者更可以省矣。故纂母式又附以兄妹姒娣姑嫂嫡妾之道四條焉

一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於禮。故以禮名。今錄為例者二人

孟母三遷

孟母仉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為賈人衒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既娶入私室。其婦袒。孟子不悅。婦辭母請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妾竊惰在室而夫子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不客宿。請歸父母。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誡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修無境外之志。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為

教子若孟母古今稱賢無二焉。世俗婦人養子之惡格父之教長也不才乃深自忿恨付之無可奈何不亦晚乎。故孟母之賢雖人人共聞見而猶錄之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家幼稚歲事不理吾徃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

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守家吾夕而反及其反也天陰先期至止於閭外俟夕乃入魯大夫聞之母曰妾不幸早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間從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今妾反過早不欲遽入故止閭外大夫言於穆公賜號母師

謹而信母師之謂乎

二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今錄爲例者三人

陸績之母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爲大守尹興門下掾時楚王英謀反事連續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陸母葱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敬慎可類推矣吾取爲婦女法

范滂之母

范滂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激清以樂死狷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妙合」知足之旨而慨然割愛無兒女子之情母也賢乎

哉

劉安世母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

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曰之爲殿上虎
愛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身
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三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今錄
爲例者三人
雋不疑母
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
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
食由是不疑爲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
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
下土也

嚴延年母
嚴延年母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
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論囚
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
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
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
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以致威嚴爲
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將歸謂延年曰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
也行矣去東海爲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
爲府丞所訐下御史案驗遂棄市東海莫不稱母賢
智
天道好生雋嚴二母皆明於天道者也至於仁義
教化全安愚民二語賢哉嚴嫗可爲民父母之訓
辭矣

歐陽公母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
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嘗夜覧囚册屢廢而嘆吾問
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
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
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求生兩字此天理之言也而余病其未盡蓋死者
抱無辜之寃生者緩當償之罪而又主於求生則

死者何苦余嘗稱其說曰求其生而不得乃死之則生者與我皆無恨求其死而不得乃生之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庶幾仁義之獄乎余備官以來每讀獄詞爲生者一想又爲死者一想故不致有含寃之民亦不令有獨苦之鬼昔人云廷尉天下之平因歐陽公之言而併及之

五廉母以貪戒子者也婦人廉世重之今錄爲例者四人

齊田稷母

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祿未嘗若是之多也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己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爲詐行非義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故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義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慙而出反其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而舍稷子之罪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無功而食祿不爲況受金乎

婦人性多貪鄙見財之入也輒喜每不問所從來若田母者不亦廉乎婦人廉夫子雖貪無所入矣

晉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已者賓至輒欵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殺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爲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缶鮓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爲吏不廉是吾憂也

余讀詩見雞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雜佩陶母愛子剉薦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子也何以慰母心友也何以答母意乎世之好客如陶母者誠稀而號稱昇知者果能益人之子足以當陶母之情否耶吾欲爲之流涕至封鮓之責尤明大義士行之爲名臣諒哉

吳孟仁母

吳孟仁從南陽李肅學母送之爲作厚褥大被或問

其故母曰小兒[illegible]皆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相接也仁後爲驍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母曰士但當自勉貧何足泣也據知之除爲鹽池司馬仁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深戒之

世豈有母廉而子貪者乎至於貧何足泣四字此英雄豪傑所不能道者三遷之後又得一孟母豈不賢哉至還鮓之事又與陶母同一佳話矣

崔元暐母

唐崔元暐母盧氏嘗戒元暐曰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爲喜若出乎祿廪可矣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汝今爲吏不務潔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暐所至以清白名

廉母多矣未有如崔氏教子之明[illegible]者[illegible]取之以爲仕訓

六嚴母威克厥愛者也有父道焉今錄爲例者三人

李景讓母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最嚴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殺之軍中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豈惟上負朝廷使垂白之母何面目見汝先人乎命左右去其衣將撻之將佐皆爲之請不許固請乃釋之一軍遂定方景讓幼孤時母自教訓一日宅後古墻因雨潰陷得錢盈甕奴婢喜走告母母

往焚香祝之曰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惟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

鄭氏以教子之功定不測之變財非不義且棄而不取焉丈夫行有加於是乎宜三子之皆爲名士也

二程之母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巳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

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

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巳子幼子婦人所竊愛者也夫人待若嚴師小臧獲婦人所責備者也夫人不輕笞扑慈而正嚴而恩二子皆爲大儒有自哉

呂榮公母

宋呂榮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衞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愼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疎忽寬縱不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笞扑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此視申國

夫人可以悟矣

七慈繼母恩及前子人情所難今錄爲例者三人

親子代死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二子立其旁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妾曰善視之妾旣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是廢

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繼母視前子若義繼者於夫爲賢妻於子爲慈母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揮泪至於其母兄弟含冤而争死凡輕於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虞於薄哉同胞人有餘媿矣

程文鉅妻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鉅之妻也有三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

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爲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illegible]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興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悊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皆爲孝子

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寛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兩不得兩有罪要之禮貴卑幼則尊長無不㘞之天故有閔損不患衣蘆之奸有王祥不患守柰之虐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怨前子者爲未公云

余楚之妻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

繼母每私其所[illegible]均產業足矣况夫產盡讓前子旣貧而又恤之卽親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

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下四條附

附兄妹之道女之兄弟氣分一體情自相關先王以婦人内家也每割恩焉然親愛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取其篤情重義今錄爲例者二人

魯義姑姊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兒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

問兒走者誰曰吾母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
兄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不能兩存寧棄妾子
耳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婦人曰已之子私也兄
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而止
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知行義而况
士大夫乎遂還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
姑姊君子曰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

義則義矣然而未聞道也已之子夫之子也非婦
人所得專也設夫有衆子或夫在可以復生兄先
亡或遺孤而爲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
奪情終非萬世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
乞生於齊將不得則死之孰存孰亡惟兒所值耳
至於齊將之料則可悲矣魯士大夫如義姑者幾
人哉

文姬保弟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爲梁冀所
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燮爲文姬所匿密托固門生
王成曰李氏一脉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以六尺奉托生死惟足下成遂引燮浮江入徐
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後遇赦
得還文姬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愼無一言及梁氏及梁氏則及主上是再擬禍也
燮從其言靈帝時官爲河南尹

文姬之友愛無庸言矣托王成是謂知人不怨梁
氏是謂審勢倘梁氏可讐也彼必甘心之矣固也
宜有是女哉

附姒娣之道姒娣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處人骨
肉之同構釁起爭化同爲異兄弟之斧斤也古今
賢妯娌不多有今錄爲例者三人

章嫂讓兒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
未幾其妻生子詡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爲
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
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吾所生者弟不敢
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季曰詡栩之子
樵燕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世俗兄弟可笑也借馬而饑渴在懷借衣而搩湔是嗚兄之嗣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雖舅姑難强之從兄意不出於夫子耶天胃其後殆和氣所召與

少娣化嫂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鬩堦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

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饋召諸子侄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娣難專利辭勞好讒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於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猶人乎於蘇少娣心服焉

王木叔妻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家中餘資久蓄奚益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

且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亦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郡稱爲賢婦

愉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彼我分明已難況盡推所有以與弟妹乎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概知矣

附姑嫂之道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不相得則女過爲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繼父母而親我者誰

也獨奈何恃目前城社傷後日松蘿哉夫君子論
古道不計世情余云云爲兒女子說也今錄爲例
者二人

歐陽賢嫂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
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
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
於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
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

愧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
富貴家多求婭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
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鄰人卒以富貴
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姑嫁粧奩之美者送
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
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
者莫不下淚

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閤有小叔姑則
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爲母
耳目譖愬相虐也世之爲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
舉世皆閨娘矣吾以是知一人盡道兩人成名同
室仇讐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也

鄒媖引過

鄒媖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兒娶妻荊氏繼母惡之
飲食常不給媖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荊媖必與俱
荊有過誤媖不令荊知先引爲已罪母每扑荊則跪
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
何令嫂氏父母日夕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媖媖曰

願爲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
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午破車焉媖歸寧抱數月兒
嫂置諸牀上兒偶隧火爛額母大怒媖曰吾臥於嫂
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荊悲悔不食媖不哭爲好
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
利强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
慈母媖嘗病嫂爲蔬食三年媖五子四登進士年九
十三而卒

小姑如姑嫂甚畏之媖畏母也視嫂乃如是多壽

多男子多貴殆天所以報賢人哉
附嫡妾之道有家之害嫡妾不和十居其九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今錄爲例者二人

晉趙衰妻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隗氏入二女公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趙衰不敢從姬曰不可夫得寵忘舊安富

室而棄賤交何以使人雖交亦無以侍巾櫛矣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故舊之情不念小過況同好乎又曰燕爾新婚不我屑以傷夫道之薄也君其逆之衰乃逆叔隗與所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而已下之
婦人能容妾足矣況身自爲妾乎況以公女而妾庶人之女乎況以子爲庶子而嫡妾之子乎趙姬之賢古今一人而已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問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娣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之室爲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婬婦德之恥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七去妬正居其一娣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爲可棄之行耶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此婦人常性也女宗於夫之外妻不宜不妬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德以釀一家之和氣者未之有也可爲婦人之法

右母式一類纂同婦式及參附

閑家編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俊撰士俊字犀川平越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河東總督是編分家訓家禮家政家壼四門又各立子目皆雜引古書間參以巳見大抵習見之詞其家壼之名又頗嫌杜撰於古無稽也

訓俗遺規五卷

〔清〕陳宏謀輯　華希閔補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五十五年含英閣刻道光增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訓俗遺規五卷》提要

訓俗遺規序

古今之治化見於風俗天下之風俗徵於人心人心厚則禮讓興而訟端息矣宏謀前奉
恩命司臬三吳親承
天語諄諄以惟平惟允刑期無刑為訓勉敬誌於心刻弗敢忘赴蘇之後清理積案不下數千餘件反復推究始知獄訟繁多良由人心漸習於浮薄或因一念之差或因纖毫之利或係一時之忿戾遂至激而成訟展轉糾轕株連日衆有司承讞雖悉心體察極意平反及曲直分而身家已破矣推鞫之下不禁愍然心傷因念與其矜恤於獄之既成何如化導於訟之未起夫刑所以弼教非竟以刑為教也司土者平時未嘗教之而遽刑之父母斯民之義其

謂之何嘗欲於典籍中採其切於人心風
俗人所習而不察動而易犯者刊布民間
以庶幾弭患未然之計草創未就隨有江
右之
命封疆攸寄責任愈重撫循化導使者之
職也區區之心不能自已公餘篝火手披
目覽採集古今名言彙為一帙名曰訓俗
遺規雖不敢謂所採之悉當而凡今時所

以致訟之由與夫所以弭訟之道蓋已畧
備大抵理惟取其切近詞不嫌於真率務
使人〻易曉焉夫天良人所同具特患無
以感發之耳贊有司苟能持此以化導或
就事指點或因人推廣而士民衆庶繙閱
之餘觀感興起父誡其子兄勉其弟莫不
群趣於善而恥為不善之歸將見人心日
厚民俗日淳訟日少而刑日清用以仰副

聖訓於萬一是固日夕期之而不敢不自
勉者也
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桂林陳宏謀題
於豫章使署

訓俗遺規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訓俗遺規卷之一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公名光字君實宋宰相諡文正

宏謀按正倫理。篤恩義。辨上下。嚴內外。居家之要道也。溫公正色立朝。先正身以正一家。法肅意周。可爲古今儀則。所著家範。父子。祖孫。兄弟。叔姪。夫婦。一家之中。各盡其道。皆有懿行以實之。限於卷帙。不及附刊。然得此而遵循不越。亦足以整齊門內。無愧型家之道矣。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

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切務人子必當親自供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男坐于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

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一切不得如平時甚則不交睫不解衣）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

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

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姨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狗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宋人）

宏謀按藍田呂氏兄弟皆從伊川橫渠兩先生學德行道藝萃於一門爲鄉人所敬信故以此爲鄉人約可見古人爲學不肯獨善其身亦不必居官始可以及人也其綱止四條備列其目則已舉人生善惡功過可法可戒之事無不具備一鄉之中睦婣任卹休戚相關何風之淳且厚歟余重有望於鄉人更重有望於居鄉之賢者推己及人爲善於鄉如美藍田也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約正副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　能事父兄　能待妻妾

能教子弟　能御童僕　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　能擇交遊　能守廉介

能廣施惠　能受寄託　能救患難

能導人爲善　能規人過失　能爲人謀事

能爲衆集事　能解鬬爭　能決是非

能興利除害　能居官舉職

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犯義之過六不修之過五）

酗博鬬訟（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以上犯義之過

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遊戲怠惰。

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

用度不節。以上不修之過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尊幼輩行。與父同行，及長於已三十歲以上，曰尊者。長於已十歲以上，與已同行，曰長者。年上下不滿十歲，曰敵者。少於已十歲以下，曰少者。少於已二十歲以下，曰幼者。以上凡五等。

造請拜揖。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尊者受謁不報。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升堂禮見，四拜而退。燕見不拜，退則主人送於廡下。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俟於廡下，禮見則再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

請召迎送。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或五里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有凶事則弔之。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或其家力有不足，則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初喪未易服，則率同約深衣往哭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成服，則相率素服，具酒果食物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告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

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有侵欺之者，力為辨理。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有患難相恤之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聞知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陸梭山居家正本制用篇先生名九韶字子美金谿人象山先生兄

妄謀拔門內之地。至性所關即屬愚頑豈無天良之動。而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俱名利之心致之於名利重一分即於天倫輕一分。梭山先生論居家而先正本。以孝弟忠信讀書明理爲要以時俗名利積習爲戒至於制用之道不過費以耗財亦不因貧而廢禮隨時撙節稱家有無故陸氏十世同居家法嚴肅高風篤行可仰可師。

正本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至十五歲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德行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

科舉之業志在薦擧登科難莫難於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此有何難。况既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擧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於義理。

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蓋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其道在於孝悌謙遜。若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寢食之所思者名利。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敗詳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

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為門戶之光耶。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為賢為知。賢知之人。眾所尊仰。簞瓢為奉。陋巷為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況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為益不細。相信者稍眾。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制用

古之為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

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

甃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盧喧嘩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

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間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

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倪文節公經鉏堂雜誌 公名思字正父宋人進士禮部尚書

宏謀按所言月計歲計子孫計非沾沾惟利是計也量入爲出理自如此人之物力止有此數妄用則不繼饑寒交迫急不擇音妄取妄求勢所必至欲固其節其可得乎夫謹身節用士庶宜然而儉以成廉尤仕宦之所急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司馬溫公每問士大夫生計足否皆此意也

歲計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

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害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富家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爲出則不至乏用矣而常有餘則可以爲意外橫用之備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爲二令爾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爲一其歲計分支爲一日用以賃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趲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不足則無所興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爲以待可爲而爲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於尊長隨宜區處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於官物催趲不免舉債典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須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奮然發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爲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三十餘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父業留以與不能奮飛

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見切不可狥

月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有往來道途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

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爲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十。有一書館爭者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已爲羈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囑。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趦趄囁嚅。此狀可惡。奔走於道途。見拒於閽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久而化爲脣吻。潔特之士。化爲無廉恥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若自有薄產。可無

此惡況。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爲二十年計。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爲大闕用矣。

子孫計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淸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淸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饑餓。一年闕衣。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與衣而而食。

陳希夷心相編先生名摶宋初隱士

宏謀按相者之術於眉睫方寸之間以徵畢生之休咎其說有時而中此不盡關乎術數也形神本不相離未有有諸內而不形諸外者茲以心相名編誠相從心生心有善惡有厚薄而相之休咎繫焉推而廣之經所云惠廸吉從逆凶傳所云德潤身心廣體胖又云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孟子所云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皆以心爲相之義是理也非術也范太傅質自從仕

未嘗廢學曰昔有異人言吾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當之此因相而返觀內照欲求建立以不負乎相也有人相呂新吾指面上部位多貴先生云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定不然予方有愧於面也此則直以心爲相不任術而任理者余嘗慨世之離心以求相相云吉則深以爲喜生冀倖心相云凶則抑鬱無聊生退悔心相之有損無益也久矣喜茲編足以破世人之愚惑而有助於勸戒也故錄而敘論之

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

行者心之發觀行而禍福可知

出納不公平難得兒孫長育

語言多反覆應知心腹無依

消沮閉藏必是奸貪之輩

披肝露膽決爲英傑之人

心和氣平可卜孫榮兼子貴

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

轉眼無情貧寒夭促

時談念舊富貴期頤

重富欺貧焉可託妻寄子

敬老慈幼必然裕後光前

輕口出違言壽元短折

忘恩思小怨科第難成

小富小貴易爲刑灾准有

大富大貴不動厚福無疆

欺蔽陰私縱有榮華兒不享

公平正直雖無子息死爲神

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
逢人稱知己。即深交。究竟平常。
處大事。不辭勞怨。堪為梁棟之材。
遇小故。輒避嫌疑。豈是腹心之寄。
與物難堪。不測亡身還害子。
待人有地。無端得福更延年。
迷花戀酒。閨中妻妾參商。
利己損人。膝下兒孫悖逆。
賤買田園。決生敗子。
尊崇師傅。定產賢郎。

愚魯人。說話尖酸刻薄。既貧窮。必損壽元。
聰明子。語言木訥優容。享安康。且膺封誥。
患難中能守者。若讀書可作朝廷柱石之臣。
安樂中若忘者。縱低才。豈非金榜青雲之客。
鄙吝勤勞。亦有大富小康之別。宜觀其量。
奢侈靡麗。寧無奇人浪子之分。必視其才。
弗以見小為守成。惹禍破家難免
莫認惜福為慳吝。輕財仗義儘多。
處事遲而不急。大器晚成。
見機決而能藏。高才早發

有能吝教。已無成。子亦無成。
見過隱規。身可託。家亦可託。
知足與自滿不同。一則矜而受災。一則謙而獲福。
大才與見才自別。一則誕而多敗。一則實而有成。
伎求念勝。圖名利。到底遜人。
惻隱心多。遇艱難。中途獲救。
不分德怨。料難至乎遐年。
較量錙銖。豈足期乎大受。
過剛者圖謀易就。災傷豈保全無。
太柔者作事難成。平福亦能安受。

樂處生愁。一生辛苦。
怒時反笑。至老姦邪。
好矜己善。弗再望乎功名。
樂摘人非。最足傷乎性命。
責人重而責己輕。弗與同謀共事。
功歸人而過歸己。儘堪救患扶災。
處家孝弟無虧。簪纓奕世。
與世吉凶同患。血食千年。
曲意周全。知有後。
任情激搏。必凶亡。

易變臉薄福之人奚較
耐久朋能容之士可宗
好與人爭滋培淺而前程有限
必求自反蓄積厚而事業能伸
少年飛揚浮動顏子之限難過
壯歲目昧昏迷不惑之期怎免
喜怒不擇輕重一事無成
笑駡不審是非知交斷絕
濟急拯危亦有時乎貧乏福自天來
解紛排難恐亦涉乎囹圄名揚海內

餓死豈在紋描拋衣撒飯
瘟亡不由運數駡地咒天
甘受人欺有子忽然大發
常思退步一生終得安閒
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
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奸亦有之
無事失措倉皇光如閃電
有難怡然不動安若泰山
積功累仁百年必報
大出小入數世其昌

人事可憑
天道不爽
如何殺刀飲劍君子剛愎自用小人行險僥倖
如何投河自縊男人才短蹈危女子氣盛見逼
如何短折亡身出薄言做薄事存薄心種種皆薄
如何凶災惡死多陰毒積陰私有陰行事事皆陰
如何暴疾而沒色慾空虛
如何毒瘡而終肥甘凝膩
如何老後無嗣性情孤潔
如何盛年喪子心地欺瞞

如何多遭火盜刻剝民財
如何時犯官符調停失當
何知端揆首輔常懷濟物之心
何知拜將封侯獨挾蓋世之氣
何知玉堂金馬動容清麗
何知建牙擁節氣概凌霄
何知丞簿下吏量平膽薄
何知明經教職志近行拘
何知苗而不秀非惟愚蠢更荒唐
何知秀而不實蓋謂自賢兼短行

若論婦人先須靜默
從來淑女不貴才能。
有威儀當膺一品之封，
少修飾准掌萬金之富。
多言好勝若然有子必傷身，
盡孝兼慈不特助夫還旺子。
貧苦中毫無怨詈兩國褒封。
富貴時常惜衣糧滿堂榮慶。
奴婢成羣足見寬宏待下。
貲財盈儉決然勤儉持家。
悍婦多因性妬老後無歸。
奚婆定是情乖少年浪走。
爲甚欺夫顯然淫行。
緣何無子暗裏傷人
合觀前論歷試無差。
勉教後來猶期善變，
信乎骨格步位相輔而行。
允矣血氣精神由之而顯，
知其善而守之錦上添花，
知其惡而弗爲禍轉爲福。

袁氏世範 先生名采字君載衢州人宋監登聞檢院

宏謀按王道本乎人情至理不離日用朱子言道之費而曰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篇中所言婦子居室之事準乎人情協乎天理設身處地卽病卽藥纖悉不遺茲錄其最切要爲訓。

睦親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責善兄弟或因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強或柔懦或喜閑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己必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啟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爲子弟

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宜熟思之。（詩云：識性可與同居，正謂此也。）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寬懷而處，還當循理以化之，積誠以感之，最忌者忿恨激烈也。）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兒玩狎。為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為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為父母所憎，幼者或為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

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況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痴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為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為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產。馳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知。幼者至不免飢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責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別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父財產。而其實不因於衆。別自殖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累十數年。各至破蕩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糧囑託賄賂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雖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

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何爲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姪。綿綿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亦有作妻家姻親置產。爲其人所掩有者。亦有作妻家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

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
爲幼而恃慢其長者有之同居交爭。其相疾甚於路
人。前日之美事至此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
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
交爭。則孝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宜各盡心不
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
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
已不能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
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讎往往
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
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與兄
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其不乖戾否子
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
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
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
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
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
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
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
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慮其適
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也又有好伏於幽暗
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與爭之人也。然人之居
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
謂墻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
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

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
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
乖戾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墻至死不相
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
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
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
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嘗見有遠識之
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
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
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分析之際不敢

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不聰。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搆鬬。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則必再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矣。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

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能明。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不致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紿女家則曰男富紿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紿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貲。紿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親戚中有婦人。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爲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則免他患。大抵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遺囑之文。皆明賢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刼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

處己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盖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雖不奔趨。亦終必得。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靜思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念其所長。置其所短。雖終身與之交遊可也。

處己接物。常懷慢心。僞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君子不爲也。慢心者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己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回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僞心者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縱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妒心者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不以爲然。聞人有不如己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者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

此亦非有容德者祇貽怨於人耳。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德之進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凡人為不善事而不成不必怨尤此乃天之所愛終無禍患如見他人為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也。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

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遊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遊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近迂濶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類以老成為迂濶及至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交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為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料也。君子與人為善能者所見畧同又當別論。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温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誡

酒後語忌食時須忍難耐事順自强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遜併與其善者而掩之。

小人以物市於人敝惡之物飾為新奇假偽之物飾為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

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為君子者往往忿懥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為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及不得已而為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

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者甚眾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直藥便家貧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又曾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尅或身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者蓋緣買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舍人此言豈止為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

宜觸類。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當隨力周助。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為虧

義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
以立朝宜詳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
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
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
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强求得
理官吏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
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況遇賢明有
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

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决或决而
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賄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
也有理而訟尚至破家無益况無理耶此平情之論保家之策三復斯言必無好訟之事

治家

居家在山村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置立莊
屋招朴實之人居之火燭竊盜可以即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
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
之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牆使邏者往來其間

若屋之内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
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刃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
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
准法無過毆傷
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
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
全至不忍焚毁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汙辱者多
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

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真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
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
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
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
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
卹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
一日爲讐人火其屋宇鄰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
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
訟未了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鄰里甘受

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此其平時呆慮所致也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置於法何益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脫有蹤虞歸怨於人何及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温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俏黠之出衆費財以

養無用之人甚而生事爲非其害不細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能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顧主愈不能耐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可免罪主者

胸中亦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諭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厠等事皆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不能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畜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大矣

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猪羊猫狗鷄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

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族人鄰里親戚有狡猾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略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

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輙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矣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

相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及用水
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今人
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奪臂交爭有以
耕𣂪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
然至此者皆田主慳吝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
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任其棄廢至於
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忿爭失歡比鄰山地偶
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
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

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一果木
遺於鄰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
無所見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
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
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為兩丘者有欲便順
併兩丘為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為田又有以田為
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
籍壞爛不存者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鄰保
驗證豈不大啓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丘者若常修

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疊圍墻幾
損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幾損即修有何
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
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辨明
間有以木為石以坎為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為界而
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起紛紛不決之訟也更
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稱說不明因
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人有求避役者私分財產甚均而鬮書硃基則粧在
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充應其

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訴訟官司欲斷
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為斷而情則不然此皆俗
實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貽爭於身後可不鑒此
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
為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
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
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自遺患與
患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

客不為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議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值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為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鉤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

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喜以為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并息為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為爭訟之費者多矣（可為貪取重利盤剝窮人者戒）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為而有寬餘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贏餘分給日月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

資臨時為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為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為且如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跌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福也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至此有見他人獲息致富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

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況又因假壞眞以虧本者多矣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眞又須敬惜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墻穿池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斲削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屋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訓俗遺規卷之二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許魯齋語錄

先生名衡字平仲河南人元國子監祭酒謚文正崇祀孔子廟庭

宏謀按魯齋先生在元時專以小學四書修己治人之法爲教不尚文辭務敦實行薛文清謂朱子以後一人者也語錄所載本于六經切於倫常近裏著已詳明懇摯茲錄其知愚共曉者若干條常人守此亦足以寡過矣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在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卽去倣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

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
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
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
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
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
也何欣戚之有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
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
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

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
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
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
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
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
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
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
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

則爲有實益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
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教也到無
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
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
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
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
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

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
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又人道得便宜
是落便宜實是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缺
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
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稍能
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
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人來放肆不
守法度却樂多只於邪僻去了以故爲學近理者少
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適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

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者分明知得道堅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搆爲己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者。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陳定宇先世事畧 先生名櫟字壽翁元時休寧人

宏謀按述家世者。無不競尚貴顯。人亦以此艷稱之。甚則比附而粉飾之。以爲非是則舉無足述也矣。定宇先生所述先世。絕無貴顯而清白家風。吉祥善事。難能而可貴。莫大於此區區一時之貴顯。均不足以擬之。家之可久也。不以勢而以德。不信然哉。至不作佛事一節。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茲乃推明所以不能行之故。力挽頹風。更於禮教有補。先生在元時。舉於鄉。而未仕。授徒著述。一宗程朱。與吳文正公並稱云。

自始祖府君。十有八世而至櫟。他房有以儒學顯者。而本房獨無有。然洪範五福。貴不與焉。數世以來。壽皆八九十。無下七十者。祖與妣偕老。無再娶者。父子皆親傳。無祝螟者。皆稱善人。無一爲人所指者。又自曾祖以上。世潤其屋。降是寖殊甚。然家雖空。而行頗實。口雖羹藜飯糗之不給。而經炊史酌之味無窮。

先曾祖平生不好佛。治命命先祖曰。我死。喪葬參用古今禮。毋作佛事。先考先叔。所以喪先祖祖妣。不曾

所以喪考妣。皆不敢變焉。大抵此說。儒者知之者多。能行之者寡。不搖於俗論。則奪於婦人。惟不肖不搖不奪。昔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近年同邑求迴范公欽邑古梅吳公之家皆然。然程子大賢。范吳富者。人無敢非之。吾家三世不幸皆貧。流俗不過曰。是貧甚。不能為。故立異耳。嗟乎。安得家肥屋潤。更酌古禮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哉。

王陽明文鈔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明宏治進士官至四省總制封新建伯諡文成崇祀孔子廟庭

宏謀按。陽明先生。勳業文章。炳著天壤。讀其文集。所言為學。專尚致良知。蓋萬事根本於心。人性無有不善。良知者。即不昧之良心也。學問所以擴充此良心。原非空守此心。不須學問之謂。今錄其教人數則。反覆提撕。俾從良心處發人深省。三復斯語。可以修己而責善。可以範世而化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

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諸生念此。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

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禀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禀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夫過者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

改也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

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以上示龍場諸生教條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illegible]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illegible]未幾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以上諭俗

泰和人楊茂聾瘂。但能識字。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茂以字答曰。知是非。先生曰。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你如今於父母。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

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扣胸指天。再拜而已。論楊茂。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客座私祝。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何益。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之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鄉人有父子爭訟。訴於先生者。先生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問先生何言。致彼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養。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舜是古今大孝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以上傳習錄。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

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雖無益之事，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觀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

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人譜類記一則，與先生之意相發明，均爲近時良藥，故附錄于此。

楊椒山遺屬公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明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謚忠愍

宏謀按椒山先生彈劾奸邪身蹈不測於造次顛沛之中。從容暇豫訓誡後人。委曲詳盡足知其至性肫篤操持堅定在國在家無以異也。其所言居家行己之道字字從天理人情中。體驗而出。寧過厚。毋從薄。寧過誠樸毋涉巧偽浮滑可為居家者法。

諭應尾應箕兩兒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為君子。後來多有變為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

不為。便為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為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要你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為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為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保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為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為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誚。

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

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佈你。

你兩箇是同胞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不讓他。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

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巳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

送至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箇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結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却不干他事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有未均處他若愛便宜也讓他罷休要爭競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着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敬他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之外古文論策

表判皆須熟讀常作不可專讀時文專作時文不可止讀本經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又必須擇好師好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不成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奸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墻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墻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

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麵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伙。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節省。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田地四頃有餘。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官衙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蓆。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三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總須一樣看待也。戶族中人有飢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量力周濟。不可恡。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們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

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不友又不孝。記之記之。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沈文端公馭下說（公名鯉字仲化號龍江河南人明嘉靖進士官至大學士）

玄謀按奴僕本難馭。而仕宦之奴僕更甚。若輩以恣肆爲能。倚其聲勢。動多凌侮。主人不察。反曲庇之。身名俱喪。士大夫用奴僕。而不知已爲奴僕用。良可慨也。明代江左。此風尤甚。顧亭林嘗極言之。茲說擬諸形容。極其流弊。語語切至。盍觀其僕從之謹肆。卽可知其主之賢否。凡爲家長。可不鑒與。

凡騶從不宜太侈。盍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於鄉人何擇。夫以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之兩手兩目。旣不能遍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儳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吾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戕吾天和。致有他事。盍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嘵于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與人計較些微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滲指。則不得不朘削于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鍼頭削鐵。要養一家性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所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耶。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卽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凡笞責僕婢。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不寧惟是。卽寒暑飢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

不敢聲言者。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呂新吾好人歌（公名坤字叔簡寧陵人明嘉靖進士仕至少司寇）

宏謀按人皆知愛慕好人而存心行事有時近于不好者矣今一一列出孰爲好人孰爲不好人隨事可見有志者可以自省。

天地生萬物惟人最爲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
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義
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
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妒忌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諧戲
好人沒閒言好人不謗議好人沒歹朋好人沒混會

好人不村野好人不狂悖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
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邋遢好人不乖戾
好人不強梁好人不暗昧好人救患難好人施恩惠
好人行方便好人無詭計惡人罵好人好人不荅對
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論大小人好人不得罪
不論大小事好人合天理富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
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咒詈貧人做好人說甚千頃地
賤人做好人不數王侯貴少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
老年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强人自羞愧
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十倍好人鄉邦寶好人家國瑞

好人動鬼神好人感天地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
吁嗟乎百年一去永不還休做惡人留惡蹟。

李忠毅公誡子書公名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歷進士官御史卒贈太僕卿

宏謀按此與椒山先生遺囑並爲獄中所書楊公之言詳且盡李公之言簡而該要皆各就其家之事勢及其子之材質而立論也事不外乎日用倫常理不離乎孝友恭儉家遭多難覆卵難完尚且諄諄於此彼安常處順之子弟顧重財帛而輕骨肉騖名利而忘道義不重可惜哉至其悲哀切摯之情更在筆墨字句之外忠良蒙難至今讀之猶有餘痛焉。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

汝生長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

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麥。此宜謙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卽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
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
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
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
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
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父如父。視寡嬸
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
公以承家四也。

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
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庶妹之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
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
恩義所關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
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
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備繕好詮次。此文章
一脈六也。
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壘我於墓
側。不得遠離。

王孟箕講宗約會規 公名演疇江西彭澤人萬歷進士任山西副使

宏謀按一鄉之內。異姓錯處。尚且有約。交相
規勸。況於同宗。以其尊長約束子弟。隱以宗
祖訓誡後裔。較之異姓情事更親觀感尤易
則合愛同敬。謹身寡過。均不外於宗祠焉。得
之西江所在皆有宗祠。惜少規勸約束之意
則宗約之不講也。此西江前輩遺法。胡不勉
而行之。

期會款式

每月兩會。或朔望。或初二十六。先時約幹灑掃擺列

書案坐席。東西相向。兩邊各幾層。宗人照班輩序齒
分坐。案上各置所講書。另設講讀之席於前。負前楹
向中堂。定二人爲約講約讀。擇少年音聲響亮或新
進秀才充之。中一桌設雲板。命一人司之。爲約警。所
講書如易家人詩國風大學修身齊家孝經小學。并
將國家律法。及孝順事實。太上感應篇。善惡果報之
類。每會講幾條。恭導之以經書典故。使知各當如此
惕之以法律報應。使知不得不如此。庶幾知所趨避
不爲醉夢中人。

講約規條

一每會清茶多備茶點一行飯一彂並不設酒講約時不許離席不許兩人私語惟各端坐專精靜聽縱有疑欲問并已另有發明欲吐止須先時記存俟其講畢然後問然後發揮也若有任意走動及私語攙越新說之類宗長命擊雲板一聲便當翕然禁步杜口如一人一會兩犯宗長命擊雲板三聲撤其席抑之拜廟拜宗長謝過又家人起於利女貞古今女誡母儀婦道備焉并講之在會者熟記歸而述於母妻亦爲不約之約講畢有數事詢問處置分載於後

周咨族衆

一先問會中諸族人有身家難處之事內外難處之人卽對衆請教衆隨所見與細心商榷凡可解免其患難裨益其身心者無不具告乃見家人一體之意此會不爲空談又問族中某人有某善行卽對衆稱揚兼書之紀善簿以共相效法又聞某人有某過亦委曲開諭令彼省悟改圖不可面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恩不掩義若有顯過爲鄉里共知衆便救正無徒避嫌姑息以長其惡

識察正供

一問族中錢糧各戶當依限輸納不可任意拖欠務令本家錢糧輸納在各里之先不煩催科庶國爲良民家爲肖子矣

平情息訟

一問族中有無內外詞訟除本家兄弟叔姪之爭宗長令各房長於約所會議處分不致成訟外倘本族於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付之公斷若止戶婚田土閒氣小忿則宗長便詢所訟之家與本族某人爲親某人爲友就令其代爲講息屈在本族押之賠禮屈在外姓亦須委曲調停寧甘認罪求和雖是稍屈但留此閒錢做人家趂此好光陰讀書窮理不爲客氣

所分亦是自家討便宜處卽不敢謂人望彥方之廬或可平鄉人之怒而省公祖父母之案牘矣

矜恤孤苦

一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賙恤尚書稱文王惠鮮鰥寡夫國於鰥寡尚留其生意況同宗一氣相屬者乎今人酒肉饋遺每施於外親近鄰家温能還報之人卽往來不厭其頻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甑裏塵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閭或雞骨而支牀笫淒風苦雨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依倸縱同門共巷尚且置若罔聞而況住居相隔乎偶經道過門亦

必佯爲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胡
拜之曰。予爲族誼也。族誼固如是乎。今於講後詢問
應卹之家。派各房先後每人饋問一次。多寡隨分。即
尋常飲食果實之類。亦且見意。有病或爲求醫贖藥。
益惠不期衆寡。期於當厄。一體血脉相貫。庶幾不爲
狹薄之民。

禁戢閒談

一宗約講讀古人經書。商確族中事體。了此倘有餘
閒。惟命童子歌詩。或習禮而罷。萬不可言及他事。說
鬼說夢。總屬荒唐。言人富貴。便是羨人富貴。言人貧

賤。便是笑人貧賤。惟是一片俗心腸。方有此閒言語。
若論飲食之美惡。評女色之妍媸。尤爲市井下流。即
如援引邸報。談及朝政。或邊境之警息。縉紳之差除。
古人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又云。士君子不可
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有憂國之心而言之。
已爲出位。若無憂國之心而言之。更爲訕上。若言及
官府得失。人家長短。閨門隱微。便是殺身之道。各宜
痛戒。偶有一犯。衆共斥之。後不許與會。

王士晉宗規

宏謨按。此篇與王孟箕講宗約同意。而條約
更周備。自家庭鄉黨以至涉世應務之道。均
列於宗規。於此見人生一舉足而不可忘祖
宗之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
於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願有宗祠者。三復
此規。

鄉約當遵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
毋作非爲。這六句包盡做人的道理。凡爲忠臣。爲孝

子。爲順孫。爲聖世良民。皆由此出。無論聖愚。皆曉得
此文義。只是不肯着實遵行。故自陷於過惡。祖宗在
上。豈忍使子孫輩如此。今於宗祠內。倣鄉約儀節。每
朔日族長督率子弟。齊赴聽講。各宜恭敬體認。共成
美俗。

祠墓當展

祠乃祖宗神靈所依。墓乃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
宗不可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即如見祖宗。時而祠祭。
時而墓祭。必加敬謹。凡棟宇有壞則葺之。罅漏則補
之。垣砌碑石有損則重整之。蓬棘則剪之。樹木什器

則發情之或被人侵害盜賣盜葬則同心合力復之思無忽小視無逾時若使緩延所費愈大此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族人所宜首講者

族類當辨

類族辨物聖人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繼同姓子爲嗣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祭是非難淆疑似當辨儻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將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蓋神不歆非類處已處人之道當如是也

名分當正

同族兄弟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叔姪序列情既親洽心更相安又有尊庶母爲嫡躋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反衆詬笑又女子已嫁而歸輒居客位是何禮數吉水羅念菴先生宅于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可法也若同族義男亦必有約束不得凌犯疎房長上有失族誼且寓防微杜漸之意

宗族當睦

書曰以親九族睦族聖王且爾況凡衆人乎末俗或以富貴驕或以智力抗或以頑潑欺凌雖能爭勝一時已皆自作罪孽嘗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穉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効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

得於耳聞目擊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則周之量己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爲義倉爲義學爲義塚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焉寤嘆念茲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自祖宗眎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

知宗族之當睦矣。

譜牒當重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孝子順孫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收藏貴密保守貴久每歲清明祭祖時宜各帶所編發字號原本到宗祠會看一徧祭畢仍各帶回收藏如有鼠侵油污磨壞字跡者族長同族衆即在祖宗前量加懲誡另擇賢能子孫收管登名於簿以便稽查或有不肖輩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衆覓利致使以贗混真紊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祖宗衆共黜之不許入祠仍會衆呈官追

譜治罪。

閨門當肅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君子正家其閨門未有不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饁耕採桑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清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冰霜亦以三從四德姆訓夙嫻養之者素也若狗利妄娶門閥不稱家教無聞又或賦性不良凶悍妒忌傲僻長舌私溺子女皆為家之索罪坐其夫若本婦悉果冥頑化誨不改夫亦無如之何者祠中據本夫告詞詢訪的確當祖宗前合衆給以除名帖或屏之外氏之家亦少有所警矣要之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顏氏家訓曰娶必欲不若吾家者蓋言娶貧女有益非謂遷就族類娶卑陋之女以胎禍也至於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閑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

蒙養當豫

閨門之內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兄又有小

學之教大學之教是以子弟易於成材今俗教子弟者何如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止矣功名之上道德未教也次者教之雜字柬帖以便商賈書計下者教之狀詞活套以為他日刁猾之地是雖教之實害之矣族中各父兄須知子弟之當教又須知教法之當正養正之當豫七歲便入鄉塾學字學書隨其資質漸長有知識便擇端愨師友將正經書史嚴加訓迪務使變化氣質陶鎔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為良士為廉吏就是為農為工為商亦不失為醇謹君子。

婣里當厚

婣者族之親里者族之鄰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緣況童蒙時或多同館或共遊嬉比之路人逈別凡事皆當從厚通有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即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久之且感而化矣若恃强凌弱倚衆暴寡恃富欺貧揑故佔人田地風水侵人山林疆界放債違例過三分取息此皆薄惡凶習天道好還尤宜急戒毋自害兒孫也

職業當勤

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貧身無策不免姍笑於婣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顛倒是非造歌謠匿名帖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農者不得竊田水縱牲畜作踐欺賴田租工者不可作淫巧售敝偽器什商者不得紈袴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爲僧道爲胥隸爲優戲爲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獄無不由此犯者宜會族衆送官懲治不則罪坐房長

賦役當供

賦稅力役皆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躲避差徭便是不良百姓連累里長惱煩官府身家被虧玷辱父母又催不得事仍要賦役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之人將一年本等差糧先要辦納明白

爭訟當止

太平百姓完賦役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

胥皂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辱親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爲一念客氣始不可不慎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即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私下處不得沒柰何聞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善察情更易明白切莫架橋揑怪致問招回文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須是自作張主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已當省之省之

節儉當崇

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優遊天年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狥人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於好門面一念始爭訟好嬴的門面則鬻產借債討人情鑽刺不顧利害吉凶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賂聘娘舖張發引開厨設供倡優雜遝擊鮮散帛亂用綾紗又加招

請貴賓宴新婿與搬戲許愿預修祈福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挖肉補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憶士者民之倡賢智者衆之倡責有所屬吾日望之。

守望當嚴

上司設立保甲只爲地方而百姓郄乃欺瞞官府虛應故事以致防盜無術束手待寇小則鷄犬則殃及至告官得不償失即能獲盜牽累無時拋棄本業是百姓之自爲計疎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室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鄰同井相友相助須依奉上司條約平居互識出入有事遞爲應援或合或分隨[illegible][illegible]譏若約中有不遵防範蹤跡可疑者即時察之若果有實事可據即會呈送官究治蓋思患預防不可不慮奢靡之鄉尤所當慮也。

邪巫當禁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一切左道惑衆諸輩宜勿令至門至於婦女識見庸下更喜媚神徼福其惑於邪巫也尤甚於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又有齋婆賣婆尼姑跳神卜婦女相女戲等項穿門入戶人不知禁以致興誘費財甚有犯姦盜者爲害不小各

夫男須皆預防察其動靜杜其往來以免後悔此是齊家最要緊事。

四禮當行

先王制冠婚喪祭四禮以範後人載在性理大全及家禮儀節者是皆國朝須降者也民生日用常行此爲最切惟禮則成父道成子道成夫婦之道無禮則禽獸耳然民俗所以不由禮者或謂禮節煩多未免傷財廢事不知師其意而用其精至易至簡何不可行試言其大要冠則賓不用幣歸俎止殺品果酒不用牲惟從儉族行將冠者衆則同日行禮長子衆子

各從其類贊與席如冠者之數祝詞不重出加冠醮酒祝後次第舉之拜則同庶人三加之禮初用小帽小深衣履鞋再用折巾絹深衣皂靴三用方巾或儒巾服或直身或襴衫員領皆從便婚則禁同姓禁服婦改嫁恐犯離異之律女未及笄無過門夫亡無招贅無招夫養夫受聘擇門第辨良賤無貪下戶貨財將女許配作賤骨月玷辱宗祊喪則惟竭力於衣衾棺槨遵禮哀泣棺內不得用金銀玉物弔者止款茶途遠待以素飯不設酒筵服未除不嫁娶不聽樂不與宴賀衰絰不入公門葬必擇地避五患不得泥風水邀福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不得盜葬不得侵祖葬不得水葬尤不得火化犯律重罪祭則聚精神致孝享內外一心長幼整肅其物惟稱家有無不得為非禮之禮此皆孝子慈孫所當盡者

顧亭林日知錄（先生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宏謀按亭林先生為近代通儒貫穿經史得其領要故所見者大所規者遠坐而言起而行日知錄一書其庶幾乎偶錄數則為世俗訓

近世停喪火葬二事不仁不孝莫大于此先生之論痛快切摯讀此而不惕然起者雖謂之無人心可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

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父亡為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少時每載誕之辰常設齋

講自阮修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絶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典生者猶然況於既殁是以齊高帝特爲程令顧昌元坐父法秀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所殺

喪尸絶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令人之所爲者哉唐鄭延祚劉方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眞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後周太祖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殁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幾九原絶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縉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皇甫謐篤終論張揖作曰葬之習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

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討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

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即於墓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未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服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

子之告子路曰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班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

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城外有通濟寺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斯人何辜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欲言未發乃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

受寺僧之囑付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後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

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當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合慈於生民之無知念

死者之何罪備牓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寺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塚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再興民俗可厚也（吳俗多火葬有燒人壇余司臬時毀其壇并查檄器具就壇地爲義塚以葬無地之棺亦此意也）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陸桴亭思辨録先生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宏謀按桴亭先生爲學尊力于格致誠正推暨於修齊治平。思辨録天德王道。無所不貫兹所採者皆持已涉世之事。人人可以理會者也。言則平正而無奇。理實切當而不易。學而由之。可以寡過矣。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怍後錯了。世儀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即時簡點。

予初學時。偶有友人相托一事。爲某人解紛者。其人

蓋嘗陰害予者也。予雖漫應之。而心不然。旣而惕然曰。此豈非所謂已私者乎。卽克去之。後來凡遇此等事。皆不須用力。要知古人克已之說。不過如此。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數語甚好。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每樂誦此數語。然細味之。猶有解譬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譬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最。

切莫做識得破怨不過的事。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人視聽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姦。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聽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姦。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旣平正。則視聽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修身。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爲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作何底止。

予家居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每勸餐。予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於飲食。權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儒不禁殺。而貪饕恣食乎。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已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語云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

鑑明王先生曰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為喜耶曰聞譽而我有其實非譽也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不暇而何敢喜焉

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

閑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閑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

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謙字諂字本大懸絶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為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從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

名利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溥名惟公故大自小人以名利為私而名利二字始目為贓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名利何嘗是贓物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苟有志于學聖賢則凡待橫逆

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

已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共當為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為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

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為聖賢使其親為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為聖人一句

孝經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亦易生疑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

重遠弟不得於親甚切憂思予爲講怨慕章令細玩父母之不我愛二句謂父母之不愛其子與子之不得於父母其中必有一箇緣故但不知爲着那一件惟大孝之子能痛心疾首早夜思量必要尋出那一件來盡情改過自然能得親順親不然父母怒我責我一槩夷然遇之曰我自盡其子職父母不我愛聽

之而已這便是恝然恝然者終不得謂之孝

孟子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妙甚人子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己過失若識得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己不得親心處反覆搜求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妬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妬彼其心以爲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閱牆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于我有益而況其爲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妬兄弟之富貴則在賢者亦往往不免蓋起於先分形迹見得他人富貴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爲他人覷破一文不值也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

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敬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眞工夫眞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袵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言令人神悚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方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嚬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

古人云教孝愚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

愚見人家儘有中才子弟却因父母不慈打入不孝一邊遇頑嚚而成底豫者古今自大舜後能有幾人

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着意督率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輙酷肖其父皆身教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今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殊爲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家國

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祖宗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當悉以爲祭器貧有則以精潔之器爲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擇壻易擇婦難壻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

擇壻須觀頭角擇婦須觀庭訓

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今世鬬焉不講無論庶民即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今宜制爲令典凡子葬親不拘月日凡士大夫必葬親然後起服庶幾無不葬之親矣

江君遴問風水之說予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廻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

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荳而得荳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錢蕃侯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凶而娶蕃侯家不允而勢不可已因與世儀及聖傳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但世俗習而不察亦有善處之法乎世儀曰此處決不可通融然庶民之家儘有勢不能不娶者亦不可無通融之法其說有三二兄試思之蕃侯曰不用鼓樂世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

世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世儀曰嫁之夕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為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跟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毎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

切莫為力量所不能為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

訓俗遺規卷之三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許希閔重編

朱栢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宏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為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為人矣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名集璜明季以諸生殉節先生茹哀飲痛自比盧墓攀栢之義故號曰栢廬潛心聖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讀此可知其制行之篤而教人之切也。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強欲求之不得為恥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恥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

不爲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
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即孩提時
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席則相憐
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
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
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溫公
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
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
弟爲仁之本焉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

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焉有孝子悌弟而
不爲鄉黨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者反是何
不勉之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
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
黠者入行險僥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
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況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
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
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
宜早爲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
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
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
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悔即人事廉詘
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
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
之須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
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
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鬬力搆訟
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

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
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
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
人之歎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
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
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愛其生而不知是
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
紈袴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
遊閑放蕩博奕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
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特苟取之爲害而

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之爲尚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語未足爲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誤并誤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即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

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講習教子弟讀即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事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呼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即此便是德即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即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里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

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求務
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
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并
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
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
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
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
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
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

不肯爲善。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張楊園訓子語。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宏謀按。人期望其子。莫不在榮名厚祿。至於
立身行已。則以爲迂。似可不必學者也。豈知
立身行已。不可無學。此而不學。雖倖邀榮名
厚祿。而處非其據。適足取辱耳。先生以躬行
所得。爲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
主於忠信篤敬。實爲立身行已之極則。所宜
家置一編者也。以限於卷帙。所錄止十之三。
讀而有得。更當考全書而悉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

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
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
此心之良。不敢自喪。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
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父子
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
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
心而已。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概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
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啓其後。昆則浸昌浸熾。子孫
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土薄則易崩。

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夭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有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

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先、　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仈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

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恥非所恥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即以爲榮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

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即父母不若無此子即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

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
已而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
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已不
責人責已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自處之
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
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
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已當反已而與人平之其自人
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
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愼謀其

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
天栽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
義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
織供饋食簪珥衣裝修潔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
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
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稚子侈心尤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
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
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
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
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
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
公義多於奉已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
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
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
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
曲加保護不使一人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

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已自私不相顧恤有
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
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失
所富貴何待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
者救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自好者寡
因族人富貴卽與之踈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踈
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
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
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

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疎因疎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約舉其要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執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

恣肆賢者必謙不肖者必爭賢者必誠坦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挑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者必先已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強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為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為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近日師道不立為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傅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蓋思為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為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為愛其子乎司

馬溫公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亦必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婚喪祭饋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技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為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

多。斯爲稱。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即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

有子不教。不獨在已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是。故劬勞也。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恩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

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於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啓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

骨肉攜離。同室操戈。天必兩[illegible]。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於[illegible]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

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illegible]。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親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求利於已。罔卹彝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他人尚爾。況所親乎。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況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

為勿惜餘力均為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絶其養我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寛其衣食謦其惰遊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為先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為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飾不如更嫁令子女為僧尼不如為人傭作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俗必以是為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焉吾貧且賤

空言似為可恥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侈大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埽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為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蠱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絶猶恐不及而況可以置之門內乎且凡書籍

自已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擅為已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為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為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修德可以逭災恐懼可以致福遍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是以始於苦者常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為安於義為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為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已越當奮厲忍苦支撐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没之後即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没身者盍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

薛文清云惠雖不能周乎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者矣或曰常存有餘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

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吕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耻其所當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長正叢云子孫賢族將大求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誡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滇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爲鼇濩石卵子孫類此盜不痛心子謂忠憲舉賢者以爲勸司空指不肖以爲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之言知詩書滋味乃免於滇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乃免於滑

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於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

家長執家法以御群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亡家喪身有餘矣其原皆始於遊閒成於比匪

先世存心極厚子孫不能及可懼也子逮事王考見王考所存無非成人美不成人惡之心每見親黨中作一善事輒歎曰美事宜助成之聞一不善事谷嗟不已蹙然曰勸其不做便好當時長老與往還者多有之此風今不可得見矣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

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甚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唐灝儒葬親社約

宏謀按。停喪不葬之非禮。亭林先生已極論之。今世士大夫。亦不能不以爲非。顧停棺淺厝。所在皆是。暴露經年。恬不爲怪。推求其故。則曰爲擇地也。爲無力也。夫恐親棺之暴露以求子孫之福蔭。擇地之非。已雜見於他編。惟無力。則誠難以爲悅。唐子以葬親爲社約。醵金相助。眾擎易舉。雖極貧寒。得此亦可以舉棺而又有不葬之罰。相規相勸。無不以葬親爲事。使不葬者無以自容。其經營之善。用

意之厚。不誠可以勸孝而勵俗耶。楊園增補之條。尤爲精密。行呂氏鄉約者。亟當增入此約。以爲救時之切務。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既俟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爲勸勵之法。以七年爲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詳列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

下曰某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覲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有力者或再從厚)一以爲敬。一以爲助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爲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爲東西南北四宗每宗八人自叙長幼輪年挨次一爲首一爲佐凡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而函之上書奠儀誌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同拜主人無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挨代如志同而地隔度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做例別成可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爲艱然有爲浮名社刻而費者矣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即不然譬有至戚吉凶大事不得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受之者今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且受金不權子母較諸稱貸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至者宗首罰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少今願齋戒者短長任意惟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祖之日俱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餼羊之遺意而尚不能者不必入社既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誌月日封押存宗首處俟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原罰人之葬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貲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茲庶能勉強並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復何需不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復酬所以爲大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何尤乎。

一人數既定約於某日共至公所聚會信誓以期必遂期滿而親俱葬復聚會告成任意豐歉醵飲以相慶。

楊園先生跋

養生送死子職所其當禮稱財人心攸盡是以我獨不幸稚著蓼莪之哀凡民有喪匍匐之訓義苟隆於報本情自切於感興餘溪唐子以錫類之至仁舉葬埋之正誼期於七載統厥四宗勸勵貧乎友朋念釋斷乎已志不封不樹食息豈忘此

然既降既滿俯仰能無泚者要使吉𦵔靡怠日月有時人無不塟之親親無久空之櫬傷哉貧也文不備寧戚有餘安則爲之遺其先還恤其後式玆里俗咸與孝誠斯云厚德之旌旌彝倫之鵠的者矣

附補例三條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寖久相見太疎未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中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塟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必塟則是歲舉事者必衆矣其會以已塟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既敦亦明禮讓其有佻達不敬父兄遊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寖盛與時卻不立社可也

王中書勸孝歌

宏謀按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此歌即就此意而反覆以明之自懷母腹至於成人由親愛至於不親不愛指點親切而盡形容讀此歌一遍而猶不知親恩之重者必非人也至八反歌則將待子待親一一比照尤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蓋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言其分則父母尊而子卑父母乃生我之人子則爲我所生且奉父母之日短而養子之日長比而同之尚且不可況事事相反如歌所云耶噫天性骨肉之地而倒行逆施至此吾

願每日與之讀八反歌也

孝爲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躅
若不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述俚言爲汝效忠告
百骸未成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
兒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惟恐生産時身爲鬼眷屬
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
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
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橫簪與倒冠不暇思沐浴

兒若能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
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千斛。劬勞辛苦盡。兒至十五六。
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
喘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
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
兒行十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為訪閨中淑。
媒妁費金錢。斂釧捐布粟。一日媳入門。孝思遂衰薄。
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睜。妻詈不為辱。
母披舊衫裙。妻着新羅縠。父母或鰥寡。為兒守孤獨。
父慮後母虐。鸞膠不再續。母慮孤兒苦。孀幃忍寂寞。

身長不知恩。糕餌先兒屬。健不視饘餰。病不知伸縮。
衣裳或單寒。衾裯失溫燠。風燭忽垂危。兒弟分財穀。
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忘却本與源。不念風與木。
烝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
孝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末。勸爾為人子。孝經須勤讀。
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為奉母粟。
楊香搤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子仲身自鬻。
江革甘行傭。丁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
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

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即天地。罔極難報復。
親恩說不盡。略舉粗與俗。聞歌憬然悟。省得悲莪蓼。
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間穀。
勿以不孝身。枉着人間服。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
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為先。信奉添福祿。

附八反歌　出丹桂籍未詳姓氏

幼兒或詈我。我心覺喜歡。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
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父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
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閑多管。
非閑管。親掛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

莫教乳口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
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
壯時為爾筋骨敝。
看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少聞供父母。多說供兒曹。
親未饍。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出買餅錢。
供養白頭光陰少。
市間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
兒亦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是親之肉。

勸君亟保雙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飢寒。
一條心，兩條路，爲兒終不如爲父。勸君養親如養兒，
凡事莫推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
兒飽暖，親常問；父母飢寒，不在心。勸君養親須竭力，
當初衣食被君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
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
兒曹櫳子在君身。

魏環溪庸言 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諡敏果。

宏謀按：魏環溪先生正色立朝，百僚嚴憚。讀其奏疏，剴切真摯，無所忌諱，至今猶令人敬憚。所採庸言諸則，剛方正直之概，可以想見。而敦本尚實，寓於自修；懇於責人，言之直截痛快，其警世也深矣。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即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

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子為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老親庶幾兩全矣老年慶壽事不能廢如此猶為近理若少年慶壽決無此理

敗家子有二種浮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産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為之不可不辨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因當嫌疑須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以婢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省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illegible]庸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開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墻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孝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尚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塋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杲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杲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閬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尚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已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

無伐也那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闇察虛其或無闇毀虛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常把自己說的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湯潛菴語錄 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工部尚書諡文正

宏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爲本論事以忠孝爲先理學經濟彪炳 國史語錄所載皆足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氣所宜切已體察者也茲錄其切於居家處世者以爲訓而吳中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俗人心故并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爲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踈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爲善道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爲難久則相承節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感而化也。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

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發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先生臨歿漏下三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吾已從人取人

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疏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議古人是無志不議眼前人是好勝。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真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

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播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

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即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

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高搭戲臺閧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鬬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

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須好善積累隨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

又告諭曰古昔盛時士有庠序學校以樂其羣民有比閭族黨以萃其渙禮讓興行風俗樸茂逈求教化不明人心陷溺父兄之訓戒不先里黨之薰陶無素因之一善未聞多以惡敗至於犯法有司輒執三尺以繩之輕則杖笞重則絞斬每歲讞獄之竟常至千條本院昔承乏綸閣閲諸曹奏牘每至大獄輒反覆不置竊歎孰無父母孰無妻子一旦身罹刑辟莫能救助爲之泣下夫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爲教也

言不教而惟刑是加豈父母斯民之意乎今奉命撫吳見俗尚浮華人情囂詐訐訟見於宗族仇殺起於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回末俗馴致醇良條約頻頒未見省改中夜思維人心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鄉約之法最爲近古恭讀

上諭十六條聖人之言廣大精微修身齊家之道遷善遠罪之方總不外此官吏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民於公所其鄉鎮等處各擇一空濶祠宇選年高有德爲鄉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動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訐責共存天理共守王法孝親敬長講信修睦敦尚樸實循息忿爭無負

聖天子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

魏叔子日錄先生名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

宏謀按寧都三魏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之名尤著觀其日錄語皆透宗覺精義刻理俱在目前求經人道一爲拈出如聞晨鐘如服清凉散足以發人深省已人錮疾也採錄不多而先生心地之爽朗識力之堅定已見一班。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汙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謙謹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爲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此中有含容之意又有感化之意總緣骨肉與外人不同。

人極重一恥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過羞恥之事恬然可安畢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羞事亦所肯爲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爲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

聽好言語無非津有味之意便是不肖立志。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已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已之過。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駡人人可回手向口。

若慎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安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語。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奸惡。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此等處最可觀人存心厚薄。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綿。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淡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卧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花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古云父母即欲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个。則天地之內。止有兩个。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个來。秦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

先儒謂弑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着脚矣。可不畏哉。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

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家政當寬平整飭。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而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與伯兄論朋友。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即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

古今以婦人離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已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乎。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已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其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已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

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棄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

蔡梁村示子弟帖 先生名世遠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勤

宏謀按人所以異於物者惟此倫理耳人苟事事從倫理上着想則生平必無悖理傷道之舉茲帖所言無非以倫理爲重而明義利培心地精實切當子弟之良藥也梁村先生操行篤實學術純正爲理學名臣凡所著述動關教化讀二希堂集可以得其概矣。

寄示長兒

汝扶汝母柩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憂咎戾日滋所示粘壁間朝夕警省。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懈怠之念自消刻勵顯揚之志益篤矣。

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慕之。

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即家居酒肉亦須戒汝仲弟在京至今尚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只三巡已執杯而不近唇切不可如平時留客也。

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往。喪葬事則酌行之。

平日無事不出門。即往來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要所載。吾閩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倡吾閩三十年。而教不行於子。不大可羞乎。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已。事不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疎。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

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節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限以閾。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廚房。挨撥宜守此。

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喪欠負未清。亦甚難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予來或自行措助。成我志也。平昔則米鹽相分。以濟迫。有月給米石者無失。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自家用度。即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做文。不如人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罰。錢財不清。亦即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己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誨最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或有宜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

我在家時。鄉隣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隣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毫不識恭家中被人欺誑順承故也當牢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尚庶不墜家風且成人物。

凡事只可罷已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揚以立大規模其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全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蕩費一生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示族中子弟

數年來巢族中衆子弟在家肄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即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

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安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畢畢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肫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爲尚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濶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已正之父兄伯叔以爲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揚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乎日父兄之訓以爲衆

子弟曷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恙。俯爲父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言。極爲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斷。大抵由於自私自利。自私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

則止知有己。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況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眞禽獸之不若也。嘗見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即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爲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興其家。忠厚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凌人。勿貪其非有。勿爲賭蕩不法之事。勿爲遊手無常之人。遊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家者。其事則卑污苟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爲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不能勢禁。豈傍人所能理諭。忝爲一本之親。有同祖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爲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伯叔。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取侮慢。或恃己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以自取戾。吾兄弟伯叔。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揭貫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

喪葬解惑 附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爲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葬。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

騰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畧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廿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慶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

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良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爲拘忌如藥飲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爲甚他省鮮有此說卽吾閩如邵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卽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爲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爲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

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啓疑論而不葬徇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程漢舒筆記（先生名大純，號一齋，湖廣孝感人，仕黃岡縣教諭，祟祀鄉賢）

宏謀按：漢舒先生，乃同館二洙先生之尊人。余於二洙處得讀其筆記一冊，深服其讀書以窮理為本，講學以力行為先，故所言無非根極理要，曲盡人情，想見先生之閱歷有得，檢身省心，常若不及之意，所謂有物之言也。敬錄其有關於居家處世者數條，以為世俗訓，且以誌景慕之私云。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

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恥。

看他人錯處，時時當返觀內省。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逭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疏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塲，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恥。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慎之慎之。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為家主，即家主亦說他本來為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即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子弟有寡頭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

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輛一馬。莫厭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人要為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

人要為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

訓俗遺規卷之四

桂林陳宏謀榕門原輯
金匱後學華希閔重編

史搢臣願體集 先生名典江南揚州人

宏謀按。史君生長維揚繁華之地。能諳世故。幽體人情。其言質直而透切。智愚易曉。此集流布十餘年。有續刻。有增補。余喜其近情當理。於訓俗為宜。故摘錄之。至其所載多古今名言。惜未註明出自何書及何人之語。言行彙纂亦復如此。然言苟切於身心。事果可為

規勸。即當服膺勿失。如人因病而服藥。苟能療疾。即未知方所從來。亦不害其為良劑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著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為德。受者視為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事親者雖菽水。當盡承歡。若到子欲養而親不在。即椎牛以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繼嗣一節。多有不肯早立。以致身後爭繼。禍起蕭牆。且爭繼者何心。原圖繼產。非為繼嗣也。及至紛爭。家產蕩盡。應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在之日。於應繼之

中擇其善者而早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深重不獨無身後爭端亦且頂戴過於親生矣。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這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遊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鬭狠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分析之事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不知物力艱難浮蕩輕廢若太遲則變幻多端妯子孫繁

衍眷屬眾多家務統於惣父一人掌管一切食用衣服箇箇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或有取而私蓄不用誰肯足用即不取稍有低昂即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而取用如常目擊婢僕驕竊視為公中之物不以為意漠然不顧且衣服什物取索不已稍不遂意即懷不滿之心莫若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當自炊俗云親生子着己財使知物力錢財之難不獨惜財亦且惜福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於恐。

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時無刻不追隨相好長各有室或聽妻子言語或因財帛交易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患難相臨雖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能同居共爨固為妙然有勢不能不分者如食指多寡不同人事厚薄不一各有親戚交遊各有好尚不齊難稱眾心易生水火各行其志則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爭端分爨而不分居者為上即分居兄友弟恭當愈加和

好語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為仇敵如此若外侮一至誰禦之哉

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此言兄弟係同胞一體痛癢相關也人每溺妻子而仇兄弟者蓋緣婦人見識卑淺每於錙銖升斗即切切於心嘖嘖於口男子聽之近情逆理因而信之錢財之念重而兄弟之誼疎矣獨不思父母所遺家貲原無一定之數或授數萬者數千者或授一百五十者或僅有十畝五畝

更有毫無所遺猶有逋負者分授後即稍有不均當退思假如父母原少遺坵田遺間屋遺件物或多欠幾兩債或再有一箇兄弟則心自平即或人心不同此則寬容退讓彼則較量錙銖錢財有限兄弟情重婦言勿聽信而兄弟之誼篤矣。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寡妻。

合婚一事古所無今時惑於星家動稱合犯鉄箒狼籍退財等煞爲不宜因而破婚者甚多不知古來雀

屏中目坦腹擇壻未聞有合婚之說止宜男擇女之德女擇男之行門戶相當年齒相等此即合婚之道選吉月日合巹而已何必好從俗說致有愆期哉。

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不得遂輕出惡言亦不必逢人愬說恐怒過心回無顏再見且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財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

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近人班荆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以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慎交擇友自然得力。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處其疏也。

疏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事也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反傷元氣。

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

親族鄰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鬬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鄰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族更宜講求盍一族中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飢寒

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即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即相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强登堂。足欲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甚至逐迎少人。此際即曲意周旋。尚增幾許跼蹐。況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疏也。人當審已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富貴固宜知此。貧賤亦當自重。）

聯宗一事。頗爲近日惡套。以漫不相識之人。一朝得第。認爲同宗。凡所緣引。俱現在職位之人。而不必認者。即現在職位之祖若父。亦不與焉。此爲聯勢。非聯宗也。世情淡漠。本族弟兄叔姪。尚置不問。何有於泛合者乎。勢在而宗聯。勢去而宗斷。不如君子以志同道合爲宗。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處來。乃祖父積惡所至。平日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己。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則惑之甚也。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

不愧天。俯不怍人。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對失意人。不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體認天理。只在吾心安不安。人情妥不妥上。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聰明而不學厚。何所不爲。）

見遺金於曠途。遇艷婦於密室。聞仇人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慎風寒。節嗜慾。是從吾身上卻病法。省憂愁。戒煩惱。是從吾心上卻病法。

我如爲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有人議其過。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僞。此四者。不獨僕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享受。其

止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如道德不足享。功業不足當。學問識見不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是以君子每兢兢業業以保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每見富貴之去。必有禍患以驅之。正懼禍患之來也。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鮮衣美食。當為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樸實近理。其相貌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文雅可親。即一顰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列之文墨之地。但覺面目可憎。即自已亦覺置身無地矣。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運道。貧之教子。須是守節。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福澤。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有聰明而不讀書建功。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哉。

容得幾個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啖橄欖。當下不無酸澀。然回味時。滿口清涼。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為退避也。但因以為利。則市道矣。

行客以大道為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榛。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路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旁觀。

凡經商十數年而不一歸者。此止知有利。不知有天倫之樂也。若堂有雙親。不思歸省。謂之無人心可也。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僕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當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凡人出外。每帶器械防身。能帶未必能用。不特疑有重貲。而且防我害彼。勢必先下毒手。是防身適足以害身也。每見江湖老客。衣裝蕭索。錢財秘密。不貪路程。不冒風浪。擇旅店。慎用人。禁嫖絕賭。節飲醒睡。而寬袍大袖。粗帽敝衣。未嘗見其失事也。

人生自幼至老。無論士農工商。智愚賢不肖。刻刻常懷畏懼之心。如明中畏天理。暗地畏鬼神。終身畏父母。讀書畏師長。居家畏鄉評。做官畏國法。農家畏旱

澇。商賈畏虧折兢兢業業方了得這一生。

做人無成心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

言有三不可聽昵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有禮義野人之言也。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一坐之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沉默以銷之此之謂不言之教。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責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洩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好說人陰諱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且言之鑿鑿如得目覩旁有鬼神何不說得畧活動些。

愚人指異端左道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人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隱惡揚善待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為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泄為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人即我信何救於貧。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人前做得出的方可說人前說得出的方可做。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私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為下石。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天生五穀以養人不食則飢缺之則死勿見高門巨室田連廣陌視米穀為草芥廚灶經年不一到僕婢

孩嬉，抛撒作踐，或溝厠白粲，果粒或几案餕餘，成堆壘無禁，已昔有一巷鄰於大宅寺，僧常見溝中米飯流出，客用水淘淨，蒸晒一囤，不數年，而大宅緣事暴貧，僧人即以此飯餉之，大宅叩謝不已，後細詢，知為溝中物也，嗟悔無及，屢見暴殄五穀之人，或罹飢寒困厄，此皆家長區畫無方，以致如此，昔云，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豈可狼籍，以覩之乎，明理惜福之士，當體察之。

人家隆盛之時，產業多不稅契，雖當事未必遍查，恐久之勢去，子孫反受其累。

人子服闋，流俗相率慶賀，至期，筵歌讌飲，結綵披紅，謂除凶而就吉，夫恨未終天，歡成無已，且孝思罔極，豈無餘哀，何喜可賀，悖謬甚矣，明理義者，不可不慎。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讓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名語格言，其志趣可想。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然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何須問卜求籤祈夢。

語云，開卷有益，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今之小說，多將男女穢跡，敷為才子佳人，以淫奔無恥為逸韻，以私情苟合為風流，雲期雨約，摹寫傳神，使閱者即老成歷練，猶或為之搖撼，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在看者認為實事，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雖小說中原有寓意因果報應者，但因果報應，人多略而不看，將信將疑，況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既以挑引於其前，鮮能謹持於其後，吾願主

持風化君子，於此等淫詞，嚴請禁毀，使民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善政也。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年高而無德，貧極而無所顧惜，惟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量。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恥自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者則怨尤自寡。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事無大小以理為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

長辯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悻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

親族朋友中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即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耳竟有其人已死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詬獨不念其人既死則萬念冰釋當改嗔怒為憐憫照拂提攜鄉黨自欽厚道若芥蒂不忘嘖嘖於口徒傷忠厚耳旁人視聽能不薄之乎。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久。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誇則益善矣。

終日安坐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添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有些子事便不耐煩甚至行

造罪孽豈不可惜嘗念及此久久自然寡過。

凡遇賣兒鬻女及施粥施衣施茶施藥施棺若獨力不能須募衆舉行此眼見功德。

人當貧賤時為善善有限為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時為善善無量為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慎。

徑路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若能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

禍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為得計，一遇飛災，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

人以持齋戒殺為行善，是功德止及於　而不及民生，此善之微者也。人以濟困扶危為行善，是功德能及民生，而旁及於禽獸，此善之廣者也。若夫大利大害，居得為之位，而不與之革之，與作惡者何異。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情理。

餽送儀文，人情不免，貴於所送之物，令人得用。世俗動輒雞魚蹄鴨糕饅喫食之類，若遇喜慶，塞滿庭廚，

焉能一時盡用。在隆冬尚可區處，炎夏頃刻餒敗，常有物未出盒，已有臭氣，在餽者必費數星，受者有何濟益。余意可送之物頗多，何必拘於口腹，夏則手巾、涼鞋、砂壺、紙扇、桃簟、松茗、筆墨、磁器，以至紗羅葛苧，冬則紅燭、烏薪、絨襪、煖帽、爐香、坐褥、書畫、醇醪，以至紬緞、靴裘，無不可送。不獨令人可以適用，且免糜費暴殄之過。否則或竟用儀函，豐儉隨人，受者欸之，不受者璧之，彼此兩便，亦交接可久之道耳。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即一簞一絲，宜從厚速答。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宜早辭，勿令人虛費。

常見有餘之家，當極盛時，每一婚嫁喪葬，輒費數百金千金，及至衰落，遇有此事，即數十金數金亦可敷演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乎人。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濟。姑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人，簪之可金者，未始不可銀，衣之可緞者，未始不可紬，寒素之家，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可淡。由此類推，不獨積蓄有餘，且為我生惜福。

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

也暫。予竊以為不然。富貴久暫，在奢儉，而不在厚薄，在人事，而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稍有餘者，動輒雇覓乳媼，其乳媼之子，勢必托親戚代哺，送嬰堂延命，瘠瘵無關，飢寒罔恤，疾病痘疹，十中難存一二，是損人子以益己兒，豈於陰騭無損。又如北方有田者，縱使富饒，多係自種，必須勞力勞心。南方之人，田與佃種，坐享其成，致令子孫遊惰，耒耜不識，五穀不分，豈得為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脂粉不施，衫裙布素，首飾不過鬏髻簪戒而已。南方婦女，金珠釵釧，有餘者

不吝千金合一家女媳妯娌計之豈不損許多貲本。至於北方治席不過猪羊雞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繞梁珍錯畢集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列各省之物以此類推何可勝算可見富貴久暫安得舍奢儉而言厚薄舍人事而言風土哉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

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勿以人負我而隳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父執貧交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搆鬩間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骨肉貧者莫踈他人富貴莫厚其一切餽遺須有常度勿以富貴而加豐貧而致薄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啟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婉力行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沉吟推諉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有事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周急恤貧仁者猶病焉敢迂言博濟強人所難獨是同一施與有緩急之間在己無傷於惠在人便得其

益者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僕從工食親友補助必推至除夕方肯給散殊不知度歲之具自己既欲早辦何不推己及人且此日銀縱到手市物闕殘非貴即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予目擊極多故瑣言之

隣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為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并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

使其可從。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再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
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他人籌筭若彼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卽宜躊躇若人與己之利害正半便宜輟手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若損己以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

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凡作格言莊語原以勸人爲善人雖未因其勸而改弦易轍卽化爲善善念未必不動作者之心血不致空費若作淫詞艷曲雖以戒人爲惡人乃忽視其戒痴心想慕將效爲惡惡事未必卽行而作者之造孼實多。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則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
凡觀人須先觀其平昔之於親戚也宗族也鄰里鄉黨也卽其所重者所忍者平心而細察之則其肺肝如見若至待我而後觀人晚矣。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凉爽矣此降火最速之劑。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可同胞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成敵國。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之事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卽我

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餘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己謀事又必如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
處兄弟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
有人負欠錢財[illegible]甘心不肯理雖據而情須原不

必凌虐太甚言語説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
稍寛容遇衆擎易舉之事亟宜讚助不可從中阻住
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是口推人扶人
皆是手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一
扶不可得也
人困困之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即
呼爲壞人若赴訴求寛又惡其巧言善辨若靦面無
言又嫌其默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法可
合人意愚謂良心信行人人俱有孰不願報德全信
總因無計設法求免輾轉推諉俗云人人說我無行

止你到無錢便得知且禮義生於富足豈有餘之人
甘失信於人哉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我能寛一分則人受
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
力養家活口尤當倍加優恤在我毫毫之寛所去有
限彼得一毫一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
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寛厚
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
比然也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
指而計刻薄之後人與寛厚之後人較量之孰貧孰

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
別人他人僮僕過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爲無
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看古今文字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立意求其
疵處則亦見其疵君子於人之善惡也亦然故取長
畧短道必日益
鋤姦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
防川者若盡絶其流則堤岸必潰矣
事有急之不白者寛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

之或自化即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
故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謀豐
儉若於事無所補徒用關切虛言似可不必禮云弔
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煑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
衆多日食何止三飧爨烟至晚不斷火夫任勞竟無
停刻其當酷暑之時茶水愈多炙燂薫蒸汗如雨下
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尚有閒時可爨者刻期供飭
難偷一瞬之凉及至隆冬敲水汲水淘米洗菜滲入

心骨享用子弟勿視饔飱之易富辦服役之勞
經營二字須看得大如耕農織婦行商坐賈無一非
經之營之也必要平心公道而利有自然者順其自
然則無妄念而不冒險如蓄有米而望米價貴蓄有
布而念布價增則其心不平如大入而小出造假以
混真則其道不公不平不公皆出於利心太重究之
豐嗇有數未必即如其意空起刻薄心腸即或獲利
致富天道福善禍淫未必親享其利世有商賈成家
而子孫不享厚澤者良由此也

歲逢水旱流離满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空空
歎息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一二
口食一二文錢亦可救飢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
不繼即容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
殘疾者加之不必居名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
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不繼哉今人建寺燒香自謂
功德殊不知寺不建佛未必露處香不燒佛未必飢
餓若移此以濟人佛必大悦福報當百倍矣
屢有愚人生育舉女投之水中嬰兒何罪遭此毒手
嗚呼鳥戀巢雛甘心受弋鱓憐腹子鞠體重傷物類
如斯人何異焉因答曰後之財肆目前之惡殊不知
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祿且骨肉天性投生反死不
但於心不忍自是天地鬼神之所共憤仁人君子亟
宜勸戒如各郡有育嬰堂是亦體天地好生之意也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己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
本身罪惡
王孫一飯報以千金至今止知爲漂母而不知姓氏
者何也施時無望報之心也若望報而後施是一味
圖利而非仁人君子之心矣但世情澆薄不以有施
必報爲勸何以動愚人好施樂善之心哉故有施必
報天理之自然仁人述之以化俗不望報而施賢聖
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

勸惜字紙使人檢拾不過在於通衢大道若人家内
焉能入室尋覓且婦女知惜字紙者少任其委擲溝
厠汙穢之處更爲可惜莫若令檢拾字紙之人籠上
寫一收買廢壞字紙一帖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
賣錢或少護惜究竟所費無多所收甚普
命應富貴者美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凑合非
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事將成忽敗縱
得必失局局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處順境
者不可自誇其能處逆境者不可徒增怨恨

延更守夜所以防竊貧富均有關係舉前富者爲重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扃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鳴鑼擊柝獨不思小戶人家盡在床頭孑然一身所守何物賊豈來偷況十家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止用一人有餘之家即不令僕從親守便當雇募更夫所費有限何苦吝此些微獨苦窮人於心安乎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先生名彪浙江蘭谿人也

宏謀按唐君此集採錄古今人之言而已所著論爲多大抵存心則平恕周匝立論則和易近人寧過于厚毋趨于薄而于倫常之地患難之頃尤極切摯人能如此風俗焉得不厚也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于親縱使父母僞爲家財盡歸于我未有不速敗

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使常享富厚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于我耳不唯不當聽且當即時訓誡勿使再言至于婢僕離間讒譖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

父母一切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盃盞壺楂傘履之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而不得致生煩躁也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天寒天熱難于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于事當遠出則宜叮嚀囑咐兄弟妻妾代已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凊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慮臃腫眠不脫衣則臥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爲要也又年

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即屋大而天井無敞亦不免于炎蒸覆以凉棚庶可免于炎熱或臭虫爲患有巢于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于椅桌者以漆麵嵌之臥床之隙不可以塞嵌者則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幔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于簟席者難去惟以蒲爲席則無藏匿處矣至于蚊虫之患帳幔稍有隙縫蚊即從此而入雖終夜振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臥此夏凊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爲卓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類推矣

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盡之心矣柰何以兄弟衆多彼此推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即力不及者亦須勉強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于生命尚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顔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爲不孝者有八

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佚遂謂父母宜勤勞已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已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戇衝突行動無禮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顔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吾手便爲己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少足則忘親財乏則強求竊

取子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子
舍則又厭親甚且单父只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
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
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
忿惰辭色外誘日濃一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
戲賭錢破蕩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
于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關防爭論無所
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
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
矣堂有雙親者每日將此八件反
己自問有則改之所全不少

祖父母與父母服有三年期年之別然父死祖在者
諸孫必當代父行孝不得以孫自諉也長孫尤當盡
孝以有承重之責也晉李密乞養祖母一表千古皆
稱其孝有讀之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蓋祖
父母其年必高高年之人苟無人盡心服事諸苦畢
集無處可告則其罪與不孝父母同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
退處學之若一味廻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
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為人所輕鄙也

凡賢達子孫毋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
之室產必勝於已事已產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
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
存心既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盛衰可預卜也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
人力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
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
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汚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
至於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真可惜也吾謂
讀書者當朝温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
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

有禮有恩上下和睦即此便足尊貴何必入仕然後
謂之仕哉至于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
幇給東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成就
一才德邁衆之人則合族有光即此便是學問何必
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凡人不幸而中年絃絕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
甚難處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爾我猜疑之
心一生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一禮也失
之者無意見之者有心漸至失歡終成大恨爲父者
豈可聽不明之婦與童稚之子而不預爲之地乎

居必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周旋行之、聲音笑貌、貴有彌縫補救之意、行于其間、庶可得繼母之無怒、又必早訓其婦曰、己所親生、尚多不孝、況非己出者乎、己之所生雖忤逆、猶加慈愛、非己子、一言稍失、便加棄絕、亦非人情、況于我之子也、愛我子、即是愛我、不愛我子、即是棄我矣、如是開誠訓誨、庶可令子媳和好、不然、未有不相殘者也。

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人生頂天立地、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便有宰

相氣象、如今人豈能即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便是豪傑、為官可也、為士民亦可也、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為胡越、志既小、安能成大事哉。

聖賢無他長、只是見得己多未是、所以孜孜悔過遷善、而為聖賢、凶惡之所短、只是見得自己是、而人多不是、所以刻刻忿物尤人、而為凶惡、語云、世人皆言人心難測、而不知己之心更難測、世人皆言人心不平、而不知己之心更不平、苟非細察、安得知之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為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即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礙于足者、去之、即是善事、惟在人人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為。

嚴君平雖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悌、終日利物、而無利物之名、士君子有志于惠澤及人者、不可不識此妙理。

施藥不如施方、極善之言也、貧窮之人、嘗苦于無錢取藥、聽其病死、殊為可傷、余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必費財、得之易而有奇效者、余每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能各出所聞、遍貼于人烟湊集之所、則濟人陰

德比于施藥、加十倍矣。

古人所以重俠烈者、非無謂也、人當危迫之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不應、忽有人焉、出力護持、不及于難、濟天地父母之不逮、故知俠烈不可及也。

凡人之為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為不善之事報之、而或別于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禍甚酷、此造物報應之機權也。

凶人貪冒無恥、隱處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譏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為、而人亦欺之侮之、

故凡事受欺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禍之事報之而浮于其所受欺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轍無不然者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已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于射人殺人者實巧于自射自殺耳

人情盛喜時必率畧于約信輕易于許人後日不能踐言多至僨事爲人輕鄙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與人言語顏色必變詞氣必粗知我者謂我因怒而

氣暴不知我者謂我怒彼而發嗔啓人仇怨矣又人怒時一語不合即加遷怒甚且遷怒于毫無關涉之人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時心氣昏迷不辨是非利害將生平最機密之事盡吐露于人醒時有茫然不知者即知而百計挽回終無濟也故醉極莫多言也

面對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于仇人之口也即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怨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釋氏云說謊爲第一罪過嘗見虛僞之人從幼稚時即喜謊言及其長也隨念所起造爲虛假之論空中樓閣雖無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非罪過之大乎尤可惡者其炫耀巳之才能學行也則增一爲十矜誇粉飾以爲人可欺也不知人皆厭聽也徒增巳之醜耳

戲謔之言出於貧賤人之口受者不過心懷忿忿甚

或口角是非而巳若富貴之人其招禍也必大蓋我貴矣雖戲言之而彼慮我爲實語也必畏懼恐栗輕則多方防我重則先施毒手矣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安可故意快我談鋒增加分數使其人小過成大頁玷終身他日與人有訟人即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矣故傳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巳之陰隲尤大也

局外而訾人短長吹毛索垢不留些子餘地試以巳當其局未必能及其萬一薛敬軒曰在古人之後議

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小人立心狠毒。度量淺狹。與人有怨。飾以讒言中之我心雖快。其如鬼神不悅何。諺云。勸君莫要俟暗箭射人至死無人見誰知鬼神代不平。偏向空中還重箭。念及此。則人當度量寬宏。不可以讒言害人也。
富貴則人爭趨之。蓋有故也。彼有稱揚提拔人之力有袒庇曲護人之勢。又有加禍于人之權。庸人不得不趨附之者。勢也。貧賤則人疎遠之。亦有故焉。一謂無所仰望于彼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貧賤人往來。減我體面也。庸人不得不

疎遠者。亦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之所固有。不必盡屬炎凉也。明達者。不當以此介意焉。
人生世間。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各自有之。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之事異耳。從無有足心滿意者。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雖處患難中。無異于樂境矣。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費火費燭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于緊要之事。毋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也早眠早起。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每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　由溺馬弔之類。漸習既久。心志蕩佚好人誘之。必流賭博。父母宜婉轉教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　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衆器皿屋宇。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我。　訟至危險小能變大。爭財爭產。得不償失。非重大萬不得已之事。勿輕易進詞。　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恐飢懷怨。妨工廢事。　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爲豐儉

不可隨俗胡行。　待客宴客。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疎。以酌品物豐儉。　勤晒衣冠書畫穀栗。不得霉蠹朽蛀。　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身體雖疲。歸睡之時亦宜檢點。潔淨室宇。拂拭椅桌。半在自己。不可專靠他人。　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碍。因而損傷。　完全器皿。毋使一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　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何妨親至畎畝督耕。親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輕笑者。無知小人。何足計較。　勤記賬冊。毋令遺忘。致有錯悞。　爐燥烟管。宜勤拭刷。燃過夜槃底必置水盆

幼童小婢寧令衾絮溫厚勿致被內安爐烘爇被褥稻草綿絮燃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保家要務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放心上也。

齊家所以難于治國者有故也朝廷諸事皆有一定之法度令民遵守家則不然細民之家不必言即紳士之家禮法條欵平日多不講求即欲教子孫妻女而無其具此家之所以不能齊也齊家之法宜摘取經史中近情可行之禮及律例要欵又歷代所傳嘉言懿行班氏女戒陸氏新婦譜等篇集成二冊四季

請善講者在于講堂令男子依長幼坐于外女子依長幼坐于內遮以簾幕靜聽講解諸般義禮習聞既久雖愚昧皆有所知桀傲者亦將漸變而循良矣每歲須四季行之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之飲食必令有所取資宜令設公田數畝以爲公產取資于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惟有恥心方始可用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廉恥既無不可用矣。

凡置田地房屋不宜急驟須訪來歷明白然後受之

試言其故或母孀而子不肖聽信奸人誆誘而賣者或無了之產非應承繼之人賣者或相持之產未有歸著者或與勢豪爭衡知力不敵而來投獻者皆能致日後是非官訟也至于墳塋中木石與先賢墓堂基址尤宜愼重不可受也

鄰近利便之產而適欲賣于我宜增其價不可因無人敢買而低折其價大傷陰隲。

馮琢菴曰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爭小利而釀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人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識記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逃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

其爲人可知矣。

士人貧困時，鄉人不知其後日尊貴，不加敬重。一旦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讎，以爲始輕慢我也。殊不知鄉人中亦有後日尊貴者，我何嘗知其日後尊貴而敬重之耶？不知自反，止責他人，何皆謬也。

張安世家僮數十人，皆有技業，虞悰治家，亦使奴僕無遊手。此紳宦之最有家法者也。至于鄧禹，身爲帝師，位居侯王，富貴極矣。有子十三人，讀書之外，皆令各習一藝。推鄧禹之心，蓋欲拘束子孫身心，不使其空閒放蕩，即或爵除祿去，子孫亦有以資身，不至飢寒潦倒。其爲子孫謀，何深遠也。

或問：人生無事不需財，故無不營營于利，亦無不因財而壞品行，有善處之法歟？曰：有。之一在擇術。不可因貧而窩賭誘人子弟也，不可用炮火鷹犬以傷禽逐獸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爲媒爲保而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因商賈貿易，串假僞之物以誆人也。爲貧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也。此必不可爲者也。其有雖不可，而不能禁人不爲者，但當日夜思維，吾力不能擇術，而苟且爲此，已非善行，則當充無欲害人之心，爲世害者。不可飛酒錢糧，損人利己也。爲胥吏者，不可挾尋弊竇，誘官施行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爲兩班者，不可借勢居奇，勒索不已也。爲訟師者，代人伸冤，不可虛架大題，令受者破身家，令告者坐反誣也。能如此，亦無害矣。至若貧賤者，更當安命。吾命當無妻子也，雖終身營求，必不能得妻子之奉養。吾命當缺衣食也，雖終身妄求，必不能得梁肉綺羅之適體。故知命已前定，則一切因利造孽之事，自然不作矣。此貧賤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富貴者之制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廈，

冬溫夏涼，綺羅輕煖，不脫于身，肥甘膏粱，不絕于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廚灶欄厮，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卧于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尚有不飽者乎？常以此自反于心，自然知足矣。二在明于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彼命薄，雖以萬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愼毋爭利而傷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令親戚朋友情誼亦絕也，毋因人借貸抑與，而取過則之

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又問中等之家亦有法歟曰中等之家既不至於飢寒無畏亦不至於因富造孽農工商賈各安本務凡事量入以爲出每歲十分留二三以備不虞毋爭虛體面而多閒費此中等之家理財之法也

顏光衷曰頃有富者貪利苛刻討及錙銖平時一意吝嗇不知禮義爲何物也身死子孫不哀痛不治喪葬相鬭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訴于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其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

慳吝與儉有大別當于理之謂儉吝于財之謂慳嗇不惜婢僕而令之無綿食不惜婢僕而令之飢餓剩肥餘菜不令婢僕沾唇家財甚多而三族之極貧無告者有求不賑利濟之事毫不肯爲乞丐至門任彼呼號而顆粒不與盡儉者用財不過則之謂非無畏殘忍只知有財而不用之謂也願人深辨乎此也

世人用財貴明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即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若見有人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錙毫必計不肯少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

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惡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王朗川言行彙纂（先生名之鈇湖南湘鄉人）

宏謀按王君纂輯此書採錄嘉言善行可云詳備于世教不無裨益凡關女德者已採入教女遺規茲摘錄詒謀喪葬風水三則以補前編所未備且以破近時流俗之惑

詒謀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更須積善以潤之人之教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責以嚴則長無悖逆之患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耻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

吾之一身尚有少不同壯壯不同老吾身之後焉有子能肖父孫能肖祖所可盡者唯留好樣與兒孫耳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候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

林退齋臨終子孫長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為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成登高第公由家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為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徒作鹽米零雜細碎觀也。

羅一峰先生及第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霄壤同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前史所載諸

名臣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仕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

陳眉公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李文節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為之傷世態之炎涼歎人情之薄惡予以為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死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為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

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喪祭

人子送親最要緊者莫如棺木平日預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匆忙昏憒之時諸務托之親友終非切已又或未經諳練倘不能如法一錯弗能再補板以四川花板為上次即婺源紫榿木俱取木質結練入土不朽又次則湖廣福建水杉求免輕鬆枯脫其造作擇吉期必尋善做老手兩墻不宜太灣恐不能載土

日久陷坍其糊縫搪塞封口全要真正生漆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棺外亦宜多加生漆為妙釘以蘇木為上熟鐵次之

入殮之時舉家哭踊將棺內事務憑之僕婢失誤不小須緩盡哀慟之情必要親自鋪墊手足要安舒勿得拘曲衣履要周正勿令捲摺四圍多用石灰紙包揌塞緊密勿得虛鬆久而肉化灰鎔相成一塊梳宜低平兩耳襯貼宜緊實庶幾不致搖動若在旅邸治喪欲從水陸扶櫬者絨布絲棉必不可少抵襯最生虫蟻切不可用掛線蓋棺全要中正否則將來山向朝對不真

亡者以入土為安攢厝乃一時權宜久則潮濕鬱蒸於內風日燥爍於外數年棺朽甃坍另做新槨轉換之間手足顛倒非其部位細小零落不復完全此攢厝之大病柩之坐向兼年庚姓氏內宜墓誌外宜勒石使日後子孫便於修葺并知宗派至於墳墓界址宜將圖形弓步勒於碑背以免墳丁侵竊盜賣之患

喪家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為死者滅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則入地獄溫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哉且親有疾則禱於群祠君子或為之豈以親死而忘之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悅親之意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為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為之豈不惑哉

凡弔喪只攢分共奠或置素軸且佐酒食費不必過費至親奠軸不妨稍厚若大盤盞樓綾錦旛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之類俱屬無益

春秋祭掃一歲兩行此蒸嘗舊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宗墳墓或輪流派值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至本身父母無可推託不過苴草一盒了事且邀朋携友借此遊玩不孝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我可支持即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村隣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享必用牲醴從以時鮮盡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者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宴會趨炎附勢出分嬉遊不

知浪費凡幾何獨祖宗而上吝此一歲兩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即使祖父無遺當揣身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已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故事至於富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義即墓是也

今人賓朋宴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晏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死而親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

凡服官而春秋致祭朔望行香士庶之家敬神祀祖固曰禮存則然矣然而精誠不屬雖三牲五鼎登降拜跪徒爲具文神其爲我來格來享乎吾謂如奉神與祖也必思所以致敬於神與祖者何意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果可以告無愧於神與祖者幾何如祭山川社稷也以司其土者祀其神報本反始之義屬爲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乂安保障爲衆神靈爽所憑式乎果能以生物爲心以養人爲事春祈秋報足

以爲民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爲萬世師表吾輩既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對越無慚乎如對關聖也則忠肝義膽浩氣凜然吾果能節義自矢而不懼威靈之譴責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癉惡昭鑒在茲吾果能正直是秉而不畏神目如電乎如對諸家佛像則色相慈悲善氣近人吾果能善根清淨而不淪於孽尊乎至於吾祀吾祖則僾然愾然洋洋如在矣吾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爲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姪疎者則同始祖之一脉也稍親者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分形

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或漠不關情，視如陌路，甚至爭奪興詞，吾於對越之時，尚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以此思之，則告虔端拜之際，備物習儀者，末也。祇於一就位，一俯伏，直作神靈祖考如在其上。吾以心相對照，求可以對神靈而不愧，質祖考而無慚，即此一時，發人深省多矣。吾願人撫心而自問也。

風水

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俟善地，至終身不葬焉。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富貴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而不加修焉，而耑謀人之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化之權，豈理也哉。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為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溯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吉人於為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

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為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為可憫。寧須我費事，無遽擾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地，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城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死有鄰鬼，其理一耳。

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旦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為汝誅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即工，泉下人其肯瞑目乎。

春秋祭掃，非僅循拜墓虛文，必也剪荊棘，培松栢，塋頭加土，週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鬆薄拆縫之處，并狼窩獾洞及惡樹根荄蔓延，勢將侵繞穴地，應

修築應填塞應斷除者上緊料理庶以安先靈於泉下而弗替也

名公巨卿卽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華表人獸以及神道碑亭至士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記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塟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于高大嫌于僭也碑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刻考妣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陰仍將父母生庚故塟年月并所塟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示久遠以防

侵佔塋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講也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樹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

熊勉菴寶善堂不費錢功德例 先生名宏備江南淮安人

宏謹按世俗好資冥福而忽人事往往佞佛修齋迎神賽會以爲功德雖費錢亦有所不惜至於利物濟人則又以無費爲諉也今諦以如是之爲眼前功德而并不費錢也有不翻然悔悟羣思爲之者乎若夫縷舉斯世之人臚列當爲之事則尤使人無貴賤高下隨其身之所處而皆足爲功於世積德於己也所裨於訓俗不淺矣故終焉有取於此

鄉紳

倡率義舉。正己化俗。有利地方事盡心告白官長。有害地方事極力挽回上官。民間大冤抑公行表白。里隣口角公道解紛。村衆逞兇危言阻止。不說昧心人情。肯容人過。肯受逆耳之言。不評論女色。受謗不怨嗟。保護善良。公舉節孝。戒人忤逆。止人奸謀。扶持風化。主持公論。嚴禁子弟恃勢凌人。不許僕從倚勢生事。不偏護子弟兇暴鄉隣。不開寗人事端。不以財勢傲慢貧賤宗親。勸止人刻薄取財。夤緣功名不侵占人田園。不謀買人產業。不攙播低銀

不薄本族而妄認同宗。感化人一家好善。不包管戶外事。不隨淫朋遊戲。不借端害人。不狥情寃人。不以喜怒作威福。止人不演淫戲。不謀奪風水暨欺壓隣傍風水損人。訓子孫甥姪仁慈一體不怒不縱。不欺凌幼弟庶弟。乘危不下石排擠人。不圖方圓適自已意妨人便利。鼓勵人苦志讀書。勸人重義輕利。不指短人價值

不因僕從言慢侮親友。諭人和息詞訟。爲人解寃釋結。不强借人財物。不强賒店貨。鋤强扶弱。敬老恤貧。不多娶姬妾。不畜寵童。不

貪重利將婢配匪類殘廢人。奴婢婚配及時。不壓良爲賤。

士人

忠主孝親　敬兄信友。以名節立身。以忠孝訓俗。敬奉聖賢典籍。盡心啟發生徒。敬惜字紙

謹修言行。誨門人言行並重。無故不曠功課

不菲薄人爲不足教。耐心教訓貧家子弟。遇聰明子弟。教之誠實。遇富貴子弟。教之禮義。講鄉約律法。勸戒愚人。凡事涉閨閫者。不輕言。不落筆。凡事屬陰私者。不攻發。不猜疑。不書誣揭。

不寫呈稟。不作離婚分別紙。不昧心黨護親朋

不扛幫打降。不傳演邪淫小說。不加人諢名歌謠。編輯利濟爲善書。不詆毀平人。不凌虐鄉愚。不妄圈文字欺哄無知。不自負才高輕慢同學。不譏笑人文字。不廢散人書籍。不恃衣頂呈人。不作昧心干證。遇上智講性理學。見愚人說因果書。勸止人不孝不睦諸事。引導愚人敬宗睦族。傳人保益身命事。

農家

耕作以時。照顧蟲蟻。糞田不害物命。不阻斷

走路。填坑塹以使行人。不唆田主。謀買取方田地。不夥僕人盜賣主人穀粟。不藉主人勢。縱放六畜殘隣田禾苗。不諂奉主人。耕占隣田溝心岸界。不坪斷人墳墓左右前後風水。不耕占迷失墳墓。不攛唆主人。故意阻塞水道。指隣田錢財。不私動主人種糧。恐臨期摻秤欺混致損秋成不忌隣田禾苗茂盛。妄生殘害。不借口隣田六畜殘毀禾苗。唆主人詐害。不做工懈怠荒人田畝。不以酒飯不厚工錢短少遂生怠惰做假生活。填墳墓穴洞。愛惜他人車具。驢牛猪羊食禾苗者。不輕刺戳。犁車

牛路不圖超近踐人禾苗。不於戊日犁鋤田土。澆溉穢糞污觸地祇。（道家以四季戊日皆有所犯也。抱朴子曰燕逢戊日不御土。）

百工

雕畫不褻瀆聖像。造物必求堅實。不因主人酒飯簡慢輒生壞念。不作不吉利語。造作不苟且草率。不行魘魅法。不攛哄人興造。不傳播主東家常隱微。不造磽薄假物。不躭延捱工不圖帶買受謝哄買假貨。不以裂破者混哄。不輕毀成物。不妄作淫污。不污損人衣物。不偷竊人材料。不輕費人材料。愛惜鋪墊遮蓋物件。（以上工匠）

橛錨防壓人足。填塞橛錨洞（恐陷人足）急流中代篙代縴。擠塞中讓篙讓縴。不因措索多貲耦遲急事人登岸。（以上舟子）

商賈

討價不欺哄鄉愚。不高擡柴米價。貧人買米不虧升合。不賣假貨。出入不用輕重等秤小大升斗。凡病人所需貨物不措勒高價汙穢餚饌。不可欺人不見仍賣人用。不設計謀奪生意。不忌人生意茂盛多方讒毀。交易公平。童叟無二。深夜買急需物者不以寒冷不應。典鋪輕減利息。當銀錢足其等色。貧人錢數分數尤加寬恤。贖當小虧無補諒情讓免。勿使不成。致恨沉沒。不齊行勒重價。貧人買夏帳棉衣被等。哀憐讓價。勿使不成。

醫家

施效驗良方。遇急病請致即行。（遲速時刻生死攸關）診脈不輕率任意。不因貴藥輒減分數。不因錢少遲滯其往。不因錯認病症下藥委曲回護。不因寒暑雨憚於遠赴。不因飲酒讌樂託辭不往。耐心替貧賤人診脈。遇貧病者捐藥救治。不用反藥

遲其痊愈。（病本易治故用反藥遲延以圖厚謝。外科尤甚。壞良心喪天理。不可不戒。）不用霸道劫藥求其速效。不乘人重病險危措勒厚謝。不妄驚病家。不賣假藥悞人病。不輕忽臨危病人。不厭惡穢惡病人。不與同道水火誤及病人。不圖省便以相反藥同器浸漬。（氣味相反有妨病者）不用墮胎藥。不忌時醫輒生毀謗。認病不真實必令邀醫會議。請不再邀（念在求療者刻不待。勿逆行方便。）可以步行。不必與舟輿費人財物。不待藥資然後發藥。

公門（書吏衙差之類）

隨事方便。不勒討兒賣女錢。不唆人興訟。不

無中生有索詐。不撥指官長生事。不捺案。不
妄引重律。牌票招詳字眼不改輕爲重。不騙詐
鄉愚。不生枝節提人伺候。一夫到案闔戶不寧不唆盜賊扳
仇家。不輕口嘈雜人。不乘危索騙。不輕敗人
體面。不受買囑妄加鎖鈕。不假公造語陷人。
不洗補字眼入人罪。入罪不下死煞字語。筆下超生此之
謂也杖笞不聚人一處。不因無錢狠刑。不杖人腿
灣。不浪費人茶飯。不破壞人婚姻。不叨准呈
稟。不輕送籤牌標判。不濫差人動衆。不輕拘
婦女。不重備刑具。不誣害良民。不索舖堂。

不輕拿窩家。不輕窩票收人監舖。不輕票取人
物。不逼病人婦女到官。不使百工經紀折本。
不壞人功名性命。不離人骨肉。不驚動鄰佑。
不獻惡法横征酷比。不迎官意虐民。不使人飢
餓。矜恤獄囚。矜原差役。已救罪犯。勿復提起。
已編錢糧勿勒枷鎖。水旱請官早報災傷。設法
賑濟。批迴速請發。解到速請審。事屬曖昧或
關閨閫。稍可緩止。切勿送僉。前件未完勿掛後件。
使人伺候。多送正風俗興利除害告示。失節事
無論貴賤雖目擊必爲辨解。節孝之名不論低微
雖傳聞必爲表揚。學役時常清潔聖殿兩廡。常
請勸修整齊。常稱人節孝德行。不輕傳劣跡惡
款。

婦女

孝敬公姑。和睦妯娌。無子及子遲。不妒夫置妾。
不凌虐婢妾。不殘害妾生子女。不攛分家。不
揀拾美物。不嫌憎丈夫。不欺哄丈夫。不攛謀
婚姻。前妻子女一樣看承。穢物穢器。勿暴露神
前。及三光下。潔淨廚灶。愛惜燈火。不在公姑
前搬鬪是非。不厭女淹溺。不入寺院燒香。不

憤氣詈罵。甚及丈夫父母。不忌伯叔富有。不厭
薄窮親戚。不笑妯娌貧乏。不倚父母家財勢。以
傲夫家。不挑唆妯娌不和。不恃父母愛欺凌哥
嫂。不占强爭勝。不賣俏弄乖。不私留飲食。
不暴殄衣飾。不毒口詈罵。不言人私情。嫡庶
不相容。好言周全。家中口角嫌怨。公言解釋。不
恃寵滅正。嫡庶不造言譏毀。子女不私心偏向。
口不多言。身不出閫。常恤奴婢勞苦。看照
奴婢衣食。常令奴婢愛惜子女。常令奴婢夫妻
和好。

士卒

無事勤習武藝。有事奮勇爭先。爲地方巡緝奸匪。遇水火竊盜。爭先救捕。出師不妄殺平民。不淫人婦女。不搶擄財帛。不乘救火搶物。不因索財不遂妄加毆殺。不拆毀人墻屋。不毀壞人家伙。不挖墳墓造鍋灶。不斫伐墳木。不擄掠子女。不勒買貨物。不欺嚇鄉愚。不強索酒食。不踐踏人禾苗。不硬使低假銀錢。不重利盤剝小民。征勦不剝人衣裳。路途不扯人負戴

僧道

謹守清規。嚴持戒律。不窺人婦女。不說戲謔語。不說污穢語。揭卷必先盥手。不使婦人入寺院。不賭博。不飲酒。不浪費施主銀錢。不苟簡神前香燭。不竊用神前油燭。祈禱必虔誠齋戒。募修壞橋窪路。募施冬夏茶湯。募施棺木。留養過路病人。掩埋無主枯骨。不可常往施主之家。神案整齊潔淨。不敧斜不留穢褻器物。

僕婢工役

小心謹慎。潔淨伶俐。不搬弄是非。致主人骨肉不和。不傳說主人隱事。不背主向客。不背地

咒怨主家。不誤主委託。不拋撒飲食。不糜費主人柴米物料。不霉爛主人衣服損壞器皿。不偷盜財物飲食。不倚主勢強買短價。不因仇恨激怒主人生事。不因主打罵妄生咒咀。不因主貧儒便生玩傲。不因衣食不敷萌二心。不同輩擠害。不虧落錢財。不欺哄幼主。不奸巧躲懶不見利忘恩。不播揚主短。

大衆 各種人俱在內故曰大衆。

父母前解一怒舒一憂。父母責怒順受。勸父母改一過遷一善。不暴親短。不令老親任勞。不

厭薄老病父母舉動。對親不疾聲厲色。友愛兄弟。聯屬親黨。存心依天理王法。作事畏天地鬼神。與人同事不生異心。貧不思害富。富不可欺貧。不唆人離間骨肉。不輕以壞事疑人。不暴殄天物。用等出入公平。用秤不捺分毫。不言人祖父卑微。不談人閨閫。不行使低假銀不強買討買虧人命本。不恃乖愚拙。不毀人成功。全婦女貞節。延續人嗣。不妒富欺貧。不恃強凌弱。不挑唆撥鬬。不下井落石。不訐人陰私。不因隙咒明。不見財毒害。不妄起淫

心。不汙人名節。不逞志作威。不辱人求勝。
不口是心非。不彰人短。炫己長。勸人隣里親戚
和好。見漁獵屠戶。勸其改業。奴婢可恕不恕。且
善教之。傳說因果方術。傳布感應善書。息人
爭訟。不拋棄五穀。不播揚人惡。勸人不溺子
女。拾財寶還人。當欲可染不染。不用有字紙
張。見擄人過者止之。見揚人善者助之。見人
憂患善爲勸慰。勸止人不嫖賭。不說欺誑語。
不說尖酸語。不負財物寄托。不欺殘疾愚痴及
老幼病人。遇急病無人料理者。即代請醫調治。

安貧守分。不生忮求。引過歸己。推善與人。交絕
不出惡聲。婚姻未成者。貲助之。伉儷將乖者。勸
和之。不忘人恩。不念人惡。不助人爲非。不
謗僧道。水流屍骸。稟官撈起掩埋。道路死人。買
棺木。地上遺骸。收聚掩埋。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指引迷路行人。扶瞽目殘疾人。過危橋險路。
指引涉水淺深。剪道旁荊棘。免刺人衣。除當
路瓦石。免蹶人足。濘泥中安石塊。斷絕處架木
板。黑暗中照人一燈。雨中借人雨具。時時察
奴婢飢寒病暑。率鄉里平升斗等秤。禁幼小子

女凌虐奴僕。不聽婦人言。疎殘骨肉。不窺人私
書。不沉滯人書信。興造顧隣人風水。受享知
慚愧。贊成人好事。申雪人寃枉。禁無故宰殺
不侮弄老幼殘廢人。行路不踐人禾稼。不埋
沒寄托子女姓氏。見人塚棺暴露。以土掩之。不
壞人義塚。不呵罵風雨。當與人財物。不遲時。
不以祖父骨骸頻遷妄希富貴。不說傷風化語。
不乘火窺人婦女。不借救火攜人物件。不傲慢
尊長。不離間骨肉。常將不如己者。強自寬解
見諸聖像。瞻仰恭敬。不阻人爲善。不助人爲惡

不毀禽獸巢穴。不取鳥卵。三春不打鳥。義
犬不賣屠家。不食耕牛犬肉。不措勒佃戶。見
有當救者。勉力必救。凡可從寬者。勉力必寬。不
沉匿借物。不因善人失意。自己貧困。遂退善念
不見惡人富貴。遂疑報爽。糕餅藥餌。必先父母而
後兒孫。扶貧濟困。必先本宗而後外族。凡事肯
替別人想。凡物肯替別人惜。所欲必推。所惡勿
施。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

附錄家訓六則 照道光庚子浙江刻本增入

祭祀宜敬

人家無論貴賤貧富每年之中必有應行之節令祭祀節令如新年端午中秋及生辰之類祭祀如忌辰中元清明之類鄉村窮民每遇此等節令無不竭力盡心各備禮物有出外者必要趕歸未出者過此方出力不能備物者必以為恥必以為愁甚至有典借買賣而度此一節者禮物雖不能豐而敬謹之意有餘會記

父母親在日每遇此等時祀燈燭碗盞茶酒桌案掃地焚香色色潔備事事慎重何等敬謹常云賤時不賤節人窮莫慢神即此意也由此推之則今

日之物力寬裕畢室團聚豈可視節令祭祀為可有可無而毫無慎重敬謹之意耶向後每遇節令祭祀必須預日檢點是日或早或晚應備何物如何行禮款客幾桌用何碗茶一一商量預定諄切分付經管之人至日仍逐件檢視不許將宿物生物及不潔之器搪塞如有應行之禮應穿之服即預先通知男婦人等各早收拾我輩衣帽亦宜如法如在官衙務要緯帽靴子及紅青褂不可穿鞋及雨纓帽舊袍套也有應穿補服者亦宜照穿不可任意隨便尋常見一尊客尚思新其衣帽何況見吾不常見之　祖先耶是日焚香擺供務要吾輩一人親身料理不可委之奴僕輩即如請一尊客尚須安席上菜何況　祖先耶　祖先何在吾輩之心念及　祖先即　祖先也事事如法上下盡禮吾輩之心安即　祖先之心亦安矣朱高安師云每值祭祀便作今日見吾祖宗想則上下自然起敬不得勉強吾輩時祭之日不可不存此想猶記吾

父誡吾輩云吾死之後每遇節氣必定夫婦睡到早飯尚不燒香今每念此語不覺愧恨無地嗣後即平常之日早晚香火前香燈均宜親身料理或男人有事則女眷代之似不宜視為奴僕輩事也香火為一家之主一家之內常存敬謹之心一日之內常有香燈之事便覺此家有主矣

義利宜謹

財為養命之源有之則飽煖則光榮無之則飢寒則羞澀所以貧者必欲多得以養生乃不貧者本可養生又要多得以積聚至富者貴者更要多得以為紛華靡麗或廣置美產多買古玩以為子孫百年之計故天下人有學問無多見識短淺而便以自足者未有肯以財利自足者也然則財利豈可輕棄乎人於財利能禁其不多取而少取乎孔子云見利思義難以望之人人惟求於有財利之事自己暗地將秤即稱一秤取一公平如此事有十分之利我應得五分人得五分則平矣如我得七分則人便止得三分我再

多人更少矣我得多者固覺遂意人之少得豈亦遂意乎偶遇事勢順適我或有多占一二分之處原不必矯情立異但多得之時存一此番已多之心而向後不必定要常常如此不必定要事事如此即偶有不及五分之時亦當平心一想則自己無過求之想人無難受之處而心中亦不致常懷不足矣天下事原不能皆有餘有餘快活者常該在我而不足喫苦者常該在人無此理也至於學問見識則愈多愈當不足此則覓要早晚存一事事不如人之心然後不至於自滿不至於自是不至於自暴自棄天下道理無窮時變不一在學問深透閱歷多者只好料得八

分其餘尚不及半更有所料全無者矣更有所料雖全而舛錯相反者矣若就一時耳目所及便執為至是無非在人者均不及我我可置之勿論更有一口咬定只許我是不許人是之態此身此心常在暗地中受虧損久之成一高傲偏很之氣象則百不可為悔恨無及矣至於人各有情性各有好惡在我不能强同於人猶之在人不能强同於我所恃以持平者理耳切不可時存一厭棄人的模樣人稍有不合於我即作厭棄模樣倘我不合於人人亦必厭棄於我矣吾見世上人自己時時事事在可厭可棄之中而尚且日日厭棄別人旁觀者未嘗不笑之止有自己

不覺耳所以古人云常把鏡子自己照照此非照像貌也因對鏡照像而迴思鏡中之人如何此心何心此身所行何事所待人如何作事如何如此一想則凡事自己檢點自然不肯丟去自己專怪別人藏了自己專厭別人日日如此事事如此必至於人果可怪可厭亦不輕怪輕厭還要設身處地檢點自己則心境自寬學問見識日長一日不必讀書全然是道理中人矣

日月宜惜

天地間只有這箇日子每日只有十二時辰自晨至午至夜夜而又晨天下人所共有人不能爭亦不必

爭者也然其中有許多分別如善人君子這一日之內做了多少好事讀了多少好書勤力農夫這一日耕了多少地栽了多少秧戽（戶約讀貨字）了多少水割了多少禾正經客商這一日買了多少貨趁了多少錢以上三種人俱不肯虛度一日古語所云一刻值千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者也至於懶惰之人自早至晚一無所事不但虛度了這一日且有嫌日長難過而終日納悶作玩戲之事以圖消遣此日者豈不可惜此一日乎然此等不過無益而已尚不至於為害也若為非作歹損人利己的小人這一日之內便造了多少惡孽釀了多少罪過害了多少人家有一日半

日之所爲。而貽禍子孫。不能解免者。則千金難買之一日。豈不反成了一刻難當之一日耶。可見同這日子。只看人自己作爲。自己勉力時常存一不可虛度這一日之想。則自然有益矣。古人於每日上牀時。便自己默念云。我今日所作何事。何事合理。所接何人。說幾句話。有不是否。可以不空吃了這一日飯否。即或不能有好處。可有幾事不好否。幾念不好否。如有之。則終夜不寢。自責自悔。次日則一事一念。亦不肯忽矣。此等作爲。恰似開店一般。每晚結一總帳。則是日或折本。或賺錢。自了然矣。有詩云。閑時檢點平生事。靜裏思量日所爲。正此意也。至於求益在己。到處

皆學。或遇朋友談說。就事質疑。或看看邸抄。官長禁令。知目前時務法度。有不明則不妨問。問而不明。亦不妨再問。今日積一知。明日積一解。久之自然識見開廣。如善積錢者。今日積一文。明日積一文。久久漸多。不怕不成一箇小家當。況積錢有積處。還有用處。亦有人來爭取處。此則只許我積。不許我耗。人亦不能奪。豈不是有益無損之事耶。前歲曾言及此。而未得譬喻明白。今再及之。我近來家書。多不暇寫。案卷多不即清釐。書一事。刋匠停手以待。看這日子。眞是千金難買。一刻難借矣。

用度宜酌

署中有可省之費。而不可有硬減之價。如是物可以不用。則竟刪去。不令其買。既在必用。則價值不宜刪減。況所常用之物。價有一定。即或價值比出外自買者稍浮。而我們既不能件件自買。時時出買。則買辦些須盈餘。亦當留之。以爲若輩日夜奔走伺候養活妻子之計。若我們管事者。稍有扣尅。尙當留心訪查。逐漸革去。不然。利歸家人。而刻薄扣尅之名。歸於我們矣。然此猶家人之事。在家人或有自己掩護。或此事尅短。而彼事暗留些須。使買辦不十分怨恨。若我們親自尅減。則家人必聲口洗淸。衙以內先已埋怨。則某官某衙尅扣剝削之名。從此起矣。況我們所減

之物。未必實在可減。而應減者。或不能盡減。若雖得便宜之物。則不肯言失便宜之物。則一變爲十矣。然則竟聽其家人亂用。買辦亂開乎。是又不然。莫如就每日所買物件。逐日檢點。何者可以不用。則竟省去不用。無論價貴者不必買。即價賤者亦不必買。較之逐件酌減者。所省多矣。如每日之間。萬不可減之物。則惟照常給價。或與他言定每日如此。並不減他一文。倘係油米等整躉(敦字上聲)之物。市價時有低昂者。也要待久另定。其餘則不必日日更張。不但可以示寬。亦可以示信矣。至於買下之物。須不時留心查看。果否點滴歸於實用。倘貴價得來。而無故遭踏。固屬妄

費。即價賤得來。而不歸實用。亦屬暴殄。如米飯菜鹽。及收存之茶葉。扁豆碗盞等物。亦須好好收拾。點滴歸於實用。如一物也。其上好者。則留以送人待客。次則我們食用。再其次。則家下男女食用。再其次。則水火夫食用。再其次。則給外來挑柴做工之苦賤人役食用。如并不能食用。則喂雞及猪狗。無論貴賤。每一物件作此數層打算。然後棄之。則不但省費。亦惜福也。家下人萬不能如此安頓。亦不肯耐心打算。須得吾輩做主人的。隨時隨處。留心指點。方纔濟事。省費在此。惜福亦在此矣。

語言宜慎

人之說話道理。本是一般。對上人此理。對平等人。及下等人。亦此理。不宜變更雜亂。至其出言之緩急順逆。口氣之剛柔高下。則又不可無別。如對上等人。乃尊於我者。須要婉轉和緩。如對平等人。則稍稍切直。然不宜爭執。如對下等人。則切直而稍帶嚴厲。至於親屬中之卑幼。雖卑於我。然畢竟不同下人。切直中便須帶有和藹。不可肆意呵叱。隨口笑罵。令人無地自容。面增紅赤。即本人迫於尊長。慣而不覺。旁人冷眼覷之。不曰卑幼習於下賤。即曰我等恃勢淩辱矣。此種弊病。總為平日習為固然。不曾檢點耳。即如作字寫書奏章。與平等書札不同。平等書札與諭帖不同。詳文又與行牌不同。而上諭詔誥。又與牌文不同。其不同者。詞氣語句。非理有不同也。平日留心看看書稿小抄。自然知之。至於與某處人言。即學某處人土語。毋論其學之不像。令人恥笑。即學之而像。亦似乎戲玩。昔時嘗見某某於卑幼前有此行徑。然久已令人厭聞。若以此施於平等尊長。則斷斷不可。試作局外冷眼而觀。豈非戲弄人如孩兒耶。至於引誘小兒言語。雖係笑言。亦當合理。不合理之言。小兒不知。旁有長成之人則聞之矣。況小兒今日不知。久之亦心漸知。日日聞此。先入之言。豈不壞了終身耶。任一已之性。取一時之快。而不

顧眾人之聽聞。皆所宜戒。至於言之似乎譏誚。涉於尖酸。無論內外上下、均所不宜。不可不時加檢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未言而先笑。亦有時近於鄙薄戲玩之態。其說事勸人。當以理勝。不當以氣勝。尤不可信作我說的必是。而人說的必非也。要緊之事。其是非亦於久後方見。不必急於見長。如不關緊要。則是非可以存而不論。尤不必爭矣。必要當下討一個勝著。倘兩人皆存此見。豈不因偶爾言談。而逐日哄鬧。如牧牛嶺上。如鬧市場中。如小兒打毬。即勝矣。又有何益。每說話時俱作此想。亦處世之妙法。而養德之一端矣。

早晚宜勤

一衙之內。上下內外。不下數十人。或數百人。賢愚不等。勤惰不等。而房屋不下數十間。各處安置什物。豈能件件如法。我偶因別事。信步一行。隨眼一看。便看出許多不如法之事。輒欲動氣。又念我原未曾分付如何安頓。又無總理家務之人。如何可以責之人人。因此又復忍氣不言。然方以為少閒。當每日抽身往各處走走看看。不料日復一日。甚至年復一年。竟無暇抽身去看。今後光景。更不能遂此心願矣。望子弟於每日之間。各處行行看看。有不潔不安之處。有安頓不宜之物。有應棄去不可存之物。有不如法之人。

目之所及。經心一想。隨即分付指點。事之多而難者。則另派一人往辦。而庫房廚房中。更宜多走一二次。以防作踐食物。即如晚間夜深。各處走走。則可以防下人賭博不肯火燭等事。早些起來各處走走。則家人不敢睡至早飯。大凡人家無貧富貴賤。若上下男女。俱至日高方起。必不成人家。我因貪圖夜間稍靜。可以久坐看書。故睡遲。則斷斷不能早起。因此亦不能稽查別人之早起與否。此亦我知之而無可如何者也。人為一家之主。必要精神心思。時刻照料一家之事。則凡事自然得理。所以謂之家主。不然。人身不過五尺。夜間睡去。房門外即不能知。日間耳目所及。

不過面前一二丈。此外如何照料得來。即如總督為幾省之主。撫藩為一省之主。亦不過此五尺之軀。而乃能照料數千里之外者。亦恃此精神心思。隨處周流。隨時運用。所以默居一室中。而隔遠之事。如在目前。此皆出我去想那事情。不是事情來尋我。若待事情來尋我。事不到前。則曰無事。誤事不少矣。近而居家。遠而治國。總屬一理。所以世間有一種怠惰怕事心粗不耐煩之人。惟好省事。而事亦竟覺其省。有勤懇者。則可做之事甚多。可見事是板的。人是活的。人去想事。非事來尋人也。我嘗云。人有不費銀錢之體面。打掃收拾是也。人有不費施捨之陰德。良心公話

是也。人有不費束修。不煩交際。而可得良師益友。看書反己是也。人有不費爭論。而事皆得理。人皆順從。平心靜氣是也。

訓俗遺規卷之五

金匱後學華希閔編輯

邵文莊公手帖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明成化甲辰進士官禮部尚書學者稱二泉先生

希閔按吾鄉二泉先生續道南之緒開顧高之先品行學問文章並垂不朽所著容春堂集曾因原板脫落重加校刊時有書賈攜來文莊墨蹟係手書持身範世語緣集中無語錄一類可附藏弆廿年茲謹登之以公同好

談理易夸反身難副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

士品有三道德其上功名次之富貴不與旣爲士人且須先知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自漸次有立身在此心亦在此此是靜時之敬事在此心亦在此此是動時之敬

凡與人交必先觀其處父母兄弟妻子如何此而或薄交必不終吾師俞蕭菴語也廿年來驗之尤信

世俗葬親惑於術家之說以木華棄葬明朽骨之蔭豈知譬之碩果朽骨果之殼耳實而仁則在子孫苟廢壞其果實之仁而求蔭於殼惑亦甚矣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固須裁抑但一味抑他亦壞人材質只不宜一味獎譽全不課實虛憍不成器

子弟小時極難調養

凡利人濟物事與爲之不如使人爲之然事由心出則行之力須是以心感心豈能以心使心

吉凶由人中庸不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而緊關在善不善故非盡善不能得大吉大吉者盡善之徵

古人云娶婦當娶不如我家者嫁女當嫁勝吾家者此語大有病外家貧薄爲累非止一端且婦女之性罕能自卑只如婢妾得寵目無正嫡不如我家何益勝我之家娣姒必多富貴易以家勢相軋若爲所薄則不能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爭之道也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

小人不可與共事然猶揣其情理必有不利彼亦不爲惟愚人自以爲智智昬搆陷牽率他人故勿親小人尤當勿親愚人

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處澆俗無害能齊家則上下有度衣食有節雖貧不困

福德報應之書毋多厭淺常寓目亦使人多發善念君子不乘人於危還須濟人於危君子不訐人之私更須諱人之私

顧端文公示兒帖（公名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明萬曆庚辰進士官光祿寺少卿學者稱涇陽先生）

世莫不厚其子弟而厚之適所以薄之涇陽先生似乎遠其子而遠之正所以親之父兄有能知此則子弟自安于義命而可與語上矣願勿視爲儒先之迂談而河漢諸

凡爲父母的莫不愛其子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瘧未能赴且年尚幼正何須着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矣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欲以汝姓名一閙於主者非恝然於汝也汝資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個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尚爲汗顏不可作等閑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達利鈍卽墮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

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工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成了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恝然於汝也耶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遠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曾之俏

高忠憲公家訓公名攀龍字雲從無錫人明萬曆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學者稱景逸先生

景逸先生之學。其深入性命處。非深於道者不能窺。家訓則周緻詳審。貫精粗。徹上下。易知易從。夫人可喻。陳幾亭先生所謂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但能恪遵守之。則上可入聖賢之門而下亦不失爲佳子弟矣。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

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知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覺悟。眞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眞切誠懇之語。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覺墮于小人之歸者。可畏可畏。窮理雖多。要在讀書親賢。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周程張朱語錄性理綱目所當讀之書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取人要知聖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與小人相暱。與君子爲讐。最是大利害處。不可輕看。吾見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不可專取人之才。當以忠信爲本。自古君子爲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無其才者。

以孝弟爲本。以忠義爲主。以廉潔爲先。以誠實爲要。

臨事讓人一步。自有餘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

善須是積。今日積。明日積。積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喪身亡家者。豈可不畏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惡人。人亦惡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應自然之理。切不可結怨於人。結怨於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發。但有小大遲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孫傳說不忘。乘時遘會。終須報之。彼我同然。出爾反爾。豈可不戒也。

言語最要謹愼。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

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諺云，要做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己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于此。

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層見疊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淨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朴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泰然自得，衾影無怍，不勝于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定分，非可營求。只看義命二字透落，

得作個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于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警，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于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别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强弱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决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飢敝衣敗絮亦可救人

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筭計存些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筭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傭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人失學不讀書者但守太祖高皇帝聖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時時在心上轉一過口中念一過勝于誦經自然生長善根消沉罪過在鄉里中作個善人子孫必有興者各尋一生理專專守而勿變自各有遇於毋

作非爲內尤要痛戒嫖賭告狀此三者不讀書人尤易犯破家喪身尤速也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至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龍正應曰此文公者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甚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矣若早軼於繩尺則垢穢滿身何從而遊廣大精微之奥乎非惝恍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援少壯于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僞不曰遠以深乎先生又慮世人族多未必皆爲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

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儆惰爲可見子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深乎。

張文端公聰訓齋語（公名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謚文端奉　旨崇祀賢良祠）

桐城張文端公爲昭代名賢。

聖朝碩輔所著篤素堂集世久已奉爲典謨其聰訓齋語尤於存心立身守家裕後之道真懇篤實深切著明語語可師此表不能盡登摘錄此十九條使人易於遵守亦以見公貽謀垂裕之一斑云。

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微者禮義之心。如帷之映燈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乃養心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棲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棲棲皇皇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

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寧其苦為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為頤養第一事也

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則蓬頭庭除未掃竈突猶寒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有年誼之日晏未起久之乃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

晏起

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誘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唇責主皆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為非且僮僕甚無取乎黠慧者吾輩居家居官皆簡靜守理不為闇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為遠道之餽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

蹌灑埽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為哉至於山中耕田鋤圃之僕乃可為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為主人斂怨彼縱不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為清閒之一助哉

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福享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為寶不止

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嗇之義方有餘地儉于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為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

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
梁公每語人曰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
笑之事與客縱談抵掌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
之氣此真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
公扣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
從不知憂惱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
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姚端恪公言士人於
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他皆屬
無益且然磁器最不當好磁佳者必脆薄一醆值數
十金僮僕捧持易致不謹過于矜束反致失手朋客

歡讌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
有磁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
斯為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瓷器皆不
可畜從來賈禍招尤可為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之
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
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偽為真以
真為偽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
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澣之
衣緞之為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
縐紬與綵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
時華麗可觀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澣洗況予素
性疏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愛華麗之服歸田後
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
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
坐起也
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
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為美
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
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
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

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偽為真將無作有以徼
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
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
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
機遘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故此輩之樸訥
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蹤跡
詭秘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為善勿曰我持正
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
中而不能出也
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

應酬之勞而無酬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飢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矣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終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

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躇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以不失已果謙和以謝之婉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

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疏若但計丘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

佛家以貨財爲五項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

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擴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恨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

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 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飢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為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禀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

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褊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盡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坑中清涼散苦海波中八寶筏哉

一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夫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為文必使人欽敬不致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詳於恒產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為深切此輩毒人如鴆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救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

人必厚重沉靜而後為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為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畯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脣燥吻枯僅博束修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濘一步三歎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任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即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

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予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既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欷歔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為造物鬼神所呵責也況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為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寧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

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
法不驕盈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
公而更貴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
廳令其呵譴之更勿言笞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
犯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
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
姦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
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
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
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

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
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
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
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
日懍懍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
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
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
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
比専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
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

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
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
暴爲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祊而已哉予嘗有言
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
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
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
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
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愼忿怒一在愼寒暑一
在愼思索一在愼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
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凛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

處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飢
寒畜妻子而已一件見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
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
心誠倣而行之庶無傾產蕩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
者不飢此一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
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誚之曰儉輒面發
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誚之亦最是美事不
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
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有形迹若
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無窮嫌怨不亦至

便乎。四者立身行已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母之訓。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能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蹤跡常令疏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為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即前四件能行者為良友。不能行者為非良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友于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治家之道。謹肅為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于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於人為有益。毋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鵂鶹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為人福。而鵂鶹能為人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傷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為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為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向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為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為朋友之所諒恕。

至於利交而謟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詇相倚而作慝
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
道或偶欺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
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
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
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
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
恒恕而背後責之也恒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
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
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

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
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
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
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
今人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
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
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
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
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
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即我所行十分全

是無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況我豈能全是乎古人
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
德之本也處里閈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
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
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
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未
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
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
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愼微凡事只從小處
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

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於
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於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
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
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
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
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飢寒居有室廬使有
溉穫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
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
戚爲之浩歎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行立
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

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固
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
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鵂鶹又豈俟予
言哉

座右箴

立品 讀書 養身 擇友

右四綱

戒嬉戲 慎威儀 謹言語 溫經書 精舉業
學楷字 謹起居 慎寒暑 節用度 謝醻應
省宴集 寡交遊

右十二目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二十三四實爲學業成廢之關
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子視之稍知訓子
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後年漸長氣漸
驕漸有朋友漸有室家嗜慾漸開人事漸廣父母見
其長成師傅視爲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
就蒙昧非難幼年所習經書此時皆束高閣惰慢交
遊侈然人雅博奕高會自詡名流轉盼二十五六歲
兒女累多生計迫蹙蹉跎潦倒學殖荒落予見人家
子弟半塗而廢者多在此五六年中棄幼學之功貽

終身之累甚覆轍相蹈也汝正當此時離父母之側
前言諸弊事事可慮爲龍爲蛇爲虎爲鼠分於一念
介在兩歧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易經一書言謙道最爲詳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
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情惡盈而好謙又
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不能常盈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於此理不啻反覆再三極譬罕喻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古昔聖賢殆無異辭堯舜大聖人而
史稱之曰允恭克讓孔子甚聖德及門稱之曰恭儉
讓況乎中人之才能越斯義古云終身讓路不失尺
寸言讓之有益無損也世俗瞽談妄謂讓人則人欺
之甚至有尊長教其卑幼無多讓此極爲亂道以世
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爲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
謂我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傍人亦不知義
理用一二言挑逗之遂爾氣塡胸臆奮不顧身全不
思富貴者衆射之的也羣妒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
千家怨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者已多彼同生
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閈而失意如此我不讓彼而
彼顧肯讓我乎嘗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
即有拂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姚

端恪公有言此乃成就我福德相愈加恭敬以邀謝之則橫逆之來蓋亦少矣願以此為熱火世界一帖淸涼散也

人生髫穉不離父母入塾則有嚴師傅督課頗覺拘束遠十六七歲時父母漸視爲成人師傅亦漸不嚴憚此時知識初開嬉遊漸習則必視朋友爲性命雖父母師保之訓與妻孥之言皆可不聽而朋友之言則投若膠漆契若芳蘭所與正則隨之而正所與邪則隨之而邪此必然之理身驗之事也余鐫一圖章以示子弟曰保家莫如擇友蓋有所歎息痛恨懲艾於其間也古人重朋友而列之五倫謂其志同道合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有患難相救今之朋友止可謂相識耳往來耳同官同事耳三黨姻戚耳朋友乎哉汝等莫若就親戚兄弟中擇其謹厚老成可以相砥礪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斷無目前良友遂可得十數人之理平時既簡於應酬有事可以請教若不如己之人既易於䁥深爲高又日聞鄙猥之言汙賤之行淺劣之學不知義理不習詩書久久與之相化不能卻而遠矣此論語所以首誡之也

華貞固先生家勸（公名悰字公愷自號貞固元末人行實具載省郡邑志中）

希閔十一世伯祖貞固先生著有慮得集序先業之艱難述己志之勤勵誡子孫之守成更於朱子家禮中取其不悖于古而可行于今者爲一編其旨歸于積善以培後人吾宗蕃盛訖今多本諸此爲可忘也然家勸實非一家之私言而可通之斯世之凡有家者故附載之

伏念祖宗性皆慈善觀其所行一本於忠厚是以傳世長久今自三一承事至栖碧處士凡九代一氣而生相傳孝弟忠信務農濟物並無不良者歷代賢德炳炳著聞族中或有不由善道者巡遭咎患其驗甚明不可不鑒先公以此訓我矣至我爲第十代不幸早罹兵火產業荒廢然而自度盛衰之理豈有積而不散者乎固宜順之於數而已是以甘於貧賤不復希望富侈設使贍足尤用儉約幸遇時康復居故里勉强成立其賢厚濟物之德愧未能企及祖宗而慈善之念儉素之行起敬起慕未嘗敢違忘猶慮不善之萌或生恐傷根本每用戰兢惕若惟恐負祖宗之

所傳授是以居常切切勸告於汝等汝興仁兄弟爲
第十一代源長兄弟爲第十二代竊冀此後尚或多
而且久也我願汝等繼承上世一氣所生慈善之性
純良之德務農濟物之道修之於躬復用勸告於子
子孫孫俾人人相守世世相傳篤信而力行之則根
本堅固枝葉自然長茂而可守其嗣祀矣勉之勉之
愚見祖宗爲子孫慮者極深遠也既積德又積財田
廬產殖亦不爲少矣自兵火之後貲業所存者幾何
而宗族之賢者愚者雖各分散均是子孫是知財不
足爲後世計德則可致後世綿遠也子孫誠能愼守

而培固之吾宗之嗣有未易量此吾所以不憂子孫
之乏財惟憂子孫之不德爾噫設或不賢雖貲貨充
積亦弗能有適足爲累身之具使其果賢則景行前
哲以義爲利衣食自當裕然豈可不以積德爲重哉
我華氏自宋南渡方著姓於鄉中世以農田爲業自
隆亭至堠陽邱隴相連雖更荒廢遺址尚存傳來久
矣惜乎上世譜牒未得其詳今特以三一承事爲第
一代而始耳其間有仕宋者不顯高祖於元初爲徵
官卽休歸曾祖尤退讓不仕祖爲都功德使司都事
不滿秩而病卒祖母守節殊不喜言仕也考故布衣

終身不慕榮達自念上世出處既如此敢不自量乎
惟願子孫勤耕納賦守分養親力行德義以盡庶人
之道耳如果有才德能忠君愛民而忝祿命顯祖流
芳者亦何不可哉吾平生之志亦不在乎溫飽也成
童時讀小學大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侍膝下
周旋仰成常亦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近乎
立年則志乎誠正修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
及故嘗先公特垂愛焉憶昔少時習學偶有一善可
稱先公則喜見於色賞我文房之具雖珍藏者弗惜
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嗚呼物雖不存而諄諄之

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冀於成人達則忠君濟物
窮則以淑其身柰何才疏識卑時命蹇剝加之痼疾
乃無一遂亦由稟質柔弱過乎畏愼而然深省所徵
凡臨事之所當爲者卽奮勵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
也輙得其咎退也雖悔而無尤比比若是屢試屢驗
至今亦然尚不敢自棄自暴罔敢忘乎先訓抑自知
已之不逮於人不偶於事也如此蓋得夬節之初九
之象也祿祿無聞尚何言哉我自丙午丁未間尸役
之擾房貲罄盡飄泊異鄉貧困殆甚幸遇時平遂謀
築居之所先公語我曰無錫故鄉墳墓所在宗祀屬

汝宜還延祥而居以圖活計幸能有成吾歿亦瞑目但慮舊址毀久僅存荒基旁無已田可耕生理爲之若何我拱手即對曰敬依尊命無慮艱難倘藉祖宗餘蔭終當遂願也於是徑造無錫遵例報籍遂定居於此焉回覆先公爲之大喜執手撫我曰吾願畢矣仰事俯育之計嗣祀保家之道汝其勉之洪武三年三月也是秋始克搆茅屋兩間墾田數畝明年免糧生計尚疎又明年墾田頗加鄉親見念者許售別田互易爲業七年冬收頗豐生計粗立時先公有疾未甚篤欲預備送終之具儲米而未行來春則先公遂

棄世矣嗚呼力不及養抱恨終天所儲之貲適完棺殮之用夫豈偶然哉自是以來治田爲生或歉或給迨乎爾輩稍長爾母躬勤紡績數年之間漸成家業雖無贏餘而衣食則未嘗缺之十五年始營祠堂及修葺所居之茅屋兢兢自守養生淡泊罔敢過爲惟恐有忘先訓甘心下民之分所當然也是後豈期厄病相尋無有寧歲所最恨者奉母未能豊贍祀先未能遂意殊不安耳爾輩當宜體此而加勝之是吾志也我弗足慕自當尋向上去凡斯之言誠知淺近粗爲之自我者不過如此書之于冊無得而爲美觀欲

使爾曹知之念之而有興感於心焉耳今雖異爨而心不可異其各愈勤所務爲兄爲弟爲子爲孫宜思孝弟忠信力行禮義以和順之則福祉備膺矣故曰孝弟通神明積善來百祥此之謂也令汝曹異爨者因家用頗繁我老且病不能顧瞻聽各力爲營計且使知成立之所以難稼穡之所以艱念吾之所以不易得賴祖宗之所以裕庇也自茲以往其生和氣其隆恩愛共習禮讓毋懷私背公毋聽讒尚詐苟篤於義何嫌乎爨之不同也常棣斯干等詩別書以示之將切已之情詳條于後用爲規勸吾亦因斯而自省焉

稅糧公家正賦民人所當効力者宜擇上等精粹籽粒至誠加敬依期供納不得計利較力拖延規避倘有留難倍徵亦須順受完辦愼勿形於詞色設若遲欠或致破家危身此見多矣尤宜愼之及舟車脚力工食鈔米即須隨例而與之勿得靠損於人該當差役應受趨赴毋吝毋怨

田地戶口該科稅糧須是從實如有推收及時明白過割給憑存照要在時常檢理之及交易價物即當彼此完成倘有稽誤非隱瞞也立契却須明

白

凡遇事務須要明白叅問其陳情實精思詳慮熟議可否擇善而行勿執已見勿恃已能勿遂已欲

凡聞閒言是非先究何所從來即時明白面問不得藏蓄恐成積怨大抵閒言不入於耳便無彼我之私而親誼自厚即是其變要在常加省察苟能責已恕人不介胸中尤爲盛德

所種田地誹云分受其間如有彼此得便省力者能相交讓而不較則和氣自然日厚其或貪利而傷義者則不可

增拓田產置買諸物宜使兄弟通知稟合收售無力願讓方可獨爲切不可彼此瞞昧而務營私惟恐兄弟知而見分殊不思失其親親之誼縱多潛有無乃太慚乎最是此等之際操心極要端正明白專以骨肉爲重勿被旁言所移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亦此謂也念茲在茲式相于好毋相學人不善也設若私欲一萌役必有害試略言之夫得失往復物理之常今日兄能瞞弟他日弟亦瞞兄雖欲禁之末由也已在賢者所當深思而自省也及恥姊彼有心憤已無因思所以陰損之天道昭昭其害尤甚我少時嘗聞有故家兄弟不睦初則競收奪買後則爭貲致訟財產不爲已用而爲他人之利然兆覺悟可悲也夫此須克已改之爲貴

一切家務互相照管察其不備毋得坐視

取與之際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

冠婚喪祭粗有成式甚是遵今考古量事度力而爲之簡易者惟取寒家之所宜耳如更略之則古禮將不能復矣守之可也

凡婦懷孕必加保護於教有訓然亦不宜過於安

逸可令習勞以活其氣血爲是太用力又不可量其稟受強弱而節之至于產育尤宜慎養切不可以生多而損棄也至戒至囑

凡屋舍床帳器用首飾衣衾等物苟完而已勿爲多製必尚朴素以圖堅久其侈靡違禁者並不許製留示以爲鑑

祠堂神主世次初爲欽遵祭禮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無後者附焉近年欽頒教民榜內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靈則是庶民亦許祭四代矣後俟世次滿乃遞遷

之親盡之主遞遷則祭告而瘞於墓。
省墓一節世俗多以年代深遠者親盡而不祭於是置之度外可謂忘本矣親盡而不祭者乃祠堂之制限以世代不得不遞而遷之仍用歲祭于墓也墓則無親盡不祭之說蓋皆吾祖宗體魄之所藏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父也祖也曾高也推而上之皆是一氣而下及我誠爲親切豈可以年深而遂忘諸且祠堂既遷之身主於墓祭焉可略也是故吾家歷代祖宗之有墓者必用周遍祭之先從隆亭之報親及大墳次及墩陽之厚本令村之普慶羅村之壽山是皆庵名以名墓爾次第而祭之春秋二祭四分輪當間歲一度吾心以爲久曠而弗安凡遇春祭我宜年年自備預爲辦完一一詣墓而祭之勿望於他必須力行毋吝毋後

祭物肴饌稱家有無必用均壹物器俱要潔淨不可苟且勿被人先食及蟲畜所污葷則俱葷素則俱素多則俱多少則俱少勿使遠者薄而近者厚務要一體是乃盡誠之道俗又有甚非者祭其父則豐祭其祖則簡或祭妻與子則尤加豐厚此何心而何顏哉設祭我以盛饌祭我父祖則非薄我如何安享其祭乎以是推之理極明白子孫其永體之祭墓須用素服蓋非吉祭古者拜墓則哀泣耳

古有祭后土氏之禮今皆不講我欲行而未遂汝曹辦祭墳時可兼設米食麵食各一楪有果尤佳酒行一獻以祭告之每墳皆然其祝文載于祭禮習且苟能行之亦爲慰我之心

子孫宜力田治生不得充營吏卒及爲僧道屠儈幹僕之類

凡當軍者必用讀書習藝忠勤所事不得擄掠妄

殺及一切不善之爲須以仁恕忠勤爲本

賭博飲酗荒佚之類吾見汝等不作宜始終一致也

今之田產粗可以爲衣食歲供之資苟能勤儉守而弗失亦可以遺之子孫更不宜多求或貪而致悔且富者衆怨之所歸家計苟完則足矣踰分則甚非也慕虛名而取實禍切以爲戒如遇歉歲而吾稍贏則克己而推以濟人斯吾之素願汝曹其念之

凡此皆家居之常事人家成敗必有其由爲善則成

爲惡則敗理之必然而無疑者凡合理者謂之善悖理者謂之惡又何難見也固不可以廢興歸之於數而息爲善之心知命者則不立於巖墻之下勿囿於數斯可矣吾所以再三喋喋者誠以成立甚難覆墜甚易故也果能聞善必從知過速改見義勇爲則何善之不能行亦何惡之不能去哉成敗所由在人之所學習而已書傳所載甚多所見亦不爲少苟能習與性成則賢人君子之所同歸亦不外此使後世稱爲良善家之子孫不亦美乎勉之勉之勿以吾言爲迂。

白公家訓（公名雲上號秋齋河南人武進士仕至漕標中軍副將）

秋齋先生家訓格言其於治心修身事君澤民之道備矣非徒白氏子孫所當遵守勿失吾人見之皆當取以爲法安邑宋葆淳敬讀

孝弟通神明言行動天地日宜誦之省之

事君以忠居官莫務便於己凡事益於國不欺心不沽名則不愧於事君矣

事親以孝孝之端多矣總在體字上用心況境有順逆家有貧富親之發於言者始終遵守如不便於言者更宜仰而行之親在堂時竭力善事如已辭世又當想像親心未畢之事而曲全之既無愧於生前又

無悔於身後盡力勉强問心若安則孝近矣莫謂大孝完人非聖人不能也

友爲五倫之一愼於擇交懼其損也道吾過者是吾師誇吾好者是吾賊近芝蘭則氣味日馨近惡臭則穢汚日增可不愼哉

有學問人如山蘊玉如淵藏珠雖不現出而精彩自然光潤從來成事業者未有不從學問中做出來也

求功名人境遇不一如我家貧親老兄弟姊妹無依吾父居官兩袖淸風明知職守一介自必艱於度日見親鬢髮有白者心如刀刺晝夜課練寒暑不懈一心以發親平志爲念竟於千辛萬苦中成此微名完

了多少事今老矣迴想
皇恩親訓涕泣感念不忘每思及此不覺心酸意痛汝
曹共勉之勉之

人生在世言行兩端無論賢否俱不能少到夜分靜中思之某句是某句非某事是某事歹總歸於善惡兩途善則積德惡則招災人不能無過省而改之則善多惡化心安理得矣

人之功名成否境之順逆不同生於書香世家延名師擇良友父兄俾學從而提命講解子弟資質聰明又好讀書自然直上雲霄乃順境也若父兄門外漢師傅即隨便將就學生雖可教訓性不好學往往空

過歲月老大無成付之一歎而已然人貴自立爾等境遇非順亦非甚是逆境讀書二十餘年詩文亦可有望但當於非順非逆之間而自愛自惜不如意事暫且推開不得閒時於中求閒耐心耐煩畏光陰之迅速思科期之又到勉力進修體貼親心水到渠成入棘闈而奪錦標如折枝之易耳

人生不愁無功名只要真工夫不患無福壽只要常積德報應循環之理絲毫不爽也

從來人家子弟登巍科居高官衆曰祖功宗德之報誠哉是言也官家子弟又不發達竟至落魄者何也大抵人居了官權柄到手紛華眩目外物奪去天良軍也不知民也不顧受福享榮隨欲而安甚至貪酷敗行無所不為毒負
君恩背忘先德神鑒在茲而不知警聖人云為善必昌為惡必滅報應之速而不知畏是以余兢兢業業戒吾後人視聽言動時切慎重不可失錯一念之差即入迷途莫可救矣其要在讀聖賢書近正道人受得苦耐得窮時存善心而已若出仕加民不以文武缺之好歹為喜慍祇以盡職為根本千萬不可計及解組無衣食子孫無產業吾家四世遊宦總以不要錢不妄費為家法及退居林下不過清風兩袖耳倏爾三五年後又有繼續而起者可知報

國孝親真真之中自有鑒察也子孫慎之勉旃

吾見財色兩端其快人也甚美其損人也不淺其害人也更甚不但庸夫俗子不能看開即英雄豪傑亦不免受此苦累何以處之見財思義見色思報否則歷想貪財好色而受報應者亦可憐亦可痛又可嘆又可畏悖出悖入之禍宜刻刻在意耳

訓俗遺規跋語

國與天下者家之推家者身之推身則心為之主而必藉義理以為知覺運動者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起於人心成為風俗俗之成〻於千萬人而必始于一二人不訓而行者賢人傑士之所能而非可以望之平等之人也舉世圓頂方趾大率多平等之人而賢人傑士間出無幾故自古迄

跋語一

今凡有人心世道之寄者類必諄〻筆舌之不憚煩焉然而人不同方〻不同世散在各家雖隨珠卞玉慮或拋棄而不珍矣桂林陳榕門先生居岳牧之班任周孔之寄撫循之餘手輯訓俗遺規四卷謂與其體恤於獄之既成何如化導於訟之未起用以仰副

黼座刑期無刑之旨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閱得而讀之反復玩味竊自念夙服父兄之訓長佩師友之箴而鈍根薄植對此每多慚色既欲自勉且曰以勉人乃謀重為刊布廣其訓行而復益以前明邵顧高三先生遺訓暨本朝張文端公之語而末則附以先世家勸一册其亦猶行榕門先生之志而庶不謬于曰人推廣之義也夫樂聞善言非獨賢者有是心也顧雖虛心求

跋語二

益者勢不能聚數十賢人君子朝夕提撕于一室是編薈萃羣書千言萬語要期于感發人心風行俗美而止倘海內見是書者觸目警心悔過遷善不負榕門先生纂輯之勞則於國家造就人才之道化民成俗之方豈小補哉

乾隆丙寅冬日金匱後學華希閔文友氏謹跋於京邸之起齋

訓俗遺規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宏謀編宏謀有大學衍義輯要已著錄此書乃其爲江蘇按察使時以獄訟繁多因集古今名言人人易曉者勒成四卷刊布宣諭後無錫華希閔爲之重刻又益以邵寳手帖顧憲成示兒帖高攀龍家訓及國朝張英聰訓齋語及其先世悰韡所著家勸共爲一編云